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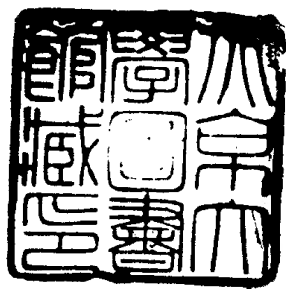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6/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七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西樓全集十八卷詩選二卷(二)

〔明〕鄧原岳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鄧慶棠刻本

.....一

繁露園集二十二卷

〔明〕董復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張銓刻本

.....一九七

袁中郎全集四十卷

〔明〕袁宏道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武林佩蘭居刻本

.....三七〇

西樓全集十八卷詩選二卷

(二)

〔明〕鄧原岳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鄧慶案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樓集十

八卷》提要

西樓全集目錄卷七

七言律詩

送盧將軍西征

冬日同藩臬諸公泛昆明池憩羅漢寺二

首

旅懷四首和張肖甫大司馬壁間之作

行役曲陽留別諸寮長

湧泉寺

小憇呈貢使院亭子望海

西樓集

卷七

題莫愁湖和葉少宗伯之作

駐潞江讀方子及學憲南樓觀海之作次

韻懷之時子及謫守寧州

巳亥除夕

庚子元日

司署茶花盛開呈薛觀察二首

送黃憲副入賀

送孟憲副備兵曲靖

送田叅知入賀

黔國山園看杜鵑

太華寺

環翠宮謁呂祖祠

安寧溫泉

送朱職方還朝

青華洞

渡蘭津謁武侯廟

漆憲副携酒九龍池

馬氏池亭

西樓集 卷七

過華亭寺

玉皇閣

寂光寺

華嚴寺閣賜藏

同漆使君宿九鼎蘭若

送梅左伯入覲

送薛觀察入覲

昆明池餞送魯司農歸朝

昆明池送蔣廷評歸朝

盧將軍割軍租助刻文選賦謝

西園賞茶花

庚子除夕

辛丑元日

送羅憲副還蜀

送簡憲副還豫章

送易叅知入賀

送張憲副入賀

送李閫帥入賀

西樓集 卷七

寄錢象先山人

寄強善長

寄王百穀

送杜兵憲暫還東海

送佖侍御按百粵

送王將軍入督京營

答江廷尉進之

贈包給事

送黃太僕之平涼

將發昆明別藩臬諸公

別諸生

送家兒南還

黃鶴樓二首

贈周元孚尚璽

荅任孝廉白甫

黃鶴樓邀王白岳先生作

過登之宗侯園居

贈方子公山人

西樓集

卷七

四

黃僉憲邀同薛右丞遊赤壁

荅江進之廷尉

荅贈張太史二首時余有郢中之役

登太和絕頂四首

別三兄

禧姪新築園居寄賦

送廖希亮計部還朝

贈江茂才從其尊人入太學

送孫太守棄官歸吳

賀鄒大澤先生得子

送李將軍之清浪

胡仲脩山人以曹廷尉書見訪荅贈

荅曹能始廷尉

贈劉尉

荅余道人

壬寅除夕

癸卯元日

元夕後一日朱季則水部胡仲脩山人

西樓集

卷七

五

中觀燈

荅贈達之宗侯

荅黃叅知督餉之淮

春日朱水部胡山人眺徐將軍山亭

四月一日舟次襄陽士達宗侯出餞

送周憲副入賀

送葉時珍鄉貢秋試之京

送鄒先生之南都

荅贈周承明山人

中秋陪直指應公宴明遠樓

送孫宗文太史典試歸朝

送董見心考功典試歸朝

寄劉憲副

九日謝生甫計部寶燕雲學憲同眺振衣

亭

送心父四兄入覲

送女嚴五弟南還

癸卯除夕

西樓集

卷七

六

甲辰元日

贈李本寧太史

讀全集目錄卷七終

西樓全集卷七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纘緒仲訂

孫男天士纘重刻

七言律詩

送盧將軍西征

羽書傳警自西陲大將親提十萬師壓陣靈旗

翻鳥隼奮身寶劍擁蛟螭牛街雲合屯營處蟒

水風清破敵時預掃蒼山一片石爲君勅作紀

西樓集

卷七

功碑

冬日同藩臬諸公泛昆明池憩羅漢寺二

首

江干風露濕征袍十里鳴榔狎暮濤雲挂松林

瞻佛閣霜清草海認漁舸憑闌萬頃霞光現隔

岍千峰翠色高山半舊碑苔蝕盡誰從金馬弔

王褒

其二

昆明池水直西流此日聊爲汗漫游風急任吹

青雀舫草枯應識白鷗洲
譚禪我自參羅漢乞
法誰當問比丘是處登臨堪一醉不知身在古
梁州

旅懷四首和張肖甫大司馬壁間之作

敢將浪跡怨飄蓬極目江山處處同
未信途窮悲阮籍誰從文似薦揚雄
小池竹籜迷疎雨荒徑松蘿起緒風
自笑年來蕭瑟甚絲絲髣髴已成翁

其二

西樓集

卷七

二

一騎何來瘴海偏西風瑟瑟倍堪憐
鳥蠻久已歸唐朔金馬猶聞說漢年
太華峰高天障日滇池水縮草浮烟
別來舊社音書絕門下何人更問玄

其三

十月陰寒不奈愁南中有客獨登樓
山川隔斷哀牢國烽火連綿慶甸州
北極朝廷頻遣使東方將士盡封侯
書生肉食真無補感事長懷漆室憂

其四

幾年執戟嘆逶遲遮莫譚經到九夷
幸不移家無別累亦知隨俗暫相宜
霜輕漸下芙蓉葉風急頻摧桂樹枝
且學杜陵稱吏隱不妨拓落聖明時

行役曲陽留別諸寮長

同是天涯客裏身卽今暫別亦傷神
謾從秋府看持憲忽向寒江獨問津
驛路霜嚴惟落葉山城日晚不逢人
茶花一樹垂垂發笑逐風塵老

西樓集

卷七

三

却春

湧泉寺

古剎層層霄漢間上方鐘磬隔塵寰
石邊水出僧同淨林外雲來客自閒
謾說蘭亭饒勝事且從蓮社問名山
松陰十里歸途暝醉擁籃輿待月還

小憩呈貢使院亭子望海

危亭半倚白雲層紫海風清一鏡澄
隔岬搖搖歸估舶隨波隱隱渡漁燈
天寒瘴薄嵐光淨日

落烟銷水氣凝欲挂輕帆拾明月夜深零露與
難乘

題莫愁湖和葉少宗伯之作

平湖漠漠草蕭蕭歌舞人間久寂寥水冷乍疑
窺攬鏡月明却憶伴吹簫渚花帶雨開爭艷野
鳥迷烟語自嬌窠有石城楊柳色春來依舊闌
纖腰

駐潞江讀方子及學憲南樓觀海之作次

韻懷之時子及謫守寧州

西樓集

卷七

四

觀海何年說勝遊風流猶憶鳳城頭滄溟無恙
鼇鼉壑青草依然鷗鷺洲絕徼江山同此日中
原詞賦自千秋可憐才子漂零甚極目西風倦
倚樓

己亥除夕

馬首東歸夜復除熒熒燈燭坐躊躇青山迢遞
音書斷華髮奔馳宦計疎市上噉人驚有虎天
涯作客嘆無魚一尊且漫悲生事寂莫何慚揚
子廬

庚子元日

千門爆動曙光新憔悴依然七尺身滿院有花
都作勝閒庭無草不知春西隅烽火催兵急中
使金銀入貢頻辛苦一官還絕域碧桃笑殺未
歸人

司署茶花盛開呈薛觀察二首

爲憐春色逐芬芳移得奇葩到異方重疊紅英
晴綉綵參差黃暈暗聞香漢江遊女霞爲佩南
國佳人錦作裳最是東風好相惜栢臺深處不

西樓集

卷七

五

飛霜

其二

東風日日憶花神走馬歸來喜及春豔借赤城
霞片片光分錦水月鄰鄰隔叢深淺嬌相妬滿
院芳妍色轉新但把金杯醉相狎倚闌忘却客
中身

送黃憲副入賀

昆明池水不通潮使節翩翩道路遙獻壽只憑
金鑑錄承恩真戀紫宸朝交情湖海愁難別兵

氣西南苦未消客裡送君添感慨杜鵑啼罷雨
蕭蕭

送孟憲副備兵曲靖時有播州之役

桃花落盡思淒其旌節東巡又一時開府只今
當孔道嚴兵猶得赴師期春風楊柳營邊曙夜
月關山曲底吹他日西南傳露布可無人說運
籌奇

送田叅知入賀

西來匹馬自清秋又逐鶯花作遠游歷盡黔中
西樓集 卷七 六

豺虎窟時有播警遙瞻天表鳳皇樓班聯列省今方

岳地界南蠻古益州此日田郎仍獻頌漢廷誰
不羨風流

黔國山園看杜鵑

十畝山園滇海邊滄溟萬頃白雲連西郊草暗
飛蝴蝶南國春深醉杜鵑片片腥紅晴綉日層
層空翠晚浮烟侯家別館如金谷何處芳華不
可憐

太華寺

碧雞疊翠俯昆明偶爾登臨百慮清日照旂幢
連水色風吹鐘磬雜潮聲僧房隱隱花成塔官
路依依柳向城下界也知塵土惡却從西海見
蓬瀛

環翠宮謁呂祖祠

玄都端合羽人居碧嶂丹厓百丈餘囊裏一九
光照室袖中三尺氣凌虛名山處處神堪降寶
籙篇篇手自書我欲從師乞真訣飄然獨傍五

雲車

西樓集 卷七 七

安寧溫泉

凡溫泉多臭硫黃此獨甘香可飲其清至
鑒毛髮有垢穢輒浮去水中石皆作碧玉
色取出則黯淡類瓦礫投之如故疑其下

有丹砂云

玉池泉煖沸如湯烟樹蒙茸隔洞房秀潤分明
丹作穴溫柔真羨水爲鄉坐來頗訝玻璃翠浴
罷微聞蘇合香笑殺華清當日事西風吹草舊
臺荒

送朱職方還朝

春深南國杜鵑紅無奈分攜暮雨中貴竹山多
雲作瘴偏橋烽起火連空一時氣緊看持節何
日從容問掛弓此去禁廷饒將帥論兵真有古
人風

青華洞

路轉青華第幾盤洞門詰曲白雲端光分半壁
窺天小嵐入千重取徑寬斷壑水衝丹竈濕懸
崖苔鎖石床寒山頭徙倚增惆悵不見仙人雙

西樓集

卷七

八

羽翰

渡蘭津謁武侯廟

滄江深黑水流澌江上平開諸葛祠雙嶂烟霞
臨俎豆千崖草木護旌旗天威更憶征蠻日忠
節還傳佐漢時惟得精靈長在眼山頭閃閃陣
雲奇

漆憲副携酒九龍池

春深雨過倏疑秋綺席雕欄俯碧流泉眼湧來
龍作穴水心幻山蜃爲樓遙隄樹合行人小別

院花飛野雀愁但使兒童歌酩酊山公須爲習
池留

馬氏池亭

一畝方塘古寺西門前車馬不聞嘶孤齋雨過
楊花落三月春歸謝豹啼繞舍流泉飛瀑近滿
山空翠隔林低臨池我亦耽魚樂對酒能無憶
舊蹊

過華亭寺

碑文方子及製

載酒尋僧席屢移春山何處不相宜琉璃影散
西樓集

卷七

九

天花落金碧光搖法鏡垂地近西方開竺國烟
銷下界瞰昆池栖霞片石應堪語苦憶南朝江
總持

玉皇閣

梅雨初收山吐雲白毫光裏氣氤氲偶從洞府
尋真誥便叩天門謁帝君旛影摩空虹掩映香
烟吹霧鶴繽紛塵心未盡空惆悵絳節瑤笙杳
不聞

寂光寺

長松十里護禪關嵐翠遙連雞足山雨暗旂幢
無客到花開方丈有僧閒諸天色相藤蘿外萬
壑烟霞香靄間欲問西來第一義白雲飛去水
潺潺

華嚴寺閱賜藏

龍象移來選佛場璽書傳賜有 今皇唐僧竺
國三千部漢帝蘭臺四十章已自仁祠開寶藏
誰從苦海覓慈航裝潢盡作蛟螭錦片片璫函
出尚方

西樓集

卷七

十一

同漆使君宿九鼎蘭若

九鼎山頭列九峰雲間幻出碧芙蓉香林寶閣
僧廬淨疊嶂懸崖佛剎重夜靜泉聲時雜磬天
陰嵐氣欲迷鐘憑君遍說諸名品可是南宗與
北宗

送梅左伯入覲

羽書飛罷散妖氛岳伯東馳謁 聖君地極西
南多積雨山連川谷更迷雲官階自識分藩重
闕闕先論轉餉勛苦誅求臣力竭心勞何以

答憂勤

送薛觀察入覲

謁帝東行萬里身蕭 秋色亦空人天涯裘馬
同爲客過微風塵送所親極目千峯寒入楚傷
心獨雁曉歸聞知君召對先承寵 聖主恩深
舊侍臣

昆明池餞送魯司農歸朝

菊花黃綻晚氤氳青雀夷猶醉夕曛積水寒生
昆明月遙天風引華山雲馬頭殘葉王程迫天

西樓集

卷七

十一

外踈烟客路分不學王褒空獻頌南金聊可奉
明君

昆明池送蔣廷評歸朝

憶谷相逢南海濱回頭踪跡各天涯可憐微外
掄才日更喜花前對酒時霜落數聲雲遶寺風
帆一片月生池長安兄弟如相訊柝落青氍老
九夷

盧將軍割軍租助刻文選賦謝

累從過塞立功勳况復風流雅好文藝苑新傳

梁太子兵家舊識祭將軍腰間寶劍爲君然篋
裡黃金與士分見說諸兒多汗馬携來簡三五
花紋

西園賞茶花

五侯小苑竹林西有客尋芳過小隄風軟繁
花真不動春深濁酒可同携當樓艷色枝一映拂
檻紅光樹二齊我爲花神狂欲舞兒童莫笑醉
如泥

庚子除夕

西樓集

卷七

十三

蕭二歲晏日風霾爆竹燈花不散懷寂莫當爐
綠禁酒殷勤掃室爲修齋驚心白髮遊堪倦回
首青山意屢乖記取明年投効去不將踪跡老
天涯

辛丑元旦

條風吹煖水生煙春草王孫若箇邊傳詔更聞
開寶井賞功猶自靳金錢人喧佛舍旃檀社客
醉侯家玳瑁筵惟有廣文齋獨冷梅花消息負
新年

送羅憲副還蜀

春郊細雨暮飛花送客東歸道路賒但得還山
皆樂土何知近水有含沙一厘日月堪娛老五
畝桑麻且問家試向昆明池上望白雲斷處是
三巴

送簡憲副還豫章

使君解節賦歸休匹馬東行此暫留拙宦不妨
甘棄置閒居未許減風流舟過楚水雲千頃家
在萍鄉月一丘長路艱虞應自愛莫將詞賦伴

西樓集

卷七

十三

牢愁

送易叅知入賀

萬里休嗟蜀道難臨岐聊復勸加餐西陲捧表
今藩牧南省封章舊法官曉霧青山天外斷夕
陽芳草客邊殘九重早下東官冊乞得恩綸出
漢關

送張憲副入賀

憲副初拜叅知
仍捧臬表行

一官三載早承恩此日東馳叩九閭霑蓋隔江
知故國尾箕分野問中原隨班肅入金鑾殿獻

壽先開白獸樽大慶禮成應賜賚太平 天子
正歸軒

送李閫帥入賀

年來烽火靜邊隅喜見衣冠集上都金甲躊躇
看虎拜玉珂隱隱聽山呼中涓齊獻長春鏡外
國爭來不夜珠聞說 聖明今却貢遠臣何以
答良圖

寄錢象先山人

一徑蓬蒿半畝居經過憶是落楊初逃名已自

西樓集

卷七

十五

甘龍卧傲世何妨混狗屠吳苑花飛頻入夢滇
池天遠不通書南中宦况君休問絳帳蕭條兩
髩疎

寄強善長

橫塘信宿繫蘭舟風雨時時憶虎丘微外青山
勞客夢天涯芳草伴人愁山連越嶠還爭險水
入昆明却倒流萬里間關書一札不知何處問
滄洲

寄王百谷

南有堂前惜解携單車徑指夜郎西世情真自
憐蒼狗古跡誰從訪碧雞春滿侯家花競發日
高官舍鳥空啼王公只愛墻東隱尺素何曾過
五溪

送杜兵憲暫還東海

六月寒生水滿池芰荷香冷雨連期可憐荒徼
休兵日正是孤臣去國時燕市竟須收駿骨漢
宮空自妬蛾眉逢人莫道南中事一片忠勤

聖主知

西樓集

卷七

十五

送佖侍御按百粵

瘴厲風銷六月寒翩翩皂蓋出雲端到來山鳥
驚行旆幾處溪花映法冠八桂秋高晴翠落九
疑烟霽夕陽殘西人莫怨誅求急攬轡於今有
漢官

送王將軍入督京營

幾向中原血戰來建牙西徼亦雄哉青山到處
頻開帳麗賦成時獨舉杯北關風雲龍虎衛長
安士馬羽林材燕昭城外餘芳草尚憶黃金舊

築臺

答江廷尉進之

爲憐衰髻漸成翁
旅思蕭蕭逐轉蓬
不向南山看射虎
却從下里學雕蟲
刺桐花暗蠻烟外
鷓鴣聲殘客夢中
廷尉謾勞誇絳帳
譚經吾愧馬扶風

贈包給事

一疏朝聞謫夜郎
誰憐疋馬逐風霜
平生抗節逢明世
萬死全軀荷聖皇
霧裡看山頻攬轡

西樓集

卷七

十六

天邊問舍謾沾裳
只今恩詔收遺佚
不遣詞臣老故鄉

送黃太僕之平涼

平涼西去卽邊城
近塞風高萬馬鳴
座上葡萄春宴客
笛中楊柳夜譚兵
擁旄自昔推分陝
司僕于今擬列卿
咫尺崇階恩不薄
秦關元是古咸京

將發昆明別潘泉諸公

蕭條客座廣文氈
屈指滇池又幾年
正戀鶯花

春九十却愁風雨路
三千鳳凰山下江如碧
鷓鴣洲前草似烟
別後相思魂夢隔
逢人空寄遠遊篇

別諸生

一官潦到罷譚經
且向江潭問獨醒
臘盡雪消滇海白
春來雲破楚山青
風塵荏苒虛王朔
道路驅馳老客星
爲語及門諸弟子
行藏吾已愧鴻冥

送家兒南還

西樓集

卷七

十七

漢水春來漲綠波
將歸無奈別離何
江津直隔閩山遠
楊柳空憐楚澤多
長路逢人須問訊
寸陰是處莫蹉跎
親知應憶爲官在
生計終當付薜蘿

黃鶴樓二首

高樓突兀倚層巔
漢沔豪華在目前
山引鳳皇雲漠漠
洲迷鸚鵡草芊芊
帆檣出沒烟波外
鈴鐸依稀霄漢邊
果有真人吹鐵笛
不妨驂鶴學神仙

其二

形勢分明控楚都天中鶴馭遠相呼江山勝槩
還今古詞賦風流更有無郢樹曲連雲夢澤漢
川遙接洞庭湖凭闌一望生惆悵零落當年笑
霸圖

贈周元孚尚型

孤臣抗疏幸生還寒色憑陵虎豹關嶺海風烟
催白髮楚江蘭芷怨青山十年感事空譚劍此
日蒙恩合賜環謾向巖居賦招隱 君王元未

西樓集

卷七

十八

許投閒

答任孝廉白甫

當年獻賦不曾收慷慨還從俠少遊眼底江山
供嘯傲尊前賓客羨風流紅顏果爾傾南國白
雪由來重郢州末路逢人多按劍勸君懷璧莫
輕投

黃鶴樓邀王白岳先生作

三春雨霽楚江渾黃鶴樓前日欲昏縹緲烟波
環大別微茫山色落中原文章早已慚推轂遲

暮今猶憶在門試問中郎琴畔客幾人能不自
明恩

過登之宗侯園居

一叩朱門問草堂王孫愛客謾焚香繁花帶雨
迷芳徑修竹連雲護短牆流水正通栽藥圃濃
陰偏覆讀書床官閒我亦思招隱策馬時時也
不妨

贈方子公山人

六月炎歊飛火雲客舟長繫楚江濱東都處士

西樓集

卷七

十九

元工賦南國王孫雅好文篋裏圖書聊自老人
間筆硯總堪焚橫塘邂逅真如夢十載浮沉愧
見君

黃僉憲邀同薛右丞遊赤壁

楚江霽色莽蒼蒼赤壁磯頭駐夕陽昔日風流
傳麗賦此時山水勸飛觴連天樹影迷雲夢對
岸人家隔武昌莫認前朝征戰地夜闌零露泣
鳴蜩

答江進之廷尉

昆明池上暫分携芳草天涯失故樓憔悴新秋
驚旅雁蕭條舊雨憶晨雞書來鄂渚黃山北夢
隔桃源楚水西昔日避秦人好在因君爲訊武
陵溪

答贈張太史二首時余有郢中之役

三楚豪華早著聲翩翩學士羨登瀛風流上國
張公子詞賦同時馬長卿講直金華移北斗班
聯玉筍近西清知君剩有如椽筆不忝儒臣在
漢京

西樓集

卷七

行

其二

千里間關入郢來西風江上對啣杯明珠投處
光相媚白雪歌成調轉哀鄂渚烟波通漢沔荆
門山翠護樓臺當年屈宋俱陳迹今日因君識
楚才

登太和絕頂四首

千山羅列擁天門環衛真如侍至尊仗外星回
依北極崖前霧敞瞰中原飛巒疊嶂羣龍會絕
壑奔流萬馬喧天爲聖明開大岳秦封漢時

不須論

其二

雲裡飄搖天柱峯紫霄撐出玉芙蓉宸居已自
誇雙闕帝座依然隔九重雨氣迷空埋虎豹日
光破暝射龜龍分明指引朝元路辟穀何勞問
赤松

其三

十年寤寐禮靈山金闕遙階夢裡還閃電光芒
翻碧落流霞掩映鎖玄關千層樓閣青冥上一

西樓集

卷七

三

片笙簫紫漢間聞道諸真能謁帝不知若箇領
仙班

其四

文皇一旅出樊都帝遣神兵護壯圖處名山
頻紉觀年二內帑罷徵租璇題碧瓦晴飛動紫
氣金光夜有無七尺自憐知委蛇欲從天將乞
真符

別三兄

客中相見重淒然惆悵黃花又各天夜半須吟

鄧口月秋深鴈叫郢城烟衰年兄弟難爲別未
路功名好自憐我有東山三畝宅憑君先卜板
橋田

禱姪新築園居寄賦

聞女閒居賦考槃城東結構草堂寬池平好種
魚千石徑敞須栽竹萬竿秋爽登臺青嶂合春
陰閉閣白雲寒阮公早有還山興夢斷鶯花十
二欄

送廖希亮計部還朝

西樓集

卷七

二十二

使君搜粟及瓜期寒色蕭蕭歲暮時漢水霜飛
楓葉老荆門雲暝鴈聲悲微求處處仍思亂水
潦年年更苦饑爲乞司農寬責課莫令中谷怨
低離

贈江茂才從其尊人入太學

江郎年少筆如花腹裏藏書足五車璞獻楚宮
終是玉馬來冀北卽名驪三秋雲冷秦人洞九
月星隨漢使槎信是鳳毛堪繼美一時詞賦屬
君家

送孫太守棄官歸吳

五馬東歸郢水寒臨岐珍重祝加餐斑衣幸喜
能將父赤綬何妨徑去官楚澤叢蘭霜後短吳
門芳芷雪邊殘冥鴻未必終高遁且莫逢人說
掛冠

賀鄒大澤先生得子

五月青雲護草堂南天佳氣鬱蒼蒼荆山玉剖
連城直楚澤蘭移大國香選部風流餘素業名
家文藻寄縹緲也知岐嶷非凡品辨字于今日

西樓集

卷七

二十三

幾行

送李將軍之清浪

郢上山陵借建牙却移西塞柳營賒勲名到處
堪推轂辛苦平生不問家夜靜千烽光射月霜
清萬馬色團花三苗此日應無戰幕府如今有
左車

胡仲脩山人以曹廷尉書見訪答贈

有客扁舟自秣陵奚囊清比玉壺水莫言短髮
愁邊盡且喜奇山醉裏登袖出曹丘書一札帆

經彭蠡浪千層聞君五字知名久倒屣還如得舊雨

答曹能始廷尉

故人書到旅愁開珍重寒暄手自裁東太幾時
窺日觀南遊應許問天台三年作客迷芳艸十
月還家逐早梅薛老峰前仍結社風流誰繼大
夫才

贈劉尉

華容仙尉漢功曹逆幕蕭然一布袍湘浦雲開
西樓集

卷二

五

堪駐馬洞庭湖澗不空舫民窮尚苦誅求急歲
歉應知撫字勞此太循行須努力家溫何必問
錢刀

答余道人

幔亭謝却武夷君歸向南岩臥白雲名在丹臺
曾受錄身居紫府早離羣敲來石髓臨谿煮劉
得松脂掃室焚我自風塵秉俗骨浮沉踪跡不
堪聞

壬寅除夕

臘盡東風散曉寒椒觴曾似故園看十年宦跡
身堪老一夜羈愁鬢欲殘水國繁華還郢澤
帝鄉風景卽長安五辛莫問荆蠻俗自喜先生
苜蓿盤

癸卯元日

雞聲唱徹報新年雨霽千門欲曙天官府尚聞
催舊賦君王虛說罷中涓梅花香澹消殘雪
宿葉光浮弄曉烟五十將臨歸計晚故山荒却
杜陵田

西樓集

卷七

五

元夕後一日朱季則水部胡仲修山人署
中觀燈

帝城春色郢西東尊酒逢迎笑語同月影却疑
今夕勝燈光應比昨宵紅笙歌十里通江市星
宿三天繞漢宮謾道陽春今寂寞披襟還憶大
王風

答贈達之宗侯

峴首山迴遶鹿門征途邂逅見王孫已從竹裏
開三徑更向花間對一尊梁苑客誰陪杖屨楚

官人自愛蘭蓀憑君高陽事習氏池空鳥
雀喧

答黃參知督餉之淮

江頭春晚柳絲長處處鶯聲引別觴
雜沓樓船開鄂渚從容征旆下淮陽
波光遙射千山翠雨氣散添五月涼
此去逢迎無暇日使君直節重剛腸

春日同朱水部胡山人眺徐將軍山亭

東風澹蕩柳籠烟山上孤亭絕可憐
鈴閣春閒西樓集

卷七

三六

堪說劍兵厨酒美不論錢江流西遶荆門斷嵐
翠平分漢關連此是先皇湯沐邑龍飛猶記
中興年

四月一日舟次襄陽士達宗侯出餞

扁舟宛在水雲鄉帝子何來共舉觴
隔岸千家迷宿莽連城十里暗垂楊
春歸自笑人飄泊雨散誰堪路渺茫
但對青山不辭醉風流未減少年場

送周憲副入賀

荷花纔放柳條疎使節翩翩擁傳車
鄂渚風烟堪自愛長安消息定何如
衣冠遞祝齊天壽宮闕新成上帝居
此去應陳金鑑錄稱觴不獨萬年書

送葉時珍鄉貢秋試之京

獨從鄂渚唱離歌岸柳青青奈別何
久客可堪殊氣候長途惟有慎風波
袖中劍爲屠龍出臺上金囚買駿多
看女橫秋須健翮不妨先占孝廉科

西樓集

卷七

三七

送鄒先生之南都

夢澤風烟暫卜居十年踪跡起樵漁
門多弟子紛前席客有賢豪託副車
官署雍容三省後山川佳麗六朝餘
匡床坐對臺城月除却焚香即著書

答贈周承明山人

懷中一札再經秋芳草依然鸚鵡洲
舌在未應嗟落魄囊空何必減風流
樓前暫聽梅花笛江上虛糜竹葉舟
近日諸侯無揖客逢人且莫賦

依劉

中秋陪直指應公宴明遠樓

棘闌深鎖夜無喧風靜瓊樓月滿軒縹緲清光
閒鼓角蕭森殺氣合橐鞬乘槎恍若窺牛渚授
簡還如在兔園回首神京西北在五雲高處卽
微垣

送孫宗文太史典試歸朝

帝爲西南重楚材詞臣臨發詔頻催誰言草澤
難逢主未信文章不借媒帆外風烟迷漢水賦

橫集

卷七

三六

中雲雨傍陽臺天涯尊酒悲離合目斷秋江旅

雁回

送董見心考功典試歸朝

漢廷珍重下弓旌使者星馳不計程搜得楚材
俱作棟剡開和璞卽連城一時文采傾南北十
載交情愧弟兄到處探奇能弔古須知屈賈舊
齊名

寄劉憲副

千旄出鎮楚關西鈴柝聲中聽馬嘶賓客有時

陪坐嘯雲山無處不攀躋門臨芷水千江窄路
近桃源萬壑齊我夢游仙曾寄訊俗緣猶隔武
陵谿

九日謝生甫計部寶燕雲學憲同眺振衣
亭

孤亭畫敞卽丹丘暇日同登最上頭雲影忽隨
歸鳥沒霞光長覆大江流金沙水漲千家市黃
鶴山迴百尺樓海內弟兄頻對酒何勞楚客賦
悲秋

西樓集

卷七

三五

送心父四兄入覲

使君五馬健如龍新領諸侯謁九重遠道清霜
閒踟躕秋江微雨濕芙蓉十年空寄風前淚兩
地真憐客裏蹤同學少年今漸老竹林尊酒記
從容

送女嚴五弟南還

江頭風急柳飛霜望盡天涯各斷腸人有倚閭
長繫夢客非彈鋏薄歸裝蟹肥且自過彭蠡魚
賤何當憶武昌預拂東山山下石明年待我午

椅莊

癸卯除夕

八口南來客歲前齋厨三徙跡頻遷官因帶印
翻多事名豈譚詩却自憐春入瀟湘遲雨雪俗
傳荆楚異風烟莫將簫鼓催殘臘屈指明朝五
十年

甲辰元日

朔氣憑陵五夜寒十年魂夢隔長安上都大索
妖書急下國頻催逆賦難雪擁朱門圍甲帳春

西樓集

卷七

三十

歸絲勝簇辛盤不知故宅東山外開遍梅花幾
樹殘

贈李本寧太史

邂逅真誇御李來春城烟霧一時開青雲千古
名誰附白雪孤調曲自哀南國風流傳郢澤楚
臣詞賦重章臺 君王曉關金華殿還憶當年
舊史才

西樓全集卷七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八

五言排律

歸自遼左過陳七吸江亭賦二十四韻

懷李廷燁十韻

同陳文大女翔惟秦幼孺諸子眺玉皇閣

同葉進卿太史登萬歲寺塔

宿惟和絳玉齋同伯孺作

寄心父四兄八韻心父令香山是先大父

故邑

西樓集

卷八

高太史潘水部同集北山韜光菴晚歸湖

上作

丙申元日十韻

懋海珠寺八韻

董崇相進士南歸暫過潞河言別作此送

之

過玕瑤嶺

宿大覺寺

冊立 皇太子禮成志喜一首

人日立春

寄宣兒十六韻

西樓集

卷八

二

西樓全集目錄卷八終

原缺第一、二葉

寶剎搖空界孤標出上方星躔分景色島嶼入
微茫鈴逖殘雲落旛隨去鳥長初疑金粟影忽
見玉毫光月隱晨曦動烟銷海氣涼何緣脫塵
網於此度津梁

宿惟和綠玉齋同伯孺作

入林欣把臂招隱得同心白社吾將老青山爾
共尋窓虛蘿月動榻冷竹風侵夢淺斷殘磬情
多愁遠砧寒蛩依砌靜宿鳥擇枝深晦跡甘雲
卧浮生愧陸沉從來丘壑相不負紫芝吟

西樓集

卷八

三

寄心父四兄八韻心父令香山是先大夫

故邑

一官南海上消息至今疎豈不懷鄉國其如畏
簡書崇陰侵榻冷蜃氣入杯虛蒟醬日堪飽柳
漿時可茹宦情隨俯仰別緒惜居諸邑自桐鄉
舊名仍五嶺餘經綸疑好在俎豆更何如一寄
梅花使潸然淚滿裾

高太史潘水部同集北山韜光菴晚歸湖

上作

騎馬出江潯徘徊祇樹林探奇攀磴險載酒入
雲深地敞聞香氣峰迴隔梵音天連三竺迴烟
漲六橋陰竹逕千盤轉松關萬壑臨蕭疎驚墜
葉昏黑送殘禽泉響參禪理旛飛見佛心夾堤
燈火亂平野月光沉山水欣相契烟霞喜共尋
何當謝簪紱招隱碧山岑

丙申元日十韻

於越行將半平湖坐復春驅馳容髯改偃蹇歲
華新鳥嘯寒初破雞鳴夜向晨梅花何處渡栢

西樓集

卷八

四

葉異鄉人甲第紛生色辛盤各獻珍風和先送
暖雨細不飛塵舊俗懷南土新班憶北宸感時
多局促對酒謾酸辛衰朽關何事飄零嘆此身
王程猶未已來往更迷津

憇海珠寺八韻

水寺依秋爽虛亭載酒涼蚌開江月白龍蟄浦
雲黃作對疑沈陸何來嘆望洋風傳仙梵杳烟
曩佛旛長重疊千家市參差百尺橋乘空真蹈
海眺遠欲浮湘潮落摧蛟室霜高壯蠓房愚闌

鄉樹外客思正茫茫

董崇相進士南歸暫過潞河言別作此送

之

少小原同學飛騰各一時風塵吾自老書劍爾
何之雪積漁陽道水堅潞水湄烏饑號凍木魚
冷閉霜池日晏放衙晚天寒下漏遲貧猶堪貫
酒冗不廢譚詩宦況干時失交情閱世知乍逢
真作喜欲別更成悲鴻鴈春前信雲山夢裡思
十年京洛客愧說鹿門期

西樓集

卷八

五

過玳瑁嶺

即博南山

灌木千章合岩花三月深泉聲盤嶺急雲氣結
林陰駐憶方危磴寒帷復遠岑嵐光添秀色靈
籟發清音不盡搜羅興其如汗漫心計程無百
里問徑有千尋臃腫圍奇樹輟輶語恠禽未須
愁瘴癘頗已憊登臨西塞狼烟定南天鴈羽沉
嘯歌還不廢聊此散煩襟

宿大覺寺

香臺真寶地精舍卽珠林縹緲旂檀氣微茫鐘

磬音經兩度嶺遠僧臘入山深到處還飛錫逢
人或布金曇花消暮靄貝葉結嵐陰色相夫何
染塵緣了不侵偶然叅正果聊得證禪心樓迥
燈還暗山空漏易沉飯依元自昔墮落到于今
借問西來意無言只自吟

冊立

皇太子禮成志喜一首

彤庭開黼座寶冊下青宮衆意歸元子天心故
聖衷岐疑真異質仁孝自家風學以承華進人

西樓集

卷八

六

非博望通十年虛睿眷此日仰宸聰禮樂鋪張
別衣冠拜舞同寵應均內外澤已遍疲瘵佳氣
時輝映祥雲更鬱葱策無勞四皓計或藉群公
九廟歆天表千方想宅中小臣瞻拜切望斷日
華東

人日立春

旅舍逢人日江天又蚤春青回堤柳潤香破隴
梅新苦酒同兒醉辛盤次第陳三年長客楚八
口未歸闔簫鼓關何事晴明卜此辰形容吾漸

老來往愧風塵

寄宣兒十六韻

楚客漂零久殷勤寄女書更無忘告語好自惜
居諸適體終宜布充腸不厭蔬田間寬責課縣
裏早完儲麴藥防醢毒樽蒲絕燕胥西樓千卷
在東廓一廬餘梅過先搜蠹春來急種魚唯當
希冀哲愼莫學狂且世路多艱險人情有齟齬
交游休太廣問訊未應踈當室非安逸承家要
拮据勗哉崇令德行矣樹嘉譽入市毋張蓋之

西樓集

卷八

七

郊謾駕車澆風何用習豪氣也須除獨退元無
競深藏固若虛臨風頻囑付不覺淚沾裾

西樓全集卷八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九

五言絕句

閨曲二首

雨

旗山雜咏五首爲林道翹學憲賦

魏宮詞

竹亭

怨詞二首

自君之出矣四首

西樓集

卷九

宮中怨二首

西湖雜咏八首

馬上逢俠客

長干行二首

古意二首

九鼎山雜咏四首

石鏡亭二首

西樓全集目錄卷九終

西樓全集卷九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績緒仲訂

孫用爾續重刻
天士

五言絕句

閨曲二首

別郎纔幾時轉見儂懷惡空庭風雨聲坐對繁

花落

其二

西樓集

卷九

別淚不可揮淫淫似流水怕說黃金臺金臺千

萬里

雨

高齋十日雨岩花開復落曉起望西山愁雲黯

相薄

旗山雜咏五首爲林道翹學憲賦

甯臺

灌木繁層臺倚杖窮清眺儻遇蘇門人便作蘇

門嘯

玄亭

寂寂草玄亭日午花陰靜
載酒人不來雲掩藤蘿逕

振衣臺

高臺出林杪客來時振衣
山翠千萬重徙倚暮忘歸

岳秀亭

亭子在山椒四望清江暝
谷鳥時一鳴忽動幽人興

西樓集

卷九

二

西崦

一逕出西坡徘徊日將夕
芳草没人長唯有牛羊迹

魏宮詞

月照漳江水風吹西陵樹
輦路草已荒夢魂自來去

竹亭

亭深不受暑四座浮綠雲
但須痛飲酒何可無此君

怨詞二首

西風白露寒江上芙蓉老
繁華能幾時漂零一何早

其二

一夜西風起蛩聲處處愁
淒涼霜後葉怨殺洞庭秋

自君之出矣四首

自君之出矣正值瀟湘秋
思君如盍旦夜夜啼不休

西樓集

卷九

三

其二

自君之出矣望君無時回
思君如風燭淚盡心始灰

其三

自君之出矣不覺羅衣換
思君如藕花根爛絲不斷

其四

自君之出矣殘燈照孤影
思君如琴絃秋來轉淒緊

宮中怨二首

君恩不一面棄置今如此懊恨大長秋歲選良
家子

其二

正苦秋夜長宛轉不成睡只消官中漏使妾容
憔悴

西湖雜咏

龍井

古井砌寒泉漱之不盈勺夜半雲忽來恐是蛟

西樓集

卷九

四

龍窟

石屋

石屋深復深白雲在其下別自一洞天誰是棲

真者

蘇堤

散步蘇公堤桃花雜垂柳山色暮復朝猶云昔

人有

放鶴亭

草色翳荒墳梅花開復落坐久忽忘歸長天唳

孤鶴

湖心亭

會心豈必遠拄杖見湖光纖塵渾不到乃在水
中央

十錦塘

春色散芳原繁花爛如綺何處看花人尋春却
來此

飛來峰

奇峰失其名但識猿啼處何處忽飛來千年不

西樓集

卷九

五

飛去

冷泉

溪淺不容刁寒泉瑩如玉泠泠清客心聊以濯
我足

馬上逢俠客

相逢易水上惆悵無一言忽然分手去走馬向

平原

長干行二首

妾家在長干門枕橫塘水自小慣乘船隨潮采

蘭芷

其二

日高米蓮出日暮米蓮歸西風吹浪惡濕盡綺

羅衣

古意二首

水上芙蓉花零落在秋浦芳魂不自持芳心儂

獨苦

其二

池上與君別池水清可憐只消一滴淚枯殺滿

西樓集

卷九

六

池蓮

九鼎山雜咏

毘盧閣

禪榻不成寐虛疑風雨聲曉起問山僧磬戶流

泉鳴

古佛洞

古洞何年鑿現此真堯率至今山谷中猶自聞

天樂

華嚴洞

梵閣柱層巔雲開山銀榜下界聞晨鐘疑是諸
天上

玉峰塔

寶塔夜放光塔中藏舍利覓得身外身了此義

中義

石鏡亭二首

山頭寒日落樹杪孤雲飛坐對江天晚漁舟猶

未歸

其二

西樓集

卷九

七

落葉響空亭江光翻石壁時聞風水聲似有牛

羊跡

西樓全集卷九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

七言絕句

競渡曲二首

觀音閣口號

熊尉祠二首

寧夏凱歌四首

閩中元夕曲四首

三月晦日送人之安南二首

西湖權歌四首

西樓集

卷十

官怨四首

東庄晚眺

遼西歌

西夏歌

懷林熙吉

得家信

燕京元夕竹枝詞四首

送人之徐聞令二首

長門怨

長信宮

青塚

楊白華

馬嵬驛

宮人斜

紅葉怨

金谷園

薛濤墳

蘇小墓

西樓集

卷十

江上重別惟和兄弟

別瀚公

江上別諸兄弟四首

天游觀讀陳价夫徐勣陳鳴鶴林應起壁

間作悵然寄懷

度分水關二首

嚴陵釣臺二首

西寺訪朗公不遇聞有天竺之行二首

舟中寒食二首

姑蘇別玉生二首

別玉生後風雨大作復成一絕

同彥貽晚至惠山看二泉一飲而去

官橋懷古

郵亭見殘花

春盡

秋宮怨二首

夏日聞鶯

發芋原時振狂追送江潯贈以六絕卽席

西樓集

卷十

三

歌之歔歔淚下舟次楊青有懷賦荅六

首

潯陽懷古

哭張函一廣文六首

西湖雜咏十首

觀海十首

遊仙曲四首

約彭山人遊武夷阻雨大安驛撥悶三首

送閔壽卿山人遊武夷二首

建陽道中

武夷山下作

過呂梁

燕子樓

南旺湖

衰柳

寄陳子異太學二首

春日雜興十二首

夏日雜興十二首

西樓集

卷十

四

秋日雜興十二首

冬日雜興十二首

爲林山人悼妓四首

再送士文

黃昭質武部典試還朝買廣陵羅姬同

載戲贈二首

丁酉紀事五首

壽游子介二首

官詞十首

三月晦日宿安德

荔枝曲十四首

爲林熙吉題冊子五首

張明府貽紫花布

長沙寄家信

阮江道中

入鎮遠

羅憲副署中叢桂忽降甘露爲賦二絕

哭徐惟和十二首

西樓集

卷十

五

哀半

平播凱歌四首

寄宜春張令

湧泉寺邀江廷尉孟憲副盧叅戎宴眺五

首

昆明署中菊花將放余客句町不得一賞

寄孟憲副

過通海石門

李留後邀宴挹漢亭四首

均陽署中壽朱水部

三月晦日襄陽道中

遇真宮

柳梅祠

答楚王孫贈荷

答別朱季則四首

西樓集

卷十

六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終

西樓全集卷十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續緒仲訂

孫男同續重刻

七言絕句

競渡曲二首

十里湖光爛不收
綠楊影裏采蓮舟
歌聲唱斷西山色
無數朱簾盡上鉤

其二

西樓集 卷十

昨宵新水入溝河
五兩風生水自波
二十四橋車馬隘
遊人齊唱采菱歌

觀音閣口號

觀音閣前溪水流
觀音閣上行人愁
天涯汗漫不歸去
愧殺沙頭雙白鷗

熊尉祠二首

君是東南尉史才
一時保障亦奇哉
至今父老還祠廟
曾說當年破虜來

其二

一劍功成三十年
海門東去淨風烟
而今歌罷迎神曲
白馬橫戈亦可憐

寧夏凱歌四首

義旗西指落機槍
花馬池頭鼓角聲
露布飛來報明主
誰知元帥是儒生

其二

將士如雲歌入關
平明奪得賀蘭山
軍前一夜旄頭落
莫放重圍片甲還

其三

西樓集 卷十

黑雲擁日壓城頭
赴赴元戎寔壯猷
殲盡鯨鯢築京觀
邊人從此罷防秋

其四

軍中饗士日推牛
戰勝歸來盡拜侯
自是廟堂神武在
黃河依舊護秦州

閩中元夕曲四首

今宵雨霽動新涼
短拍長歌夜未央
學得崑山齊按節
還珠門外月如霜

其二

遙來女伴轉三橋歌舞叢中落翠翹歸去春闌
愁不寐更無腸斷似今宵

其三

街頭寶炬夜初開一曲新詞怨落梅怪底佳人
好粧束閩山廟裏看燈來

其四

繡幙珠簾曲宴開梅花影裏玉山頽也知春色
濃如酒可忍燈前不醉回

三月晦日送人之安南二首

西樓集

卷十

三

憐君匹馬向交州尊酒河橋肯暫留一日春光
應自惜滿天風雨不勝愁

其二

銅柱南頭問去津片雲片雨揔愁人殷勤看取
長條柳明日相逢不是春

西湖權歌四首

楊花如霰柳如烟宿雨初收水拍天惆悵西隄
春十里紅妝人在木蘭船

其二

荷花千柄碧層層湖水漣漪散鬱蒸待得晚涼
風乍起不知身在玉壺冰

其三

漾漾波光蕩綺霞滿天風露冷仙槎夜深爽氣
侵人骨齊傍菰蘆看月華

其四

湖上西風吹髻寒澄瀾閣外雪初殘扁舟暫繫
梅花島縹緲瑤臺十二闌

宮怨四首

西樓集

卷十

四

金屋花開囀早鶯闌干倚遍綵雲橫東風似解
愁人意傳得晨朝警蹕聲

其二

春風暫到洗粧樓官柳凝烟翠欲流自笑眉顰
還似柳不知若箇更多愁

其三

采采芳蘭手自紉可堪清怨翠蛾顰仙韶別院
教歌舞一度春風一度新

其四

銀漢光澄寶曆嬌瑤臺寒逼紫霞綃但教月色
長如此贏得嫦娥伴寂寥

東庄晚眺

雲黯郊原萬壑哀清尊落日共登臺林鴉散盡
愁將夕分得前山紫翠來

遼西歌

島夷橫海鬪朝鮮都護提兵出塞年若說奇功
唯議款何須千騎更行邊

西夏曲

西樓集

卷十

七

花馬池頭烽燧閒黃雲遙掛賀蘭山輕裘自有
羊開府不遣胡兒得近關

懷林熙吉

旗亭別酒未成懽一望青山更渺漫纔對秋風
便相憶長安月色不勝寒

得家信

鄉書半載不曾通夢隔江南回鴈峰今日書來
情更惡沉吟不敢便開封

燕京元夕竹枝詞四首

西山霽雪散輕寒嫋嫋東風玉漏殘齊向天街
逐歌舞五陵春色月中看

其二

東華門外錦層層爭看流蘇百子燈寶炬燒殘
天未曉碧欄干上露華凝

其三

十里笙歌十里春梨花落處度香塵滿城珠翠
紛如綺怪得年年結束新

其四

西樓集

卷十

六

御苑東頭燈市開游人如在錦雲堆從來帝
里風光好日日看花拚醉回

送人之徐聞令二首

送爾單車入海隅石門山色下雙鳬江南驛使
尋常到庾嶺梅花得寄無

其二

雷陽南去路悠悠大海迴風天際流莫道宦遊
非故國衙齋一樣荔枝秋

長門怨

一入深宮暮復朝
碧雲寂寞夜迢迢
若言衰貌難承寵
何必黃金貯阿嬌

長信宮

長信秋風暗綺羅
玉顏憔悴淚痕多
空將舊恨題團扇
不及昭陽子夜歌

青塚

胡塵漠漠暗琵琶
鬼魄猶憐漢路賒
豔骨不銷千載恨
隴頭青草蘸黃沙

楊白華

西樓集

卷十

七

楊花點點逐殘春
飛出官牆踏作塵
一望南天消息斷
東風愁殺倚樓人

馬嵬驛

羯鼓聲停軍夜呼
君王倚杖更躊躇
蛾眉宛轉一朝盡
猶憶宮中私語無

宮人斜

閉却泉臺無復春
珠襦零落暗生塵
當時亦有承恩者
墓草由來一樣新

紅葉怨

惆悵西風搖落秋
多情却寄水東流
由來一葉輕如許
載得宮中萬斛愁

金谷園

逶迤步障曲藏春
歌舞回頭迹已陳
惟有河陽山上月
當時曾見墜樓人

薛濤墳

三尺荒墳傍狹邪
墳前流水遶桃花
花開花落東風老
惆悵空林栖暮鴉

蘇小墓

西樓集

卷十

八

油壁青驄不再逢
西陵猶有幾枝松
傷心怕問錢塘水
潮去潮來無定蹤

江上重別惟和兄弟

驛路風吹楊柳枝
江雲江雨不勝悲
也知遠道終須別
借得離筵駐片時

別瀚公

風雨蕭蕭江水渾
離亭相對共銷魂
知師不作人間別
笑指楊枝無一言

江上別諸兄弟第四首

舟前握手盡離觴日暮烟波正渺茫
馬蕭蕭西去路江風吹鴈不成行

其二

驛樓分手卽天涯一望雲山使我悲
客路風塵從此去故園尊酒是何時

其三

江上流連幾日程隔山愁聽鷓鴣聲
天寒日暮不成醉楊柳依依是此情

其四

西樓集 卷十 九
久客歸來不盡懽尊前無奈別離難
他鄉亦道春光好恨殺花開祇自看

天游觀讀陳价夫徐勣陳鳴鶴林應起壁
間作悵然寄懷

何年採藥入名山玉女峰頭控鶴還
今日獨來人不見白雲芳草水潺潺

度分水關二首

山頭風雪水浪浪遠道其如客髮霜
咫尺關門分楚越可堪今日落他鄉

其二

馬首西行關吏迎回頭雨雪杳江城
出門便覺風烟隔聽得山歌是楚聲

嚴陵釣臺二首

當時脫屣入青山一着羊裘永不還
但說塵緣從此斷更畱踪跡在人間

其二

風塵作客思依依滄海猶存舊釣磯
今日臺前重惆悵扁舟此去幾時歸

西樓集 卷十 十

西寺訪朗公不遇聞有天竺之行

春風一棹語兒溪楊柳低垂鳥自啼
孤錫不知何處落白雲遙掛武林西

其二

門前日午不聞鐘師去西湖第幾峰
咫尺禪關不相見更從何處問南宗

舟中寒食二首

楊柳春風縮暮潮如蘇城外繫蘭橈
更堪客裏逢寒食故園音書久寂寥

其二

惆悵佳辰草色新
桃花處處度芳塵
圓船蕭鼓隨流水
目斷橫塘十里春

姑蘇別玉生二首

日暮山深聞鷓鴣
可堪尊酒共踟躕
姑蘇城外分携去
一片風帆下太湖

其二

襖被西遊一劍閒
春風吹入道場山
憑君莫戀烏程酒
醉臥苕溪不肯還

西樓集

卷十

十二

別玉生後風雨大作復成一絕

匆匆解纜不知愁
別去其如雙淚流
一夜夢回風雨惡
片雲東斷是湖州

同彥貽晚至惠山看二泉一歌而去

春雲漠漠水潺潺
客到應誇嗽玉還
昏黑更期峰頂望
隔林烟磬響空山

官橋懷古

官橋故薛地
田文食客處也

稷下風流說孟嘗
高臺曲沼亦荒涼
只今惟有

官橋柳無復當年俠骨香

郵亭見殘花

繁花落盡怨殘春
漂泊還隨客路塵
縱得東風好相惜
看來終是異鄉身

春盡

客舍蕭條對夕暉
更堪春盡野花飛
馬蹄欲逐殘春去
不信春歸客未歸

秋宮怨二首

瑟瑟涼風吹玉珂
銀屏寂莫奈愁何
可憐月落

西樓集

卷十

十二

芙蓉冷一夜秋深墜葉多

其二

露下銀床落井梧
捲簾愁聽夜啼烏
怪來秋色淒涼甚
知入昭陽殿裏無

夏日聞鶯

綠暗郊原楊柳斜
客中倍自惜年華
春光已逐東風去
怕聽鶯聲對落花

登羊原時振狂追送江滸贈以六絕卽席

歌之歔歔淚下舟次楊青有懷賦荅六首

江頭惜別不勝情一習陽關黯黯自驚兩岫蕭蕭
風雨惡那堪更聽斷腸聲

其二

勞君相送出江亭水色山光共杳冥今日回頭
天萬里扁舟寂莫過楊青

其三

別江樓楊柳新於今飄絮逐征塵不堪更渡
黃河水風起沙飛愁殺人

其四

西樓集 卷十 十三
我客天涯女索居山中生事近何如可憐春鴈
歸飛盡不見南來一字書

其五

一室蕭然越水濱山人原是白龍君蘆中何處
尋踪跡夢斷江頭千頃雲

其六

聞君欲作粵東遊庾嶺梅花黯自愁但使出山
嘲小草可能容易客羅浮

潯陽懷古

楓葉蕭蕭江上秋琵琶一曲不勝愁淒涼最是
潯陽水落日無人只自流

哭張函一廣文六首

風雨蕭蕭易水濱圖書千卷盡堪焚淒涼一夜
文星殞冷落西山幾片雲

其二

廣文齋冷客偏多岫嶂相看只醉歌怪得今朝
車馬絕酒壚寂寞更誰過

其三

西樓集 卷十 十四
伏枕經時病未蘇一尊相對謾踟躕花開花落
須臾事腸斷燕山舊酒徒

其四

一片青龜宦計疎生涯蕭索更何如篋中猶喜
遺編在半世辛勤爲著書

其五

醉來白眼太憑陵處處青山興可乘化去定應
遊帝所蓬山亦有酒如澠

其六

汶水東迴卽岱宗風流還許躡仙蹤君今歸去
迎陽洞來徃長栖日觀峯

西湖雜咏十首

何處飛來靈鷲峯白雲長鎖翠芙蓉坐看東海
扶桑外湧出金光千萬重

鷲嶺觀曦

其二

石罅流泉一派清井痕苔冷露華生渟泓疑是
蛟龍壑試聽夜來風雨聲

龍泓漱玉

其三

月隱空山雲亂飛夜凉零露濕人衣梅花開落
春如舊不見湖邊放鶴歸

孤山梅月

其四

靈隱山前風怒號松林遙接北峯高游人馬上
聞天籟魂斷揚州八月濤

九里松風

其五

湖頭春晚草萋萋烟水微茫鳥亂啼欸乃一聲
人不見小舟撐過斷橋西

六橋烟柳

其六

鐘聲隱隱暮烟銷天竺峯高見海潮一片餘霞
散成綺幾回誤作赤城標

三竺晚霞

其七

桃花亂落水濺濺無數殘紅積水邊自是芳華
人共惜縱令飄泊亦堪憐

桃溪春雨

其八

仄迤懸厓日景微淋漓空翠落晴暉洞門詰曲
深如許惟得雲來逗不歸

石厓晴雲

其九

湖上微風生晚凉舞裙嬌引藕花香木蘭轉入
花深處鏡裏誰知不是粧

彩鷁紅粧

其十

水邊楊柳弱如絲嬾嬾東風不自持十錦堂前
千萬樹宜人最是早春時

錦塘春柳

觀海十首

鹽官城外海雲平烟水茫茫風日晴飛度弱流
三萬里金鼇頂上看潮生

其二

曉曉曙色掛扶桑貝闕波翻紫電光百道霓旌
齊上下金輪湧出水中央

其三

早潮初縮散晴烟極目波光淨可憐海上神山
皆歷歷雲中露出小如拳

其四

屨氣微茫海市開紫雲千頃擁樓臺波平風軟
澄如鏡親見仙人三島來

其五

西樓集

卷十

十七

朔風吹雪散芙蓉只尺雲開掛白龍千片銀冰
何處落潮來推倒海中峰

其六

雪裏嵯峨秦住山山前流水日潺湲可憐徐福
求仙去一逐樓船永不還

其七

千層巨浪欲西馳駕海橋荒砥柱歆怪得神人
能驅石不教秦帝見安期

其八

海畔諸峰雪未消瑤臺石室更岩巖罡風吹落
瓊花冷目斷銀河一水遙

其九

憑欄一望靜無波烽燧樓空畫掩戈見說承平
無外事不須瀕海更防倭

其十

長隄百里嬌如虹香火猶傳砥柱功一帶桑田
鹽鹵地茫茫滄海正流東

遊仙曲四首

西樓集

卷十

十八

弱水茫茫清淺流蓬萊西是鳳麟洲玄都不隔
尋真路親見仙人十二樓

其二

金闕峻嶒白玉都紫雲千頃夜模糊丹房不下
歲粧鎖竊得真形五嶽圖

其三

彩雲爲障玉爲橋一夜隨風度海遙清露滿身
雙袖濕碧空何處坐吹簫

其四

邀得仙人萼綠華
蒼乳齊駕五雲車
瑤池此日重開宴
飽看蟠桃千樹花

約彭山人遊武夷阻雨大安驛撥悶三首
誰憐風雨路行難
百道飛流馬上看
咫尺幔亭何處問
洞門深鎖白雲寒

其二
緘書爲報武夷君
玉女峰頭幾片雲
莫道山霧能妬客
不妨笙磬雨中聞

其三
西樓集

卷十

九

溪頭水漲欲迷津
目斷虹橋彩幄新
莫便移文迴俗駕
同遊元有住山人

送閔壽卿山人遊武夷二首

曾向金山結草亭
人間聊復託沉冥
虹橋却赴曾孫宴
一曲遊仙夢裏聽

其二

十年對客說長生
買得靈山隱姓名
它日丹成生羽翰
蓬萊鸞鶴坐相迎

建陽道中

宿霧初收散曉霞
清溪百里帶晴沙
山城却訝霜風蚤
一片楓林二月花

武夷山下作

昔年曾謁武夷君
踏盡峰頭千片雲
今日幔亭山下路
虹橋仙樂不相聞

過呂梁

水驛蕭條楊柳黃
荒郊風急雁啼霜
不驚流沫三千尺
薄暮輕舟過呂梁

燕子樓

西樓集

卷十

三

惆悵芳塵黯舞衣
小樓春去落花飛
可憐粉黛成黃土
愁見東風燕子歸

南旺湖

汶水至此北流入衛河

榆柳蕭蕭兩岫秋
片帆千里下齊州
客中欲寄思鄉淚
汶水從今却北流

衰柳

殘枝瘦影不禁秋
幾樹傷心湖水頭
爲惜婆娑生意盡
更無茂苑舊風流

寄陳子翼太學二首

十年客路太參商望盡天涯各斷腸今日燕臺
重攜手不堪惆悵淚沾裳

其二

蕭蕭朔雪暗燕關歲晏風霜凋旅顏莫惜十千
同買醉酒壚猶未遯河山

田園雜興 并序

宋范石湖田園雜興諸詩大槩寫吳中風
土蓋唐人竹枝之流前輩典刑致足念也
余夏仲過家偶從屠田叔錄得一通讀之

西樓集

卷十

三

自快因舟次閒暇率爾效顰飯吾鄉故
事比于里巷之曲分爲四景各十二章要
令田畯園丁人人可歌而已但范先生時
已退居一廬橫塘之上辟如老農老圃無
非實際余方逐物役何敢作英雄欺人卽
山中故業日就荒蕪又安得此貌言而稱
之雖然余本措大起于田間犁鋤斧柯幸
自無恙異日山隈水湄此景不乏使稚子
每歌一闕輒舉大白浮之罰余決策之晚

也借以解嘲丙申八月晦日識

春日雜興十二首

茅舍新移近水涯東風送暖到山家不知春色
今多少一樹棠梨先着花

其二

甍出郊原計耦耕溪橋獨立雨新晴今年不怕
春無水聽得山鳩第一聲

其三

送神未已復迎神午夜堂中花燭新去歲秫田

西樓集

卷十

三

贏十斛不妨多釀醉比隣

其四

官府行春咽管絃大家齊到甕城邊就中一種
田間曲貌出村粧絕可憐

其五

十戶齊輪飲福錢元宵風景樂新年神前燈燭
光如許忙殺村童夜不眠

其六

花朝前後是芳辰相約東村賽社神但願今年

田地好再來烹宰共嘗新

其七

土膏欲動雨連綿布穀聲聲催種田
試向隴頭高處望犁鋤都到北山前

其八

春雨霏霏春日遲田家纔及插秧時
山歌十里聲如沸絕勝吳儂唱竹枝

其九

寒食郊行作勝遊桑間處處有啼鳩
人家澆墓

西樓集

卷十

三

歸來晚折取松枝滿檐頭

其十

墟里蕭條三兩家短牆土舍自橫斜
居人不解蠶桑利一片荒山但種麻

其十一

莫道山家生計微荷鋤力作不愁饑
春來喜得多陰雨韭菜長青芥菜肥

其十二

雨後新茶及早收山泉石鼎試磁甌
誰知劣韻

峰頭產勝却天池與虎丘

夏日雜興十二首

四月陰濃梅子黃田家摘取滿傾筐
也知市遠無珍果一任兒童日飽嘗

其二

三耘已了暫從容消息還應問老農
但使北風休作惡今年穩取十分冬

其三

原田高燥不通潮無奈前溪取水遙
聽得桔槔

西樓集

卷十

三

聲未了淋漓甘雨竟連宵

其四

朝來忽聽采蓮歌別浦龍舟競渡多
社裏平安無箇事不須巫媪爲驅儺

其五

門外方塘水欲平短蕪是處有蛙聲
不知垂甍關何事一夜營營聒到明

其六

炎蒸天氣日偏長赤脚蓬頭也不妨
記取明

應作雨午來田水熱如湯

其七

槐陰茂密柳陰涼石枕方床一夢長直到日斜
纔睡覺好風吹送野蓮香

其八

紅綠參差露氣鮮荔枝今歲正當年山居清福
堪消受飽食還教樹下眠

其九

平疇百里菜花開勾引蜻蜓蛺蝶來謾說村庄

西樓集

卷十

五

無好景大家看取錦雲堆

其十

山中睡起片塵無獨對南薰草閣孤更喜單方
唯一味晚厨清暑有香齋

其十一

買得腴田作越田誰知土產與時遷今年苦熱
越槌短聊足家供不賣錢

其十二

小池一畝傍田居半種蓮花半種魚客到不愁

供具少打魚沽酒擷園蔬

秋日雜興十二首

東菑一望黍離離却喜旬中風日宜大暑開倉
收穫早連延直到立秋時

其二

牛女年年說渡河良宵瓜果乞靈多天孫賜盡
人間巧野性從來柰拙何

其三

七月晡時兩候齊乍晴乍晦鳥爭啼前村刈稻

西樓集

卷十

五

須乘早莫待淋漓水拍隄

其四

秋深禾黍各登場雨後還思揀晚秧一歲再收
纔得食水田幸不畏年荒

其五

種田得穀亦奔波狼藉其如鳥雀何但得好收
從爾食筭來折耗也無多

其六

西風將雨淨泥場農下旋聞新米香喚取隣翁

相對飲一杯慙愧老農忙

其七

明月團圓似鑑開中秋好景蹙徘徊滿街燈火紛紜甚何處童孫開塔來

其八

隴頭風緊日西懸村底兒童放紙鳶看到上頭齊喝采微茫一點隔秋烟

其九

白鴈南翔天雨霜山中風景入重陽隣家乞得

西樓集

卷十

三

茱萸酒見說東籬菊正黃

其十

水田十畝芋苗肥下有蹲鴟可療饑爐火煨來還供客農家生計未全非

其十一

紫艷紅英一丈高花開真足伴持螯客來共醉東籬下莫道徵君不姓陶

其十二

風味爭傳佛手柑奇香原自壓江南時人且莫

輕題品蘋果楊梅總不堪

冬日雜興十二首

十月山中氣尚溫小橋流水傍柴門隔林煙樹青如染不比江南黃葉村

其二

東風浙浙破寒烟數點梅花着水邊自是炎方剩得暖遊人却愛小春天

其三

採得冬青釀酒香瓦鐺煮出更清涼纔傾一盞

西樓集

卷十

三

陶然醉不減仙人碧玉漿

其四

楓落霜酣柑子黃西風吹動滿林香行人馬上看如繡此是南中橘柚鄉

其五

平楚烟銷霜月高滿庭叢竹共蕭騷坐來不覺衣裳冷添得蓑衣當布袍

其六

客到流連且命觴殘燈無焰不禁霜辟寒最有

未更飲醒酒還須橄欖湯

其七

颯颯西風雲欲崩荒郊朔氣人憑陵呼童速組
荔枝火此物由來不耐水

其八

飛霰紛紛臘已殘凍雲蕭瑟閉柴關兒童不識
風霜苦爭向溪邊疊雪山

其九

茅舍初成覆草新土炕無火莫嫌貧老翁曝背

西樓集

卷十

三五

前楹暖閣盡人間富貴春

其十

郭外罡風吹帽寒滿空飛雪更漫漫朝來失却
前村路壓壞溪南竹數竿

其十一

閒居無事惜年華玉曆頒來野老家知道臘前
春信到試將消息問梅花

其十二

蕭鼓喧闌夜復除村中生事更何如雞豚蔬菓

家常有不待山妻隔歲儲

爲林山人悼妓四首

十年走馬狎平康買得名姬獨擅場一自鳳簫
聲斷絕不堪重覩舊衣裳

其二

妝成金屋貯蛾眉一夕花飛不自持唱罷新詞
更回首愁人無奈月斜時

其三

對面陽臺路已分傷心何處覓行雲芳魂不逐

西樓集

卷十

三六

蘼蕪夢那得仙人李少君

其四

琵琶絃絕綺羅灰杜宇千聲喚不回見說孤墳
荒隴上春來依舊野花開

再送士文

滿天風雨怨離群客舍鶯聲不可聞此去亦知
非遠別薊門殘雪又逢君

黃昭質武部典試還

朝買廣陵羅姬同

載戲贈二首

維揚佳麗古名都
艷質堪酬明月珠
笑向乘閒彈一曲
侍兒元是小羅敷

其二

寶馬香車擁翠鬟
滿空風雪不知寒
惟來桃李花如許
更買芙蓉帳裏看

丁酉紀事五首

勅使身齋金虎符
但言開採足邊需
誰知閭里蕭條甚
淚盡中州柱史圖

其二

西樓集

卷十

三

兩宮新建太輝煌
鋪設還須七寶粧
却惟海南珠貝盡
不教天子坐明堂

其三

經旬好雨慰三農
聖主先論禱祀功
玉帶珠衣兼寶鈔
中涓捧出大明宮

其四

琢成玉石巧盤蓮
力盡千夫不肯前
請看殿中方寸地
筭來多少水衡錢

其五

千群緹騎護中宮
朱押黃封濕未乾
三百店房都鎖却
傍人不取舉頭看

壽游子介二絕句

金門聊復託沉冥
始信東方是歲星
乞得大官甘露酒
與君長醉莫教醒

其二

俸錢盡給酒家胡
但對青尊不用沽
更勅後房歌艷曲
隔屏齊唱鳳將雛

宮詞十首

西樓集

卷十

三

日侍金輿奉至尊
椒風幸有別承恩
同來女伴俱零落
含淚花前不敢言

其二

越綺吳紗別樣紅
分明繡出百花叢
中間更有飛龍錦
御手先頒第一宮

其三

綺閣瑤房午未開
侍衣官監各徘徊
醉醒展轉無人覺
鸚鵡傳呼直日來

其四

可憐傾國寵方新花謝花開亦有因夢隔衛姬
消息斷武皇還憶李夫人

其五

露布朝馳自海東 聖皇歡宴萬年宮梨園齊
奏平蠻曲竟是何人汗馬功

其六

鑾輿避暑九層臺賜扇含風巧樣裁齊說今年
工製好詔書特勅守臣來

其七

兩樓集 卷十
閤門初啓日西沉曲宴流連夜漏深忽報外頭
封事急何方鑛使貢黃金

其八

明堂勅遣大長秋妙選民間第一流且喜婚期
將卜吉朝朝瑞氣傍龍樓

其九

中官走馬捷如飛內監傳宣盡賜緋昨夜新添
第九女大家拱手賀皇妃

其十

永陵宮女白蒙頭却憶當年侍冕旒最有
皇能繼武太平垂拱不曾愁

三月晦日宿安德

客路傷春夢屢驚殘燈蕭瑟臥孤城可憐春事
今宵盡不見流鶯一兩聲

荔枝曲十四首 有引

舟過吳閭彭興祖以王百谷茉莉曲見示

翩翩竹枝餘響既抵虎林阻雨無可散悶

者戲作此曲擬之閩人伉直不能爲楊梅

西樓集 卷十

三

左袒恐百谷見之又笑汝高癡乃爲草木

聚訟也彭興祖客閩中久業品嘗之當助

我口實不妨作鴻門項伯耳

其一

鳳皇山下荔枝園擇日開林市子喧一百銅錢
分一擔平明奔進合沙門

其二

纔交小暑日頻催一夜驚看錦繡堆香起香風
遍城郭人人都道荔枝來

其二

紅如鶴頂大如杯奪取頭籌滿擔回更怕午前
日色惡齊將青葉蓋頭來

其四

火山先出試嘗新只好山隈及水濱酸沁齒牙
形味劣果中比作埽除人

其五

荔枝高樹倒垂簷十尺長千兩刃尖摘下巴憑
多少喫飽來還有水精鹽

西樓集

卷十

三五

其六

稍頭狐鼠捷如風夜驚經過樹樹空高結茅樓
敲竹夾曉來添得照山紅

其七

麻繩高弔小筠籠上下盤旋西復東且喜今年
風雨少荔枝個個不生蟲

其八

千株傍水各成行半是豪家郭外庄最好五更
乘露摘噉時猶帶露華香

其九

珊瑚滿貯水晶盤疑是仙人絳雪丹飽食日須
三百顆石林無暑夏堂寒

其十

金盆漱澆碧波妍一道霞光照眼鮮何似婕妤
初賜浴玉肌三尺浸寒泉

其十一

綠袖紅綃錦隊齊豐肌甘液壓枝低吳兒可是
饒輕薄錯把楊梅共品題

西樓集

卷十

三六

其十二

萬樹提風點翠苔不妨對客日千枚城中諸品
垂垂盡猶有吳航勝齋來

其十三

海中仙品果中王爭說多情十八娘月旦不知
誰第一看來畢竟狀元香

其十四

千林摘盡荔枝殘蜜漬鹽醃更晒乾不分側生
能損價可知輸却玉漿寒

爲林熙吉題冊子五首

斷橋荒徑草萋萋
千頃流雲錦水西
石磴如盤分席坐
隔溪垂柳聽鶯啼

其二

不待開帆不待潮
枯槎聊當木蘭橈
也知身外無餘物
只有詩囊共酒瓢

其三

松風颯颯散江皋
攜得瑤琴手自操
一夢醒來清病骨
不須枚叔賦觀濤

西樓集

卷十

三

其四

山逕荒涼閉夕陽
隔林香氣識僧堂
鐘聲隱隱磬聲寂
供罷清齋禮法王

其五

積雪初晴寒未消
杖藜獨往意蕭蕭
苦吟却得梅花助
不忝風光在灞橋

張明府貽紫花布

雲間細布紫茸花
乞自關門令尹家
擬作華陽高士服
青山隨處弄烟霞

長沙寄家信

路出長沙秋欲殘
逢人再四報平安
謾言書裡多珍重
纔過湘江寄信難

沅江道中

征途千里入湘沅
何處看山不斷魂
最是楚江秋色裏
可憐獨少一聲猿

入鎮遠

沅江南轉萬峰齊
回首愁雲隔五溪
只說夜郎天欲盡
單車更指夜郎西

西樓集

卷十

三

羅憲副署中叢桂忽降甘露爲賦二絕

憐君叢桂小山傍
那得金莖露可嘗
但向枝頭聊一吸
不須神漢與天漿

其二

香風颯颯夜無塵
幾點如膏露似眞
欲乞刀圭消病渴
馬卿元是倦遊人

哭徐惟和十二首

鄉音半載不曾來
偶到開緘意屢猜
忽報徐生凶信至
碧雞昏黑夜懷哀

其二

憶得臨行話別時
床前昵昵坐譚詩
單車繞指湘沅路
回首南天事可疑

其三

屈指交情二十年
高山流水動相憐
眼前無復知音賞
對客那能不斷絃

其四

長安慷慨酒人羣
俠氣悲陵欲吐雲
易水只今寒色甚
悲歌千載不堪聞

西樓集

卷十

三

其五

月鎖孤齋萬竹寒
秋風吹斷碧欄杆
華床茶竈俱塵土
一夜嚴霜摧紫蘭

其六

平生結客少年場
咳唾如雲語自香
玉樹摧殘人不見
淒涼寶玦夜無光

其七

當年三謁武夷君
夢入峰頭鸞鶴群
便學徐仙同坐化
罡風吹散幔亭雲

其八

十年書劍走天涯
五字翩翩五色霞
一自玉樓賦成後
彩毫零落不開花

其九

一領青衫未破除
誰令曼倩老公車
槿花易謝瓊花死
冷落南州孺子廬

其十

寂寂幽居郭外偏
憶君命駕坐寒汀
年年烟月無窮恨
都向山陽遂裏聽

西樓集

卷十

四

其十一

浪說犁鋤隱是真
眼前丘壑更何人
酒壚雖在河山邈
花落花開不見春

其十二

西南萬里乞歸遲
他日墳頭哭豈知
留取長松堪挂剗
白雲何處更相期

哀牢

馬頭疊嶂帶崇嵐
客路驚逢三月三
莫道去家今萬里
此身還在大江南

平播凱歌四首

義旗西指陣雲開親領雄兵百萬來帳下克徒
齊授首千年廟社一時灰

其二

勢窮還據海龍城鼓角無聲馬不鳴莫倚舊時
香火約行圍半是水南兵

其三

山後山前百道攻忽驚飛炮火連空城頭萬炬
明如晝知是誰人第一功

西樓集

卷十

四二

其四

可憐死士漫如雲樓櫓連山一夜焚自是運籌
歸幕府果然西塞勒奇勛

寄宜春張令

本嘉

宜春山水豫章西一夜猿聲過五谿忽憶美人
花發處楚天無際暮雲低

湧泉寺邀江廷尉孟憲副盧叅戎宴眺五
首

一逕青山十里遙白雲谷口坐相邀不須呵殿

鷺村女挂杖前頭只酒瓢

其二

山隙流泉激雪飛石巖嵐翠濕人衣旛幢不動
柴門閉日暮老僧何處歸

其三

石邊水出忽濺雲飛瀑潺湲曲曲分試向蘭亭
問陳跡風流還說右將軍

其四

新釀真成竹葉青一尊相對共沈冥芒鞋踏遍
西樓集

卷十

四三

雲山路笑倚峰頭木末亭

其五

遊興離披酒興豪醉來白眼關風騷江山勝蹟
應如此可道登臨有我曹

昆明署中菊花將放余客句町不得一賞
寄孟憲副

惆悵東籬花事新臨行鄭重託西隣孟公本是
龍山客借與陶家作主人

過通海石門

層崖迢遞水潺潺嵐翠淋漓渺靄間客子不知
天萬里褰帷疑作建溪山

李留後邀宴挹漢亭四首

漢江如帶柳如烟亭榭新開閣道連上下闌干
三十六分明天際出青蓮

其二

楓林瑟瑟正深秋雲散徐看漢水流日晏轅門
刁斗靜柳營月色度篴篥

其三

大旗獵獵馬蕭蕭仗外青山送酒遙一曲饒歌
人盡醉甲光如水劍橫腰

其四

城頭突出小崆峒三楚繁華指顧中莫怪朝來
多氣色林端雙闕卽潛宮

均陽署中壽朱水部

開編蟠桃春未闌仙人飛珮玉珊珊太和山王
無供奉乞得玄君九轉丹

三月晦日襄陽道中

一夕春歸柳暗催天涯遊客自徘徊大堤飛絮
紛如雪并逐東風去不回

遇真宮

真仙羽化去人間鐵杖金衣色尚斑丹竈不留
天樂杳更餘遺跡在空山

榔梅祠

榔梅花老樹凋殘曾耐東風幾歲寒自是瑤池
天上種奇葩那許世人看

答楚王孫贈菊

竹影蕭蕭散早衙滿庭秋色簇黃花南山只在
東籬下愧殺柴桑處士家

答別朱季則四首

江頭飛絮白漫漫客子將歸春欲殘漢水東流
經鄂渚思君不見獨憑闌

其二

萬頃波濤萬斛舟牙檣如戟狎江流夢中迷却
巴陵道春雨春風無耐愁

其三

把酒亭前春可憐使君醉態逸如仙酒壚徑作
河山隔明歲相逢若箇邊

其四

五年辛苦逐邊州客况蕭蕭不可留遠道關心
何日到還家贏得荔枝秋

西樓集

卷十

四十五

西樓全集卷十終

西樓全集卷十一目錄

序

刻李善文選註序

刻世說新語序

承天府志序

廣東丁酉鄉試錄前序

雲南庚子武舉錄前序

雲南庚子武舉錄後序

雲南庚子武舉錄後序

西樓集

卷十一

雲南庚子武舉叙齒錄後序

雲南歲貢叙齒錄序

雲南貢士錄序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湖廣武舉叙齒錄序

吳明卿旣誕洞續葉序

西樓全集卷十一目錄終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六十七重刻

序

刻李善文選註序

自李善治文選最稱洽聞其後五臣更爲訓故
稍緣其舊而刪潤之不能什一於是六家並列
總難不堪辟如贅疣徒滋詬病乃近世復變爲

西樓集

卷十一

刪爲纂省煩蕪而存簡要取于約而易讀李氏
之書幾同秦焰矣夫昭明之爲選由春秋以迄
齊梁其辭綿麗其義奧僻其字轉借而多奇章
習白紛曾不知其所入李氏廣摭博采曲暢旁
通貌不必合而脉合理不必合而趣合猶車之
有指南也官之有鞅譯也且無論其他卽所稱
引自六籍而外裨編緯書百數十種皆藝文之
所不傳縉紳之所罕覩真足以備漁獵廣見聞
號之曰書簾不虛矣夫以撰著如昭明可謂卓

鑒而世猶或廣之乃知意見不同各持其是善

之中廢不足異也余嘗謂古人未可輕故籍未

易議笑前哲之匪工忘已事之已拙豈非畫蛇

添足勞而罔功者哉余雅欲爲李氏恢復舊業

示好古者久之行部過哀牢得朱邸故刻既多

魯魚又苦漫漶蓋以分合屢更或非其質矣乃

求別本參互訂之擇工鋟板頒之學宮序其梗

槩如此

刻世說新語序

西樓集

卷十一

瑯琊王氏兄弟表章世說於是人挾一編卽二
尺之童無不知有晉故者吾獨惜奉常之批評
點竄畧盡而窺豹爲嫌司寇之刪補模擬似工
而續貂見謂夫亦好異之累而千慮之失也袁
氏善本出於放翁舊物具在贅詞何取輒爲刊
其謬誤刻之楚藩夫晉室南渡競習虛浮士以
曠達爲宗朝以標格相尚風姿特秀則揖讓而
取公卿名理粗通則雍容而蹀躞顯貴及其敗也
小者迄以亡身而大者乃至覆國是非人士之

殷鑒與顧其中事則誕而多奇辭則婉而有致宅心物外塵俗之態自消畢志山林烟霞之思彌結江左風流於今爲烈吾時引之以資吾舌而更借之以澹吾趣如山之殺也澤之腊也以餽飮八珍三俎間有餘味矣且亦足以愧世之羶慕而蠅集者爲叙其所繇刻云

承天府志序

承天故安陸州幅幘僅僅其後以封建顯制度稍崇 肅皇帝由藩邸入繼始改爲郡割荆門

西樓集

卷十一

三

諸州隸焉比於首善煌煌登三輔而上之矣承天大誌紀龍飛則詳叙文獻則畧蓋各從其重也夫王迹所基帝業斯熾文治旣起名世相望乃八十年來闕而不宜夫非守土者之責與東吳孫守君蒞郡之明年蝨賊旣去民乃太和爰輯前聞補茲闕典其筆削取於獨裁其義例沿於郡國凡五閱月而告成事不佞適入郢則屬不佞序之我 國家兩都遞建辟之豐鎬規模闕遠何論漢京楚當南紀實維侯服今乃以湯

沐之故進而與京兆同宮闕不移鐘簴如故是興王之地磐石之宗也王氣鬱蔥山川拱衛天運地靈於斯爲盛中興而後 聖神代作休養生息亦既有年士嬉于絃誦民樂於畊耘有司循行郡邑直卧而理之優游覆載之內孰知其功通者水衡告急利孔四開貂猾持黃紙錯繹於道不采金于山則權貨于市諸卿命者不深惟德意一切錙銖取之吏不得職民無所聊生毒流于衣冠而克震于陵寢楚俗慄悍易與爲亂諸無藉不逞之徒閼然並起漢汚之間洶洶者久之幸 上明見萬里之外亟更置其人鏟其羽翼爲姦者特 勅部院大臣填撫之民以寧息彼一時也中涓四出徧於十五路霍紈無所不張臺臣日告變 上意堅持之顧於楚何汲汲也篤祐繩武持危定傾豈枝葉是庇而縱其斧斤廟堂之上能一日忘根本之慮哉人臣幸而在事值維新之會與民更始承酷烈者易爲恩代湯火者易爲德維持調護與上下相安

西樓集

卷十一

四

期無負 三聖在天之靈臣亦藉手以追於薄
責此軫蠱之義也作者之意豈惟紀事之爲號
競毋寧使上焉者履燕翼之謀下焉者奉紀綱
之役庶幾乎有基無壞云爾不然其文則史抑
又何所取裁乎志爲卷二十分數三十有九掌
政具矣地本侯封不足當列郡五百年而聖人
作巍然天子之都志龍飛第一春秋之季諸姬
食於楚漢晉而下遷徙不常卿雲見於異軫之
分爲之兆矣彼疆此界舊藉可稽沿革第二分

西樓集

卷十一

五

野第三攷古第四疆域第五東由太室西自江
陵江漢朝宗美哉山河之固靈秀與區非 聖
人孰能當之志山川第六城郭第七形勝第八
思皇多士維周之楨况在舊邦宜崇廟貌禮重
美報非有功者弗祀郡縣分轄各有司存鄉有
聚市有集民之所由生也志廟學第九祀典第
十公署十一鄉市十二郢爲澤國群五方之民
僑悍憑陵其天性固然誅求旣峻歲有逃亡厥
田下中半爲魚鱉之穴供億浩繁山澤無所出

志風俗十三民數十四田賦十五徭徭十六方
產十七河伯爲政公私鮮升斗之儲西北多山
東南多水盜之藪也誰能去兵飭厨傳治橋梁
賓至如歸民不病涉志倉儲十八兵防十九郡
傳二十津梁二十一潜汚之交四顧皆水鄉以
隄爲命脩築無寧歲咫尺之地瑕勢且土崩志
隄防二十二漢江如帶岵山如礪分地建國諸
侯非一家政歸岳牧是在守宰庶寮秩秩惟穎
可書志封爵二十三官秩二十四宦蹟二十五

西樓集

卷十一

六

世稱楚材什五郢產也薪之槁之莫非國棟風
流儒雅爲世作程自楚有騷繼美者衆矣志制
科二十六人物二十七藝文二十八二氏之教
與儒者相出入苟可勸善異端何有志寺觀二
十九仙釋三十獨行之士逍遙物表漢陰之野
高風可尋女貞子孝邦之紀也志高士三十一
貞孝三十二清溪傳於鬼谷玉泉著於浩然君
子所過者化何必故都史述九流不拘一概志
僑寓三十三方伎三十四蘭臺丹井陵谷未湮

鳳港石城芳華尚在幽岩邃壑峭壁崇崗三洲
七澤可俯而闕志古蹟三十五勝槩三十六妖
由人興業不自作五行之應蓋亦不誣朽骨可
灰高名未泐樵蘇不禁何以慰仰止之思志祥
異三十七古冢三十八傳存外紀好古者所不
遺要以侈博識廣異聞亦史氏之例也志雜志
三十九不佞聞之史有二難無徵者不信不尊
者不從是志也稽之故實則聞見足徵裁之主
者則耳目不貳故足術也吾請懸之國門與都
人士共之

西樓集

卷十一

七

廣東丁酉鄉試錄前序

皇帝二十五年天下復當論秀于鄉而東粵乃
在南服去京師八千里而遙 上先期命臣原
岳偕行人臣嘉訓往典試事臣固司農之常隸
也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恐不給敢有越思臣朝
受 命而夕飲水簡書是懼既 陛辭而南忽
忽不知所爲計入其疆則巡撫御史臣某飭百
執事而待之而前御史劉某所禮聘自四方及

臨事而推擇者皆集同考則通判臣某推官臣
某某教諭臣某某提調則左布政使臣某右布
政使臣某監試則按察使臣某副使臣某而御
史監臨焉時奉新例加峻簾內外罔或不虔乃
合提學副使臣某海南提學副使臣某所簡士
三試之臣預戒分抄諸臣其毋靳目力以盡士
技參伍覆之期無掛漏既得雋七十五人錄其
文似者以獻歲在乙酉 上始分遣廷臣于天
下省試于是臣寔舉于鄉今且一紀矣臣遂以
諸曹郎覲顏從事夫臣旣以末藝欺主者劣兄
收其敢以臣之陋質爲諸士勸惟是束髮受業
斤斤而守之奉爲功令而以臣知學時覆今之
文十不得一也以臣應鄉舉時覆今之文十不
得五也文章之敝可謂月異無論耳目所及而
變習若此臣又安所憑依而題其甲乙乎里婦
之嫁也布裙椎髻操作而前異日遣其女卽勉
強塗澤而羞澀彌甚毋寧効田間妝乃不失故
步耳故臣於士雖不敢爲矯枉之過概收其虛

西樓集

卷十一

八

腐者苟其格不雅馴辭不正經卽新銳可喜姑
且置之何者便辟巧笑非里婦所習也今諸士
羔雉具在籍上禮官稍有不當有司索其瘢而
繩之臣無所逃罪幸而得免而二三輕俊之士
恨臣之見擯直嘵嘵然抱不平其必曰夫夫固
俗吏惡知士且又惡知奇士也夫使臣一身上
不憂廷議而下憂巷議臣之慮始窮臣之心
良苦矣自明興二百三十餘年寔唯休隆之
運列聖之所培植久而始粲賢才輩出溢而

西樓集

卷十一

九

不可勝收廟堂之上亦且怯于議用而勇於
議舍卽五嶺之間謫籍居半斯皆曩時耳目之
臣上所自拔而用者也上旣難于一賜環
之命而復歲以厯弓旌之使此夫棄壁投珠而
別尋環異臣愚不足以知上指然王上寧
舍已試之臣而求之未試之士斯其寤寐焦勞
無所不至而所注意于士者亦良重矣京考之
典世廟僅一再行未幾而報罷至今上遂
爲故事一屆期待從之臣乘傳而四出不惜煩

得人爲縣官用詔書每下未嘗不以釐

文體正士習爲言三五申令不厭鄭重以今多
材之世豈乏此莢莢也者而効之而尺幅短長
又果盡先資之言真能裨于殿最乎况其以諛
辭進也是上寔重士而士自輕之也蓋今天
下之所推爲嚆矢而視以左右袒者宜莫如吳
越閩楚之士其奇險頗僻亦足以駭四方而使
之易嚮粵以隔在海隅聞見無所染猶知緣質
而守其經臣亦得循故步而求之差不相遠今

西樓集

卷十一

十

旣從吳越之士程才而進矣夫今粵士與吳越
之雋扼要爭奇未必勝也假令粵士範馳驅而
逐於康莊之途則粵故不後三吳之文繡也豫
章之材也荆揚之金也非粵所產也象之齒犀
之角香沉水而珠媚川天下珍之旅幣無方夫
孰非鉅麗之觀也與哉爾粵士第最之母悖先
訓母奪時趣母驚險而闢捷母含璞而露琢世
有知之者且亟收之曰此南海之寶也異日者
以備任使蔚爲國華乃不負朝廷所以重士

之意耳且也天威孔赫災異頻仍 陛下側席
思咎沛然與天下更始士由斯而展采遇合已
奇其何以佐下風而寬宵旰夫翼運回天匡時
贊治匪異人任乃士也臣聞古之明君每遇天
變輒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臣幸藉茲役
庶幾得其人焉而應 明詔臣願借子大夫以
待命于公車矣

雲南庾子武舉錄前序

自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當事者率言武功

西樓集

卷十一

十二

疆場之外介冑之士爲政其在荒服人騎射而
家韜鈴萬曆庾子滇當比士御史劉公旣羅諸
明經者拔而貢之至十月後開武闈於是中丞
陳公久鎮茲土赫赫壯猷無競惟烈一時材官
介士咸感激思奮御史約束中令如故事張侯
立表枹馬步射闈而問方略焉登其穎者三十
人士旣錄其以職事例有載言我 國家十三
司隸滇於西南爲極邊中原冠帶之區縉紳先
生肝衡而談禮樂視武事贅疣耳乃若邊陲荒

夷獯雜處無日不尋干戈其于兵也猶饑食
渴飲也則奈何贅疣視之且也 高皇帝先平

中原繼取楚蜀已取黔最後取滇皆百戰而後
服然旣入版圖則安誓而不動獨滇屢反覆至
假重臣而世守之猶曰羈縻以此知滇地險阻
繁隙易生士未可一日安枕國未可一日弛兵
也不佞竊嘆明興養士二百三十年文武二科
遞重而不廢計其所爲得士之效則文士十五
而歲武士十一而縮試屈指永宣以來名世之

西樓集

卷十一

十三

臣輩出內安社稷外固邊圉紀燕然之石勒太
常之銘皆拔自賢科卓然可紀而武科以功名
顯者大約不能相當至新建靖遠遂以文臣而
開爵士乃近日遼左川西之役亦皆儒臣尸之
夫爾輩平日挾弧矢而志馬上勲意氣甚壯未
嘗不謂此嚶嚶者直于楯鼻上磨墨檄之一有
緩急率諉於主者而不敢以雁行則又何用此
贅疣之不左視之也今試士於騎射業見其技
試士於籌策業見其才文質具矣異日在行間

必不肯以勲業讓人則安所決策哉或者見外
難稍寧妖氛漸息謂爾輩將無所試其奇然遂
左之事識者尚不能無隱憂而西北自跳梁未
已士患無其具不患無豎立時上之分茅胙土
次之專閫建牙出奇制勝爲國家効死力真余
輩事兇豈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夫以中
材之士而當干城則其養之者素也况爾邊士
家世談兵者乎其爲干城何可勝道哉毋使人
謂滇士勇于名而怯于實也升之司馬且有推

西樓集

卷十一

十三

轂子者耳

雲南庚子武舉錄後序

凡視學使者法得兼督衛士良家子羽林健兒
與郡國諸生並採擇以備縣官之用云歲庚子
十月當抄武錄既成某幸而在事宜有言于末
簡我國家文武並用取法于成周屬承平日久
勢不能無軒輊彼以詩禮起家徒持文墨議論
求多于馬上於是介冑之士益詘沿習而靡其
孰能不波識者思所以劑之未能也今以儒學

之後隱約贊序之中竭力而嘔精無所不漁獵
而或坐稿以死爾介冑稍或穎出輒登壇建節
爲萬夫雄故稱遇合則介冑易而縉紳難士少
隸學宮輒操之如束濕幸拜一官直吹毛而求
之爾甿鰥之夫不盡拘以文法使貪使詐一切
得從便宜故論約束則介冑疎而縉紳密在令
甲文臣無世祿而武臣有世爵第勒尺寸之勲
則子若孫享之勿絕文臣卽尊貴乎不再傳而
止矣故較恩澤則介冑寬而縉紳狹國家內治

西樓集

卷十一

十四

貴之公卿外圍責之將帥雍容坐理賢者無所
見才一旦有警汗馬者重矣故核功實則介冑
急而縉紳緩夫廣其貢額疎其文網優其恩數
而重其委寄上於爾輩不薄寧言詘也雖然
士能自伸則詘伸也士不能自伸則伸詘也邇
時名將宜莫如戚少保元敬賢少保南殲倭北
拒胡橫草之功勒于五熟之鼎上至以文臣
之爵爵之而一二縉紳號文章家者亦爭引之
爲重夫使士以功名自奮不以結援爲名高異

日而垂社稷勲卽文士瞻其後如其不然聞
難色變齟齬若轅下駒關關逢迎徒以金錢而
買寵夫先自詘已何以求伸語曰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豪傑之士豈借資而後顯鑠乎維今歲
文學博士濟濟而稱俊者一之二十九不佞所
統治也藉第令人爲名臣出爲名將文武之道
交伸以爲重使四方見而詭之曰滇士則彬彬
矣使者不佞願微寵于碧鷄金馬之靈以諸生
而免于梟盤士謹母自詘也

西樓集

卷十一

五

雲南庚子叙齒錄後序

萬曆庚子雲南序齒錄成則直指劉公業序之
矣而不佞以視學故例贅一言於末簡我 國
家招定南土滇最後服輒肆其毒於文告之使
憑陵而莫誰何至以大軍臨之而後下蓋緩懷
若斯之難也明德翔洽無遠不屈自不佞奉
璽書而杪治之山箐之間無所不窮歷南至於
甸町西極於哀牢重峰疊嶂黑水惡溪瘴霧停
午不散而衣冠文物在在有之青青子衿絃誦

西樓集

卷十一

六

之聲四徹不佞於是益嘆文教之盛邈於幽遐
矣夫以滇越在西南陬中原之人不身履其地
以爲遐方絕域氣候異齊想風日之駘蕩則詫
爲慘凜聞山岳之崢嶸則辱爲怪僻觀花木之
滋秀則指爲瘴厲大率欲抑之而不使與中國
伍乃今省錄傳於四海與吳越爭勝于毫釐之
間退而省其私長長幼幼儼然鄒魯之舊抑何
斌斌爾雅也此豈山川之靈人力所通也乎哉
聖化遠被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一道德以同俗
重譯可格况爾 聖祖所垂理之國二百餘年
受恩承化之深且久乎宜其有禮而文也雖然
文已盛者實或衰禮有餘者衷不足士一從鄉
薦同升諸公兄弟之好不啻其身迨於子若孫
猶通藉而締世講此真可謂異姓而骨肉矣他
日在事或不盡然不佞且不忍極言以窮人心
之變然未可以古道期諸士大夫謂心如其口
也故識者憂之謂以今視古名則益厚以古視
今俗乃逾薄質之不存文而用之今爾諸士之

試於有司挾三尋之矛秘搏若風雨終不遺力而讓能既錄名而彙征乃各還其布衣昆弟之心共敦夙好持此而服官同心同德協恭和衷庶幾可以杜求多者之口而演始伸于天下不然事不由衷以面皮爲肺腑不以心競而以力爭至于張陳凶終蕭朱隙末則又何取於是斷斷者之爲且閭巷之人不知齒讓爲何物然而守望相助患難相恤此非有飾也苟諸士以名讓而實爲構母論鄒魯所羞稱得無令此輩謂吾黨爲面諛徒豪舉者乎則病者乎不佞於諸生不欲以華言相告願以規焉

雲南庚子武舉叙齒錄後序

國家以禮讓爲教士莫不廩廩務名高非獨矜紳能也卽介冑之夫素稚少文亦且慕說古人而習於讓蓋承平以來文之盛也久矣萬曆庚子滇武士入毅者三十人已復倣文士以齒先後錄而請序焉夫矜紳先生繩趨而尺步矜折而脩容其於讓齒天性也爾介冑而馳者汗

西樓集

卷十一

七

馬挽強果激用此叱咤則山岳動搖指揮則雲變色餘勇可賈唯敵是求此寧有人於五步之內哉亦乃屈其雄心委蛇揖遜講舅弟之驪司馬法不聞乎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蓋不佞觀於春秋之際人習於兵戈智相譎而力相戕何知禮讓然而繇上之役范宣子以讓先諸大夫汰如樂鴈不敢爲忤也迄於數世不失諸侯彼棄禮讓而尚首功貴少而賤老則蠻貊之俗春秋所損矣故曰軍旅有禮則武功成又曰讓德之主也讓之爲懿德德讓也者先王所以相接而不相侵陵者也卻至免冑而趨風楚王以爲君子子玉剛而無禮焉賈策其必敗則豈必瞋目盛氣以無道行之乃爲勝其任而愉快乎哉是故桴鼓相聞旌麾相靡陣有堅瑕勢有強弱吾以身當其鋒艱險無所避此以不讓爲讓者也至於幕府上功人人自奮退然如不勝永訥訥然如不出口不道平吳之事不伐江南之勲此以讓爲讓者也其不然者遇

西樓集

卷十一

八

難而退見利而奔暴如虎狼如羊直豪舉耳則奈何拾文士之唾餘而粉飾之爲且爾諸士什九將種也其先世皆一時鵠起於草昧之秋子孫相承以至於今復爲同籍出斯以譚則所稱世好矣異日同心同德立尺寸之勲上以報天子下以報先君則斯錄也庶幾久要者乎夫文士以齒懼其勝質武士以齒懼其勝文要以由秉而出歷初終而不渝則文武異道其揆一也二三子勗之哉如不吾信則有侍御公藥石之

西樓集

卷十一

十九

言在

雲南歲貢叙齒錄序

今上廣厲學官揆求雋又則間五年合郡國士既廩者盡試之拔其尤於是少年之士莫不競奮而遲暮之士詘焉旣又念士久困佔俾不能自拔偃蹇無復之直坐槁耳則爲罷前議行歲貢如初蓋上側身求賢而尤曲體士心至於如此歲在庚子應論州郡士滇東西就試者六十人凡資深而文稍不悖者輒收之使者不

佞思所以廣上德意而不欲求多於諸士取於備貢額而止工拙無論也士旣錄則各叙其家世而講爲兄弟甚驪刻成屬不佞以片言弁之夫滇之俗半雜夷獋椎結而居閭閻之間慮無不挾氣而思鬪卽二三青衿號爲雋秀而穎出齊民者亦不能洒然盡改其俗名相搏而利相傾無復有廩廩德讓之意且無論其他爾諸生投牒而來一正一陪二耳其中各有物相持而不肯相下不佞私心鄙之而今一旦忽釋其

西樓集

卷十一

二十

爭競之心而敦久要之好得無以故事應而非其實也乎哉夫志同升脩世講此其名甚美藉第今以故事而已要其實曾不如路人又何庸此靡文爲也居嘗屈指諸生旣廩之期其多者且三十年少亦不下十五六年而此三十年間所經升沉榮辱不啻百變屢蹶而屢起屢挫而屢更或者一敗而不復振蓋不勝其俛得俛失之心而爭端於是始矣顧爾三十年於此屢蹶屢起屢挫屢更然得者竟得失者竟失苟妄意

覬覦則并其故物而失之勿忘勿助乃底於成此靜躁之辨也故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諸生勗哉毋自卑其格毋自銷其精同心同德各効其奇有禮而無飾有厚而無私庶幾哉無負朝廷所以廣厲之意而是錄乃不爲飾辭不然上又何靳於少俊之士而惓惓於若輩爲也

雲南貢士錄序

余視學之又明年當會貢之期於是合滇東西

西樓集

卷十一

三十一

五十七杪之士久次者如故事試之以備貢額大率循其資而收之非以藝相甲乙也覆其文近似者不能什一閱其人少壯而强者亦不能什一余盖有慨於南司成近疏曰國家鄉貢之典本爲遴才今乃不以賢賢而以老老余竊傷之夫周官之法諸侯每歲貢士於天子賓而興之以需縣官之用彼其時建掀揚之業出爲王佐皆老成耆德之士也漢唐而下少雋者前矣夫古今人非不相及而取効異者何也余嘗妄

意以爲古之士難於進而厚於積今之士易於進而薄於蓄古之君子明經待用卽紛華無所染隱約巖穴之中卓有以自負者其精內蓄其神內完徐而應之無所不効今之君子自束髮而慕功名其途甚廣其欲甚侈心羶而不勝其求意辭而不勝其逼盖既老而精已消亡矣辟之芒刃藏鋒飲鍰善刀而藏之一發於矧何不快意焉藉第令未成而試不缺則折耳此輕於用者也則今之士何以希蹤古人余猶憶諸生時見諸曹偶初餽於學宮意氣勃勃久之屢試屢挫不能無耗磨無已則企足而待期未卯而求時夜强拜一官齷齪盤辟亦自見爲意得徒爲少年姍笑資余何忍見此於爾諸生也又安能使當事者肯以老老易賢賢今諸生應貢而上公車其壯者不妨以科第自見卽不然亦且爲人師帥儼然擁臯比於青衿之上指而號之曰師模師模願稍自奮毋爲人口實寧使人謂使者雖老老猶不失賢賢之誼以此爲諸生解

西樓集

卷十一

三十一

嘲是使者之幸也蓋貢士之法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使者貢士至再傲不做使者無所逃罪其惟二三子之故矣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國家文武並用要在網羅豪傑以佐縣官楚固才數于今爲烈武昌蓋都會之區如循其名非獨文德茂矣萬曆癸卯士與計偕侍御應公業紀綱而籍奏之亡何而有武闈之役則公爲政楚當刻削之後上下洵洵少司馬趙公受 上

西樓集

卷十一

三

特簡輟樞務而多方撫之中外牧寧作率彌厲於是王公在蜀胡公在郎李公在虔郭公在貴竹節制爲勞風猷丕赫亦多士鷹揚之秋也爰合十七郡良家子材官六百餘人比耦而較之拔其什一儼然足備行間矣自承平歲久率諱武而右文其於武備名爲綢繆豫計若不忘危而實則贅視之漸銷漸減不使兵勝于食弁而冠者陽若進而與縉紳伍而陰則痛抑之不使得抗顏于二三大夫卽武舉於鄉外亦珍重其

事精收其穎者而內實弁髦之於緩急無當也

母亦重熙累洽之餘內外安堵邊隅少警亦旋發而旋罷人情習於情窳見謂無事形安用此兜鍪爲諸兜鍪之以將才自命者亦錄錄無奇人滋厭之如之何能使武事重也楚則不然夫以 高皇帝威武鞭撻群雄如振稿然獨楚之僭僞號者崛起而不肯服乃至竭方張之力幾失而後勝之其後遂置寵王列藩衛而表湖山大牙相錯何以故地重故也蓋屬慄悍從古則

西樓集

卷十一

三

然大率好勝而不好名喜亂而安變藉第令中原有故直攘臂而起耳難治易動是宜用威幅幘廣而茲允伏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奈何褒衣雍容而理之猥云偃武解籠解而去斧斤胡可訓也今爾由騎射而進馬上顧盼自以爲人豪談孫吳策成敗磨墨盾鼻上自以爲無遺策人且從旁詆之曰騎射一人敵也所稱古今纒纒陳語也爾又何以應之雖然法不虛立名不虛附有如爾輩射能命中貫七札而穿楊用兵壹

傳古法運以方畧夫非干城之選與今武事誠輕武臣誠萎爾而不振然廟堂之上未嘗靳封爵之典金印如斗惟有功者授之當事者固不欲升髦爾爾第勗之它日登壇灑然自奮庶幾暨尺寸功卽以杜輕詆者之口而遺推轂者榮施則不佞之幸也

湖廣武舉叙齒錄序

西樓集

卷十一

三十五

楚武關旣撤所采多武健知兵之士業藉其名而獻之矣已諸生退而序齒彬彬焉敦世好而講兄弟惟蓋傳文士故事而緣飾之者也夫縉紳名爲以齒而文實不能勝情外締雷陳之交終構蕭朱之隙高者競於名卑者驚於利此夫不戈矛而噉肌刺骨者也實之不存文將焉用之况於爾輩長鎗大劍思馳馬上勲意氣憑凌逢者披靡寧局促低眉作嘖嘖之態且無論其不必由衷第破陣之樂聞者方嘔吟而思關乃以檐帷之艷語當之不類彌甚雖然吾姑爲子解爾楚之先與晉世爲仇敵壇坫之上甘受晉

賓日垂涎於王敦之血而不得與而晉之所爲盟主佐者宜莫如士會賢趙文子稱之曰退然如不勝衣而已彼恃二廣之強將狼而無禮夫先自敗也已何以霸諸侯古者軍旅之禮什伍同爵則尚齒蓋先王不以武備奪文教也類如此然則行間之士寧獨以勇勝哉今觀爾諸士少者如乳鷹摩天盪雲壯者如老驥追風逐電亦足以稱雄而張楚矣行當專閫而建牙使少俊能持老成之慮者宿勿忘英銳之氣同心同

西樓集

卷十一

三十六

德強作功名有敗群者鳴鼓而攻之可也藉令逡巡情縮效文士之伎倆徒委蛇爲國容卽文士吾猶厭之何有於介冑也

吳明卿龐襄洞續藁序

吳楚山川瑰瑋甲於寰區楚以鉅麗標勝而吳以清佳取妍兩地操觚之士往往割其菁華之氣而洩爲文章大率楚取豪雄總雜爲工吳取婉約雍容見則求所以調而劑之未能也嘉靖之季七子雲興楚有明卿吳則元美此兩先生

者皆備光岳之精炳靈孕秀相與修北地之業
雄才大力既不揣其方言而又能交相劑以歸
於正於是東南豪傑靡然從之兩先生遞執旗
鼓若桓文者垂五十年矣予不幸不獲事元美
先生歿後游楚則吳先生亦已捐館舍每過下
雒爲低回久之已從州刺史馬君得盡讀其續
集而求其所謂劑者先生之文本之東京間有
規模河東者古風樂府本之漢魏間有出入杜
陵者吾不知其於元美何如獨五七言近體最
爲折衷而合律鏗然其音也雍然其度也商引
而徵應經往而緯隨可謂兼至而獨詣矣詎肯
兄元美而弟之也夫論材於楚不患其不充氣
不患其不鬯顧才之過也龐雜而鮮裁氣之縱
也離披而無所底吾安能諱之先生之才無所
不究然必反而麗之於情其氣無所不靡然必
要而協之於則易世而後能使博學宏詞者不
至輕用其所有餘感激用壯者不敢眺於一切
而冒凌厲之戒則先生之功於楚大矣先生故

有龍興洞集行於世此則其季子學續編而
付之梓者劑劑之費馬君實任之季子名士良
其詩得父膏腴刺史名攀龍素著循吏聲而旁
及雅道尤足述也

西樓全集卷十二目錄

序

康元龍詩集序

畊隱集序

閩詩正聲序

王子培詩集序

徐南壁集序

行卷小序

帝京篇自序

西樓集

卷十二

西平圖詠序

政餘蕪稿序

徐惟和集序

皇明十六傳小序

權楚錄序

櫻寧生日艸序

題同年公約序

題同門送鄒先生冊首序

張成叔詩集序



嚴氏詩話序

靖州盧氏族譜序

送叅戎李將軍之清浪序

送何尉之武進序

送張大夫守嘉興序

送孫太守之路安序

賀劉直指奏留序

賀御史大夫陳公晉秩賜蔭序

賀直指劉公滿考特詔覃恩還臺報命序

西樓集

卷十二

賀司先生貽封大行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理卿序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二終

西樓全集卷十二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續重刻

序

康元龍詩集序

自鄭吏部布侯於杜陵吾鄉人視爲嚆矢一時
翕然從之第天質不同波流遂遠初沿開元終
入長慶辭達爲宗愈墮惡道傳播四方見者嘔

西樓集

卷十二

二

噉則何以杜吳子之口也反正之功始於袁舍
人而風雅之變盡於今日卽余二三兄弟極力
模古非大曆而上不譚乘方張之勢用不盡之
銳所至分曹授簡海內爭下之矣後來之秀厥
有元龍元龍本以程書著名僅出其餘而及聲
詩大有唐風計元龍之爲詩纔一染指參之吾
黨具體而徵其意常有囁嚅而不肯出者一發
篋而示吳人吳人輒左其袒藉令需之異日常
元龍之業成懸之國門安知不有好事如浦長

源者走千里瀕首而稟繩墨者乎則閩山川且
微寵於元龍非獨不佞已

畊隱集序

余從祖子靜先生當 高廟時以遺佚徵不起
削跡東郊結廬於竹溪之上卽今所聚族而居
者也一時名勝如王太史恭陳徵君亮皆骸體
自喜先生以老布衣參之每一篇出無不擊節
稱善而先生耽丘壑足不入城市其所倡和自
數公外泊如也天既奪先生之後而猶靳其名

西樓集

卷十二

二

平生著述都已化爲烏有殘篇斷簡且與蠹魚
共之蓋自先生沒可二百餘年世無知先生詩
者夫非後死之責與從諸長老得先生集若干
卷稍爲汰而行之先生古詩似陶韋有蕭散自
然之趣歌行舒徐宛轉高岑雁行近體翩翩由
杜陵以及錢劉無所不有亦可以傳矣今噉名
之夫持行卷而遊公卿間不經而走四裔耳食
者亦爭附之風流如先生獨令其湮沒俛與骨
俱朽益嘆吾鄉人之不善爲名也

閩詩正聲序

自新寧高廷禮選唐詩正聲行於世學士誦之勿絕楊用脩以爲出於閩人弗善也蓋至於今選者日益衆其取旨日益鑿於是識者始服廷禮之鑒而信其持論廷禮之言曰詩者聲之成文者也情感於物發而爲聲忠厚和平可以被律呂中金石乃謂之正聲一切憑陵忿詈跳浪而不本於情則姦之屬也余閩中之詩唐世僅僅已其在國朝大較可得而言洪永之間專

西樓集

卷十二

三

譚興趣則林膳部王典籍名其家弘正之時氣格爲宗則鄭吏部擅其譽至隆萬以來人操風雅家掇菁華道古本之建安挾操旁及三謝取裁準之開元寄情沿乎大曆典刑具存風流大鬯一代聲詩於斯爲盛矣余不佞尚論先哲文獻足徵取其合者編爲是集大抵本高氏之旨以備一方之風而已旣成乃弗能當也夫副墨托之藏山成書或以飼蠹秘者弗傳傳者弗廣未闕半豹先失全牛踈漏之誚寔所不免雖

率爾所知以俛君子拾遺補闕宜不乏人則不佞以此逃罪矣

王子培詩集序

不佞束髮治經生言意氣勃勃第恨不得一當王子培角前矛以進也蓋久之始定交各盡其技懽然爾女相得矣於是子培益奇而窮時時作阮步兵面孔向人里中兒或謂子培狂生不佞獨謂子培非狂生也子培名精於其業以其餘治古文詞及聲詩麗甚而前里中兒者則又

西樓集

卷十二

四

怪子培經生而安得縉紳先生語往往目攝去嗚呼世方以耳視其何知子培狂子培而不狂余又何用于培哉君家女存固以諸生稱詩乃太倉汚陽二三君子爲之推轂子培所著作不啻什襲藏之而其所與游乃落落穆穆世俗所厭棄如不佞者余且重子培之狂也夫

徐南壁集序

三衢徐裕菴先生行其祖南壁公詩若文而屬不佞某爲序不佞竊謂當世以作者鳴旣卒業

則藏之名山俟所不知者何人然或零落不稱
至同於龍威丈人之秘卽百世而下有知己者
直且暮遇之乃若殘壁碎金業已化爲烏有幸
而有佳子孫揆其美而張之足令靈鬼骨香文
人氣吐無論作者苦心而傳者之殷勤可念也
徐公故正嘉時循吏厄於年不得竟其用生平
所著述極富又厄於火不得竟其傳先生竭其
蒐括句讀之力於厭棄之餘蓋收者什一軼者
什九凡數十年而後成書然亦寥寥矣孫王鏡

西樓集

卷十一

五

有言精騎三千何必贏卒數萬哉不佞獨愛先
生困於廣文寒蘊如鐵而惓惓不朽之業使逝
者有知當不寄慨於名山不佞所樂書以附于
門下士之誼焉

行卷小序

余既歸自長安則謝客之竹林舊里携筆床茶
竈往也庶幾有賢豪命駕者乎則把臂入林耳
更不敢道博士家一語而會屏居月餘足音殆
絕孤興無聊故態復作滔滔信腕便得三十首

猶夫已蹶于拆坂何取縱轡康莊哉不然故帚
而千金饗之是重余之愚也夫

帝京篇自叙

余自甲午夏再至京師僅閱歲而以使事出初
入民部火發于臂日呻吟作楚如此者可三月
已榷稅東門拮据狙獪事面目都惡又可三月
最後冒風雪走通州餉戍遼諸將士又旬日歸
無何而浙漕之命下矣其間非苦病則苦冗欲
一脩故業未能也而同年張函一先生與三三

西樓集

卷十二

六

曹偶結社於城西佛寺時時策蹇過從余間往
會之日晏爲期丙夜乃散蓋猶以冗故杯酒流
連篇什間作傳示商榷徐付奚奴久之奚囊中
漸滿余馬首且南矣旣抵吳興受代兀坐衙齋
無事追憶往昔不覺技癢出故紙而錄之僅得
百餘篇夫予所居者計曹耳金穀之不習而以
風雅博名高固未有心計羸而能歌渭城者因
書以志愧

西平圖詠序

滇蓋古西南夷地蠻夷部落錯郡邑而居所轄
宜慰諸司取羈縻而已狠心叵測時時詘文告
而謀干戈要以處置得宜審機權而據地利鱗
介頑嚚可舞于格也中丞陳公奉 上命撫滇
最久公素負文武才又習夷情且熟其要害隘
塞每命將出師授以方略甚悉諸將退而私語
公從枕席上度虜不啻身在行間第按籍而從
事如射高墉之準罔不命中公既築諸關堡於
三宜慰司與屯田爲百世利歲入殆千萬計遂

西樓集

卷十二

七

誅多僂磔丙測擒僂猛奉諸酋張官置吏與內
地同海外酋長莫不懽服六詔之民是以太和
諸縉紳大夫謂是役也制寇息民廣儲拓土蓋
閩外之奇伐史籍所不能談者也乃各爲詩歌
以美之六月之詩曰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文武
吉甫萬邦爲憲夫吉甫之于玁狁僅僅懲膺而
扞禦之耳未聞闢尺寸之土詩人尚侈而張之
公長駕遠馭版圖及於不毛此之爲功卽吉甫
無能爲役誠可歌也已不佞不獲與飲至之禮

幸而從諸大夫後讀其詩而想見其餘烈輒爲
序其所繇如此公功高而不伐幕府上狀逡巡
而不肯應廟堂之上久而有知之者異日彤弓
之錫設鐘鼓而饗之其不敏猶能爲公勒銘於
太華之石

政餘蕪稿序

余初入長安時李臨淮惟寅詩名大噪所交驩
傾東南余方困公車業不能以前矛前也久之
郎計部惟寅老謝賓客而宋西寧忠甫奕奕繼

西樓集

卷十二

八

之余與何公露時時過從諸子侯無不目攝忠
甫矣最後余以郎署久次出視滇學始得黔國
公先是公守滇累建大功勲名甚著而會意有
所不可輒請告以公歸第公爲人方潔所居焚
香而坐其視聲色若染之者旣無他嗜好則日
手一篇側弁而哦不休舍人竊窺之曰公將學
佔俾爲儒生也耶所著爲聲詩壯麗爾雅冲然
盛世之音今所傳政餘蕪稿其一斑也夫公侯
世家雍容饗國不闕雞走馬則蹴踘冶遊爲樂

乃至屈首下帷潛心大業與詩人韻士爭千古之名此其意誠可念也古今所稱不朽非功則言故有志汗馬之勲者快心於狼望之北眺風雅之業者竭精于文藻之場然而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求之作者鮮或兼之臨淮西寧猶不免以文勝若沐公者可謂具體矣公年方四十春秋鼎盛以其餘而肆力於文章吾未見其止也故不辭固陋而爲之序

徐惟和集序

西樓集

卷十二

九

徐惟和之起諸生也余方困公車慕之甚蓋猶未定交云又三年余與惟和偕計報罷始以博士業相切劘然余二人不專持其家言時時稱詩恨相知晚也惟和善譚論好結客風流爾雅人羶附之四方游士稍號能操觚至者輒主惟和惟和亦傾心應之不爲忤惟和既不第度於本業不無少廢而其自喜爲聲詩益甚竟以此沒年纔三十九耳其弟勛葺其詩若文章合刻之而以書抵不佞曰惟和已矣所不朽者則遺

言在維亡兄平生稱契厚者莫如予其所期許以風雅代興者亦莫如予吾子將何以肉惟和之骨而千秋之不佞且讀且泣未嘗不浪浪沾衿也顧不佞何敢當惟和藉令不忘平生之言是誠在我余閩自林鴻王恭輩有名于洪永間海內所稱閩中十子者也歷百餘年而鄭吏部善夫繼之又四十年袁舍人表繼之乃他方之左余閩而持苛論者猶以吏部之寡於情而舍人之窮於變以爲恨今其集具在試取而隱其人之窮於變以爲恨今其集具在試取而隱其

西樓集

卷十二

十

名以附於古之作者吏部之古風不以爲曹劉之參駕乎哉舍人之近體不以爲高岑之雁行乎哉乃惟和稍異是其學無所不窺其於古也無所不濺濯才有所必至則務旁引以盡其才趣有所必合則務根極以窮其趣大抵傳于境而麗于情諧于調而驚於采出入六代之季而始終唐三百年之間句不累篇篇不累格假之以年吾未知其所稅駕矣惟和居恒喜說善夫先生而其化也亦與之同年蒲柳先零豪華都

悲夫惟和又戲謂不佞吾黨苦心百歲後當有鑒賞者顧安得神遊而聽之蓋沒未幾而王生若輒爲梓其集而行世卽耳目所及固知異代之後有尸惟和者矣

皇明十六傳小序

自劉義慶之世說稗官家誦之勿絕大要弔詭之譚風流之餘緒而已然玄宗雅義往往藉之以行於世而貞觀初纂修者遂盡蒐獵以成一代之史蓋藝苑之精言而史局之別派也吾友西樓集

卷十二

十二

江進之雅以論著顯居常慕說古詰纒纒不休暇口則採國史中之奇事可爲法戒者大約彷彿世說之意葺爲十六傳而梓之謂不佞曰秘不易傳也冗不易竟也是編也辟之戎行夫非所謂選鋒也乎哉夫以漢之季也而晉之東卽名德不乏微言具在顧傾覆之餘世道交喪言論風旨亦急切而少衷矣 明德方隆士習醇正善無近名惡無隱隱一二澹辭皆可書而誦此盛世之軌也異日發金匱石室之藏付進之以

筆削之事此其前矛也夫

權楚錄序

自稅使毒楚楚事幾不可支 上更命杜侍中代之一切與民休息民有瘳矣侍中既視事輒上三疏縉紳多稱之李留後將軍爲梓行以風諸卿命而播雷者余惟 上於侍中之疏固不必一一報可卽侍中調停亦未必盡其意之所欲爲而侍中平生所鑒說於名卿大夫者又不待權楚而名始見吾獨喜其所謂內帑減上供

西樓集

卷十二

十二

之稅下臣受孝順之名美哉斯言何其剴切而中窾也侍中故爲 上主藏書好文墨知大體其議論常依名節有俠烈之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由斯以譚信非虛語嗚乎楚爲湯沐之地寔惟帝鄉彼一時也上下皇皇莫必其命勢且瓦解矣一變而今日商安其業民安其居中間更禍爲福如反掌然信安危在所任哉

櫻寧生日艸序

往不佞一遭沈孟威於長安市中而異日之計

其人磊落爽朗奇士也無何而隸事民部則不
佞與孟威同曹懽然爾汝相得矣每與孟威譚
古文詞莫不抵掌而稱先秦之業語甚辨星斗
覆而煙雲流也稍縱而旁及博士家言則又根
極理要齟其截而咀其華孟威之言曰經義一
小技耳王文恪唐中丞至以此而垂不朽學士
誦之勿絕其精足傳聖賢之神而其粗亦足以
發摠其獨見而騁其捷安得盡土苴之詆謂敝
帚無當也又一日而過孟威得孟威所撰著若

西樓集

卷十一

十三

而篇大率多二三君子語矣今縉紳先生習古
文詞則卑卑經生業而訓故之儒童習白紛則
視古文奇字如梵書不可曉乃孟威兼出而見
奇遞建旗鼓令此兩家之士各屈首受功令此
爲難非養盛宜不及此蓋孟威爲孝廉時雅與
焦弱侯先生講性命之學其得雋于南宮也先
生實拔之則求孟威者又在語言文字之外也

題同年公約序

歲在乙酉余同郡舉於鄉者二十二人同出師

門共數年好文酒過從昕夕靡間既後先入仕
南北睽離尺素空緘寸心終鬱起居之音杳然
慶弔之問或闕雖肝膽契分不假寒暄而形跡
參商幾同楚越用朔斯議再申舊盟敢托久要
永垂世講應行條例具載藉中不佞原岳僭題
于首更有刺語且需後期方今二三兄弟宦情
方濃游轍未息台鼎可居旅常斯勒稍待成功
之日白首相看正值引年之時青山未老杖屨
招邀琴尊其適會名真率社曰耆英乃爲同志

西樓集

卷十二

十四

同心有始有卒者耳

題同門送鄒先生冊首序

雲夢鄒先生爲考功時與陳州季先生各以其
經分校禮闈錄楊松年等二十二人旣於事而
竣先生業已轉選曹矣先生一時所建白朝廷
著爲絜令斤斤三尺守之於時弊孔幾絕而會
先生念太宜人春秋高矣輒上書請告當事者
雅重先生章屢格先生愈益堅凡三上而始得
請同門諸生旣不能挽先生行則追送之河之

潛至戀戀不忍別夫先生出處之際非小子所知第以鳳麟之在山澤豈不稱瑞如必郊坵而後奇是雉兔之可豢而畜也故出則鳳舉入則鴻冥先生出處之際意念深矣先生既大造吾儕而生成之一旦決絕猶之免赤子于懷江漢之間徒望台垣斗牛之分虛占紫氣乃各爲歌紀別如左而命不佞綴數語以引其端

張成叔詩集序

逢掖之士往往諱言詩非不能詩也彼其越尊

西樓集

卷十二

十五

俎而治庖見謂無當將屈首受正業斤斤三尺守之有一二慕古者或不勝其奇而染指焉則人爭目攝之何用是豪舉者爲也句章張成叔謂否否道一耳訓故則理境之語也賦頌則情境之用也殊途一致安在其相悖耶蓋成叔於兩家言各極其所主而兼撮其長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句章固多奇而四明寔仙靈窟宅道書所稱丹山赤水洞天上有一百八十峯毓奇鍾淑賀監風流領袖詩家正始其投老乞休猶

勤人主祖道稱詩至今爲藝林盛事今成叔春秋興異日以文章結知主上如季真之遇明皇不難夫非山川之助與成叔制義別有刻此一篇則正始之流出於佔俾之餘者要之技不止此也

嚴氏詩話序

詩話之流莫盛於宋由晚唐而五季間亦有之宋人布侯于杜陵議論爲宗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迨宋之將社也衣冠之裔十九化於腥羶缺

西樓集

卷十二

十六

舌休讎於正聲何有蓋國統垂絕而詩統亦亡矣獨旣閭之間有嚴儀卿者別具心腎寥寥友古稀漢唐而祖初盛慶曆而下禁勿譚從最上乘具正法眼其斯爲先覺也乎哉儀卿之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論詩者未嘗不沐浴其言夫昌穀之爲談也奧而奇元美之爲卮也辯而核元瑞之爲藪也博而麗自三子之書出而嚴氏若左次矣要以功在反正延如綫之脉以俟後人如一葦西來玄風大

豈亦安能竟廢之吾故併其集爲序次而行於世勿謂予閩人知管晏而已

靖州盧氏族譜序

范陽盧氏在北宋稱著姓迄唐不衰其重乃與人主相抗衡欲抑之而不可得今靖州之盧氏不知其所繇始譜自國初由青州而南徙者也蓋以軍功賜爵遂世其官食采而亢宗八世於茲矣夫干霄之木所受蔭者百畝其深根固本歷九曲而入重淵澤地之茵至不知其早晚何

西樓集

卷十二

十七

以故無本故也盧氏之先凡三世而死於王事白溝東昌之功載在盟府其初以良家子起家最後輒加至都指揮使與世襲而總戎父子遂三世統兵夫人臣不難捐七尺之軀爲國家拚土士死鼓將死綏偉哉國士名與骨俱烈此之爲蔭豈特百畝而已哉君子是以知盧氏之後方興而未艾也譜創于閩帥君君居滇久歷著戰功幕府上狀所以推轂之者甚力其人倘儻好文譚兵之暇葺而傳之如此異日者登壇建

節益侈先祖之美而張之盧之重不獨范陽矣譜斷自始封宗法也庶幾無遠胃之謬云

送叅戎李將軍之清浪序

今國家名爲治安無事塞上諸虜海上諸倭皆以次率服惟是西南夷苗時或蠕動負固憑陵跳浪爲梗猶不能不上厓廟堂之憂要以犬羊抵觸可鞭箠使也滇南李將軍生長西陲最熟夷情先是猛酋作難挾奉氏窺伺蒙永將軍佐幕府征之功次未上餘黨繼起於是有所堵

西樓集

卷十二

十八

之役將軍持殘卒不滿千駐順寧城下寇張甚部伍無固志將軍以計馘其魁俘獲無算遂連破十三寨矣堵大定將軍功第一益不佞校士于金齒之間所聞於父老者如此也朝議錄將軍前後功持節護顯陵稱留後矣郢固湯沐之邑寔惟帝鄉舊以列侯居守今特命將軍鎮之此其委寄誠重但承平日久林莽無他虞以將軍才武置之散地識者以爲非宜乃黔中自播平後伏姦猶熾疆界未定議論紛紜當事

者思得威名之將控制之竟以將軍治清浪兵
參大將軍事夫清浪爲貴竹門戶苗夷環山箐
而居兇悍成習閔不畏死日禦人於貨行旅斷
絕欲大創之信非將軍不可其風土荒涼兵衛
單薄將軍卽才武豈能作此無米之炊要以先
聲所震可以奪其魄而制其命不煩兵威守在
四境此於將軍可耳國家報功之典謂何不佞
嘗嘆國家之用人方事之殷也則賢者常見長
至竭汗馬之勞而不得休息及事之緩也則賢
者常見拙投之磽瘠之地使之拂鬱而不能軍
其究至使賢者消耗其雄心而不賢者益自爲
身計又其弊至使卒伍之脂膏盡於主帥之手
而中材之將反轉相倣效而成風是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將軍好文喜士善譚兵其入郢也出
其橐中裝日椎牛饗士爲樂已又斥其餘治臺
榭日結客賦詩說劍爲驩卽清浪之命下于于
然安之絕無困拂不樂就之意余以此益重將
軍將軍往矣黔中彈丸地有陳大將軍開府於

西樓集

卷十二

十九

彼且得將軍左右之慮無不雍容奏功者則推
轂將軍自此始耳

送何尉之武進序

國家弘薪樞之術期於廣收其用以備縣官其
大者爲甲乙科次則歲貢士又次則掾史功曹
鱗介羽毛可綱罟盡矣蓋周官有府史之屬隸
之司徒而漢功曹率以文亡害至大官至我國
家雖稍詘其用而一二穎出者哀然與甲乙科
並稱乃今日益何寥落寡當也彼其耗磨於簿
書間玩愒於歲月循資如積薪待次若累黍甚
者至三四十年而拜一官覲顏吏民上計盡無
復之亦自見其名成亦自見其志效而不知精
已銷亡矣夫國家卽詘若用亦何至別開一途
急其名而緩其實若是也何君伯端少嘗業儒
已棄去習法家言又浮沉冗局無簿書之苦其
人少年伉爽一時交游多文學之士縉紳大夫
無不推轂何君者何君之謁選銓曹容甚都主
銓者固已目攝之及試其文律比精核取成手

西樓集

卷十二

二十

中又老吏不如也輒置高等尋以何君尉武進
矣武進固毘陵一都會財賦所聚東南鉅麗無
逾武進者其民雜五方而居獄訟煩興路當孔
道冠蓋日相屬爲令若尉不遑七箸主銓者謂
何君才足辦試之盤錯耳何君干軋勤慎足以
畢其長又少壯時有餘力不以此爲名成不以
此爲志效要以自致其用以見奇試功異日推
轂君者豈啻爲功曹時也蓋何君之爲功曹也
寔蒞事學官不佞猶稱弟子員雅與君善卽選

西樓集

卷十二

三

部葉朴齋公時爲令君也每見輒稱之曰安得
此快吏然則君往矣一尉固不足以盡君第使
人謂閩有人卽掾史多才不獨甲乙科也不佞
與有榮施矣

送張大夫守嘉興序

代

漢世多循良之治郡守課最率入爲公卿其權
無所不轄而才無所不効故得綜其治行而優
異之明興文法詳而事權稍抑吏治始訕矣今
江南列郡以百計宜莫如浙之東西列郡以十

西樓集

卷十二

三

數計宜莫如嘉興難治此卽漢之潁川渤海恣
睢睥睨恨不得才如黃次公龔少卿者爲之國
家不難破一切以酬其功以余觀於富順張大
夫庶幾其人也大夫之佐司徒治辦有聲曹郎
取受成卽有奇安所用守則專城而居得便宜
從事如囊之錐穎且立見矣嘉興蓋吳越間一
都會其所產絲枲之利足以衣被天下海濱諸
邑魚鹽海錯取之不涸之倉有富厚之名而亦
坐此以自困風俗頽窳冶淫誨盜猾吏姦民左
右爲媮此非潔已率屬凝神勵精又烏能勝其
任而媮快乎次公雖用寬和爲名史言其明察
內敏吏出至不敢舍郵亭姦人去入他郡少卿
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乃躬行儉約期月之間獄
訟止息古所稱良二千石類如此余每見縉紳
先生言故嘉興守萬安劉公之賢以爲明興無
兩者其後劉公卒以才見重至尊顯由斯以譚
明雖不盡緣漢法躡致寵榮久之且積其勞迄
以大用今上益明習吏治修元始五鳳之政

守相有異等者輒加秩或內召爲京堂官大夫
行矣海氛甚惡當事者抱不測之憂憂劉公在
郡則島夷方殲浙得公而衽席之然則大夫功
名方自浙始第令後世傳循吏者以後先嘉興
守取重明吏不遂詘於漢大夫之功大矣

送孫太守之潞安序

先是六卿司屬由甲科起家大率積資至四年
有奇輒得出守大郡會 聖天子厲精圖治久
道成化雅謂二千石專城而居所轄稍廣奈何
西樓集 卷十二

不操刀而使割幸一切之功第令苟且從事其
何以撫元元而體余一人憂勤之意則務重其
資而積閥閱非五六年不遷章屢上屢格若不
得已而姑試焉蓋其慎也漢世綜核之主宜莫
如孝宣其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
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
二千石乎古聖帝明王之盡心民事類如此予
總治大司農則楚孫君以進士高等隸事度支
度孫君前後所以佐余爲理者非一要以敏捷

俊爽勤于其官庶幾漢吏之風久之以曹郎久
次竟出爲潞安守矣夫潞安古上黨之地其俗
勤儉力本都人士折節而務學以君之才具可
不勞而理但山谷阻深逋逃爲梗宗室彌衍供
應寔難孫君主計五年固已錙銖校之 上又
爲之老其才而試之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予
觀地節元康之間朝廷輒選博士諫議大夫通
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而東海太守又以召入爲
右扶風卽君異日以治行聞 上不難効漢法
西樓集 卷十二

以褒寵之然後知 聖天子曩所以慎重而不
輕授者固將以需其成功而大用之也於其行
序以俟之

賀劉直指奏留序

自省方之典不行於是直指使者持斧而四出
考吏治所繇奉璽書而紀綱之在令甲御史行
部卒歲一更要以震疊四方作新其耳目譬若
雷霆迅發不測以爲威何可久也戊戌之秋溫
陵劉公按滇巡歷旣遍所部稱平及瓜代臺章

屢格先是滇數苦兵稅額不足逆曾爲梗蓋五
年三勤王師軍興時乏帑無見錙銖括進奉夷
漢騷然當事者以爲憂夫覈軍實定經制安內
而攘外此皆部所事事也無已則請留御史再
一歲而更疏上輒報可滇之士民以手加額曰
上固未嘗鄙夷吾滇而遐遺之至不難遂借
禁闥之臣而式吾土其穎出者曰固也吾黨小
人饗利則德顧此荒忽者何足以稽我公爲不
佞則謂廟堂誠見萬里之外非小臣所敢知然
私竊度之滇有難一日去公者夫滇非古所稱
荒服也乎哉此未可以中原之治治也黽結之
民束以三尺則憤鬱不堪稍寬之懼慢而無法
斟酌調劑不易其俗時或有所懲勸要以戒百
姓畏其法而樂其便循而習之庶幾至道公之
當留者一滇在封疆之外僻處一隅吏茲土者
各以意爲官爰書不必麗情徵求不必麗法甚
者倚上爲市外見才而內挾詐公廉其狀亟寘
重典以令四封除其蠹賊民以寧息公之當留

者二邊徼夷獯素不奈漢法復苦於一二苛求
者原野之獸能豕畜乎彼計無復之則探丸殺
人時或有之公與大中丞計議輒發輒擒又戒
諭諸帥但取渠魁無窮兵爲也迄於今功成而
夷獯安堵始有生人之樂公之當留者三夫滇
外附富厚之名而中實枵不支邇來礦脉既竭
關征爲暴開采之役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稅歛
無藝而商賈絕不來盈則疲民縮則蜚語入矣
公經畫中欸事事足辦而忠誠惻怛足以感動
其心而使之無不吾聽人但見上下無事嘻嘻
然安之而不知公苦心有未易以告人者於時
微公居間滇幾殆公之當留者四上旣推重公
而又知滇之外腴而中憊非公莫支也故屈於
請代者而銳于請留者蓋寧暫輟拾遺補闕之
臣而不忍遐方有不周之澤上之爲慮深矣
藩臬大夫及諸閭帥則謂否否滇卽多故病在
四肢朝廷之上不可謂無事使公居中決策豈
一手一足之烈哉不是之重而彼之憂此徒治

其標者耳不佞謝主臣不佞爲滇人地何知遠
圖獨計以爲 上念滇不能爲滇久借公公卽
暫留於此行將竣事而報命唯中丞公茂積著
於南坂簡在已久銓衡樞筦匪朝伊夕而公侍
御史閱閱最深卽 上加意西南直以公代陳
公建節而鎮撫之於是始眞爲滇人有滇人幸
甚不佞預以爲賀且爲滇人賀也

賀御史大夫陳公晉秩賜蔭序

西樓集 卷十二 三
今天子加意邊圉尤推轂鎮撫之臣間有軍功

卽賜金贈秩有常式其或拓地廣土是爲社稷
勲則賞延於世傳之子孫勿絕此報功之殊典
人臣之所不幾者也方陳公撫滇之四年順大
之孽作先是奉學據大侯州阻兵拒命其心叵
測而猛廷瑞者與之同惡協力以拒我師聲言
將襲蒙化而扼永昌辭甚誇戾公集文武將吏
問計曰亟發兵誅豎子耳公曰否否此犬羊何
知第以威信諭之當解散無窮兵也而逆酋暴
抗如初於是有丁酉之役遂馘奉學擒猛廷瑞

諸首禍者咸服其辜功狀方上而猛奉餘孽復
糾合兇黨據故地爲逆焰益熾公復集文武故
吏問計曰亟發兵誅豎子耳公曰否否此犬羊
何知第以威信諭之當解散無窮兵也而逆酋
團結如初於是有戊戌之役公旣筭無遺策而
三軍皆發憤爭效死力乃盡覆其巢穴而芟夷
之凡得府一州一安輯流亡六萬有奇俘斬者
二千餘人鹵其象馬器械無筭前後以捷聞
上爲策勲告廟已下巡按御史覆核具奏 上

西樓集

卷十二

三

嘉其功進公秩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蔭一
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白金文綺其餘將吏陞
賚各有差報至所部驩聲如雷于是三老士民
聚族而語曰偉哉公之造吾滇也滇雖用武之
國實困不支在曾包藏禍心無所顧忌非公深
謀勇斷滇以西危矣乃今夷險阻而郡之比於
內地王命浥錫誓帶礪而無窮邊境之民於是
乎知法之必伸與賞之必信也公之烈也公謝
曰此山川社稷之靈余安敢賴 天子之寵材

官介士獵纓而告曰古之將將者率指縱爲功
公運籌帷幄何論制勝千里之外每檄下軍前
無不中窾拔腹心示情素若挾其隱而觸其私
人人感奮而樂爲之用將將將兵公兼之矣猶
然與士人共則公波及也豈士之能公謝曰此
汗馬者之勞余安敢竊諸將校之力藩臬縉紳
引衡而進曰公勞苦功高退然如不出口今茲
功簿踰年所矣顧廟堂之上終不能以議論掩
成功久則議論定而褒賞從之寵之以樞筦予

西樓集

卷十二

二十九

之以世爵卽 天子之所以寵靈公與公之所
以報 天子者抑何其巧於合也公謝曰此二
三大夫之助也余安敢以尺寸而冒 上恩不
佞小子竊嘆曰嗟乎不佞觀詩而得公居功之
心江漢之詩非成周之盛際也乎哉王於召公
告於文人錫山土田而虎拜稽首也曰天子萬
年夫以淮夷旣平式辟四方徼我疆土召公不
自名其功歸之天子陳公逡巡者也肯以此自
多爲而不宰有而不居 上所爲居成功者類

如此不然麓川猶預五等之爵公何讓焉或曰
靖遠有所挾而成功者也故賞格獨異公徒以
赤心結主知何靖遠敢望然則公之功次滇人
能甲乙之封列爵土且有後命矣

賀直指劉公滿考特詔覃恩還臺報命序

直指劉公奉 聖書按滇已於事而竣當報命

上從吏民便留使者又一更歲諸大夫旣修
其事而揚厲之矣公自入境蓋五閱歲于茲度
公之車轍馬足於句町哀牢之間無所不歷

西樓集

卷十二

三十

公之惠澤於烟嵐山菁之處無所不溉濯公之
威稜於黑齒雕題豪右閭左之氓無所不震懼
巡歷載周滇之父老且喜且懼懼滇之不能久
借公也 天子果念公久勞於外召還禁闕於
是 聖政方新思與天下更始惟是拾遺補闕
何可無長慮之臣命下而公亦以歷俸九年上
書報滿矣公爲令時以高第考最其爲御史也
例不得加恩而值 冊立大典得改贈父母如
其官云公旣受代焉首東矣諸藩臬閩帥屬不

依脩祖道之辭爲公賀不佞幸而在事其何敢
無言夫御史名爲天子耳目之司出視行部
得提衡文武大吏而督治之至貴倨矣自兩都
而十三司隸其近者朝發而夕聞遠者旬朔可
覆天行雷厲如臂指之相使何愉快也獨滇去
京師萬里而遙輦下之言旣不盡相同域外之
情形又不盡相信故以滇而視諸方則其難矣
自北司爲政滇乃益億士囂於庠民囂於野威
有所不得伸法有所不得盡主藏者習見其所
西樓集 卷十二 三
入而不問其所出歲額日增誅求益急此之爲
難難之難者也今夫掎擊而霜飛撓蕩而風肅
御史者天吏也顧大剛則折大柔則儆俗或阻
于羈縻法有窮于調劑一切而不知變敗矣公
持其平務歸於至當故其於法不必取深文而
不輕出入於絜令之外其於物不必爲已甚而
不肯枉吾三尺而徇其私故公寬和能使豪者
歸命驚者輸心而公方嚴至使姦猾之吏怵公
之明而不敢肆卽宵小之輩束於公之繩墨而

不盡極其凶威古人爲法家言必正直忠厚爲
本公兼之矣辟之虎狼跳浪安能不繫維調其
情性而殺其怒心則可以馴而擾也藉令強制
而苦縛之母乃激而滋其毒也乎哉夫公之閱
閱至九年而公之巡歷至再公之恩命至他御
史所不能望者而倂得之此於高皇帝法皆
不經見而於公則格若屈而寬於恩恩若縱而
溢於格無亦廟堂之上已熟公之才而悉公
之勞苦故欲積其資而大用之由斯以譚
西樓集 卷十二 三
之注意於公蒸蒸厚也公行矣三事九卿則公
之餘安得如向所稱爲滇人造福得公遂鎮撫
之則滇雖僻遠而虛耗有瘳乎不佞敬以復諸
大夫併以慰二三父老也
賀司先生馳封大行序代
在令甲京朝官三載滿考則晉其階而封其所
生德意甚厚間有資不及格不得封願輟其階
以貶之者封如故蓋國家以孝治天下期於盡
人子之心而極恤下之道故在下者或詘其情

以伸法而在上者或誦其法以伸情夫事有溢於格外而典有出於特恩則人爭艷慕之而況其質行斌斌卓然足術則人之喜稱而樂道者又當何如也予中州有司先生者端方孝友古老之風而自其隸學官時已燁燁有聲一時知名士盡出其門下矣顧偃蹇諸生間以老先生業困一經人謂先生且釋業傲然不屑也嘆曰孰謂司先生竟諸生老哉而大行君少長則日以故業程督之及大行成進士而後喜可知也

西樓集

卷十二

三十三

先生卽苦諸生平然好施予至不吝傾囊而應之大行君旣貴益務爲德傾里閭嘗歲荒富人皆閉糴先生內外屬三百餘人無不待舉火者而其自奉極約布袍魚飧取給而已蓋先生老而慕義愈甚居恒自恨不得一命以畢其所欲爲每戒大行君若無念我惟是一介行李持節臨郡國宣布聖德問民所疾苦無忝稱王人以此遺老人榮施足矣以故大行君奉使屢稱旨得蒙異數而馳封先生實得之庭訓云先生

旣拜上命而同里縉紳大夫樂觀盛典庶幾效一言以壽先生余惟先生爲德於鄉而食報於國卽一命不足爲先生重先生方壯盛大行君日益貴計秩而受寵靈何但一命自今以往先生之慶與年俱新異日者天子脩闕事憲德乞言導先生爲老更陳說善道大約如向所戒大行君者稍廣之以備惇史小子不敏願得載其事而侈談之是爲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理卿序

代

西樓集

卷十二

三十四

大江以西形勝據上游匡廬之鉅麗甲於天下其扶輿鬱渟之氣鬱爲人文惇厚闊達倣儼愷易蓋山川之所醞釀然也當英宗朝周文襄公以重臣鎮撫江南風采赫於一時其所規畫建至于今爲絜令功業具載國史述矣後百年值今上熙洽之會而得中丞周公周公以名進士駁歷中外爲銀臺納言有聲以薦出撫八閩閩且大治二公皆吉產也其勲業聲望大畧相當云聖天子威德遠被天下與于履孟濱

海之民晨出夜歸自適已事而已而太平既久不能無萌孽公奉 璽書入閩廩然抱先事之戒夙夜吐握思所以救寧之者甚具甫下車則召父老問民所疾苦飭吏治覈軍實省刑獄與閩人士休息其治取大體而已去歲永陽弄兵姦民爲之窟穴張皇者不勝躁公以爲民愚無知不足煩斧鉞兵革之下其傷實多第布威信明首從反側當自安坐而籌之不煩一鏃戮其魁民以按堵於時徵公事幾殆會歲復苦旱米湧貴至千錢道路嗷嗷公與郡邑吏計便宜巡行阡陌減田租若干已發所在粟賑貸之又爲喻部中豪母遏糴平其賈所全活者甚衆蓋公視四方利害不啻如其身日求善畫斟酌而調劑之軍門號令嚴重有上書言事條陳失得輒以聞以故處置民間事無弗中窾者閩人士至相與語曰是安得留我公于閩而拊循之爲而天子念公勞苦于外則 制詔主爵者以廷尉召公 命且下閩人士愀然曰閩方倚重公

爲重主爵者獨不爲閩人地乎不佞進口不然海上幸安寧才臣無所事事卽擁旄坐鎮不重濶公廷尉爲 天子主獄者也郡國有大獄所不得之郡國守相而得之監司所不得之監司而得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得之中丞臺治獄御史而得之廷尉廷尉一平反而無疑獄矣所關繫者天下之生死而所持者天下之平此孰與閩事重 天子重封疆則命公而南重三尺法則命公而北胡不可也公所至用寬和治辦精心爲讞庶幾無刑民自是以不寃矣周公之居東而歸也東人歌之九戩之卒章曰是以有袞衣今無以我公歸今無使我心悲今蓋東人不能釋然於公之遺愛者如此公行矣 天子方借公銓衡之地以表率百僚秉鈞持憲雍容端揆之上使天下復見周公之業江以西山川且與榮施焉則公勲名尤在文襄之右哉閩諸孝廉於公有袞衣之愛屬不佞效一言以祖公行不佞耄矣畧志其大者具列爲序

西樓全集卷十二終

西樓集

卷十二

三十一

西樓全集卷十三目錄

序

壽劉太君八十序

壽陳觀察七十序

陳汝大六十序

壽陳中丞六十序

壽陳長君六十序

壽江太恭人七十序

壽郭太君七十序

西樓集

卷十三

壽林母太君序

記

鄢陵令錢公去思碑記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瀾滄江新橋記

新置雲南府學租記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三終

西樓全集卷十三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續重刻

序

壽劉太君八十序

代

有劉居馨者嘗從不佞講學於道山不佞亟賞之因得聞其母之賢甚熟蓋居馨之父曰劉長君少業儒已罷去爲文法吏廉平無害人人稱

西樓集

卷十三

一

其長者而宦不達性又慕義喜任俠交賓客傾一時賢豪竟以是終劉長君之終也遺二子各數歲耳母則日携二子而程督之曰以是藐諸孤受之夫子吾藉手以報地下孺子也才吾惟子之責不才惟子之戾吾以子聽命於天矣會二子稍長則慕義任俠交其賢豪如長公時母至脫簪珥謝純素手理絲枲女紅以佐客供具曰吾以成孺子名以故居馨弱冠試之有司輒屈其偶而丹陽西蜀太倉三督學皆雅負人倫

遽爲之推轂廩於學官矣又數年而舉於

馨之舉也稍後而人以母故爭艷之居馨旣從

其兄率家人稱觴上壽母乃不色喜曰吾幸得

藉手安敢代先君子而食其報哉而居馨當束

裝赴南官則又念母老不欲行母謂孺子母念

吾老吾尚壯恃粥而起卽孺子勉作功名以稱

塞先君之志慰老婦足矣蓋母年八十健走善

飯如少壯每晨興羣從問安否穆然頷之已上

甘脆珍旨人爲進一七箸食竟輒說故微時事

西樓集

卷十三

二

以訓屬子孫曰猶記老婦脫簪珥時狀否色甚莊以爲常於是人謂母之壽固未艾也余不佞竊窺天人之際嘆其合甚巧蓋天未嘗靳人以有餘之福而寡取者承之天未嘗自愛其福善之柄而緩得者迎之懸之數十年之前而照之數十年之後若券而不爽跡母始終之遇不然乎哉母且無恙居馨駁駁向用母御板輿從之時致大官之庖以供母母擁膝下三世祿羣雍容而饗之迨于百歲所謂得全全昌者與讀史

至尹先生之母責其子以善養而不祈禱養每
有概于中夫尹先生之遇誠窮使先生而得時
遇主奉母以萬鍾寧吐之乎然則母之遭視尹
母猶賢矣屬母垂悅之辰諸縉紳願脩酌者之
辭而以不佞之言有當於母遂敬申之

壽陳觀察七十序

天之生人與之以用而不欲盡其用要在養其
淳龐貞固之氣而極其含弘博大之量其用恒
若有餘而其所爲用恒若不足當其用則究而

西樓集

卷十三

三

張之播爲功業若文章往往有不敢盡之意而
當不用則歛而蓄之爲壽考而往往以全收之
蓋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如此也乃
今得之陳觀察先生先生以名進士起家由縣
令高第召爲郎久之出守真定旣以副使治兵
淮陽乞歸省墓未幾復起按察使部廣以東於
是先生未五十也一有不當意輒投劾歸天下
莫不以先生之不得盡其用爲恨先生曰使吾
役役于功名以老異日何以見邴曼容吾欲爲

德乎何處不見奇效志而必當事之爲快也天
旣留先生之用而不能不錫之以難老之福先
生旣不欲盡天地之用又不能終秘之而時出
其緒餘於閭左宗族之間蓋先生歸二十年里
人無不待濡沫者內外屬無不待卵翼者卽有
大役又無不待資費者二十年猶是矣夫松栢
生于高崗庇其下且得美蔭松栢之根益深其
蔭益廣人無不願松栢之壽且華者有之以爲
利故也先生之蔭遠者及四方近者遍九族百

西樓集

卷十三

四

年樹德其利實多自今以往幸乞先生無疆之
身爲邦人造福則先生之用始大矣九月某日
爲先生覽揆之辰其從弟鳴鶴輩命不佞脩辭
以先酌者夫物不用則形全人不用則神完鼎
釜戈鋌歲月而更也敦彝重器歷久遠而如新
先生之在賓筵十二年今且杖于國健走善飯
卽百歲不難有如天子脩憲老之禮以究先生
之用祝嘏在前祝嘏在後斯之爲壽不亦鉅麗
乎哉奈何以一鄉一家爲此拘拘也鳴鶴曰邴

人何知饗其利爲有德吾子之言其以待他日
不佞敬諾

陳汝大六十序

自古稱不朽之業有二脩詞者取令譽煉氣者
取永年顧其嘔心竭智或以奪真宰之巧而壽
不必長若夫全真守一返視收聽足以齋造化
之精矣而文采不必有也乃今屈指道家者言
如道德參同而下往往奇麗膾炙人口又何稱
焉吾友陳女大先生少讀儒書隸博士有聲久

西樓集

卷十三

五

之棄去曰是拘拘者何至濶乃公爲改而從俠
少游縱情聲伎爲一時風流之冠無何復棄去
曰此非名教法也改而從墨客爲文酒會非正
始不譚諸墨客尊之爲祭酒乃女大猶不自得
曰此猶語障也又棄去而講大丹日與諸黃冠
習吐納之法意乃大樂之竟其術若以旦夕可
冲舉者女大雖負玄解平而稱詩不廢亦時時
逐俠少爲樂每大會輒據首坐談笑自如技益
精而神益王朱顏華髮飄飄若神仙中人矣余

不佞爲道家推轂玄元詞家伏膺道德非不朽
之業乎哉玄元旣爲關尹著書騎牛度關不知
所終庶幾與天地齊壽女大專精養性竊比老
彭不朽之業方自此始今僅六十譬如嬰兒顧
女大之業與年遞變今春秋鼎盛安得定稅駕
也女大謝曰吾逃儒入俠逃俠入老似矣乃老
氏所云深藏若虛盛德若愚究歸之于靜篤倘
亦儒者養性之旨與不佞唯唯

壽陳中丞六十序

西樓集

卷十三

六

中丞公之撫滇也有保障功先是西南夷情數
動迄無寧歲當事者旣不知其阨塞與其變動
所繇大兵屢出不能盡要領因循敬護冀旦夕
無事耳滇益不支朝議以爲憂曰是安得忠貞
不貳之臣假以便宜而救寧此彈丸地也而晉
江陳公實奉 特詔起自楚藩中外相慶以爲
得人公旣入滇巡歷咨諏日求所爲安攘計經
畫旣定遂西破緬復猛密盡收三宣六慰之地
築關堡而疆理之拓地千里且戍且屯夷情帖

然滇乃益安公督滇前後可八載公之年且由
艾而耆而上所寵錫以報公者白金文綺無不
下亦且由僉而加副顧公所以拮据求寧者八
載如一日也夫以公之勞苦功高可謂筭無遺
策矣然豈可不謂搖其形而滑其精也乎哉乃
公日調兵食夜治程書羽檄縱橫一夕三四起
烽火警急輟食而從之而神加王也事有不可
爲者隱約而度其宜勢有不能爲者躑躅而伺
其間焦勞獨苦若不得已而後應之而貌加腴
西樓集 卷十三 七
也旁觀者與當局者異心耳食者與目睫者殊
趣謗言間作朝議不能無異同賴 主上神聖
力持之耳及至于今事久而後論定公油油然
安之而意氣加壯也蓋古所稱善兵法垂勲名
而饗有壽考者宜莫如太公望公望八十而載
後車九十而壯鷹揚百年而後賜履布侯於營
丘所謂用而不用不得已而姑試焉者也南山
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
疆由斯以譚天爲邦家生賢則必賜之以無疆

之福公有大造于滇宜食其報天方奉金馬碧
雞爲公湯沐邑不腆南國用作營丘卽由六十
而百歲何讓尚父之烈哉不佞又聞之公行兵
制勝壹稟武侯居恒所敬事而決策首實純陽
先生夫南人俎豆諸葛至今爲烈既越千載而
公繼之異日文武之功成將挾一劍而從呂公
游乘彼白雲而歸帝鄉世俗悠悠又安能窮公
跡矣屬公初度千支始浹諸大夫命不佞修酌
者之辭公久勞於外簡在帝心持衡筦樞且有
西樓集 卷十三 八
後命安國家定四海庶幾社稷之役不佞鄙人
僅得其一隅惡敢緩頰也
壽陳長君六十序 代
往萬曆敦牂之歲不佞被召還京師而玉融陳
孝廉某者以計偕來每挾策而謁不佞不佞私
之乃孝廉時時爲不佞言其父陳長君最後徵
之閩人士乃悉長君高誼也長君父某翁儻儻
負氣大有古烈士之風嘗讀司馬家禮向慕其
爲人每朔望朝其子督教之以爲常翁子率多

業儒而長君獨佐其父拮据治生身爲參伍業稍稍振而會寇警則與兄弟避地閩中諸兄弟事君甚莊而君諄諄無間諸兄弟食指繁一切倚辦君也蓋自君入閩而慕倜儻名益甚凡貧乏者視君如外府無不意飽去者里之待之若而人族指之待卵翼若而人婚而采匪所靳居恒謂人吾安能白首雄刀臺一錢捫之汗出役役爲兒子虞乎蓋

西樓集

卷十三

九

減故產人或笑長君奈何瘠其身爲人利君不屑也曰吾所爲脩業而息之在孺子耳於是君子俱籍名博士有聲而無何其仲者舉於前里人濡沫於君者心旣幸君而又疑君方豪舉是且爲富貴容於車上儼哉君則務爲醇謹衣其褐衣修故業如故卽貧乏者赴君終無不意飽而去也其天性好施如此歲甲申父老上其事有司遞奉明詔褒錫之越明年君以春秋杖于鄉而鄉大夫豪傑三老咸造長君爲壽謂

不佞雅知君而又與孝廉相善也乃走一介行李請于不佞曰幸得一言以備將命不佞非知言者而自昔讀太史公稱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疎兄弟及之陶計且老十九年而始聽子孫息之養生家至傳之則仙然其後無稱矣乃君富而好行其德四方誦義無窮而孝廉與諸文學翩翩頴出以振君未振之緒卽今年方壯盛由六十以及百歲其食報無有已時此孰與陶朱公多古者養老憲德納言紀之惇史如長君者可以憲矣屬公覽揆之且不佞敬以此申之而因報鄉先生父老也

西樓集

卷十三

十

壽江太恭人七十序

當莊皇帝時武林江陽泉先生以僉事按察廣以西諸部學持三尺廩廩一有所不當意輒投劾歸於是海內咸熟先生名而欽其節而最後久之則先生子太守君者由郎署出守福州其風節大類先生而潔廉豈弟循良聲獨著閩人士固已侈其事而咏歌之矣江先生之以節聞

也與守君之名循良吏蓋皆李太恭人佐成之
太恭人居恒稱說先生前者率多鹿門之誼而
其所意授守君爲元元造福則何論雋京兆之
母哉曩太恭人之就養卽舍春秋高矣守君昧
爽候顏色已出坐堂皇察民疾苦而噢咻之退
而具滫瀡奉觴上壽太夫人徐進守君問日所
興除者某事守君一一對爲特進七箸一再舉
觴意殊適也以故守君思孺悅太恭人不可得
則益討間閭之故而銳行之屬早禱雨徒步暴

西樓集

卷十三

十一

烈日中薰其容已又疏諸溝河築斗門時蓄洩
以通水利春作方殷單車行阡陌課耕者推牛
酒勞之父老聚觀至感泣而間左惡少年慄猾
作姦則輒寘之理曰吾不欲爲良民蠹也以其
暇行學宮與博士弟子品隲文藝題其甲乙彬
彬聞人士習守君善政稍推其指由太恭人則
舉手加額祝太恭人長壽會歲庚寅太恭人年
且七十閩人不忘守君之德而願微福於太恭
人屬不佞修辭以命酌者不佞則謂守君五年

於此其善政可指而譚本之於所自出實太恭
人之澤由今以往閩之士得安坐而脩其業閩
之氓得安處而食其土之有百世之後孰非太
恭人之年哉今兩宮在上女德最茂聖天
子以孝治天下雍熙悠久世躋仁壽之域太恭
人際休明之運撫膝下三世禕翟雍容而享之
守君旦夕內召入班九列益張太恭人之德間
致大官之庖與上方桐酒承上餘懽以效太
恭人前夫非所謂吉祥善事者與太恭人其尚

西樓集

卷十三

十二

頗精神愉快其意志以安我守君守君在郡且
庇閩卽守君在朝且大庇閩不佞閩人也幸得
歲歲祝太恭人無恙則所藉手以報守君者哉
壽郭太君七十序代

郭伯子者與不佞同籍孝廉不啻平生懽蓋伯
子之隸學官時已推爲諸生祭酒矣而隱約甚
顧其所交游皆大父行傾一時賢豪長者伯子
交益進名益高而家亦益落與三弱弟守章句
兀如瓠瓜也於是郭太君實稱未亡人日督過

之太君之言曰老婦無所恃賴第地下業有成
言庶幾能自致使老婦得以藉手是在孺子矣
以此持諸孤莊而嚴每夜篝燈熒然諸孤挾一
策左右立琅琅吾伊聲夜漏至二十刻猶不休
少息則跪之庭下數之孺子不力而忘生者竟
忘逝者乎諸孤蒲伏流涕不敢仰視其嚴如此
伯子既舉於鄉則率諸昆弟更起稱壽太君特
爲進一觴曰老婦非敢恃孺子自爲功亦唯是
藉手以報地下耳伯子久困公車而最後謁選

西樓集

卷十三

十三

得山東之曹縣亦以母故則太君年七十矣伯
子幸語不佞養民勉拜一官卽升斗之祿不足
以承母懽幾得大夫一言乃足以承母懽願借
疇昔之誼而邀惠於吾子嗟乎此孝子之心也
世方以鼎鍾謂孝甘旨謂慈以爲非是不足以
望父母之腹夫孝在今名於萬鍾何有蜚英騰
茂幸哉有子如此其懽可知不然卽伯子異日
以治行異等捧徵書入侍見謂貴倨矣藉令無
當於今名雖分大官之庖母禕翟而享之孰若

孝廉時稱觴愉快哉吾獨以太君之賢宜食福
於後天所以緩於報之而嗇於售之固將以續
郭氏之祚而厚錫母也然則伯子之爲壽且有
日矣試以不佞之言效之願太君更爲進一觴

壽林母太君序

林母黃太司徒襄敏公之曾孫也笄而歸於林
是爲肖嚴君君爲諸生時則已燁然有聲矣而
不第有司歸輒發憤下帷達旦也母從旁解曰
君柰何以七尺而徇所不可知者乎無何竟以

西樓集

卷十三

十四

瘁卒母年二十九耳已持其孤絮泣於庭曰吾
何愛旦夕命哉顧此藐諸者受之吾夫埃有建
立時以報地下不然匹婦之諒溝瀆守之計畫
無復之自謂永訣使死者不能慨然釋憾於身
後何以托六尺之孤也蓋是時默卿纔五歲而
其姑陳者又以哭子喪明母且泣且奉姑姑忘
亡矣而家復故貧徒四壁立日以女紅佐孺子
讀伏臘修脯輒取給焉默卿恒言每夜篝燈則
孤挾一冊琅琅佔俾已卒業從容語先君子一

二事至救救淚下云於是都人士咸悉黃太君賢無不願交默卿者會萬曆丙戌則母年五十五而默卿以其先一年與計偕矣屬母初度之日不佞某以年家子從諸賓客後往謁醴酒既具當脩辭以命酌者不佞進曰嬰杵殺身相勸難于立孤母之稱未亡人且三十年存胤子而玉成之食其報若左券夫天道猶水窪則盈之翁或以張屯或以裕以母始終視此不亦媿快乎哉客曰未也默卿博雅嫺辭功名其所自致者此不足母所藉令默卿以經術向用雍容著作之庭間致大官供具稱觴上壽母也禕翟享之福履未央庶幾哉色喜乎客曰未也不佞避席曰紛華鉅麗此世俗所侈談也母三十而孀居間開茶苦以有今日惟是默卿奉母之教振前人之緒卓然樹立于時幸哉有子如此蜚英騰茂貽父母令名則母所藉以報于肖巖君者是所稱完節也以是爲壽可乎哉請以此而聽命閣人

記

鄢陵令錢公去思碑記

代

今侍御錢公初令鄢陵以循良著公旣徵邑人誦之勿絕當錢公被召時不佞寔在田間不佞陳人與公所部相聞也公去其邑之三年而不佞亦起家史局守故官鄢陵父老孺慕公如一日謀所以識不忘者則相與尸祝之業有成事輒走一介之京師徵不佞之文勒之石以示永永其言曰鄢爲中州巖邑隸于都會地瘠而民貧辟如蝸濡動則立槁公初下車早魃爲政公徒步露禱暴烈日中輒禱輒應歲以有秋於是流移者多疫且作公爲之醫許昌之民是以太和其治獄尤稱神明要於解散之而止一切贖鍰盡蠲之曰吾不忍傳爰書而假篋楚剝民財也每入觀凡道里費皆取辦於家約勅胥史不得受一錢其正身率下如此時時廣厲學官簡諸博士弟子而程督之爲題其甲乙無不彬彬頓化者日坐堂皇延見長老問民所疾苦退卽

疏之求善後之策無憾而後卽安蓋五年如是矣故公在則民怙之公去則民懷之余鄙又安能旦夕忘公也嗟乎舉世方務赫赫名以邀上而賈寵朝報政而夕奏功於善後何有卽其蠹悍武健稱愉快矣月計有餘歲計不足將焉用之乃公徐徐于于與民休息事上必以道拊下必以情安靜之吏惴惴無華去後見思是謂遺愛蓋不佞曩在田間所耳濡目染者大率如鄔父老語矣班史紀循吏每嘖嘖於文翁朱仲卿西樓集 卷十三 十七

有餘思焉考其治行不過仁愛好教化廉平不苟以愛利爲行如是而已乃文翁在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不絕而仲卿至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也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公今爲天子近臣膏澤所及何論一邑惟是鄙人無知饗其利者爲有德卽公異日善政遍四方則鄔陵爲之兆不佞所願効一言而因以報二三父老也公名夢得字 爲浙之桐鄉人不佞同榜進士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高皇帝之平滇南也蓋實以重兵臨之于是草荆未遑講馬上之業費孽時作無歲不動王師經理既定始圖久安之策郡縣茶置漸以俎豆代干戈久之滇乃益治文風且振椎髻之民率襲冠裳登其賢能而賓興之壹視中土翩翩乎明德遠矣而路南故隸潯江自成化間始改設流官地絕僻什一依山菁而居閔不知學其賴者稍通章句籍博士往往寄他庠厥後益多道經路南稍跋涉書生苦之而山箐之民竟不識衣冠作何狀則何繇顧化越人被髮視章甫猶弁髦何以故不習故也卽引而置之通邑大都文物從容赤面而走耳萬曆丙申鍾君應麟來守是邦圖之三老咸以爲建學便上其議於視學使者兩臺疏請于 朝得報可越辛丑而竣不佞受成焉凡所創建者曰大成殿曰明倫堂皆五楹曰尊經閣曰敬箴碑亭曰啓聖祠曰文昌祠曰鄉賢祠曰名宦祠皆三楹泮水戟門齋

舍衙廡莫不備具蔚然鉅麗之觀矣今守史君
載德幸而語之曰是諸大夫寵靈而載德藉手
以告成事者也願使君勒石紀之夫古造士之
法則莫詳于成周考成周之所爲學者其名曰
庠而釋之曰庠者養也養也者作其孝弟忠信
之心銷其暴戾恣睢之習六禮三物皆此志也
辟之養木者然置之於深山大澤無斧斤之擾
至於于霄然後以備明堂之用此寧可以歲月
冀効哉 高皇帝養士二百餘年其法稟之成

西樓集

卷十三

十九

周而其要乃在伸士之氣而培其節夫士之氣
不扶則抑士之節不植則墮廟堂之上威欲行
於逢掖之細何求而不得母寧自屈而伸之凡
以培倫常而明紀綱使之有所維持而不壞古
聖王所爲長治久安之術其率用此邇者利孔
既開盡山澤而錮之卽學宮不免焉遂至右鹽
鐵之義而左文學之說薄其所謂養者而重其
所謂罰者士之氣節幾抑鬱而不得伸彼都人
士且儼然依於夫子之教而凜然習于 高皇

帝之約束堅持孝悌忠信之心而盡誅暴戾恣
睢之氣夫以荒服反覆之國易動難安曩日金
革所不能縻者而今以非道加之猶不易其素
此無他教之所懷上之所作也史言文翁守蜀
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
小吏開敏者新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人士
化之比齊魯焉今士生右文之世不出戶而得
師何論漢德故被服聖教則爲良士沐浴聖化
則爲良民母自卑其氣母自賤其節以用夏變

西樓集

卷十三

二十

夷較然不負其所學則豈惟諸大夫藉以榮施
不佞視學如此有厚幸矣鍾君內江人史君潛
山人前後守潞江者王君祿兆卽墨人程君子
侃休寧人皆與有勞者其經費則二刺史捐俸
爲大役先而庶官羣弟子亦樂助其成云

瀾滄江新橋記

由永昌北出九十里而近有山曰羅氓其下爲
瀾滄江考之漢志有瀾津之歌楊太史用修曰
源出吐蕃嵯和深廣莫測兩岸飛嶂插天不啻

千尺岍陡水悍不可方舟其上架飛梁爲橋舊
矣通修通燬其詳不得而聞猛酋作難一烈而
焚之主者竭力修建蓋募衆緣而成無何蒲夷
再叛大中丞陳公命率統偏師勦之兵憲杜公
監其軍賊飛走路絕計無所出夜潛出燒橋欲
以斷饗道而困永昌一夜盡爲灰燼惟茲瀾滄
在郡治爲咽喉此北走滇雲道也辟如人心然
扼其吭則手痺矣公曰賊敢憑陵罪在不赦當
滅此而後朝食於是亟檄郡守期不日而告成

西樓集

卷十三

三

功而前募建時頗有贏鐵度不足則捐俸爲大
役先巡憲張公割廩餘佐之二三守相及縉紳
三老亦各樂助其成經始於春二月而畢役於
夏六月矯若長虹翩如半月力將岍爭勢與空
闔利涉之功於是爲大矣守華君勒石于江上
用示永永則以杜公之使命不佞紀之方春之
暮也不佞以校士來茲江春水始漲舟楫大有
戒心今幸親諸役安敢以不文辭也夫徒杠輿
梁則王政所有事又司險知山川之阻而達其

道路古之行師者亦率用此漢趙營平奏治湟
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
域威行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前史以爲美譚
而魏崔亮治渭水獲巨木數十章取而橋之百
姓以爲便至目之曰崔公橋蓋濟人利物知爲
政者矣況在禦侮是惟要害之區困獸猶鬪何
所不至跋胡疋尾將狼顧不遑前矛慮無若臂
指之相使則茲橋胡可緩也初賊燒橋勢猖獗
徽幕府以爲憂謂賊且困蝦臂何足以當車轍

西樓集

卷十三

三

乃懸重賞而構之督戰益急賊窮竟縛其魁殲
艾殆盡蓋賊平而橋亦告竣是舉不煩莞庫之
士民無告勞財無過費垂永利而足軍興此之
爲功卽趙營平崔雍州無能爲役矣今天下之
津梁稱巨麗者宜莫如吾閩之萬安顧所繇不
朽則以蔡君謨之文君謨不嫌自序其績而公
乃藉於芻蕘之言將毋令茲橋以公重也而以
不佞之文輕乎哉公名華先冠縣人張公名堯
臣內江人華守名存禮興國人而郡司馬鮑

萬戶侯世賢皆爲恤法得並書云

新置雲南府學租記

滇中諸郡邑率有學田計所入僅僅什八爲猾胥乾沒徒具額耳此轍中耐者安所得升斗之水而活之先是臨川黃君廷寶以僉事巡昆明部中積罰金若干已改治兵爲視學其籍具在曰是羨物也而有便計吾以金易粟春而散之秋而歛之藏收其仂而不取盈我則不費而千家可無饑夫母行則不蠹子約則易輸十年之

西樓集

卷十三

三

濟且益廣乃句校會計得粟千石立爲經制貯于衛庾縣大夫總其事名之曰小惠君之意若竊比於乘輿之濟云耳行之一年滇人大以爲便久之黃君遷去守者緣爲姦利市猾逋負者不肯輸官或輸而守者蝕之不以告於是代黃君爲漳浦劉君廷蕙極核之半已爲鼠雀耗矣無已則簡其三之一令之變鑼以佐軍興封其餘以備歲又一年而不佞承乏滇乃大稷四方遏糴無所出民間嗷嗷有稱貸者爲下所司料

之額益詰問之則曰此積逋也而前所稱佐軍

與者縣吏實匿其書未及上且瓜分者蠶食之矣余聞恚甚檄李官孫君治之引繩批根始得姦匿狀比之嚴闕三月僅完其舊他流移不能償者悉赦之諸豪惡吏論戍有差計得金六百七十兩其充餉者如故實在者四百有奇不佞嘆曰法有美而不行政或久而滋弊當黃公荆義時何異古之常平乃在事者秦越委之徒以望姦人之腹善始者不必善終固非虛語雅聞

西樓集

卷十三

三

滇士無恒產往往食貧藉令急黔首而緩青衿謂知務何且民夥而士寡夥則難及寡則易徇與其博施而不足毋寧近取而有餘余辨此矣行求得市舍一區索價四百兩而贏度不足則益以他租充之歲徵租四十金而縮儲郡帑以待貧士不佞所爲此者要以終黃君之惠而爲都人士升斗之潤矣旣成恐復有如向者乾沒也輒爲記其始末使後人有考焉孫君名台儼橋人才而敏今知和曲州

西樓全集卷十三終

西樓集

卷十三

二十五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四

傳

鄭繼之先生傳

徐子瞻令君傳

王叔魯傳

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小峯李公墓誌銘

陝西按察司副使魯峯劉公墓誌銘

明安遠侯元配李夫人墓誌銘

西樓集

卷十四

一

處士東郭徐公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昌黎令封文林郎陳公暨配封孺人段氏

合葬墓誌銘

貴州左方伯麓池郭公墓誌銘

張隱君暨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陳卿仲墓誌銘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四終

西樓全集卷十四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續重刻

傳

鄭繼之先生傳

明文章至弘治而一變於是作者百數十家而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吳徐禎卿及吾閩鄭善夫先生最著先生字繼之別號少谷山人而

西樓集

卷十四

自其初生太夫人夢日墮於懷吞之遂有身先生幼負奇質髫髻隸學官則已厭薄一切經生言學爲古文詞有聲矣二十舉於鄉明年爲弘治乙丑遂成進士而何景明寔直中書相得驪甚益切劘爲古文詞已亳州薛蕙黃州王廷陳吳郡顧璘三衢方豪東平殷雲霄皆一時知名士後先至咸折節而交先生文酒過從靡間也毅皇帝初先生猶在選人纂修蘇松常鎮寶錄成隨丁內艱積六年授戶部廣西司主事出

權許墅關譏闢有法著爲潔令是時中貴人方

用事亂朝政先生鬱鬱不自得竟移病滿三月

上書請告歸歸則築少谷草堂於鰲峰顏其亭

曰遲清以見志交與鮮絕守令千旄往候顏色

先生以一童子支剝啄終無所造請諸公愈益

賢之正德十三年先生病良已起補禮部祠祭

司主事守員外郎滿三載考贈父母如其官嘗

奏改曆元事宜語甚核詳經濟錄中毅皇帝

之末年儲位久虛逆藩素蓄異謀嬖人江彬及

西樓集

卷十四

二

諸中貴人相左右爲姦諸曹郎黃鵬等以諫止南巡語侵彬彬大恨矯旨杖闕下有死者先生不勝憤挾舒芬張衍慶復上疏切諫彬益怒罰跪午門已杖三十幸不死當先生罰跪時猶草疏數千言納懷中言所以不當出狀謂方豪曰死則上之無何而駕發先生詫曰已矣無所容吾言矣彼地下者其以余牖下非夫哉遂再請告歸山人孫一元故與先生契分不薄先生歸一元且死則間道之茗溪哭之爲經紀其

喪浙東饒佳山水洞天石室多仙靈壑宅如
穴天姥蘭亭雁宕之屬慮無不受杖屨者嘗雪
中遊天台褐衣筍輿吟趣甚適時顧璘方守天
台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也亟使人邀之爲盤桓
竟月無何歸閩有終焉之志先生故居南湖去
郡城五十里而遙地稍勝先生與一二曹偶如
林鉞侍御傅汝舟高濂二山人日觴咏其中而
守君汪文盛者時時屏駒從從之先生爲具
器食濁醪數斗佐以杞菊汪轟飲至醉也嘉靖

西樓集

卷十四

三

改元先生用薦起爲南京刑部郎中尋改吏部
行至建寧遊武夷山大風雪爲寒所中竟游歸
病遂徂抵家二日而歿年三十九耳病亟猶手
書鄭重以遺文託高傳二子而後瞑目死之日
紫氣勃勃不散蓋先生客天台嘗語華玉明年
海上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人以其語驗云
先生爲文章泚筆立成渾雄蒼老大抵出入諸
子而本之六經其詩以氣格爲主以悲壯爲宗
古詩樂府沿漢魏下及六朝歌行近體抵掌少

陵絕句翩翩有青芝之致書法尤入神真行對
酌聖教狂草奔放縱橫爛熳顛素而下弗論也
間又創意點染花草叢篠怪石得象外趣然絕
不名其業以此人亦鮮知者嘗一晤王文成於
毘陵慨然有味乎性命之學則從湛氏得其緒
而力行之功取專詣非獨立門戶而已先生每
言經生局迹蟬緩其衣多文辭而鮮實効何益
於殿最乎居恒取國家掌故講其廢置所繇及
利害甚哲每郡邑有大政先生輒爲決策務中

西樓集

卷十四

四

機宜其所莊事者莆陽林俊司空林雅推轂之
謂有太臣之器厄於年而不得售惜也林武又
言先生篤於內行婚嫁七弟妹羔雁筐篚無不
自其手指出者壻母屬二十餘喪皆假貸於子
錢家其厚如此汪守君既壻先生於梅亭已編
定其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而子通經世要談軼
不傳鄧原岳曰余小子與鄭先生不相及而於
先生外孫林學憲道茂許觀先生像髯而都若
神仙云其集今盛行世有知者或乃謂時非天

賢位靡拾遺以無疾呻吟爲先生病夫明正德於唐天寶安取低昂哉而欲呻吟者之必廢歌也惟王元美評其詩如黃河水稜待杜之骨庶幾實錄云

徐子瞻令君傳

往惟和之入燕也與不佞好爲約吾挾駿骨爲爾先驅至則會荆軻市中期擊筑爲信不佞敬諾蓋惟和行月餘不佞始發及不佞抵闕下尋惟和於酒人羣則徐先生函問且至惟和徑

西樓集

卷十四

五

歸矣不佞舉酒酹地南嚮哭失聲久之不佞還呈先生既祥惟和弟惟起復走吳謁顧道行王百谷二先生爲表若銘歸而屬不佞爲之傳曰不腆先令之骨實藉此以不朽不佞哀而許之徐先生名梲子瞻其字號相坡居士閩中人也徐先世受賈先生始以逢掖起家凡再爲文學掌故以至令尹先生束髮讀易則從舒紹安御史游御史門牆稍峻每橫經弟子無敢亢者先生一再發難輒踞其上舒大屈謂徐卿嶽嶽欲

折吾角邪其年隸學官遂既廩於是貴谿江干順錢塘田叔禾後先督學名能知人爲先生推轂甚力然終不第嘉靖乙丑僅以貢上春官蓋先生屢困省試其文從容醞藉皆根極理窟倉卒若不能詳及被放後則又無不爲徐生申恨者先生謁選得江西南安訓導而守南安者爲林允中與先生筆硯交先生自公庭延接外絕不宥私覲崇義缺今臺檄先生攝先生謝不往也諸生張某赴他郡歲試貧不能具資斧至

西樓集

卷十四

六

其子以行先生爲出橐中裝贖還之其守正尚義多類此滿三歲遷廣東茂名教諭守功令如初先生爲人介而和所至身自督課以士行相切劘故諸生每憚其嚴然婉曲情至絕無他腸士以此歸之而當道者久亦廉其賢而爲之延譽竟以薦擢江西永寧令云先生雅不習爲吏又惡聞筆楚聲嘗取唐人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二語榜之座右永寧租庸歲三千緡耳又多逋負令坐此奪俸先生謂民色如

菜寧忍割其脂膏令立槁乎終不加一簞或謂
徐令弱不任事先生嘆曰吾有去吾官耳吾不
欲以繭絲易五斗也遂投劾歸先是吉州張守
君雅知先生屢匿其牒弗以聞至是張以考績
行乃得請先生之在邑也無赫赫功其去也百
姓思之謂徐侯長者即先生可知矣既歸買宅
鰲峰之麓雲山四封幽寂可憇植花木百十種
手自剪剔妙得其候每花時佳客過從出濁醪
相對煮笋燒藿雅歌留連客未醉主人已頽然

西樓集

卷十四

七

客散去不知也先生雖逃於酒乎內行尤淳備
少事父母以孝聞伯兄無子嫂趙老而盲先生
母養之所得俸錢歲分給與諸兄弟隨手盡其
學自六經子史以至稗官小說無所不漁獵三
爵之後篇什間作要以寫其所自得而止不求
工也先生素強無疾其視履飲食不減少壯俄
得病遂卒春秋七十九矣屬纊之時語賓客曰
人生駒隙耳其將化也無論富貴功名如夢如
幻即此四大歸之泡影奈何以幻化之軀久視

息於世間也賓客相顧嘆息是安得達者之言
而稱之先生所著有徐令集周易通解養生纂
要藏於家三子燭燭標皆負雋才燭即惟和籍
孝廉燭名布衣俱能詩與不佞同社

鄧原岳曰人謂先生治邑如陽道州勇退如陶
彭澤任達如王無功篤行如繆羊令庶幾近之
余獨怪先生口不談莊老其臨化之言一何懸
解也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
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西樓集

卷十四

八

王叔魯傳

王叔魯者閩人先名元字學曾改今名更字少
文云其先故多顯者曾祖士昭以名進士爲叅
政有聲叔魯之爲兒時不好弄五歲就外傳日
記千言七歲工聲偶每客至命之屬對行觴輒
應聲而就客大喜無不爲飲至醉者而葉兆中
太守尤奇愛之謂其父亨仲是兒了了且大而
宗十二學書摹倣聖教十得其六七八隸學
官於是楚黃耿子健先生寔收之拔置高等叔

魯雅不喜博士業所爲制義若不經意得者然
老文學讀之至咋舌嘆曰安得作爾馨語一二
曹偶爭願交叔魯矣已從徐燧兄弟游燧兄弟
善詩則叔魯亦善詩其從父崑仲善繪事則叔
魯亦自以其意作山水寫生出其表也又時製
占印章鐫刻精妙卽名其家者皆愧恨以爲不
及其人王立英英獨照於人交恂恂如也口不
挂臧否而引大義責人有古烈士之風性尤篤
孝侍母疾竟病不解帶居喪擗踊絕而復甦每
號慟路人爲之酸鼻父坐此不更娶鰥居終身
家故貧環堵而居叔魯于于安之焚香燕坐左
右圖書數卷佳客過從揮麈而譚仙釋之緒纒
纒不休居恒善病貌癯然不勝衣又性好客朝
夕應接常若不及父始禁其往來而叔魯已坐
羸疾不可爲矣方叔魯病時而從林氏學養生
家言終日兀坐習吐納之法不大驗日就尪瘠
叔魯亦自知其必死賓客問疾譚吐如平時忽
一日語其父曰父幸自愛兒去矣擊木魚數聲

西樓集

卷十四

九

而逝年僅二十未有室也卒之日弔客雲集皆
行哭失聲同時而哀輓者二十餘人不佞自長
安歸叔魯已臥病故余不得交叔魯及讀徐燧
哀辭而憐之更爲之慟夫叔魯一少年而負盛
名奪造化所忌古稱丈夫蘭摧玉折悲夫

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小峰李公墓誌銘代

西樓集

卷十四

十

萬曆戊戌夏四月二日少司馬小峰李公卒於
家越明年將襄大事李公與不佞同榜兄弟相
善也公子錦衣燦陽以窀穸之事來告謹爲列
其大者勒而藏之幽按狀公諱松字某別號
小峰家世霸州大城人祖祥有隱德父淮以歲
貢爲鄆陵簿邑人至今思之俱累贈通議大夫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皆以公遼
左功母歐氏累贈淑人是生公公纔五歲而歐
淑人見背其繼者爲王太淑人保護甚至鄆陵
公素奇公語太淑人曰孺子也才母爲他兒所
涖吾當自程督之耳以故公經術一切取諸庭

訓無他師稍集諸生則諸博士家業已心攝之矣戊午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於是鄢陵公已不逮養公泣曰吾父辛苦一經不得售兒幸薄售乃三釜之饗不以養而以祭何以稱圖報哉初受得歸安縣持節甚苦以愛惠得民心獨請託不行卽權貴家以事居間公集氣待之不爲禮以此諸權貴家不能無恨公爭媒孽其短幸直指龐公尚鵬力救之得解然竟坐此左遷爲鄧州判官居無何擢滕縣苦節如初已擢工部虞衡司主事調兵部武選司進車駕司員外遂出爲遼東兵備僉事時虜數躡遼左鎮城空虛滋不支公至周視形勝規畫便宜拓紅螺山爲內地鑿山築邊牆遙接山海關連亘八十餘里曰此遼數世利也牆旣成邊人始有固志累陞叅議副使叅政按察使至右布政俱照舊管事遂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公在遼十二年與虜百十戰斬馘五千八百餘級最後大虜挾五萬騎犯

塞公召諸部先期薄之諸將皆謂虜勢張不宜輕出戰不利懼喪全師公曰虜勢張吾不出且逼廣寧吾先自敗遂率勁兵夜馳九十里與虜遇且戰且前虜見師銳退避數舍相持竟日虜無所掠饑甚遁去朝議積公前後功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蔭一子國子生予告命已又加兵部左侍郎以繼母喪歸遂不起公性篤孝事繼母王太淑人如所生居父喪幾至滅性自爲孝廉時好賑人之窮每稱貸以備緩急人或謂公公去諸生幾何而務博濟爲也公笑而不答家居置義田三百畝收其租入付族長老籍掌之卽族人婚嫁羔雁葬葬棺槨率視公爲外府矣公配裴氏累封淑人男子三長卽燦陽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婦段氏次燦陽錦衣衛正千戶婦溫氏次燦陽國子生婦紀氏則側室羅氏出孫男二長培寅次培貞女六孫女二公生於嘉靖乙酉年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葬于某山公守遼最久功亦最大公去遼遼益坐

因夫遼陽京師左臂國家倚爲安危疆場之吏
非久任無以責成功卽李公可觀矣是宜銘銘
曰士初仕試爲令蹶而興氣益振東方之事爾
爲政鑒閭山高莽相映瀚海茫茫淨如鏡和連
起冢功堪竝千百餘年積餘慶

陝西按察司副使曾峰劉公墓誌銘

代

憲副劉公嘉隆間名進士由法曹起家積至今
官以老致仕歸歸十餘年始卒余里居久雅信
公之爲人公喪旣除其子繼祧將襄大事不遠

西樓集

卷十四

十三

千里來徵余銘以余論公庶幾循良質行君子
也邑有耆舊卽後死者安敢以不文辭按狀公
諱宗岱字伯東號曾峰其先棗強人也國初有
效忠者徙歷城因家焉凡若干傳而爲贈公最
以明經爲鄭州學正諸生嚴憚之是爲公父贈
公娶牛安人不宜子公與弟某皆出側室茹太
安人公生四歲而孤二母遞襁褓之抱影窮廬
更相爲命矣公稍知學日誦不倦讀贈公遺書每
達旦不休業已成兄弟皆隸博士二母喜相慰

西樓集

卷十四

十四

也兄幸俱縫掖吾襁褓不爲勞無何弟某與其
婦皆卒牛安人亦幼茹太安人泣語公吾二寡
母辛苦持二孤相繼淪謝吾母子孑然兩身耳
何以報死者地下乎公亦頓首流涕於時公學
益進文日益有名周與泉先生築白鶴書院以
招來學公以高第往諸生折節下之嘉靖壬子
公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時人爲公大器固當晚
成一第不足溷乃公也公初授爲河南府推官
號能執法伊庶人淫虐日操守令短長旣伺公
無所得心怵公而忌公者反構公爲伊黨造蜚
語中之幾不免會南海龐中丞疏薦力甚事得
寢已擢戶部主事督代州倉所建白悉中機宜
一日虜犯朔川督臣主車戰失利卒大潰主者
惡其彰也縛二逃卒欲誅之公謂督臣潰卒尚
未盡歸今僂此柰反側何督臣固信公遂釋不
誅公治賊也而知兵如此邪在鎮滿考改員外
郎得封贈如令甲差竣轉郎中而六安之命下
矣公之謫也猶以蜚語故久之公議益白稍擢

沁州知州量移廣平府同知所至興學校修城
堡去輒見思尋擢南京戶部員外郎調兵部武
庫司郎中出爲山西僉事分部河東蓋兵備也
公在河東多保障功三年陞浙江叅議以入賀
行遂陞陝西按察副使太安人且八十矣公宦
遊四方太安人率御板輿從之最後一病垂殆
公乘間請曰母春秋高兒備員外臺官不薄願
奉母歸故廬母匏繫爲也遂乞終養既家居益
爲色養太安人喜施予務中其懽內外族貧者

西樓集

卷十四

十五

待公而後舉火羔雁資斧棺槨布絮人劑而給
之家人以爲言公謝曰此太安人指也太安人
沒時公已老猶孺慕不衰人以爲難晚治別業
於湖南觴咏自適賓客過從流連日暮蓋自是
不問外事矣所著有漁樂潭言多微詞公素強
偶抱末疾迄不起則丙申八月二十四日卯時
距生辛巳十二月十九日戌時春秋七十有六
配呂氏封安人處士詢女側室楊氏李氏呂氏
李氏皆前公卒子一季出卽繼祧娶陳氏南京

工部郎中可大女女二俱楊出一適潘鳳翼教
授子震子一適許恒長史邦材子卽李于鱗集
中所稱殿卿者也繼祧將以今年十一月四日
薨公於濟東新兆而以二母祔銘曰藐藐諸孤
孰翼之成煢煢寡嫠發執遺之榮快若健鶻不隕
其名逸如冥鴻益葆其精歷下之山鬱鬱佳城
余爲爾銘嗚呼此賢大夫之塋

明安遠侯元配李夫人墓誌銘代

安遠柳侯元配李夫人薨于京師年纔三十將

西樓集

卷十四

十六

歸葬南都而丐焦弱侯太史狀徵不佞爲之誌
若銘李夫人者太保臨淮侯女也臨淮爲先太
師門下士與不佞通家契好則不佞安敢辭按
狀李氏之先出隴西始祖曹國公尚 高廟姊
大長公主主蚤殂 高廟憐之恩賜獨厚再傳
爲岐陽武靖王則所稱開國元勳歿而祀于
大廟者也 肅皇帝時盱山公出鎮三楚臨淮
子舍間實生夫人夫人幼而端凝穎敏數歲已
通孝經列女傳諸書及笄歸于柳侯家人竊議

是貴人女不必嫺於內則而夫人人事姑更甚恭
旦暮上食唯謹至出嫁時裝買田若干畝爲供
具太夫人安之於是侯第尚壯未有室侯以爲
言輒出私橐爲之納婦其賢而知禮皆此類也
居嘗勸侯讀書習騎射與學士大夫游奈何從
諸子侯鬪鷄蹴鞠自鄙薄爲侯深領之賢豪造
請不避寒暑所結交盡大父行知名士矣侯襲
封可四月而夫人病病卒不起疾亟猶勅女媼
勿令太夫人知母以新婦故傷病者心蓋太夫
人時亦寢疾且阼危云夫人生於嘉靖乙丑七
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甲午正月十日葬于南
都天關山之祖塋 高廟所賜地也銘曰赫赫
侯門厥有姬姜爾年不售爾德則良天關若堂
奕世而昌

處士東郭徐公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東郭徐公之葬也在楓木之原其子孝廉仕檀
謁徐司勳狀而來請曰先塋之封二十有五年
矣而銘石尚虛惟是不孝無似不能加尺寸于

先隱君也無已則願勒一言于墓門死且不朽
余哀而許之公諱滙字宗達別號東郭先生其
先有幸隆者爲宋河南節度使與金人戰死子
大典以蔭爲衢州守非常山遂家焉數十傳而
爲公父味山翁有隱德爲鄉大賓味山翁年四
十而生公少習博士業有聲一旦棄去拮据治
生中年乃益饒公旣以身起家而諸弟方宦游
一切倚辦公也或以爲言公曰但得承膝下歡
此錙銖何有蓋味山翁晚益康豫喜公爲能子
矣已以其間初宗祠置祀田若干畝歲時合族
訓以大義族人化之内外屬以緩急告者未嘗
以無爲解有不平輒不之公府幸得公居間立
解其爲鄉人所重如此公諸子皆隸學官所以
督責之者不獨爲名高於是姚江錢緒山先生
得王文成之傳講學於武林公遣諸子從之游
語之曰此學者第一義也諸子稟公之教率尚
躬行郡邑守相每下車聞公名咸折節下公尊
爲祭酒每當蜡賓欲致公爲重公固謝不往也

晚年築一室於郊引泉種樹爲游息之所顏其堂曰師古人謂公出入不悖人倫卽不拘繩墨而闇與之合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公生于正德庚午八月七日卒于隆慶十月二日年六十一娶鄭氏爲給事鄭公林孫女和順孝敬實稱內助大抵公所爲德于鄉孺人多贊成之生于正德丁卯閏正月七日卒于萬曆庚辰四月二日年七十有四子三長卽仕櫟次仕棻爲連江丞次仕陞爲郡學生孫男六孺人之卒也後公十餘年祔葬於公禮也是爲銘銘曰謂公隱邪爲政于鄉謂素封邪示我周行有美碩人君子偕藏石室旣封百世其昌

昌黎令封文林郎陳公暨配封孺人段氏合葬墓誌銘

余聞齊魯多循吏蓋陳公其一云公名良輔字鳴治別號念齋御史勗之父也世爲齊之莒父人代有聞者公父真爲文學有聲母曰崔孺人媿公髮未燥則已失怙恃矣文學病革則持公

襁褓中泣曰而父竟以逢掖終他日成吾志者孺子也公雖幼已心識之舞勺而通博士業終日守一編側首吟哦群兒踴之如弗聞也者二十隸學官試每屈其偶嘉靖丙午舉明經試南宮不第至庚戌危見收矣亡其策格弗錄自是而五上皆報罷嘆曰此亦儻來者安能繫此而匏瓠爲乃謁選得其定之靈壽士民安之可一年而調繁改昌黎昌黎城惡山水漲圯其北隅虜倭至居民皇皇公戒嚴誓以死守虜衆薄而攻旦暮且下公念北隅缺益厚集旗幟設木柵拒之虜疑有伏不敢進相持三晝夜度不能破乃引去於是微公事幾殆初入犯時民爭出城避寇城且空公馳至北門過走者具言城可守狀民稍稍來歸而備兵使者中訛言謂公無固志坐是得論勘人方爲公不平而公竟倦遊拂衣歸矣旣歸不問外事益務爲德於鄉歲租入輒隨手盡邑有大役捐資爲士民先士民化之時御史君已多貴徵公程督甚厲萬曆癸酉御

史君舉省試第一人十年而成進士公喜可知也吾庶幾藉吾子以見吾父及御史君令襄陵公所以語襄陵令者如治昌黎御史君奉命唯謹三載考績封公如令甲公笑曰吾爲循吏孰與爲循吏父樂哉公去昌黎幾三十年父老猶思慕之爲尸祝特祠歲時伏臘不廢其得民如此公生正德丙午年五月二十日卒萬曆甲午九月廿五日春秋八十娶段氏贈太孺人有婦德生于正德辛巳十二月十四日卒于嘉靖丙

西樓集

卷十四

三

寅十月十六日春秋四十五合葬于某山負某抱某以某年月日寔男三長卽御史君娶蔣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次勸娶劉氏先卒次助娶左氏孫男六元胤元受元敬元度元賓元復會孫男二勸助元受皆諸生元胤以諸生既廩君子謂陳氏固未艾也是宜銘銘曰公爲士有厚養而困一第阨公者天公爲政有保障功而有不得售阨公者人又胡爲哉阜昌而戩穀耄耄而歸真蓋天人之際有不可逆定者或豐而

管或屈而伸菖父之丘蜿蜒而嶙峋碩人與偕爾子孫振振

貴州左方伯麓池郭公墓誌銘

郭方伯者萬曆間名臣也歿十年而不克葬久之不佞入滇搜諸闕事始悉方伯公行誼而公瘞朱中丞者遂以唐孝廉堯官之狀請不佞爲志其墓而銘之夫方伯敷歷中外幾三十年一再專藩而以貧死其賢可槩也按公狀諱斗字應宿別號麓池其先河南封丘人國初有諱福

西樓集

卷十四

三

者從征雲南以功授右衛前所百戶遂爲其衛人三傳而進副千戶又再傳而進正千戶是爲明威將軍諱彬其得明威稱也以公故配汪恭人生丈夫子三長卽公公生文弱不類將家子嘗私謂所親曰儒子當以經術起家耳安用兜鍪爲乃盡屏去孫吳書不讀讀毛氏詩日下帷母間寒暑塾師避席屢矣而諸統縉子率目攝之此衰耄者當以槁死公夷然不屑也十四隸郡庠而建安太宰李公絕奇之試輒冠諸生丙

午舉于鄉庚戌之南宮而明威公切訃至公徒
跣歸哀毀甚癸丑成進士除湖廣之孝感令民
敬之如神君邑有殺人者獄已成公疑之有姬
而丐於前者公曰此探我也下之獄則真殺人
者使姬爲偵一訊而伏庭吏皆驚屬歲侵民多
殍庾穀百千石業請于臺矣而未及報可公曰
是且溝中瘠何能待久第發倉給之有不可令
坐其辜後事聞更謂郭令知便宜慰薦之竟以
高第徵拜南京戶科給事中初莞庫卽條陳十
西樓集 卷十四 三

直名大著而前都御史者亦遂鎮撫其地客爲
公懼公顧益自發舒不爲阻公之分憲也主驛
傳先是民困馬戶歲費不貲公議官置馬給諸
傳甫一歲餘羨以兩計者七千負郭居民甚夥
日苦剽竊不休公議建外城盡護之民藉以完
相率於城西立祠祀伏臘卽都御史欲脩郤於
公卒無以中也久之擢四川左叅政已改貴州
按察使值安國亨之變督撫議剿撫之宜未定
公謂此狂酋家自仇殺不足煩王師撫之便督
撫以爲然則又請曰黜故滇孔道關嶺以西路
險隘往來病之久矣國亨罪當罰粟計可得萬
石藉第令修之平爲大道此百世利督撫以爲
然下令如公策非久擢浙江右布政尋轉左公
素熟于國計又持廉不取一錢浙鉅藩財貨出
入以萬計公別爲勾校法著爲令宿蠹若刷服
日則與僚從日游西湖諸寺且觴且咏詩成輒
手書榜之人多傳誦者謝御史某驚而張初報
謁諸藩司欲撤去堂座公以舊規不許謝嫌之

中以蜚語太宰仁和張公知公廉意不直御史
然被調去去之日僅圖書數篋耳則杜門謝客
有終焉之志而中外論薦可十餘牘強之過楚
而江陵相公有父喪還里弔者櫛比公獨不往
江陵滋不悅時山西貴州俱缺左使部議欲以
公補山西江陵持之竟補貴州公之貴州無幾
時當入覲而諸酋長以故事餽遺累千金公悉
卻之已上計以老勒致仕蓋江陵猶以前恨云
公既懸車服居士服盤桓山澤間甚適去城三

西樓集

卷十四

二十五

十里有進耳山者最幽寂公結菴其下讀易焚
香不復親世事昆明名利如妙高羅漢華亭員
照之屬皆峭蒨可遊公每經旬杖屨一還性與
衲子問難疑義而已公性好施與醫藥余雁及
棺槨之費歲無虛日諸衲子有所營建率倚公
爲大檀越顧公宦而挫產橐中如冰皆宛轉應
之耳公內行惇至居家以孝友稱痛明威公之
不逮養刻像事之每晨輿爲具衣冠肅拜老而
不衰公既推世蔭於仲弟科累官至都護而卯

翼其季弟魁以鄉薦爲令尹公什九居外俸入
盡以付季季所置產皆上腴公歸絕不問季季
亦竟不言公老至不能具饘粥季若罔聞也者
公謂諸子曰吾入仕久不能爲女具升斗之儲
然女能自致何必待成業不然雖山積何益蓋
季死而產番盡公子顧能以清白世其家人以
爲天道云公素無疾飲噉不異少年無何示微
疾而卒蓋萬曆己丑八月某日也距生正德戊
寅正月二日春秋七十有二元配汪氏封恭人

西樓集

卷十四

二十六

先公卒次李氏葛氏吳氏子七維城維邦維寧
維疆維國皆業諸生多旣廩者而維城尤以文
名爲子所獎拔維省維民尚幼女四壻皆鉅族
而中丞運昌其最顯者也孫男四孫女四以某
年月日葬于歸化寺之祖塋公詩法錢劉時時
出奇語其登岳陽樓酒酣放歌有影分疎樹方
月光瀉銀河不辨天之句膾炙人口所著麓
池存稿十二卷藏于家銘曰公有口忌公者箝
公口使不得逞公有才忌公者屈公才使不得

竟不伎不求母躁母競知公者號公爲貞爲白
爲恭爲清鬱鬱新阡佛廬相應公也窻窻彌子
孫之慶

張隱君暨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張隱君名圻字孟京別號少石山人其先世由
固始入閩有諱懋者以鄉薦爲周王府紀善爲
人方嚴周王憚之語其郡志中懋生濬濬生廷
器凡三爲令長著循良聲也令君娶于唐而

生君君才數歲而唐物其繼爲賀孺人君所以

西樓集

卷十四

二十七

事之母不如唐孺人者賀孺人亦憐愛之如所
生君自幼有至性歲時伏臘及唐孺人忌日未
嘗不滄泣汎瀾然至上膳賀孺人許則言笑自
若奈何以此傷生者心令公固已異之矣已令
公謝羅田縣事歸君實爲家督拮据家人產坐
此不能竟學嘗循其頂嘆曰張氏數世衣冠自
我而中廢乎且丈夫不仕則當爲德於鄉名布
衣之俠令四方慕義耳於是益務施與趨人之
急不啻其身每遇歲饑倡義發粟以食餓者所

全活甚衆又一日榜篋中得遺券若干悉聚而
焚之至其所自奉一皂綈不掩脛藜藿之食取
給而已君雖少文然其出入必本於人倫居令
公及賀孺人之喪君且老矣猶哀毀踰禮嘗分
箸故取其薄者及苦窳者人多稱之葉氏寡妹
貧無依君竭力周給之終其身其孝友醇至多
此類也公既好爲德而鄭碩人復時時從吏之
碩人爲太守時佐孫女笄而歸君君從令公游
宦四方碩人秉家政不妄費一錢惟以貧乏赴

西樓集

卷十四

二十八

愬者宛轉應之無所恡其事二尊人尤極色養
賀孺人祝曰無以報新婦願新婦得婦如新婦
耳君壯未有子碩人勸之置勝碩人晚舉勲絕
憐愛之然持之嚴勲素醇謹所與遊皆一時知
名士化碩人之教也隱君生正德乙亥年三月
十六日卒萬曆辛卯年十二月十二日春秋七
十有七碩人生正德戊寅年二月初八日卒萬
曆乙亥年八月二十一日春秋五十有八男子
四長卽歙郡諸生婦王氏碩人出次媼婦陳氏

繼陳氏次杰娶朱氏次默婦周氏煥少出爲仲叔後女一適陳文湛俱騰出孫男三孫女四其葬也在雲林山之陽坐乙向辛鄧原岳曰張氏固多賢志稱紀善公貨藥得數十金追還之而羅田公在海門嘗白一冤獄而不使人知皆奇行夫孟京隱者也猶抱畝畝之義乃其儔儻任俠夫婦同德知其流澤遠矣吾聞之徐燧云銘曰有丘墳如在坎壈如是惟張隱君與鄭碩人之居爾子孫食其餘福履只且

西樓集

卷十四

二十九

陳卿仲墓誌銘

余不佞之游於婦家也而友壻陳卿仲就木垂十年遺二孤數尺耳其奇似卿仲其窮壯於卿仲在時蓋又若干年始克塋屬不佞自遼歸則二孤以狀請曰惟是先茂才之不及事先生也有不肖孤在惟不肖孤之不足以辱先生也有人瑞翁遺愛在不肖孤敢徵惠於人瑞翁而圖不朽人瑞翁者太守林德敷先生也先是人瑞翁於諸壻中獨奇不佞而憐卿仲今卿仲已矣

不佞則何敢無辭陳氏之先世有顯者至中丞公達益張中丞公廉吏與人瑞翁歿皆祀于鄉賢卿仲父中丞公既以清白遺子孫僅餘薄田數畝破屋數椽如蝸濡矣無何而島夷躡閭併爲煨燼則就方丈於都城以居坐益困至不能舉火卿仲夷然不屑日取藏書讀之自愉快也婦兄司徒公方治漕河念卿仲折簡邀卿仲欲爲之地卿仲謝不往督學使者司徒公同籍司徒爲居間卿仲避弗肯就試也久之始隸學官

西樓集

卷十四

三十

不甚守其業時時學古文詞側弁而哦若聲詩也者諸博士耳之不知作何語率目攝去獨今梁山令趙仁甫與相倡和促刺不休然以其間就博山試又輒屈其偶以此名籍甚公卿間而前日攝者亦遂折節卿仲矣卿仲孝友天植內行醇備其避寇往山中挾女弟俱行道雨澗水暴發婦溺澗中漂里許卿仲不問也已間道走玉融病五日不知人猶諄諄問女弟安在其篤誼如此故人郭生無子老且死謂人曰陳叔

子且收我頃之卿仲至營其喪如郭生言乳媼
余幸卿仲哀毀如所生曰異日以附我後世子
孫省墓必分媼一盂麥飯幸無相忘居恒念張
太孺人之不及封願得以身當之則發憤下帷
申旦乃止一日大劇嘔血數升遂不起年僅二
十五耳婦林氏卽人瑞翁仲女二子長卽价夫
爲郡諸生次薦夫甲午鄉貢進士俱能詩孫男
四國禪國杼國祝國枋孫女八卿仲生於嘉靖
己亥九月一日卒於嘉靖癸亥九月十二日塋
于萬曆某年月日塋在某山坐某向某卿仲名
朝鉅字輔之以字行稱其別字云小史氏曰陳
氏父子俱負雋才卿仲厄於年而不得售夫天
旣與之矣而又奪之旣屈其身矣而又永其名
有不可曉者嗚呼無涯之智結爲大年卽使壽
如冥靈人與骨俱吾何取於卿仲銘曰不知其
父視其子不知其報視其履石室旣扁君子攸
寧陵谷變遷徵余斯銘

西樓全集卷十四終

西樓集

卷十四

三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五

墓表

明定國小侯徐公墓表

光祿寺大官署監事陳君時應墓表

行狀

大中大夫江西左叅政海洲陳公行狀

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黃公行狀

明登仕佐郎大理寺司務雲門陳公偕配

林孺人張孺人行狀

西樓集

卷十五

一

保昌丞吳公暨配劉孺人側室陳孺人行

狀

王茂才知守行狀

先大父行狀

先考文岩府君行實

丘嫂林碩人行狀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五終

西樓全集卷十五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徐男爾續重刻
天士

墓表

明定國小侯徐公墓表

代

嗚乎此明定國小侯徐公之墓按狀公名廷輔
字君渥別號蔡軒今太師西亭公元子也 高
皇帝既平天下裂土而封功臣於時中山武寧

西樓集

卷十五

王功最大褒寵甚至王既薨子世其封未幾

文皇帝起北平王次子復用靖難功封定國兩

公竝建二百餘年勿絕南北秉樞爲諸侯長矣

自定國始封迄太師公凡八世太師公娶王人

人爲成山伯女禱於神而生公公爲人玉立沈

毅寡言喜讀書善騎射列侯爭下之今 上丁

升駕幸山陵公以勲衛護行賜一品服甲申駕

幸玄宮復命公隨侍賜賚尤渥先後管理紅盛

將軍及义刀圍子手皆出特 旨公謂此古綴

衣虎賁之士朝廷以備非常者奈何凋敝至此

乃爲清占役杜腴削禁衛一時改觀每大朝會

金甲成行趨蹌甚肅公之教也公內行醇備事

太師公曲爲恭謹務中其懼居王夫人喪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太師公恚曰我在女何得爾乃

勉進薄粥猶蔬食經年雅言吾祖提十萬師橫

行沙漠繫元孽如雉兔真男子事吾徒鮮衣怒

馬日逐少年場此爲園中豕耶方海上告警羽

檄紛紜公每慷慨欲請一旅効行問曰吾當總

西樓集

卷十五

二

奴虜咎其背耳識者咸謂公智力足辦非獨貌

言乃年未及強賁志以歿命也公生卒詳具墓

志中初娶張英國公女繼娶湯靈璧侯女子二

希臯希夔墓在賜地之次 某曰明勲舊封公

者五人中山之後居二可謂盛事徐小侯負才

而多奇氣竟其所之庶幾武寧餘烈公侯之後

必復其始卵而未翼有遺恨焉

光祿寺大官署監事陳君時應墓表

嗚乎此明大官丞陳時應之墓按狀時應爲閩

著姓系出光州五季之亂徙居閩至贈公姓乃
滋入贈公諱某以鄉貢爲如皋學官用子貴贈
戶部尚書郎贈公生柯是爲叅知公嘉靖中名
進士兵備贛州有大功載郡碑中娶于林寔生
時應時應甫襁褓而林恭人見背稍能言叅知
公謾語曰識而毋否時應跪對曰父在卽母在
耳言隨淚下公大奇之十九補邑庠生屢試不
第已以叅知公教入太學非其志也時應挾一
蒼頭襍被往至淮揚河水已合時應布袍皂帽
西樓集 卷十五 三

槲以備遊觀公每爲引滿叅知公坊時應已逾
艾哀毀過禮人以爲難其居喪造次皆有法程
旣墓猶經年居廬其孝如此服闋謁選得大官
署先是時應單騎北行旣抵都蕭然旅泊人無
知其爲貴介公子者時應又能勤於其官諸公
愈益重之然時應終不自得居恒扼腕謂大丈
夫不能自致功名乃以貲郎終乎每鄉里宴會
輒謝病不往人頗怪之而時應亦覺憔悴不耐
勞無何遂病病卒不起年五十九耳時應已失
西樓集 卷十五 四

策蹇驢而北再旬而抵長安太學諸胄子挾厚
貲而明得意鮮衣怒馬出入狹邪之間騶從甚
都時應絕不與通日與一二窮交閉戶爲文酒
會葢時應客居三年自言不識邯鄲倡作何狀
儕輩多嫺笑之時應持之自若久之聞叅知公
病急馳歸曰吾奈何捨晨昏而萬里也而叅知
亦念時應甚已相見大驩益健食如常時應恂
恂色養叅知公安之又善治生拮据家人產歲
租入倍叅知公時已斥其餘爲公治丙舍築臺

侍依繼林恭人恭人愛之不啻若已出時應亦
奉之如所生叅知公有庶弟杞少時應二歲時
應莊事之出入必偕閭閻如也時應自甘澹泊
服御取布素無華至事叅知公及奉賓客皆極
豐腆不爲量與人交愷悌率易不設城府人有
過不憚面質之褊心者或不能容惟不佞素知
君信其爲篤行質直君子也憶在長安時時應
命駕杯酒流連余謂時應人生適志耳時應家
幸不乏何苦以七尺而殉一官時應深領之乃

未及決策而溘先朝露豈非命也時應卒時爲萬曆乙未年五月一日配鄭氏侍御鑰女男子二長女修次女存皆隸諸生女修娶於鄭而女存爲余壻孫男二志道女修出弘道女存出女子五婚嫁皆士族其塋也在鼓山下岐之陽

行狀

大中大夫江西左叅政海洲陳公行狀

代

嘉靖中不佞與陳公君則爲同舍郎雅相善也久之後先歸浮沉里社時時文酒過從又久之

西樓集

卷十五

五

則公不余鄙以其女女子子稱姻家矣公之卒也不佞哭之慟旣除喪其孤鳳鳴深衣練冠垂涕洟而請曰唯先君子之習於大夫也願丐大夫一言藉手於作者不佞哀而許之蓋陳之先由汴固始入閩聚於南郊之臺江其後於郡城之金華里居焉故陳氏遂爲閩縣人有諱鼎者好爲德於鄉閭鄉人多之鼎生紳紳生瑩瑩生源清是爲贈戶部公娶馬安人爲贈尚書石岳公女實生公贈公嘗一領鄉薦顯矣乃僅爲如

臯教官以卒其得稱戶部也與馬之得稱安人

也則皆以公貴公幼就外傳已剌促博士業有

聲林梅西先生一見異之妻以女稍長籍弟子

員益自力爲文章而湛邃於理旨每試輒屈其

偶矣王御史瑛者名能知人按閩校郡邑士得

公奇之爲延譽遂以庚子舉於鄉於是贈公以

謁選之京挾公行明年贈公塲京邸公搏頰叩

天哭日夜不絕聲已策一馬箠扶喪歸也而馬

安人以哀慕贈公亦塲公固柴毀幾不勝喪日

西樓集

卷十五

六

絮泣曰天乎不使吾以升斗逮吾父母蓋又十

年爲嘉靖庚戌始以進士高等授戶部主事戶

部弊竇如鼠穴而公之督京倉輒摻剔其積蠹

若而條曰吾不能共猾吏治也未幾監督淮漕

則蠲貧民之歲租輸廩錢者而民尸祝之矣滿

三載考奏最稍遷員外郎郎中頃之出爲杭州

府知府公之爲郎中也當京察尚書方公鈍署

公考冠諸曹郎名藉甚而吳公鵬爲太宰吳固

浙人雅識公於漕運時逼欲得公爲浙地重浙

首藩而杭直孔道簿書山積諸冠蓋相望所非
時報謁者至不遑寢食公曰使吾奪諸令尉權
屑屑期會則有所不暇抑豪右持大體召父老
問民疾苦爲興利除害吾宴坐堂皇猶掇之矣
郡勢家割西湖旁隙地淤爲葑田耑其利湖益
塞湖旁田數萬頃皆坐困公按籍而核之疏水
所由溉田乃大饒卽勢家憾公然卒無以難也
以其餘治郵傳供張甚設賓至如歸最後島夷
躡浙舶主王直爲之導窺杭鉅麗甘心焉羽檄

西樓集

卷十五

七

旁午與胡總督宗憲計誘直降磔之市事聞賜
白金文綺會流賊入江西憲臣有死事者朝議
擢公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兵備贛州得便宜從
事公愈益發舒布威信明圻堠水陸皆有備軍
聲大振乃嚴師期冠一鉢輪而馳之先定太和
破賊百餘艘俘其魁賊殊死走萬安公乘勝趨
萬安逆戰於谷口伏火器魚榜中盡殲之所鹵
獲以千百數賊無噍類詳具陳符卿昌積碑中
而賊酋林朝曦梁寧等復時時起爲亂公復贊

幕府掄之部中悉平遂晉其省叅政公之有功
於江西甚大度且不次遷矣而忌公者方貴公
苛禮公不爲屈則爲蜚語媒孽公公笑曰彼豈
謂吾怙功難於棄一官邪吾不欲効褊心者嘵
嘵然以尺寸自白竟拂衣歸年方四十七耳公
爲人方嚴威稜可畏目閃閃如岩下電與人交
絕不設城府內行尤醇至念贈公及安人之不
及貴每歲時伏臘涕泣汎瀾與其庶弟杞極友
愛庶母邵二十三而寡公所以事之甚莊暴其

西樓集

卷十五

八

節於有司表異焉杞少長悉推贈公產與之佐
以橐中裝別置田若干與羣從兄弟而時厚其
頤者內外屬咸倚公如外府纂譜牒葺饗亭立
祭田以供祀事人倫備矣旣老治第舍嵩陽傍
開別墅精廬中啟鑿方塘亭之五柳雙桐鴈咏
自適郡國守相素嚴重公每延爲鄉大賓公爲
一再行不竟往也而其病統益猶以鄉飲不勝
瘁故卒之年爲萬曆丁亥年五月二十九日距
生正德丁丑正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一嗚呼

公以名進士敷歷中外至三品而縉紳學士猶惜公之用未竟其才既退優游家食二十餘年撫膝下三世受命考終而縉紳學士猶惜公之享未竟其福此不佞所以哭公而慟者也公諱柯君則其字別號海洲配林氏贈安人先公卒學諭泰女卽前所稱梅西先生也繼林氏封安人男子一贈安人出卽鳳鳴太學生孫男二女脩女存曾孫男一志道女二孫女五鳳鳴以萬曆庚寅四月初一日塋公於古山里古岐鄉祔西樓集

卷十五

九

屢如此

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黃公行狀

代

黃氏先世家陽山有諱士賢者實遷寧陵自士賢遷寧陵族始大然亦多隱德士賢生六老六老生欽欽生宣宣生綬綬生榜娶於楊生二千而其次爲封吏部公吏部公諱卷字文仲學者

稱東陵先生公五歲而孤族中豪謂是藐諸孤者易圖也爭齟齬之母楊度無如之何則日抱二孤泣於庭公引裾問故母且泣且告也公指天自誓異時所不報若者有如日發憤下惟手一編矣十歲通周易大義爲文泚筆立成十三籍博士旣廩而學使者見海翁公東溪徐公東原朱公皆名能知人後先推轂之然竟不第最後以諸生久次應鄉貢公嘆曰吾逢掖三十年十上報罷今且老奈何與兒子輩犄角乎遂棄去或謂公卽不愛一官獨不念引裾發憤時邪公謝曰主臣吾有孺子在是能畢吾志蓋通政君州而多奇徵公以此自負業已日夜程督之矣隆慶庚午通政君舉於鄉遂成進士公謂所親曰吾嚮者固言之以身見奇孰若以子見奇乎而先是齟齬公者咸蒲伏請罪公不問其長者如此通政君初授內黃令公輒舉古循良吏以諷之謂唯惠可以得民唯廉可以律身當官者以爲格言已君擢選部公來京師則申飭之

西樓集

卷十五

十

勿務進趨勿徇權力辨官材持公道庶幾乎勝
任耳以故通政君所至治辦有聲而公亦再受
封如其官初通政君念公與王太安人春秋高
請告還里有終焉之志公促治裝曰吾幸壯善
飯孺子當服官思報効母吾二人以也公既轉
員外郎中益杜門不通書問約束中外無得以
私請郡國守相往候顏色公謝絕不任拜謁至
相語曰吾郡中都不知有吏部郎父鄉飲大禮
迫欲得公爲重公強起應之後遂謝不往也通

西樓集

卷十五

十一

政君遷太常少卿改右通政竟以念公故因冊
封蜀藩遂過家而邸報轉左則君已疏乞歸矣
歸無何而太安人卒公有痿病遞發遞愈既鰥
居忽忽不樂已復發遂不可支通政君遍求異
方終不効病革遺命無作佛事喪葬一視文公
家禮執通政君手囑語而逝嗚呼公所謂得正
而斃者哉公性篤孝事母楊曲爲恭謹母持孤
子甚莊公所以孺悅之者無所不至侍疾衣不
解帶藥非親嘗不以供居喪毀瘠幾滅性與伯

兄相處五十年尤極愛敬通政君稍貴盡推故
產與之曰此母志也馬氏老姑與母黨諸楊兩
家中表公待之如兄弟歲少侵輒散粟以贍宗
族病則挾醫視之與之藥食不能喪爲之衾歛
與之材四方人人誦義矣公爲人方嚴人有過
面斥之及與人言破赤心相視無他腸人益親
之生平無嗜好獨喜古圖籍積至百千卷度之
一小樓坐卧讀之經史百家以及稗官小說無
所不漁獵客至抵掌而談今古纏纏不休惟不

西樓集

卷十五

十二

喜釋子書曰其語妄不足溷吾目也公於訓故
尤精根極理要執經問難者屢嘗滿戶嘗刪定
蒙引存疑二書至今傳誦之晚年更著四書宗
旨研精極思殆忘寢食書未就而卒余唯中州
多耆舊之士往往以奇節稱乃若德行文學較
然不悖所聞則吏部公爲之嚆久今書具在文
獻足徵卽俎豆尼谿之側其孰曰不宜公初封
文林郎以通政君內黃報政故再封承德郎則
以大婚禮成覃恩云公卒以壬辰二月十五日

誕生辛巳十月十日得年七十二配卽王封太
安人子二長克念卽通政君娶張氏繼李氏邵
氏贈封俱安人次克嶷鴻臚寺序班娶王氏孫
男五維城維封維墀維基維垣通政君以七月
四日奉吏部公與太安人合葬於城東七里之
原將乞銘以圖不朽不佞屬在肺腑知公質行
獨詳撮其大者具列爲狀

明登仕佐郎大理寺司務雲門陳公偕配

林孺人張孺人行狀

西樓集

卷十五

十三

萬曆甲午不佞初入計曹於是廷尉屬雲門陳
公與鄉里十數公同官京師者朝夕過從甚懽
也而公年又最長每聚會輒推公爲祭酒偶不
至則慘然不樂如是者久之旣不佞以使事出
聞問稍疎比余再入京師脩故事如初然覺公
貌少衰興亦漸減旬日而公病病卒以不起矣
公子勲扶廣柳南還將襄大事則徵不佞爲狀
而邀葉太史爲志若銘公元配林孺人者先大
夫中表兄弟也公於不佞爲尊屬不佞沐浴

德久矣敢不供命公諱樂字九成別號雲門其

先爲光州固始人宋戶部侍郎德剛者爲福建
制置使兼知福州遂家焉其聚族於今之藤山
也則自公大父珪始珪生銑弘治乙丑進士守
太倉州太倉公生道沂贈登仕佐郎娶于鄭爲
少谷先生女次生公太倉公官旣不達則日督
諸孫力學而公自爲童子時以穎異稱嘗從塾
師受書一日師與其徒講易公從旁竊聽私爲
訓故嶽嶽出師上塾師大驚太倉公聞之心獨
喜比寢疾則手其袍笏而授之曰繼吾志者孺
子也時公已籍諸生名大譟隆慶丁卯始舉於
鄉而太倉公不及見矣未幾登仕公亦歿初登
仕公得奇病公晝夜入侍不解帶忽見有物舉
床者三侍者皆走匿公不爲動卒亦無他居喪
哀毀逾禮有孝稱服旣除時當計偕以方管兆
弗行公念鄭孺人且老願得祿養終餘年庚辰
下第遂謁選得南靖學官蓋猶以便養故而鄭
孺人亦竟不之官公乃身往而留其配張孺人

西樓集

卷十五

十四

侍鄭孺人安之居南靖五載所成就士類甚多
尹某者驕貴甚欲公有所降禮公不從又時時
以他故齟齬諸生公持之強尹日伺其短無所
得乃已歲時學使者下教曰部中有不檢宜懲
者悉以名聞公逡巡謝無有奈何毛舉而誣諸
生先是新進生必贊具然後許廟見公嘆曰此
市道也吾不忍人以狙獪面孔相視立命廟見
且勅其貧者勿用贊以故諸生咸愛而親之先
後部使者亦無不爲公推轂者已擢南雍學正

西樓集

卷十五

十五

可一年而以鄭孺人憂歸服闋補北雍兩都人
士咸願出公門下爲幸公旣久次當轉司務時
有他部缺而大理稱冷局愛公者欲爲公道地
公不荅吾寒骨固習爲之吾不爲誰爲之者人
謂公慕恬退而甘寂寞有古老之風公又不肯
浮沈其官時佐廷尉有所建白務持大體大理
歲決獄中璫奉詔往視供帳甚盛費不貲得吏
緣之爲姦公覈舊籍爲之中制事事治辦人不
得侵漁減公私費十之四廷尉以爲能欲條爲

令會公病不果公性儉約服用無紛華布袍蔬
食取給而已所居環堵之室幾不蔽風雨卽寒
士不能堪公于于然安之在大理已再滿考人
冀公且遷而公逝矣死之日至不能殮葉太史
進卿與諸同鄉經紀之僅得歸葬視其寢室蕭
然如逆旅傷哉貧也平生所著述皆零落不傳
僅存易說六卷往往多微言詩歌翩翩有獨得
之趣書畫皆不經意而各名其家又嘗輯古今
應變事蹟爲一書曰經世要畧識者謂公負奇

西樓集

卷十五

十六

而不行試厄於閒曹命也夫公生嘉靖壬辰四
月二日卒萬曆丙申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六十
五初娶卽林孺人早夭無出繼卽張孺人生子
四長勲以選貢入太學有才名娶詹氏次烈郡
庠生娶林氏次杰娶葉氏次然娶何氏孫男六
維城維域維垣維堦維維 女二一適倪廷一
適胡宛林孺人生嘉靖癸巳三月十七日卒嘉
靖甲寅十二月十三日年二十二張孺人生嘉
靖戊戌十月十五日卒萬曆丙申八月十九日

年五十九公後孺人纔三月耳林孺人奉舅姑極孝謹張孺人事公久尤稱內助皆賢媛也塋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坐某向某不佞謂公土木形骸而風流不乏與人交絕去城府而中實方嚴其行誼流品要當於古人中求之耳不佞不文姑撮其大者而爲之狀

保昌丞吳君暨配劉孺人側室陳孺人行狀

先是吳氏諸孤將塋其父保昌君于郡城之西

西樓集

卷十五

七

郊而以其配劉氏貳陳氏附焉一日維鎬衰經而墨其容造不佞曰唯先君子之以文法起家也而縉紳大夫推轂之歸而不鄙夷於縉紳先生也與之游今襄大事敢徵狀於吾子而徵惠於作者不佞敬諾蓋不佞竊見乎今之習文法者齷齪守其家言不能引於一切之外幸循資得一官不自貴重累擢載歸以爲是固然耳乃今觀於吳君其進退一何潔廉君子也君先世出延陵不知其所由入閩有諱郎者登宋停

熙進士爲上虞令凡四傳而爲崇仁公諱真以篤行舉爲崇仁簿轉徙于長樂之十六都家焉真生富富生鑾鑾生法靈法靈生宗泰皆不仕宗泰娶於劉而生君君少業儒已廢去曰男子何所不見奇又何事佔俾而匏瓜之爲於是稍習書獄傳爰書得推擇爲掾文無害矣卽訊牒移者輒從輕比不肯爲深文以故人人稱吳君長者久之謁選吏部試其文高等超授廣東保昌縣縣丞君爲人勇有幹力公廉不通饋遺人

西樓集

卷十五

十八

謂保昌饒君幸自爲計君謝曰吾弁髦其官弁髦其節邪卒不變無何翁源大饑姦民挾衆爲亂君奮然請得身當之而兵憲劉公穩者雅亦才君檄君置幕下悉以兵事委焉盜尋平上功狀則兩臺交獎之矣令某有賄聲劉公廉其狀以屬君君逡巡不敢當徵風令令反疑君構已嫌之南雄守周公思久愛君甚則亟行縣奪縣印授君君固辭不可令迄罷去君旣攝縣益自力爲苦行日供具不過一二箕噐食衣一短後

衣盡穿欲行金錢者望君貌皆咋舌去故事樂
戶每置伎則饋常例若干君抵之地罵曰豎子
敢以此汙乃公立叱出之邑有淫祠黠僧倚爲
客君毀其祠斧佛像焚之聞者惕息已署英
德署翁源其苦行自力大率如保昌時邑尚書
譚公大初少許可每見君輒呼清白父母云然
君性執不善作姘娼態而執法者心害公會劉
兵憲謝病歸而周守入計君嘆曰微二公誰復
明我者卽日解印綬去職而周守抵南康聞君
西樓集 卷十五 十九
行慰留之不得則邀君具賓主爲文祖之且爲
言于藩司得以致仕歸橐中裝僅僅耳君脫笑
曰吾有孺子在視橐中裝孰多蓋公在保昌固
已私奇維崧兄弟禮明師教之矣旣歸則益治
丙舍勤督之片買書至千卷庋而授維崧等居
恒語云而父不難棄一官歸守一空囊實惟孺
子才得以經術自致以已見奇不若以子見奇
耳及二子業旣成君喜曰兒幸且貴是橐中裝
不薄君以此益務爲德傾里閭矣憲副蔣公以

忠侍御陳公奇謀後先爲邑令聞君名數存於
于家君一再報謝遂引避不見吾下吏安敢抗
禮於縣大夫其恭謹如此君始負氣矻矻不可
下然不爲城府君恂恂不能言至抵掌論事鬚
盡張每晨輿揖其子孫嚴若朝典而對賓客接
之溫然日治家人產取自給而貧乏赴愬者未
嘗以無解無論君大節皎然卽其他質行庶幾
不倍人倫者邪君先娶劉孺人有婦德佐君爲
儉勤雖貴無絲枲之奉而陳孺人以側室侍君
西樓集 卷十五 二十
三十年無幾微忤事嫡劉甚莊皆足述也君諱
臻字希舜別號平岡卒萬曆戊子五月初七日
距生正德己卯二月十一日爲年七十劉孺人
卒萬曆己卯八月初三日距生正德己卯四月
廿六日爲年六十有一陳孺人卒萬曆丁亥七
月十七日距生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爲
年五十有一墓名獅山坐辰向戌葬以萬曆庚
寅三月初一日子五長夢岳卽維崧候官廩生
劉出次夢京卽維鎬舉乙酉鄉薦次夢斗次夢

允俱陳出次夢桂則繼李出也女四孫男四應
兆應碧應璘應珂孫女六婚嫁皆士族維錡者
不佞同年兄弟也故知君者莫若不佞不佞具
列其可傳者備史氏採焉

王茂才知守行狀

王茂才諱中式知守其字別號靜虛系出太原
周子晉之後五代時入閩遂爲閩之候官人世
不顯者至明而司訓公鑛始著嘗以三禮領鄉
薦兩爲校官稱良師鑛生贈公謨謨生某爲

西樓集

卷十五

三

部郎中有懿行詳具郡志中實君父云母張封
宜人生丈夫子二君其次也君少秀穎每從塾
師問難疑義進退若成人里中見稍已目攝之
矣刑部公以春秋顯君則亦受春秋學刑部公
奇愛之無何而刑部公見背君哀毀骨立讀禮
之暇發篋徧讀所藏書每至丙夜不休服除籍
博士弟子於是錢塘田公爲督學馬平王公爲
李官爭推轂君也君名籍甚一時然每省試輒
覆落客謂君不當釋業耶君嘆曰良農能爲耕

不能爲時顧當預我鋤基耳益下帷發憤至丙
夜不休及伯子庭桂舉於鄉君而後喜可知也
以爲吾可以報刑部公矣君旣耽學晚病足不
能出戶獨臥一小齋齋頭古書數百千卷且讀
且乙一二佳客過從商榷古今作筆藹食泊然
相對自愉快也君與人言諄諄如不出口其內
行醇至有古長老之風事母張宜人以色養宜
人老而亡恙宜人以天年終猶孺慕不能已已
伯兄中立卒君收其遺孤子視之伯母藍早寡
而無子君養之終身伯父某貢入太學卒於途
君走千里外經紀其喪歸葬之備禮已其葬若
孤相繼卒君所以喪之如初卽內外屬視君爲
外府君竭力應之無所憾其天性也伯子旣計
偕無何物責逋者日嗷嗷客爲君焚君姑徐徐
而子旣不幸奈何一旦取辦於若君謝不聽吾
終不以貧故使吾兒負他人金地下視其籍若
千舉賻金償之諸子錢家各意飽而去以此人
愈益多之林宗伯之脩郡志也開局芝山寺中

西樓集

卷十五

三

一時脩纂皆知名士而君與焉林少許可顧獨稱君行誼卽君之爲人可知矣君以正德戊寅十二月十二日生以萬曆庚寅年六月十三日卒春秋七十有二卒之日盥櫛如常手一卷而絕配林氏子三長卽庭桂娶於張次府槐娶於朱繼娶於葉次邦楨諸生娶於陳女三孫女七婚嫁皆士族其顯者爲進士林紹用君積學有蘊藉足以自見猶然老文學而不得售諸子翻翻玉立足以償君之志而不必盡効卽効而不

西樓集

卷十五

三

得享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塋在某山塋以某月日余不佞與邦楨交最久故不辭固陋爲述其槩而使之請銘

先大父行狀

先是大父文林公卜兆於官峰起家甚壯旣若干年大父卒啟之有蟻微先府君改卜得吉壤去故窆高可數十步而以大母林太孺人附倅不能爲備禮其後五十年余小子將脩闕事稍爲封其土立豐碑表之於是敬敘次其遺行以

示永承大父諱忠字誠夫學者稱思齋先生蓋余鄧氏由浮光而入閩也代有顯者及高曾而下抱畎畝之義終焉曾大父繼明公娶於陳而無子繼娶於張有丈夫子三人繼明公之卒也張孺人年二十四耳日撫諸孤而程督之又能以儉勤守其家適有天幸田數穰業乃大饒大父旣少孤事母張益爲恭謹甘旨之暇下帷讀書至丙夜不休而時洪鹿溪先生講二戴大義大父與長公文夫往受業於是大父與長公皆

西樓集

卷十五

三

以諸生旣廩長父任俠而大父侃侃長者同舍生成目異之矣其最高弟則太守林公德敷亟謂大父奇士也每有所著述人人爭授簡名籍籍起至其試於鄉輒不利嘉靖初以貢入京師羣公聞其名邀致之久之謁選得廣東饒平訓導而長公先亦以貢訓合浦矣大父性操切居恒以禮約束諸生故事學使者出行部則校官率諸生越境謁大父至則戒諸生不得越境謁曰此令甲也學使者誰何之具以名對而學使

者愈益重公無何府君舉於鄉而大父亦遂改
廣西賀縣教諭府君謂廣以西道惡竟不欲大
父往大父嘆曰孺子何知卽吾爲儒生師視爾
於今也是謂不得於身於其子而吾何以道惡
爲解使謂弛負於子而丘園自高爲又何可謂
不得於身於其子也且吾幸未老稱爲儒吏作
率譽髦惟是稱圖報耳非久卒於官而長公罷
合浦歸後十餘年始卒初張孺人塋大父猶困
諸生早起挾一冊治家人產課耕者日昃反舍
西樓集 卷十五 五

則健關琅琅佔俾聲以爲常其御子弟甚莊雖
閒室之內嚴若朝典每居庭無敢以綺繒進者
與人交驟卽之廩如徐而察之溫如也蓋不佞
聞之府君云大父生成化壬寅八月十六日卒
嘉靖戊戌九月初七日年五十七林太孺人生
弘治乙巳八月二十三日卒正德丙子十月二
十三日年三十二大父之稱文林也與大母之
稱太孺人也皆以府君令香山時奏臯得封三
子長府君某嘉興府通判爲太孺人出娶葉氏

封孺人次遂娶高氏繼娶袁氏次暹邑庠生娶
黃氏早夭則勝嚴出也二女一適鄭林出一適
謝嚴出有孫原德大秋原錫原遇原岳

先考文岩府君行實

先府君之棄諸孤也且十六年矣於是不肖弱
不曉事其懿行盡軼弗傳而所爲狀若志亦寥
寥不甚稱及不肖少壯益習諸長老時稱述先
府君一二事輒志之而粵人則已列府君名宦
傳中尸祝之矣其敘致甚詳以爲古循吏卓魯
西樓集 卷十五 五

之流會林宗伯修郡志不肖始摭其本末具上
之林故嘗與府君論詩不合罷去事遂寢不肖
日怔怔怵怵懼先德之就泯無以藉手地下謹
撫其遺事輯爲行實附之家乘云府君諱遷字
世喬別號文岩其先由浮光入閩聚族於閩之
遂勝里竹嶼之陽鄧氏之爲閩人也自宣議公
始著宜議公諱興仕宋爲宜議郎諱所稱一世
祖者也數傳而至文正公生七子一子誠洪武
間以明經薦爲黃州太守著聲一子定徵遺逸

不起能詩與王典籍恭相倡和有耕隱集行于世而第四子祐者亦能詩徵辟俱不就嘗舉貢金裝爲鄉父老獨重科鄉人德之祐生光光生卓卓生珩珩生亮亮生三子次爲思齋公忠以鄉貢終賀縣教諭娶於林是生府君府君之爲兒時則已危行長者矣思齋公嚴持府君急嘗夜讀久燈燼則松木繼之傷指赭其衣也然不使思齋公知無何大母卒柴毀殆不勝喪思齋公旣司訓之饒平而府君用禮經籍弟子員卽

西樓集

卷十五

三

當家給政役顧業益進嘉靖戊子府君年二十五舉于鄉下第歸築一室於東山之文殊寺刻曰文山人讀書臺則文岩所繇稱矣已入太學遊諸公間盡傾其偶間以其經授諸生屢常滿戶外府君旣博闕其爲經多獨得不盡沿陳氏故久之大父卒於昭潭凶問至府君哭幾絕馳一衛而南哀慟驚一路人時人稱之又明年爲甲辰上春官復不第乃謁選得廣之香山香山孤懸海島中號盜藪難治府君甫下車則謁故

黃大司成得鄉禮頒行之每朔望朝其父老爲講說大義又捐俸買縣地之仁山剪棘立書院與邑弟子設俎豆稱詩書不期月羣盜解散邑故貧而順德新會豪據其產十之四稅各歸其邑而轉輸之稅屢訕卽武健吏安能越他縣侵吏權一日府君召其豪詰之好爲約籍其首者一視土著不然吾且以籍籍而相顧稽首唯府君命逋負始息新會豪趙恒脩匿三竈腴田千五百畝多推金錢與諸用事左右爲姦府

西樓集

卷十五

三

君以督府檄往視核出欺者爲儒學義田還報督府以爲能移文十邑爲守令勸已復薦之於朝而它治行疏亦可十餘牘庚戌考最進階文林郎得贈典如令府君旣撫其民而教之又以其暇從黃公講誠明之學黃少許可獨推轂府君爲延譽名益振權判嘉興且行屬春作輒出俸金四十兩市牛酒勞諸耕者民大悅爲立碑于石岐頭紀其事至嘉興島夷方躡浙中府君則請城嘉善曰是松江間一喉舌地哉人忒難

時諫不便府君曰往者盜起而長矛之桀爲
鄉子弟憂卽所焚蕩奚啻一城之費居則又以
大役難成不事事非計也乃身往行城及城成
而郡立卽功碑焉嘗一攝海鹽適寇攻海鹽則
守海鹽攻乍浦則馳守乍浦府君疲兵事稍困
欲投劾去會章屢格李冢宰之再被召也道由
濟府君以病不往迎李謂府君鄉人薄我又攝
海鹽時鄭少宰舍人怙爲私府君無所假貸鄭
意不悅竟以丙辰大計歸而胡司馬在鎮論府
君城守功得賜帑金十兩府君嘆曰吾奉職無
狀固罷一田間老叟朝議猶序其績邪旣歸立
義田百金供族人之死喪及婚嫁費時出橐中
裝助之常苦不及歲治棺若干皆美材遺人家
人忌惡以爲不祥府君行之自若其自奉甚約
賓客過從不筭器食杯酒流連談藝而已而以
緩急告者宛轉應之無所恡府君尤負人倫不
肖髫時府君奇愛之則於童子中得林雋卿陳
用吉使從孺子遊曰吾不欲使役者潤孺子而

最後得從兄心父嚚之所以督課館穀有加不
數年雋卿用吉試諸生高等而心父舉於鄉遂
成進士令府君故邑人咸服府君知人府君於
書無所不讀至老嘗不釋卷其於方藥相塚星
卜往往以其意爲之卽名其家者皆出府君下
於詩好建安陶杜下及長慶文好眉山父子汪
洋自快不爲鈞棘語晚得甬陽山大樂之築精
舍共旁鑿滄池環其外堤上皆植梅柳肩輿獨
往一平頭負書囊先驅時藉草坐側弁吟哦興
至泚筆成十餘首意殊適也所著有禮經講義
及山居存稿藏於家其餘散逸者尚多府君生
以弘治甲子九月初七日卒以萬曆乙亥十一
月三十日年七十二配葉氏封孺人而不肖母
王氏則卒業太學時娶爲側室者也府君莊莊
孺人迄於白首揖諸子如賓不冠不見庶幾萬
石家風諸子長原德郡庠生娶林知縣以毅女
次大秋邑庠生娶葉知縣繼熙女次原錫娶黃
長史仲陽女繼娶黃次不肖原岳娶林知府

澤女大秋葉出原德原錫原岳俱王出諸孫長
慶善娶田茂才萬方女次慶禧郡庠生娶鄭推
官日休女次慶宣郡廩生娶楊國子生道華女
次慶家郡廩生娶翁翰林院脩撰正春女次慶
寵聘吳知縣萬全女孫女一適陳汝存邑庠生
叅政柯孫男一適陳士寵國子生太常卿聯芳
孫男餘尚幼府君葬鼎陽山伐山得坎僅容槨
而二母皆不得附

丘嫂林碩人行狀

西樓集

卷十五

三

丘嫂林碩人之歸伯兄也不佞猶在襁褓碩人
子畜之不佞於碩人不啻母也不佞稍長益莊
事碩人及不佞成進士過家碩人喜且泣曰小
郎且貴矣老婦茆茆將旦暮填溝壑恐不能待
則願以弱子屬小郎不佞謝不敏蓋不佞未起
家而碩人病病卒以不起年僅五十七耳不佞
卽無以報碩人而會猶子禧爲碩人襄大事則
爲述其娉節微惠名公乞一言以志之林碩人
者故揭陽令以毅女也母曰谷孺人笄而嫁女

得君在先大夫爲冢婦於是嫡母葉孺人始衰
而吾母王孺人善病碩人處兩姑之間皆得其
驪心滌澹旨甘手而進之無不親幸碩人者女
得君雖爲家督乎顧碩人嘗居間幸母敗卽碩
人稍不與聞又輒困於是家政一切倚辦碩人
若操丈夫權矣而碩人事女得君慎甚不敢以
褻見人愈益賢之女得君守諸生不得志輒發
憤下帷至嘔血碩人從旁解之曰是悠悠不可
知者奈何以七尺殉乎而會先大人物一二不

西樓集

卷十五

三

逞者復起大訟齟齬之女得君邑邑不自得碩
人復爲之營解不使女得君知也然女得君亦
竟不起遺孤二俱幼無何其少者復殤碩人抱
禧絮泣曰吾不難相從地下也奈此如綫者何
禧始勝衣則日程督之學至一歲再更師已隸
博士弟子碩人嘆曰兒庶幾能讀父書地下有
言幸不辱命矣初女得君旣廢箸買宅或以爲
凶君病革問語碩人必徙居吾魂魄不安此故
碩人旣爲君營葬卽謀徙宅費皆不貲無不自

碩人手指出者又以其間督賦獲力作刻期
功季年業乃大饒歲租入倍於女得君在時人
謂碩人何讓寡婦清哉碩人幼通孝經及內則
諸書慷慨知大義揭陽令死無子所遺貲鉅萬
碩人謀之宗老爲立後世其祀每歲時必之墓
所哭盡哀以爲常奉一寡姊相莊迄於白首碩
人卒姊哭之慟不旬日亦卒其孝友惇至多此
類也碩人既勞於家秉季年精神益衰八月之
日夢與人以女得君之命逆之與之期遂以逾
西樓集 卷十五 三十三

月月朔下世嗚呼碩人之稱未亡人也十有六
年其心豈一日忘女得君地下哉碩人自謂得
死所矣惟是碩人以一婦人爲吾家持門戶四
十年非直不佞有生成之感其自先大夫以下
寔饗之則安得使之泯沒而已也女得君名原
德郡諸生與不佞同出其墓也鄭法曹日休爲
之志若銘碩人生嘉靖丁酉四月一日卒萬曆
癸巳九月一日男子二長慶禧郡諸生娶鄭即
日休女次慶作早塲孫女一塋壇下山附女得

君禮也古云女德不出中門不佞且不敢諛辭
以欺大君子敬舉近似者而爲之請銘

西樓全集卷十五終

西樓集

卷十五

三十四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六

祭文

同年祭蔡青門先生文

祭林少司徒文

祭別朝鑾文

祭同年陳德見刺史文

同年祭吳母文

同年祭吳丞文

祭黃孝廉文

西樓集

卷十六

祭陳大參文

同年祭盛太淑人文

祭徐孝廉唯和文

祭李封君文

祭亡女文

祭陳封君文

祭劉封君文

祭賈中丞文

祭黃老師文

祭張年母文

祭劉沈丘老師文

祭湯年伯文

祭同年黃元甫文

祭同年熊國亮文

祭大宗伯馮公琢菴文

祭洪方伯心菴文

西樓集

卷十六

二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六終

西樓全集卷十六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續重刻

祭文

同年祭蔡青門先生文

嗚呼大江之西匡廬秀結扶輿鍾靈寔生人傑
溫然者容矯然者節爲家國禎爲文章伯江陵
秉軸蒞事西曹于時巨姦勢沸且驚侃侃大議
西樓集 卷十六

以障在濤用謫鹽官氣乃益豪重明麗天鴻漸
于達公論始鬯薦剡四馳卽擢武部風裁獨持
出視楚學去吏而師亦旣積勞爰陟東藩捧表
入賀載馳載奔溘然朝露罹此煩寃德不必壽
天道寧論中空散雲牛壁墮嶽奎宿無光滄溟
乍涸萬里聞喪且疑且愕元龜何寄典刑何托
乙酉之役主試於閩荷與百士濟濟恂恂布列
中外凡若而人如彼大造萬物陶甄某等牛渤
馬溲物情所棄援枯就榮不厭憔悴生我覆我

亦復何異令德令儀一初永闕古人之義哭之
寢門長路依阻徒勞夢魂惟我同儕永矢弗諼
勉思報塞母負明恩

祭林少司徒文

維翁偕計世廟初年於時先人附驥周旋亦越
三載翁寔登庸倚與伯父躡翁遺踪異姓骨肉
合志同方不佞無良翁乃父行不佞之妻於翁
兄弟翁之季子余視猶壻年誼世好久而弗渝
朝夕畔援休戚與俱去歲之冬奉使南還拜翁
西樓集 卷十六

床下奉公懽顏暖語從容殷勤惜別豈期一疾
便成永訣長君持憲新命載頒翁忽長往鶴馭
難攀高山墮雲長夜流星扶輿喪魄河嶽收靈
燕翼貽謀百不失一富貴考終近代誰匹翁今
歸真蓬萊方丈吾儕小人猶懷几杖一束生芻
視翁遺像翁也臨之如在其上

祭別朝鑒文

唯翁忠厚醇謹道固委蛇隱約恬澹而托於醫
方中取聖意外見奇起骨加肉扶顛持危人罔

有言國醫爲上其次醫人厥功亦豈手摩指按
活者無量杏花橘林流風可仰如翁之德宜壽
于天如翁之功宜稼于田八十考終若委蛻然
生寄死歸復何憾焉翁有二子次子猶賢受翁
禁方亦名其藝善醫之門久而不替子孫振振
以大而世

祭同年陳德見刺史文

嗚呼君自丙戌釋褐迄庚寅卒於新都蓋壽不
迨四十而位止於下大夫中間升沈悲喜真若

西樓集

卷十六

三

白衣蒼狗變態須臾其可喜者業已忽如石火
而可悲者則安得不動人之嗟吁初君束髮入
庠下帷卒業辛勤憔悴幾忘故吾旣而領鄉薦
魁南宮其應制諸篇傳之天下天下珍之如連
城之璧照乘之珠無何捧檄無爲分符百里薦
君者列其治行第一以爲水鑑之與冰壺一時
貪墨之徒惡君節而議其激姑息之吏忌君嚴
而病其拘然君竟以此積勞中腹心之疾至於
外罷而中竭神耗而骨枯及其以考績入朝二

二兄弟視君于邸怪其色甚萎而貌甚癯然猶
流連欬洽慷慨歎歎乃文學之命下而君病已
不可支蓋踰歲而殊矣憶乙酉併計諸兄弟謂
君風神爽朗昂昂千里之駒不羈然爲名卿則
儼然爲鉅儒豈期一疾遽先朝露乎生意氣如
斯已乎廣柳南來佇立踟躕黃腸黯淡漆燈饌
餽寸心盡折惆悵世途悠悠蒼天視君遺孤

同年祭吳母文

古稱女德不踰中門而贊行昭灼在人耳目則

西樓集

卷十六

四

多顯于後昆故其令儀淑問微乎不可指數而
其大者固可得而論孺人早事保昌君歷三十
餘年無微忤而膝下林立皆丈夫子矯然而風
鶴壽卽立訓厲辭無改於洙濡之愛而雍容燕
喜益深其鞠育之恩及伯子以孝廉起家聲名
日大人謂孺人且貴倨而言不出口至性彌敦
蓋世所稱周伯仁之母亦以其子重而迨今方
之嗣徽比之懿典異代同源顧獨惜其福履未
央溘然逝矣使伯子徒負風水之痛而異日所

以貢錫孺人者不於人間而於九原某等與
子疇昔偕計休戚畔援與茲靡依哀愴何言而
庶幾以慰孺人之靈者有伯子在則寵光未艾
精爽長存

同年祭吳丞文

吳航舊族稍徙于閩脩業而息義動比鄰居不
易度處不謬仁化俗息爭有廩廩德讓之風排
難解紛則慷慨任俠之倫及其以文法起家公
卿推轂稱其長者無何以循良佐邑豪強屏跡

西樓集

卷十六

五

謂之神君夫惟大雅卓爾不群飄然解組青山
白雲人生適意富貴何云教子願年朝館夕殷
愛而知勞拮据佐讀矯矯伯仲如玉斯琢已足
徵其義方之訓而貽之以無疆之福矣某等之
與維錫寔同偕計交相定省有若兄弟意公之
年不億其麗豈謂一疾溘然長逝也何以奠之
生芻是將何以報之寵光未艾不於其身其後
則昌益公之生也七十年如一瞬而公之歿也
則千百世而不忘邪

祭黃孝廉文

嗚呼天或成人以名而不竟其福或予人以才
而不求其年蓋造物有不可曉者即賢聖所不
能全唯君幼挾駿聲負奇氣昂然而虎虬躍矯
然而鳳鸞騫及戊子領鄉薦魁多士天下固已
耳其名而傳誦其應制諸篇爾乃獻策闕下一
不見收白壁弗售黑貂欲穿君且倦游而歸歸
而病且死矣蓋君之精神已耗於下帷之日而
一有不當意輒骨立而偃朝茵確露電光石烟
高堂垂白遺孤可憐或謂君貌不勝德骨相迥
遭皮相之言予不謂然受命於德貌何尤焉君
今已矣二三兄弟疇昔周旋哭君真君有淚如
漣生芻一束薦以寒泉殲此良人嗚呼蒼天

祭陳大參文

國倚老成鄉稱耆舊名德所當歸於不朽皎如
太白傍倪列宿又若高山俯視羣阜唯公早歲
登朝載主度支從容轉餉紀綱列司出守杭州
敷政維宜祗公席公左視右尸兵備贛州振刷

爲期遂參其省政而大體是持斯已立德立功
效志見奇及夫拂衣歸來隨物卷舒結客談藝
掃軌著書卽問俗者化於其德而從政者式於
其間滕下三世爲龍爲駒隆施厚積代食其餘
惟先大人疇昔周旋勿謂小子而甘棄捐引以
通家視子姪然余女公孫遂結褵焉如公篤誼
胡不百年公不百年光彩常鮮

同年祭盛太淑人

天之生賢以翊明主有開必先爰篤其祐備

西樓集

卷十六

七

無姬姜孰光申甫古今如斯耳目可睹惟太夫
人太行孕神克配君子爲國虎臣累功積德匪
夕伊晨含幽韞秀以裕後人載誕我師以大而
世眷注者天簡在者帝出則秉銓入而典制
版輿臨之優游勿替方期大拜邦家襲慶上尊
朱御葵星掩芒秦雲黯淡隴日無光奪我所天
盡號盡傷人孰無死哀榮爲福惟太夫人受天
百祿流蘇輜軒六珈象服耄耋考終胡云不淑
某等不佞獲造師門想陰獲恨飲泉知源與茲

靡伊哀愴何言薦以生芻敢告九原

祭徐孝廉唯和文

嗚呼三山秀結作者雲蒸十子旣往吏部代興
隆萬之間舍人振響建安以降大曆而上南風
不競瓦缶雷鳴舉世嘈嘈誰知正聲東海徐生
超超玄著蚤歲登壇于言立吐雅言丈夫不朽
爲期尚論古人如親見之翩翩吾黨匪朝伊夕
立挽頽波牛耳遞軌乃馳赤幘以令四方前矛
所至吾軍益張子之談鋒前無堅陣子之風流

西樓集

卷十六

八

領袖後進長篇短牘古體新詞矯若龍虎怪如
蛟螭口爲雌黃筆代袞鉞凌厲詞場勃宰理窟
人或忌才天或忌名蘭摧玉缺大運隨傾予也
二人寔惟臭味予倡予和予經子緯高齋共卧
別墅同遊無言不盡無語不酬予歸自燕旋復
西適子已卧病晤言不載臨發告別問疾寢門
子猶囑語努力中原造次分携竟成永訣雙眼
欲枯寸腸盡裂嗚呼曹謝少年累困人言子辛
瓦全播于蠻天女大老子忽爲異物陳七貧病

存皮骨子復長往舍我同曹厄在陽九傷如
之何予嘗謂子毋忘歲晏蚤返初衣山巔水畔
予且倦游解組不遲子先朝露予復疇依想子
平生景慕先哲烏山之麓新祠業業今併祀子
以繼徽音龍樓鶴筆遂子素心嗚乎爾母既衰
爾子尚稚門戶蕭條後事誰寄不佞惟友謝客
惟甥兼有雋弟內外經營千秋者名三尺者土
先行爾集後襄爾墓萬里之外魚鴈沈浮爾肉
已寒當歸荒丘別有哀辭聊以當哭殲我良人

西樓集

卷十六

九

百身莫贖

祭李封君文

嗚呼天眷名世有開必先凝祉發祥或爲之前
猗與我公天之所授國倚老成鄉稱耆舊厥有
賢胤奕奕名卿文武爲憲方內牧寧朝望旣崇
帝心益注翁割其榮輒承異數茲爾播州巨懸
作讐敢肆憑凌爲西南憂 帝念專征誰可與
者乃咨卿士以命司馬司馬建牙節制諸軍連
衡四省虎旅成羣惛彼先聲殲此小醜遂覆其

巢亦授之首據茲宿憤振我威靈凡諸反側莫
我敢承幕府上狀司馬之績露布未馳忽罹凶
戚大澤載寶高山出雲不有名德孰開元勳玉
魚金印且膺後命公也九原與茲嘉慶某守在
四封羽檄相聞賀未出境乎已在門敬遣材官
緘辭入蜀何以將之生芻一束

祭亡女文

吾今年六月由昆明移鎮臨安得家報見女手
書詳詳知女誠心死至如在目前也越三月而

西樓集

卷十六

十

女凶問至且痛且駭愕不知其由女自幼婉順
聰慧吾母嬌而憐之襁褓不去手女未許嫁而
吾母逝矣吾每見女未嘗不痛念吾母也吾喪
母之後家事蕭索每飯不過蔬菜顧安所得鮮
美者黃齏粗糲臧獲之食耳女甘之不言貧及
于歸吾已獲第猶不能脫貧藉粧奩取給而已
女安之不言薄女嫁未幾吾遠宦都下女母從
之弟妹盡室而行女書信頻頻惟以不得奉顏
色爲恨不及私也吾謂女賢淑寬和孝順恭謹

皆宜受來福而享年乃未三十而死也聞女病風寒既非死候又非急症女母朝往視而夕告絕此何說焉婦人愛女悼亡傷逝無端怨尤之語吾不欲爲女道唯有呼天愴地而已吾去年夢女似產後服藥熱極攻心大叫楚毒若爲火所薰灼者曾與十伯道之以爲不祥今一年所矣遠而見夢久而後驗真不可思議也嗚乎痛哉吾既倦游亦圖歸計今年四十有七髮如牛尾近有頭暈病壯者溢先朝露衰者何能久延西樓集 卷十六 十二

幸得乞身看女墳墓骨未朽而肉已寒門長扃而草已宿此冥冥者又何知卽女夫異日以一命寵榮女女兒異日以五鼎供養女終不能返女魂而附之魄也則今日何以慰女地下而解我一時之恨嗚乎萬里羈人寄豆羹之饌命女弟與女告女父子之情於茲決絕言不能文有淚如血

祭陳封君文代

和氏之珍寔惟楚璞不顯其光渾乎未琢倚與

令德守一含真韞而不試以俟後人赫赫哲嗣爲名御史出按三秦曰綱曰紀總憲專藩爰陟中丞開府西南乃用軍興入長西臺特由帝簡不剛不柔不疎不難子拜寵靈公亦承恩服不改素老而彌敦位視列卿年登大耋得全全昌完名高節公今羽化歸白雲鄉海天鶴馭凌風而翔某撫鎮茲邦高山可仰典刑凋喪徒懷几杖昔佐司馬令子同朝辟之草木臭味相投鬱鬱祁陽泱泱祁水薦彼溪毛公其鑒止西樓集 卷十六 十二

祭劉封君文代

國倚老成鄉稱耆耄慶鍾後裔名掩前哲惟公早歲登朝騰茂蜚聲官雖分臬重於公卿未壯辭榮有才弗試祿不酬能德浮於位天惟戢穀人亦留餘伯仲競爽以大公閭重則秉銓貴而掌制八座崇階公家有二章服遞進恩綽薦加簪紱聯萬石君家公也逡巡聞命益悚微臣不佞敢席子寵公之名德士林所宗公之闕閤官籍誰同卽今考終譬如乘化上爲列星煢煢

不夜某于伯子幸辱同時聞公至行懷公令儀
不腆之奠緘辭千里北望燕雲有淚如泚

祭賈中丞文

漳河以北萬山盤礴篤生令人沈沈嶽嶽惟公
起家茂宰直入諫垣孤忠自許慷慨千言出守
大邦治行斯邕既擢藩臬扶搖而上遂由光祿
開府贛州閩海江南邇敷令猷秦關百二晚乃
爲政自陝以西邊塵不競內外敷歷垂四十年
爵及上卿四方稱賢受命考終豈曰不壽沒爲

西樓集

卷十六

十三

明神于帝左右昔在留都曾憶周旋節鉞所臨
或後或先尺素殷勤蒙公之愛公今已矣手澤
尚在薊北燕南弔唁無從一束生芻以告於公

祭黃老師文

嗚乎天降名世式作周楨辟如符瑞爲鳳爲麟
唯師早讀秘書遂典國制虎觀橫經簡在者帝
乙酉之役主試于閩内外布列亦若而人桃李
陰森映帶南北匪以營私實惟爲國讒言傾輿
蚊聚成雷才高取妬位逼見猜師旣辭榮爰立

遂已四海蒼生猶望復起師雖暫退有子登庸
九載行河以佐司空簪紱盈廷後先繼美爲萬
石家爲通德里胡不慙遺溘焉歸真朝野悲悼
有識酸辛師之文章蔚然世實師之行誼由古
之道壽不副德爵不副名茫茫天地孰知其情
某等陶鑄師門枯株朽質或仕或隱報恩何日
關山寥遠聞訃參差日月逝矣魂去何之稽首
陳詞有懷莫吐決絕一時淒涼千古

祭張年母文

西樓集

卷十六

十四

睽茲南紀是曰名都厥有女德非獨丈夫天岳
逶迤洞庭所滙或以人靈或以子貴猗與賢淑
作嬪于張相彼夫君爲珪爲璋夫旣龍潛子乃
鵲起母也雍容亦受帝祉爰自民曹綱紀晉州
赫赫憲臣翩翩令猷螽斯爾播首跳梁無狀帝
命徂征獲軍以往惟此播功護軍之勞拓我版
宇戢我弓刀護軍上書乞恩歸養有子承懼母
氏無恙定省幾年母棄杯棬裨翟考終復何憾
焉某等辱與令子同曹通籍十載于今瞻依自

昔天低夢澤雲黯瀟湘葵宿掩芒娥月沈光兔
首可羞生芻以薦靈之歸來鑒予菲莫

祭劉沈丘老師文

唯師積學嫻辭時名籍甚用繼前脩以開後進
既入南雍一經自娛遂與計偕高步天衢鉛刀
爲妖鎔鄒見頓師也安之氣乃益奮爰以選人
捧檄而南青袍獨冷白璧何慚擢令中州沈丘
爲政五載於斯甘棠可咏長君登庸師乃賦歸
尋我舊隱返我初衣翩翩賢胤芝蘭相映惟師
西樓集 卷十六 十五

雍容胤此餘慶歲在乙酉分校于閩嗟予薄劣
亦荷陶甄十年偃蹇浮沈中外辟如生成都忘
覆載叨叅楚藩馳問起居師已坐化嗚呼噫
其於諸子馬齒差長今亦倦游臨風獨愴顧茲
朽質見拔師門徒佩明德未報明恩千里械辭
聊以當哭楚水通淮寄淚一掬

祭湯年伯文

雲夢大澤惟周職方扶輿鬱結山川相望乃有
者舊夫婦同德爲里之模爲家之則何以貽謀

教子成名何以戢穀亦割其榮翩翩比部廉而
不刺三尺持平爲文無害寔逢具慶庶幾全昌
君子偕老其樂未央胡不慙遣後先乘化適去
適來唱隨地下省觀過里觀此閔凶朝夕在側
含視從容某義忝通籍情若昆弟匪怙匪恃與
茲出涕典刑既喪名德不留生芻一束以告諸
幽

祭同年黃元甫文

惟靈質韞荆山氣吞雲夢矯若祥麟肅如威鳳
西樓集 卷十六 十六

英資天授邈矣寡儔兼通墳典能讀索丘摘藻
春華調高白雪興趣不羣風流自別公車射策
通籍金閨翩翩楚材爲璋爲珪乃隸冬官考工
之署閱閱益崇聲聞亦著同榜兄弟結社稱詩
牛耳遞執誰爲白眉君入水曹余司通庾尺素
相聞平生未吐既忝楚臬寔惟鄭鄉忽聞凶信
掩袂自傷中空墜雲半壁摧嶽吾道何寄典刑
安托代割郢中往奠無繇薦以寒泉中心若拙
祭同年熊國亮文

嗚乎古士君子孝以成忠匪直國華居然儒宗
惟公壯歲登庸芳名籍甚進退自如得失無競
於時伯母臺臺而康公也陳情再疏君王菽水
承懼斑斕自喜曰溫曰清左甘右旨母既考終
永慕不忘浩然長往景山之陽四海賢豪願言
勸駕一命是膺以光泉下惟公謁選例當美除
斬而出守于例奚居人蓋妬才天亦助虐凶信
何來聞者錯愕伎夫索瘢借公爲名遂犯衆怒
而蒙惡聲某等同籍弟兄承乏茲土睽違一時
西樓集 卷十六 十七

隔絕千古廣柳南還漆燈模餽絮酒炙雞以問
諸孤

祭大宗伯馮公琢菴文

嗚乎天生碩詰爲國家楨下奠河嶽上垂列星
惟公東岱儲精風流縕藉發爲文章班楊齊駕
綺歲登朝讀中秘書既窮萬卷亦足三餘再秉
文衡士歸陶鑄桃李清陰惟人所樹遂陟春坊
益重巖廊參佐銓部中行朋亡 帝簡忠貞晉
大宗伯爰立之命匪朝伊夕公所著作居然宗

丁公曰小技辟則雕虫經世大業寥寥何有立
德立功庶幾不朽如公一身安危繫之公亦慨
然旋轉爲期云何一疾萬事長已 君王輟朝
商旅罷市其緬懷嚮昔實幸周旋愛而不見於
今三年忽聞流計無由奔謁殲我良人臨風哽
咽絮酒炙雞千里緘辭生芻一束魂其格思

祭洪方伯心菴文

嗚呼清源衍秀龍首儲精篤生哲人維周之楨
蚤歲登庸玉潤金英翩翩茂宰奕奕名卿直道
西樓集 卷十六 十八

危言朝野盡典試于黔多士作程敷歷中外
荷與蜚聲遂長雄藩漢水方城除奸剔蠹曰公
曰清虐播播燭南土震驚公也雍容獨持其平
殲厥短狐坐制長鯨不有君子誰秉國成人猶
戀公公忽辭榮生爲豪傑沒爲神明真茲方嶽
映彼列星某等同寮伯仲同榜弟兄十日不見
公歸冥冥既失元龜安寄典刑臨風一奠以迓
公靈

西樓全集卷十六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七

啟

請撫臺入簾宴啟

請按臺入簾宴啟

請正考入簾宴啟

請副考入簾宴啟

請撫臺鹿鳴宴啟

請按臺鹿鳴宴啟

請正考鹿鳴宴啟

西樓集

卷十七

請副考鹿鳴宴啟

請各撫院鹿鳴宴啟

與侍御啟

三通

復陳弘宇憲副啟

復張蓮濱憲副啟

壽劉直指啟

壽羅存冲憲副啟

西樓全集卷十七目錄終



西樓全集卷十七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續重刻

啟

請撫臺入簾宴啟

伏以漢水波澄三千里鯢鵬噴浪衡陽日出十

五城鴈隼橫秋代是文明時當燕喜恭惟臺下

中朝元老昭代儒宗德洽章逢功成樽俎更恢

西樓集

卷十七

天網梗楠杞梓兼收不腆方城琰琬璠璣並列

洞庭張樂湘浦開筵特徵榮戟之臨併借鈞衡

之重鳳凰山下彤雲掩映當尊鴻鵠峰前紫氣

飛來滿座百寮承式多士具瞻

請按臺入簾宴啟

伏以栢臺霜肅風行械櫜之鄉桂苑秋高化啟

鯢鵬之路覃敷文命獨朗奎光恭惟臺下大猷

經遠正氣匡時允中朝執法之班適南國多材

之地金衡廣度元資師匠之功玉鑑高懸並受

王明之福賓簾載誌天網斯張開四照於文林
導百源於學海澄空壁月光含柱後之冠拂漢
商飈氣稟雲間之仗敢藉網紀之寵仰承貞肅
之儀所望儼然不辭責只

請正考入簾宴啟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明庭額俊共驚
帝簡之難寧慎重而擇官故逡巡而降命均瞻
北斗肅拜下風恭惟臺下河嶽炳靈文章司命
家傳忠孝世擅勲名惟茲荆楚之邦實曰湯沐
西樓集 卷十七 二
之地恭承明詔廣取真才不辭水陸跋涉之勞
毋廢朝廷寤寐之典幸子大夫之夙駕慰都人
士之彈冠敬開薇省之樽敢屈蓬山之馭楚材
堪採元資匠石之能荆璞可收終借卞和之識
高山仰止多士具瞻

請副考入簾宴啟

伏以 帝簡天曹式重銓衡之寄地嚴材館寔
推藻鑑之司降命匪輕遭時非偶恭惟臺下天
黃朗徹位望高華起造化於毫端握星辰於掌

上益衆意獨嚴弓旌之使而 上心尤注湯沐
之鄉故屢請而乃俞竟兼程而赴命幾旌閃電
萬里馳風不辭七尺之奔勞用慰諸生之饑渴
璠璣是寶何煩三獻之勞杞梓可材豈靳千金
之價湘潭借色江漢生輝邀大別以開筵對高
樓而張樂萬惟臨况曷任光榮

請撫臺鹿鳴宴啟

伏以轅門畫靜營前千盾千層賢路秋開境上
弓旌四出騏驎並收天廐參苓都入藥籠祇仰
西樓集 卷十七 三
龍光同茲燕喜恭惟台臺力扶綱紀身寄安危
天眷西南草野人人自慶風清江漢萑苻在在
無喧卽朝野之具瞻信文武以爲憲萬流仰德
庶士傾心網羅廣被于遐邇陶鑄適歸乎玄象
肅肅其羽瞻熊軾于星橋菁菁者莪列鴈行于
雲路伏望彤騶是賁繡虎斯臨式觀南紀之人
文共慶生成之禮樂

請按臺鹿鳴宴啟

伏以栢府懸衡允副斗山之望棘闈撤鎖盡收

江漢之英祗候乘騶齊誇得駿恭惟台臺文章
司命象緯元精采風而麟鳳呈祥攬轡則豺狼
遁跡額時髦以登天府盡梗楠杞梓之材持憲
節而蒞帝鄉肅械櫜櫜薪之化百寮承法似漸
羽之鴻儀多士趨風若凌霄之鳳彩伏望威臨
豸黼寵賁龍光紫微夾道以迎軒丹桂飄香而
皮樂

請正考鹿鳴宴啟

伏以玉堂承詔詞臣稽古之榮金鑑掄材 聖

西樓集

卷十七

四

主得賢之慶力追大雅再見淳風士欣遇合之
奇人嘆文章之盛恭惟臺下金書玉簡家臨禹
穴以探奇天祿石渠世際堯階而抽秘新衡綸
綍會剖璠璣文星適度於江津奎 正臨乎郢
甸竊喜拔茅之會恭逢撤棘之 潔彼芳樽儼
然珠鳥肅候鳴鸞之馭祗聆祝嘏之音請看三
楚之梗楠盡屬一時之桃李

請副考鹿鳴宴啟

伏以衡雲標瑞一時龍馬呈祥漢水涵靈千里

鵬鵬競化士歸陶鑄人慶遭逢祗候台臨共瞻
奎聚恭惟臺下清融水鏡峻峙斗鈞 帝簡文
衡珍重東曹之選名高月旦按羅南國之英井
特爲一時之光固欲備異日之用冠裳耀日雍
雍鵷序之班桃李如雲濟濟龍門之坂近仙旌
十郭渚聆天樂于洞庭共際休明均瞻景運

請各撫院鹿鳴宴啟

伏以文當啟運於昭大國之風道重作人式修
嘉賓之頌惟龍光之遠照適燕喜之分臨幸際

西樓集

卷十七

五

昌期聿觀盛典恭惟台臺中和合德文武兼材
節槩凜冰霜士歸欽式風猷光日月人懽威嚴
卽樽俎而功成信鼎鉉之望重梗楠杞梓慶匠
石之兼收琰琬璠璣與多方城之作貢子大夫之
權衡不爽都人士之意氣方新共聽鹿鳴喜看
鴻漸遇借干旄之指恍瞻榮戟之臨不腆承筐
戒幣祗將乎明德有懷駐節乞言更切於周行
與俾侍御啟

台臺殿中法從柱後勲名皂蓋通臨肅氣全銷

百粵花廳西首霜威直肅三湘官儀快睹于荒
坂使節驚傳于夷服動播山嶽鼓舞風霆長寒
貪墨之心永簡聖明之眷顧封非不遺于下
寵乃斗箕時取其虛聲翩翩尺一之書戀戀故
人之意寄情良篤念舊何殷某昔受事名都代
庖上國久沐沫濡之愛更深饑渴之懷量移以
來寤寐何已乃厯遠札釣來雙鯉猶鮮更拜多
儀擲下百朋逾腆寸心獨結九頓爲慚豈臭味
之能投乃神情之特契衡陽雁斷空懸琰琬之
西樓集 卷十七 六

思佳嶺雲迷敢後瓊瑤之報輒馳允役敬候台
禧鱗鴻之使已遲蘋藻之將彌褻仰惟鑒納苟
任悚仄

又

伏以昆明浴日標形勝于西南點蒼出雪
躔于翼井古稱仙宅今作材藪自揣顧蒙
巨麗恭惟台臺人倫師表盛世羽儀東壁
天上青藜借色西臺法從人間白簡生
德輝便蠲宿垢更厯容接益佩鴻私其

離任徒木強橫經非易敢秉鐸而稱師持憲自
慚懼張羅而失士尚冀模範不遠好而示以周
行典刑在茲憐而垂之末照忽瞻溫札獎慰過
情兼捧腆儀綢繆溢格拜嘉匪報感悚交并祗
有心藏末繇躬叩

又

伏以白簡叩關共倚回天之力繡衣行部還高
煮海之功志在澄清職司獻納非藉朝望曷振
臺綱恭惟台座越雋鍾祥昆明衍秀讀書中秘
西樓集 卷十七 七

人驚手筆如椽執法內廷帝謂威靈似鐵山
川動色節鉞生寒馮翊遙臨天上一星作使潞
河暫駐雲間孤隼橫秋偶接清言輒欽高誼某
八閩男子四十腐儒秉鐸名邦濫竽重地望履
幕而霜肅仰止末光捧竿牘而春回瞻依厚眷
未操刀而使割更稟繩墨於大方豈習水而知
津願借楫維于先覺爰爰踈節罔報瓊瑤耿耿
私衷徒勞饑渴伏惟台鑒慰此下情

復陳弘宇憲副啟

恭惟台臺中州碩德南國儒珍若水專城真覺
一時春盎吳山持憲遙臨萬里風清爰陟楚藩
遂叅省政弘猷益粲芳譽彌高不佞舊幸識荆
今叨御李浙江烟樹猶懷杯酒流連湘漢波濤
更想千旄掩映片鴻飛到滄滄紫氣擁千峰雙
鯉投來燦燦丹霞明五色顧起居之未致何金
玉之載臨九頓爲慚寸衷徒結

復張蓮濱憲副啟

恭惟門下節鎮瀟湘綏懷荆楚允矣星懸一路
西樓集 卷十七

悠然雲覆三江春滿湖濱此日豺狼歛跡霜清
海甸當年鷹隼橫秋憲節如新清風益鬯 聖
主恩深侍從賈生寧久長沙清時望屬俊髦張
相何甘楚澤不佞某七閩男子下里編氓曾隨
竹馬以逢迎尚憶花驄而至止茲者崎嶇入楚
叨冒叅藩慚尺素之未投感雙魚之遠擲長箋
忽啟翩翩彩霧當門雅脫載頒燦燦朱提滿篋
臨風寄謝對使登嘉徒佩私恩曷勝感戢

壽劉直指啟

伏以一陽啟泰日景初長三壽作朋歲華斯茂
億萬劫共當震旦八千歲以爲春秋恭惟先生
大人抱壽國珍爲瑞世寶滇池暫駐雲間孤隼
橫秋洱海遙臨天上一星作使惟茲暢月正值
昌期瑞已叶於雲祥神尤徵於嶽降繡衣日暖
人歌有脚之春皐盎風高壽衍無疆之筭某初
承陶鑄夙賴帡幪占紫氣于中天戴清輝于北
極依懷徒切尚阻鳬趨祝頌何辭敢稱燕賀伏
惟台鑒俯賜涵原

西樓集

卷十七

九

壽羅存冲憲副啟

昆池春蚤正值花朝南極星躔又當震旦泰階
可指奎宿遙臨草木借輝光憲府開尊歌麗景
神仙餘氣色外臺列宴祝長生喜晝夜之初分
卜春秋之鼎盛輒效華封之祝長符嶽降之祥
共慶稱觴仰邀脂轄

西樓全集卷十七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八

尺牘

上舒開府

上劉豐津座主

上黃葵陽老師

與門人舒孺立編修

與翁肇震脩撰

與葉進卿少宗伯

與陳侍御彥莊

西樓集

卷十八

與鄒愚谷先生

與陳伯孺茂才

與陳用吉茂才

與惟起

與惟和

荅同年李子璞孝廉

與徐惟和孝廉

荅李廷燁東莞

與王百穀

與同社

與陳奉常青田

與陳振狂山人

寄徐興公

與王玉生山人

與唯和兄弟

與伯孺兄弟

與陳汝大

與陳汝翔唯泰

西樓集

卷十八

上季老師少司成

荅沈伯含進士

與韓仕廣民部

與鄭翰卿山人

與屠緯真儀部

荅黃白仲

與顧道行學憲

與公朗和尚

與顧世卿

與林熙吉

與林熙工 三通

與王百穀 二通

與張幼于

答江纘石中丞

答鄒大澤老師

上陳毓台中丞

答李本寧太史

與王彥貽鴻臚

西樓集 卷十八

答孟穀餘憲副

寄徐惟起

寄林雋卿

寄屠田叔辰州

寄吳子脩明府

寄薛鳴宇廉憲

與蘇弘家民部

上趙大司徒

與盛太史

上孫栢潭少宰

與錢象先

與強善長

與同年江進之廷評

答舒中陽尚書

與心甫兄

與曹能始戶部

答鄒愚谷老師

與舒中陽大司空

西樓集 卷十八

答耿巡撫叔臺

與黃肖源太僕

與馮慕崗年丈

答李斗野大叅

與臧晉叔國博

與柳山人陳父

答門人曾璇石侍御

與同年竇燕雲學憲

與曹能始大理

四

與葉少宰進卿

答同年袁六休

西樓集

卷十八

五

西樓全集卷十八目錄終

西樓全集卷十八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縉重刻

尺牘

上舒開府

某不佞自奉武林手書三僕于茲及明公進僕卿無何而開府黔南竟不獲一起居臺下唯是謏劣無似謬蒙賞識遂以末技爲主者所收此

西樓集

卷十八

一

孰游揚之哉客冬得貴省賢書知公子偕計卽所錄應制諸篇天下傳頌稱快焉不佞某而後喜可知也由是以窺明公渥德左券在人隆積厚饗蓋未有旣矣初抵燕風塵勞苦次公輒携公子過存雙魚疊素從天而下開函捧讀光儀咫尺獎借太過雅贖鄭重不佞某何以有此於公豈謂夫夫也者業已置之門下而公子曩時屬有一日之雅遂溢許焉慚感慚感卽審撫茲貴竹風猷赫然當宁方借公以表百寮秉鈞軸

而持衡之不佞某者庶幾得望下風重承大教則拜厚貺布鄙私尚有日也

上劉豐津座主

自別老師則策蹇而行買舟至清源改從陸委頓風塵行李憔悴抵家則以病謝客凡閉關三閱月視廬江如隔天未久不聞問疾焉於懷某無狀自惟一椎魯諸生偃蹇田間謬蒙賞識借以虛聲而踈庸僻廢重負雅教時時效博士伊吾勉強卒業握枯管愈覺才盡以此益狼顧自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嗤矣老師雅抱碩望當道者且破格以待何嘗不見奇效志一第當奈老師何而况有公子仁兄光弘鴻業而老師雍容享之亦何嘗不見奇效志也

上黃葵陽老師

某主臣某不佞無所短長於世蒙老師不棄管蒯而收其瑕類此自老師湔祓之豈某能以北郭之伎濫竿齊門而天幸至是乎第其中實無有而虛聲未敗卒令見放傷老師知人之明而

爲官塲玷奈何哉既歸杜門則捧老師所示程義頽首揣摩曾不得其所入間不自量妄有所稱述而乍合乍離旋復廢去政恐終自墮落無以奉慰至指致足媿也老師方以文章潤色鴻猷卽太平之業雅已有端復得長公以嗣家學赫然交映此不亦吉祥善事而榮施於門下士者哉近作數首併呈左右更乞一指示之則又老師所以終教不佞者矣

與門人舒孺立編修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蓋不佞別足下携一襖被策衛行矣舟抵清源乃得報爲頓足起舞不知身在羈旅也足下雋才挾三尋之矛摧鋒陷堅搏秘若風雨卽一日而名重天下薦紳先生無不願望丰采者乃猶不棄憔悴而萬里問訊情愔委至儀幣爛焉不佞一下里狂生何以有此於足下不佞一何幸乎不佞旣罷歸則謝客之山中老大自嗤偃蹇無狀睨三寸管輒欲嚙破柰足下高誼何足下且以文章親幸雍容著作之庭顧問之暇不廢

披覽由斯而勒成一代之業爲不朽之盛事此足下饒爲之顧安得拓其餘以波及不佞而指示之也小兒生已十二周歲頑鈍懶散酷似其父邇再舉一男厲人生子政恐其復類我也

與翁肇震修撰

陳士文過家得奉手教甚慰士文舟次寶應幾不免陽侯之厄瑤函危作殷洪喬蓋湖多水怪足下制策在彼得毋令蚊蜚旁睨哉不佞十月抵家苦尚平之累作一牛馬走無須臾之隙計選期尚早就道猶未有期外扇頭小詩少致下私亦冀懷袖之餘不遂棄捐耳

又

去歲過家苦王程殊迫踉蹌西邁不獲更致起居憶老年文讀禮之暇益習天下之故行將卽吉副廟廊側席之思政且及子鄭重鄭重弟本疎懶無所短長今幸承乏于西南夷荒忽之區藏拙可也萬里之外孑然無侶獨與兒子相依退食焚香蕭然有髮之僧矣

西樓集

卷十八

四

與葉進卿少宗伯

一別台儀便再改歲足下旣領春官兼有爰立之命某卑冗外臣遂不敢以猥名上塵清覽欲問起居逡巡未敢也乃孫廣文舍人還家忽拜遠教誨諭勤督兼以諧諧始知天上貴人未嘗忘故耳留都風景佳麗晏起大樂然朝野望殷恐不令足下長有此樂滇南絕徼某只携一子而西旅况蕭然無可適意今年得藉大庇幸不中考功循資暫轉便圖歸計想足下悉此微衷

西樓集

卷十八

五

非浪說也外致芟芟少抒遠念更一札及薄物問曹郎者幸爲轉送如其得請還家便寄鄉里南行者亦可蠻天寥廓夢寐爲勞臨楮凄然寸心都斷統惟台鑒不盡所言

又

承役歸自白門得拜台札加以佳章厚幣鄭重如許感激高誼何日忘之明公折節觚生不自知其辭之過矣不佞某居夷凡再閱歲校閱之暇焚香讀書亦足散懷而中貴人日與青衿爲

構每波及不佞某不能以七尺殉之然既視面
諸生上那得忍氣坐視甘爲此輩所魚肉也日
來閉門謝客具文乞休而都臺宛轉留之且復
中止第光景如此要不可久羈彼將磨牙俟我
食而寢處之智者詎宜臥豺虎之側而以爲安
乎金陵鉅麗山水清絕門下日眺勝大樂然念
及鄉里後進踟躕至是得無黯然憐之否

與陳侍御彥莊

自明公入閩閩人士無不沐浴厚德而飲其醇

西樓集

卷十八

六

乃袁宗尤百倍常情二三兄弟荷陶鑄之恩感
無已時不佞奉教六年於茲遂得拾咳唾之餘
濫竽獲雋此孰提挈之哉客歲冬初假道南還
屬明公捧徵書而北道路莽宕遂爾相左竟不
得一睹光儀慰此區區典刑猶存徒懷饑渴聞
台駕當以春暮入留都雨花石屋之勝淋漓馬
首間緩轡微吟興趣甚適於今疆事稍寧明明
在上大雅君子豈樂毛舉鷲擊以爲捷此明公
善息時矣

與鄒愚谷先生

某記自晉陵載奉手札便至京口風雨渡江回
首白雲依依在望既驅車北行委頓頗極然時
時於懷袖中沐浴佳什恍然如奉杖屨都忘勞
鞅也某自起家而北所歷閩楚吳越齊魯燕趙
之墟七千里而遙舟車作勞篇什間作然皆無
聊之詞呻吟侘傺之聲故曰越吟不便棄去彙
之成帙且以正於師門老師肯爲某玄晏乎哉
老師人倫師表此道正宗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西樓集

卷十八

七

況某在門下士之末豈其靳咳唾之餘而不以
假其毛羽也是以忘其穢惡布之郵筒幸爲竄
削而重以片言百世而後所不覆之誣而投之
溷則某拜如天之賜矣

又

某極寒劣無似老師收之門下而過意慰存某
不知所自致矣既與王彥貽遊惠山昏黑返舟
遂不及再叩玄亭遲明解纜走一老蒼頭候道
左乃老師復雇一介而馳之手教鄭重墨妙盈

篋服膺高誼能不潸然卽老師曲庇門下士何
至屈月旦之評而濫許至此老師人倫師表四
方思一奉顏色而不可得某旣辱接引又辱金
玉之音登龍劍屣方斯爲快矣舟抵毘陵幾百
里而遙勞使者遠頒益增慚悚外邇閣詩一錄
扇頭請政某此道僅一染指耳望老師憐而指
示之不敢護其短也

與陳伯孺茂才

旣與足下別則走翠旌山椒望二仲小榜飄然
西樓集

卷十八

八

見紫雲擁舟如染者豈足下奚囊在耶不佞以
次日卜舟風日清美露坐蓬上科頭長嘯兩岬
人疑爲江神矣

與陳用吉茂才

踈狂窮措忽仗劍而從羈旅遊行李依依僕夫
催道辟如野馬就銜更成茶酷矣廿年聚首一
旦阻絕縈戀同袍祇有永嘆計不佞髮初燥得
交足下足下矯矯不羣前矛勁甚不佞者乃得
賈勇先登卽足下何患焉

與惟起

伯子行恨不得一面極惻惻昨得薦夫報山人
逋改初衣奈足下何第五之名果勝驪騎乎

與惟和

日苦梅雨兀坐一小樓如枯蝦也林熙吉陳伯
孺乘漲西行別時訂約再三不佞許以六日往
峴山山靈掃石待我政恐足下寒盟又添一臥
游故事耳

又

西樓集

卷十八

九

山齋小雨與玉生兀坐風景凄然門無剝啄恨
足下兄弟不共此興耳明日稍閒能杖短策過
松林逐麋鹿芳草間乎

答同年李子璞孝廉

長安羈客不自意得從足下爲俠者游每一開
尊相對兩腋習習風生豈所謂臭味者乎被放
以來潦倒奔命視七尺如一枯骸廓落兮而無
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時於落月停雲想見顏
色耳足下自雋才一第當奈足下何卽相國折

節下士足下據右坐稱上客醉則擁陳姬挾一冊高臥風情固自不惡孰與不佞兀坐書空苦哉荏苒歲月束裝在近爲問郭隗先生黃金臺上猶有收駿骨者乎則不佞且至矣

與徐惟和孝廉

不佞抵吳則已聞足下北矣爲之躑躅於橫塘烟雨間意極惘惘旣入燕便訪足下於酒人羣絕無踪跡也居一日而何尉來乃知素車白旄翻而南者卿耶爲之絕地大叫髮上指冠也尊君素強無疾何以遽至此且天旣不憖遺又何巧令與足下左使足下抱終天痛神理茶酷豈真有不可知者乎不佞日買苦酒三十銅錢潦倒燕市中恐終成一薄劣相幸勅從者掃齋頭一片石待不佞歸也惟起骨立如少年絕粒僧不至號慟滅性乎

又

數日乃得簡出然亦苦酬答每一挾冊不能盡了已復投書起矣蠹魚殊酷欺先生久客將西

樓藏書飽嗽無餘昨乃搜其種聚族而焚之恨不能極吾兵威也恐復竊發耳惡詩書扇頭奉惟起當爲吾緘之篋笥不敢怨也

答李廷燁東莞

自北歸一切酬應苦惱計未得一日高枕卧耳每吟邊酒次輒思我廷燁耿耿于懷想據案治爰書作宰官面孔真覺勞頓然聞李令君政聲甚著一二猾吏畏三尺如水賢者豈可測乎不佞弟無似與惟和兄弟及諸酒狂結一社於烏

西樓集

卷十八

十一

石山下篇什不少今且付梓秋末可得成書當寄郵筒一求證印也香山君曾會面不此中望其半札如鴟尾上天書乃知茂宰自貴倨令人氣盡

與王百穀

曩過虎丘蒙長者傾蓋之誼已解攜而西也回首吳門少微星如隔河漢唯是大雅方執牛耳而號中原凡在行間敢不共命不佞至猥雜無聞乃長者不棄而辱收之不勝管蒯之感耳不

伎由閩入燕間關水陸以日計者三月有奇以
程計者七千里而遙寄悰寫懷動至盈帙大約
多懷上惜別之什故題之曰越唵聊以比于作
勞之歌庶幾於記里之鼓耳不便敝帚而且以
災木百世之後所不覆之說投之溷浮沉之水
則寔借資於金玉之言蒼蠅飛不百步附驥驥
而千里矣是以不揣迂疎妄求賞譽願長者以
咳唾之餘稍拂拭之不佞沐浴盛德感無已時
亦知足下廣大教主必不惜此齒牙而假我毛
羽也

西漢集

卷十八

十二

又

長安羈客偃蹇而拜一官乃得計曹作此面孔
西山寂寂笑人百穀先生已在生天奈何不一
手援之也不佞於先生卽無問傾蓋但寤寐在
十年之前高山景行懷之已久豈可謂不如故
矣不腆小集曾寄一尉而南願受繩墨且乞金
石之言亦知惡物不足辱齒頰但不可當吾世
而失先生若曰噉名則吾豈敢

又

駐吳興時徐與公過衙齋知足下猶不忘疇昔
之言念高誼無已且云足下將游道場一醉烏
程酒也不佞私喜得借杖屨爲山靈光寵久之
不至則暫之長與視漕而謝在杭乃以手教見
示貌陋於無鹽飾之以珠玉足下假借不佞不
知其言之過耳不佞良苦日問諸水濱今行部
抵秀州矣盈盈一水脈不得語輒走一介致起
居

西漢集

卷十八

十三

與同社

姑蘇驛與玉生別意乃太惡以此竟不能修尺
一訊二三兄弟不佞非人哉不佞旣舍玉生而
北至京口渡江卽從陸間關委頓殆不能堪至
滁陽復失我舊物益令行李無色知我者當一
助悽惋耳一人都酬應亦自不少選期更須秋
冬之間早知爾恨不且浮沈里中無事衝寒跋
涉虛索長安之米也自三之日起家計程七千
里而遙棲其囊中可百餘首已錄一通寄王百

穀乞序序到便當入梓又作梨棗之灾預以報
足下社中想修業如故獨令不佞騎一駑馬僕
僕塵埃中言之真自氣盡玉生游道何如無愁
饘粥否謝吳興不辨如南越尉佗治陸先生橐
快意耳同社兄弟欲人人致數語才短不如陳
驚坐安得十吏逝供欲令侍史者一槩作寒溫
幾字性又惡之輒布尺二牘統茲寄憶也

與陳奉常青田

某家食載周曲荷台眷瀕行復辱祖道耿耿至

西樓集

卷十八

十四

今藉庇以六月謁選濫竽計曹某端蒙人也授
之握算不知縱橫乃苦錢穀簿書之役真不知
所自致矣明公養高林壑聲望卓然在朝公卿
無不承其風而願爲之下况今東夷窺伺西虜
跳梁非藉老成何由安輯明公亦安能以東山
老也

與陳振狂山人

吳維鎬抵燕道足下客越消息甚惡第固知臨
叩令不辨此乃令馬卿幾與鵲鵲奈何奈何

向嘲足下如山中鹿不肯跬步出閭右今當益
就長林老白龍江上矣北征稿已竟今便傳一
部去試科頭讀之澆以斗酒亦覺耳後風生何
必陸大夫千金裝哉陳氏小孺已下車病後頭
顛髡然頭髮茸茸如還俗僧真可憐也二月八
日寄聲

又

芋江上辱祖餞遂握手不忍別依依此情何可
爲喻既發舟東風健甚樓船西走如騎快馬南
望釣龍臺僅僅奉大吸江亭乃在雲霧中而紫
氣勃勃錄人知陳先生詩囊固自無恙即東登
日觀峰北登黃金臺恐此紫氣長在眼耳

寄徐典公

別後凡得手書二紙如見故人也開春十又一
日阿和抵都於是不佞方有通州之役與阿和
劇談丙夜遲明而別心甚恨之旬日始竣事歸
阿和已移居東邊時時跨蹇馬過從各出近作
繁聲歌之覺易水悲風不減荆卿時狀此亦何

西樓集

卷十八

十五

一必綠玉叢竹中哉初得幼孺書謂病甚不果來
令人無色一日與曹能始共飲阿和樓中忽見
幼孺使者風雪中至云以前月二十三日抵彭
城矣計程三日且至爲狂躍不能自制此君來
便成鼎足但不知執牛耳者何人耳不佞夏間
恐有搜粟之役則荔子丹時又得一聚首也

與王玉生山人

不佞以五月二十六日抵家始知足下竟遊燕
惆悵者久之長安諸貴人畏山人如蝎視書畫
西樓集 卷十八 七
如贅疣王先生不餒死亦大幸八月之望入吳
興受代日醉謝客郡齋旅懷稍不寂寞耳足下
當以何日歸不佞明年三月渡淮暫復還家不
知得聚首不今因報代人便附布區區割一日
之廩政得如許爲我買酒肉弔荆軻先生也

與唯和兄弟

不佞萬里風塵神骨俱俗然每憩綠玉齋便如
華胥之國君家兄弟風流爾雅人士所宗以不
佞叅之則臭味矣湖上重辱祖道相對黯然至

不能出一語而別旣登舟則出贈言作曼聲歌
之何必曉風殘月哉唯起當以秋幕入越不佞
幸先至且勅道場山靈邀杖屨也因溪舟次寄
聲

與伯孺兄弟

峴山幸與伯孺日夕然不盡所懷擬都下相聚
當不落莫耳幼孺書來乃得伯孺病狀令人黯
然踪跡參商再見何日行時辱幼孺祖道重以
金玉之音挾之而西偉然朶雲之贈也行矣且
西樓集 卷十八 七
入太湖眺道場蒼弁諸山則幼孺舊遊之地題
名未湮風流可念當無惆悵於尊前而欷歔罷
酒也舟過因溪改而從陸風塵莽宕驅七尺而
殉之足令達人齒冷矣

與陳汝大

弟以四日發舟東風甚勁乘餘皇如馳快馬是
日反遂宿白沙新月可憐江清見底黯然思我
汝大疑在尊前矣長篇綺麗有盧駱家風挾此
而從長江水怪辟易何論壯我行色哉旣入因

關改而從陸殘暑未銷客途殊倦視我汝大浮
白痛飲擁如花而歌落梅真成隔世人回敬布
尺一不盡欲言

與陳汝翔唯秦

西郊辱君家二阮以瓊瑤爲祖道函致巾箱覺
紫雲滄勃不散旣解纜猶依依帆檣間也六之
日次困關復從陸西邁萬里馳歸堪此委頓計
社中二三兄弟修故業如昨真千載勝事雅俗
殊途竟成風馬但柯斧無恙想不令風流獨擅
西樓集 卷十八 十八

耳

上季老師少司成

某向在都下得老師南中信知尊體暫違和且
以告請諸門下士竊議廟堂注眷方殷計日內
召老師壯盛之年何恙不可已而輕於去就也
無何而某以饋運之浙行至涿鹿則老師疏再
至矣旣倉皇不及一訊已觸熱輒由江州而南
蹙過家道路莽蕩無緣趨候茲以八月之晦入
吳興受代便欲徑走留京致起居又迫漕事不

得西想老師日益調攝安勝如常鍾陵大江之
勝淋漓几案間致足樂也某謫劣無似竊在陶
鑄今乃濫役此邦未習水而操維楫傾覆是懼
老師亦何以鞭而策之耑役馳尺一仰候台履
惟老師宥其臯而炤存之幸甚

答沈伯含進士

曩在燕市一再握手知仁兄爽朗自是風塵表
物旣過武林晤楊思說先生乃悉仁兄風流儒
雅是我輩人則又爽然自失矣不佞弟謫劣原
西樓集 卷十八 十九

非吏材與之握算不知縱橫不得已而托於此
道以文其陋詎可傳之作者以貽誚大方惟是
兄弟之誼或憐其矇昧而指示之是以忘其醜
而以近刻二種請命焉弟旣株繫於此不獲面
稟繩墨而手教鄭重并辱厚貺令人益深惕息
敬拜卷一扇一奉以爲篋笥之珍且於仁兄得
一斑矣

與韓仕廣民部

曹能始南還以手書見存讀罷如見面孔也西

更無事應酬少澹挾冊琅琅且讀且乙庶幾兼
隱者乎弟駐武林凡三閱月湖山之勝未及染
指夙興奔走望塵投刺且終日蔬食割廩餘以
供過客真堪冷齒也

與鄭翰卿山人

不佞曩在長安謂足下具俠骨而已入武林而
得足下詩稍已異之然一斑片羽不足盡英雄
之技未敢便謂臭味把臂入林忽然別去遂令
六橋三竺寂寂笑人邇再過苕溪始盡讀足下

西樓集

卷十八

二十

塞上諸稿音遭調雋在王維李頎鴈行披覽未
終欣然獨往始恨西湖之上不得各挾三尋之
矛以下駟相敵吾鄉雅道方邈二三兄弟狎主
齊盟傳之中原人馬辟易願邀三山之靈引鄭
先生馬足而東雞壇未湮牛耳可執窮羽徵於
中宵極才情於暇日豈不快哉人便附布尺背
寫茲夙意外扇頭小作願處君懷袖之中

與屠緯真儀部

不佞髮未燥則已聞東海屠先生矣無緣一奉

顏色徒懷饑渴而會接粟入越甞過武林握手

黃白仲知門下客遊天竺無何竟發也爲悵悵
者久之江以南作者如林自王廷尉汪司馬旣
歿先生代興執牛耳而先驅敢不供命不佞醒
齷小生伏膺此技殆將十年不獲師承終墮惡
道今且乞靈于天幸屠先生在五百里之內豈
可當吾世而失之則不諱其醜願以近刻二種
求印證于大方比征業已有序之者不敢重煩
先生帝京一篇剗剗初成特乞一言爲玄晏先
生行爲衆生說法普度十方寧謂其無因至前
而金玉其音哉

答黃白仲

京兆卷得跋乃益佳當并阿明而二矣屠先生
望海歌置之行李中覺波濤洶涌天吳立而馮
夷舞也武夷茶久欲致小許澆磊塊今送一觔
不佞謁武夷君命一羽衣於接筇峯頂得之非
浪語也

與顧道行學憲

明公向淮閩中不佞曾不獲一奉顏色已過吳門又苦栖栖未惶意極悵惘今年幸約王山人策馬筮而西庶幾一聞緒論乃弭楫江干明公復有省墓之役竟亦相左桃花流水杳不可攀有式閭翹注而已小詩書扇頭少致仰止之私明公方建旗鼓號召中原不佞儻在行間願稟麾下則奉令承教尚有日也

與公朗和尚

不佞聞公朗舊矣風塵游客曾不得一叩上座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穆如清風徒懷夢寐每宿徐壯孤齋頭輒讀佳什食哀家梨爽不可言想師風韻都不減支遁今年弭棹河干咫尺禪林但不佞舟行不便與地主相見無緣獨望精廬坐自參商乃知凡骨終隔佛地矣新刻一部并扇頭小詩一首願求印可粗簔一柄乞作小草爲懷袖之珍普度法門豈惜此腕母謂檀越落第二義也

與顧世卿

不佞往在謝郎許聞顧公子甚習昨入吳江約

與王玉生共過諧賞園伏謁尊公兼得與公子還往既復相左遂愴皇發舟亦以尊公不在不敢輒與公子相見玉生歸口公子不置風流儒雅直逼古人令人又爽然自失矣之吳門訪王百穀王亦且往惠山乃知風塵夙習到處爲山靈所妬奈何奈何敢附一書于玉生道此耿耿它日繫舟垂虹橋毋相避也

與林熙吉

客歲過家席未溫而北轅風雪間關抵都已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殘臘矣今夏移官政得通州倉曹長屬漕運方始酬應不遑日食廩給五錢節饗餐以待過客妻孥怨詈若不聞也者而過之不得已遣大兒南旋署中少安又覺寂莫乃知旗山下自有真人宅何必走此火宅自取苦惱也老母晚景健食爲慰視膳之暇詩編想且盈篋幸一寄示不佞髮髻日異而貌亦惡持持三寸管覺尚捷如風雨耳

與林熙吉

不佞竟作倉曹老吏矣屬漕事方興耳目疲敝
政如坐火宅中思得甘露水一灑之合眼見芥
子菴具種種妙相七寶蓮花非人間所有借此
神遊往此困魔矣計洞主功果日大飛昇在近
普度衆生不佞當先登寶筏幸無相忘二茂才
日益精進如挾三尋之矛無所不靡不聞達磨
有此佳兒洞主猶似勝之署中寒儉兒子不能
消受苦欲求歸洞主有何慧力爲不佞一護持
則大幸耳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又

不佞弟以王春十日發昆明閏月六日入楚受
事蓋楚爲滇孔道旣入其疆例不得過豫章而
還里也面壁洞天握手何日花徑落英真成夢
境矣弟雖有三男兒總不好紙筆因思足下翻
翻佳兒政如雙壁足令人妬也伯孺貧困應如
故幼孺病肯竟當何如恐上池未有效異日更
作何計卽國語可傳世上無枵腹左氏文人厄
運乃至此乎茲來兒以姻事回令之上謁舅氏

并致芟芟土物微小勿罪

又

弟近過鄖陽得謁玄岳縱遊太和山頂其宮闕
之壯擬於皇居山川奇麗烟雲變態信非玄武
不足以當之恨不與足下共耽賞耳若黃鶴赤
壁其芟芟者絕不足道弟兄骨勞軀不敢與洞
主靜修者較獨得遍遊名山自謂視卧遊者稍
快何如老母襄事不獲執紼爲恨敬布區區用
伸祖道幸賜麾存

西樓集

卷十八

五

與王百穀

自丙申九日酌菊南有堂忽忽三載不佞且北
走燕南走粵馳驅數萬餘里馬足不休而王先
生安然一蒲焦之上冷眼坐視此何啻千劫哉
不佞今復出鎮潞河日齷齪米鹽瑣細坐席未
煖而朝議復欲置之烏蒙金齒之間幸且留中
苟且旦夕之安耳謝將軍承教不敢不善視之
然不佞與此輩皆勉強卒事不欲苛求蓋其天
性疎懶不能與人爲構也明春尚恐爲考功法

所中幸而得免當乞南邊一斗大郡計必取道
吳門陪王先生杖屨石湖一眺了此夙願如何

又

自橫塘解纜宵不相聞一入滇池視吳門政如
天末耳每吳人至輒問王先生起居無恙已舊
吳令江君以獻獄至更悉足下平生云且杖於
國與諸俠少樂伉浪不減壯年相與嘆息者久
之然則先生信異人也滇中靈秀者山川耳其

西樓集

卷十八

五

奇譎真十百東南至如雞足山雲津洞竟是佛
國都非欲界所有孤栖窮谷足自豪矣校閱事
竣猶憶足下贈章刻木無墳典之句思爲昆明
一洗之則爲求得李右率文選一部擇善工梓
之已完其半驟見之決不以爲滇技也俟卒業
或得郵致請政耳因京口王廣文東還附布起
居

與張幼于

自寒山寺一別再奉手書卒卒不及裁答政爲

風塵俗物不能三月膠坐且燕且粵車旁生耳
故然每翹首南顧未嘗不在橫塘烟水間也不
佞今出鎮潞河日逐米鹽勾校耳目爲敝明春
藉庇或得免於考功法當乞南方一小郡計必
取道吳門冀得暫奉清言耳外割廩金不腆附
謝輕車致供門客一餐

答江縝石中丞

恭惟明公赫赫壯猷震於南國不動聲色豎社
稷之勲卽功疏所列令離齷書生悸怖欲死此

西樓集

卷十八

五

六籍所不能譚者廟堂之上且虛台席以俟四
方欣然企足掀揭之業甚休甚休不佞越在南
陲不得一賦軍樂以當饒歌而明公乃不棄管
蒯千里寄示不佞某卽屏劣安不獵纓氣壯也
孫清愍大節凌凌古今爲烈明公優恤其子若
孫丁寧再四此真古人之誼不佞敢不仰承台
指苟可以卵而翼之又何愛焉西湖志曾於曹
大理許借閱寶未奉副墨或浮沈易水不可知
明公秉如椽之筆一經刪削便足名世又何藉

鯁生而窮其短哉

答鄒大澤老師

某待罪楚藩受事且半歲老師台駕過漢口某以候人無狀不獲馳謁江次悵望紫雲低回久之曩寔不揣謬戾妄以末技上投請政師門乃老師不棄菅蒯惠然以珠玉賁獎借過當非薄劣所敢承也愛忘其醜政恐爲月旦之累謹百拜稱謝辱示新刻種種瓊瑤璀璨某且讀且乙應接不暇方今以文章名世者惟吳楚二三大西樓集

卷十八

天

夫緯真逃虛應酬爲累老師與本寧先生邂逅執牛耳政如衡山在楚卓爲羣望之宗玄嶽後顯而踞其上吳于是避楚三舍矣冗刻奉政舊稿遲當續上某屈首此技垂二十年不知可有從入之路否幸老師明指之某雖耄猶可折筆使也

上陳毓台中丞

某備員滇中罪狀非一所以得逃于罪責寔荷併蒙唯是由曹郎出守藩臬事體未諳舉動弗

率而台臺念鄉里後進曲護其短而獎掖之曩在宇下恬然不知自覺乃今知之顧圖所以報答明恩未能也更承手札遠頒讀之更爲泣下台臺坐羽檄中猶不棄菅蒯斯真古人折節之誼矣滇東西夷警計復勞台慮沙儂侵擾跳跟疊端已久緣西塞未寧且置之度外蠢夷遂謂我誰何肆無忌憚耳今誠使盧叅將率真卒五百調附近諸土兵一大創之且可貽數年之安台臺從枕席上度虜如在目中又何么麼之足西樓集

卷十八

三九

慮也某道務稍簡過從亦稀輒蒐舊稿盡付之剞劂并餘刻四種呈政

答李本寧太史

某束髮脩詞慕說明公甚迫恨無繇一望顏色而頻首稟繩墨不自意隸事郢中幸聞高誼殊悉顧方困于簿領未得通姓名致起居乃臺下不難以金玉先之觸目琳瑯令人心折於今作者零落獨明公巋然如魯靈光四方人士願乞一言之贈不可得乃不佞口尚乳臭何足掛明

公齒牙而札貺鄭重曲加拂拭恍然不知所置對也

與王彥貽鴻臚

盛山人入楚曾拜手書旅次忽忽末由款敘門下噉食甘酒如少年時計今當益壯老景強健可樂也弟客秋代割於襄郢間既苦簿書夏五歸武昌復不耐奔走固知風塵之吏永無安枕之期彼十畝閒閒者何人哉以此益懷山水之思長動麋鹿之性矣張元春無恙否今端一介乞妙染爲齋頭之玩此非門下從吏不能得亦不能速昏似不佳不知長者能爲我別構否萬萬留心附致衰衰備老蒼頭晨炊耳不成享也

荅孟穀餘憲副

不佞某謫劣無似隸司農者四年而贏勾校出入耳目爲敝今且抗顏青衿之上作此舉止不勝羞澁之態矣恭惟台臺碩望雅抱人士所宗不腆海方固已沐浴盛德幸而在事得共昕夕左挈右持庶幾免于舉簪不佞引領西望何啻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饑渴乃辱台注先一介而存之推與過情慰諭鄭重開緘捧讀不知所置對也不佞某候代潞河閱月者再已買舟而南夏五劣得抵家曾未息趾又催上道半載之間馳驅萬五千里孱弱之人堪此消鑠政恐碧雞金馬寂寂咲人耳行次平夷漸邇光儀點蒼出雲亭亭在望輒附來役用布腹心晉謁在近披襟非遲統惟台存臨楮耿耿

寄徐惟起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既與足下別遂徑西然私心未嘗不念阿和慮其弱不任病淚雲過夜郎數千里馬牛不相及魚鴈何有前寄鄉書一再問訊都不得報入春夢寐殊惡食息不寧無何凶信至矣爲之慟哭幾絕阿和聰令穎徹風流神雋吾輩中曷然寡儔此宜爲造化所忌蘭摧桂折有識同悲況不佞骨肉兄弟相期有素而足下以友于兼師資稱手足者乎平生遑遑爲噉名計顧名是何物形乃先化此子桓所以興悲季鷹因而致慨也

今遺言具在後世必有知者決不與七尺同盡
即使百年垂老亦不過令異代知有徐生而尸
么磨功名更不足道卿相而朽也與孝廉而傳
也孰軒輊哉阿和地下固無恨獨後死者不能
不痛人琴之亡悵河山之邇耳更望足下珍攝
節哀以理自遣外哀辭一首挽章十二絕句托
足下讀而焚之靈床致悠悠之懷見平生之誼
也先後諸稿稍暇一一葺錄不佞倘得善地當
爲鏤行三尺新阡徐乃議之耳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寄林雋卿

不佞既別足下而西也初冬纔入益部坐席未
溫便復東校凡五旬而盡六郡弟子魯人或以
爲敏政於無佛處稱尊耳窮垓萬里烽火關心
夢寐故山不勝憂生之戚計投閒不遠乞身在
近丘壑自穩何必奔走爲快乎足下與用吉自
劇長安幸有主人輒索價不出今不佞去國乃
翩翩而往誰復爲酒人羣者今先致錢錢爲酒
資擊筑燕市中當一和歌也

寄屠田叔辰州

自辰州別後遂長驅入滇不復聞問矣常武有
郡役歸曾寄一札時方有東巡之役匆匆不知
作何語也窮冬校東南六郡逼除抵舍發癯書
乃得徐惟和凶信爲之慟哭幾絕蓋不佞起家
時惟和與振狂皆病振狂在近療惟和似瘡途中
頗慮之然豈意其便登鬼錄遂爲不起之病乎
此君風流爾雅邈然寡儔令其少延必有以垂
不朽者乃奔走不遑中道殂喪琳瑯摧謝士林
悲詫矧不佞結同心之誼託山水之契那得不
顧影自憐聞歌隕涕也陳女大先卒遂併祀於
烏石新祠則此君於使君可謂千秋之誼矣老
母在堂遺孤未壯生妻孀苦愛妾去惟令人思
之不勝荼毒之嘆使君夙結金蘭情逾骨肉何
以慰地下之靈敬錄哀辭一首輓歌十二絕句
情苦鼻酸不能成聲附郵筒請教非徒傷逝便
以當哭也

寄吳子修明府

去秋之役迫于王程長驅就道大覺匆遽瀕行
知台體向平今當益壯更乞葆攝慰此遠懷北
園謝客枕席自高南風徐來池水微皺恨不使
不佞弟得一旂幟其間商略風雅如何如何弟
以初冬入滇中月東巡抵除返舍又以春盡西
歷夏五回都蓋五閱月而盡句町哀牢之境又
以其間登雞足山叩華首門是佛弟子迦葉授
衣處亦大奇觀又不得與足下同此玄趣也萬
里荒微孑然七尺之軀退食之後與兒子焚香

西樓集

卷十八

三十四

相對真如有髮之僧矣

寄薛鳴宇廉憲

自台駕東行再奉手札諷誦答贈諸篇麗如鼓
吹矣尚不知輶車竟得抵鄉否萬里風塵馳驅
不易懸念更自心折也不佞某罪業多端戾全
玉碎都未可必第世路險巇光景近夕恐還山
之期亦自不遠矣長者闕閱已深內召孔亟從
此一別承教無期北望燕雲何以寄相思也事
之際也爲滇士標一指南校梓李善文選於此

劄劂頗工計歲餘方得告成以圖歸之人作此
長計亦大不量耳

與蘇弘家民部

少別如許大覺濶絕悵望楚天我勞如何知已
蒞江關視事寢興無恙想匡廬鉅麗時時落官
舍中致有西山爽氣也十月之朔弟承乏權稅
東門日作狙獪面孔向人今且竣矣俗氣猶在
眉睫間足下何以洗滌我潯陽故白傳舊治琵琶
老伎風流不惡足下少年自賞豈作青衫濕
也使還附此寄聲

西樓集

卷十八

三十五

上趙大司徒

恭惟台臺清朝秉衡內臺持憲寔惟周翰用作
商霖某幸蒙覆露雅荷生成乃以菲才承乏秉
鐸而出此孰游揚之哉顧其中寔無物覩顏稱
師泣事以來不勝冰兢之懼西南夷遠在萬里
外文風尚鬱士行未孚自愧孑然之躬不足作
程因循卒歲則私心有所不安一以法繩之或
又以荒微之治未宜苛責也台臺化俗宜人禮

樂所宗願乞繩墨之言便作韋弦之佩于今海
甸多故豺虎四馳庾廩空虛朝不謀夕台臺主
計于此勤勞不易廟堂之上且虛揆席以待相
業益弘否運斯泰顧國是未定人情尚搖安得
挽狂瀾而東之使天下復見太平之世也滇雲
視京師政如天上翹企台垣徒有耿耿

與盛太史

長安馬蹄間竟不獲一奉顏色既不佞某有潞
河之役未幾而走滇南萬里遐荒視京師政如
西樓集 卷十八 三六

各天安所得尺素浮沈而問起居也者惟是仁
兄雍容著作之庭文采炳蔚四方望之以爲威
鳳祥慶居然國華異日秉政紓老師未竟之業
爲同年二三兄弟榮施何不可也某本薄劣辱
老師謬收之茲且強顏博士之上不任是懼此
中虎視眈眈日與青衿爲構不佞某既不能輕
七尺而與之鬪則有投劾乞身山林自快而已
迷陽習足何地可投三楚且棘林四方必有尋
覷者政將及子何以策之

上孫栢潭少宰

某無似晚辱明公傾蓋之誼不鄙其粗疎而辱
收之斯高風卽古人何加焉已亥之夏旣抵敝
廬隨踉蹌西邁十月劣抵南中嵐烟瘴雨草木
蒙翳真所謂各天矣心儀台光關山阻之安得
以尺一問起居也明公以身係天下輕重林臥
已久方今國是未定時事益惡非得大力何繇
挽回梁溪山水自佳顧謝傳安能獨樂藉令明
公在朝一掃而更之日月若闕而朗者豈不快
哉不佞某下才承乏微外卽投荒不以爲困而
是椽人者時有齟齬作眈眈虎視某海濱一男
子那能低首相奉以此輒動歸興烟霞痼疾殊
不可耐矣家有薄田足供餽粥一丘一壑則不
佞事但使明公持衡不使有額外誅求者又何
知山林之不可也

與錢象先

過足下窮巷中蕭然寒士然冷冷清絕令人骨
爽旣別而南便踉蹌西上僅携一幼子行辟如

一苦頭陀僅免行脚耳南中壑穴之秀入眼所
無如雞足山是佛祖受衣處洞門扇閉如故云
有事精人便可令開僕頂禮半日恍然如見未
敢爲足下道之僕且圖還山如得請尚欲枉過
吳門縱數月之樂而後別外小詩書扇頭并割
酒資少許不知足下酒度比曩日能長進否也

與強善長

石湖之遊念足下鄭重別後音問絕矣僅携一
子萬里入滇校閱之暇過從都罷燒香烹茶亦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足度日此中山水奇絕而花事猶勝杜鵑至三
十種山茶至五十種春日風暖大足媚人時時
把茗茗相對不知其十二釵也恨無如強山人
者共賞耳足下殊壯無塵俗事不知日醉青樓
幾回更可盡幾斗苦醕也

與同年江進之廷評

曩吳門一過從藐不聞問藉天之幸台駕讞獄
於此私心獨喜以長洲地劇令長不遑七箸台
丈猶得賈其勇霏霏譚風雅之致况此昆明斗

大荒微刻期可了願五華之靈與年丈角前矛
而竟千古之業不可謂非三生之幸矣第恐楚
銳甚二廣前驅遂無堅陣弟悉索敝賦詎堪借
一平聞使節遂已入黔弟不獲負弩候迎則爲
布區區於執事者如此

答舒中陽尚書

某頓首春初蔣廷尉自長安縣置明公手教及
嘉幣開械如奉清光矣某自唯飄落之質寔無
所短長而明公於格外收之使之不自厭棄佩

西樓集

卷十八

三

服私恩二十年於茲顧浮沈偃蹇落落如初寢
興隨人不能自見則何以報答知己之誼而明
公猶不遐遺曲爲拂拭存問再三委曲情至此
薄俗所未有也某視學于此不及考者期月不
意藉台庇濫竽楚藩本一老學究而今之拮据
吏事政恐無以免於臯鑒今安得金石之言比
韋弦之佩乎後官就館者幾人佳氣充間者幾
度以明公碩德茂勲當世世饗之固無庸鰥生
贅矣時令真寔雅樸爲當道所知不佞某又惡

能令重

與心甫兄

武昌隔姑孰盈盈一水耳不得一相從十五年
闊別心緒棼如無繇面訴弟歸自西南夷游興
殊倦山林之趣無日不思城中一區尚未經理
城外五畝不覺就荒痴兒既不了事窮交時復
過責但使林園足備燕遊官室劣蔽風雨桑麻
足供衣履梗稻可給饔餐雞豚不乏蒸嘗酒醴
時待朋友山巔水澁月下花前五斗易除雙屐

西樓集

卷十八

四

猶健家食優游亦何不可大丈夫年已半百
亦漸皤安能隨俗寢興闕人顏色坐爲不知已
者所描畫也兄倘有意乎則請以十年之後待
長者於東山之下曩在昆明僅携一子亦自安
靜茲者家衆紛紜官舍狹隘餅壘滿案令人嘔
噦乃知薄劣之相自合鰥居寧爲有髮之僧竟
作無生之想二子尚未定師長者更欲爲完娶
而歸期未決咄咄計無所出也兄入計事竣尚
取道過家否

與曹能始戶部

燕市分携絕不聞問既發潞河凡三月而後抵
家馬首旋西形神困憊只携一少子入滇可知
寂莫也窮冬遂校迤東諸郡十得其六無大塊
異此真不佞弟藏拙之地足下當笑我作夜郎
王矣播患未息東路已絕鄉信不通宦情更惡
足下畫省雍容擁小姬痛飲易酒豈復念及不
佞耶徐唯和遽作異物令人喪氣此君博雅多
聞假之以年必有以垂世者中道摧折不勝云

西樓集

卷十八

四

亡之痛佳人難再得不可謂非風流永謝也校
文之役知必借重昆明卽不腆足下得無意乎
此中得一釀法清如竹葉青軟如金盤露時共
一醉亦不惡也外薄具酒資幸令少姬收付酒
家胡

答鄒愚谷老師

不佞某去年以殘春入楚便拜老師手教及扇
頭見贈佳章日寘之懷袖辟之羹牆矣無何承
乏代割於鄖襄郢沔之間隔武昌又可五百里

復以直指西巡拮据爲累欲一致起居未暇也
仲夏劣得代返舍而沈茂才曲祈陽東歸始以
瑶函見示洞庭玄岳名勝甲于寰宇何昆明敢
望顧自才短不足以仰慰山靈耳沈生年少雋
才情采足術且受詩師門當爲國寶其父令君
善政在漢循吏間父子翩翩各當孔門四科之
一奕奕奇事卽某言非重當爲游揚于二三大
夫

與舒中陽大司空

西樓集

卷十八

四三

某滇中一再奉台札未繇端致款忱去年春仲
量移入楚無何承乏代割卽襄郢沔之間蓋十
晦朔得代返舍屬直指西巡拮据從事卽七箸
不遑矣桂林與衡陽接壤豈真片鴻不到聞問
闕然西望雲山能無淒斷明公功高不賞四方
豪傑扼腕至今河臣屢失績用弗成廟堂之上
能無求舊之思乎哉某謫劣無當靦顏備藩才
短鼻多慮不免于考功初意欲借捧表之役暫
且過家徐圖進止今旣不成行徘徊江上聽人

穿鼻耳明公何以指其迷而牖示之後庭爾來
曾有將難消息否孺立兄遺稿曾成梓否便聞
幸乞相聞

答耿巡撫叔臺

某不佞久辱老公祖鑪錘之中方聖書視學某
籍孝廉以形跡自嫌不敢求識面于門下長安
咄咄馬蹄乍出乍入又不能伏謁一問性命之
旨此某之罪也更不自意假靈于江漢得自西
微量移大邦卽米鹽閒局未嘗不顛覆是思此

西樓集

卷十八

四三

去白門盈盈一水間尚不及走快足而致起居
乃老公祖不鄙儼然以一介存之貺札爛然非
不佞所敢承也鎮撫以來江濤清晏彈丸之地
安所藉寵于元老而久羈於此乎惟是國是紛
紜人心怨憤餉訕于邊才竭於野腹心方潰咽
喉可虞非大君子主持於上何由挽是輪而中
之材官回草率勒謝

與黃肖源太僕

三千里之外瑶函直北作鷗尾上天書百拜捧

讀涕淚俱下前過貴陽謁郭公謂平涼固自善
地不意其荒涼乃爾也但塞外無事天氣早寒
長者擁愛姬彈琵琶夜飲自樂何必武昌魚哉
葡萄酒出自西涼笛中有折楊柳曲勸學者恐
未誤當由解詩者未審耳陳君已久去楚聞已
改選尚無入楚理弟去秋承乏代割於鄖襄郢
沔之間時一走謁玄君登太和絕頂下看七十
二峰如展旗視黃鶴樓一撮土何足辱長者問
此益復見妬第不佞歸思亦不可奈青山芳草

西樓集

卷十六

四

時塵夢思安得北乞薛老峰南到清源片石從
長者作汗漫游良足樂也

與馮慕岡年丈

得年丈手書知年丈在困阨之中且夷然無牢
慘拂鬱之感此非有涵養大力安能雍容若是
如不佞第碌碌隨人巾幗而冠者當媿死矣楚
都人士方日夜祝天願馮使君賜環復蒞茲土
爲三湘七澤造百世之德 聖明在上不難一
金雞之命然則年丈幸善加餐諒赦非久也第

去秋代庖鄖郢去武昌已六百里而遙北鴈南
鴻消息永絕欲一致橐籥之餽而不可得茲于
夏五得代返舍適有捧表之役敬附芟芟統乞
廩存今年楚中既澇且旱水陸俱困賦歛殊棘
盜賊煩興地廣民頑更難料理年丈念茲舊土
何以策之弟雖散局敢爲二岳微一言之惠而
轉致之當事者草次不備

答李斗野大參

襄陽古蹟甚多游覽非一文選樓巍然闐闐間
高明爽朗時斟一杯足謝靈鬼出郡城三十里
則武侯所居隆中在焉台下公餘試物色之倘
有恍佛卧龍者乎習池事雖不足言然非政平
訟理與士民相安卽欲日醉而歌酩酊胡可得
也哲人舊事在在可師台下車轍所臨有神明
之稱千載嗣興居然競爽矣鄂渚倉卒無以爲
歡乃復辱遠貺何以堪之

與臧晉叔國博

茗雪解携聞問永絕十年之間不佞方北走燕

西入滇歸復於荆楚偃蹇歲月所至無狀計台下望日益重著述日益富四方望之以爲教化主視不佞猶蚤蚤耳白門佳麗之地無所不快意臧先生風流不減少壯日逐五陵豪佳事種種非乏獨恨酒趣稍欠耳胡仲修孟浪游楚幾坐稿于黃鵠磯頭幸朱水部爲之居間得免窮途之哭然以其間得登覽玄岳盡七十二峰之奇其沾沾自喜者以此今且東還輒附致起居併爰爲候惟莞存之

西樓集

卷十八

四

與柳山人陳父

潞河一別陳父倏忽五年聞且倦游閉關自樂老來詩律自當益細安得緘致江流盡挾唐處士之奇也不佞客滇馬跡遍于西南其洞壑山林往往勝絕非中原所有也今客楚踟躕一城之內衡岳去鄂渚千里而遙翹首雲山政如夢境客秋因鄖陽之役暫過太和秋雨淋漓七十二峰時在雲霧中信宿而下僅當染指耳不佞將返初衣便圖歸計歸則迂道過白門從柳先

生作方外遊先生許我乎西游具碧雞集中今因胡仲修寄訊門下併薄俸爰爰聊備晨飧酒價

答門人曾璇石侍御

自潞河一別倏忽四年滇之南楚之東再奉手書欣如面對也門下由中秘出按河東威望赫然豪猾歛跡行且徊翔九列勒勳旂常不佞爰戔隨人食息計典在近願備埽除自惟五十將臨鬢髮薨薨如艾一丘一壑意甚甘之但無被

西樓集

卷十八

四十七

惡名得潔身以去幸耳三晉去武昌若風馬無繇走快足間典居門下乃不遐遺耑使而存之嘉貺鄭重視恒百倍不佞九頓登嘉有愿面目矣今祖老師教澤在閩諸生建祠于金粟山下想已落成聞林叅知封君身拮据爲大役先從弟曾以其事相聞不至落莫否丁酉一榜應南宮者寥寥獨借重門下爲不佞壯顏色名世信不在多然披砂揀金奇寶不乏何不偶如是孰知其解乎

與同年賓燕雲學憲

自年丈之出守也弟方南走粵北走潞河又西南走句町哀牢人跡所不到之處竟不能遣一介相聞也弟已自甘疎節矣夫溫陵去三山僅三百里許信使隔絕而滇楚各天殆同異域顧瀟湘衡巫之間星若聚而雲若合者不可謂非天之幸也辱手札遠臨欣然獨笑計披襟不遠當各帥左右廣以相從正忽謂米鹽俗吏敢侵陵上國也

西樓集

卷十八

四十八

與曹能始大理

薛觀察入滇覽足下贈詩及梅花帖種種奇絕如坐孤山庾嶺中清香入脾矣不佞去荒微而忝楚藩其名似美顧滇夷服也山水實奇秀視學使者無所不真杖屨楚則畫地而守跬步不出戶如衡嶽太和皆在宇下實若殊方不聞所朝夕游宴自黃鶴外無奇者初由岳陽來三宿樓上風雨經旬視君山一拳隱隱雲霧間安得學曹先生有山水祿吏而仙者乎此去白門一

水而近信使可時相聞新梓滄浪詩話及玉玉篇各一冊附政

與葉少宰進卿

某頓首某居夷者二載視中原不啻各天然此惓惓私衷無日不在燕磯牛首之間也微明公之庇量調內地既脫虎口漸近龍門從此可月致起居時詢動定不可謂非鯢生之幸矣恭惟台下簡在已深爰立在邇於今國本幸正邦本尚播非借大力何由挽晁輪而中之宗社有靈西樓集

卷十八

四十九

假明公以端揆之地中興之業企足待之矣某浮沈外藩覆露非淺卽退處山澤得安食其工之有夫孰非明德哉某邇來大覺衰謝每欲移疾以去而饑寒無計且復叨升斗之祿究竟難難戀鷗盟可狎一丘一壑自其分耳明年捧表竣役尚圖暫過金陵一問顏色且定出處之策也

答同年袁六休

年丈暫寄丹丘烟霞自快耳計東南形勝當盡

歸杖屨中何許匡廬一指掌乃弟所沾沾自喜
却在荒徼夷服之外人所不經見亦所厭見者
如雞足山南明萬象諸洞志所稱為佛國天都
仙源福地使者以全收之此真夜郎王敢與漢
爭大年丈得無笑其言乎方子公曩於吳門避
遁今十年往矣新詩亦奇進袁中郎門固無庸
物媿簿書回孔向俗無以仰酬清誼耳少脩偕
和諸什氣骨大屈其偶不難弟此黃鬚郎乃
爾秀雅人安可貌定也新刻四種奉上覽改尚

西樓集

卷十八

五

圖畚問起居

西樓全集卷十八終

西樓詩選卷上

閩中鄧原岳

門人韓日續緒仲選

孫男爾續編次

五言古詩

短歌行

驅車歷遠道客思浩已盈勸君且停車聽我短
歌行徒御慘不歡語短歌無聲芳春二三月黃
鳥鳴嚶嚶君子肅于役盡室逐北征遲回不忍

西樓詩選

卷上

發去住頻自驚風雨戒前途飛鳥避寒旌送子
一尊酒握手心怍怍豈不惜離別敢復稽王程
去去但努力黽勉樹令名客子加餐飯用慰故
人情

初發芋江別諸子

曉出城西門莫宿芋江湄嘆息七尺軀徒爲名
利羈僕夫催上道征馬鳴聲嘶行李旣蕭瑟驪
歌愴以悲零落秋氣涼寒風吹我衣酌子一杯
酒行行與子辭猶憐東山雲黯黯西南馳人生

重意氣諒不爲此移慷慨發長吁雙劍光陸離
勗哉各努力芳名長自持

登鼓山絕頂還宿靈源洞作

步出東廓門已識巒阿面行行百十里山迴翼
宮殿石鏤響流泉百道如飛練矯首巖崩峯可
望不可見歷覽稍忘疲玄象撝羅遍賈勇陟其
巔頓令心目戰蒼茫大海流三山雲外見天風
颯然至寒燠忽已變歸宿靈源洞空翠落如霰
山嵐日夕佳几席爭葱蒨幽鳥向我鳴浮雲自
西樓詩選 卷上 二
舒卷借茲清道心坐使塵慮遣朱門何足榮未
俗豈能眩

塞下曲

秋高胡塵飛萬幕悲笳起驅馬入雲中謀報隨
遷徙腰間挿寶刀炯炯明秋水風吹大白旗飄
飄西北指殺氣暗邊城斜日照殘壘

舟過武夷遊九曲歸宿冲祐宮有作

稅駕風塵中泛泛若萍梗隨風度南關忽入神
仙境褰帷意豁然山水夙所秉亭亭大王峯蒼

翠遙可領九曲路逶迤桃花川原永輕舟小如
刀探歷亦俄頃秋高山益峭溪澗水逾淨分明
天外奇詎止盆中景歸來臥玄宮心清凡慮屏
恍惚武夷君神采光炳炳起來發長嘯悠然動
深省

塞上

九月塞草衰秋高風逾厲中夜聞舉烽胡塵忽
而至結束行負戈甲光爛照地嚴霜侵人骨寒
泉漾殘觥男兒志褻革生死心不二按劍髮衝

西樓詩選

卷上

三

冠臙目血流昔殺人豈顧身偉哉漁陽騎

遊西山宿碧雲寺

杪秋天氣清風緊林烟霽杖策入西山日晏聊
小憇化城殊輝煌淨土亦幽麗諸天法象奇夾
道松蘿闕夕陽駐西嶺新月掛雲際如來放光
明長空屏纖翳澗水響淙淙下方人語細坐久
聞經聲層軒出香氣更深夜寂寥息心生妙契
明鏡原不染虛舟誰能繫何常謝塵寰一證無
生諦

擬春泛若邪溪

泛泛溪上舟，茸茸溪畔草。春風吹微波，淡雲綴晴昊。魚行若乘空，縈流翠如掃。鏡湖既已涇，蘭亭亦枯槁。對景且自怡，欣然豁幽抱。

同曹能始進士憇石屋

艤棹西湖邊，來往窮清眺。杖策過叢薄，石逕轉幽峭。開門忽若堂，赤日互迴照。四壁寒蕭蕭，虛空自生耀。陰洞不可測，疑有蛟龍竅。或云通江湖，荒惚誰能料。曹生烟霞姿，居然我同調。遊探天外奇，坐對人中妙。莫將簪組羈，而使山靈誚。招隱懷古人，悠然發長嘯。

秋懷

青陽能幾時，會見秋風靡。昨日園中花，今日憔悴矣。芳華不自惜，少壯亦難恃。對酒徒傷悲，嘆彼遠遊子。

晴川閣

暇日出行游，秋江正新漲。擊汰隨所如，揚帆忽西上。傑閣俯晴川，暉陰各異狀。山水信奇絕，俯

仰一何壯。風色晨夕佳，黃鶴儼相望。攬景趣殊寂，開尊意彌曠。日晏澹忘歸，臨流獨惆悵。

滄州偶咏

久客倦長途，侵晨櫓聲發。天際澹微雲，帆前掛新月。沙岸樹如烟，水次楊花落。遙望滄州城，孤懷幾超忽。

舟夜

客舟夕暫休，日落河流急。遠火滅復明，烟樹濛濛濕。荒雞半夜啼，雲氣船窓入。鄉夢忽已醒，淒

然憂思集。

西樓詩選

卷上

五

七言古詩

哀寧夏

國初環邊十三鎮，寧夏在昔稱繁華。何物么麼能啟釁，遂令平地生龍蛇。中丞駢首罪固當，閩門塗炭如枯蝦。當時禍起只頃刻，豈料套虜坐紛拏。可憐城中十萬戶，深閨少女顏如花。白刃驅出嫁胡子，飄塵斷梗隨風沙。唳劉瑣瑣叛卒耳，勾連出沒禍豈賒。花馬池頭金鼓震，天陰日

黑聞悲銘 廟堂督戰何太苦士也不力奈何
邪 天子深居赫斯怒軍前賜劍飛鏢鄒此輩
皮毛本相類肯以一矢相遺加曾聞北軍苦剝
削無衣無食仍無家平時怨氣已滿腹一朝變
起何足嗟土崩之勢既如此旁皇首鼠成叉牙
輦上君子多石畫勿憂拱把憂萌芽

燕市七歌效杜同谷體

丈夫生來輒軻身已老十年三走長安道欲歸
不歸無奈何黃塵滿面色枯槁六月炎風飛火

西樓詩選

卷上

六

雲五侯冠蓋日紛紛此時跨馬逐官長令人心
折越江濱嗚乎一歌兮歌始發兀坐書空愁咄

咄

其二

東山墓木日已大一水回環曲如帶平生魂魄
思此山老樹蒼葱聞天籟悠悠一別今幾時黃
沙碧蘚埋豐碑山頭杜宇啼紅血游子天涯知
不知嗚乎二歌兮歌聲急天陰雨黑愁雲濕

其三

有兄有兄生計微薄田不收常苦飢辛勤憔悴
已半百更兼人事多是非去年別我芋江上九
月霜前菊初放今年消息不相聞使我淒涼坐
惆悵嗚乎三歌兮歌獨苦荆樹花開飛夜雨

其四

婦生六子四子殤兩雛啾啾何人強壯夫不作
兒女態但覺中年情易傷大兒僅能弄紙筆小
兒只解覓梨栗我今汗漫天一方向平婚嫁何
時畢嗚乎四歌兮腸九迴中夜瑟瑟悲風來

西樓詩選

卷上

七

其五

少年白眼不相下肝膽稜稜向誰寫論交却愛
高陽徒風流便結高陽社邇來握手二十年一
旦分飛北海邊昨日封書寄遠道天長地濶心
茫然嗚乎五歌兮懷故人思繁調短不得伸

其六

我有古宅在竹林蒼梧翠栢高十尋偶然獨往
便經月焚香趺坐清素心主人出山忽已久流
水潺潺怨楊柳長安埃塵幾尺高笑殺人間牛

走馬鳴乎六歌今歌欲斷虫聲唧唧夜將旦

其七

我今行年三十餘頭顱漸老骨節踈書生意氣
太無賴手持寸管高稱譽邯鄲才人廝養婦蛾
眉入官還見妬長門虛却千黃金浪說相如解
詞賦鳴乎七歌今歌且休不如歸卧南山頭

挑河謠

徐淮河決水浸天十家九家無人烟黑雲壓城
風颯颯平陸化作魚龍川昨日帖下挑河道瘦
西樓詩選 卷上

骨伶仃不自保官司督促安敢辭其奈生涯已
如掃不恨河伯爲民災但怨公人橫索財

俠客行

結客不交游冶郎使酒不挾邯鄲倡一片雄心
貫白日披肝瀝膽天茫茫尋常殺人只寸鐵杯
酒殷紅化爲血壯士借名仍借軀不似君卿但
脣舌

宋硯歌

宋家石材馬肝紫鳳喙龍鱗無乃是傳來人間

五百秋古色淋漓汗流泚漳臺破瓦那足數隳
泚堅珉差可擬中心鶴眼浮精光四足勾連在
其底茫茫奇蹟無不有前輩風流今尚爾萬事
遇合豈偶然茵席糞溷皆有以寶墨含風飛彩
雲一片瓊瑤冷秋水感君提携爲君使莫教棄
置落泥滓眼中之人吾與汝

古別離

飄風自何來吹我連理花隨風條相失各在天
一涯挽君衣酌君酒君今忽作萬里行賤妾深
西樓詩選 卷上

閨難獨守控君馬加君鞭丈夫意氣在四海別
離豈爲婦女隣山家不如在家好執別河梁何
草草但將相思寄夢魂與君同上關山道

廢居嘆

誰家古宅大道邊敗垣廢井生秋烟花開花落
長太息春去春來空自憐當時富貴盛豪華繡
戶雕欄堆綺餞急管嬌歌日向暮朱絃寶瑟漏
初斜世間反覆無不有白衣倏忽成蒼狗秋雨
何堪燕雀棲夜深但見狐狸走君不見咸陽宮

闕化成灰瓊樓金屋亦蒿萊只今唯有秦時月
夜夜清光照綠苔

孟嘗君墓下

滕陽城南三尺墳行人云是孟嘗君平生俠氣
歸何處寂寞荒阡空白雲戰國爭雄志未已縱
橫策士隨風靡公子門前車騎多三千賓客盡
珠履珠履翩翩殊可憐高臺曲榭入雲烟出關
幸不爲秦虜此日終須食客賢雍門一說涕如
雨富貴繁華那足數當時已懷亡國悲何況於

西樓詩選

卷上

十

今一抔土陵谷銷沉知幾回墓前石虎變成灰
徘徊往事那堪問禾黍西風鳥雀哀

將發潞河得家兄消息

潞河三月冰初泮客子瀕行鄉思亂吾兄結束
欲出門約定今春來相看萍踪反覆那定居
北溟南萬里餘客路花開空有淚故園鴈到竟
無書兄弟衰年頭各白塵世何能長作客君去
但耕南畝田吾行已辦東山屐

河上行

黃河水淺不盈尺官府樓船密如織商舶望風
爭引避伐鼓鏜鏜皆動色牽纜驛夫疲且餓十
箇完衣無一箇白頭老叟噤不言日日河干倚
門坐

垂柳篇和楊用脩太史

真蹟在楚雄
捨資驛樓

滇南二月春風暖處處濃陰青不斷長條拂水
雨新晴短葉籠烟日始旦萬縷千絲繞岸齊飛
花飛絮畫橋西雲來晚藹章臺路月落淒迷灞
澗堤章臺灞灞風光好燕語鶯啼惜春老無奈
西樓詩選
卷上
十一
閨人怨別離更令戍客傷懷抱成都才子玉堂
仙萬里投荒年復年馬上逢春多感慨酒邊對
景倍留連韻華倏忽不相待回首風流六十載
惟有春光似昔時楚雄山下烟如黛

聞鶯曲

楚江新柳綠如染三月花飛春在萼芳林處處
語流鶯籠烟罩日晴光艷日出烟銷暮復朝青
樓紫陌景初調凌晨霧裡音猶澀停午風前韻
轉嬌嬌啼宛轉聲聲好憐春強半爲春惱思婦

心傷隴水邊行人腸斷關山道却憶鄉園春暮
時小堤流水柳搖絲千聲坐對春風軟百轉驚
看春日遲而今老作瀟湘客客路逢春更蕭瑟
潦倒詎堪醉一尊風塵何處尋雙屐春去春來
草又青鶯聲漸老柳漂零不知馬上流連處何
似山中自在聽

五言排律

懷李廷燁十韻

山水清佳處憐君吏隱兼官閒長閉閣訟簡日

西樓詩選

卷上

十三

垂簾海入龍江關天開越秀尖烟雲連別島空
翠落前簷宦拙詎邊幅名高豈米鹽雅懷真不
忝清操獨無嫌一別悲離合三時變冷炎非關
鴻鴈少頗畏簡書嚴人是金閨俊才寧瘴海淹
要知明主意好爲活窮閭

宿徐惟和綠玉齋同陳伯孺作

入林欣把臂招隱得同心白社吾將老青山爾
共尋窓虛蘿月動榻冷竹風侵夢淺斷殘磬情
多愁遠砧寒蛩依砌靜宿鳥擇枝深晦跡甘雲

卧浮生愧陸沉從來丘壑相不負紫芝吟

董崇相進士南歸過潞河言別作此送之

少小原同學飛騰各一時風塵吾自老書劍爾
何之雪積漁陽道水堅潞水湄烏饑號凍木魚
冷閉霜池日晏放衙晚天寒下漏遲貧猶堪貴
酒冗不廢譚詩宦况干時失交情閱世知乍逢
眞作喜欲別更成悲鴻鴈春前信雲山夢裡思
十年京洛客愧說鹿門期

過玕璫嶺

卽博南山

西樓詩選

卷上

十三

灌木千章合岩花三月深泉聲盤嶺急雲氣結
林陰駐憶方危磴寨帷復遠岑嵐光添秀色靈
籟發清音不盡搜羅興其如汗漫心計程無百
里問徑有千尋臃腫圍奇樹輟輟語恹禽未須
愁瘴癘頗已愜登臨西塞狼烟定南天鴈羽沉
嘯歌還不廢聊此散煩襟

寄宜兒十六韻

楚客漂零久殷勤寄女書更無忘告語好自惜
居諸適體終宜布充腸不厭蔬田間寬責課縣

裏早輪儲麝藥防酖毒檣蒲絕燕胥西樓千卷
在東廊一廬餘梅過先搜蠹春來急種魚唯當
希曩哲慎莫學狂且世路多艱險人情有齟齬
交游休太廣問訊未應踈當室非安逸承家要
拮据勗哉崇令德行矣樹嘉譽入市毋張蓋之
郊謾駕車澆風何用習豪氣也須除獨退元無
競深藏固若虛臨風頻囑付不覺淚沾裾

五言律詩

立秋日愁龍岡庵

西樓詩選

卷上

十四

絕壑精廬秀空壇落葉稀曉烟迷鳥道秋水照
漁磯野客探奇至山僧乞食歸西風莽蕭瑟天
際片帆飛

初過陳振狂山亭

十載憐才子平生阻笑言玄成人載酒賦罷客
過門歲月還三徑風烟自一村從來真隱者老
不厭丘園

劍浦舟中

南浦經行處風烟正暮秋魚腥溪口市燈火水

邊樓黃葉翻飛急青山相對愁腰間有龍劍莫
向夜深遊

景舟道中

寒色黯高原關山非故園人家蘆作屋驛路柳
爲垣草白霜風苦沙黃凍日昏漂零愧書劍馬
足信乾坤

奉使至山海關

被命古榆關秋風草漸斑黃金出塞去白馬度
遼還漢障乾坤外秦城榛莽間羽書日報警翻

西樓詩選

卷上

十五

使劇愁顏

九日遊金山

江山兩奇絕形勝壓中原塔影東西映濤聲日
夜喧秋風吹客夢柳色斷鄉魂去歲重陽日黃
花別故園

謝陳令君

借爾雙鳬舄緘書報武夷曾孫重到日玉女卷
衣時水涸溪流澀山深木落遲題詩貽茂宰吏
隱亦相宜

四月三日飲元微宅

勝日開詩社芳樽對酒人
鶯新纔入夏柳暗已無春
細雨涼書幌流雲淨角巾
狂來還縱飲潦倒見吾真

山中有懷

颯颯風吹竹淒淒月在松
閉門無一事對榻有千峯
野火明樵逕泉聲響夜春
悠然會心處但少求羊蹤

咄咄

咄咄悲雙髻栖栖愧此身
風塵長作客食息竟隨人
歲月窮炊桂功名老積薪
故園書不到鴈去更傷神

早秋雜興

客思方蕭瑟蹉跎又早秋
涼生虛榻冷暑退小堂幽
白苧思南國黃雲望薊丘
著書吾豈敢迹或類窮愁

其二

客裏厭逢秋風客倦遊
雨兼殘日下月帶斷

西樓詩選

卷上

十六

雲流落葉催歸鴈清霜澹戍樓
寒砧中夜發偏動漢官愁

其三

肯顧尚書期塵纓黯自疑
尋僧時間偈對客或談詩
拓落身堪老栖遲鬢欲絲
城南楊柳色衰颯不堪吹

送茅平仲還京口

長安攜手罷短劍傍天涯
殺氣方摧柳秋風忽憶家
殘雲京口樹細雨廣陵槎
想到鄉園日猶西樓詩選

卷上

十七

堪醉菊花

遼陽虜警

如何肘腋郡歲歲苦刀兵
大帥徒分閫書生浪請纓
金鉦喧列障鐵騎闌孤城
瀚海留遺蹟惟傳漢將名

武林贈黃白仲

削跡西湖上幽居絕世喧
經時惟伏枕一月不開門
避地家仍破爲園道益尊
平生耽寂寞相對更何言

出塞曲

羽書來絡繹萬騎出居延
列帳朝吹角移營夜控弦
鴈聲沙磧月馬色柳營烟
怪得烟烽急單于已近邊

其二

孤軍猶轉鬪千里赴師期
立馬胡塵暗磨刀隴水悲
腥風吹虎帳朔雪壓龍旗
却笑漢飛將無功緣數奇

買舟從安德水驛北渡

西樓詩選

卷上

六

末路難如此浮生轉自悲
出門真有礙策馬竟何之
雲暗聊城道風吹濟水湄
所嗟漂泊久鼓枻更遲疑

明妃怨

玉顏翻引妬金屋已無緣
忽見胡塵起猶驚漢月懸
塞雲愁漠漠隴水去濺濺
馬上琵琶絕何由續斷絃

擣衣曲

惆悵經年別沙場未解兵
衣裳難寄遠砧杵若

爲情響逐鳴蛩絕愁隨落葉并可憐
今夜月偏照海西營

入燕

北上風霜苦南來歲月多
三春變楊柳一葉渡漳沱
客况驚蓬斷年華倚劍過
長安何處望對酒不成歌

渡江

作客日已遠渡江春欲殘
濤聲高枕過山色掛帆看
風急魚龍舞天低楊柳寒
雲山從此隔回

西樓詩選

卷上

九

首更漫漫

流河阻風

客思正無賴流河日夕風
柳迷津路合雲散驛樓空
鼓角心堪折關山信不通
平生蕭瑟意半是道途中

初冬同徐興公愁龍井

爲選南山勝欣從初地遊
峯迴疑鹿苑泉湧卽龍湫
雨散雲歸峽天低風滿樓
山僧能送客一過虎溪頭

送曹能始調留都

吾真憐小友人或姪狂生偃蹇甘違俗牢騷不
挫名花明江上渡柳覆石頭城別後勞相憶中
宵有鴈聲

徵江立春

春光忽已到旅思動相牽絲勝傳官舍辛盤簇
客筵寒多因近海風急况臨邊故國音書斷驚
花又一年

高堦吊楊用脩太史

西樓詩選

卷上

三

斯人已淪沒此地餘風流野日山山暮江雲處
處秋玄同楊子宅賦比仲宣樓欲採蘋花薦臨
風黯自愁

安鄉道中

春半安鄉縣荒田草未刪天空惟有水野曠更
無山榆柳依村密牛羊曝日間遙遙洞庭濶烟
靄杳難攀

其二

邑小苦流亡民貧歲屢荒春遲槐葉短風暖菜

花香野店茅編屋村居柳映牆閩南農事早立
馬憶吾鄉

過鄭吏部繼之墓

吾憐鄭吏部慷慨說時艱一日看長夜千秋識
此山詩名杜老後書法晉人間寂寞西州路悲
風損客顏

送尤秀才

共作滇南客相將入楚來鄉心愁對酒春色悵
登臺路入黃陂折江從赤壁回離家忘歲月三

西樓詩選

卷上

主

見隴頭梅

西樓詩選

山樓詩選卷下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績緒仲選

孫男爾繼編次

七言律詩

冬日過徐唯和孝廉綠玉齋

風流且莫嘆漂零獨向青山結草亭花下開尊

空翠落竹間岸幘凍雲停人家殘日堪蕭瑟仙

觀踈鐘乍杳冥怪爾公車方待詔行人錯指少

西樓詩選

卷下

徵星

楊子江

颯颯西風江怒號蕭蕭寒色上征袍天晴無數

黿鼉出野闊徐看鶴鶴高樹影青連揚子驛波

光白湧廣陵濤六朝踪跡隨流水斜日舟前首

重搔

秋興

邊城緊急羽書飛海上烟塵未息機南北紛紜

何日定廟堂籌策亦多違踈楊葉短霜初下

旅鴈聲悲客未歸鄉思逢秋更蕭瑟山中苦憶
薜蘿衣

送同年黃明立南還

長安客舍雨如絲送女南歸惜履綦山爲兼秋

兩岸惡鴈因近塞數聲悲天涯楊柳勞相憶故

國煙霞去不疑同是漢南門下客報恩定擬在

何時

薊門

上谷東連古薊門黃沙漠漠暗中原遙天衰草

西樓詩選

卷下

依殘壘落日荒山隔斷垣八月烽烟應未息十

年征戍更堪論秋風到處催砧杵愁絕關河非

故園

煬帝行宮

龍舸東巡竟不回白雲空鎖碧崔嵬江聲已逐

繁華去月色曾經歌舞來遼左軍容愁駐輦淮

南王氣悵登臺淒涼往事隨煙滅落日芳原鳥

雀哀

無題

微雲黯黯雨瀟瀟楊柳陰濃鎖寂寥白苧歌殘
眉黛淺金爐香燼暈紅銷夢回猶憶中秋月書
去還驚半夜潮錦字如新人不見隔牆妬殺鳳
凰簫

旅次石頭岸

秦淮爲客動經年目斷南雲接楚天楊柳風多
迷夜雨蒹葭水漲鎖寒煙六朝草色青山外八
月潮聲白鴈前無奈鄉心正寥落獨將雙鬢老
江邊

西樓詩選

卷下

三

送何稚孝儀部謫桂林

暫從建禮卸朝簪萬里投荒惜別深放逐非關
明主意憂危自信小臣心九疑風雨迷藤峽五
嶺雲山接桂林君過江潭多感慨懷人莫遣二
毛侵

陪祀山陵

西山龍象控崔嵬檜栢蒨葱輦路迴雙闕忽從
香殿出五雲偏傍寢門開風傳野次霜鐘杳月
落峯頭騎火來盡說祠官多侍從賦成誰是子

雲才

落花

飛花歷亂滿晴空陌上溪邊處處同寂寞正當
二月雨漂零無奈五更風疎林煙暝銷殘翠小
院苔深襯落紅百轉鶯聲今漸老不堪愁絕畫
樓東

春興

客裏傷春嘆式微長安楊柳正依依漢廷自咲
功名薄畫省應憐日月非風雨北迷千嶂合關
西樓詩選

卷下

四

未歸

賦得白桃花

一枝幽艷畫含光爲愛繁陰正壓牆色比何郎
原傳粉嬌如合德自生香冰肌嫋嫋飛殘雪玉
鳧亭亭帶曉霜便是武陵人不到可教老却白
雲鄉

同葉進卿陳振狂袁無競集越王臺

西風載酒共登臺萬里寒光照舉杯江上煙波

雙鳥下天邊雲樹片帆迴疎林歲晏飛黃葉古
殿年深鎖綠苔今日尊前須盡醉不堪惆悵霸
圖灰

雨中同王玉生愁天遊觀

仙觀岩巖入杳冥千盤鳥道殿雲屏虛疑天鏡
憑香閣似有虹橋落幔亭檻外溪流春更碧雨
中山色曉逾青到來不隔尋真路偃蹇人間笑
客星

西湖贈楊思說先輩

西樓詩選

卷下

五

六橋春色正芳菲尊酒邀歡興不違楊柳却尋
天竺去桃花如在武陵歸斜陽寂寂湖光遠平
野蒼蒼樹影微聞道丈人耽勝事扁舟到處卽
漁磯

送林叔度山人歸莆

若爲飄泊老風塵却喜還家及早春馬首千峰
殘雪路天邊獨鳥倦游人孤齋酒熟誰同醉三
徑花開不是貧招隱詩成能寄遠更堪南望柳
條新

三月晦日舟宿安德憶惟和兄弟

西風一葉滯黃河古渡寒煙向晚多別後青山
惟夢到天涯芳草奈愁何客心已逐殘春盡夜
思還隨逝水過海上故人相憶否年來雙鬢笑
婆娑

哭舒孺立太史

濟上悲風吹素車側身西望更躊躇空聞詞賦
傳天祿不見文章典石渠萬里凝煙丹旆遠千
山落日白楊疎桂林處處猿啼極目愁雲繞

西樓詩選

卷下

六

故墟

其二

淮陽別去幾年餘尺素時時慰索居百粵川原
真憶女七閩風雨更愁予碧山已謝焚魚後綠
鬢還驚賦鵬初蘭玉蕭條無可問中郎空復有
遺書

武林訪黃白仲

故人相見各依依客裏秋風木葉飛但說窮來
還有劍誰憐病後更無衣山將天竺供遊屐水

借西湖作釣磯知爾盡忘人我相不須惆悵世情非

過表忠觀

一畝荒祠卽故丘越王香火此湖頭水犀獨擁三千卒裴馬橫行十四州畫棋秋風棲鳥雀空山夜雨冷松楸英雄已去殘碑在山下寒泉空自流

謁岳武穆墳

星落轅門鼓不鳴誰從四海問干城金牌畫

西樓詩選

卷下

七

甘和虜鐵騎宵馳竟罷兵淚盡屬鏐猶帶血夜闌刁斗尚聞聲孤墳獨對西湖水春去春來草自生

元夕宴集煙雨樓

蕭蕭宿莽暖空洲傑閣平臨湖水頭火樹正當春夕永星橋還帶暮雲流疎鐘月落僧歸院平野風高客倚樓此地相逢拚一醉良宵尊俎暫淹留

寄陳子翼

三年襁被客長安短劍應嗟行路難慟哭只今憐阮籍悲歌何處弔燕丹漢宮棄置蛾眉老易水淒涼馬骨寒莫向市中頻擊筑風流寧作酒人看

同臧晉叔博士康元龍秀才游南湖

東風邀客汎雲槎十里平湖抱郭斜梅爲凝寒遲破萼雪緣漏日不成花鐘聲隱隱它山寺樓影層層近水家我欲涉江采蘭芷前林昏黑已棲鴉

西樓詩選

卷下

八

三日同王彥貽鴻臚顧子開太學張元春茹慙集山人遊惠山

泰伯城邊新柳黃梁鴻溪上故祠荒一時風景春如舊三日招携醉不妨別浦烟迷葭莢亂名園水遶李花香未和勝事那堪問回首蘭亭亦渺茫

三月晦日同王彥貽顧子開王太古彭與祖集鄒彥吉齋居

笠澤湖邊問釣磯堤頭楊柳正依依鶯聲已逐

東風老草色空憐客髩稀三徑雲迷疎雨過前
林日落野花飛一時傾蓋須拚飲莫管春光歸
不歸

江上別諸兄弟

勲業蹉跎髩已絲更堪短劍傍天涯十年聚散
憐兄弟千里風塵惜別離解纜正當春漲後懷
人况值鴈來時閩南薊北傷心地回首東山有
所思

十日泊舟寒山寺張幼于追餞寺中同王
西樓詩選 卷下 九

百穀曹以新黃道元分得臺字

楓橋水漲客帆開遲爾輕舟破浪來但說白衣
能送酒忍看黃菊更登臺風幡寂歷寒燈暗霜
葉蕭疎候鴈催此地悲秋仍惜別一尊相對不
勝哀

對鏡

霜風蕭瑟歲將陰小邵官階嘆滯滯祗爲旅顏
愁對鏡其如短髮不勝簪懷人却憶粉榆社處
世空悲荆棘林自是微名銷傲骨可憐墮落到

于今

過庾嶺

層崖疊嶂鎖崔嵬使節翩翩擁傳來越微烽烟
銷漢戍庾關壁壘變秦灰山從故相祠前斷
有張曲 江州堂水到蠻王墓口回遊子可無詩興動傷
心不見嶺頭梅

送戴給事謫百粵

平生孤憤舌空存咫尺風沙晝日昏焚草豈能
忘納牖種蘭元自忌當門雲蒸八桂無歸鴈也

西樓詩選 卷下 十

逼三湘有斷猿屈指賜環非遠事不須惆悵更
銷魂

寄陳壻仁祖

八口羈栖潞水濱髩毛蕭瑟老風塵移官竟作
倉曹長對客空餘草澤身南國商車征歛急東
方軍檄輓輸頻干戈滿地雲山遠雙鯉何由寄
所親

送柳陳父山人還廣陵

時山人扶弟喪歸墓

西風吹斷鵲鴝羣永夜悲歌不可聞北地秋深

單袷冷潞河天闊片帆分荒城野店難爲客落
日寒山此送君莫道維揚纔一水相思已隔萬
重雲

謁留侯廟

先生已從赤松游寂寂荒祠傍楚丘樊巷草迷
屠狗宅泗亭雲起斬蛇溝一時韜畧逢真主千
載衣冠識故侯王氣霸圖零落盡圯橋春水亦
東流

旅懷和張肖甫大司馬

西樓詩選

卷下

十一

十月陰寒不奈愁南中有客獨登樓山川隔斷
哀牢國烽火連綿慶甸州北極朝廷頻遣使東
方將士盡封侯書生肉食真無補感事長懷漆
室憂

過華亭寺

碑文方子及製

載酒尋僧席屢移春山何處不相宜琉璃影散
天花落金碧光搖法鏡垂地近西方開竺國烟
銷下界瞰昆池栖霞片石應堪語苦憶南朝江
總持

送黃太僕之平涼

平涼西去卽邊城近塞風高萬馬鳴座上葡萄
春宴客笛中楊柳夜譚兵擁旄自昔推分陝司
僕于今擬列卿咫尺崇階恩不薄秦關元是古
咸京

別諸生

一官潦倒罷譚經且向江潭問獨醒臘盡雪消
滇海白春來雲破楚山青風塵荏苒虛王朔道
路馳驅老客星爲語及門諸弟子行藏吾已愧

西樓詩選

卷下

十一

鴻冥

送宋兒南還

漢水春來漲綠波將歸無奈別離何江津直隔
閩山遠楊柳空憐楚澤多長路逢人須問訊寸
陰是處莫蹉跎親知應憶爲官在生計終當付
薜蘿

過登之宗侯園居

一叩朱門問草堂王孫愛客謾焚香繁花帶雨
迷芳徑修竹連雲護短牆流水正通栽藥圃濃

陰偏覆讀書床官閒我亦思招隱策馬時時也不妨

登太和絕頂

千山羅列擁天門環衛真如侍至尊仗外早回
依北極崖前霧敞瞰中原飛巒疊嶂羣龍會絕
壑奔流萬馬喧天爲聖明開大岳秦封漢時
不須論

其二

雲裏飄搖天柱峯紫霄撐出玉芙蓉宸居已自

西樓詩選

卷下

十三

誇雙闕帝座依然隔九重雨氣迷空埋虎豹日
光破暝射龜龍分明指引朝元路辟穀何勞問
赤松

送心父四兄入覲

使君五馬健如龍新領諸侯謁九重遠道清霜
閒躑躅秋江微雨濕芙蓉十年空寄風前淚兩
地眞憐客裏蹤同學少年今漸老竹林尊酒記
從容

癸卯除夕

八口南來客歲前齋厨三徙跡頻遷官囚帶印
翻多事名豈譚詩却自憐春入瀟湘遲雨雪俗
傳荆楚異風烟莫將簫鼓催殘臘屈指明朝五
十年

五言絕句

振衣臺

高堂出林杪客來時振衣山翠千萬重徙倚暮
忘歸

魏宮詞

西樓詩選

卷下

十四

月照漳江水風吹西陵樹輦路草已荒夢魂自
來去

怨詞

一夜西風起蛩聲處處愁淒涼霜後禁怨殺洞
庭秋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望君無時回思君如風燭淚盡心
始灰

其二

白君之出矣不覺羅衣換思君如藕花根爛絲不斷

蘇堤

散步蘇公堤桃花雜垂柳山色暮復朝猶云昔

人有

馬上逢俠客

相逢易水上惆悵無一言忽然分手去走馬向

平原

古意

西樓詩選

卷下

十五

水上芙蓉花零落在秋浦芳魂不自持芳心儂

獨苦

其二

池上與君別池水清可憐只消一滴淚枯殺滿

池蓮

石鏡亭

落葉響空亭江光翻石壁時聞風水聲似有牛

羊跡

七言絕句

官怨

春風暫到洗粧樓官柳凝烟翠欲流自笑眉顰還似柳不知若箇更多愁

其二

銀漢光澄寶曆嬌瑤臺寒逼紫霞綃但教月色長如此贏得嫦娥伴寂寥

燕京元夕竹枝詞

西山霽雪散輕寒嫋嫋東風玉漏殘齊向天街逐歌舞五陵春色月中看

西樓詩選

卷下

十六

其二

東華門外錦層層爭看流蘇百子燈寶炬燒殘天未曉碧欄干上露華凝

長信宮

長信秋風暗綺羅玉顏憔悴淚痕多空將舊恨題團扇不及昭陽子夜歌

紅葉怨

惆悵西風掃落秋多情却寄水東流出來一葉輕如許載得宮中萬斛愁

薛濤墳

三尺荒墳傍狹邪墳前流水遶桃花
花開花落東風老惆悵空林栖暮鴉

蘇小墓

油壁青驄不再逢西陵猶有幾枝松
傷心怕問錢塘水潮去潮來無定蹤

江上重別惟和惟起

驛路風吹楊柳枝江雲江雨不勝悲
也知遠道終須別借得離筵駐片時

西樓詩選

卷下

七

江上別諸兄弟

久客歸來不盡懽尊前無奈別離難
他鄉亦道春光好恨殺花開祇自看

舟中寒食

楊柳春風縮暮潮姑蘇城外繫蘭橈
更堪客裏逢寒食故國音書久寂寥

春盡

客舍蕭條對夕暉更堪春盡野花飛
馬蹄欲逐殘春去不信春歸客未歸

夏日聞鶯

綠暗郊原楊柳斜客中倍自惜年華
春光已逐東風去怕聽鶯聲對落花

發芋原振在追送江許舟次楊青賦答

江頭惜別不勝情一唱陽關黯自驚
兩岸蕭蕭風雨惡那堪更聽斷腸聲

其二

一別江樓楊柳新於今飄絮逐征塵
不堪更渡黃河水風起沙飛愁殺人

西樓詩選

卷下

九

西湖雜味

何處飛來靈鷲峯白雲長鎖翠芙蓉
坐看東海扶桑外湧出金光千萬重

其二

月隱空山雲亂飛夜涼零露濕人衣
梅花開落春如舊不見湖邊放鶴歸

其三

湖頭春晚草萋萋烟水微茫鳥亂啼
欸乃一聲人不見小舟撐過斷橋西

約彭山人遊武夷阻雨

誰憐風雨路行難
百道飛流馬上看
咫尺幔亭何處問
洞門深鎖白雲寒

衰柳

殘枝瘦影不禁秋
幾樹傷心湖水頭
爲惜婆娑生意盡
更無茂苑舊風流

田園雜興

茅舍新移近水涯
東風送暖到山家
不知春色今多少
一樹棠梨先着花

西樓詩選

卷下

十九

其二

春雨霏霏春日遲
田家纔及插秧時
山歌十里聲如沸
絕勝吳儂唱竹枝

其三

槐陰茂密柳陰涼
石枕方床一夢長
直到日斜纔睡覺
好風吹送野蓮香

其四

紅綠參差露氣鮮
荔枝今歲正當年
山居清福堪消受
飽食還教樹下眠

其五

小池一畝傍田居
半種蓮花半種魚
客到不愁供具少
打魚沽酒擷園蔬

其六

茅舍初成覆草新
土炕無火莫嫌貧
老翁曝背前楹暖
閱盡人間富貴春

宮詞

閣門初啟日西沉
曲宴流連夜漏深
忽報外頭封事急
何方鑾使貢黃金

西樓詩選

卷下

二十

其二

中官走馬捷如飛
內監傳宣盡賜緋
昨夜新添第九女
大家拱手賀皇妃

過通海石門

層崖迢遞水潺潺
嵐翠淋漓渺靄間
客子不知天萬里
寒帷疑作建溪山

爲林熙吉題冊子

斷橋荒徑草萋萋
千頃流雲錦水西
石磴如盤分席坐
隔溪垂柳聽鶯啼

西樓集十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鄧原岳撰原岳字汝高閩縣人萬厯壬辰進士
官至湖廣按察司副使明史文苑傳附載鄭善夫
傳中是集詩十卷文八卷卷首謝肇淛所作小傳
謂原岳爲詩初學鄭善夫已又學七子旣而一意
摹古要以唐人爲宗末年益復宏肆今閱其詩功
候頗爲不淺惟未免有摹擬之痕也

繁露園集二十二卷

〔明〕董復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張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繁露園集

二十二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忍令湮茂而不傳也余自垂髫
時即受知元仲元仲愛余
不啻羊棗葛藟之嗜元仲
時執牛耳勅宰理窟趙
趙玄著譚論剖析列國

霸儒詞雄氣高多不解顧
折角其文如雪青水碧時
刺凡目故鑠羽者再而元仲
自謂非戰之罪也其嗜古文
辭尤甚于制義壬辰舉進
士信邑符簡奇拔異之
外輔之以彰教化俗齊魯之士
形、鵠風晉擢天曹即典楚
文衡未幾叅知政事命甫
下而元仲卒矣元仲卒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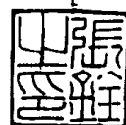
入于黃京兆雲蛟又轉而入于
門人梅吏垣長公魏太史道
冲始收其散逸付之余奉
命往權吳閩遂捐祿為元
仲梓而殯以元仲乃知我
昔咕嗶制義而元仲乃余
序謂余倒橫直豎多施不可
呻吟聲詩而元仲又為余
序謂余直舉胸情非傷詩
史此其詞固多淳美而一

段脉、神情則千載知己
也信太玄、之必傳者豈獨桓
君譚一人已耶元仲春容
博大不峻城府居恒不悶生
計而戶外之履聲常滿
極困恤急一洗葛屨沮洳
風當新安入相屢物色之
而不一就新安高其誼招之
以詩曰於陵自喜灌園高尺
尺平津不可招乞得小園

堪避暑薰風莫惜馬蹄遥
其為所重慕如此官遊十餘
年剛腸直道所至有聲即
執炎柄未嘗藉羶自潤迄今
朝紳咸曰長者長者猶怪乙
巳之秋元仲假歸省墓拉蒼
頭控款段出宣武門口占曰我
有一片心鬱、未獲吐忽而
步道傷心灰口自杜已後款
髯曰乃今得脫衆招地挽繫

露園載牀頭新釀與二三
 心共酣擊唾壺矣詎意二
 聖為崇輒溘焉朝露也獨
 怪元仲才品及越一世其知
 覽博物而圖不朽者僅膏
 龍席而挾風雲具鑪錘而樹
 山斗乃任不亡而生有涯豈
 魏之地力微抑元仲之靈
 秀盡耶元仲之先仲舒下
 帷發憤潛心大業史稱其有

王佐才而终于膠西之相生
 平不治家產以修學著書
 為事甚哉元仲之似仲舒
 也繁露之業其清明竹林
 之別墨歟余梓之以當延
 陵之劍而謬附于太玄之知
 若玄晏先生則有本寧氏
 在
 壬子七夕五鹿居士張
 銓書于虎丘山下



華元仲集序

華元仲自少善古文辭其為舉
子業志以古文辭緣歸之歲而
子應京此試文甚奇謂可者謂不
可者正半獨吾友郝惟順爭之強
此文章大子筆不可失也榜出歲
輔號為知人評文穆孫謝曰此郝
廣文之功惟順數與余談其事余
心識之辛丑元仲復除東阿余
得見之穆而史所談謔如平生歡
分韻賦詩而別已元仲入為吏部
郎典楚賦負水鏡之目而有嫉媚

之者請急歸尋出叅知政事則元
仲先卒矣友人張民部平仲行
其遺文屬余序之蓋

本朝人文極盛成弘而上不暇逮弘百
年內外約有三變當其衰也幾不
知有古德請間二三子反之而化

紫雲園集

二

裁未盡嘉隆間二三子廣之而模
擬遂繁萬曆間二三子猷之而雅
俗雜糅矣一再變觥子師古之變
觥於師心元仲折其衷而矯其偏
不拘牽以為格不奔放以為雄不
儼薄以為逸不摭拾以為富不杜

撰以為新不隱絕以為奇不穿鑿
以為巧不隱僻以為深不艷冶為
色不妖浮以為聲其書破萬卷

而約其言為一家其體該衆作而
適宜為兩傷無論三代二京六朝
三唐即宋與近代名家未嘗不

紫雲園集

三

輻湊並進而操縱在手曲暢旁通
如郢之斤僚之凡梓慶之鑲輪扁
之斲師古可以從心師心可以作古具
腐為神奇而嬉笑怒罵悉成文章
矣昔吳季札觀魯六代之樂為之
歌魏曰大而婉儉而易行大者病

不能婉僉者病不能行惟魏兼脩而
用之元仲之文顯此豈得之士風耶
今公卿大夫賢且多為

國家柱石為人倫冠冕莫如魏而
文車之業考穆敬甫魏懋權兩君
子鼓吹六經茹函百氏佳明一代

東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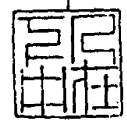
四

元仲鼎足而立環觀方面人才之盛
未有比也三人皆為吏部郎仕不
達而元仲懋權皆年未五十歿甫
非上壽續其遺文光明俊偉之席
溫厚和平之氣縱橫揮霍之才鋪
張潤色之猷堅忍峻拔之操未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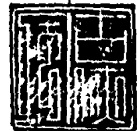
於用世而可以傳世不朽何所讓於

諸公卿魏之為大名也信哉天下論
文事方春走東南而西北諸君子
起而角之未知鹿死誰手往者江
東獸步是為弇州與穆魏有行
縞交惜不及見元仲耳平仲游
吳吳復有弇州其人者否謂元
仲矣若即不然俟之後代有吳
季子必以元仲當魏風無疑也
余附名集中竊比吾友之知元仲
有餘榮矣

大泌山人李維禎本寧甫撰



紫陽山樵汪從乾書



紫陽山樵汪從乾書

六

紫陽園集目錄

卷之一

序一

送兵察雲間滬海陳公調最河南督學序

郡守揆宇塗公以治最超遷光祿少卿序

王郡理考最序

大名令鄭心緝治最榮封序

郡佐蔡易菴致政歸里序

洹令王萬川治最受封序

送郡守懷劬劉公遷冀南兵察序

紫陽園集目錄

送廣平郡守劉際明入覲序

廣武郡理胡懷南治最承恩序

卷之二

序二

元城語錄序

朔方奏議序

少岷先生拾存篇序

張平仲詩序

卷之三

序三

壽大司馬繼津王公七十序

壽鹿門茅先生九袞序

壽黃上澤先生序 壽但少洲序

壽方母王太夫人七袞序

壽張太夫人文 海岱蒼翠圖詩序

海屋添籌圖詩序 縣圖高公壽圖小序

卷之四

序四

山西武舉錄序 甲午山東齒錄序

山東丁酉齒錄序 山東歲貢齒錄序

集卷圖集 目錄

章丘縣志序 內黃縣志序

卷之五

序五

尹鼎衡歸楚詩序 送于褒甫歸試自下序

黃中五登順天賢書序

竝玉序 登樓雅倡序

但少洲詩卷小序 王節婦受旌序

王母存孤卷小序 翼城史氏族譜序

野菜圖說小序 饑民圖解跋

卷之六

序六

近科衡文錄序 齋魚觀風錄序

叙李若蒙稿 序劉百世山中草

橫輿餘編小序 叙陳澹叔四試草

玄雲洞制舉義選序 楚魏兩生制舉義序

木犀香自序 王信卿四書稿序

序三造士匠意錄 王信卿四書捷解序

王信卿詩經捷解序

卷之七

序七

集卷圖集 目錄

方氏族譜序

楊太宰二山 覃恩存問序

送賈少蘭之荊州教授序

壽微章先生七十序 壽陳太恭人序

陳伯倫登儔序 繁昌王舉子序

卷之八

序八

陽平二雅序 三事忠告序

宋祭酒過元故宮并客北平詩引

重刻太白山人漫稿序

王徵君琴鶴館集序 委巷錄序

馬曹集序 程中權詩序

穆仲裕湖山覽勝詩序

陽宅真訣序 序郭應璜稿

卷之九

記一

大名縣修學記 齊東縣重脩儒學碑記

七忠祠記 鳳翔府東橋記

滑縣南關橋碑詩有引

卷之十

纂錄圖集目錄

四

記二

駢異堂記 重脩龍泉寺記

新立三清殿碑記

郡守永嘉陽谷王公生祠碑記

郡理魯岳方公去思碑記

王氏新什記

卷之十一

誌銘一

明承德郎黃州府通判東漁張公暨配安人趙

氏宋氏彝墓誌銘

明中大夫陝西叅政大名椿巖張公墓誌銘

明遼東苑馬寺卿豫齋吳公墓誌銘

明封戶部主事雲峰鍾公暨配安人王氏陳氏

墓誌銘

明戶部山西司郎中 大名晉石竇公暨配錢安

人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二

誌銘二

明西安府教授敕封刑部主事小確董翁墓誌

銘

纂錄圖集目錄

五

明濟寧州知州仲白張公暨配劉宜人錢宜人

劉宜人墓誌銘

明迪功郎筆峰高仲子暨配謝顧二孺人合葬

墓誌銘

明待封壽官後村陳公墓誌銘

魏新菴墓誌銘

卷之十三

誌銘三 附 墓表 行狀 傳贊

明敕累封張母劉安人墓誌銘

明文學王公暨奉 旨旌表節婦何太孺人合

葬墓誌銘

孟孺人墓誌銘

明郊縣丞兩崗董君墓誌銘

宗姪以通暨配崔氏合葬墓誌銘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忠菴耿公行

狀

竇郎中傳

詹山人傳

連節婦贊有序

卷之十四

誌銘四

大學士對南山陰王公墓誌銘

敕封周孺人墓誌銘

纂錄園集目錄

六

明處士荆亭素公暨配董夫人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五

表狀記文

明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后墅張公墓

表

明誥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故慶府右長史廣

平棘亭王公暨配都夫人趙夫人合葬行狀

北畿會館就日堂碑記

滑縣重修畫舫齋記 程君房墨贊

卷之十六

祭文一

祭鳳洲先生

祭陳玉壘老師

祭馮大宗伯

祭穆少春

祭魏懋權考功

祭韓見雲駕部

祭張賁川刺史

祭肥城令十九芝

祭王益吾年兄及

敕表烈婦畢年嫂

祭蒲年伯母暨蒲年兄

卷之十七

祭文二

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又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纂錄園集目錄

七

祭趙封君

祭梅太翁

祭顏封君

祭崔處士文學瑛父

祭許公子

祭陳太學

祭王夢槐

名承烈東封參軍也

祭仲父龍田翁

祭宗姪席珎

卷之十八

祭文三

祭王太夫人

荆石相公母 代

祭盛太老夫人

祭王安人陳兵憲池海元配

祭王年伯母

祭史太孺人

祭石年伯母

祭王太夫人霽化令之臣母

祭吳太夫人

祭張母太宜人

祭吳夫人

卷之十九

五言古詩

喜雨

夏日同高荻之李若蒙毛茂新張若恂楊茂弘

讌集張平仲南園 弔宋鵝池投海

周節婦詩

怡怡堂爲史五陵伯仲也

繁露園集 目錄

送李本陽明府之祠部

送畫手侯生歸陽丘 賀小梧蘇舉子一律

卓錫泉同林志唯年兄小酌

懷陳汝威社文 出都門感懷四首

自清源經陶山每日逆風家人且報糧絕矣感

賦十二韻

七言古

飛六亭歌爲陳澹叔賦

送雷學博之永寧 繁露園歌送景時應文

學歸陽丘兼寄張允升先輩

三鳳吟

送若蒙茂宰之聞喜

敬菴兄樓成爲賦一歌行志賀

陳生行陳自新

送曾封翁編脩曾長石

之父

畫舫齋歌

黃鶴樓歌留別鄧汝高竇燕雲二年丈

楊村北舟中中秋 天津阻風用栢梁體

渦口卽事戲筆

卷之二十

五言律詩

衛輝道中望蘇門

詠懷十首 劉伯世

繁露園集 目錄

先輩

宿彌陀寺

弔張叔廣

過唐山

送李本陽之祠部

雙壽卷

爲人壽母

南和道中

同閃獻明用壁間韻二首

普照寺十首

卽事

九日校射二首

碧雲寺小憩

題盛大叅卷

送宋季方山人歸西屏

弔李北山尚寶

高孩之明府席上以陶

句心遠地自偏爲韻分得自字

夏日同湯太史嘉賓沈職方伯合集劉先輩百

世北園水亭分得煙字四首

立秋前一日共賦前字

少司馬趙公招飲黃鶴樓

渡河二首

題關壯繆將軍廟

謁大復先生墓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

送康光祿之留都

送沈伯含年兄歸越

陶山道中四首

送魏玄之歸樂昌即用

玄之重九前一日八韻

紫雲園集目錄

十

卷之二十一

七言律詩

送劉厚吾年兄兵察之關中

陽丘游侯考最

送大中丞孫藍石之任

送郭孟愚之樂陵楊德潤之齊東令

教公子猶龍初度

送魏見泉中丞

送賀伯闇奉母南旋

夏日同沈武選年丈王車駕寅丈飲劉百世先

輩齋頭用燕字

賦得沈相公宅秋日牡丹二首

春日同考功王岡伯職方朱仲成集穆仲裕內

史宅聽周山人彈琴以高山流水爲韻分得

山字而石少尹以此調岡伯云如今方格事

山濤得意時故未及之

謁陵恭紀

香山

送南玄圃太僕罷歸關中二首

寄題陳汝威北郭樓

棲霞樓讌集一首

輓張仲白刺史

送郡博蔡益吾之成均

壽于宗伯穀山先生

登蘇門

紫雲園集目錄

十一

寄題韓中丞山莊

即韻答宋季方布衣

即韻奉答陳汝威觀察

寄懷張元平考功留都二首

送朱半石年兄奉使

顯陵便道歸雲間

送夏鶴田奉使琉球

送李少麓茂才歸陽丘

穆仲裕齋中侍讌李本寧得相字

春日咏懷八首

有引

不佞居里頗聞時政意傳之或妄入都月餘

乃更異于前間觸事感懷未敢于廣衆訟言

而孤耿有遠不能不形之篇什因賦七言近
體八章匪敢托于風雅之遺聊以寫余心之
隱憂云爾燕有客如雲倘亦有意乎好音之
懷者乎譬如草木吾臭味也不佞無難為糠
粃矣

送周伯世丈歸吳

即韻答尹昇衡下第二

首

送張太史出使襄藩

題柱史際宇崔老世兄九載考最

元城南樂兩邑 明興二百餘年無贖中秘書

者即概一郡亦斷自戊辰近四十陽秋矣顯

紫露園集

目錄

十二

伯中五一時並爽余聞而喜可知也賦以志

之政不必論其工不工耳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 送可大馮年丈

次倪爾淡年兄春日寫懷十二首

壽朱佩齋太母併其孀母兩母皆節婦共存佩

齋

十六日同遊延壽菴遇

雨次丁泰來年兄韻得八首

送岱晨朱年兄出餉漁陽因便歸省二首

送張平仲之平陽節推

即韻答魏顯伯太史送別

登舟

天津高倉部塘 賜宴

賦此志謝

卷之二十二

五言絕句

衛河汎舟遇雨十首

七高詩

右韓嵩字德高

右吳筠字貞節

右元繼字次山

右陟岵先生姓邦遺其名

右張澄字仲經

右李從今明卿

右李宗木繼仁

座中聞吹笛又長笛一

紫露園集

目錄

十三

聲人倚樓為韻賦七首

安德舟中逢誕日八首

七言絕句

定興逢李若蒙二首 憶張叔廣

贈七十翁胡公

壽高封君縣圃明府父

也四首

登蘇門阻風

又阻雨

昌平道望山陵

賦得高山流水四絕穆仲裕宅同王罔伯朱

右高字

右山字

右流字

元夜六絕

應蘭皋招登黃鶴樓二

絕

又一絕過恨這關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四首

送黃叔相按部江北十絕

送同卿李純之出使江北四絕

清源即事四首

繁露園集目錄終

繁露園集卷之一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一

送兵察雲間滬海陳公調取河南督學序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實興之不揣程以六藝漢雖有博學宏詞諸科而建元下詔亦惟明當世務習先聖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唐楊綰亦以進士祿文明經填帖爲無用請依古察孝廉與進士明經並行獨宋王臨川改科舉爲經義晚年乃大悔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士君子自有真經濟真學問而墨書帖義果不足以概燦景流鍾之英含經味道之儒也

國初功令有孝弟力田人材徵聘歲貢進士諸科後諸科漸廢惟進士科與歲貢科並舉後歲貢科亦漸落寞不振而進士科獨二百年來名臣大儒趾接而出然迄于今濫觴極也議者咸謂廣厲轉移權在郡縣諸博士與督學使者夫郡縣諸博士皆白蠟明經日暮塗窮輩學人其何賴之若督學使者則諸學人所望爲嚆矢要非蘭薰雪白之行鳳質龍變之文不

能與其選吾魏兵察使者滬海陳公嫖節道文江東獨步以今

上丙子舉于鄉其應制諸義珠圖玉潤海內人人尸祝以配震澤毗陵無間言後一紀舉已丑進士高等海內益推轂之起家郎署浮湛中外又十年來鎮吾魏纔數月主爵者以公文行高又玄菟樂浪間戎旤稍息區區三郡不宜久稽海內大賢中州黃河太室故材士淵藪於是移公督中州學公治業有日而吾魏搢紳先生私向不佞語曰大樸必凋大白必采公用江左之藻緣中州之朴將無令濟之肩比應德麟

紫露園集卷之一

二

萃仲常鴈行師道臚列乎不佞曰參黍小義恐未足以悉公則又曰大雅不作新聲代變公生陸謝之鄉建左馬之鼓將無令獻吉不死仲默復生子業骨肉仲鳬枯華乎不佞曰文章即不朽盛事經國大業恐無當于用則又曰麟鳳瑞世牛馬負重公于經義之外不時誨以古名世之業將無令洛陽持衡釣陽秉樞韓富司馬左提右携而濟兎角龜毛之運乎不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請更有進焉則又曰異學日新正道久晦公于本業內不時提醒以諸儒先之教將無令伯淳爲鉤正叔爲繩堯夫公挾規趨矩步而

息憇嶺苦縣之煩乎不佞遽然驚曰美哉至矣公于此道恢恢爲之有餘刃矣然不佞又聞之中州安危關天下理亂而中州人才盛衰又關國家隆替近日中州即不爲無事而公爲國儲材立言則言立功則功立德則德無之不可庶幾周禮三物賓興遺意而不厯厯課士以頡滑曼衍之詞如三季之末世則公是役也寧獨中州士習藉之楷模其自

高文以下九廟神靈寔托重之因次第其語質之公

郡守揆宇塗公以治最超遷光祿少卿序

聞之兩漢蓋取重二千石云其有茂蹟渥澤治理異

紫露園集卷之一

三

等者輒用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如黃次公以太子太傅徵朱仲卿以大司農徵龔少卿以水衡都尉徵召翁卿以少府徵劉文饒以太中大夫徵宋叔庠以尚書令徵皆懸不次之擢待非常之吏故當其時縮銅再綬稱二千石者人思滌奮循吏輩出史不勝錄何其廩廩多德讓君子也

明興洪永宣成之間猶存兩漢遺意何文淵徑遷少冢宰王端毅徑轉左方伯此類最多未易指屈嘉靖間僅一王德明有太常少卿之擢以後遂寥寥矣循

資計歲沉淪方臬幾二十禩纔敢望京卿開府之命
繩墨束縛旬臆約結卽有奇亦亡所施此而猶望二
千石人思滌奮如兩漢國初之時是以數金之直而
欲易粹白之腋恐亦數之所必不得耳日者
主上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期登政平訟理之化意謂
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故不時舉殿最以示誠勸
而關臣上疏亦欲重外吏破循資常格以待卓異是
時郡守揆宇塗公歷任已四載恩信徧滿十二州郡
所謂懸廬江之魚返合浦之珠秀漁陽之蓼渡九江
之虎者公悉有之會當入

紫雲園集

卷之一

四

觀公遂以治行第一留佐光祿蓋百餘年特典云按
百官志光祿千周爲膳夫屬太宰掌王之食飲膳羞
所謂六穀五齊七菹三鬯者要以節嗜欲而益聰明
其職最爲喫緊

主上以公玄心道氣故允閣臣言復二百年

祖宗特典則夫奉衛摠署辨魚執經陳德人義士之
箴述九重八珍之規清明

主德而強固

君身者公固饒爲之有遊刃矣然不佞又有進焉兩
漢國初其吏治之盛與所以馭吏之典後世誠莫敢

望然霸位至丞相文淵位至大冢宰功名視治郡時
稍減其餘卽皆以功名終然獨王端毅差強人意餘
已鹿鹿無奇矣致令兼材通儒肝衡而嘆謂此數君
子者廩廩于治郡而不必煩煩于佐主豈天之生才
真有宜有不宜毋亦盛滿難持晚節末路猶令人見
而左唾乎公平生作用悉從赤心片片流出而其才
揮霍閃爍如神龍然能大能小豈其異日當台鼎之
寄期許注厝或遜稷契而謝韓范乎必不然矣公滇
人也滇中土厚山奇停而爲人多磊落可備緩急如
先朝楊少師近日嚴太宰竄號名臣公嘗向不佞慕
紫雲園集 卷之一 五

王郡理考最序

漢武帝末酷吏議起民益作奸扞罔大獄煩興鬼薪
城旦赭衣載道昭宣因之下功令郡國所舉用多蒸
蒸廩廩之吏而是時雋不疑于定國兩曼倩最有名
不疑守京兆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
平反活幾何人多卽喜咲爲飲食語言異于他時不

即然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而定國學法于父
于公公故決獄平嘗辨東海孝婦之冤以此定國爲
廷尉民自不冤然不疑名聲重朝廷赫赫貴顯定國
代黃霸爲相封西平侯不聞昭宣兩帝所以寵異雋
毋獎拔于翁何似也豈漢法簡佚自便即神明迪詰
如昭宣不能破格榮其所自出耶異日者

主上深惟海內模雕觚園卽趙魏股肱郡最稱慷慨
椎魯質無其文者不能不波巧僞相蒙莫可究詰當
非明察之官忠信之長鮮不蹈巧足覆盆之慮於是
命琴川王公來理郡事公發奸摘伏如神而中國長
繁露園集卷之一

者決法讞獄務依忠厚不爲武健嚴酷之行以故有
司不能決質之當道當道不能決委之公者公片詞
立辨時時以治最聞

主上聽然色喜而公時向郡人士稱曰余何能爲惟
是二大人在堂余小子侍寢食餘暇二大人數相囑
曰沒不復生斷不復屬孺子勉之若縱舍非良民而
組織非奸吏弗稱吾子矣余小子奉令承教庶幾追
于臯戾不余何能爲蓋三載大冢宰上公治狀

主上益聽然色喜業已授階文林郎而又封太公如
公秩曰是自安二徑之居肇啓一經之緒者封太母

爲孺人曰是勞多贈佩愛篤和九者然則公之治獄
何減不疑定

主上之知公何減昭宣兩帝獨雋母不能得之于昭
于公不能得之于宣而太公太孺人得之

主上公之遇視雋于兩受倩尤奇也已而

主上授公制詞且曰天雄畿輔郡志稱崇禮讓號易
使今且浸浸獄訟煩興爾尚惟良折獄求協于中以
稱朕嘉師至意朕將顯庸爾嗟嗟

主上蓋以魏風諸郡以公風諸吏不疑定國之業旦
暮遇焉太公太孺人白首相莊彊飯健步百歲而上

繁露園集卷之一

七

不啻余又安能究厥榮施然後世有操筆如班孟堅
者附太公太孺人于公傳如雋母于翁故事則或有
取于余言矣

大名令鄭心緝治最榮封序

聞之范蔚宗贊循吏曰政畏張急理善烹鮮一夫得
情千室鳴弦而先臣唐應德之詠名宰亦曰無言似
桃李有志咲鷹鷂多暇卽開卷長貧不受錢蓋庶幾
虞虞德讓君子之遺意不必赫赫務橋度乃稱高第
異等也余嘗持是以概郡縣長吏未有當者而獨貴
鄉長心緝鄭公可以輩前世良吏如蔚宗應德所云

貴鄉故吾郡一彈丸邑其城郭戶口租賦俱不能當他邑之半先是吏茲土者意不盡屬厭亡何卽謀調煩劇公晉江人晉江故才數公對公車又藉甚諸進士初謁選得貴鄉諸進士相與目咲公曰鄭郎奈何得一城如斗大乎公固大喜曰先大人諱先朝露太夫人春秋高矣今不佞典劇邑牛馬風塵日不暇給卽欲旦晚從太夫人稱觴戲綵寧能乎第獄易讞租易辦薦紳先生易悃悃相與貴鄉固宜不佞不佞其何不宜貴鄉也蓋三禩于茲矍然不滓而家無遺租因無滯訟氓疇里士鼓膠出則于旌龍丘任棠之

紫露園集

卷之一

八

門訪民疾苦入則問太夫人無恙外焚香讀古名臣事蹟于俗吏所兢兢毛摯薪束爲名高者一切抹殺

于祥鸞馴雉之理二三父老于于安之卽直指

歲終上諸長吏治狀無不首推轂公

上唯是嘉嘆再四贈太公如公秩太夫人封孺人白政迹茂異令名顯聞感物行化貴鄉令其足以風矣於是諸薦紳先生儼然造不佞謁辭不佞自惟少讀蔚宗之贊應德之詠幾二十年妄謂仲謀之爲新都叔方之爲雍丘殆饒爲之非近代所有不謂有如公者而生當吾世公之以治最顯又當吾地也然

仲謀叔方遇章帝寬大長者留心民瘼故新都用政化蒙褒雍丘用禮讓蜚譽

主上英明靈爽遠過章帝郡縣長吏浸務標奇見異博蹕絕之名公獨用寬和恬漠受知蒙眷此其數尤異諺曰惡在火浣水綿止寒惡在海錯脫粟消餓則公平則公平

郡佐恭易菴致政歸里序

余家滇南去蜀不千里許然聞其中峨眉之勝甲域中毋誦陳拾遺詩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與趙清獻公蜀山天下奇三峨厭岷右之句輒神馳久之然

紫露園集

卷之一

九

又意其中必有異人拔起卽不能踞絕頂覽岷江一快平生誠得其人者與之上下一堂左提右携匡所不逮平生志願或不至消歇都盡也旣浮沉南北無所遇今歲從留都郎來守郡而佐郡者寔惟易菴蔡公公十年前嘗倅是郡有能名故當道者輒復以公來余因是不喜得郡喜得佐郡如公者庶幾追於罪戾耳每杯酒間談及峨眉之勝洋洋纒纒若河懸風生余益神馳不能已已公爲人儼宕簡佚不立城郭又剛腸忠實心絕不善俗吏俯仰態余嘗嗟嘆峨眉之秀其盡在公矣然公竟以不善俯仰噴被公言餘

曹議欲別用公公力請於大冢宰懸車而去余率二三僚友向公唁曰積羽沉舟聚蠱成雷奈何哉公之不免也公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公等試視僕面孔豈沾沾以五馬牢落終身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豈非男兒事業也且嚴君在堂僕稱觴上壽畢拉二三朋好訪葛仙之洞弔楊雲之墓拜武侯之像尋桂甫之宅令人呼峨眉山主人足矣紅塵赤日何事而快快不仕耶余益嘆公有古人之風於是寫圖送別而二三僚友各系詩於下方余閱古志稱陸通隱峨眉山採桂櫨餌黃菁不知所終而昌黎有慕於

繫諸國集

卷之一

十一

李愿盤谷之歸亦欲帝車秣馬從之徜徉余抱緊株守媿不能從公家桂櫨黃菁想應無恙公歸矣幸不時寄我無令余逐逐牛馬中徒側身西望而咨嗟也

洹令王萬川治最受封序

近日吏治每右卓異而左循良進刀筆而退勸課以故海內銅墨之長人思赫赫見奇即以此希渥寵陟崇階顧于國家元氣生靈命脉不無稍損不佞竊意廩廩何必減赫赫也趙張之弔詭何如蘇黃之致平郢甯之蒼鷹何如卓魯之祥鸞班孟堅范蔚宗所傳循吏在此不在彼要其中非鹿鹿無奇者假令今之

世而有治亂民如亂繩若襲用寬和為名若黃教化力行若卓魯不入境若魯即以此悶悶于于不受主知不佞且為執鞭所忻慕焉而况其仁心實政叢民譽而荷

主卷若洹水長萬川王公者乎公家東牟起家乙未高第初除吾郡之廣晉廣晉城如斗大公弗厭時時卯而翼之幾二禩于茲政平人和境內嚶嚶頌之曰明府吾儕衆人母也公治狀遂冠三輔而兩臺使者以公治行高此彈丸黑子地不宜終屈大賢上之主爵者公遂用最調洹水洹水去廣晉五十里而近其

繫諸國集

卷之一

十一

戶口幾何錢穀幾何訟獄幾何較廣晉皆倍之公治之若烹小鮮斟酌寬嚴壹稟付養不決月而洹水境復嚶嚶頌之曰明府吾儕衆人父母也亡何公以今洹水治狀合前廣晉治狀滿三載考兩臺使者復緣主爵以

聞遂晉公秩而贈大翁大母具如公秩太翁故嘗為臨城令治狀最有聲不及竟其施而發之于公諺曰桂林無葉施麟洲無豺虎蓋是謂平于是洹水薦紳先生儼然致賀詞者填門溢巷而廣晉與敝邑一二薦紳聚族謀曰吾儕辱明府庇廕更先洹人十誼不

得獨後涇人士致賀詞不佞竊睹

主上神聖萬出尋常時施不測恩威以鼓舞百官而其于州縣之吏特故苦之靳不與臺諫之選望如異他日選諸所表以次用者蓋絕寥寥也不佞妄意亦州縣之吏大都赫赫見奇如不佞前所云右卓異左循良進刀筆退勸課無足當上心耳故甘心廢閣公不爲世俗一切治狀而獨仁心爲質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特嘉而亟寵之此于

聖心有深契矣今日褒公爲良有司異日何渠不登公爲名臺諫公今日循循于民上異日何渠不謂謂

繁露園集

卷之一

十二

于闕下國是政體日非一日政藉公輩一洗之苦驚箋鳳詔恩及所自一歲兩下不爲少公寧不用是爲榮然公所以報主

主上所以榮公寧重董此余蓋旦晚以俟矣

送郡守懷劬劉公遷冀南兵察序

漢中古益州部秦子敕所云帝以會昌神以連福布治房心決政參代卽其地也毓爲人多沉雄寬博砥礪世風蘊藏名誼濟當世之用若張光祿猛李太尉國權平章德輿蓋其選已以概今世卽郡守懷劬劉公公蒞魏凡五載外寬內明務去太甚似黃次公廉

平不苛以愛利爲行似朱次卿不拘文法一切便宜

從事似龔少卿勤力方畧好爲民興利似召翁卿以禮訓人不任刑罰似秦伯平簡除煩苛禁察非法似劉祖榮郡父老具能道之無俟不佞獨其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朔望拜謁則進學官僮子爲講說經術與古名賢行事無不人人味其言而學人或婚葬不能舉與爲鄉里之豪所武斷者公輒損俸金之餘且不時爲處分諸學人又無不人人各厭其意退而喜相語曰吾師吾師暨公今歲以治最遷山西副使兼少叅分守汾遼諸郡魏人士相與慨然

繁露園集

卷之一

十三

若免赤子于懷曰誰而更督誨我乎困孰恤我而憤孰釋我乎則皆詣不佞跽請曰吾儕學人荷公如天之庇卽摩頂踵不足報欲殫精竭思頌公功德則心儀俛若有失而口期則不能出敢徵吾子一言不佞輩公于前世諸循吏獨漢河南守吳公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且憐才好士嘗薦賈太傅爲漢才臣蜀守文翁選開敏才士張叔等詣京師受業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卒得司馬長卿爲一代詞人冠此兩公者興學好文雅纔堪配公諸學人推魯少文卽不能疏治安賦上林如賈太傅司馬長卿而

披肝析膽誓世子孫無相忘不知當時吳公去河
南文翁去成都兩郡弟子員能頌德慕義無窮如今
日不公往矣風裁注措且過三晉烏雞白龍之間可
以安枕無慮矣諸人誠不能報公不佞誠不能代
諸學人報公則願公豐寄節鎮番路要王張國是
匡濟時艱以所張光祿李太尉權平章諸鄉先達之
後則或足概公生平亦或于諸學人私心尸祝之願
不負耳

送廣平郡守劉際明入一觀序

代

吾郡古廣武地當鼎畢之分東至漕北倚常山襄國
繁露園集卷之一

卷之一

十四

南達魏西臨太行稍折而南郵置往來所謂走邯鄲
道也其民椎魯少文其俗微重而矜節其土產五穀
梨棗桑麻滌洛交流濁漳近且入焉荷稻菱芡之利
在所有之每歲直指使者纔一至每三歲督學使者
纔一至至滄僻訟簡澹吾郡者可卧閣而理故都下爲
之語曰南廬北廣語樂國也日來天災流行時政紛
罕曲梁天臺苦河伯平于雞澤斥漳苦蠅虻邯鄲臨
洛問苦鵠鵠使者昔時臨閣而理今不無蓬心而憂
矣客歲陳留際明劉公始來守吾郡公先在臺中稱
名御史後以言事與時忤出守溫州已移吾郡郡人

士聞其來如赤子之望慈父母公喻調劑一切奉
法循理與民休息民無弗于于安之葛藟列人平恩
普樂之間不復知旱潦之爲災與礦稅使者之縱橫
矣居亡何

主上將以明年庚子正月開明堂受諸郡國成事而
公以今歲倣裴北上于是公之僚某某走一介都下
問贈言于余余自惟蒙

主上渥恩拔管戎政每從諸大老後伏闕上疏爭時
事紕漏十不能得一當自媿殊負古大臣之誼公今
且入矣公故爲御史藉甚有聲公所蒞郡固

繁露園集卷之一

卷之一

十五

國家股肱郡而公今日治行又海內異等
主上聞其狀將必聽然色喜曰是昔不難謬謬于臺
者今果不難廩廩于守其爲朕亟條時政以聞公于
時必具對曰臣先在西臺日侍

陛下交戟之中是時波恬風靜臣猶慮過憂天切抱
火厝薪之懼今卽南北盪平東西無警而推稅採金
與詔逮緹繫者日甚一日此如火之燎原不易嚮邇
當事者方將焦頭爛額爲撲滅之計

陛下柰何泄泄憲憲以祖宗二百三十餘年之天下
爲戲耶明主可與忠言臣在外久亟知海內嗷嗷狀

仁惟

陛下聽臣一得之言臣不勝主臣死罪死罪

主上聞此語能勿愀然變文采下詔罪已舉今日新政一切報罷乎果爾是余與二三大老力不能得而公得之公之功德又不專在吾郡而波及海內也公入矣余且于光祿宴上遣一介私問之

廣武郡理胡懷南治最承恩序

世人率以吏治有別材非文章之士可辦故往往岐吏治文章爲二余謂文章顧真與不真耳左案右牘較晨經暮史更易而謝華啓秀龍天地而挫萬物者

繁露園集

卷之一

十六

其人必非握齷無當于用故夫文章政所以緣飭吏治也余往待罪陽丘則今廣武郡理懷南胡公業已裒然譽貴諸造士間余間請公所爲制舉業讀之其沈辭拂悅若游魚銜鈞而出重淵之深其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其西縣邈而吐滂沛又若風飛焱豎芳蕤馥而青條森也蓋亟賞鑒以爲異日必能用經術經世務亡何卽舉乙未高等進士除廣武郡理廣武故河北一都會土廣俗褊以風勢相高而公從直指使者巡行諸郡縣足跡徧畿南其所部獄訟錢穀儼然大府有過無不及公一切立辦而

仁心爲質每有疑獄輒求其生以故三郡方千里間

藉公平反者甚夥間以其暇進高等諸學人爲談說經義壁畫本業諸學人無不人人得其所欲曰吾師吾師云余益于公益信文章吏治果不可岐而二而世儒竊詬文人無用信非知言之選也公三年治成爲三輔冠兩臺擢公治狀以聞

主上嘉嘆再四下之天部封公文林郎并贈故太翁大母各如秩錢南諸郡無不舉首加額曰吾儕小人荷公無量功德無以報微

主上其孰能爲吾儕小人報公而曲梁牛生映奎等

繁露園集

卷之一

十七

若干人則嘗從公譚說經義而壁畫本業者來謁余言往賀余辱在公知已不忍以少文辭蓋嘗歷覽陽丘山川之秀長白繡江盤錯其間孕而爲人多風流文藻瑰瑋磊落能自致于用若員半千劉文簡張文忠文穆並用文章宦業光爛史冊

明興二百餘禩卽顯赫後先不乏而尚未有追配古人者公豈其人乎且天步多艱國是漸非

主上方深居高拱日持籌商財賄伏蒲批鱗近益寥寥公行召入大拜儻如劉文簡之疏陳十事張文忠之切諫張燈半千文穆之禮化大行名聞四裔一振

二百年之靡且令海內人士推爲嚆矢曰陽丘胡公
有先輩典刑不若晚近文章士握齷無用不佞且藉
手永知人之與區區今日恩典卽貴泉壤光閭里要
自公等閒事烏足概公或公亦不以此自概也

繁露園集卷之一 終

繁露園集卷之一

十六

繁露園集卷之二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二

元城語錄序

元城先生當宋哲宗朝高節閎議能令權姦膽落艱
關新恩瘴癘間頻死弗死晚年居亳士大夫相謂過
南都不見劉待制如過泗水不謁文宣王歿纔二年
而北猶南渡宋遂不支然則去就存歿先生蓋宋一
代安危所係非屢屢取直名去也而朱文公名臣言
繁露園集卷之二
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
以不錄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
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譚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
忠至禪則又心薄力距以爲夷狄之法者以故不錄
然周公留相召公不悅游定夫胡康侯皆大儒亦與
秦丞相善正叔豈過周公文忠豈不及秦丞相先生
寧至不得從召公定夫康侯後議從末減耶至談禪
一節則先生遠竄嶺南時意非絕欲鮮營不可故稍
讀西來語有概于中以外泊世緣內完真我夫用之
忠君孝親不用之離 倫用之裨躬養性非用之

立教貽訓正語所謂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歸正者柰何目爲異學而令不得與韓范文富關濂伊洛琬琰千載耶嗟乎冤矣冤矣余待罪天雄天雄卽先生故里間召故老問先生墳墓已前化爲烏有已及子孫則不知何許已及祠宇則湫隘頽廢僅遺像存耳余因低徊久之最後乃得先生所爲盡言集數卷并語錄三卷行錄一卷者受而卒業盡言集本頗善語錄輯于馬大年行錄輯于崔子鍾爲解者所壞且多魯魚之誤余暇乃卽其解正訂其誤稍撥遺事附其後而列本傳于首命外黃令刻之昔蘇文忠嘗上疏神

繁露園集

卷之二

二

宗朝乞校勘陸宣公奏議當是時神宗求治大銳信任非人故文忠緣此感悟神宗神宗不用卒爲臨川所誤釀成靖康之禍今之時世視宋未諗何似而先生師司馬君實傳陳瑩中學自不妄語入或于宣公無不及其于近日士風人才尤對症之藥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能至心殊嚮往之嗟余于先生蓋嚮往深矣

垂休錄序

余童子時每聞鄉先達稱

先朝王端毅劉忠宣韓忠定旣少保陶恭介立朝大

節至比于漢之汲長孺唐之裴晉公宋之韓范富歐無間言余時心已嚮往及長稍私習

國史間覽名臣傳記則端毅忠宣忠定歷官顛末俱爛然可述而獨恭介公行事不少概見以致居恒區區嚮往之私未獲盡酬壬辰余與公之曾孫某同對公車癸巳同謁選天曹已又同除令令又同隸濟南南北相望僅七八十里而遙時杯酒殷勤不啻骨肉余一日問及恭介公時事而某因出一編視余曰此先曾王父少保公垂休錄也

朝廷之制敕葬祭與諸大老之碑銘贈答具若臚列

繁露園集

卷之二

三

蓋先少保歿之四十年而是錄始授之梓梓又二十年而更無有爲是錄玄晏先生者不佞敢以浼足下余唯唯退而卒業蓋公領成化省薦第一登辛丑進士始仕刑部主事洊至大司馬加少保謚恭介余按公其登第之歲卽視端毅忠宣忠定稍後然剔歷中外所至有聲爲

累朝所倚重同其進退辭受矍然不滓雖兒女童豎皆知爲其君子同公又遭逆瑾之備幾擠之死又與忠宣忠定同獨

世廟中興端毅忠宣忠定皆前已老而公復用廷臣

荐固卽家起督漕務輒起輒告輒告輒又起佐成嘉靖十年之業今去公已踰一甲子而海內論公者或曰范文正公或曰司馬溫公余不敢謂從吏聞昔蘇長公平生不輕許可人而獨幸其爲文正公序集不輕爲顯貴人作墓誌而獨自負爲溫公作碑無媿色余何敢望長公而獨私念有文正溫國其人如公者得以公磨晚進挂名其間以比于執鞭之誼以酬此居恒之嚮往此其榮幸又寧減長公哉公之父諱詮正統乙丑進士官陝西叅議兄諱璽天順甲申進士子滋正德甲戌進士官兵部郎中以議

繁露園集

卷之二

四

大禮謫戍榆林後贈太常寺卿皆有宦蹟藉甚公卿間是錄獨爲公設故曰少保陶恭介公垂休錄云

朔方奏議序代

不佞嘗謂聖王禦夷常道盡于班祿所以來禦去備慕義貢獻接以禮讓數語而歷代以來得策者少非其繡袷綺襦飾帶犀毗絡繹不絕奉之若驕子則其頓足攘手侈口後稽燕然之伐以快雄心夫示弱則敵滋驕見強則我半耗約之則費賂而見給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兩者並譏若其不如不吐條操條舍時嚴處女之守時奮脫兔之捷時而玄甲朱旗揚威沙

漠之外時而息壤卧鼓收功尊俎之中惟今大中丞小林楊公之鎮朔方殆饒辦之公自甲午由陝西行省右轄以材望踔絕特擢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已改鎮朔方後先議兵議將議餉與報捷乞款諸疏亡慮數十萬言大都悉橫槩寄馬之間口占立就一洗鈞棘茁芽語而洞悉虜情曉暢軍機洋洋纚纚自成一語識者卽暗中摸索亦知爲賈傅陸相輩中人顧不佞所最心折公者不在款虜而在以款款虜不在狝虜而在以款備虜能制虜之命令不爲梗何者朔方古靈夏地東隣河套北接賀蘭與虜僅一障固其飲泉牧馬之地較諸邊尤重而自呼劉構逆挾虜爲變鎮之子女玉帛盡輦而北舊時健兒利兵半死鋒刃之下遂不能軍著宰諸部落擁衆控弦不時侵軼輒入輒得志大將以下用敗統職者累壘相望蓋至甲午乙未尤甚公以丙申三月蒞鎮是時諸將當殘破之餘救死扶傷不暇爭咋舌不敢言戰而公卽向不佞客筵之曰虜驕矣不一折其鋒不可且不佞在行終不令虜以春秋耀享吾地于是申飭諸將惟謹曰不能被虜與爲虜破者同罪而諸將亦各秣馬厲兵以待至秋月果大破著宰二虜于平虜城外斬首

繁露園集

卷之二

五

四百餘級以大捷聞

天子嘉悅謂此二百年未有之捷因進公副都御史
蔭一子讀書國學賜白金文綺而諸道與諸將亦各
進爵賜金帛有差于是著宰二酋恫心塞氣泥首請
罪是時諸將席新勝之威人人自以爲禪姑衍臨瀚
海可剪滅朝食之時而公又向不佞密策之曰虜懼
矣顧吾兵力不能滅虜卽力能滅虜而開釁邀功人
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于是上疏請受虜款如宣大
故事然虜情形叵測卽交臂于此不無揚塵于彼而
公益飭諸將惟謹曰寧備不虞毋虞不備建樓堡築

紫露園集卷之二

六

邊墻勸耕牧練士馬蓋踰歲虜果望風遠跡紅花黃
草之間男耕女織馬騰士飽鎮人士無不頌公福德
如天無量而至今歲春虜稍荐食甘肅諸鎮制府任
丘李公移檄朔方爲犄角之勢公義在急隣因與甘
肅撫臣合策破二酋于水塘佛兒等處嗟嗟虜負戎
馬足懷夷獸心狡猾桀驁自三五帝王來難以德化
力屈朔方當大兵之後死喪未葬瘡痍未起又非有
鷹揚驍虎之士可以星流電掃也而公洞若觀火迅
若決溜始能轉弱爲彊終能摧剛爲柔玩之股掌之
上收之顧盼之間此其保境息民安國全軍真禦夷

長策固不須立馬狼胥之巔鳴劍伊吾之北斬溫禺

以擊鼓血居逐以染鏑纔足銘旗常而勒鼎彝也蓋
自昔鎮朔方者如魏元忠董遵誨輩雖稍以軍功見
奇然皆不能當公惟周之南仲唐之張仁愿與公可
配爲三周雅稱仲之執訊獲醜自采繁之女以至卉
木倉庚亦皆恬然無恙而唐史書仁愿築三受降城
歲損費億什減鎮兵數又不置喜曲敵賞格蓋古大
臣事業滿邊陲者要在慎封疆利人民不啻以犁庭
絕漠爲多如此不佞叨公宇下知公最深嘗卒業公
奏疏如所云戰而議款款可久款而脩備備可堅向
紫露園集卷之二

七

古交編序

余讀蔡中郎正交論輒欲折節把臂與海內賢豪遊
既觀朱公叔劉孝標絕交論則又欲書門謝客兀然
爲馮几據梧之人夫砥礪行誼則曾史乃提挈之良
追琢風雅則曹劉乃黼黻之彥商榷道德則思孟乃

斧藻之秀馳驟助猷則管葛乃鐘鼎之傑而必一一謝絕之誠過然世澆道斷無論翻雲覆雨落阱下石者貽世姍詎即指天誓日批根引繩者亦莫不內金蘭而外葦猶始膠漆而終冰炭夫安所得石交也者而正之最後觀北山先生古交編而始爽然自失曰斯友道之折衷乎按編有上下二卷上卷始擇交次忘勢次知心次體信次責善次引咎內引咎卷二餘各一下卷始念舊次濟艱次死難次處喪次保孤而以鑒戒終焉內鑒戒亦二卷餘亦各一皆引古人事跡而未附已意寥寥數語善則輒令人解頤惡者輒

繁露園集

卷之二

八

少岷先生拾存篇序

拾存篇者故建昌守少岷曾先生所著也先生蜀之瀘產早憩岷山之勝繼易瀘安樂山曰少岷因自主之故稱曰少岷先生當

武宗朝先生才名藉甚與峨眉眉錦江並平生所撰次溢目盈耳幾千車弗載棟弗度顧雅志聖學不欲以辭賦名家而先生棄世時諸子尚幼以故文多散佚不存及少子少沂公長而成進士搜覓先生遺藁始板行於浙然亦十存其一耳故用拾存名集少沂公今爲山東行省叅知政事不以亨惟魯少文一日出拾存篇觀余曰足下於文事似稍窺見一斑幸爲校

繁露園集

卷之二

九

子之于宋竝以繡虎雕龍之藻泣鬼驚風之技領袖
一代標榜千秋然諸家集具在不過流連月露之景
撥摭騷莊之餘穆叔所稱三不朽者僅得其一先生
少與楊用脩齊名晚歲結爾汝驩詩文往復外商畧
諸經思繼服鄭之業而海內講學譚執之士如呂仲
木何仲默鄭繼之輩悉與先生引繩批根稱莫逆交
當先生守建昌時值寧藩變先生提一旅之師直磨
其牙後先斬首七百餘顆王文成公極多之業聞于
朝竟以功高不賞且緣此中蜚語罷歸而相羊瑞鹿
資江間沒齒無幾微形于色然則穆叔所稱三不朽

紫露園集

卷之二

十一

者先生饒有之假令揚馬諸君子而在不當鴈行而
兄事先生耶余又按王文成十一歲賦金山寺詩有
打破維揚水底天玉簫吹徹洞龍眠之句楊用脩十
二歲擬賈誼過秦論亦膾炙士大夫口後兩公果以
功業文章顯而先生七歲時見隙光卽呼爲野馬丈
虹因足一聯曰明透屋山光似玉影浮書案氣如龍
嗟乎名世之士相出而撐持宇宙未有不根于夙慧
爾爾故夫先生之集真天授非人力也

逍遙園集序

吾魏卽負大名名顧南未盡黃河西未盡太行北未

盡廣武東未盡博昌其境宇不能當海內百分之一
山僅太伾浮丘鮒鰭鳳皇川僅雕馬鷗鷺濁漳百泉
其名勝不能當海內萬分之一靈氣慧業卽稍遜他
方而一片莽宕渾灝之氣孕爲人文歷代以來亦靡
不斌斌足述焉倉帝開跡卜生接武漢有楊子雲王
子淵而京房杜鄴與之偶晉有陸士衡潘安仁而成
公綏東廣微與之偶唐有陳伯王宋延清李杜諸詞
人而崔日知沈雲卿與之偶宋有王元之歐陽永叔
與蘇黃諸文士而柳開宋白與之偶卽

紫露園集

卷之二

十二

偶王李安在夫魏人士之少文而史傳乃以微重矜
節剛武尚氣概之平宛矣然次梗用貲起家又貫三
木者十餘年卽負三都兩京之才而流落不偶老死
田間不獲執牛耳壇坫之上於是吾邑敬甫先生出
先生與次梗于鱗同時生稍晚不及相遇中原居嘗
祭酒元美先生卽元美亦推轂先生甚曰請以大江
爲鴻溝晉楚之役交相朝也蓋抗旌建鼓狎盟中夏
者幾廿年當今

上庚寅辛卯間先生與元美先生相繼脩文地下文
章之柄始散而不能收或曰雲中或曰甬東或曰涉

水或曰中山猶夫周之後有七雄漢之後有三國地
醜德齊莫能相尚嗟嗟假令先生與元美先生至今
存寧渠紛紛至此元美先生故有前後集千餘卷流
傳海內而先生逍遙園集祇刻之家塾海內仍未覩
其大全不佞故先生門下侯巴而先生又不佞家審
氏安忍私先生集不公之海內於是先生之子內史
仲裕以選定屬新太史南子興以序屬舊太史李本
寧而殺青之役不佞則以屬部下某不佞不能詩然
的知先生詩出工部間出高岑絕不為晚唐人語不
佞不能文然的知先生文出司馬子長間出左氏國
策南華鴻烈與呂覽文選絕不為前宋人語大都書
固所不搜才罔所不揆思罔所不冥法罔所不符藻
不至靡逸不至蕩博不至猥精不至削慷慨悲壯沈
洋爾雅杰然自名其家者也先生初為工部郎繼為
吏部郎方浸浸嚮用而以剛腸直道不容于時歸而
恬澹落穆得以崑精肆力于學故其詩若文頗行七
子為海內矯矢逍遙故南華篇名吾邑舊名漆園又
南華安為吏之地故先生取以名集若其平生任俠
行義解官擁石大司馬歸里與輸三千金助賑則元
美先生與趙夢白志傳已詳不待余喋喋矣

繁露園集

卷之二

十三

張平仲詩序

凡為詩不必由門入由門入猶落第二義也青蓮錦
心繡口既多仙氣長吉神工鬼斧亦罕人造別才別
趣此兩人者寔三唐之冠友人張平仲余郡異人也
所為博士家言業已闔虎豹走蛟龍洞駭海內而間
以其餘力為唐人詩絕去蹊徑恠恠奇奇如登太白
絕頂鴻鴈迴而王孫愁泛滄海尋方丈蜩螗天吳髣
髴而閃屍也沈休文所云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曾由
門入者乎余嘗亟嘆謂是青蓮長吉復生近代作者
所未有昔李陽冰叙青蓮詩天有雲霞山有草樹杜
牧評長吉詩牛鬼蛇神不足奇瓦棺篆隸不足古讀
者賞其知言余媿當塗樊川之識然于平仲之詩當
亦云云

繁露園集

卷之二

十三

繁露園集卷之三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三

壽大司馬繼津王公七十序

大司馬繼津王公者順天之霸州人也公蓋與楊忠愍公同舉丁未進士忠愍感慨悲歌慕說龍逢比干之爲人而公好抵掌談時務風生河懸不效俗儒齷齪自將也是時兩公名籍甚後忠愍公上疏論咸寧繼論分宜爲分宜所構陷竟罹大阼天下冤之公由

繁露園集

卷之三

郡理爲司馬郎歷臬司拜太中丞晉少司馬所至有能名再起家拜南大司空改大司馬最後由大司農拜大司馬以直道忤中貴人竟上疏乞歸歸而天下高之至以劉忠愍公比揚而以劉忠宣公比公然忠宣受

敬皇帝之知時與平臺煖閣之對公受

今上之知時蒙剛介忠誠之褒其遇

主同忠宣公任司馬郎時余肅敏亟呼爲大器公任司馬郎時楊襄毅亦稱公緩急有賴其爲名公所推重同忠宣公構于泌陽忤逆瑾公構于宜黃忤江陵

繁露園集

卷之三

厭此卽千百爲羣竟於國家理亂之數何益故古人稱社稷臣者獨歸之招不來麾不去公雖勇於任事而於世味頗澹機有可乘進若鼎呂勢所難行退如丘山此豈招之可來而麾之可去者乎今卽嚴居川觀而海內無論識與不識至語大臣中有氣節風裁者必推公第一故一起大家宰一起大司寇三起大司馬公皆固讓曰

主上見臣少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且七十老人豈能復聽長樂之鐘乎海內益高其風至呼公之里爲綠野洛社若曰晉公再拜中書入相出將溫公

起晉僕射旋軋轉坤欲以此望公耳不佞又惟方今
前星未定外難方殷悍卒驕將在所脫巾此亦非老
臣茹芝之日而高枕之秋也公聞之將無褊袒搯腕
慨然有中立君實之志耶不佞嘗問長君公邇來作
何狀長君言公強飯健步不減少年時於是不佞借
二三兄弟南向灑酒曰惟天祐社稷無恙惟天祐社
稷之臣亦無恙

壽鹿門茅先生九表序

鹿門先生名藉甚海內舊矣方先生由勛部郎左遷
武安倅余時未及舉既先生由粵西調大名兵察使
紫露園集卷之三

者余時舉纔踰歲其後十餘年從塾師習本業而先
生所爲公車義先流傳海內余始知有先生又數年
而顧孟先先生來理郡余同魏懋權趙子克輩讀書
署中孟先先生故先生家魏舒嘗出十二名家與白
華樓諸稿令余二三兄弟竟業余乃益知有先生心
切切嚮往不啻文舉之于元禮長吉之于退之也余
落魄造士餘十五年先生之仲子先成進士令陽丘
余從張洋州繼其後意先生當爲異代人嘗馳一函
問仲子若水天目之間先生則飛詩數千言寄我余
益嚮往不能已今歲辛丑孟先先生季弟仲先計偕

來都門余乘燕問先生動定狀季子則言先生生以
正德壬申而以嘉靖甲午舉浙省戊戌舉南宮茲過
戊戌又三歲蓋歷四朝行年九十矣而耳不減聰目
不減明飲沐起居不減健興至有所揮灑撰次不減
三二十歲英銳少年也足下有意乎請挾之以爲先
生壽余益嘖嘖嘆謝靈運嘗言證道出世要須慧業
文人始謂虛語乃今于先生信然先生少年爲文章
下筆千言意不可一世而竟阨中秘之選壯歲扼腕
時事抵掌談經濟有意破浪請纓爲

國家豎瀚海燕然之烈而竟爲讒口所中罷歸林下
紫露園集卷之三

蓋天若有所靳焉而不肯以其胸中磊塊盡抒爲名
世之業獨其批風抹月之龍繡虎之才先生所
雄視一世代興千古者即天亦不能爲之靳故其白
華樓諸稟洸洋跌宕不可闕遏余嘗譬先生文如星
宿一派來自天上九曲百折奔流到海又如太形綿
亘千餘里中歷封龍蘇門天門玉屋摠成奇絕先生
嘗自信太史公千年後有歐陽子歐陽子五百年後
有鹿門子許少傅亦稱先生工于用長能衍一二言
爲數百千言嗟嗟先生之工于用長固其所以久于
住世而能衍一二言爲百千言乃其所以鶴髮童顏

幾百歲而無恙也先生之前以文章名家者亟稱北地信陽信陽寂寥壽未及強仕北地叫噪不雅馴未周一甲子先生與唐應德王道思有意變北地嘗目之曰草莽而竊卽近日歷下新都名固出先生上然歷下詰曲少恬愉新都釘鉅鮮神情以故壽皆不能當先生而其所爲業異代之後且如樊宗師劉幾幻爲烏有先生文本六籍而風神氣魄一洗江左近代之弊習異代之後文章家當尸祝之如子長永叔先生之文千百世不朽卽先生之身千百世不朽矣余生晚不幸不與先生同里幸與先生同時嘗自許知

紫露園集

卷之三

五

壽萬丘澤先生序

蓋人間世名能不朽者非其繡虎雕龍裒然自成一大家言卽其躍馬鳴劍虜貴人名王爲天子揚旌萬里之外然是兩者其一文雅近儒其一慄悍類俠各不相兼故長平冠軍至於清瀚海徙焉支而柏梁一二語外無他奇龍門茂陵史筆賦才昭昭揭日月以行竟不能與樓船衛尉論功取侯然則介胄力屈鉛槧

而搢紳功謝汗馬也豈真天之生才固實未盡耶而非以概我丘澤先生先生卽文事起家乎然故將家子嘗自言其少年騎怒馬走兔逐兕高高下下能令耳後生風鼻端起火而間以其暇操觚爲文高者木難火齊次亦皆瑋琤琅玕息夫躬所云羽檄輻輳軍書狎至承當幾何人與馬汧督所稱山有草木樹有煙霞先生固竝掀眉當之無媿顏焉假令衛霍復生欲傲先生以出塞之業而不能或起兩司馬與先生分席而揮先生寧詎鴈行而兄事乎蓋先生往歲嘗從大司馬鄭公經畧河西先生橫槊賦詩倚馬占秦虜聞其名嚮指遠徙大司馬上先生功于朝主上嘉嘆謂先生緩急可屬於是遷先生懷來觀察使者益懷來去京僅百里而遙去虜僅數郵故不以先生東支倭西支寇而摩笄桑乾間隱然倚公如萬仞之城千丈之壑矣先生時集材官騎士挽弓角射間亦呼客命酒用鐵如意擊唾壺自度鏡歌鼓吹之曲虜習公名久益不敢近塞今秋某月日乃先生懸弧之辰而先生同年友邱君雙松謀稱觴壽先生且謂不佞子亦先生門下士其一言以往不佞謂邱君余兩人爲先生壽何如先生爲

紫露園集

卷之三

六

國家壽解在詩之咏吉甫矣吉甫文有蒸民崧高之雅武有太原涇陽之捷其功可以佐天子匡王國故詩人歌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明興二百年唯王新建可以繼之彼其文行勛伐至今才臣推爲前茅誠功德于

國家甚姪遠也先生盛年壯心居嘗有意乎新建之爲人異他日而文不揆琬琰武不暨旂常如吉甫不佞爲不知言矣故曰予兩人爲先生壽不如先生爲國家壽也邱君曰閎鉅哉子之推本先生之壽也請書而致之先生幕下

繁露園集

卷之三

七

壽但少洲序

不佞閱古圖經得所謂洞天福地者亡慮百餘計然海外無踰崑崙蓬萊而海以內無踰匡廬崑崙卽太史公所云日月相避隱爲光去嵩高五萬里蓬萊則列子所云隨潮波上下未至望之若雲及到山反居水下風輒引船而去者其山皆在縹緲杳茫之鄉非神人莫能至而獨匡廬近在赤縣神州內當荆揚之交爲南斗分野匪岷嶧潯彭代有真人主之周則萬輔晉則葉千韶唐則譚紫霄

明則周顥自周顥幻後二百餘年曠然無主而日來

青牛黃龍間嘖嘖稱少洲但翁雅不媿此山之主翁之主此山也非必踰萬輔之驢役千韶之鬼繞紫霄之室持周仙之瓢蓋翁故星渚高文學居家孝友精毛詩周易善講貫後進開敏之士一經指授半取高第去而獨數奇不利有司日課長公今濟南別駕與次公孝廉季公文學并諸孫胥成名士浸浸嚮用甲申曾用長公勞最進封文林郎而翁意嘗恬澹落穆若不知人間世有軒冕事者自鄉飲賓席外足跡絕不入城市每入白鹿洞汲雲液泉飲柴桑酒烹陸羽茗飄然若神遊于聞風方丈之間以故里中人士以

繁露園集

卷之三

八

江州義門許之且曰五老可襲而六三隱堪拉而四聞者無不人人信謂非從史云翁今歲某月若干陽秋矣而鶴髮童顏強步健飯不減四五十歲特別駕公將圖歸里稱觴上翁壽而其屬下吏居恒徼別駕公如天之庇者匏繫官守不獲從別駕後效封人之祝于是歷城令張子遙致雲母之石歌八公青城令王子遙致玉井之蓮歌終南齊東令陶子遙致晉澤之參歌陟岵德州守劉子遙致齊安之歸歌嘉魚濟陽令黃子遙致桂海之桂歌芳樹長山令馬子遙致上蔡之著歌枸杞陵縣令李子遙致玄精之石歌崇

斤其餘各以其方物致祝而不佞亨與商河譚子因
西樺玉葉之李北鈞橫公之魚南折如何之樹東驚
鰲白之但歌白雲謹丹霞行凡數閱是日也側身西
南而望香鑪瀑布之墟紫氣翩翩若芙蓉若蓋上干
南斗之傍者經宿方散占者又無不人人相詫以爲
少洲翁當之也

壽方母王太夫人七袞序代

往余癸未分校禮闈則中涵方君蓋哀然先鳴彼時
纔弱冠美秀而文見者望而知其爲九真之麟六象
之鳥矣中涵有母曰王大夫人嘗佐封編脩公督誨

繁露園集

卷之三

九

中涵經術行誼具有矩矱以故中涵用文行高晉讀
中秘書兩與會試再司成均門生半天下請望貴譽
浸浸顯用後封編脩公仙逝獨太夫人在堂中涵百
方圖所以承太夫人歡家故都門依日月光水陸龜
脆所輻輳中涵不惜鸞坡花塼之賜悉致之太夫人
太夫人亦時爲舉觴而娣姒子姓之親且近在跬步
中涵又不時折簡佐太夫人舉觴太夫人輒大歡中
涵且慊然以祿養不如善養自其掌成均時卽上書
丐休沐旦莫侍太夫人起居兒啼斑舞靡不周篤太
夫人益爲舉觴歡甚色彌澤神彌王廣陽析津之間

繁露園集

卷之三

十

慕其風誼相率而稱中涵曰斗中王蓋斗主孝中涵
事太夫人孝養有過無不及故用此相推獎耳客歲
十二月二十日太夫人春秋政七旬諸凡與中涵生
同里舉同籍仕同館併門下士若干人罔不獻詞稱
觴上太夫人壽是日也衣冠彬蔚歌嘏激朗一堂慈
孝响喻相樂洵天倫之盛事人世之美談卽神仙家
所稱拊八琅璈擊五陵石吹雲和笙鼓震靈簧未渠
遠喻于是少詹明龍郭君率同門諸君暨余壬辰所
錄職方王君輩復向余請曰中涵固先生門下士而
正域等二三兄弟又後先辱中涵世講之末唯茲太
夫人初度誼不得無一言往祝先生獨無意乎余因
究諸君何以祝太夫人郭君則曰余楚人也請獻江
皋之芳杜以比太夫人德安君則曰余鄴人也請獻
發鳩之泉以擬太夫人福牛君則曰余秦人也請獻
終南之蓮以裨太夫人壽王君則曰余東海人也請
獻海上金光之權以頌太夫人子其餘陽平董君以
墨山之茯苓獻皖城金君以司空之常春藤獻連然
朱君以岱巖之仙女稻獻稻以頤和藤以扶老茯苓
以衛生無非願太夫人錫美長年永永無已之意余
曰是皆然矣然太夫人之壽且在中涵中涵之壽太

夫人余竊識其與尋常世俗異世方競奇袤之行中
涵醇謹如處女有曾史之誼世方工詰亢之調中涵
藻雅如純錦有韓馥之風世方藉儉歲之良稷微寒
年之纖纈中涵胃中富有絲綸如武庫有姚宋之望
夫中涵爲曾史則太夫人爲曾史母中涵爲韓馥則
太夫人爲韓馥母中涵爲姚宋則太夫人爲姚宋母
中涵之行能勛業爛焉不朽卽太夫人之福祿康寧
引之弗替矣然則太夫人之倒三松而都九疑具在
中涵諸君試持此以往祝太夫人且致聲中涵幸努
力毋寧令人謂曰是我門下玉筍班故爾從吏也

纂錄圖集

卷之三

士

壽張太夫人文

蓋張於廣晉猶吾董於沙麓族相望也科名門業無
不相肖然張不獨士行茂卽其婦德母儀亦足多焉
如今陳太夫人是已太夫人出自望族爲故茂材后
泉張公之元配幼相后泉公克成一德如少君之于
鮑宣德耀之于梁鴻卽不大顯貴而隱德徽行爲郡
人士所推轂督誨諸子斌斌質有其文武既后泉公
歿太夫人業近七十後又二十年踰耄望耄精神不
減少壯時諸子侍膝下而太夫人又含飴和熊視諸
孫怡怡如也郡人士咸嘖嘖嘆太夫人賢且壽獨諸

子孫未卽致身通顯以稱太夫人撫育之意余謂善
養何必不如祿養菽水之驩何必不如鐘鼎之奉假
令太夫人諸子孫拖金舒紫宦遊在數千里外動定
休沐一不與聞太夫人樂之不耶卽樂之而太夫人
健步加餐精神無恙能如今日不耶易曰盈虛消息
天行也有所挹損于彼必有所眷注于此故知天之
畜諸子以通顯正侈諸子以奉養而麟趾鳳毛蘭萬
其芽謂非太夫人鶴髮雞皮錫羨上壽之佐佑不可
也予于太夫人仲子祐叔子沂皆同研席特緣郡人
士之請而代爲之詞余將逐風塵往矣不能究諸太
夫人之壽請得更二十禩而後共仲子叔子爲太夫
人舉百年之觴可耳

纂錄圖集

卷之三

士

海岱蒼翠圖詩序

海岱蒼翠圖者何圖之以壽震南孫公也壽公矣何
以圖海岱余聞海爲百川之委輸包軋括坤天吳罔
象無奇不畜而岱爲五嶽之宗盪胃決皆呼吸通帝
座可以摘瓠瓜攀織女機蓋山川之最號鉅麗者公
風神椅拔于霄拂雲類岱而冑中空洞無物瓌磊百
出似海又公所賜之履寔南遍岱北盡海間歲來礪
務島氛相聞于境公先幾設權綢繆補直動中緩急

蓋二十州縣之長城砥柱北不在海南不在岱而在公之一身恢恢有餘矣今歲子月某日寢兵息鼓政公初度之辰於是商河令譚子某率屬稱觴因畫海岱蒼翠圖爲公壽併繫之詩意若曰庶公之福德無量有如此海岱耳夫古稱牢島不夜之間茅公葛仙往往而在石間梁父爲異人所窟宅其言固幻渺難信然海之私往納來不知幾閱清淺而岱之隆從昨嵒從渾沌剖鑿來更無缺陷亦其造化所鍾神秀固自長久迺耳然公陽秋方盛且以材品繫海內之望政造化所鍾神秀也今茲之觴纔岱之趾海之涓涓始入耳自今日往聲猷日茂福澤將日新謂海不減深岱不減高而公之祿位名壽或減于海岱之高深余不敢謂知言也

海屋添籌圖詩序

東方不有巨壑哉含三河納四瀆朝五湖夕九江果如木玄虛所云天吳乍見蜺蜺暫曉孫興公所云巨鼇冠山鳥鰲吞舟張思光所云湍轉日月似驚浪動星辰如覆洵八寰之巨觀百谷之一尊矣乃方趾員嶠有神人者聞壑水之清淺無異彈指轉盼故滄海不一變桑田則海屋爲一添籌邇洪濛迄晚近滄海不

紫露園集

卷之三

七

紫露園集

卷之三

十四

知若干變海屋亦不知添若干籌也萊陽震泉高令者產玄聖遊化之方長靈仙窟宅之所葛天無懷綠其形龍樹閣夜宅其神通玄叱虎忘機狎鷗明乎其非風波之民乎天帝所佑篤孕今廣晉縣圃明府道亞黃中照隣殆庶猶之理渠剖于老蚌鸞駕來自丹穴蓋以相吉士而償德門矣今歲翁行年已耆中和節後五日政其懸弧之辰而縣圃明府業于客歲之秋馳一介昌陽迎養廣晉官邸鳴琴堂上雅勤舞袖之驪馴雉境中競謁祝嵩之款翁方童顏兒齒長卿晚翠簡千秋紅嬉嬉如也於是溫籍名士羣展少年以翁生丹崖沙門間去三神山不跬步疑爲東王公後身寓海屋添籌圖以獻人各賦詩繫之左方靡不沈鬱澹雅繡虎雕龍匪惟嵩嶽降神抑亦文星助彩矣蓋昔錢鏐嘗問白石先生曰何不服藥仙去先生曰天上至尊奉之至難更苦人間余謂滄桑之於古今旦莫耳神人者之於滄桑一變一添籌亦旦莫耳彼卽碧霞爲鶴白雲爲輿構不死木爲牀採如何樹爲楔而枯寂寥落寧無如白石先生所苦豈與翁享幼海之榮登大椿之筭優游恬愉爲萬口所祝稱人世蓬萊富貴神仙之爲媿快哉縣圃明府號一時仙

吏試舉而質之當聽然大噱謂海屋一變一添等事似我膝下百年百進觴也

縣圃高公壽圖小序

昔宓生單父子奇東阿竝揆異蹟于齡蜚鴻聲于弱冠卽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儒未渠過也風神藻雅一往不還臭味氣類千秋未爽東海縣圃高公天挺神駿生握靈蛇行不須干橋梓體故謝平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連取甲乙之科出宰股肱之邑案罕停牘庭鮮積獄懸以祖龍之照楊以彥伯之風民應如草吏憚若神而繁露園集卷之三

五

鹿如不佞且藉公陶鑄請書之以祝公今日且以驗公異他日

繁露園集卷之三

六



繁露園集卷之四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序四

山西武舉錄序

歲庚子十月山西復當大比諸介士而郡國騎士材官來者凡千餘人始騎而試之蓋去者半既步而試之蓋去者又半終鎗而試之則各娓娓談兵家言問搥擊時艱若欲以身當一面蓋去者業十之七而留者纔十之三凡得數十人登之錄錄成不佞辱與諸

繁露園集卷之四

執事從直指公後宜有言以諭諸介士蓋

國家自庚寅壬辰十餘年來不爲無事矣洮西遼左絳虜白草黃花絳賊玄菟樂浪絳倭夜郎絳楊酋近且以次削平卽揭竿持挺號呼草澤者亦靡不沈首就鼎鑊孽牙弗滋而在宥曰卽此亦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無所事兵之時乃廟堂諸臣不仞私憂過計竊抱隨會之懼

主上彌復張皇儆戒不憚循故事物色諸賢豪以備異日登壇推轂之選而山西去

神京不數百里號右輔飛狐句注而南太行姑射而

北又名將淵數諸介士登備者業無不穿楊洞臂挾策談兵事天下無事則已天下而有事微山西諸將恐不能慰

主上之思矣不佞又惟儒者束于尼父俎豆軍旅之對諱兵不談見仲由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援枹鼓立矢石之志輒目爲兵子言不雅馴讀息夫躬羽檄輻輳軍書狎至承當幾何人之語又咲爲好亂樂亂不祥之人嗟嗟承當于羽檄輻輳軍書狎至之日而不避枹鼓矢石其人豈易及哉奈何以兵子不祥語咲之也昔者晉武平吳山濤方懼而王衍衛玠輩且以

繁露園集卷之四

二

清虛曠達爲高卒釀劉淵王彌之亂唐文宗平河朔諸鎮肅僞文昌倡爲銷兵之說河北遂無寧歲夫談兵于雲擾鼎沸之時則易取重而談兵于波恬烽銷之日則易取輕然安不忘危治有其亂與其于雲擾鼎沸時倉皇求之孰若于波恬燧銷時從頌蓄之也 國家如天之福過晉唐萬萬萬

主上英明神武過武文二帝萬萬奚公膺之足云顧聖主不以時平忘拊髀名將不以世平遺枕戈且晉卽表裏山河而與套虜僅隔一陣嘉靖中石州之變燥不忍聽諸介士豈其忘之乎夫不忘桑梓之憂則

宜不忘爾桑梓諸名將卻鄒智瑩之于晉衛青霍去
病之于漢尉遲恭薛仁貴之于唐楊業孟宗政之于
宋其雄風排山可萬夫莫敵其義氣揭日可百折不
回至今談之猶覺有生氣諸介士共以爲桑梓而寔
恭且敬則異日者風塵稍驚庶可不時備紱急如曰
時方休恬而第希

朝廷養之恩優游聲伎毋論非

國家物色至意卽諸介士其何辭以謝桑梓諸名將
也

甲午山東齒錄序

紫露園集 卷之四

三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山東鄉試循故事拔中系桑者
七十五人以獻主者業已歌鹿鳴醮而命之不翔詳
矣而此七十五人者復各出其家世門第與其生之
歲月日時藉手殺青氏錄成儼然造門謁詞于余余
乃進七十五人于庭問曰二三子之錄序齒也夫非
以循故事乎衆皆唯唯余曰二三子錄序齒而僅僅
循故事也則固無所謂余詞二三子而必欲謁余詞
則請先陳序齒之誼而余試擇焉於是七十五人皆
前稱詞曰
明興二百餘稷吾鄉不翔幾十試亦不知幾十錄矣

當其翼奮肩摩之初莫不志狹金石義薄雲天自謂
雷陳尹班再作然始相傾慕終多背戾二三兄弟心
竊耻之自今日往吾二三兄弟而儻不侑異姓之歡
終同榜之雅者有如日余曰是世講之好也第不諗
涉世云何于是七十五人復前致詞曰貧約而相吻
沫宦達而相刺譏人情乎吾二三兄弟或不其然儻
徼吾師之寵靈與二三兄弟並驅一時寧躬處休而
家都華左提右携不敢遺餘力余曰此能相剪拂矣
不知進之古道云何于是七十五人者更前致詞曰
濟以南爲鮑山叔牙敬仲分金處後兩人以位讓顯
名天下光照鄰國博昌千乘之間孤山亭亭有墨胎
氏二子之遺跡在焉去今日所蓋四五千年而縉紳
父老猶時時譚說不離口二三兄弟不勝高山景行
之思敢不尸焉余曰偏伯名卿一介矯節余不
敢爲二三子願有溢于此者不而七十五人者乃
前稽首曰命之矣洙泗之間談詩書習俎豆雍容揖
讓而不見謂從吏虞廷之上濟濟彬彬更相游揚而
不見謂標榜此太上之風至聖之遺二三兄弟未之
逮也而竊有志焉余乃作而言曰至矣盛矣雖有他
辭茂以加矣然以明讓耳而要以廣讓若猶未也夫

紫露園集 卷之四

四

時平主聖而垂胡曼纓慷慨而赴者過世變風移而
衰衣博帶容與而談者亦過今夫峽江龍鍾水落石
出寂然如無聲巴水西來風波儵起而後鏗鏘咤嘈
山鳴谷鳴應之夫其寂而無聲與其感而有聲皆未
始非鐘之靈響也乃士政猶是耳故非必推轂逐席
而乃謂之讓非必盱衡扼腕而乃謂之不讓非必衆
人炎炎一人漠漠而乃謂之讓非必衆人諾諾一人
諤諤而乃謂之不讓方今

主上神聖時運休隆荃宰有寄察采無側固不至有
城狐社鼠之奸天驕款塞日本奔命固不至有封豕

紫雲園集

卷之四

五

長蛇之橫年偶小侵歲仍大熟固不至有支祁肥遺
之憂二三子猶得以紆徐揖授敦兄弟之盟浸假萬
分之一而

主德微闕曲士忽乘名王外訐天災內尋如異日者
臨輦之變寧夏之變釜山之變中原流離之變三吳
任俠之變吾不知補牘者何人請劍者何人繫頸破
浪者何人拯焚救溺者何人二三子當此之時其將
左囊韃右鞭弭以與海內賢豪矢心戮力乎其亦故
相遜辟務小康曲謹爲耶夫左囊韃右鞭弭以與海
內賢豪矢心戮力非錄重二三子二三子重錄若第

故相遜辟務小康曲謹非錄負二三子二三子負錄
負錄惟二三子重錄惟二三子故凡指天誓日余豈
敢見謂堅拔肝瀝膽余豈敢見謂真子子孫孫世世
勿相踰越余豈敢見謂永惟其紆居嘗之抱而濟
縣官之急乃足術焉余聞海岱之間土奇水秀滙而
爲人多深沈蘊藉能自致于用如夷維瑯琊諸君子
指屈可數安知二三子之起家不出于此不則每試
必齒每齒必錄是錄也三歲一帙幾不少矣

山東丁酉齒錄序

歲丁酉山東鄉試業錄士七十有五以獻而諸士選

紫雲園集

卷之四

六

而各錄其齒板行之造不佞謂叙夫叙齒錄曷昉乎
蓋唐同升錄遺意且士伏奧渫含黎糗散處州郡井
里卽望人一識其姓名弗可得一旦聽鹿鳴肩袂兩
與勸駕之列祖父卽至微細無不挂名錄中迨于若
孫猶然哆口呼世講此其誼豈不甚重諸士而當此
時亦豈不甚重榮顯休暢而不佞顧不佞竊竊懼焉
非想其貌合衷離也非想其始比終睽也又非想其
謝蘭庭之鬱郁媿墳簾之婉孌各自異同不相能也
情埒青松好終白水而志儻不足相成道不足相濟
僅以數十紙所魚貫鴈行者謂足光賢書侈盛典不

倭之想乃滋甚故曰物之相物不如我之自我夫士
居嘗在膠庠時有不媿媿講鄒魯之業乎有不斤斤
俯曾史之行乎有不慷慨自命抵掌李郭韓范之鴻
伐乎有不灑濯自新希龔黃召杜之芳躅乎然此政
其內竇方閉外染方淺時也及其離蔬釋蹻都要乘
華則居嘗之心始消歇都盡鄒魯之業不難爲牛蛇
曾史之行不難爲鬼蜮慷慨之士不難爲繞指之柔
灑濯之士不難爲剖腹之污回視平生之所期許慕
說具若画餅空花夫江南名橘江北名枳處爲遠志
出爲小草物之隨地變化或無足異乃士固海內望
人之心而如一人之心

繁露園集

卷之四

七

爲嚆矢者不蘊義生風礪世磨鈍而領隨俗雅化至
幻爲枳爲小草果爾卽七十五人而如一人七十五
國家竟何獲其毫毛之用乎雖然橘枳異類亦直橘
枳異耳若瑯琊之稻則越南冀北無異味小草遠志
異耳若徂徠之松則叅天拂雲無異節爾諸士自今
日往其爲枳與爲稻其爲小草與爲松不倭俱不敢
知然叙齒者序同舉于鄉之齒也故事錄成之時諸
士各登壇誓日非其互相標榜之詞則其各相提携
之誼不倭又不敢爲爾諸士從憑夫爾諸士不各有

爾鄉先達邪衛河而東爲聊攝有汲黯馬周張詠憑
岱負海爲歷下有伏勝羊祐張養浩太山以南爲瑕
丘有孔孟柳下惠折而東北爲北海郡有諸葛武侯
管寧房玄齡又折而北而東爲東牟東萊有甯戚晏
嬰鄭玄劉寵是諸君子者竝玉質金相蘭薰雪白風
雨急不輟其音霜雪零不渝其色彪往映來先達中
所最號負鄉譽者殊方僻壤聞其議論風旨且願北
面豈以爾諸士而獨無耳而目之者乎然耳而目之
不如尸而祝之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爾諸士其
望諸先達爲桑梓而寔恭且敬步步趨趨罔少渝越

繁露園集

卷之四

八

令海內人士重之如球琳琅玕而不倭竊竊之懼亦
藉是少紓不者跡膠漆而心燕越情尹班而行跡由
鵠峙于家食而不免獐徨于宦遊駿發于筮仕而不
免狼狽于晚節同錄之士不詎以爲非我臭味卽塵
以爲非我族類不倭之竊竊懼不足惜不知爾諸士
其何以自解脫也

山東歲貢齒錄序

高皇帝取士功令有徵聘有薦舉有歲貢有鄉舉有
進士徵聘最上薦舉次之次則歲貢而進士鄉舉猶
在歲貢下歲貢卽漢歲察法與周禮所云鄉舉里選

以六德六藝六行著聲者也故當

高皇帝時用歲貢起家者三公八座若取諸寄後先相望稱名公卿幾與徵聘薦舉埒然徵聘自吳聘君薦舉自陳檢討後寂寂無聞而獨進士鄉舉與歲貢並道而馳故士之歌鹿鳴計偕而入也人比之枕櫛韎韠而其對公車題名釋褐也人比之九鼎大呂至歲貢則人方之欲夕之日已秋之卉其衰頽不振至今日甚矣假令

高皇帝而在寧能無思改弦易轍返之至亟乎故事進士鄉舉歲貢齒各有錄錄各有序進士齒錄序則

纂錄園集

卷之四

九

大學士其主者而副以宮詹或少宰鄉舉齒錄序則直指其主者而副以督學公至歲貢齒錄序則藉手守者而余守濟南之三歲督學四明鼎石周公合齊魯既廩之士試而拔其尤者貢于廷曰雖不敢望瑾現璣組亦庶以當漆絲織文松石麝栢之選矣而諸士之得偶者退錄其齒謀之殺青氏儼然造予謁序予乃前諸士問曰二千石無狀敢問子大夫東贊遊覺歌舞青衿其幾何也曰少亦不下二十餘許矣曰然然則子大夫挾牘射策耗燥白蠟其又幾何也曰三四許有之更有進乎此矣曰然然則子大夫之齒

至矣其雄心能無耗磨而精氣能勿消亡乎曰然二

三子之少也尚不如人髮今如此種種其何能為亦聊以了吾伊而竊升斗耳余曰毋也鬻子有言使臣登車射獵臣不如少使臣坐而筴事少乃不如臣士君子筴名監勛掀揭窠宇顧論才之能不能無論齒之至不至也且子大夫非齊魯間所稱雋茂馴雅士乎當百年太平之日沐

累朝作養之恩其于先輩之行誼諒繩趨尺步不或至背馳其于先聖之經傳諒蠶絲牛毛不或至決裂而積年累歲竟不能取前茅以進毋亦飭行誼太過

纂錄園集

卷之四

十

不欲染脂粉以炫俗信經傳太真不欲圖題題以警衆遂淹滯至今日耳今且脫泥塗而見日月去鄉校而對

大廷矣

主上方勵精銳理慨然脩

高皇帝之烈而廟堂諸公亦無不破例超格思得經明行脩之士夫經明行脩誠孰如子大夫而

高皇帝功令所最衰頽不振者亦誠孰如歲貢一途則夫破例超格非次而用子大夫吾不知子大夫宜何如報效也即不然而子大夫亦上者可望甲乙之

科次者可望州縣之長最下者亦不失爲諸生師夫
不背馳于居鄉而背馳于在官不決裂于繼畧窮年
之日而決裂于食廩乘騶之時他士則能齊魯之士
恐不能子大夫其自愛無寧令人曰大夫也誰謂其
髮短而心長猶世所稱方夕之日既秋之卉已耳則
余言其幾爲贅旒矣

章丘縣志序

章丘嚴邑也舊蓋有志自揚君謙之志行而舊志廢
矣君謙吳人有史才當弘治壬子以儀部郎投効歸
里而其同年友陸侯希遠敦請爲志浹月而成有徐
文穆李文正序其後二十年餘爲正德癸酉呂侯性
之續脩有邊尚書序後又二十年餘爲嘉靖丁酉祝
侯宗周續脩卽今所板行者相傳出一學究手無累
冗腐而君謙氏善本遂墮惡道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云今

上癸巳冬余奉除書來令茲邑而邑中薦紳父老不
量余之不文輒以志請余固謝且案牘旁午日逐逐
道旁塵未暇也蓋又明年爲乙未秋民稍安余之拙
更退食有餘畧而薦紳父老再申前請余遂不能固
謝因乞得君謙原本一帙典則爾雅雅稱作者然覺

繁露園集

卷之四

十一

繁露園集

卷之四

十一

其紀事微畧弗致詳摘詞微質弗致文蓋是時風氣
鬱屯士悉敦本尚實不甚馳騁於辭采以故卽負史
才如君謙亦常有所蘊積不盡如其意所欲出然業
已始有基矣於是折簡進三五老更于庭面相約曰
志弗厭詳弗詳挂漏志弗厭文弗文推鄙推鄙我爲
政挂漏若爲政若爲我詳我爲若文務成一家言一
洗六十陽秋之厄諸老更咸唯唯受約退月餘各具
所聞見上之余乃乘衙之委蛇安居恒之漁佃攤
椽燭摩諭糜刊削煩冗綠飭固陋蓋迄丙申夏纔能
脫藁爲考八日洽革曰建置曰星野曰山川曰祠宇

二曰名宦曰人物曰
國朝人物曰忠臣曰孝子曰義士曰文苑曰隱逸曰
流寓曰列女曰仙釋曰奸雄而以襍錄終焉內藝文
志六卷人物列傳二卷餘各一其三十四卷約十三
萬言有奇殺青甫就客有過而詫余曰子知志乎夫
志史也古今史家以龍門扶風爲嚆矢龍門之爲史
記曰紹明世正易傳本詩書春秋禮樂之際扶風之
爲漢書曰旁貫六經上下洽通吾視子洽革建置諸

考不純爲地里志郊祀志天官書貨殖傳吾視子王侯諸表不純爲年表月表百官人物表吾視子條編姓氏諸志不純爲平準書世家藝文志吾視子人物諸列傳不純爲伯夷屈原蕭曹等傳而間襍出山海水經爾雅風俗通博物按神等不根之書事離挂漏不離瓌襍詞離木惟不離偶儷吾不知于易詩書春秋禮樂旁貴洽通之誼何似假令世挾龍門扶風令子子其靡耳余曰何哉書弗湏蒼頡史籀要以載道畫弗湏探微僧繇要以肖形史弗湏龍門扶風要以紀事矧余所爲志也非史也稱官下里之私識非天

紫雲園集

卷之四

十三

祿石渠之實錄也吳歛巴耀而子概之朱絃疏越乎且余卽才謝墨兵博謝神絨然赫胥以來上下七千餘禩歷山而東方圓二百餘里而宦業鄉行土俗人情名山勝水高文大篇無不一展卷而瞭若觀火也龍門扶風余于何與儻亦堪以追邑人士日落月稀之嗟乎客索何望余深也客乃大忤而退因次第其語置于志首

內黃縣志序

董生讀禮繁露之園閉門埽軌謝客屏觚以遊濔漠之場黃侯項子王君信卿宰黃未期年雅意文學枉

駕及門向董生請曰唯黃名在春秋歷代相沿以迄明興隸在股肱郡而舊志草野踈漏無當大雅君子之觀且邇

世廟丁亥至今歲庚子近八十禩矣文獻勞如故實靡證儻輶軒使者有問奚以報塞敬執故牘以請唯先生留意焉董生曰是惟明府與黃邑二三賢士大夫之任不候敢從他邑奪本縣賢士大夫權乎信卿固請余乃受命此春夏之交也蓋又三月祝融退舍少皞司辰爽籟清發寒潭澄碧董生乃始取澶淵太宰王公所裒舊志與君所輯新志旁參錯采又獨力

紫雲園集

卷之四

十四

弗勝左賢良右文學佐之一二胥史討閱繕錄經浹月乃成卽鮮文采庶道挂漏部凡十有七卷凡二十有六效諸信卿信卿因屬博士文學校讐餞梓至冬告竣且屬董生叙叙曰維室壁之野有邑僻在西偏古爲觀扈今爲京兆中間雖翕源委森如不論其世可乎志治章第一博望在左泉源在右纖不稱斗鉅不名巖與洄繁相伯仲志地里第二建侯樹邑高高下下公私位置則政化之自出志建置第三荒城禾黍孤塚荆棘有心者過之灑淚揮毫今昔同焉志古蹟第四千里異風百里殊俗食貨所緣物土制用移

易殖滋是在良有司志風土第五遠邇殷姬近訖今
皇矣神興除抵掌可譚志編年第六令又民師聯士
相提而理境內晏然志官師第七周曰進士漢曰孝
廉明經帖義途立而三封崇恩蔭此焉波及非我族
類當官輸粟志選舉第八先王因土列貢則壤成賦
昔胡織耿今何倍徒反裘焚林余不知其底極志田
賦第九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耳先聖名賢茲焉尸
祝萬分之一淫瀆弗經信巫好鬼何必三楚志祠祀
第十奉法循理與民休息四境于于安之二三廣文
不悉潦倒亡賴有口碑在士民志宦蹟第十一大河

繁露園集

卷之四

十五

而西大行以東靈秀所會遽生君子聖人所急漢晉
以來李唐趙宋亦各有材不宜湮滅無聞志歷代人
物第十二昭代之興寔當半于名卿鉅公光奕後
先豈黃叢爾而獨乏人志

國朝人物第十三五倫之首百行之原昧昧我民亦
各有心割股廬墓寧渠非孝聊述梗畧以勸偷俗志
孝行第十四事君有死無二天之制也伯當從亂然
慷慨丈夫哉烈烈公晦進于中郎侍中矣志忠義第
十五富貴易歇榮樂止身未若文章之無窮馬生鷹
楊沈郎鵲起昂霄後出亦咸彬蔚志文苑第十六黨

錮之既賢者胥為戮民子龍矯矯其穎水商山之流
亞乎後有作者難以繼矣志隱逸第十七季主相士
君平市上廢興祥祲如懸秦鏡鑠色傳珥輩豈不或
然志方技第十八女無非儀所貴從一石亦可化腸
亦可斷余以是媿二心焉志列女第十九天道恢恢
豈不大哉一行之層圓環之識雖儒者何加焉志仙
釋第二十男兒桑弧蓬矢東西南北之人也詎云洵
美而非吾土志流寓第二十一凶人戾德譬彼豺虎
倏廢倏興易如反掌念哉念哉天所不與其疇克有
終志好雄雉第二十二煌煌帝典洋洋臣董伐山麗牲
之紀登臺含毫之詠單辭隻字並皆光華地靈裨贊
人文豈輕也哉志藝文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
五第二十六終焉董生曰余往為陽丘志不浸浸近
誣且靡乎乃今為黃志而始免此二累云與誣寧雅
與文寧質與汪洋恣肆而靡鏡寧典重該允而有稽
先臣唐應德之言曰家之有藉本以治生非以觀美
邑之有志本以經世非以博物嗟嗟余蓋竊其意乎
嗟嗟余終媿其語乎敬以是報信卿

繁露園集卷之四 終

卷之五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五

尹鼎衡歸楚詩序

尹生鼎衡者翩翩公子郁郁可人家傳二戴之宗悟微三提之妙手如揮刃青萍飛舞雲間口若懸河黃馬立傾座上綺羅五臟珠玉千波目輒成行文非加點弄柔翰于楚野大別喪精採麗藻于魏園小巫奪氣余等很慙甕盎之知謬托金蘭之雅卽材有鉅細

紫露園集 卷之五

人或雲泥而臭味之同千秋不爽風雲之契一見已深乃者謝綠水干天雄指青旌於地肺驚鸞湖上魂銷宋玉之臺鸚鵡洲邊筆閣禰衡之賦時也朔風半剝雪欲飛紫氣如雲重把河梁之袂青尊似海輕泥朝雨之塵莫挽驪駒誰扳楊柳君家江表應懸北首之遐思我輩鄴中敢廢南皮之高韻以華行者各見志焉

送于褒甫歸試白下序

余甚畏褒甫褒甫亦甚嚮往余每有撰述輒示余評余讀之未嘗不心折曰可人可人陳玄素時向余言

褒甫爲文如游魚墜深淵翰鳥飛層雲恢之彌廣按之愈深其爲人拔新領異如孫子荆稱其土地人物嵯峨泚泚磊磊而英多風流軼宕司馬長卿李青蓮而後恐未易一二屈指耳余謂玄素知言于是褒甫將俶裝待舉于鄉而余約二三兄弟賦詩送之漳水之上是時柳色如黛鳥聲似訊遏雲振木逸興飛越不知蘇李河梁之別曹吳南皮之讌曾有此光景不勉旃褒甫秋月之夕余登銅臺望東南有紫雲赤霞翩翩垂天下者此褒甫得意時也余將露袒狂叫三舉大白遙觴褒甫

紫露園集 卷之五

黃中五登順天賢書序

黃生中五自其爲童子時已能讀漆園龍門昭明諸家書間發爲舉子業如春葩秋英見者競擊節掌謂一第可旦暮遇竟落落近十年餘造彌深意彌下文彌如天下馬若存若亡若滅若沒令相者與與疑半而今秋果以諸生第一人領解額名在第三里中人始翕然頌黃生不飛飛冲天不鳴鳴驚人矣黃生從余遊久余知黃生亦自其爲童子時益斌斌乎文質兼被士也卽今裒然高舉余猶惜其晚何足爲黃生重余所爲重黃生者他文學握轡自將稍眉目展卽

聖平生悉置不理翩翩裘馬日醉狹邪巷中擁如花
之姬曰此爲足耳歲暮龍鍾出而服官又曰浚民爲
筐篋計若然者十人中不啻八九黃生獨一切謝去
之曰彼胡爲者男兒自有所爲不朽耳登僑後彌復
恬澹落穆見里中人最下者亦不伋偃與之抗禮
余以此見黃生之意淵乎遠矣蓋自昔掀揭磊落彌
天塞地者不啻剛心猛氣爲馳逐亦其小心醇謹不
至盛負而鼎折耳故曰不爲有爲又曰真正英雄悉
自戰兢惕厲中來劉越石陳同甫才寧不高氣魄寧
不大然於國家事何如哉生明年且對公車幸守此

繫露園集

卷之五

三

一念初末以之謂恬澹落澹而不能掀揭磊落不然
矣時生社中諸生問贈言于余余以是勉之

竝玉序

南國佳人字莫愁爭餐秀色西園公子名無忌願接
芳塵玉骨冰肌錦心繡口伊婁河上間來鸚鵡之奇
甘露寺傍幻出芙蓉之麗淥紙而龍蛇走案當筵則
蠶蝶盈頭聊解佩於江妃輒斷腸于刺史尋芳杜牧
不怨春遲折柳章臺正歡秋蚤非煙非霧爲雨爲雲
鴛鴦湖裏浴鴛鴦玳瑁堂前堆玳瑁亦解名姝傾國
其如尤物移情卓女憐才長卿更憐卓女藥師惜豔

紅拂業惜藥師精授驚鴻幾欲貯來金屋魂馳含具
恍疑錯入瑤臺自信同心人誇聯壁而春朝秋夕條
爾經霜潭樹江雲香馬千里生瀟青樓之妓彫零白
鼻之駟儂義如山空寸腸以百結歡情似海覺一日
而三冬於是寄意校書托詞毛穎追合而幽巖回碧
叙離而芳草生淒愁絕鍾情色飛苦語程山人領襲
狹衣之巷陳文學狎盟花月之場同賦無題一揚有
美續會真之盛事成絕代之佳談余夙效冶郎未離
儋父媿大方而弁首抒小藻以續貂碧玉飛瓊儻避
紫鸞之舞陽城下蔡休張白雪之歌

繫露園集

卷之五

四

登樓雅倡序

余友陳威如觀察裔望潁川姿標戶牖秀無先覺慧
有宿根濯濯畸人恂恂雅士衛玠之體含蘭雪玉樹
堪憐李膺之氣蘊風雲龍門獨挾弱冠工雕蟲之技
里羨龍超壯齡飛接漢之章

朝推鳳舉刃遊中外固已右而右有左而左宜宇瞻
昔今則嘗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紫茄白莧操逼冰霜
黃菊青松境勞魂魄當九泥封函谷之日政嚴椿還
造化之時讀禮之餘博遊才義奉萱而暇大肆歌吟
咲拂神鬚力餐鬼臼總澄河之可俟寧若遂衣誠苦

海之能拋無須誓墓揖泉壅于身外著巢許於胷中
甘心十畝之園棲跡九玄之館面城避市睥睨當六
六之峰靠圃倚塲花鳥緣三三之徑重樓縹緲落星
真可聚星飛閣參差捫月雅宜抹月神恬似水衆望
如仙閒尋夢筆之俊人共晤淩風之妙樹此唱彼和
朝往暮歸揮塵彈碁追風流於王謝焚香按柱想天
際于羲皇請把臂以入林盡握瑜而懷瑾或中郎之
前世或金粟之後身或高視於上京或鷹揚于河朔
更有下帷之客兼升懸榻之堂幾陟雄樓頻抒雅什
家盈片玉疑黃鶴之仍存人矜寸珠覺白蓮之未遠

盤園集

卷之五

五

蘭亭禊上同此高朋金谷園中媿渠豔質方駕曹王
者誰耳壓倒元白者卿乎詩聖酒狂詵一時之佳事
鵬搏鴻舉流千古之美談不佞深慙兼葭久托杵臼
蚤卽同于臭味邇竟纓乎垢氛枉脩彊項之名終難
馴雉雅慕登壇之誼尚滯鳴琴日因計而歸粉榆天
假綠以接杯酒乘庾公之興恃惠子之知誦其詩焉
驚秀篇于康樂登斯樓也分傲氣于元龍轉令眉低
翻惡形穢敢揮玄晏先生之序試表邯鄲幼婦之辭
何時憑百尺之闌任貯囊于銀鹿有日携千旬之醕
應落帽于玉山先用寄聲後當如約

但少洲詩卷小序

少洲但翁者生原太乙之精家世豫章之野玉京標
骨眉間秀出芙蓉鏡水澄神胷內滌成浩宕人同懷
葛行埒瑾瑜孝格慈烏絕石心於夏統誼高翔鶴結
蕙帶于綺園兼之書破五車學窮二酉九遠田何之
理特解匡鼎之願覓白鹿于山腰誰云世遠拉紫霄
于洞口自許人存從者如雲淡然似水芝蘭盈戶軼
八龍五鳳而前爐竈當牀遊三島十洲之內年近耆
耄貌返兒童法授白羊紫泥頻染青霞色期傳碧落
赤莧時來朱鳥聲時惟茲海之辰正值玉枝之誕龍

盤園集

卷之五

六

塘張宴間多賈月之賓彭蠡開樽座滿解雲之侶木
公錫羨金母獻花六五老而交驩中九江以度世巢
雲窩裏行看壽倒三松折桂庭前幾見翼搏萬里洵
人間之樂事作案內之名談亨南國腐儒東方下吏
倖微粉榆之社與聞仝僎之籌特首瓊瑤頃忘稊稂
望香爐而下拜卽媿瑤筍玉鳥之遺坐溟海以致詞
遙抒華祝嵩呼之款

王節婦受旌序

莊定山之詠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凝
小舅姑貧又曰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

羅一峰評其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余每讀一過未嘗不酸鼻流涕也夫妻之事夫比於臣之事君國破君亡委裘竝忽則臣何難刺心芻頸明節見志若夷齊之於周龔鮑之於漢陸秀夫張世傑之於宋是已假萬分之一天未厭國家藐爾斯孤若斷若續當是之時殉死何如存生立節何如暨業故公孫杵臼語程嬰曰吾爲其易者汝爲其難者而荀息卽有送往事居耦俱無猜之誓終不若諸葛武侯鞠躬盡瘁猶得以延漢家數十年之血食也故自古守節殉國之臣代不乏人而托孤寄命能不媿伊周二聖者獨諸

繁露園集

卷之五

七

葛武侯守節殉夫之婦亦代不乏人而保世亢宗能不媿孟嘗二母者獨今王母何太夫人太夫人南樂人余友造士君道午之母也造士君生數月而父茂才公見背家無立錫室類懸磬既無舅姑又渺兄弟堂上惟太夫人膝下惟造士君零丁孤子形影相弔太夫人時時撫造士君呼曰吾欲從生者乎難爲死者吾欲從死者乎王氏此一塊肉竟置何地兒哉兒哉我不負若父兒可負若母後造士君稍成立就外傳習吾伊穎秀特異微有媿志太夫人至色動曰若不念數十年老嫠婦獨不念若父地下朽骨乎造士

君唯唯奉令以故懷發澡雪稱名文學居無何又稱名造士人謂太夫人色可少解而太夫人督造士君益加嚴斷機和丸無異在童子時也往歲督學使者上其事於

朝

主上嘉嘆再四賜內帑金若干兩旌表其門於是邑中士大夫持酒登堂上太夫人壽太夫人對衆向造士君言曰

朝廷爲若報我厚不知若何以爲我報

朝廷言罷泣下不能止造士君亦泣諸士大夫皆泣

繁露園集

卷之五

八

不能終飲嗟乎假令定山聞之不知作何語而一峰讀之不知作何語評也然余操筆時酸鼻流涕一字一淚視居嘗讀曾節婦時時不啻倍之矣

王母存孤卷小序

余友黎陽王子長虛每爲余言其母某太夫人苦節事輒泣數行下不自已也蓋王子方三歲王子之弟方數月而阿父太學君見背是時太夫人年纔廿餘慷慨欲決者數矣已而悟乃呼天痛哭曰天乎未亡人而死者誰爲未亡人而不死者聞之曰死節易存孤難未亡人終不忍置此一綫之緒以從先

太學于九京居亡何而王子病王子之弟殤或爲太夫人危之曰藐爾斯孤才不才未可知何自苦爲太夫人復呼天痛哭曰天乎此兒也才惟未亡人之任此兒也不才亦惟未亡人之任未亡人所苦者無此兒有此兒未亡人殊不苦已而王子病果愈太夫人撫摩督誨弄丸斷機不啻焉而王子補弟子員果有聲藉甚諸學人客歲且以第一人選入太學與海內賢豪遊太夫人撫之且悲且喜曰兒母不負若父兒迺不負若母王子亦跪且泣曰兒今日往而敢負阿母者有如日余聞之心怔怔欲動昔賢嘗以妻事夫比臣事君臣事君死生以之無二妻事夫亦死生以之無二然君亡與亡何如君亡而不亡君之所遺夫亡與亡何如夫亡而不亡夫之所遺君亡而不亡君之所遺惟商阿衡尹周冢宰且與漢武卿侯亮夫亡而不亡夫之所遺雖史傳襍見而以余耳目所睹記則惟繁水王道午母何太夫人旣太夫人耳其少而失所天同其子幼同幼而病同病而愈愈而教之成立爲世聞人同余嘗心高此兩王母之誼而或謂從頌終世不如感奮一決嗟乎存孤之難視死節百倍彼夫程嬰之後死寧渠下公孫杵臼哉故誠如兩王

母之存孤山固不湏化石而草固不湏斷腸也何太夫人之節督學吳公業請於上表其門余嘗爲詩與文志其始末而太夫人之事自郡人士外少有知者王子將乞言海內名人而余適從計吏後入京王子乃向余絮涕言曰惟阿母不朽不肖孤惟吾子爲不肖孤不朽阿母余憐王子之志因顧不律序而歸之

翼城史氏族譜序

翼城介鳥嶺羊角間卽古絳縣老人疑年之地所稱臣四百四十五甲子者也地故隸晉晉有史氏如蘇趙龜墨皆周太史佚興之苗裔其後子孫繁衍分離或稱太史氏或稱史氏亦猶宗氏之出自宗伯氏師氏之出自太師氏原非二氏也歷漢晉隋唐以暨宋元代有聞人顧世代遼邈莫可稽徵入明太史絕不見而史氏獨著江淮齊魯燕趙魏晉之間多有之居晉者卽余同年友翼城史惟良三晉相呼爲東河下史氏惟良之先人義軒公嘗補邑弟子員有文雅聲稱脩族譜若干卷未竟而病病且殊呼惟良囑曰兒所不卒若父志者父目且不瞑地下惟良且跪且泣曰敢不如阿父言蓋又十年餘而惟良

成進士初令威繼令滑纔取義軒公舊譜乘公燕續
循焉源總派分部凡八曰世系黜非族也曰三宗明
宗法也曰世畧述祖德也曰附傳存內助也曰幽棲
妥先靈也曰王言彰

主恩也曰藝文識文獻也曰祠堂祭田尊祖敬宗聚
族合食也斷自六世祖從善迄惟良昆季圖悉而說
辨體嚴而事該蓋仁孝之經而譜之善物矣惟良向
余稱曰孤以竟先君子之志焉耳敢言譜余讀之慨
然曰余往爲吾家譜未脫藁而廢余蓋非人哉且隋
唐以上不官有簿狀家有譜系乎鄭夾祭曰取士不

纂錄圖集

卷之五

十二

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衰世則然盛世否即未必盡
然何事哉未及來耳而詰其先世名字噤無以對或
有遺言餘行任其湮滅無聞後禩耶古蓋有姓望衣
冠譜惟良之族于三晉最稱高華而惟良用文章起
家能光大祖父之門自今日往且濟濟登庸即以稱
姓望衣冠譜奚不可者余家姓望衣冠即不敢望惟
良異日且藉手譜內諸例以成吾譜又按惟良自序
推族之千萬人其初固兄弟兄弟之初固一人而欲
相收相卹相勸相讓以附於姑蘇浦江江州番陽諸
名族嗟夫海外有扶桑其下蔭三千里星宿一派飛

流旁潤不知其幾千百折而已無所私之惟良幸果
是志又余異日合族之一師矣

野菜圖說小序

余嘗謂今世有司須用老吏手大士心微是兩者猾
吏乘之舞文而饑民不免懸罄此于有司之道殊憤
憤耳崧毓李公爲清亭令業已斧斷霆擊猾吏膽落
矣而又居嘗深惟曰天災流行

國家時有藉令水旱不時螟特爲災如近歲中州之
饑當此時而第資帑使以活此一方命其濟幾何乃
聚野菜若干種爲圖而附之說下令家各蓄若干數

纂錄圖集

卷之五

十二

公亦自蓄若干數于是野菜之積若崇墉然因刊布
與我二三有司共焉余猶記家藏二書一野菜譜一
救荒本草野菜譜成于申潞石先生救荒本草成于
陸夢洲先生夢洲中州人魏令潞石魏人固始令皆
嘉靖間名臣可見忠實仁愛之吏卽一草一木悉以
利民無不善圖者莫能圖何哉公與兩先生臭味可
謂異時不棄者也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嗟嗟寧
惟禦冬自今日往清亭四封之內而或蒿目憂饑者
無所用余言矣

饑民圖解跋

往歲省垣晉菴盧城楊公上中州饑民圖解最可悲涕

天子覽之至終宵不寐業已俞允議賑而會直指唐山陳公復上疏言中州饑民狀更可悲涕欲絕

天子益感動因諭大司徒大司空各發白金若干兩復遣寺臣仁和鍾公兼御史往賑假以便宜行事于是中州之民稍得離溝壑而卽安粒其事皆自二公發之然非

天子枕席民瘼肝膈國本則兩公之言未必如以石投水若斯易易也當楊公上圖時自言臣之圖尚不

繁露園集

卷之五

十三

能盡其委曲而陳公疏中復有十餘條未載楊公圖中于是長清令崧毓汝陽李君卽其邑刻楊公饑民圖解并取陳公疏中十條圖而解之附刻左方落成余取讀之不能終冊淚輒淫淫下蓋自昔國家天災流行非不代有而至形之圖繪感悟

主上者則唯宋熙豐時監安上門鄭俠嘗上流民圖于神宗神宗閱之不過反覆長吁兼罷新法數事鄧呂之徒且目爲狂身幾不免夫以嗷嗷待哺之民不知則已知而不能大加賑貸反罪言者則當時國是真刺謬可恨矣中州往歲之饑與熙豐時何異兩公

感涕陳獻與俠何異獨其諫行言聽至沛

九重浩石之恩救數郡瘡痍之命則

天子仁聖遠過神宗又奚啻萬萬哉李君板而行之豈惟足愧當時鄧呂之徒蓋亦深有意乎兩公之爲人矣

繁露園集卷之五 終

繁露園集卷之五

十四

繁露園集卷之六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序六

近科衡文錄序

匠氏作室不讀木經室成則棟宇鬼煥終爲王爾公輸所笑夫業舉者亦有木經衡文諸錄非歟而世多束之高閣是易凌雲臺也魏有凌雲臺樓觀精巧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後明帝懼其傾覆扶以大木而樓隨壞嗟嗟學人之業舉有不類是者亡幾矣予奉繁露園集卷之六
按臺干公命爲選近科衡文諸錄大率前場取其馴雅有矩矱而後場則不厭該允博通共得若干卷至開闔操縱甘苦疾徐之法公又一拈出業舉之士固不須別構異書更弔詭語而亦步亦趨或不至瞠乎其後也然此法耳下士陸陸頭出頭沒多爲法所束縛上士亭亭始能化臭腐爲神奇而悟精蘊於齷齪蓋昔寶晉臨智永帖字形弗類如風馬牛不相及而岳珂評其神合志通惟妙惟肖嗟嗟業舉之士而於是編也儻有寶晉之意虛席無負公嘉惠盛心不則吾懼其叢書奴之誚也

齊魯觀風錄序

余觀兩漢諸文章家如相如枚乘工爲形似之言鄒陽王褒工爲駢偶之言揚雄張衡又工爲艱深隱僻詰亢不可讀之語而齊魯諸學人獨墨守師說不浸淫他奇巧余間取伏生申生梁丘康成諸箋疏讀之卒業抑何馴雅典則不詭於正也太史公曰齊魯於文學其天性夫所貴乎齊魯之文學者非以其雕龍繡虎能爲諸文章家之文政以其明經信道不能爲諸文章家之文耳

繁露園集卷之六

國家取士功令最重經義士微經義亦蔑由以進然嘉隆以前帖括森嚴士自本業外絕不旁及他書間有一二拔新領異之士稍稍唾棄本業初猶掇拾漆園鄭圃語欺人耳目已苦縣已難圖以泊今日牛鬼蛇神幾半海內余爲蒿目久矣客歲乙未余奉主上簡書按山以東山以東即齊魯故墟於國家爲左輔地近在衣帶河汾餘姚兩大儒後先宦遊其地士寧不祝而肖第不知有能崇精本業不畔經倍師如伏生申生梁丘康成其人者不有之則請以齊魯士爲海內嚆矢以償此生平夙願於是東而上丹崖望蓬萊遵勞山掖河而西問俗臨淄渤海之

野又西南入聊攝濟陰稍東步負瑕因比而謁關里
登岱宗遊朗公巖駐節樂水函山之間每聽讞計吏
暇輒進高等弟子糊名校文已拔其文高者面加賞
命余贊覆而案之大都有隆隆從從如岱之峯嶸者
有洋洋纒纒如海之澎湃者有濃郁藻輝如臨淄博
昌之饒益者有莊嚴都雅如洙泗鄉射之雍容者卽
言人人殊不得廢其奇杰倣儻之氣而其原本經術
發揮聖蘊粹然不詭于正者固畧無異同也心因竊
竊喜伏生申生梁丘康成以後齊魯之間果不爲無
人藉令海內治博士家言者誠洗牛鬼蛇神之語而

紫雲園集

卷之六

五

或望齊魯爲嚆矢又何須軟玉之鞭集羣之衆拂雲
之箒駭雞之犀纒堪闔壤瑋哉余旣棟其尤者付之
綬青氏而名其錄曰觀風蓋古者天子歲有採風之
使巡歷郡國每歲終錄其人才士俗與其民間歌謠
上之天子其副本則付之文學掌故以待異日史臣
之採而齊魯負岱履海俗多重經術好文雅故昔夫
子刪詩採騶牡諸篇列之頌採雞鳴諸篇列之風以
此世益推轂齊魯士非鄭衛秦音所敢望今
上紬石室金縢之藏開館分局欲襲六爲七以成
明一經余不佞行且返轡入朝

上僕臨軒而問山東使者爾所採風於齊魯者何似
則是錄也卽博士家言哉余且藉手以當騶牡雞鳴
之獻矣

叙李若蒙稿

余嘗私謂古今文章士雕蟲繡輓或人人能而其一
種仙風道骨飄飄然御風憑虛而行則皆造物所獨
授定非世間剗心嘔血輩所能髣髴而尺寸故杜少
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迺推轂青蓮曰白也詩
無敵飄然思不羣歐陽永叔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而
一見長公卽曰數十年後海內當不知有老夫蓋青

紫雲園集

卷之六

四

蓮長公皆天縱之以控鶴鞭石之才其所爲詩若文
種種如絳雪瓊英並非從人間世來以故少陵永叔
不覺心折首肯不彼其倔彊傲睨固匪無千古何至
取其所並驅後起者反置之上坐弘獎不釋口也余
于博士家言卽未到彼岸然上下二百餘年頗有所
商榷獨見余友李若蒙所爲博士家言則亟呼以爲
李青蓮蘇長公輩中人若蒙之生似有青龍黃鶴之
瑞其胸中似有神瀟幾石丹砂幾百粒其筆底似驅
虎覓龕喚龍挾舟與余共研席幾二十年余未嘗不
心遜若蒙旦晚當乘霞往而竟後余三禩纔得雋於

是海內人士爭購若蒙文幾乎紙貴若蒙乃盡發其
篋中藁板行于世而走一介陽丘曰海內知不佞不
如足下知不佞足下知不佞二十年而海內知不佞
纔今日耳余唯唯間取其藁覆而案之雖出入經史
指揮莊騷而其一種仙風道骨爲造物所獨授者固
自不容磨滅也因益竊竊自負知言昔葛仙公搗藥
西峰石臼之中誤墜一栗偶一鳥食之至今月白風
清時猶作丁當聲余謂若蒙之文葛仙公之藥也居
嘗竊其遺墜不知幾栗許然則余之月白風清時丁
當不絕聲也固若蒙以耳固若蒙以耳

鶴齋園集

卷之六

五

序劉百世山中草

余居嘗爲舉子業鹿鹿無奇語第稍能了畧題中意
素心玄風之士或時有味經奇弔詭者遇之掉臂不
顧曰此夫世間蠟蠟男兒耳百世于海內最所號經
奇弔詭人矣顧時時味余言余嘗恠問百世足下爲
文非丹青之樹麒麟之錦蜈蚣之珠雲吉之草芝煙
之劍不以橫楮頽何事哉取鹿鹿無奇如余文而置
之案頭邪百世咲曰此不佞所爲有味乎先生文也
不見登華坪者乎鴈嬾煩愁其思得平原曠野一休
歇更快暢耳余大咲不止先是百世王父念菴先生

與余忘年稱爾汝交百世少余若干歲余亦與之忘
年稱爾汝交伯喈倒屣仲宣文舉折節正平覺旦晚
遇之百世方以詞賦馳驟千秋出其波餘爲舉子業
沈鷺橋悍亦足肩漆檀而轂育腐嘗寄其業伯固鄴
下伯固亟加賞鑑爲訂而行之伯固楚人前身聞是
楊子雲李長吉平生最慎許可輒賞鑒百世不置耳
耳卽百世之業其子睥睨日來作者有餘矣

橫槩餘編小序

舉業小技卽非周之德行道藝漢之孝弟力田唐之
詩賦宋之射策然以闡釋理道發揮性靈吐五內之
磊落印千聖之精髓要非真正豪傑之士弗能造闢
而齊截焉吾師大中丞丘澤先生道亞黃中智隣殆
庶挾八斗之藻思窮二酉之厚藏文經武緯無能不
妙固已縱轡班揚之園遊神韓白之壇矣而未割雕
蟲時勤游刃橫槩之暇不輟吟嘯揮毫之際波及舊
業析理則程朱遜精摘詞則左馬謝藻着世則窮情
極態匠心則嘔血鏤肝掩王錢之孤高妙瞿唐之道
爽馳驟往哲模楷後學信一時之作家也亨蚤及門
橋雅傳衣鉢卽步步趨趨而奔逸絕塵終覺曉後今
歲春先生巡行海上亭以宇下吏晉謁先生棣州携

鶴齋園集

卷之六

六

手道故杯酒之離殊加平生因手是編命亭評騭亭目惘神怍應接不及珠玉在側而然形穢因歸而謀之梓人殺青甫就輒題篇竭抱侯芭之雅志空甘蜀郡之玄謝皇甫之高名僭序臨淄之賦聊當一劍用托千秋世有鑒賞家當知亨言非憊憊耳

叙陳澹叔四試草

余日與澹叔論舉子業須婆娑詩書枕藉洛閩澹叔意否否不佞必南華真人祇桓空王函谷淮南道德風霜語佐佑筆端而纔脫吾稿余不能屈於是澹叔益信其筆之所至洗洋自恣山鬼夜嘯海颶晝舞顧

繁露園集

卷之六

七

愷傳真張旭染楮覽者怵心破膽不能自持昔樊川評李王孫詩稱其陣馬風櫓驚鯨吐柳州讀昌黎毛穎傳謂其搏虎豹捕蛇龍急與之鬪而力不敢暇余於澹叔之文亦云澹叔弄奇弔詭意藹可一世不屑斤斤爲經生語假令澹叔斤斤爲經生語將必取青媲白如世之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者寧渠不博一第然非澹叔甘心明矣是時澹叔之四試草成余誠澹叔毋挾以望燕山涉易水恐幻龍而去澹叔大朴曰不佞泥蟠久矣敢徵吾子之言以俟異日天飛

玄雲洞制舉義選序

余童子時叔廣業已衰然稱有名學人郡舍晤語驪然莫逆恨相得晚也余前叔廣稱先輩十年許叔廣莫厭余叔廣前余成進士三年許余亦莫厭叔廣蓋二十年爾汝文文舉正平不覺爲千古上人耳余兩人竝有制舉義爲畿人士所推轂余以實實虛幾嘔出心肝叔廣以虛虛實泠然御風而行叔廣蓋亟推余似杜少陵而余亦目叔廣以李青蓮想其胸中不知食如何之樹若干株服不死之草若干莖也叔廣制舉義初板行于長平繼板行于淮陽今以才望擢膠東刺史而成爲蒼復選而板行之曹南名曰玄雲

繁露園集

卷之六

八

楚魏兩生制舉義序

漢江自嶓冢來碧波洄瀾緣岸上下芳蘭杜若英英照人心目而漳水一派自長子發者飛雲蔽日幾與廣陵之濤浙江之潮爭勝毫釐則意其中必有匠心師古道文麗藻之秀足當之者乃余所睹尹張兩生制舉義何閎鉅也尹生安雅神澄如西子澹掃却扇一顧粉黛無色張生倒橫直豎無施不可如走駿馬

於康衢追奔逐逸儵忽千里兩生者才不相能而其
匠心師古道文麗藻有當於漢江漳水之勝等耳余
又聞漢陽故楚地而漳水屬魏卽晉所封畢萬故處
當十二國時迹熄政力晉楚皆大國迭執牛耳狎主
齊盟秦晉吳越絕無有與之並驅中原者亦足愉快
哉日者舉業之弊月異易歲不同卑者效顰學步見
之掩口高者牛鬼蛇神白日行市迹熄政力正惟今
日兩生者儻亦有牛耳之思乎余髮如此種種其何
能爲然竊悉敝邑之賦以役于下執事矣

木犀香自序

東齋圖集 卷之六

九

余讀禮里中不能廢書不讀時課兒輩本業而里中
諸有好士又不量余少文妄推爲祭酒執業請者戶
外之屢常滿然未能人人盡如余意所欲出不仞技
癢稍甜筆和墨爲之久之得若干首卽不能與諸少
年角勝場而匠心師古于此業秘密義幾行洩無刺
采昔山谷道人與晦堂老子在黃龍寺共詮釋吾無
隱乎爾之義時暑過涼生秋香滿院晦堂曰聞木犀
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言下大悟
嗟嗟余此業不諗于木犀香何似然有其意矣因名
曰木犀香蓋歲在商橫困敦日躔實沈之次也

王信卿四書稿序

博士家言雅推江以南江以北遂無擅場者岳季方
許道中而後更寥寥矣慶曆來廿餘年纔有握靈抱
荆者先之爲馮用韜邢子愿及余友魏懋權趙夢白
李于田近之爲余友李若蒙陳澹叔張平仲旣成爲
蒼無不悉賦執鞭與江以南諸名士抗衡江以南諸
名士亦無不驚相語曰此皆鷹揚河朔而振藻青土
者其稍顏行辟之最後而得北海趙季卿東萊高茂
之項子王信卿而江以南諸名士益心折矣季卿錦
心繡口如天有雲霞山有草木茲之鬼斧神工如瓦

東齋圖集 卷之六

十

棺篆鼎風檣陣馬而信卿一洗時文詰亢茁軋之習
出之恬愉其命意如象罔之深珠其行文如駿馬之
走坂其生色惠秀如方春三月滿目皆青黃碧綠其
音調響亮如赤城霞起瀑布飛流時時作金石聲也
譬之詩家季卿則青蓮之則長吉而信卿則摩詰
青蓮詩之仙長吉詩之鬼摩詰詩之聖試取信卿博
士家言與輞川集較之其孤情絕照而直轡獨上有
不一一相印證者乎故謂信卿爲舉業之聖奚不可
者余河北僮父于此物本無了曉而後先諸友好左
携右提時復窺見一斑信卿以文高兩試皆名在十

一顧悛悛如不出口余住過黃池時信卿不以余非解人酒間語余曰張茂先見左太冲三都賦曰此二京可三然宜以經高名之士後太冲詢求皇甫玄晏玄晏嗟異爲作序洛陽紙價遂貴不佞此業寧渠敢當三都賦足下儻有意玄晏先生乎庶不至如顧長康以後出見遺耳余唯唯因序而歸之然信卿此編自足貴洛陽之紙余言恐不免佛頭著糞也

序三造士匠意錄

三造士者余友馬茂學致道李若蒙養正楊踪僑惠民三造士也三造士爲文無所因授虛其竅而出之自成一家言故余取而名之曰匠意總之茂學饒於材春卉秋稼種種具足若蒙豪於情海濶天空鳳鳴鶴唳踪僑湛於思高者蒼天深者黃泉故余嘗譬之兵茂學則項羽呼聲動天無不一當百若蒙則武侯綸巾羽扇筭無遺策踪僑則淮陰背水囊沙皆若從天而下又譬之山茂學則太行蒼重樸硬延亘數千里大觀哉若蒙則天台鴈宕洞天福地非人世所有踪僑則二華奇峰削壁鴻鴈嶺而徧徧愁也蓋先輩中稱方山博雅理齋風逸虛庵深湛余謂我茂學若蒙踪僑寧詎出三先生下乎然是錄出海內必晉余

阿其所好輒愛魔成癖也夫三先生談何容易嗟嗟不知言者見謂余愛魔成癖知言者不見余愛魔成癖余任之哉余任之哉

王信卿四書捷解序

國家取士功令人分治一經而四子則共治之分則易爲豪而共則非衆尤之尤不能稱雄海內然要非離本業而自爲雄也前輩如王濟之蔡介夫陳仲寶董伯玉唐應德雖名冠海內然其平生精力祇于大全或問鑽研得透以故發爲文章醇正爾雅如太羹玄酒朱弦疏越傳之迄今其遺音餘味猶堪快耳爽口十餘年來新說盛行其始倡之一嘉興士夫後遂浸淫恣肆罔所底極初第厭前輩諸講說既乃厭新安註疏後乃并尼父而厭之如李禿翁者而鹿苑難園之教公然揭日以行子輿氏所云離窮誠遁今皆有之心術政事安得不壞而人才安得盡如古乎第令濟之介夫輩感眉地下耳余持是論久而新說入人膏肓一往不返獨內黃王明府信卿于余有概信卿自其爲諸生業于新說心知其弗是惟本註及大全或問諸儒先說不悖聖經者方敢尸祝謁日窮年蓋久之悟神奇于臭腐收魚兔于筌蹄筆而爲捷解

得心應手片語畢辭無不若與聖賢面相印證介夫
蒙引猶覺煩複仲寶淺說猶覺簡澹而此則疏朗通
暢真一洗新說之謬而集前輩諸老之大成也昔荆
公當國初爲新學以扇動海內國是人才遂至一變
而不可返今之新說視新學更甚獨幸其人未當國
而信卿又中州名家連取兩大魁又易爲海內標幟
紛紛諸新說當非久化爲烏有先儒警攻異說如攻
敵嗟嗟信卿此一部捷解賢于百萬超乘之師遠矣

王信卿詩經捷解序

六經唯詩可歌可舞可茲可誦意嘗在言外譬猶竹

繁露園集

卷之六

十一

然非草非木絕不見聲色臭味而一種蕭散擅樂之
致自令幽人高士戀戀終日不能去故竹以聲色臭
味求之則幾無竹詩以言語文字解之則幾無詩嚴
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斯
真善解詩者也兩漢儒林傳如申培韓嬰轅固王式
匡衡毛萇鄭玄之流蓋皆有箋註洋洋數千言然不
能關宋人之口宋儒善說詩者無如程先生卽新安
詩傳令代尸祝不啻日月然不能服馬端臨諸人之
心蓋漢儒工訓詁而審見解故義通而旨不暢宋儒
精議論而過洗吹故理洽而義或皆寥寥千載詩之

難解可以概已

明興自震澤毗陵諸大家墨守新安罔敢異同後來
新生纔出新奇可喜之說與儒先抗行而漢宋以來
三百篇之意彌復浸微余蓋嘗私心痛焉每欲著一
家言爲說詩家嚆矢上下風未畢忽以懶廢原草又
爲一從遊者持去業廿年往矣乃今獲信卿所著捷
解然後纔心折首肯也信卿因諸生十餘年許漢之
訓詁宋之見解與夫震澤毗陵諸大家之講說無不
悉其大全會其肯綮而又能于言語文字之外自出
一段意見直截徑省既不苦牽纏汗漫平易正大又
不墮穿鑿附會令讀者一展卷恍然遊二南歷十五
國生商周之世而親領鹿鳴卷阿清廟倚那之什信
夫葩經之總龜而本業之正印也昔服虔著春秋解
以康成名高棅糧往詣出所著春秋解相示康成多
合康成因舉已所著佐之名服氏春秋信卿中州名
家連取兩魁方現宰官身爲黃人提福余媿康成不
能出已所著佐之獨幸以序見屬唯當與海內人士
共推之信卿信卿此解自不妨獨行天地間稱王氏
詩箋也

繁露園集卷之六

終

繁露園集卷之七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七

方氏族譜序

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族譜之始也隋唐以上族望特重故官有簿狀備選舉家有譜系定婚姻而又設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其事凡百官族姓有家狀者悉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于秘閣副在左戶當是時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來取士

繁露園集卷之七

一

不論家世婚姻不問閭閻以故氏族之學不傳獨士大夫之賢而顯者叙其家世顯末藏之家如宋歐陽永叔歐氏譜蘇允明蘇氏譜近日李獻吉李氏譜喬景叔喬氏譜之類即義例小異而要各成一家言不欲其後湮沒弗彰令來耳下噤無以舉其高王父名宇也新安居烏聊黃墩間古稱三天子都累世不見兵革隋唐以來高門巨族往往而在如汪如吳如程族大以蕃近千不啻而柱史岱陽方公之族寔與之鼎立稱四望族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他族莫敢望焉公雖籍占清源而封公其寔自歛來系出西巖鎮

關住公苗裔與蓮瑞西陳村西信行相錯而居蓋自漢晉唐宋之代世有聞人而其昭穆有等慶弔相及生卒隱顯歷歷可抵掌者則自蓮瑞之琪公始故柱史公之伯兄士榮所圖譜牒亦斷自琪公止公間持視余都下繩繩秩秩各歸於宗數百餘年湮源斷續之典燦然如雲歸山水歸淵日月星辰歸天百穀草木之歸土元本可遞支派可明祖考可光雲仍可貽古有衣冠地望譜此寧渠遠讓假上之圖譜局不堪爲秘閣左戶重耶柱史公且向余言往奉

繁露園集卷之七

二

儲公以僊術稱神明封黔侯廟食柳亭者也蓋當漢魏之間世代寥邈在柱史公必有証案余間又按應邵風俗通云方雷氏之後鄭夾洧氏族畧顧云周大夫方叔之後以字爲氏且云閭中爲多望出河南乃譜中祇云雷讓之後以封方山故姓方其淳安臨河茆田與西巖等鎮後先不出嚴陵新安二郡夫雷讓之後曰方而方叔之後又曰方以字爲氏者曰方而以封爲氏者又曰方宋以前閭中多方而

明以後新安又多方余寡聞歎啓固皆不能究詰獨譜內所云河南太守紘避地江左三世生僊翁則方

之望均出河南固決乎其無疑者敢私以請於柱史
公柱史公與余二十年前筆研交相得甚驩嘗按部
吾畿南有攬轡澄清遺風而是譜之作不惟見伯仲
仁孝之經且教人間世子孫以水源木本之思余嘉
其誼高不敢以弗文諉爲序而似之

楊太宰二山 覃恩存問序

前太宰二山楊翁無棣之海豐人南去泰山趾僅三
百里而遙海岱靈氣翁寔盡鍾之自嘉靖丁未對公
車給事掖垣言事務正直忠厚不博名高剔歷中外
所至如慶雲景星家戶戶祝

繁露園集 卷之七

三

主上以翁材望器宇有古大臣風簡拔諸卿中俾掌
部事力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爲任每一啓事如以
石投水涇渭立黃靡不稱

上意時比翁以東西兩漢之左雄南北二晉之山濤
聞者無有違言也翁在部凡二十餘年

主上所以寵遇恩禮有加等最後引年乞歸

主上溫旨留之不能爲 賜金幣馳傳歸歸而隱于

龍灣馬谷之間翁先未歸時種桃花數千株其上業
已成林名曰桃花嶺海內詞客如雲爭操筆爲詩歌
侈其盛以當聞喜之綠野贊皇之牛橋莊翁每春時

和輟扶杖往角巾野服拉舊時一二布衣之交盤桓
吟嘯意甚適而又間以其餘暇東汎蓬萊訪扶桑榘
求所謂飛翔立虛作金光色者南走泰山採如橘桂
實與青腰玉女相往復如此者又近二十年翁陽秋
已踰耄望駘而健餐彊步如四五十歲壯年人望而
知其仙風道氣翩翩乎將挹浮丘拍洪崖矣往歲

主上以

儲宮覃恩念及林下舊臣翁與吳縣太倉山陰三相
君華亭陸大宗伯霸州王大司馬竝遣行人奉

溫詔羊酒存問蓋一時

繁露園集 卷之七

四

主上特恩亦諸老奇遇也聞 詔至翁里翁稽首受
命因感極涕下曰

上不忘敝帷波及老臣老臣豈敢一日忘

主上於是手草疏數百言謝

上如天之福祝

上如天之壽而復勸

上廣如天之仁罷新法數事爲

祖宗社稷計

主上嘉悅將一一見之施行蓋君臣魚水無論當鈞
懸車終始如一日也余後翁餘二十年纔入仕竊微

天幸從翁掖垣後又從翁太宰後獨翁事

主上十不失一近顧十不能得一每一念至未嘗不嘆人之材智相越遠甚乃耳余猶記翁在部時六卿之長胥稱民譽間有與翁語不合者其人負海內名藉甚微侵翁翁咲曰公等欲用申韓治世老夫自有青牛公道德諸語可師今其人後先沒世家皆敗滅無聞翁獨優游餘年享四海太平之福荷

九重浩蕩之恩于此見正直忠厚之報而翁于道德意彌深遠矣掖垣新舊諸僚咸向余稱

主上嗣大歷服踰三十禩翁以純德不二心之臣年

繁露園集

卷之七

五

彌高神彌王有萬年

聖主則有百歲元老應之近聞壽星見昂箕虛尾分野豈其祥乎吾輩生晚誼不容無一詞往敢請于公余聞之楚丘先生曰使我投石超距乎吾誠老使我設精神而決嫌疑乎乃始壯翁年雖至然其精神智計固不減少年禮言九十者天子有事則使人就而問焉夫就而問政何如起而視事蓋昔宋文潞公年九十起同平章軍國重事蘇長公指以誇示虜使虜使至拱手嘆服曰天下異人翁綜理庶務貫穿古今非今之潞公乎

主上知翁深翁頊之旦暮且召翁如宋召潞公故事余未及去猶將藉翁誇示虜使請以此效之翁翁受主上知幸爲國家計慎勿曰臣精已消亡不能舍吾桃花生事而從諸君更聽長樂鐘也

送賈少蘭之荊州教授序

語曰尺有所長寸有所短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令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矣辟閭巨闕擊石不缺刺石不挫令與管稟決目出眯其利未必能過管稟矣驂騑騶騶追電逐風萬里一息令與狸鼯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

繁露園集

卷之七

六

狸鼯矣此無異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蓋余于賈先生有概乎中云先生其才於馬則爲驂騑騶騶于劍則爲辟閭巨闕于鳥則爲黃鵠白鶴而守訓守諭與諸學人相周旋者幾十年餘諸學人爭以爲錦郡花縣直旦暮遇之而僅僅遷荊州教授以往豈其堂廡廬室而黃鵠白鶴真不能與燕服翼比便決目出眯而辟閭巨闕真不能與管稟比利釜竈之間而驂騑騶騶真不能與狸鼯比疾也耶嗟嗟非其質矣然荊州當翼軫之分鶉尾之次其山有龍山虎山其溪有玉湖桃源七澤三湘洞庭之波漢陽之江潏潏

洞洞如在几榻以故昔之名賢高士仙子慧人往往
願涉足寓目而不可得而間有至焉者亦恍若身遊
乎星宿方壺之境發爲詩歌益復經奇不經人道焉
故張曲江之咏曰東彌夏首闕西拒荆門壯白香山
之咏曰漢水照天碧楚山插雲青姚合之咏曰江村
竹樹多干草山路塵埃半是雲韓退之之咏曰江陵
城西三日雨花不見桃惟見李武元衡之咏曰簾幕
青山巫峽雨煙開碧樹清宮秋果爾則其雄渾窮麗
之奇縹緲澎湃之勝固足以極達士之遐觀而發騷
人之藻麗者先生往矣將無有臨稅城過南陽起傳
相武侯于九原而與之談丹楫鹽梅之業講寧靜澹
泊之學矣乎將無有尋湘潭覓長沙度幾屈宋唐景
賈大夫嚴夫子王侍中其人者時時與之若泣若訊
而爲之賦遠遊懷沙九辯僕誓登樓哀時命已乎將
無有飲習池泛洞庭唱銅錁之歌倒白接羅之巾詠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句而爲之徘徊徬徨嗒
然一咲已乎將無有登岳陽之樓探桃花之洞見昔
之飛仙靈妃猶有存者與之時出時沒餐玉露服金
丹飄飄焉凌雲而往而十洲三島若堂奧已乎余固
知先生之深有意乎荊州也蓋先生排山倒海之氣

駭亂駕螭之思非荊州無所渫而荊州雄渾窮麗之
奇縹緲澎湃之勝不能盡發之于昔人者或于先生
乎盡發之耳若夫畫簿較課此先生所厭爲亦先生
所厭聞也余安用喋喋爲哉

壽微韋先生七十序

吳興顧微韋先生以四十成進士政當合

上甲戌之歲其歲之冬來理吾郡初下車卽問小童
生安在蓋先是余嘗受業毗陵吳崑麓先生彼時在
成均與先生言董生汙而血異日似可千里故先生
亟欲得余既余出童子業數首先生讀未竟更加嘆

賞曰崑麓公知言因館余於衙齋而先生季弟仲先
冢子孺欽後先至與同筆研稱莫逆交是時魏懋權
趙子充席正甫皆在焉每一篇出先生彈射鑒賞人
人各如其意所欲出繼異川桂先生守吾魏脩陽谷
王先生元城書院故事羣十二學高等弟子員每試
輒委先生較閱其彈射鑒賞又無不人人各如其意
所欲出蓋吾郡文事之興前惟陽谷與崑麓繼則異
川與先生先生恢廓大度憐才好士與人交一片熱
心腸余猶記丙子督學使者試不利先生極力緩頰
始得入闈幸而有今日每一念及之感未嘗不次骨

也先生理郡六載以治高 欽選御史才如太阿之
出匣光采陸離不可抑遏初按倉繼接順天獨冒中
山柳州之嫌爲妒口所中已遷南康守已謫平谷尉
後數載竟用是罷先生計卽無復之而意殊不用是
介介日灌園種花暇則策杖躡蹻徧遊名山勝水隨
地揮毫賦詩以取愉快孺欽之下連舉三子蓋歸又
二十餘年爲甲辰之歲先生春秋七十高矣神仍王
步仍健易曰消息盈虛天行也豈其不得之仕進而
得之山水於功名富貴有所挹損而於子孫壽考遂
無所涯際也邪仲先是年方謁調啓事署謂余先生
老門生可惜一言往壽余蓋於辛丑之歲嘗因仲先
之請爲鹿門先生壽先生鹿門先生之甥也其負才
名同其揮霍不羈同其仕途不終而盛年懸車同然
鹿門有二岑輩爲之子咸以科名起家先生諸子皆
崢嶸露頭角孺欽更有老成典刑鹿門先生壽至九
十餘始歸造化舊物先生纔七十據其精神福力相
等耄耄而期頤饒爲之所謂事事酷似其舅也仲先
行矣敬藉手以遙祝先生之壽

壽陳太恭人序

昔尹彥明不對新法之問請命其母母曰吾知子以

纂錄園集

卷之七

九

纂錄園集

卷之七

十

善養不以祿養余讀之未嘗不再三嘆彥明之高而
其母又能成彥明之高也近日礦稅之毒較新法更
慘而士大夫當其焰者激則禍烈隨則名敗委曲調
停則又蘊崇養癰釀成異日不忍言之禍若其遠識
冥舉不以拖金扞紫易問寢視膳之驩者求之海內
蓋寥寥焉余友陳汝威由癸未進士起家西曹郎出
守開封稱循良第一已晉秩觀察副開節潼關恩威
並著關內外山川草木靡不生色歲甲午居太翁憂
尚未聞彌天極地採金椎商致山靈夜號關津盡閉
也禪除以後鵲鷄絡驛豺虎縱橫海內嗷嗷十室而
九思亂矣汝威卽蒿日時艱而念太恭人在堂未肯
以身試不測之淵問請於太恭人曰兒以鐘鼎養何
如以菽水養太恭人爲聽然大喜曰兒能爲彥明吾
獨不能爲彥明母耶是時太恭人年纔踰七汝威於
是絕意仕進杜門掃軌日率諸弟子袖舞兒啼太恭
人益喜頗爲舉觴進七蓋又近十年太恭人已踰八
望九色彌臆神彌王冢孫伯倫且用文高登順天癸
卯雋吉祥善事萃際一門太恭人撫之而喜可知也
余典楚試過里里中士大夫與汝威善者向余言太
恭人以嘉平月五日爲設悅之辰敢乞一言以壽余

惟太恭人鶴髮雞皮百歲可無恙汝威志日堅名日高主爵者每欲借一節鎮以佐海內蒼生之急旦暮命下汝威安能於五鹿兩河間長有長林豐草之樂太恭人或逐汝威安養官舍異日封萬歲鄉君則祿養何渠不同善養乎余與汝威少相慕好余家兩尊人與汝威家太翁太恭人年亦相頡頏獨先封主事公半百見背先太安人壽纔近八余又未獲躬與於綿歛之儀即備員清切而陸沉無所建豎不能自引去事事不如則祿養與善養一無所得操筆爲役時蓋不知幾回解頤爲汝威太恭人慶又不知幾回楮

繁露園集

卷之七

十一

顏自爲媿也

陳伯倫登僊序

伯倫陳子少中五黃子一紀名相亞也中五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伯倫如出水芙蓉天然可愛皆舉業射鵰手後先與吾家阿咸阿戎遊吾家阿咸阿戎各自歎不如卽不佞亦云然然吾家阿咸先中五不次貢阿戎先伯倫稱既廩耳食者謂中五伯倫何必過之不佞竊謂冲天之翼追風之駿寧渠用此斤斤揆勝場耶先是庚子中五果登第三人今歲癸卯伯倫亦哀然高等里人捧鄉書奉爲千名燈而吾家阿

咸阿戎落落猶昔也於是伯倫之社中友中五十數人向余乞言謂吾輩皆公門下士而伯倫又門下玉筍班弱冠登鄉書公可無一詞以勵前途夫伯倫乃觀察汝威公當戶子與不佞莫逆好其高王父治狀文譽藉甚先朝曾王父王父斌斌質有文武家學淵源伯倫又麓山衛水幻成美秀而文者不佞何能爲一言益毋已則以陶朱公所稱二白璧進色相如徑相如澤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側而視之千金者厚倍於五百金伯倫將爲五百金之璧乎將爲千金之璧乎諺曰塙薄亟壞縉薄亟裂器薄亟毀酒薄亟駸伯倫勉之往而著述往而建豎往而居鄉表里往而蒞官行政微厚之一言其無可者若垂天凌漢或九萬飛或六月息如晉人所稱瓊林一枝崑山片玉此自伯倫饒爲之不佞不敢用此慙慙矣

繁昌王舉子序

鄭國靖王以正統三年移都置懷沈靜恬夷兢兢奉祖訓繩趨尺步罔敢溢越諸宗子分王郡中者亦各受王約束傳今數世矣家法益嚴大著東平河間之譽若今繁昌殿下其尤表出者先是各郡王雖循禮守法頗崖岸自高與郡中縉紳不肯具賓主禮以故

繁露園集

卷之七

十二

諸縉紳亦爭避去不肯見曰王不樂好士吾輩何至趨勢亦非所以成王也至王獨折節好士凡郡中縉紳請見王者焚香倒屣抗賓主之席而坐於是王之賢聲益高於諸郡王而願王世子孫保家亢宗者人同一辭矣王年近若干歲至今年某月日果誕生世子卽纔彌月而頭角崢嶸已知異日爲王家英物無疑余歷閱往代如漢之德向唐之皋鮑白賀宋之許愚蔡范悉用文章功業爲時顯人獨明禁例甚嚴不獲與海內賢豪共甲乙之科以此宗室子卽負才名揆天揭日者亦白首牖下近已議設宗學令

繁露園集

卷之七

十三

諸宗室子有茂材異等者俾與郡國賢良文學共春秋二試王世子固有世爵厚祿不區區與寒素競一日之長不佞竊願王抗法習善教以義方謝去一切驕貴富勢之氣令異日可備國家緩急之用如臯勉之于唐許愚蔡范之于宋卽不然而如德向之文學白賀之詞賦撰次時事歌咏盛美以彰我天潢之有人不至遠落漢唐宋三朝下豈不甚休暢卽不佞且藉此以少抒私祝矣

繁露園集卷之七

繁露園集卷之八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序八

陽平二雅序

陽平二雅者東先生廣微與郭代公元振二人之詩若文也東元城人郭則貴鄉人貴鄉卽大名相去跬步耳俱隸陽平郡郡人士故亦髮髯聞有代公名然不聞其能詩郡東五十里許有東館卽以先生姓取名且有祠居民早禱輒應以問郡人士則憤憤如夢無問詩若賦矣余客燕邸偶憶陽平文獻爲檢晉書得東先生傳檢唐書得郭代公傳併其詩文散見文選品彙者一一拈出名曰陽平二雅夫東先生當晉武帝時文學藉甚以茂先博雅傾今古乃竹簡科斗微先生不能決且是時潘陸特秀先生尚薄不爲取千年前殘帙斷簡如由庚南陔諸什屹屹補之此其意淵乎遠哉代公邊功當在衛韓二公伯仲似不宜以詞賦論然久成人偏老長征馬不肥之句能令山鬼避鋒至寶劍篇中所云精光黯黯青霞色文章片片綠龜鱗浸假王楊草剌燕許潤色能加之乎無異

予好后之聳聽也說者猶以東先生勸農擬賦謂不雅即代公盜鑄掠買行不檢極少之然此亦文人戲謔豪士任俠常態先生不應趙王倫之辟代公不附宗楚客之炎此其高風遠韻又有溢出詩文之外彼渺小者又烏足爲二公訾哉嗟嗟郡人士寓目斯集者其知吾郡風雅自晉唐已然更尋前輩所不易及處毋寧斤斤捉堅弄柔落文士結氣以貽前輩戮辱也

三事忠告序

元濱國張雲莊養浩由令爲御史叅議中書最後起

纂錄園集

卷之八

二

家大中丞救荒關中竟以勞勩成疾不能起謚文忠迄今餘三百年名猶在人耳余往令陽丘亟訪其子孫則皆卑弱不甚振祗得童子名大任纔十五六歲許稍能曉句讀因力請于督學使者予奉祀生員供公香火而公所著三事忠告家故有藏板余間取卒業三事者一曰牧民二曰風憲三曰廟堂牧民始拜命終居閒凡兩卷令時著風憲始自律終全節廟堂始脩身終退休各十六卷則御史中書時著凡立朝居官與夫涉世行已言言可奉爲著蔡模範余蓋未嘗不欣然有味其言大任仍乞余一叙以繼貢陳林

斬之後亡何奉先安人諱不果今歲余在驗封署中大任重躡入都下申前請余稽古名臣如謝安石范希文史冊所載詳哉言矣然安石雅望非常泚水之捷晉社不至丘墟希文志在濟世叅中書與經西夏俱與安陽相公竝公生非其時倦倦以天下蒼生爲已任關中一殂元亦竟虛無人不能如晉宋兩代稍得安石希文之用然公生平天日之心瑜瑾之履寔無媿安石希文此三事者亦其一班矣公又嘗著雲莊樂府數百闕大抵吟咏性情領畧風雅以抒其所自得不效馬東籬貫酸齋輩淫哇亂聽大雅埽地也

纂錄園集

卷之八

一三

嗟嗟安石東山遊賞識者服其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而希文記岳陽樓亦曰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然則公之樂府與三事忠告亦公之所爲憂樂也余蓋益以此驗公之不媿安石希文矣

宋祭酒過元故宮并客北平詩引

祭酒元進士吾郡之白馬人元末隱居不仕今邑中有白雲窩卽其隱居地也

高皇帝龍興聞其名徵自田間歷閣學出掌國子師道尊嚴

高皇帝所以寵禮之有加沒而與謚文恪更厯一奉

祀生員廩於縣官不佞里中後進心竊鄉往舊矣
漆園穆考功敬甫嘗選明七言律中有祭酒過元故
宮詩數首余讀而異之既從前白馬令太史史君乞
得祭酒西隱集故宮詩蓋十九首悲壯沉渾言言工
部中如土木窮奢過楚臺如仙裳官袖擁龍舟如十
六天魔金屋貯如螢燭夜遊隋苑圖羊車春醉晉嬋
娟悉與妾歡帖睦爾紀所載檳櫟兀該龍舟宮漏天
魔等戲合余又間覽草木子載世祖築大都時得紅
頭蟲數萬劉秉忠謂此異時代國家之祥然則尹歡
帖睦爾之出奔固天祐真主使然亦其三十餘年
繁露園集卷之八 四

間荒淫無度自速滅亡也嗟嗟麥秀傷殷黍離悲周
勝國之社千古同慨祭酒此詩雖爲元作然前車覆
後車戒讀祭酒詩者儻不徒高其詞而怒然深惟諸
凡胎禍階亂者一一唾謝則亡國麥秀黍離之歌謂
非熙朝鹿鳴魚麗之什不可矣客北平詩亦故宮
遺韻故附之

重刻太白山人漫稿序

明布衣以詩名者三人孫一元太初謝榛茂秦宋登
春應元茂秦清源人客於趙應元新河人客于楚而
太初則關中人客于吳越余髫年猶及晤茂秦於吾

郡之道觀高自標榜亟口罵于鱗元美詩不置且云
吾詩法非徐中行不足與傳應元終始則余友邢子
愿序致甚詳蓋嘗徒步訪徐大宗伯吳中意稍拂卽
挈舟放海曰毋悞我潮信因翩然波逝其事甚經奇
獨太初世與地去余稍遠間從元美卮言中識其遺
事一二蓋孺子幼安之流心每嚮往至世所行漫藁
則二十餘年枕藉案榻不離手者蓋茂秦應元雅
太初律何必盡穩而意則高句何必盡雅而旨則遠
余嘗譬其詩華嶽玉井鴻嬾猿愁子休之夢蝶冲虛
之御風似不食人間煙火彼茂秦與應元豈其詩不

繁露園集卷之八

五

堪睥睨作者以視太初恐不無仙凡別耳余友黃雲
蛟按部宣雲嘗寄聲余曰足下篋中豈有異秘足供
談助者乎余以一元漫藁致之雲蛟獎賞更甚余適
同年友黃綺石計部亦督餉上谷更自旁徬憑謂舊
刻漫漶甚且多典與陰陶之譌因一一讐正重爲行
之綺石雅負海內詩名其批評字字月旦余何人祇
用一二批語挂名其間蓋用是負媿然令海內覽者
知一代風雅之盛卽布衣如太初輩亦後先鵲起不
減浩然龜蒙余卽負媿固甘心焉

王徵君琴鶴館集序

王徵君爲誰故造士北沙先生也曷以稱徵君先生
當嘉隆間學行藉甚海內兩臺使者高其誼將聞于
朝欲以造士不次徵如

憲廟徵白沙先生故事會有所格不果聞因顏其門
曰席珍待聘故稱曰徵君徵君矣然則曷以稱琴鶴
館先生嘗蓄一琴一鶴琴則得之漳河古廟幾千中
郎焦尾趙王遣使購之百金先生因謝使者曰王愛
吾琴吾不敢愛王金竟以殉葬鶴則與先生相狎二
十餘年每花朝月夕先生弄一曲鶴爲舞一迴先
生一月逝先生憐而爲文瘞之後月餘先生亦不起

紫露園集

卷之八

六

今集中所載調高泣山鬼塵世少知音與池開萍影
魚吹靜松護月明鶴夢閒蓋先生于琴鶴若其魂魄
然故稱曰琴鶴先生爲諸生時與申考功旌劉別駕
塘並以古文詞相友號洹水三傑考功別駕各有集
行世而先生更少年警敏爲兩先生所推轂諸生時
有泮遊集太學時有離遊集造士後又有續集三種
各不下十餘卷泮遊離遊已有刻本而續集則先生
冢君茂才藏于家余時時從里中長老問先生居恒
狀輒驚歎以爲隣于古之不媿衾影者最後獲交茂
才君因卒業先生集從頌酒間言先生集不無足商

推茂才君首肯因舉先生集屬余余携之陽平署中
稍汰其凡爲五七言古一卷五七言律一卷五七言
絕一卷雜文一卷共四卷板行焉余猶憶爲童子時
曾侍先生郡齋見先生古貌奇骨言議英發類數百
年前人物業心異之第彼時少年童心不敢盡叩前
輩底蘊至今以爲恨先生行誼甚高郡人士業收入
郡志中是集不過先生土苴然讀其集敦倫常明道
術曠然如覆前輩風裁傳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余
謂先生近之先生名永壽以貢中嘉靖壬子鄉試茂
才君名致和今爲臨朐訓

紫露園集

卷之八

七

委巷錄序

嘗讀李漢序昌黎文至於日光玉潔虎豹蔚蛟龍翔
而要之曰卒澤於仁義道德淳如也蓋再三嘆謂知
言夫爲文而不澤於仁義道德總才盈一石學饒二
酉亦詞人之豪止耳非大雅君子所爲不朽也槐村
周翁者蓋達菴叅知公之太翁以文名關中舊矣關
中故秦地山川雄深多經奇幻爲文章之士亦類其
山川無論往代卽明興如李獻吉康德涵趙景仁
王允寧輩皆才名蓋代然其詩恍惚激烈不脫騷鐵
小戎遺韻其文矯矯自喜往往與衛公子李丞相變

法逐客諸篇相馳逐夫秦人而爲秦之文固無足異
第不諗於仁義道德有概不夫秦之先周也周不有
鹿鳴卷阿七月二南諸什立政周官旅焚無逸諸書
乎何哉不探星宿窮玉井甘心繆襲昭文以下如九
折之委削成四方之足爲翁產獻吉允寧之鄉賦筆
甚麗儲材甚博其爲詩若文卽編貝貫玉然不崑崙
學步先秦人語而議論詞采粹然務出於正先是蓋
有槐村集集憶昔一夢歸來三藁業登壇作者李本
寧先生爲序而行於世自杖鄉以後又二十年所吟
咏著述日以富美多不煩繩削而自合詩如野離攬

紫雲園集

卷之八

八

猶朔方行清明雪文如辨三子言性與貽叅知公諸
書勃率理窟發揮時務且家庭骨肉間不廢師友箴
規信其澤於仁義道德而關以西文人雄風猛氣要
不得而囿之也諺曰不斑白語道失翁蚤歲講藝至
老不勒何失之與有槐村集以類分此集名委巷始
乙酉終癸卯以年紀意若挹損曰此衰年下里之言
非敢傳之通邑大都其人也余謂世不患無作者思
作者不根性靈關理道翁嘗嚴滄浪詩有別趣非
關理爲無當且評王允寧之氣勝理不如喬景叔之
理勝氣此其於性靈理道淵乎遠矣委巷何渠非大

都會而課責花鳥與頌述盛美者將同歸於不容廢
滅然則翁豈獨其系出周之苗裔卽其集亦堪傳周
之衣鉢所謂大雅不朽君子翁政其人委巷云乎哉
翁由己酉造士初仕爲李繼入爲郎非久卽歸後以
覃恩封如叅知公余客歲楚役過里叅知公持是錄
向余言家大人一生精力盡贍於此君獨無意爲士
安乎余唯唯取而卒業不覺欲北面翁又嘗著困言
與字考啓蒙海內推服至比於論衡說文無間言蓋
翁於文事事事精博乃耳余卽疆項欲弗北面亦不
能自持矣

紫雲園集

卷之八

九

馬曹集序

詩與史豈其相蒙也與哉獨杜工部於唐三百年詩
人中號詩史何故余間覽其集若兵車彭衙等行王
孫江頭等歌覽鏡送遠秋興諸將等律刻畫精嚴儼
然顧虎頭寫生固不須覓劉煦宗祏之籍而天寶開
元數十年事煥煥如見此豈六朝以來流連光景課
責花鳥者所能望哉然要非自工部始卽二南十五
國風與夫大小雅之正變鋪張盛美紀述亂離抑何
其婉篤周至哉故知詩者時也感時觸事而出之以
聲律令讀者且茲且歌且悲且涕如生同其世而與

之比肩共事則詩之善物也工部所繇超出三百年而獨號詩史者意蓋以此余本業固詩嘗竊尸視工部而才力綿薄卽時形之篇什亦如侍婢學大家粧束與止且不侔差澁况窮風雅之變以與工部相類行乎茲近覽沈伯含馬曹集而始心折欲北面云伯含本業亦詩獨其秀出武林錢塘間饒有靈氣少年雅標黃童之譽江南前輩諸大家如李本寧屠長卿皆名傾蓋代一見卽把臂邀入林曰我輩中人旣壬辰對公車而其好爲詩益甚自水部移職方武選凡都下稱詩者必推轂伯含爲祭酒每晤必分韻刻

繁露園集

卷之八

燭久之紙書長安伯含夷然不屑也遇時政小有瑕釁輒上疏白不可狀而疏不能盡狀者輒又托之詩以見志先是有亦適草行世而茲馬曹集更多感時觸事之作余間取一寓目五言如蜀兵則云峽爲屯戍壘巴作洗川兵又云燒荒蔽山黑戰血染江紅如武關校射則云四海消兵日三年角技秋又云縱橫天下士輕薄五陵豪七言如內苑龍舟則云劍捧金人臨壁沼梭傳宮女弄銀河又云樹杪寒帷青雀動波間衝吹白魚飛如送王給諫歸田則云愁雲滿地寒生慄痛哭當庭血染衣又云卻坐稍聞移寢殿賜

金不爲賦長門實事名言沈着痛快其餘北鎮撫逮繁南太僕謫官七高五哀等作靡不雄爽確允類一時時政記唐三百年而子美稱唐詩史明二百餘年而伯含稱明詩史則馬曹集又河渠出工部集下哉然工部生非其時遭安史亂間關辛苦居嘗所期許雙南金萬間廈者僅托之筆札吟嘯間伯含當不諱朝危言篤論上下信嚮至比之韋弦琳瑯異日者且一一見之行事則伯含固能同工部之詩矣工部安能同伯含之時哉余與伯含登同籍仕同署獨不能同伯含之詩然極知伯含詩非流連光景課責花鳥

繁露園集

卷之八

十一

之詩故亟推服似工部而又不願如工部僅竟其平生心力稱詩史也敬先之以驗伯含異他日

程中權詩序

凡學求似耳弗似弗是雖然似之而亦弗是也夫學又各自有真也真者人之精神血脉也似者人之面目皮膚也學之而似是舍己之精神血脉而借人之面目襲人之皮膚也烏乎真弗真弗是矣而詩道更甚三百篇者三百篇詩人各自寫其精神血脉之所注嚮也漢魏似三百篇乎六朝似漢魏乎唐似六朝乎卽唐人中青蓮拾遺長吉樂天文房子厚各相似

平不似也不似所以爲真詩近之爲詩者學三百似三百學漢魏似漢魏學唐諸家似唐諸家夫似曷嘗非詩然而非詩之真也無論學步效顰祇益之醜卽優孟爲叔敖胡寬營新豐似矣然是真叔敖不是真新豐不故曰弗似弗是似之而又弗是也程中權者新安之詩人也其爲詩近三十年余嘗取其詩與一寓目求之唐弗似矣求之六朝弗似矣求之漢魏弗似矣卽進而求之三百篇弗似矣惟肖題已耳不牽旁門物料寫情已耳不旁古人生活沈着而不必爲俊亮之響辨博而不必爲高古之調綿密而不必爲

繁露園集

卷之八

十二

枯寂之思的確而不必爲形似之語以行役詩者則中權行役之詩也以贈別詩者則中權贈別之詩也以寺觀詩者則中權寺觀之詩也以俠邪詩者則中權俠邪之詩也可莊可狎可淡可濃可近可遠可大可小而不可令似古人一語卽古人亦欲似中權一語不可余謂此中權之詩中權之真精神血脉也世之爲詩者猶其面目皮膚也夫面目皮膚又何足言詩非不足言詩不足言詩之真也余友顧太史嘗與余論史謂太史公列傳每於人紕漏處刻畫不肯休益紕漏處卽本人之真精神所以別於諸人也余嘆

語知言噫知史則知詩知太史今之所以爲史則知中權之所以爲詩

穆仲裕湖山覽勝詩序

西山神京右臂太行山第八陘圖經亦名小清涼而湖水自玉泉山發荷蒲菱芡與夫沙禽水鳥出沒隱見於天光雲影之中其境勝甲海內 明初三王公俱有詩所謂松厓寒逐春風散雲嶠晴含夜月重秋光渺渺連天淨山勢亭亭繞岸多曲島下通鮫女室晴波深映梵王家皆警句也予十年前曾一拄杖寓目焉然才力綿薄不繼僅得五言選體若干首每取

繁露園集

卷之八

十二

讀之輒大媿余鄉穆仲裕內史宦遊都下凡數陽秋每佳節良辰必往遊遊必有詩今歲春夏之間更持其勝具接奇窮險不啻康樂之在東陽子厚之在柳州後先得五言律十二首七言絕十首五言如莊嚴窺寶相空色悟禪機島鷺翻雲白菰蒲送棹青七言如百寶粧弓金作彈逢人先問五陵家何處香生芳渚上采蓮人下七香車清遠惠秀禪之王孟集中不復可辨昔唐都關中其興慶香山昆明終南龍池玉霄諸景被雲卿延清摩詰諸君題咏幾遍顧皆侍宴應制之作仲裕詩才如此警敏又去天尺五迺不能

侍宴應制以

古魚藻柏梁賞花釣魚之後而僅

以其背中磊砢者寄之乎吟弄山水之間不似乎宋人不龜手之藥乎然湖山諸勝千古長新異日者好事家倘續古圖經安知不以仲裕諸詩繼三王之後余綠是蓋媿前十年諸詩無當湖山而且貽笑大方不淺也

陽宅真訣序

江以南不解宅法且以葬法解宅法宅法更不可解矣解宅法相傳始牛禪今世所傳照水經蓋牛禪秘密藏也照水經或云出黃石公或云出九天玄女要

紫微圖集

卷之八

十四

之都誤蓋唐宋間精宅法如曾楊廖賴輩譌托之耳中多不可解且多銀根帝虎之訛獨其以八卦定八宅以九星定八卦本造化自然之理而為著經者偶勘破以故應如影響余習之幾十年許然不能解即解亦不能家著而戶蔡也既宰陽丘過歷下訪少司徒未齋周先生與之談宅法始媿汗淫淫欲下不自持先生匪獨解經又解經所未解以之試吉凶如秦越人治病洞見人五臟應手立効余與元平嘗疑先生定挾有秘術宅經特強借之耳元平亦不謂不然今歲夏余與元平過先生飲酒間因問先生果于何

處生活先生咲曰老夫更于何處生活迺出陽宅其

訣一編視余兩人曰老夫半生精力盡此編矣余兩人而卒業纔廿一則精微透徹曲盡宅法之變未益以廿八門圖正中有一隅隅中有正各附層數脩造之法則又經中所未覩余與元平益媿服向疑先生挾有秘術者果妄也因謀行之先生精禪理善談兵奇門遁甲六壬大乙之術無能不妙顧不能如范少伯張子房輩師帝定霸而第以其個儻幻耿者退而之乎半畝之宮數椽之屋此與以珠彈雀何異然先生方感年海內又浸浸不為無事 廟堂行且物色

紫微圖集

卷之八

十五

先生先生即欲一丘一壑終能之哉

序郭應璚稿

繁露子曰世塵世也塵世中薰天眯目夫亦何事而不塵乎塵而文則粉澤飮餒之文塵而官則刀筆筐篋之官塵而人則聲華富貴之人夫文期關世耳官期經世耳人期名世耳假令文不必關世而祇以粉澤飮餒官不必經世而祇以刀筆筐篋人不必名世而祇以聲華富貴則亦塵世中薰天眯目之心耳夫男兒烏可有塵心也古之真人范芑如太乙之未分濛芑如嬰兒之未孩未分故分即四象八卦以至種

種色色之化育皆從此出未孩故孩即曰端萬善以至羣羣落落之事業皆從此出惟無塵心也無塵世所有之心而後能有塵世所無之事彼頭隱頭現日在塵世中焦焉沒者夫亦於世何當乎余往歲校士楚閩得靳春郭應璜卷奇之亟置第一人既日曰揆天之澤倒海之氣又目曰神龍幻化不可捉摸且意其人必瑰瑋倜儻恢廓而多奇既榜出亟呼其人語果瑰瑋倜儻恢廓而多奇而中更饒恬澹落穆之味余益沾沾自負知言今歲應璜對 公車高等海內益慕嚮應璜名如希有之鳥應璜於是出其居恒制舉義行之長安市上余取一寓目則其藻信挾天奇信倒海幻化信游龍一一如余場中所目超然能不墮落于塵者也自可獨行天地間雖然爲文而不墮落于塵易爲官爲人而不墮落于塵不易未對 公車前猶塵以外也塵以外者而爲塵外之文易既對公車後則塵以內也塵以內者而爲塵外之官之人不易前代名臣如諸葛忠武侯與范文正公後先稱百代殊絕人物別無他奇巧惟澹泊寧靜與先憂後樂二語夫澹泊寧靜固自不暇於聲華富貴而果能以先憂後樂爲心彼區區刀筆筐篋於我何事哉夫

此二公者真能無塵心者也應璜今日往離文而爲官與人矣余將持二公語券應璜異日若祇以制舉義不墮落落塵世能獨行天地間猶其渺小者應璜勉之幸勿訝我以塵中人而爲塵外語也

繁露園集卷之九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記一

大名縣脩學記

昔者嘗恠蜀當漢時僻在西南垂去五丁之開纔百餘歲然有司馬長卿王子淵爲詞賦而嚴枚諸詞人無偶有楊子雲爲法言太玄而田梁諸經術之士無偶有嚴君平李仲元砥節礪行而龔薛諸高士無偶則意或天姥峨眉錦江綿水之勝所謂別爲乾坤者繁露園集卷之九

寔始基之及讀班孟堅循吏傳然後知蜀人才之盛所由超漢一代之大率發之於文翁故孟堅以冠循吏其他龔遂黃霸卽所至民富所去見思廩廩德讓君子然不能不鴈行而兄事翁由斯知循吏之治在此不在彼大名固魏郡一彈丸邑耳境狹地夷無所謂峨眉天姥之奇絕異日漳衛交流士斌斌相望近漳水徙魏縣入館陶獨衛水直其南數里而還無所謂錦江綿水之窈麗諸秀特開敏乘時起者幾不少至含經味道沈鬱澹雅矯然以古人名世者似尚有待于是晉江心集鄭公來公爲政壹本禮義科指不

斤斤爲刀筆筐篋暇則立諸生堂下時爲壁畫經義諸生無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已又曰沐彈冠浴振衣吾當爲諸生任之乃鳩工聚材飭舊補漏徙泮池于學宮外東南築一塔高數丈許突如霍如亭亭一新識者以比文翁之治蜀蓋庶幾焉然蜀離長安蓋三千里外非如大名稱股肱邑去

天尺五

聖天子綱紀豈弟所振作而變化也蜀沿望帝遺俗去齊魯文學之鄉恍若隔世非如大名當室壁分野東望曲阜僅三四百里而西河黎陽故趾又近在衣

繁露園集卷之九

帶也漢經秦火六經十不存一非如今

國家當濂洛關閩之後

列聖表章二百年來家詩書戶禮樂而大名屬在輦轂又被服最深也文翁卽好文興學未必深于經術之肯成都子弟異等者猶遣受學京師非如公生新安之里用文章飭吏治且暮督誨無勸怠也劉君長卿子淵子雲君平仲元而蜀重文翁亦重之代而而處不脩顏閔思孟之履出不豎臬夔伊傅之代而高足闊步闔長卿子淵子雲君平仲元之林仍爲貢公且負魏矣矧于侈聲華甜勢厚用筮身肥家爲功

課如世俗所詹詹者豈奈何稱大名士大名士必不
其然工始某月日終月日尉杜君諭游君訓趙君董
君均與有勞焉因伐山而書之爲記

齊東縣重修儒學碑記

去濟南東北百五十里而遙有邑曰齊東本古鄒平
地其地西接長樂東隣青平北迫無棣南望陽丘戶
口田賦風土俗化較諸邑可伯仲獨人才寂寥無聞
無論對公車者渺若登天卽望一造士四五十年間
稀若晨星也歷墨書帖義厭厭待歲世或持宋人焚
香取進士瞋目待明經之諺相詬病邑人士皆噤不

齊東縣志

卷之九

三

敢應蓋邑人士亦以此自詬病久矣癸巳之冬絳州
雲階陶侯來爲令侯故恭介公當戶孫家學淵源能
用文章緣飭吏治慨然謂文翁守蜀得長卿昌黎令
潮得趙德此邑也誠推故齊魯文學之鄉何至不得
比蜀與潮哉乃時時進諸生問狀諸生曰人文鬱也
莫之暢也敢有他冀已問諸生學宮狀諸生曰地氣
屯也莫之振也敢有他冀侯曰是而諸生本業之而
諸生爲政非而諸生本業者余代諸生爲政諸生各
前嘖嘖頌明府愛我因擇高等弟子聚之學宮日課
月試稍稍知獎其警策而彈射其紕謬者諸生業業

已精進侯曰可矣于是擇其工爲一新之殿若干
廡若干堂若干祠若干齋舍若干周垣若干繞三澗
月告成事諸生復前嘖嘖頌明府愛我而學博先生
焦某孔某其遺揚生某周生某張生某于生某走陽
丘謁余碑記侯余同年友又同官又雅同志此一役
也暢人文振地氣功德誠姚遠顧侯恬澹落穆不自
見德諸生奈何而以此一卷石報侯侯生等又前謁
曰諸生而不以此卷石報侯奈何報侯余無以難揚
生等乃碑而系之詩詩曰長白之陰太清陽中有嚴
城齊之疆間閑簇簇殷相望含樸斲雕似混茫文章
一派屯不揚旁郡往往肆蜩蟬低眉結舌空彷徨消
息否泰代熾昌有美君侯麟邪鳳中說晉問猶雁行
手持塵柄課王唐來與齊民埽秕糠滴滴池水付長
桑士也飲之如同甌侯弗已已勤勸勸殿堂祠廡齋
垣廊孔曼且碩松顛昂地脉人文道大光東海從昨
見泱泱青青子衿神逾王一洗百年舊怯惟君侯功
德何無量我記且頌麗牲旁千秋百祀志不忘

七忠祠記

齊南有七忠祠舊矣七忠祠爲誰蓋靖難時死節之
臣南陽鐵公鉉寧國陳公迪榮陽胡公子昭遼州高

公薨吉水王公省臨海鄭公華滁陽平安安七人也靖難死節之臣上自方黃齊練下至補鍋匠雪菴和尚無慮數十百人悉不祀獨祀七公者何蓋鐵公由叅政尋陞布政使進兵部尚書始終濟南陳公曾爲山東布政司左叅政胡公曾爲山東按察司僉事高公平公與鐵公共守濟南王公以濟陽教諭死鄭公以東平州吏目死皆嘗官此郡故于郡祀之也祭法不云乎法施於民祀以死勤事祀以勞定國祀能禦大菑祀能捍大患祀當夫齊黃起釁姚張建策比兵日競南國可圖鼎石扞鐵板之畫保兒奮長鎗之武

紫露園集

卷之九

立一

景通陳大計之疏仲常賦正氣之歌不危借漢爲喻子吉登堂伸節思孝割愛勤王當是時神器之不子而孫王氣之不北而南者幾希矣而事至不濟均繼以死是非法施于民耶是非死勤事勞定國耶是非禦大菑捍大患耶談者乃謂此七公者于建文君誠忠臣干

文皇帝不免爲頑民生而磔裂沒而尸祝悲非

文皇帝意余曰是

文皇帝意也

文皇帝靖難後人有言錢習禮爲練子寧姻家者揚

文敏爲白

文皇帝帝曰令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何況習禮夫其釋然于子寧則必不怏然于七公不以在爲可棄則必不以死爲可仇矣談者又謂平公之死視六公稍後不得稱忠余曰平公亦不失爲忠也昔南霽雲與張許二公俱被賊執巡嫚罵霽雲獨無語巡曰南八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曰雲不死欲有爲既公有命敢不死平公之隱忍強顏意或出此及天命有定不難慚愧自經是猶知有君臣之義者彼增壽景隆輩賣君鬻國醜然面目以視平公不又當

紫露園集

卷之九

六一

魏死邪嗟嗟靖難之事難言乎難言乎余覽傳記若龔勝翟義死漢下壺稽紹死晉張巡許遠死唐文天祥張世傑謝枋得死宋其事偉且烈矣然其所抗節不屈者非問鼎改玉之逆臣卽整居薦食之驕虜而其受累朝養育之恩遠者三四百年近者亦不下一二百年猶易感奮壬午之師去

高皇戊申所才三十年餘耳建文君文弱不振

文皇帝親

高皇帝嫡子英明沉毅人人皆望以爲君向令此諸公者委蛇遷延稍緩須臾則佐世翊運之勛何必減

胡楊寒夏乎而諸公叩武吹堯甘死若飴以卵當山以螳當車至解其肢體戮其妻孥甚者充較轡局發教坊司畧無顧慮以此視前代死節諸臣更烈之烈而

高皇帝三十年振作之功過漢晉唐宋數百年之養育遠甚也余少從里中長老好問建文時事壬辰承乏茲郡又七公經畧宦遊之地每春秋展謁覺英爽奕奕如生內鐵公死節事甚著郡人士共能道說其餘六公或未及知余因操筆并記之非第表往政以風來云

繁露園集

卷之九

七

鳳翔府東橋記

鳳翔古岐陽郡禹貢雍州域也郡治東有河一受雍水及雞冠諸山之水每秋時至百川灌之茫然不辨牛馬舊蓋有橋而非材非法輒豎輒欹輒又豎輒又欹水潦不時車轍馬跡之是虞猶然故耳郡守和宇汪公蒞政之初每過輒低徊其上愴然嘆曰是河也東安西西洮隴南興元北朝那四達之衝也者鹵莽徼倖任其條成條壞石即隆如天何望一勞永逸余敢不為政於是鳩工聚材水之中實以石石之上蓋以木木之上覆以巨石而旁以闌干衛之縱若

千武橫若干武蓋不數月告成事既堅且好行旅嘆

賞居人嘔干於是鳳翔令李君飛書數千里謂不佞公素交其一言以勒碧落不佞嘗疑夏令與周先王之教一則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一則曰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夫橋梁道路乃至瑣屑何與王政而聖王言之娓娓不釋口何與蓋王道經緯纖悉不遺倘一民未濟一務未周則其境之蕪穢不治可知故澤無陂川無梁襄公以占陳亡而輿梁徒杠子輿亦謂平政之一端公為政興利釐奸無能不有是役也暫費永寧又深得先王遺意余遠在數千里外不知此橋

繁露園集

卷之九

八

與燕之五丈楚之水蘭蜀之夷里升仙吳之朱雀白虎何似而入其境者望漢梁履鴈齒探石鰲跡蹲鴟則張或所云虹野霓拖虎步雲就庾信所云春舟鸚鵡流水桃花者寧渠遠遜乎工始于春二月訖于夏六月公名某清源人丙戌高等進士

滑縣南關橋碑詩有引

先是滕陽樂吾侯公分赤縣之符蒞白馬之津蒞目時艱焦心民瘼業已政通人和登閭蒲陽之善接跡中牟之異而百廢具舉四境維新道人不輟於道弗草煩戒於行嘆漢梁之多圯鄙畧杓之罕濟亦雀朱

蘭慨想名跡鴈齒鹿角力脩勝果治之南郭有橋日
久時代縣邇絕賢欽公駐輿低徊謀所架造故中
丞忠菴耿公仰體雅意躬率捐助萌俗趣役踴躍弗
勸岐山之赴周文富平之供元凱無以過也於是跨
虹連岸浮鶯續航平堤浪擁春浮鸚鵡之舟高堰柳
長香泛桃花之水謝吳江之張袂媿清河之呂舟百
官七星不爲麗躡鵠石鶯不爲奇車轍馬跡有夷其
行矜連袂舉履焉如砥崇功厚德洵不減造七級之
圖沛千里之霖也滑人德之比于單父密縣既公去
爲都諫而父老扳卧不獲於是築館採虹之側肖像
鑲柱之上尸祝庚桑社稷次卿歷歲彌堅麗石尚闕
而中丞公家孫某載採黎陽之石用勒碧落之文走
幣五鹿見巧于秋亨卽椎魯風沾都諫公餘潤且辱
中丞公神交敢辭驚鈍敬綴蕪累系之碑碑以詩曰
大河而北巖邑曰滑鼓擊肩摩人物勃窣有煥其坪
勢隆以高埤之南郭有橋如鼉歲久而輪浸以移
官爲傳舍孰是飭之曰惟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謀于中丞中丞率止庶民于來何云發徵惟水
鞭石架鼉輕重應跡遠近隨輶虹野電拖虎步雲
力將岸爭勢與空闔民弗病涉惟侯之勛侯弗自功

繁露園集

卷之九

九

曰惟民錫氏之懷矣曷云其極念我慈父俎豆是力
中丞家孫猶荷如天採珉勒詞誓埒丘淵侯碑如琳
侯澤如新我記我詩千古若塵

繁露園集卷之九終

卷之九

十一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記二

駢異堂記

凡儒者著論要歸于道其常而不必于立異然人間世亦自有非常可喜可愕之事如齊諧虞初所云寧宜存而不論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余謂天亦人耳人間世之異亦人間世自爲之耳忠可化碧孝可垂蒲貞可連理廉可返珠若夕寄物而朝取之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十

一

故士君子誠無慙衾影而有光瑾瑜則種種奇異之事悉種種尋常之事而烏以之誠視聽爲嘉興故周介石先生今先輩周彥雲從龍父也先生少年負才名類賈太傅歲舉而訓於潛學勤懇作人類胡安定晚而歸田里中尊其道推轂爲祭酒類陳太丘王彥方乃其種種諸異如子死復來風回滅火墜蛇援死饋糕託生里中無不人能道之而識者已謂其類顧况之非熊羊祐之探環江陵之火桓壁之蛇矣既先生沒而先輩君思先生不置顏其堂駢異曰不肖不敢忘亡者敢忘亡者之遺乎此堂之所以志也余固

知嘉興有先輩君久今歲辛丑入燕適君館主客郎

樂之律許一日于銓部郎賀伯闇許相見不數語

若平生詰朝卽以堂名告而兩君且從旁史之余遂

不能謝按志傳稱先生家世忠厚至先生又篤行長

者不欺屋漏一門之中雍肅恬穆彼夫種種諸異固

亦報德與善之常無足深異先輩君用駢異顏堂亦

豈其志惟予詭以駢里耳一見先人因常以致異一

顧後人卽異以思常總不當于渺茫不可知者而別

希保世元宗之術也余因此更有深感焉先生誼卽

至高然官不過隨文德不出南且然來惠迪之吉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十

二

而崇作善之祥況宇宙在手而鬼神爲從儻不難設誠而致行之則入津于呂凝條觸石侵枝屢草玉羊文鏡紛紛諸異豈足爲國家道哉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風厲鬼嗟嗟請以是志余感而且以是報先輩君

重脩龍泉寺記

陽丘直南而東袤三十里近有泉曰百脉泉一名百脉水蓋濟水伏流也麗龍泉寺其味似甘露其色似碧玉其澄似足練其響似鳴琴其自底而上浮又似萬斛之珠從神龍額下片片濯出故曰百脉泉寺以

泉得名故曰龍泉寺泉之左曰東麻灣右曰西麻灣
靡地不泉靡泉不佳冬冽而腹弗堅秋深而節弗解
灌瑯琊之稻給糟丘之釀魚藕確磴民利孔博余往
憑欄一慙呼童汲飲驚以爲帝漿神瀣或仙女唾不
減云夫秦之溫吳之慧京口之中冷臨安之虎跑天
台之瀑布如圖經所載信奇秀哉然彼丁都會之區
此直閭寂之鄉彼經名賢之鑒此辱僉父之玩且毘
盧閣廢香積厨殘垣缺成衢僧顧之他敗瓦墜地亂
砌盈苔夕夕朝朝自鳥雀悲鳴兒童汲沐之外餘無
所睹譬猶高人大賢生不逢時而餬口魚鹽之場混

藝靈園集卷之十

三

跡牛馬之許假令此泉有靈不將胡盧笑人俗乎余
因進父老與商榷父老爭鼓舞輸木捐粟若自築其
家余亦捐俸贖之餘爲父老先蓋不數月告成事泉
之周欄以石欄之周圍以墻泉北十步許爲釋迦殿
殿南步許爲萬斛珠璣亭亭頗爽闊可拉客小集又
置開田若干畝付僧某供釋迦香火父老採石請余
爲記余記之未嘗不輟筆而歎嘆茲泉之無遭也既
遭余而又僅追于樵採耕牧不至與尋常污漬伍已
耳終不能如有力者移之通都大邑澡滌群穢潤澤
諸夏令茲水爲無量功德水則遭余如弗遭耳雖然

泉之在通邑大郡者豈無雅負澡滌群穢潤澤諸夏
之望而或雨霽防潰橫發直犇萬頃之禾幻爲一川
之潦仲尼景倩見之不詎爲盜即呼爲狂而茲泉獨
若沉若浮寄踪淨土淫霖漂石弗爲溢大旱爍金弗
爲涸時與幽人傲吏把觴稱賓主驩此其所得多矣
故夫茲泉之卽遭余未爲遭卽遭余而弗遭亦未爲
弗遭也因付父老勒之石

新立三清殿牌記

三清殿故在萬壽宮歲久圯毀先是郡守揆宇塗公
銳意興作郡之綽楔寺觀一切維新而郡之東北維

藝靈園集卷之十

四

故有玄帝廟其奉香火道士與萬壽宮相埒玄帝廟
之北有隙地一許相傳爲東嶽遺址公因斥俸贖之
餘移三清殿居之凡數日纔落成蓋萬曆十九年也
旣塗公以治行高等入爲大官丞而碧落之文仍缺
於是廟之道士教朗者發願豎石紀塗公功德而謂
不佞故塗公知已請一言鐫之石余按三清之名義
古無所考獨瓦釜漫記云元始天尊居玉清清微天
靈寶道君居上清禹餘天太上老君居太清太赤天
故稱三清而道家者流又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
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其位置之悖戾僭

逆其此爲甚余竊謂道教之有三清猶釋教之有三身也法身以語釋迦之性報身以語釋迦之德業肉身以語釋迦之真身道家之三清疑卽此義故陶貞白論仙以精靈聖神以和氣濯質以善德解纏合則乘雲駕龍離則尸解質化要歸于不滓不染以還造化清虛自然之體耳倘如道家之說則玉清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三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太清太上老君此豈可通也哉故不佞斷謂三清之義悉從此身本來者得名而區區魏我其宇金壁其像者

紫雲閣集

卷之十

五

皆妄之妄也雖然上智得道忘象衆人緣象覓道棲真透宗之士父道德母神明師清淨友太和如黃初平司馬子微之流超形度世何假于象而愚夫愚婦不假半畝之宮丈六之像恐未肯皈依而傾動者故聖人有神道設教之術塗公之意安知不出于此教明俗姓張道教中最善弟子與不佞好因述燕見付之恐彼教中別有茅葛議論也

郡守永嘉賜谷王公生祠碑記

余猶憶隆慶之末萬曆之初蓋康穆之世乎是時敬皇德澤

肅皇法度浸灌固結仍未甚遠而部省諸部出而總二千石者悉凜凜德讓君子又海內殷富民諄訟稀鵲鶴之使僅奉埽除不至如今採金權稅在所如埽元元小民卽微有疾苦二千石得緣撫按具文上聞朝上而夕報可間以其暇脩文翁吳公之業士之生其時者無不斌斌興文敦行以備異日

縣官之用當是時與天子共此政平訟理令民安其田里無愁苦歎息之聲者史不勝書余竊謂無如我魏守賜谷王公最公爲人風流澹雅絕俗吏刀筆篋筐之態而事關小民利病則壹意直行不稍阻抑嘗

紫雲閣集

卷之十

六

爲魏題免馬地餘銀與爭執協濟真定銀每歲約省五六千金而賦役一冊卽奸民猾吏不能以意侵牟影射百姓至今賴之又念魏地水不勝土士皆椎魯少文於是卽宋儒劉忠定公故址闢元城書院群十一庠諸學人稍開敏者後先不下二百餘人敦延長垣學博武進吳先生主其事吳先生文名籍甚卽嘉靖中海內所稱崑麓先生者也日有課月有校館穀之費悉斥俸贖爲之暇則躬詣書院坐諸生兩旁爲談訖

舉古名臣大儒之業相誠勉諸學人無

不迫然有以言退而下帷映雪人人感憤曰吾異

日落落何以見我賜谷師以故本業日益進癸甲丙
丁以來連取元魁如拾芥而魏郡文章科第遂擅八
郡矣余彼時方總角寂寥未辦公一見奇之曰此兒
霜蹄汗血可一日千里余每感歎荆璞之逢卞和趙
劍之遭薛燭寧遠過魏大中永懋忠李少司馬于
田與故魏考功懋權嘗同門言公神識似吳公奉
拳興學作人似文翁然文翁以司馬相如吳公以賈
生名益彰公門下士如司馬賈生者不啻倍之奈何
泯然斯此半畝肖像之宮三尺麗牲之石哉同學輩
胥唯唯曰是在我二三兄弟會懋權物故懋忠于田

露園集

卷之十

七

各歷宦四方而二三兄弟或坎壈功名或浮湛中外
不及舉行客歲余讀禮山中而陳觀察重觀察武計
部各家食未起余曰此可爲公脩缺事矣會採金權
稅之使足跡徧海內民皆嗷嗷如坐湯火而丁酉歲
登雋之數十減四五於是父老向余輩泣曰誰如公
而吾儕小人每歲題免數千金邪其諸學人則又向
余輩稱曰誰如公而爲吾等學人日省月試令科第
甲于八郡邪敢以庚桑之事請余乃與二三兄首事
而士民樂輸者如水赴海子趨父余辱公特知祠成
誼不容辭碧落之文蓋今海內集祠豎石者如林立

云然皆其蒞任時以意授所私成之不則其人遷爲
達官貴人有力者相率築之以徼恩澤者也又不然
則其子孫之賢而顯者欲爲祖父不朽父老迫于不
得已強而尸而祝者也公居常恬澹落穆先輩時嘗
累科不上春官自吾郡遷爲太倉兵憲使者加叅知
政事以憂歸時方盛年即不起與黃童白叟日相羊
于鴈蕩之領永寧之涯不知世間功名爲何物又無
子孫仕在朝者而魏人士沐師之德念公之功至于
三十年而始相與社稷之不置政李獻吉所云王之
功忘久則思者也此豈與世間林立墓置者同乎哉

露園集

卷之十

八

公名某字陽德登壬戌申時行榜進士浙溫之永嘉
人以隆慶庚午冬任以萬曆癸酉春遷祠在郡治之
南街西向始某年月日訖某年月日

郡理魯岳方公去思碑

漢時吏有功德于民者去而民思之相與肖像豎石
以報其功德如潁川之黃渤海之龔桐鄉之朱中牟
之魯並見史傳爲後世所豔談然皆郡縣之長綰銅
剖符與民相親近其郡縣丞貳以下卽名跡冠世落
寞無聞焉

明興吏治大都彷彿漢遺意溫州東鹿之外指屈可數

然郡縣丞貳以下亦未有尸祝及之者曷以故豈守令之職而丞貳以下之職稍分守令于民親丞貳以下之于民稍疎而親故我易見奇民易見德分且疎故易蘊籍不見奇即見奇民亦等閒視之不見德與余謂顧人自標樹謂何耳誠有惠露仁風之實政即一尉一候猶將社而稷之誠歟解繩馴雉之治聲論若郡理則與守更何軒輊哉守職一郡之事理兼諸郡之事守不浚民之生理能出民于死比權量力理之功德于民姚遠不減守之功德于民姚遠也郡

卷之十

九

理魯岳方公理吾魏凡八載有餘今歲春纔以治行第一徵入而魏之父老視公之去若免赤子于懷于是聚族謀所以日月公向余乞記余前父老問公所以理魏狀則皆前稱曰公恬澹無營州縣問遺一切謝杜且案無並味衙宇頽圯悉斥俸補葺若其謂何余曰此胡威吳隱之清也則又前稱曰公衡鑒無私貴要于請雅意理遣且門無冠虎檢審聽斷悉依律裁處若其謂何余曰此釋之定國之平也則又前稱曰公慧識絕出一掣鹽兩查關委按各州縣錢穀者史僕難數皆不苛不縱秋毫必折君其謂何余曰此

安世劉晏之敏也則又前稱曰公仁心爲質嘗署府篆申行約保至夕無吠犬朝無飲羊十一封內閭閻如也君其謂何余曰此召父杜母之仁也則又前稱曰公文章緣吏治魏諸士英銳者不憚督誨經義之外間用行誼相誠勉君其謂何余曰此文翁吳公之理也則又前稱曰公精明寓平反凡遇直指錄囚使者至必細閱審冊求其生路自殊死以下與城旦春鬼薪白粲藉以全活者八年凡百人有奇具在獄獄錄君其謂何余曰已矣父老之言公之功德至矣盡矣雖有他狀無以加矣且魏人士所嘔喻不置稱名

卷之十

十一

郡理者非蘇黃門也耶然志祗著當官論事不肯諂附已耳未有殊尤絕迹快炙人口若公者公清如玉壺平如澄江教如春雨照如破膽之鏡而仁如返魂之香有一于此尚堪繫思而況其兼之乎是宜與古循良吏同堂共贊不厯厯郡理之望也請如父老言勒之珉公名某字其舒城人已丑進士

王氏新肝記

世儒多鄙堪輿家言不信以爲巫祝卜筮之流何當大雅余謂不然夫世儒所最尊稱者非洛陽建安諸大儒邪乃洛陽亟稱人子不可不知地理而建安紹

興山陵之疏，慨言之，則陰生貽死固忠臣孝子，所以奉君親之大者，烏可置之不講乎？余友繁水王道，午文業玄風，一時獨揆其先，固望族至道午之父。文學公蚤夭，母何太孺人撫道午成立，為海內名造士，至勤。

主上旌表其間，道午就廣文旃，奉太孺人板輿侍養。寶坻亡，何太孺人病不起，道午奉廣柳車歸。余以年家子往哭，太孺人因唁道午，苦塊之次，先是有術者為道午卜葬地道，午向余請曰：「孤不能決，煩足下為孤決之。」余因拉道午同往，出繁水治東南可四五里。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許龍脈自西北隱隱起，若長堤狀，東奔數里，從良轉震入巽，而穴結焉。穴前有故河道，亦從西北逶迤而來，灣灣曲曲，亦入巽，作迴環狀。余為扞一坐寅向申去，祖塋不數十步，背高俯下，凡堪輿家所云龍穴砂水官鬼樂曜，無不具備。道午為首肯久之，因奉太孺人柩與先文學公合窆焉。而道午復詣余，請記蓋祖塋坐丙向壬，前山後水，族人士多有貧絕不利者，卽道午登高第，籍甚一時，而再世輩傳長君文學蘭茁其芽，業已溢然長往，可盡歸之命數邪？道午是舉貽死者以安，而陰生者于後昌胤亢宗，異日當為瑯琊。

太原諸王寧渠如繁水之王止平，余因悉而記之，以附于洛陽建安諸太孺之誼，且以破世儒之鄙堪輿家言不信者。

繁露園集卷之十 終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誌銘一

明承德郎黃州府通判東漁張公暨配安人趙氏宋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師伊字子任別號東漁始祖遵道自山西洪洞徙居大名東潭水之渙因名張家潭道生敏履施承多惠政敏生智智生珩中成化庚子鄉試沛令有能名珩生澤即公父也公生而穎異日十行下總角時

繁露園集卷之十一

一

即好古文詞爲諸生聲華藉甚既中庚子解額而其好古文詞益甚文章亦日有名然數奇竟七上春官不第時二親西山迫矣公慨然曰是尚可復作童子吾伊耶乃以已未春選授浮山令僅五月丁太公憂服闋補項城歷三載丁李太夫人憂服闋補浙川公凡三爲令大率好古教化如古鳴琴蒔花以移風易俗爲事不齷齪效俗吏刀筆筐篋伺上官風旨博名高也最後由浙川倅黃州黃州故屈宋唐景之鄉賈誼王粲衡衡蘇軾之故蹟在焉公冥搜旁覽題咏殆遍暇則拉二三僚友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揚推騷雅

討論墳索當是時公之氣幾吞洞庭絕衡湘而楚使者後先有大著述輒屬公公一屬草輒又驚謂任彥昇劉孝標復生矣然竟用不善俯仰爲時所忌一日讀歸去來辭有味其言即桂冠歸歸則即其故張家潭者構一室度今古圖書其中杜門謝客吟哦不輟曰此吾安樂窩也暇則勸耕課子間春日秋月荷篋披簑與父老坐茂林話桑麻娓娓不休即父老亦忘其爲張別駕也而府道使者擁旄造廬輒避不肯見即見輒一赫蹏往復耳府道使者益高其風至比于王彥方郭有道不知孰軒輊云公於文好兩京六朝

繁露園集卷之十一

二

于詩好初唐于書自十二國以暨

明興襍說野史無不吮其腴而筆其精者以故公有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劄記若干卷藏于家公于郡人士歎許可而獨好稱說黎陽盧浮丘澶淵王玉溪晚年稍稱說魏氏伯仲而最後與余暨李若蒙爲忘年友余兩人時時執榼飲公公亦時時折簡呼余兩人命酒商稅余兩人見公鶴髮童顏強飯健步則竊喜東漁翁百歲不替也而公竟以一病溘然不起公卒之前一夕猶爲余兩人草下第詩余兩人方滯燕中未歸歸而聞公計大痛已見公詩益大痛嗟嗟余兩

人將飲誰誰又將折簡噉余兩人命酒商稅耶公生
于正德七年壬申閏五月十一日卒于萬曆十七年
己丑三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配趙氏名家女孝
謹雖穆卒於項城官署生正德七年二月十五日卒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四繼配宋
氏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九月初四日卒萬曆九年
辛巳七月十七日享年二十五子五長濂如改名振
穎邑庠生次韓如次歐如俱早卒次蘇如邑庠生俱
趙出次璵如宋出女一孫男五將以本年四月二十
六日合葬于祖塋之側而振穎以狀來且曰足下先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三

君子小友不朽先君子是惟足下乃系之銘曰
公不死漳水澈公不生漳水竭豈不實聲未揭豈不
文質未泄履映瑜歌迴雪退若愚進若拙我自冷世
自熱百千秋億萬劫張公銘永不滅

明大中大夫陝西叅政大名椿巖張公墓誌銘
大名大中大夫陝西叅政椿巖張公以萬曆庚子十
二月朔四日卒于家時伯子少尹鎔羈如皋仲子孝
廉銓羈都下獨季子文學鏡侍含歛亡何伯子仲子
後先奔喪歸將以明年辛丑十二月某日葬公祖塋
之次因介公從子燦館甥劉生汝欽兩文學請不佞

請隧道之銘曰先大人宦蹟鄉評所不即泯沒身後
者唯公一言之辱公之不朽先大人即不朽孤兄弟
也不佞固卻不獲按狀公諱孔脩字允治先世居遼
之興州

明興數中虜 詔徙其民散處燕山瀛海大名之間
瀛海則故大理靜菴簡燕山則今博令又玄玄極其
苗裔然皆不如大名族纓組蟬聯即公家也公之父
曰希賢希賢之父曰珂郡檢校俱以公貴封叅政珂
之父曰倫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太守倫之父曰如宗
起家明經由光祿丞歷官叅議以子倫進階中議大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四

夫如宗之父曰原政以如宗貴封光祿丞即從小興
州徙大名者也封叅政公持三官齋居嘗謙謹不好
與人兢里中服其雅量曰昌張宗者必此翁有子四
伯氏受耕李氏早夭獨仲氏與公美秀而文封叅政
公乃呼仲氏及公語之曰吾家三世二千石而室如
縣磬天不泯廉吏之後意在今日兒輩勉之仲氏名
孔時後爲襄城令里中稱曰西河公西河公當督年
文名藉甚每試輒爲祭酒公執經從講嚴事之如師
十二補邑博士旋分縣官庾米封叅政公不時舉七
爲色喜曰兒輩不負我亡何卒公居喪柴毀讀禮之

謹彌肆力于本業篝燈吾伊夜分不寐西河公卽深
沉好讀書而慨悲歌頗遊酒人間嘗漏渺歸歸則
猶呼公談說經旨揮灑制義狀中所云在西河公愛
弟如手足雖醉不言醉在公嚴兄如父師當休不敢
休有小宛相勉相戒之風真寶錄也嘉靖辛酉舉順
天鄉試明年壬戌下第先是西河公業由明經授山
西祁縣訓公負笈千里候起居歸益下帷自奮乙丑
與宗兄后塋公同舉進士都下驚相語曰大名彈丸
地乃產此雙璧乎丙寅除扶溝令壹意拊循丁卯秋
入闈所得多名士西河公亦以是歲舉于晉戊辰不

紫雲園集

卷之十一

五

第轉冀城令去扶溝僅百里而遙王太夫人往來宦
邸殊甚適也旣以優調確山確山隸汝寧卽太守公
故所宦遊地公益日夜冰檠自勵輕徭緩租戢盜禁
暴壹稟于奉法息民確山人號曰慈父而適鄉官某
惑形家言欲求民宅爲塋民靳弗與某怒一日三上
書必欲公箠殺之公固執弗肯曰吾寧犯鄉先生怒
敢得罪百姓乎某益怒竟以飛語中公僅量移登州
同知登州濱海蓬萊碣石之勝不時寓目見海濤澎
湧慨然有宦海之嘆已署守萊之膠州萊州守者鷲
而險公與爭仰送二字竟相左此已已秋也大名遭

天水西河公業解襄城符歸省王太夫人里中公聞
之卽還蒙歸登遣力至家悉太夫人飲沐無恙而後
卽安萊守因以年老性迂謾公于撫院竟被劾公年
纔及強仕旣過省辭撫臺驚且悔曰萊守悞我旋請
于主爵者祇以地方不宜量調延安之榆林鎮名曰
城堡廳榆林爲邊關阨塞而是廳又詞訟錢穀軍屯
焚叢之數公繕城障清委積政聲累起撫臺邵公深
異之曰罷鎮得此一官不勝十萬超距之師遠甚邪
自隆慶庚午至萬曆甲戌薦剡俱名在第一而互市
防秋累蒙 欽賞三載績最贈公父封母妻具如制

紫雲園集

卷之十一

六

癸酉入秋開所得亦多名士亡何遷本府知府未期
年調西安西安古關中地廣袤千里所管轄州縣三
十有六其民豪猾勇悍佐吏而治而吏併以其耳目
智巧用之守一守晨朝撫察藩臬亭午還坐堂皇諸
齋壘書乘傳者交相望于境且同姓諸侯王食湯沐
屈指不可數土力計無復出而封浸尋未已邸祿惟
守是司公日夜經營寧爲上不爲下寧得罪上勿得
罪下卽訟如蟻案牘如牛腰靡不迎刃而解郡錢穀
約八十萬四千有餘稍一染指蒙蒙無慮數萬公不
惟捐其羨更較其權秤少加秋毫則重鞭主庫吏吏

亦畏法秋毫無犯丁丑入計

天子嘉其清廉賜宴第一主爵者奏遷天津兵備副使天津東接遼海北控神京公極力振刷練兵抹馬甫三月即改觀忽王太宜人計至公奔喪哀毀一如喪封叅政公時服闋謁補漢中由棧道入見山谷險峻天梯石磴句連而上上立縣崖下臨深淵豺虎盜賊縱橫逋逃被箠被劫靡日蔑有公至則捐俸開闢視昔加廣亡何主爵者以公久歷西方熟諳邊事于是調補西寧河西五郡惟西寧孤縣千里番虜雜居當丁丑歲虜以迎佛爲名當事者誤允其請遂借道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七

海上利其水草留孽子火酋居寧西以後歲有虜患公至則明示朝廷厚款之意陰蓄兵待變虜坐是不敢大逞且烏斯藏索金貨幣日益月添公曰虜溪壑也何厭之有悉減去萬分之十虜亦凜凜奉約束較疇昔省費百倍時有西番盜虜之馬者爲沈仲族虜覺旋師圍其城番告亟請救公計以兵援之則虜方納款而救其所必攻虜且移兵于我不救則番稱我屬國萬一挺而走我三邊鐵騎又無足當番公因與叅將共謀之以我輕騎三千悉番衣冠爲軍絡監縷狀介馬而馳一大創之番圍即解虜更不知其

爲漢兵而沈仲得以保全以故防秋畢屢蒙 欽賞

已陞太僕寺卿駐劄莊浪兼兵備事莊浪河西首郡虜衆不時出沒時有別駕某不厭衆心公始至廟謁道拾一紙云某日殺某通判心甚訝之及明日衆軍擁通判府前衷甲鼓噪殲其門者通判亟匿之所公聞之單騎往且垂索以示無他衆軍見公至擁道泣訴叩頭流血公曰無畏活爾也即日門倉放糧歡聲動地衆皆潛散去時諸部院深嘉其事而通判旋被論去後撫臺以河西五路馬政皆轄于太僕衙門不宜偏在莊浪又疏移甘州鎮城以控馭諸路列在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八

潘臬上時值考績加陞布政司叅政仍管太僕寺誥贈檢校公珂中大夫陝西叅政祖母蘇氏淑人先贈同知公加中大夫陝西叅政王太宜人加淑人甘肅歲有督稅中貴物故諸僚欲策軸往奠公曰豈有指紳而儼然陳牲旅渚爲闕宦僕僕拜耶時有孫都督異其言爲罷奠而諸僚吏頗不懌又撫臺某病諸僚建醮請禱欲公書名公曰禱之名臣子于君父則可屬吏于上官則不可獨不見爲江陵禱者至今傳爲笑柄耶諸僚弗聽撫臺亦不懌會省中以賑濟事疏公年老蒙 恩致仕夫始佐登州公未及四旬以

肆讒之故而疏其年老終爲大叅未及六旬以責賄之故而疏其年老世間公論安在乎公去而河西五郡軍民無不泣下歸里結數椽于漳干場園築前蔬果樹後明農課子之外惟與二三兄弟觴咏于長林豐草間絕口世事遇鄉飲禮郡邑爭禮之爲上賓此外郡邑不得其面諸大夫雅重焉更好施濟有求輒倒囊賑之每春夏則呼郡督匪坐或談野史或持獨絃琴隨意唱和公執板隨之歡咲而罷各有賞予曰彼以滋吾樂吾以周彼貧不亦可乎公善飯素無病偶一病侵尋幾二載惟步艱舌彊庚子秋值七旬初

纂露園集

卷之十一

九

度孝廉率諸弟子羅拜階下見眉睫間有爽氣無不競喜謂過此且躋上壽頌未數月前病大劇竟至長逝傷哉公爲人豁達慷慨剛腸直道不能容人過以故宦途二十餘年往往見迂于薦紳獨軍士氓隸所至頌德平生未嘗一問生產見人持籌商子母便作攢眉態居恒好讀東坡淵明工部詩及鶴林玉露且性至孝友事兄如父終其身與王淑人結髮偕老不蓄一媵妾此雖魏俗之常而公天性恬澹寡營又可見一斑矣繁露生曰吾郡仕宦之盛蓋亟推張氏如襄城濟寧按察公與公踵接肩起不佞生卽晚皆

與之交襄城濟寧豪爽風流稱一時冠按察公醇謹長者公卽醇謹然生平磊落多大節蓋皆郡人士推轂弗敢望乃十餘年間襄城先歿濟寧繼之亡何及按察公又亡何而及公人望幾何能禁彫謝不佞緣此又不佞龍蛇邁歲之感焉公生于嘉靖十年八月初十日卒于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享年七十配王氏先封宜人繼封淑人有子三長銘如皋主簿次銓舉人次鏡庠生女三長適元城廩生劉汝欽次適同邑增廣生李翊龍次適魏縣庠生郭紹裘孫男三延禎娶元城員外武揚女銘出延禧聘元城舉人

纂露園集

卷之十一

十

董懋官女延禧俱銓出孫女入銘曰

繁而昌者族些頤而偉者貌些廉而方者臣績些仁而靜者鄉行些多而才者子孫些安而吉者兆域些

明遠東苑馬寺卿豫齋吳公墓誌銘

吳公姓也道明公名也行甫公字也豫齋公別號也山西之潞州公原籍也大名之元城公五世祖思恭所遷而家也思恭生伯敬公高王父也伯敬生端公曾王父也端生子五鉞欽釗鎮錫鉞公王父也鉞生子四敏效枚畋敏公父程氏公母敏以歲舉遊太學後緣公贈中憲大夫廬州知府程則緣公贈恭人也

嘉靖壬子公舉于鄉之歲也後十四年乙丑公對公車之歲也開封府鄆城縣知縣河南道監察御史南直隸廬州府知府山東按察司副使視河濟寧遼東苑馬寺卿兼兵備僉事駐劄蓋州此公之所開官也革上戶均馬政減封錢與一切牙行舖戶驕馬柴燭紙幣米菜之類量行蠲除父老伏臘尸祝豎麗牲之石以表去思此公之爲鄆城知縣也彈劾撫臣某至疏再上旬日不下臺中諸僚無不爲公危公神色自如必罷免乃已當時噴噴有獨持風裁不畏權奸之聲此公之爲御史也用寬和爲名佐以嚴毅有指揮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某賞糧餉宿衛合肥官舍夜亡千金風公取償巨商公固不動且禱雨立應父老連袂歌公見三應編喜雨碑此公之爲廬州知府也濟寧故曹堯問一大都會商賈輻湊統袴少年闖難走狗裘馬自喜俗漸奢靡而裁冗節費以身爲率俗輒少變且歲旱漕河涸澗倏濬復咽而停課佐役挑河築堰以便漕運此公之副使濟寧也虜未至繕城濬池督將練士胥至掇甲登陴爲士卒陳大義士悉感憤衣不解帶凡五日會援兵至虜乃解去又設計擒雀符盜三百餘人事聞欽賞銀十五兩遂帥僦服因進百金爲壽固辭

弗納此公之苑馬遼左也懼小又訪循循如不勝衣者公之貌也陽秋涇渭豪毛不爽而出之以寬厚郡邑守令仰其風賓友親戚孚其誠那豎妻妾習其恬夷而終始儉儉堪爲子孫師法者公之素履也識公於諸生者仁和冢宰元洲張公瀚拔公于春秋兩試者大學士安陽東野郭公朴新鄭中玄高公拱宗伯天台華峰秦公鳴雷少宰餘姚日門胡公正蒙胥一時名臣也嘉靖六年丁亥十月二十二日公之生辰也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七月十二日公之卒辰也甲子四百有三十公所享年也郡治東北之長屯村公所葬地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某月某日某時葬公之年月日時也大名處士劉某女封恭人先公十年卒大學士賴陽許公爲誌且銘者公之元配也張氏馮氏宋氏朱氏公之側室也初舉男一人壽祺馮氏出由諸生以貲補國學後授鴻臚寺序班也晚舉男三人壽禎壽祥壽禧禎與禧宋氏出祥朱氏出而次室張氏無出因撫禎爲己子也壽祺初娶濟寧知州張崇雅女繼娶郡庠生楊仁風女壽禎娶魏縣主事崔謙亨女而壽祥壽禧俱幼一聘冠縣監生周揖女一聘羅山知縣栗維垣女也邑庠生齊之附妻大名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武舉靖養性妻郡學生陳振妻邑武生周用易妻大
名庠生張淳妻邑驛丞劉汝輔妻邑武舉李華春妻
公之女俱劉恭人出而朱氏出女二一許字余季男
爾高一幼未許字也孫女三長許字李輔元次許字
任勤孫俱壽祺出也持狀請銘者壽祺也論次其生
平而爲狀且爲書石者公之壻陳振也按狀而爲誌
與銘者同邑董復亨與公有朱陳瓜葛也銘曰
士而彬彬也吏而斤斤也臺而斷斷也鄉而悛悛也
予而如麟如蘭森森而振振也天之所爲報施善人
也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十三

墓誌銘

明封戶部主事雲峰鍾公暨配安人王氏陳氏

雲峰鍾公者今山東行省叅知礪山公之太公而王
安人其太母陳安人其繼太母也公卒以萬曆甲申
八月十五日距其生正德四年己巳五月十三日享
年七十有六王安人先公四十五年以嘉靖十九年
庚子十一月初四日卒距其生正德六年辛未十月
二十日享年三十陳安人後公八年以萬曆二十年
壬辰二月十二日卒距其生正德六年辛未二月二
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王安人之卒礪山公方九歲

公之卒礪山公方守常德陳安人之卒礪山公方叅
知浙省而皆不及含歛礪山公心每憾之嘗一日絮
涕向亨曰非人哉不佞某也生我者先君子鞠我撫
我者後先兩太安人而某幸而出入稱

天子內外吏分大官之祿顧存不與養歿不與歛山
可摧海可竭此恨殊不可消非人哉不佞某也惟是
墓道之銘敢徵吾子一言之辱亨聞之亦淚簌簌欲
下不能止退而按礪山公狀公諱楨字兆卿雲峰其
別號先益南雄人有祖南山公者上廣州之東莞吉
三遷至北柵遂定居數世單傳至公曾王父來世系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十四

始感曾王父諱商隱曾王母王氏王父諱英王母張
氏父諱廷偉母劉氏封氏生丈夫子五人曰奇曰裕
曰禧曰祥公行在三公生而個儻磊落不受世間齷
齷約束初習舉子業將成久之棄去曰黃金滿籬不
如教子一經余卽不做兒子必做何至沾沾以博士
吾伊終乎是時礪山公纔六齡公卽延師授經每夜
必躬自篝火促之以故礪山公業日進因補博士籍
公益督誨不倦曰男子系學若系絲也安有輟時又
道之會城從張印岡先生遊礪山公卒用文高中隆
慶丁卯本省解額又三年辛未舉南宮公笑曰余曩

所教子一經者今不食其報哉於是寄書礪山公勸以立朝居官之要曰寧直如弦毋曲如鈎寧澄而清毋淆而濁礪山公奉其訓任陽朔任戶部任常德彰德鹽運至後任浙江叅政與今任山東叅政始終一節以清白正直著聲即礪山公天性然哉然公平日庭訓固多也公爲人好義樂施家卽貧不問家人生產朋友有急輒罄所有給之里中人無不呼雲峰長者性獨好飲曰吾甚有味乎醖酬二三知好不時就公遊遊輒飲飲輒醉歸而頽然偃卧若羲皇以上人嘗首倡族黨築祠堂一所位置祭品悉手自糾正公

纂要圖集

卷之十一

十五

雖慨自負顧其中恬澹落穆絕不知世間有榮辱事礪山公辛未與同邑定菴陳公同第報至公方與陳東山先生飲外舍初云不第公飲自若繼云第公飲亦自若而礪山公任陽朔不及期卽內召公未與封公自若既礪山公授戶部主事封公如礪山公秩公亦自若其寵辱不驚蓋如此拜命後益偃偃如弗勝衣優游里中足跡經年不一履城市里中人讀玉音潛德篤行懷才抱義雍穆耆家庭長厚閭閻里語驚嘆謂

主上知人明見萬里外而礪山公守常德時纔二年

又遇 恩詔晉公四品服色橫金拖紫蓋異數亦公積德累行之報云嗟乎世之用子貴顯赫赫稱封公者寧少哉迺多責其子以身爲壑睨筐筥之盈虛不則褒衣博帶緩頰有司之前乘之取利不則武斷豪剗爲鄉里所唾詈而公禔躬不媿月旦課子不慙衮影朝堂知名鄉里誦義此其視尋常赫赫封公寧啻污瀆之與清流乎金牛鰲湖間而有若人誠足以風矣王安人厚街望族笄而歸公孝敬勤儉稱公內佐以礪山公主事治狀贈安人陳母赤嶺屯人賢不減王安人撫礪山公與諸弟俱至成立王安人舉子三

纂要圖集

卷之十一

十六

長卽礪山公名其妻董村房氏封安人繼娶赤崗何氏次旦娶黃公坑葉氏次昂娶同里陳氏陳母舉子一名昇娶烏沙蔡氏舉女二一適溪頭王孟綱一適同村陳子尚孫男曾孫男俱十一人公葬松栢塘之原王安人先葬松栢塘去公墓二十武陳母葬于底下浦各自爲壘鬱鬱相望亭因奉礪山公命誌其大者豎之石門系以銘銘曰

龍舌之涯虎頭之側靈秀所涵神鳥島息兩雌佐之後先于飛日明月偃無忝德輝顧翔千仞以自樂樂信彼紛拏守我寂寞丹穴莫遏特爲鳳雛九苞六像

高據周梧太公泊如敕以始末竟奉義方爲世軌範
帝命載錫皂蓋黃金寵優德茂履薄臨深里人馴化
相目林宗歿而不朽山高水溶葱蔥鬱鬱有壘者三
我誌我銘山斗實瞻

明戶部山西司郎中 大名晉石寶公暨配錢安
人合葬墓誌銘

郡人士推轂望族無喻大名之寶乃其用鄉行宦業
爲郡人士所尸祝者則自晉石公始公名蘭字子化
配錢安人錢亦元城望族寶之先不知何許人而公
之高王父盛曾王父廣王父紹世業農家郡治內父

寶露園集

卷之十一

七

逸菴翁諱寶用文學補邑諸生以公勞

勅封承德郎戶部主事逸菴翁雖恂恂諸生然善居
積家最號饒益初娶陳氏

孝潔皇后從姑繼娶范氏俱以公勞進安人公與弟
如桂如芝皆范安人出公生而孝友醇謹又敏捷甚
其于文事若其夙慧然舞象之歲諸有名文學見之
無不心折曰寶氏子汗血龍種我輩即藉甚諸生間
湏頡行避之是時安人新來嬪安人長公一歲聞婦
道又精梱內之業逸菴翁與范安人堂上舉觴賀得
婦公以故益崇精本業每試輒居第一然遇試輒

不利困諸生幾二十年公意稍灰嘆曰天平寶生竟

白蟻明經終乎安人從旁吏之曰力田不如逢年雖

然誠力田亡慮不逢年君之年將逢矣甲子果舉鄉

試高第明年乙丑成進士授湖廣石首縣知縣縣故

稱刁悍豪家猾吏在所作奸公痛心蒿目力爲小民

任勞怨而適均田之奏下公仰天自誓卽貴勢不爲

撓履畝抽丈弊絕風清民皆舉首加額曰明府甦我

明府甦我然竟以催科政拙積貯數少調襄陽石首

父老泣留不能得至襄陽治如石首狀客或勸以稍

貶損徇時公固不肯曰居恒直如弦乃中道曲如鈞

寶露園集

卷之十一

八

乎踰年轉南京戶部主事襄陽人爲甘棠遺愛集以
贈至謂叔子元凱與公而三公在部三載凡兩司鈔
初江口繼揚州公纖毫不染曰古人酌貪泉而覺爽
我竟不解此是貪泉秩滿歸部祇挾一奚童入留都
人至今侈談以爲二百年僅見公滿三載考北上便
道省逸菴翁范安人于堂是時公病已委頓不可支
逸菴翁與安人業爲公心危之公亦自量必不起囑
其子生光等曰噫爾父歸矣廉吏而可爲爾父爲廉
貪吏而不可爲爾父不爲貪兒輩果謂天道沈沈哉
然爾父以清白遺若固什伯于金帛遺若也已又囑

安人曰勿以我逝故不終二親歡安人與生光皆泣不能對亡何卒卒之前十五日已報公轉北京戶部山西司郎中是時逸菴翁已九十餘范安人已六十餘皆痛哭欲絕而安人遵公遺命率生光等事之有加禮以故逸菴翁與范安人色少怡又時時督誨生光等與諸孫勤學提行曰兒輩而忘爾父牀榻懊惱語乎以此生光等與諸孫皆感激自奮彬彬世其家逸菴翁後公三年戊寅卒范安人後公十七年壬辰卒安人素無恙某年月日偶中痠痺不能起病凡五年餘至今年四月竟溘然卒矣初逸菴翁橐中裝頗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九

不貲公為諸生有名即請于逸菴翁曰我自能為子孫餬口計不須此及貴盡推以與二弟後安人見食指衆生光等僅能舉火亦竟絕口不言析箸時事以故二弟德公與安人不減逸菴翁與范安人云公卒以萬曆三年乙亥四月初二日距其生嘉靖七年戊子正月十一日享年四十有八安人卒以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四月初七日距其生嘉靖六年丁亥十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公始葬祖塋繼隨逸菴翁遷葬瀛村之新阡甲午郡人士舉公行高入祀鄉賢又節其行事大者收入郡志中生光等將以某月某日啓

公寔與安人合葬而走一介械書報不佞曰孤兄弟無能不朽先君子與先安人敢乞明公一言之辱為先君子與先安人不朽不佞唯唯按狀公有丈夫子四伯氏生光仲氏生輝叔氏生彩季氏生明俱庠生生女子一適元城庠生董引生光娶劉氏有子四昌昇昇昌昌郡庠生昇邑庠生昌郡庠生輝娶王氏繼娶李氏張氏有子一昱生彩娶黃氏有子二現珣生明娶劉氏繼娶馬氏張氏昌子二燕山二燕昱子三英胤二胤采之銘曰

玄乎蘊白平履薄潤躬厚留社家由是宦由是夫由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一

二十

是配由是瀛村之東鬱鬱壘壘以大厥其孫子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誌銘二

明西安府教授敕封刑部主事小噓董翁墓誌銘

蓋漢陰丈人之言曰機心存于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余嘗誦之至再三嘆為知言每思獲一抱素煬和者與之還先進大雅而淳雕樸斷鬚眉毛孔動皆機寂即趙魏古號椎魯亦往往蹈之獨

繁露園集

卷之十二

一

封主事小噓董翁則否翁諱用威字其故河南別駕古噓翁之長子也古噓翁性慨磊落為里人所推服而翁恂恂悛悛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里人無不畏古噓翁之風裁而愛翁之忠純翁為諸生時負偶聲直芥視一第傾連不得志于有司而會古噓翁不祿家計勢窮與諸弟析箸輒取其最下者又不善治家人生產以故中年家益落拓不振翁視之泊如也居亡何用歲舉入太學尋從御史某公巡歷四川御史某公亟稱翁長者竟以家貧故改就博士職初分叙安平繼掌教保定與諸學人皆曲盡教愛翁居保

定時次公憲副君已薦鄉書久之遷西安教授益勤其職會憲副君對公車翁自念七十老人不宜久宦異方因力請于當道致仕歸歸晚索中裝不數十金咲曰有佳兒在不萬倍索中裝哉自是益不問家人生產日拉舊執為香山洛社之會即田父野老與之話桑麻量晴雨亦輒刺刺不休以故里中人益慕愛翁曰今之王彥方郭林宗也已丑以次公勞封刑部主事前守淦公與今守劉公仰翁高誼每春秋鄉飲輒踵門敦請翁為首座恒慮翁弗赴臨無以光盛典客歲余過里共翁杯酒咲談無異居恒亡何里中人

繁露園集

卷之十二

二

走陽丘介余詞上翁八十觴稱翁鶴髮童顏不啻少年時余私心喜以為百歲而上可饒至乃今歲春忽染一疾不起余聞之竊不佞虎賁中郎之感翁為人醇謹坦易與物無競寧人侮我無侮人寧人負我無負人寧人謾我無謾人其庶幾乎純白備而神生定者邪何論機心假令漢陰丈人而在亦當把臂入林矣翁初配劉安人王相璣之女安人性嚴整顧孝于舅姑妯娌姊妹無不得其驩心當翁與諸弟析箸時雖翁自能友讓然亦安人從吏之力也撫諸兒女備歷艱辛先翁二十一年卒于安平署中後以憲副君

贈安人繼妻李氏卒于西安署中翁生以正德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其年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一安人生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以其年某月某日得年五十有幾丈夫子二長晉筆縣學生員次宋儒癸未進士江西按察司副使女子三孫男五國俊國禎國彥晉筆出國霖國望宋儒出國俊國禎俱縣學生曾孫男六人國俊出者曰瑀曰璠國禎出者曰璽曰琚國彥出者尚幼曾孫女五人晉筆等將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合葬翁與安人于祖塋之側而走一介余亨所曰先君子知公公宜不負先君子知敢丐銘余乃銘曰

卷之十二

三

道世交喪橫宇機械余所蒿目玄風抹撥有懿董翁苞孕元氣未雕未琢如醍醐味里閑慕之曰古之人何以喻翁儀鳳祥麟宦學宦能家食家理晚緣子貴益削其浮踰八望九飄然帝鄉爰遡厥配亦維德行于彼西郊草鬱松花億百千葉德耀伯鸞

明濟寧州知州仲白張公暨配劉宜人錢宜人

劉宜人墓誌銘

仲白長余近二十年許其稱先輩先余近十年許顧不鄙夷余忘年結社號孔禰爾汝交家食時靡三日不會飲宦遊時靡三月不通刺客歲春正月余寄一

豐貂于仲白仲白書調我曰秋後扇雨後簑自後絕無消耗心覺有異然竟不意其病病而不意其竟不起也十月終停持狀來始知仲白業先于九月初旬溘然長逝豐貂竟無用矣秋後扇雨後簑之語竟成識矣余爲腹痛鼻酸淚下殊不可止且有遺言屬余銘其墓嗟乎余弗銘仲白墓誰而銘仲白墓者按狀仲白諱崇雅號賁川晚又號回海道人仲白其字也仲白之先爲遼東小興州人五世祖原政徙伍大名之大名原政生如宗官四川叅議如宗生信信生確舉明經官伊陽教諭確生自西號前川即仲白父娶步氏生丈夫子二仲白其次也仲白生而警敏前川公奇之曰是兒嶽嶽露頂角異日定亢吾宗而是時伯兄今按察使後墅公業已藉甚諸生間仲白遂北面受學攤書篝火時至達旦於是業日以進出而應童子試三試皆第一爲諸生屢列高等隆慶丁卯用文高中順天解額戊辰辛未計偕俱不利歸而吾伊沉酣益大肆力于文章甲戌文已中式而會有減額之例僅得已榜仲白拊膺嘆曰造化小兒播弄人迺耳吾安能復作博士家嗷嘈語乎將擬丁丑謁選而會前川公以丙子冬病卒仲白哀毀柴立若不欲生

卷之十二

四

而讀禮暇則又與余二三兄弟爲文社不輟曰吾不及吾母或及吾父吾不及吾父之生前或及吾父之歿后耳庚辰試又失格遂謁選得彰德之林縣林故山邑風號頑敝且多逋租仲白委曲勸諭林人化之又發奸擿伏如神最聲暴起而旁邑令妒仲白治狀高不時爲飛語騰上當道者卽置不問然竟量遷仲白開封捕盜別駕非其質矣仲白不以此介介益竭心計拮据廳務于是豪宗巨盜無不讐伏按臺廣平王公已具揭銓曹留仲白守信陽亡何濟寧之命下矣濟寧當水陸阨要賓客往來館穀之費不貲部院府道交綬駐節動輒掣肘里中豪少年又多影射公門不奉州令仲白才卽遊刃有餘然不能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蓋守濟寧纔二載而所在賓緣騰謗仲白遂不免因掀髯作大朴曰渠能罷吾官寧能罷吾故吾哉已謁闕里登岱宗循漳潯歸里蓋庚辰之歲也歸而闢園種花時拉郡中朋好爲詩酒會每會必拉聲伎曰吾非敢任誕縱淫雄心不堪牢落聊藉此耗磨之晚乃雅志玄脩余乙未計畢歸里仲白道服迎謂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吾已易號回海道人矣余因調之曰君欲脫苦海而不離愛河奈何因各撫

卷之十二

五

掌大咲別後時時尺一問寒暄每得仲白無恙狀輒色喜曰異日猶可狎主吾鄙香山蓮社之盟乃今已矣仲白爲人直腸快口不立城郭所至與賢豪長者批根引繩若平生驩歸田來與邑人兩泉趙公東維田公旦晚基酒相娛號貴鄉三老天性孝友事父前川公與兄野川公俱存歿盡禮獨念前川公與步宜人不及霑一命言及輒蹙眉移時又忼慨好施予親識中或貧不能舉婚葬輒給粟給棺嘗曰士大夫分縣官祿而一毛半菽不以及人直握觀守錢虜耳吾甚耻之以故里人德仲白如春陵原嘗歿之日至有泣下者狀又言仲白委頓時過召諸朋好訣別曰人死事事帶不得惟有自家家事可帶得去耳自家家事蓋謂本來性靈也因索筆草訣世歌數首草畢奄奄而化果爾仲白卽不敢望古仙遊羽化如古赤松白玉蟾之流然于死生之際亦不可言不了了矣仲白先娶劉宜人沈靜婉婉善事舅姑得其驩先仲白三十九年卒繼娶錢宜人勤儉孝敬前川公晚年好手談與客對局輒忘寢食宜人輒羞甘滑享客前川公歿宜人擗踊極哀仲白令林倅沐宜人俱與俱賞勸仲白功名長物無自苦仲白呼曰吾益友先仲白

卷之十二

六

十一年卒于開封署中繼又娶劉宜人余亡妻弟法也恬靚溫惠內外無間言先仲白一年卒仲白生于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卒于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享年六十歲劉宜人生于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卒于三十八年七月初七日享年二十歲錢宜人生于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卒于萬曆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享年四十一歲劉宜人生于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于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享年二十五歲子四長淵劉宜人出次洵次汴次洙俱錢宜入出淵例貢生洵選貢生汴邑庠

繫諸國集卷之十二

七

生洙夭死女一孫三仰載仰孟仰瀨孫女六曾孫女一因系之銘曰

士名士耶而命命之宦名宦耶而格格之卽色入空卽儒入玄耶而限限之消息乘除天道若此缺陷世界從昔爾爾三舉國器三配名姒豪爽風流一甲子止嗟嗟誰謂仲白可死嗟嗟誰謂仲白不可死

明迪功郎筆峰高仲子暨配謝顧二孺人合葬

墓誌銘

余嘗惟司馬相如與直不疑其文章行誼洵足冠冕一代而皆用貲爲郎豈資格真足以限士而豪傑或

計畫無復之則不能不由他塗以進乎蓋余于高仲子益信之仲子濟南之章丘人字仲純別號筆峰故元城丞也仲子丞元城時余時補博士籍嘗識仲子仲子之子士乃持狀乞余志銘按狀仲子之先世東強人祖有諱子成者始徙居章丘曾祖溥祖龍父龍俱有隱德稱邑中素封當龍沒時仲子纔十歲卽柴毀如成人毋劉憐且慰之曰兒足大吾門兒足大吾門已延塾師授書日誦數千言操筆爲時義輒多經奇語嘉靖丁酉晉江王公來督學政王公者卽遵嚴先生與毘陵唐先生所稱王唐兩大家者也奇仲子

繫諸國集卷之十二

八

試文補博士籍是時仲子纔十五居亡何奉母劉命輸貲遊太學事竣歸里值中麓李先生致太常家居以詞賦狎主時盟仲子遂棄博士家業北面師事焉唐人之詩元人之曲無不妙得其解先生亦奇仲子可傳吾衣鉢又以其暇日倣歐蘇例爲族譜譜成藏于家仲子卽翩翩詞人之雄乎顧有心計善視家人生產家故世賈仲子以逐末非本業卽繡江之傍置腴田水磨若干久之家日饒益自公課私費外鄉隣有不能舉婚葬者仲子傾貲施予鄉鄰無不人人慕誦仲子曰吾輩原嘗也隆慶戊辰謁選除元城丞仲

子咲曰昔人號丞爲哦松吾今其哦松矣至任卽條陳時宜八事上之當計當計者大奇之曰齷齪小官何處得此人名遂暴起邑東有小灘鎮河南山東兌米一大都會也鎮故多遊民狡猾難馴當道計以爲非仲子不可任捕務仲子亦覃竭心力不數月民皆廩廩不敢犯名益大起歷任五年凡再視篆三奉使十二檄獎直指使者將推轂仲子令大名而竟以資格不果仲子曰吾可以賦歸去來辭英文起卽單車就道元城士民扳留不得往仲子撫諭良久乃去因聚族勒碑于小灘鎮兩院高其誼至比于五柳先生

歸而卽其舊廬

卷之十二

九

歸而卽其舊廬一室曰卧雲日拉故知交結詩文之盟絕跡城市惟縣官敦請鄉賓纔一赴優游丘壑幾二十禩萬曆戊子六月偶感脾瀉卒距其生嘉靖甲申得年六十有五公爲人孝友居毋喪遵新安凍水家禮與伯兄應璋叔弟應珂始終相慕愛又忼慨不侵爲然諾以故所至交遊皆海內賢豪長者居家與袁布衣崇冕華文學驚狷茂才子方張行唐國籌相友善而余師宗高吳國博余友懋權魏考功咸與仲子稱傾蓋驩仲子又嘗上詩王元美張肖甫兩先生亦亟加賞命曰如高丞者可與言詩矣所著有小

隱薄遊與醉鄉諸稿歸田後又有歸田稿始娶謝氏引禮舍人九鼎女貞順孝敬有婦德卒于嘉靖癸丑得年三十有一繼娶顧氏濟南衛百戶詩女撫育諸孤不啻自躬卒于嘉靖庚申得年三十有幾又娶孟氏子一卽士謝出邑庠生女四孫男四長雲拂次雲楫次雲漢次雲霄孫女二曾孫男一曾孫女三俱幼系之銘曰

行篤乎弗以行舉文高乎弗以文揚何物資格乎銷壯夫之氣而掩懿士之芳嗟嗟乎此高仲子所以貲而爲郎

歸而卽其舊廬

卷之十二

十

明待封壽官後村陳公墓誌銘

今夫豫章輪囷離奇千百仞而直上則必于窮崖絕壑人跡所不經之地鳳皇決浮雲蔽蒼天上擊九千里亦必海外仙洲卯而育焉故神木不托根於平野靈鳥不孕卵於九巢物誠有之人抑且然余友陳澹叔先輩恢廓多奇豈非所謂神木靈鳥哉乃慨其太公生平抑何其敦篤賢豪長者也公名福宇天賜號後村少學儒不就棄而學賣實不卒業乃營江南復不利歸而賈酤實鹽晚乃業農中間所歷廢興者屢矣獨其慕義好施若其性成然不少易慮嘗還高尚

信幣牛銀若干兩里人咲之曰陳天賜貧何癡公聞之謝曰吾以癡媿夫不癡者商江南時所獲息以付同賈康廷仁轉徙于家而自以輕舟之仁和與諸族人懽飲道故廷仁後匿其貲有之公竟不問公故有子錢七十餘金爲債家所負是時澹叔方讀書縣齋而縣君爲東海原公奇澹叔甚澹叔力能得之里人又從旁史公公固不肯舉債書悉焚之曰非敢市義終不忍見若等貨田產鬻妻子償我也最後壬辰歲有駟人李希舞醉道富人買贏銀若干兩公視稼拾歸希舞醉覺方寃一同行者欲甘心焉公召與之後

紫雲園集

卷之十二

十一

聞于令君江陵田公高其誼給冠帶聘爲鄉貢公固却不赴田公度不能彊額其門曰方來大老公雖蕭然食貧哉篋中稍有餘貲即不靳施予而遇諸弟尤厚兩尊人之喪悉傾貲治辦不責諸弟即諸弟不能婚者皆公爲拮据其孝友篤人倫如此公爲人朴茂澹漠而襟宇超曠性好吹簫以鐵爲之時時蓬頭跣足倚月吹吳歌聲四發幾遍行雲聽者如堵無不爲絕倒澹叔少卽負雋聲韻數試不利公每解之曰蘭春菊秋兒慎勿以此介介澹叔又好客狎酒語及世事不平處輒攘臂瞪目公正色戒之曰牛飲虎酣損

身破德兒不幸類是且國家事豈兒輩書生所與聞金人三緘是兒師也澹叔唯唯受教澹叔爲諸生每試輒冠癸巳以不次貢名在第一丁酉舉順天高等公慨然曰唐生之言今其驗乎然非吾家五世積德唐生亦無如我何兒更當益樹德以滋之唐生者蓋公貨江南時所遇嘗推公支干與澹叔支干以爲公必晚榮且以澹叔榮者也公累歲積微拓田至七百畝榆柳桑槐數百株聽人樵採不問里中有好訟者公每爲好語解之輒心折而去丁酉歲東地一區祠關漢壽亭侯已亥夏公以憂旱禱雨過勞遂感疾委

紫雲園集

卷之十二

十一

頓澹叔七樂以進公卻之曰壽數已定總淳于意孫思邈復何益竟以七月二十三日卒距其生嘉靖己丑得年七十有一公之先蓋杭之仁和人高皇帝時有爲大名通判者坐同僚罪及其季子方幼弱乃竄魏邑蒲團營康靠山奇其貌委以女名曰貴卽公始祖也後靠山卒而貴于永樂初始徙居北泉鎮家焉貴生政衣巾教讀政生子四美善義義子四季本潔公父也豪酒嗜博賭多負進人嚙爲四員外而族中富有力者相與目咲之公生卽慧敏而父以博故家計日微遂廢學始娶高氏亡何卒繼娶

王夫人卽舉澹叔者也王家故饒而王翁又愛公甚王之族人遂合謀構公凡五年乃解王夫人性勤儉善調停中外以故舊橐卽盡而猶不至大落窶以嘉靖壬戌舉澹叔又十年以隆慶壬申五月二十三日卒距其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公又納李氏亡何卒已乃娶崔夫人王夫人舉子二長卽澹叔名所志娶某氏次某娶某氏女二澹叔狀又言公與人有親無仇里中少年或語侵公子弟輩多不平公曰吾視之如水上海耳且歸西來大義若嗔慙貪終身守之不敢犯委瑣將殊時異香滿空若有神下迎者而里

繫露園集卷之十三

主一

中人或見公衣白衣一蓬頭執轡或見六七十人迎公或稱公爲神此卽幻冥不可究詰然公生前行事不媿如來法門歿而果超輪迴栩栩焉結西方淨土緣耶澹叔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葬公北皋之新阡余與澹叔爾汝交乃擬其行事大者誌于石且系之銘以報澹叔銘曰

浙水折陳氏咽洄水激陳氏烈公行而潔公名不減公後而杰公福不絕嗚呼時之愚道之詰天之巧人之拙吾將持公以概世一切

魏新菴墓誌銘

余友魏懋通兄弟每爲余言其世父愷家狀甚詳又言其世父子四獨季子德甫最賢其人雖布衣然是余家磊落男子也余業已心識之益已二十餘陽秋矣懋權懋誠後先脩文地下余仍未識德甫面孔何似旣余蒞陽丘近二禩一日有衰經刺謁者問之則德甫長郎太學君也太學君出其從弟顯伯先輩君狀向余絮涕言曰孤兄弟寡昧力未能不朽先君子不朽先君子是在長者長者儻賜一言之辱先君子不朽孤兄弟亦不朽余固辭而太學君固進曰孤兄弟固不敢微福長者惟是長者與孤家懋通從叔兄弟生死交情長者卽不念孤兄弟獨不念從叔懋通兄弟乎余聞太學君言亦悲不自持曰君家先大人豈二十陽秋前君家嗣宗兄弟所向余稱磊落男子者耶乃受先輩君之狀而爲志且銘按狀君諱隣字德甫號新菴君子兄弟行中最少長兄郊次兄野三兄都都與君同母而效與野則前母馬氏出君之王父卽早逝顧遺產頗厚而君父愷以任俠廢居著故郊兄弟猶不廢學稍補博士弟子員至君則家業益蕭條不能自振遂棄儒而農風餐露居艱辛萬狀已要徐孺人孺人家故饒里中人無不史君依孺人家

繫露園集卷之十三

古

脫饑寒君曰我男子也終不食婦人家食已食指曰
衆君承二親命携徐孺人自圖餬口而徐孺人亦微
廉君有心計盡脫簪珥以資君君于是習董精立之
業親自洗滌酒乃大售息稍入卽不時市佳酒肉供
二親驪及自用惟脫粟一飯孺人亦躬操井臼勤紡
織以佐君君親乃大喜曰孝哉兒與婦居亡何父卒
君自辦喪具又迎其母就養已室稍稍家饒裕置田
百畝又以其餘贍諸兄既姪輩之不給者徐孺人亦
不起難色尋孺人病卒繼娶楊孺人楊孺人之賢更
不減徐孺人君于是始去酒肆事農桑間脩少伯白

繫露園集

卷之十一

五

圭之術息子母而出之闔智智勝競時時會息乃十
倍入而君與楊孺人益折節爲勤儉久之家乃大饒
裕君卽起家勤苦精家人生產平願篤倫誼輕貨財
不侵爲然諾嘗養兄遺子可大至成立母卒亦自辦
喪具如父卒時當君與徐孺人鬻酒時邑大戶劉經
世醉遺五十金肆中醒乃大泣欲死君促其來持金
橐昇之經世泣拜欲割半謝君君曰吾不愛其金寧
愛其半趨入不顧又有里人劉秉奇一日客飲君肆
遺十金几下秉奇方索償同飲者君亦持金昇之里
中人以故多君又好士憐才邢生蔡石生繁皆少年

而才獨貧徹骨至不能應郡試君各給幾若干緡兩
生至今德之不衰君性慈惠正直里中人有不平輒
待君決曲直或向君借貸不以囊中羞澀爲辭沒之
日里中人無不痛哭流涕曰天道無知乃令魏季子
死其爲里人所憐愛如此嗟嗟世之山挂銅陵家藏
金穴號稱素封者豈少哉然親戚間巷至欲費其半
菽落其一毛亦不能此政馬伏波所鄙爲守錢虜耳
豈與君之輕財好施千里誦義者同哉君生以嘉靖
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卒以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
七日得年五十有六徐孺人生以嘉靖二十一年九
月二十日卒以隆慶四年四月十二日得年二十有
九楊孺人先君四年以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卒距其生嘉靖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得年五十有三
舉子三長卽太學君名可期次可望次可受俱邑諸
生女二孫男三孫女五太學君兄弟擬于本年十月
寔君城南新阡余乃系之銘曰
貧也好持其節富也好行其德誰也佐之節誰也佐
之德是惟魏季子且也二孺人之節之德

繫露園集

卷之十二

十六

繫露園集卷之十二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三

陽平董復子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誌銘三 附 墓表 行狀 傳贊

明敕累封張母劉安人墓誌銘

大中丞仁軒張公配劉安人以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六月二十二日卒于家而中丞公有子曰濟美介弟婦朱夫人所舉不佞同年友也朱夫人舉濟美財念日卽感辱風不起臨輦抱濟美嚙指囑安人曰以是藐爾孩孺在兄嫂安人飲泣誓曰此子也才惟吾任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三

二

此子也不才惟吾任吾所負奴氏牀榻憫憫之言者有如日而適安人舉女尋殤因乳濟美子之倍加恩勤故濟美毋安人而安人委頓將殊時濟美方任內黃安人亟嘯曰程程程益濟美子安人念濟美不及訣故抑情割痛拳拳其子云計聞濟美痛哭欲絕者數四歸而柴毀骨立若不欲生痛稍定乃始手狀謁不佞陽丘再拜且泣曰不肖某生而零丁閔齒微安人之力不及此安人卽非生我者然安人之恩實不啻生我者家中丞宦晉陽長安時不肖某是從師授童子業家中丞督課嚴甚安人則陰謝師曰兒非俟

秩者及不肖某辛卯壬辰連舉進士安人爲願解曰吾鄉固謂兒非俟秩者後得內黃除目安人迎謂曰此而父起宦兒第矢志清白不患宦而不父若也吾子試以爲卽生我者有如安人不安人逝而不肖某不及一訣以用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敢徵吾子一言之辱不佞聞濟美言亦泣不能止因再拜受狀而志之狀稱安人蓋鄒平著姓父曰少野公邑學人少野公舉安人五月而逝安人育于王父東野公許東野公故許州倅有人鑑是時中丞公生十一禩矣公一見奇之曰張家郎童而神異日必貴老夫欲爲孫息

繁露園集

卷之十三

二

得快婿無喻是者而封君太翁亦微聞安人嫠孀有令德因委禽焉蓋又八載始歸中丞公里中人咸私語安人少孤或驕貴不開婦道而安人顧恭孝惠順事太公暨孫太安人唯謹井曰衆嬾間則緝緝統無不躬自操之每獲一甘味輒以羞太公太安人次及中丞公太公太安人中丞公不食安人不敢食于是太公太安人莫不色喜曰新婦賢而里中人轉相噴噴頌安人曰張家郎安所得桓少君也者而婦之時中丞公業隸博士籍籍甚諸生間而安人益脫簪珥購書膏骨佐中丞君吾伊中丞公以故于本業益萌

精甲子舉省試辛未舉南宮試俱高等授山西陽曲縣令有最聲以吏部考功主事徵歷驗封郎中安人凡三膺 恩典進今稱安人即貴顯其恭孝惠順無異爲新婦時孫太安人晚年病痿安人宵衣侍湯藥浣滌廝不時問嗜好進飲食太安人即不欲食未嘗不爲舉匕箸而後屏去曰吾不忍辜孝婦心後太安人出素所服御令安人宰分之安人爲宰分各有差無不如太安人意所欲太安人沒安人踊泣幾絕乙酉中丞公以太翁艱讀禮里中偶乘馬過別墅墮而染恙危甚安人則晝夜以身禱曰世可無我不可無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三

公與其危吾天寧以吾代吾天中丞公竟愈而安人業許冬衣單夏衣絮中丞君聞而固禁之安人固不肯曰吾鄉豈以是矯誣神明乎竟三伏臘如所許後中丞公再起家晉官太常已填綴中州安人悉與偕甲午值中州大饑中丞公與同事者議荒政不相能乙未即投劾乞歸安人從旁懇懇之曰君素抗直固宜爾耳長白醴泉之間何可不著吾兩人吾當馳歸爲君治隱具乃先四月歸道出內黃過濟美署中見署中四壁悉圖書無長物喜曰吾謂兒能讀父書不謂兒亦能父廉輒解橐中數金給濟美曰以是佐廉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四

吏薪水時天旱戒殺而濟美間市乾脯以羞安人怒然曰兒憂民吾獨不憂兒憂哉而以是溷阿母爲聞擊朴聲輒攢眉曰此昔晉陽時所聞聞之輒心動兒獨不能爲阿母稍寬假濟美唯唯如安人教以故濟美內黃治狀稱三輔冠安人體素羸居嘗善病時衄血初逾抵里又勞勩過甚遂漸增劇不任治卒距其生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二十一日僅得年五十有二安人慈愛貞靚待諸減獲有恩馭諸婢媵尤均適無所督過性不好私蓄額獨多施予中丞公歷官所至以廉名安人即數從宦遊絕無尺寸絲杲錢刀之積而中表姻族凡有婚娶輒不吝揮施衣裾稅之安人有姑東野公女也爲趙氏娶婦安人憐而重之每歲時女奴相望然僅備脯餼漿酒之類問之則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趙氏姑即骨肉然非父母家人其識大義又如此安人子一延登即濟美濟美子二長萬程次萬鍾萬程纔十齡爲安人所鍾愛嘗携以自隨及萬鍾舉而安人手摩萬程頂咲曰而父再舉子吾膝下得長有若矣故易簪時連呼萬程不絕口嗟乎世間石窌封丘所現簪佩稱顯貴人婦者寧少哉而孝謹饒醜散閒本穗義周斷機惠逮流黃如

安人者指不二三屈假令更生起而更傳列女安人其一矣濟美將以四月朔日葬安人于大峪山之原不佞爲志其大者因系之銘銘曰

孰而令中丞公稱名卿者非安人也耶孰而令外黃令稱循吏者非安人也耶孰而令滕哭于室廝哭于階中表姻族哭于庭者非安人也耶嗟嗟安人大峪之阡鬼神所珍高高下下牛眠虎蹲其安安人以安安人之後人

明文學王公暨奉 旨旌表節婦何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三

五

余同年友王道午以戊戌之某月迎養何太孺人于寶坻廣文署中居亡何而太孺人病已稍間已復病竟以庚子之某月某日病竟篤不起道午氣絕久之已蹣躑嚟曰天平一廣文斗升之祿竟不令我毋終享耶於是奉孺人柩歸里痛稍定乃持狀走向余絮涕言曰惟先孺人保不肖孤爲先君子不朽惟足下念不肖孤爲先孺人既先君子不朽余聞之不覺心怔怔動已淚歛歛下也蓋太孺人守節狀余友魏懋權嘗爲文序焉暨太孺人以孀節被旌余亦嘗爲文記其事皆極刻畫淋漓令人讀未竟篇而爲之嗚咽

倒極者乃今懋權已矣黃腸之銘余不任誰復任之按狀公諱一蘭先世爲山西潞州屯留縣人國初有祖諱順者奉母路氏徙居南樂順舉衡舉集申弘治乙卯鄉試授河南光山令俱舉維卽公父也公少穎秀而文爲邑侯葉公所賞鑒侯故浙中名家不輕許可者年十六補邑博士弟子員每試不屬草一揮立就有司見其文靡不嘉嘆曰此渥洼汗血種取道千里無難耳而太孺人又從旁史公以攻苦舉業顯親揚名爲孝蓋公二親相繼卒故太孺人以此感動公而公益憤發映雪下帷旦晚吾伊不輟卽南樂諸

卷之十三

六

高等弟子員已心屈公矣公好鍾王帖不時臨摹忽瘡發右手公仍以左手習之而瘡竟弗愈遂卒是時道午纔襁褓孺人抱之日夜泣曰妾爲死者而死誰爲妾而令死者不死乎妾之義在程嬰矣家故四壁立而道午少年又病瘡踰年不痊太孺人每夜焚香祝曰天平竟令王氏絕此一綫之脉乎兒也生妾不敢死兒也死妾不忍生天平忍令王氏絕此一綫之脉乎忽一夕太孺人似夢非夢若有神語之曰兒病愈兒病愈詰朝起視道午則瘡已化爲烏有矣里中人咸謂太孺人精誠所感故耳太孺人卽家如懸磬

平而精女紅尤工刺繡每夜至四鼓不停手以此用度稍不之而少又從父兄習孝經小學諸書道年稍長即親為授句讀後就塾師猶每夜歸必篝燈火相對以作其急稍有媿志輒色動曰吾不敢負若父兒忍負若母耶至泣下為不舉箸久之道午以故策厲子本業日精進

今上丙子與余同舉順天鄉試太孺人聞之而後喜可知也丁亥督學吳公以太孺人守節無玷教子有功上其事于朝

王上嘉嘆發帑金若干兩暨坊旌表而道午捧旌劄

為太孺人誦說太孺人且拜且泣顧道午曰

朝廷為若報我厚不知若何以為我報 朝廷道午

亦長跼泣曰敢不卒阿母之志而數奇竟屢試屢蹶

至戊戌乞恩得實抵教諭而太孺人從家至署中猶

誠道午曰兒謂廣文壇冷首霜味薄耶無地非朝廷

官無官不可報朝廷真儒名臣悉自廣厲一除凶見

勉之無媿諸生師即無媿朝廷官矣道午唯唯方以

仰事太孺人俯課諸生稍慰平生而孺人竟以終長

逝報文學公地 太孺人性雖嚴峭獨其教子始

佐文學公殊婉愉衣浣 而不時以琵琶為樂

之喪出奩治具甚辦其節孝蓋天性然也嗟嗟昔童

文毅公母自為節婦詩曰兒能讀書妾辟繡空房夜

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瞋目黃泉下余讀

之未嘗不一字一淚也太孺人苦節存孤何減章母

道午異日名位勛猷不知于文毅公何似而玄風素

業似無不及文學公雖死何嘗死而太孺人雖後文

學公數十年死又何殊同日死哉太孺人父名脩邑

廩生子一名指南即道午娶邑庠生席子諫女孫男

二長勉亮次勉昭孫女一曾孫男二長元擢亮子次

元抱昭子曾孫女一亮出文學公生以嘉靖三十年十

月二十七日卒以嘉靖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得年

二十七太孺人生以嘉靖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卒以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年七十有六文學公先

葬于城東南之祖兆距縣治五里道午今將以孺人

卒之年九月二十一日合葬文學公于祖塋東之新

阡余既為誌復系之銘曰

公才天生耶母節天植耶天摧公才顧不能繼母節

耶天完母節顧不能完公才耶豈其憐公才而以母

之節報公才耶豈其憐母節而以兒之才報母節耶

孰謂天道平而沈沈耶

孟孺人墓誌銘

孟孺人者余友魏考功懋權之元配也懋權用文章節行高一時先以萬曆乙酉卒于京邸海內惜之後一紀爲丁酉孺人以疾卒于正寢蓋皆夢雞之歲云又明年爲己亥仲子持狀泣請曰伯父與先考功稱爾汝交唯是先孺人之喪葬有日矣敢以隧道之銘請余猶記爲童子時過懋權講貫至夜分未休孺人不時出精飾飾之且語懋權曰此君少年英氣真君友也所不及君者識耳余與懋權亟服孺人有韓夫人穿墻之鑑孺人往矣則銘孺人宜莫如余按狀孺

魏考功集

卷之十三

九

人姓孟氏父一召太學生也孺人生而聰慧肅肅雖嘖咲不苟太學公與母杜甚愛重之曰此兒必貴不宜配田舍翁既懋權聘至則喜動眉宇曰真快婿也三載歸懋權纔及髮即開婦道事舅封中丞丞翁姑楊恭人能得其懽心庚午楊恭人病委頓孺人侍湯藥寢食俱廢及卒罄盡治喪具甚辦懋權家故無長物而居恭人喪益寥落不支孺人晝操白纈夜績紡懋權自吾伊揮灑之外毫無挂礙以此聲華藉甚三輔間丙子庚辰兩魁多士固懋權文高然亦孺人佐佐力居多也懋權初除太常博士太常清署奉故薄儒

魏考功集

卷之十三

十

人每飭分爲二以精者進懋權而自食其粗糲者曰妾食寧可與夫君食同哉然計俸猶不勝費懋權意欲向貸孺人亟止之曰君庶干宦而顧貸于里乎且君志節瑰磊素爲權貴人所不喜一旦中娥眉挾平頭奴出神武門歸稱繁水布衣妾終不忍見債家盈門也無已有妾簪珥可脫耳懋權高其議竟不貸辛巳以恩封孺人甲申懋權用材望遷司勳郎尋移考功孺人佐之壹票庶平乙酉懋權病將殊孺人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曰世可無妾不可無君懋權竟不起孺人痛絕者屢矣已忽曰妾而死者誰而不死死者天平妾將以是藐爾諸孤報所天耳於是同伯子廣胤扶觀南歸明年七月葬懋權又踰月而伯子復卒孺人哭之慟曰天平殲我良人又殲我冢子乎已顧仲子曰若兄繼若父逝矣所不憤若父家聲者獨若若幸努力亢宗之業兒爲政治生之計毋爲政于是耕督奴織督婢舊僅田百五十畝十餘年拓至六百餘畝仲子稍勝衣即遣就外傳數使人偵伺之聞其講習輒色喜不則歸必哭責之曰兒不念若母堂上獨不念若父地下耶仲子以此發憤下帷問學日新業以文高稱既廩而孺人仍督誨不置曰毋以

此升斗快意自有若父門風可嗣武也丁酉孺人以食少事煩遂感病篤遺囑仲子曰吾獲從若父九京亦復何恨第若王父過九十若外王母過七十若兄歿過一紀仍未植嗣若必卒吾志不者吾與若父九原且不瞑目仲子雪涕跪受曰敢負阿母言畢而逝此萬曆丁酉十一月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丙午九月七日得年纔五十二舉子二伯曰廣胤仲即廣循廣胤邑庠生娶田氏郎陽同知田則真女早夭無子廣循邑廩生初娶王氏國子學正王廷俊女繼娶張氏府學生員張濬女女一歸魏縣廩生張思默孫男

一名昭廣循出仲子狀又言孺人性方正然遇諸姊妹妹極爲婉愉居嘗儉素歲時伏臘祭享必致腍潔且慈悲好施予丙戌丁亥間饑民載道孺人煮粥鋪之多所存活此即衿裾流然有古仁人長者風天道所宜陰陽而中道懋權天繼廣胤天卒併其身亦不免至不獲下壽湛湛天道何知哉然仲子爲人博雅澹穆望之如汗血霜蹄異日定大究厥施以卒考功未竟之業孺人之服寵地下將無已時天道之陰陽孺人誠姚遠矣仲子以其年月日祔葬孺人于懋權之壙余既爲誌乃系之銘曰

微是偶些微是天些微是母些微是子些兩鳳棲梧雄者隕些雙珠出海大者沉些守雌弄遺照十二些倘然來些倘然住些繁城之南隱隱隆隆丹穴些滄海些

明郊縣丞兩崗董君墓誌銘

董氏之先爲真定藁城人當勝國時以佐命功封壽國公俊其祖也入明而壽國公之苗裔散居河朔瀛鄭之間莫敢名其祖獨元城內黃兩族猶稱藁城之董即余家與郊縣丞兩崗君也兩崗君諱勵字子勉其先譜牒莫可考相傳自永樂初遷居內黃之東莊

黎露園集卷之十三

十一

君之父諱國用舉丈夫子四伯氏界仲氏勤叔氏策君其季氏也少而穎異能文年十六補博士藉受知郡守仁和張公以文高補增廣生邑人士咸籍籍目君神駿可一顧取千金價無難而父老子儻不無廢本業於是輸貲讀書太學亡何隣人之獄起凡三載纔獲解君乃心死輟讀而耕家計遂日饒裕而間以其蓀蓀之暇課子時同時舉曰毋效而翁半五十里也久之謁選天官得河南之郊縣丞郊故頹邑而君又剛腸快口不能俯仰非久即拂衣歸曰黃池淇水間吾自有田可耕有子可教耳安事此斗米尺宅日

日哦松爲蓋歸而相羊里間與父老話桑麻較晴雨
若將終焉而時同于本業日益攻苦前後受知邑侯
荆璞徐公華東張公爲高座弟子稱既廩君聽然咲
曰吾可以了生平也偶督家過勞因感風症凡數年
不愈至今歲某月日溘然往矣距其生某年月日得
年七十有一先配劉氏繼娶 氏劉舉子二長時同
邑廩生次時舉女五按時同狀稱君斤斤自守勤儉
出自天性卒能積纖成鉅且遇變故知惟守雌壹意
濡忍此其于仕道深矣顧竟不耐其官何哉豈其逐
逐牛馬不如良田廣宅足以樂志乎抑造化乘除于

樂露園集

卷之十三

十三

此有餘必于彼不足耶時同將以某月日奉君極葬
于祖塋之側不佞辱在同宗既志其平生復爲銘曰
才耶不起才而起貲宦耶不盈宦而盈蓄仕非仕耶
隱非隱耶且誦且讀或耘或耕夫是曰落穆之似而
饒粥之遺

宗姪以通暨配崔氏合葬墓誌銘

以通名邦器不佞族子也以通之父曰東川公諱進
選兵馬指揮使東川公之父曰濟封兵馬指揮使濟
之父曰秉歲貢生秉之父曰鰲鰲之父曰庭蕙庭蕙
之父曰志能封主事不佞盤堤之董之始祖也東川

公舉子四以通行在第三伯氏邦教仲氏邦政俱業
農以通顧業儒儒已成會東川公棄世伯氏仲氏各
析箸以通獨與其季弟邦寧侍張太孺人養邦寧年
纔毀齧張孺人鍾愛特甚而邦寧之婦胡又以病死
太孺人泣不進七箸以通仰體太孺人旨百計貸益
爲邦寧拮据婚嫁事又不時稱觴太孺人前曰有兒在
阿母亡慮小弱弟不成立也太孺人稍解蓋兩兄弟
同舉火者計十二年最後太孺人捐館而以通所配
崔氏亦繼之家難固租紛拏而至以通應酬不暇以
故不能無十五廢業而勢又不能與邦寧同日各立

樂露園集

卷之十三

十四

門戶吾第取其苦窳者可耳邦寧德之至白首相友
愛以通爲人恬澹平易善調笑遇宗鄰無不人人得
其驩心晚歲宗鄰益推爲祭酒顧居恒自嘆不能用
文章起家與海內賢長者鴈行而前茫茫造化寧獨
無意乎吾之後平蓋先輩君稍知小義時以通卽督
誨不勒曰男兒累學若累系毋效若翁中道落窳也
先輩君緣是感激力學凡七入秋闈纔中甲午順天
解領而以通業于壬午用 皇長子誼憲爲冠帶
壽官以通他誼甚著先是郡守揆宇淦公慶其行誼
踵門敦請故事與宴者非顯宦卽巨家至以通用白

衣應之而郡人士退無後言也戊戌先輩君下第欲乞一博士迎養繼不果歸以通見之喜曰得吾兒長在膝下足矣蓋九月而病作十月而病委頓至十一月初三日遂卒卒之前數日若有神來迎者綿惓時所囑先輩君語皆琅琅古人大誼其臨危不亂爾爾較昔易簣結纓豈相遠哉以通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四初娶崔氏婉婉沉靜事張太孺人孝敬備禮生干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二十有二繼娶韓氏子一懋官卽先輩君娶平氏繼娶錢氏女四先輩君將以某月日啓崔夫人與以通合窆

盤堤村祖塋

卷之十三

十五

盤堤村祖塋之東南隅而持狀泣視不佞乞銘曰此先君遺命也不佞重以通生平不忍辭乃銘曰

業弗儒竟而農竟耶顯弗身遂而子遂耶官不資拜而恩拜耶寵弗存被而歿被耶偃耶僂耶夫耶婦耶我誌我銘而不死耶

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忠菴耿公行

萬曆辛卯十月十四日中丞耿公卒于家明年壬辰十月其子如璘持幣遣倅謁不佞曰不肖孤將徵銘于大司馬不朽先大人然不得足下狀大司馬亦無

憑以不朽先大人司馬者東泉石公也石公有人鑑故如璘將乞銘不佞自惟新進晚士無能爲公役然憶爲進士時曾辱公知則狀公宜莫如不佞蓋公諱隨卿字子承別號忠菴滑縣人自其髫年業負豪雋聲與從兄敬菴齊名敬菴馴謹雅士而公昂慷不羈公居嘗言蠶絲牛毛繩趨尺步存宜祭酒沒堪立社我不如敬菴兄若水流雲行斧斷霆擊轉盼俄咄功成晏如敬菴兄不如我敬菴公聞之亦咲謂家弟自知且知我也癸卯同舉于鄉丁未同舉南宮戊申除授休寧縣有能名壬子以治最轉工部屯田司主事癸卯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甲寅轉本司員外郎是時公雖居閭閻然自銓樞而下無不雅意大用公矣居無何轉遼東開原兵備僉事先是開原頻歲大侵斗米千錢穀數地皮皆高其價軍士至有脫巾操戈而呼者公諭以大義軍皆解散乃設計誅首亂者數人委官盤驗鎮人餘糧按月賒與軍士復給糧王印信執照候軍糧到日照償扣還軍士感泣而又善用屬夷累以首功蒙賞已未轉陝西叅議分守商洛道丁外艱癸亥起家補河南叅議分守河南道而伊王典模者久蓄異志怙勢不悛每假接奉 睿旨恐喝

盤堤村祖塋

卷之十三

十六

洛城士民人情詢詢憂亂計不知所出公謂漸不可
長遂發其違

祖訓抗

明旨等項大逆不道密事皆數十年來所司客忍不
敢言者曾按臺冲字顏公與公策合于是多方愚誤
擒之股掌之間廢爲庶人洛人至今能道之甲子陞
蘇松兵備副使蘇松者倭衝也而是歲四月內果有
倭奴六船突犯崇明界公督副總兵郭成恭將出應
山兵船圍賊于穿心港乘風載葦縱火焚燒船壞倭
死漂溺無數斬首一百一十七名生擒日羅賊葉新

葉露園集

卷之十三

十七

瓢十五郎三八郎等三十六名復搜斬一十五級賊
遂無一生還者捷聞賞銀十五兩轉山西布政司左
叅政兼按察司副使仍管分巡口北整飭懷隆南山
戎務尋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丁卯
虜犯薊鎮公督兵血戰追至棒樁崖斬首無算以大
捷聞論者指爲僞功倉皇被繫既且不測會以
川劉公撫臺貢菴曹公抗疏白公功謂九邊之
捷奈何用文法相繩如漢繫雲中守故事乎公上
疏請將功級駝馬盈甲器仗解赴京城九卿
驗人言始息而論者竟以公潰牆縱虜免公爲民然

虜自是大劫不敢窺薊鎮左右矣公優游林下幾三
十年撫按使者後先薦公雄才壯猷可稱萬里金湯
九邊鎖鑰業已奉

旨起用會當國者端意互市欲罷兵相休息遂不果
用公往歲虜犯河西今歲倭破朝鮮

廟堂方銳意用公而公已不可起矣嗟乎開原之鼓
噪則嘉靖大同之變也典模之暴橫則正德已卯之
變也灣東之侵畧則也先俺答之變也崇明之傳警
則王直徐海之變也而公重如持竿應若發機不動
聲色功若太山公所謂才大臣者非耶而竟以謫去

葉露園集

卷之十三

十九

令公今日而當虜嶧嶠鳥鼠之間必不至荼毒令公
今日而當寇黃草紅花之間必不至虔劉令公今日
而當倭木葉白雲之間必不至猖獗天不數生才生
才又不數用用者又未必天所生之才竟令東鹿黎
陽餘姚三王公寥寥二百年也傷哉公矣公生于正
德十二年丁丑十二月二十六日距其卒得年七十
有五高祖端曾祖表祖潤贈戶部員外郎父騰以
察院右僉都御史母郭氏贈恭人配某氏子一如璠
光祿寺署丞孫光觀光陸光陸

實郎中傳

公諱如蘭字子化大名入幼負雋聲天性醇謹篤行
勤學望之知爲國器以故每試輒冠諸文學卽諸文
學人人自以爲弗及曰竇氏子年少有奇才政是我
輩祭酒也然遇京試輒不利如是坎壈者幾二十年
甲子始中順天鄉試明年乙丑登范應期榜進士除
授湖廣石首縣知縣石首刁頑罷病稱不易治而公
仁心爲質濟之以清勤敏幹民咸于相安又邑故
苦徭賦不均豪家猾吏千孔百瘡舞文作奸公雅欲
改絃塞竇而適均田之奏方下於是矢神約民躬履
抽丈凡均徭水冊支應等役照稅徵募立爲定式自

卷之三

九

是增減漁獵之風絕矣邑中無論達官貴人與嫠婦
稚子同聲頌公曰竇侯慈母神君也然竟以催科政
緩積貯數歉調襄陽石首父老卧轍泣留至重不得
前公撫諭良久乃馳去至襄陽人有勸以稍貶損狗
時者公咲曰吾薑桂之性寧有易辛時哉其治襄陽
復如治石首狀踰年轉南京戶部主事襄陽人爲甘
棠遺愛集以志思公入部初司鈔江口再司鈔楊州
兩地財貨如藁故司鈔者皆滿橐而去公至悉以委
從官曰古人酌食泉而覺爽吾寧不酌已耳秩滿辭
歸僅挾一平頭奴入留都卽琴鶴圖書無有也萬曆

三年考績北上便道省親是時公病已委頓嘗向子
生光等言也兒輩怨我乎且世人以錢財遺子孫我
以清白遺子孫政所以功德兒輩無已時也病凡兩
月而卒卒之日郡人士爲之出涕曰天道無知乃令
竇郎中死益公未卒前十五日已轉比京戶部山西
司郎中督餉雲中矣嗟乎伯起四知祖榮一錢藉甚
今昔余以所覩竇郎中始末大節何減伯起祖榮乎
余友魏懋忠爲荊州司理嘗過石首民有五家立一
廟者有十家立一廟者問之則曰竇侯祠懋忠爲低
徊不忍去久之嗟乎非公忠實心流在士民惡能令
之世世奉香火勿絕耶余不及識公然公委頓時曾
索余試文亟口賞譽之亦不可謂非余知己矣因傳
其行事大者以備異日脩國史者採覽焉

卷之三

二十

詹山人傳

山人名某字某徽人也山人於吾魏開敏之士無所
不交往獨未識余余不佞四方君子苟至魏者亦無
所不交往獨未識山人山人未歿時石帆先生時時
向余稱山人余不異以爲山人猶人耳既山人歿後
石帆先生向余言山人客死狀至再三嘆息余不憚
以爲山人之死猶人之死耳乃石帆先生去魏而山

人之子希周書山人詩一卷視余且索余傳山人余
讀山人詩乃知山人有異始憐山人之死恨余不與
交往因又恨山人不交往余而所交往者屢屢吾魏
開敏之士耳山人蓋嘗與汪伯玉吳明卿遊甚歡兩
公稱山人詩不容口今卷中有訪伯玉詩曰交情猶
袖風雲合行色芙蓉秋水深陪明卿飲九江曰江湖
吾自尊詩伯天地人嘗愛酒星其送人督學夢中曰
不霜鸚鵡碧知草多雨瀟湘香見蘭又有送石帆先
生告歸曰客有煙霞千里興人同湖海一尊情警調
秀句種種間出置之王孟不知何似然以視日來任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耳和吻不啻霄壤矣古人云詩窮而後工山人奔走
風塵牢落江湖至客死不能棺不可謂不窮然第令
不窮亦不過致通顯稱名公卿已耳烏能慨洗發
出其奇以與海內名公相倡酬即窮而第令不奔走
牢落客死漳衛間亦烏聊松蘿間知有山人耳余何
至異且憐而為極力描寫其生平以傳諸後然則窮
何病山人窮正所以見山人矣或曰山人多技能妙
鍾王書法精兩漢諸篆隸此淺之乎知山人者故不
具

連節補贊 有序

嗟乎慾海溺人愛河牽世蛾眉易埽鸞鏡難磨故三
月入胡唯見爭新之飭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女
節不貞從昔共懷間有自拔流俗無忝風教如桓之
女陝之婦荀之息王之發並皆名懸青史事範紅顏
金石不磨天壤同敞以視懷二棄一之輩不厭厥心
死即淫淫汗下矣連節婦者今太僕卿少嵩公之愛
女也白水凝神青松標志奉大家之懿誠佩南郡之
嚴箴言自德門千歸望族少君之鹿車並御德耀之
玉案齊眉偕老長吟繼快潘楊之睦未亡忽遽輒分
秦晉之懽兼以堂匪慈姑膝鮮愛子翩翩素帳華屋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空存寂寂黃腸泉路永隔而節婦痛九原之長逝傷
百歲之無期誓日呼天甘心碎首倒極咽絕至再迄
三每高刑耳之風願附投棺之誼獨以二親之敦諭
稍淹歲時其如五內之飛揚終懷窀穸人將化石空
餘奄奄之形草欲斷腸猶灑盈盈之淚太僕公憐其
孤苦義其堅貞夢之都中俾侍膝下百方供養其輟
痛于黃壚壹意却除竟啣哀于玄壤當念其之日
政婦絕脰之時哀關都門直傾燕市邯鄲才子
黃綸之詞蓬苑仙人喜勒清流之碣其冀南父河
北陳人總輸稅于千秋寔負心于一片風流易水堂

俠骨之仍香火瘞荆山想芳魂之未歿聊陳梗概以俟表揚乃知高洛名邦未盡泯泯之侶閨房弱質雅多烈烈之英云爾

贊曰栢舟風微陌桑誼歇波隨茅靡倫綱疇揭大河以南高接伊闕中產閨貞爲世日月名家血胤曰嬪豪閥成禮之初已甘白髮忽爾所天蚤世病隨人鬼雖分溝壑自矢卻華謝甘屢起屢委魂魄飛漂骨削形毀竟缺長安何烈爾爾古昔如林今世獨此明明千秋猶月在水海竭萬顏吾文或死

繁露

之十三

三

集卷之十三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四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誌銘四

大學士對南山陰王公墓誌銘

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前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對南王公卒於家計聞

上爲輟朝震悼曰此朕舊學骨鯁臣

敕賜祭葬如一品禮遣行人往營葬事

特贈少保蔭一子尚寶丞予謚文端公先是雖以儲

議忤

繁露園集

卷之十四

上旨然

上素重公爲人意公年未至旦莫召用故於公之

歿所爲褒卹錄蔭有加禮云已公冢子濤初孝廉以

某與公後先讀中秘書意氣素相臭味持狀乞銘按

狀公諱某字忠伯號對南先世太原人後徙鳳翔

國初有長眉王者以南京龍江衛士從

文皇帝北征留屯塞上遂卽大同之山陰家焉七世

祖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俱種德弗顯得林生冲仕

爲邑尉冲生縉仕爲臨邑令縉生黃坡公朝用朝用

生石溪公某即公父舉明經不仕配韓淑人以嘉靖
丙申閏十二月二日舉公而石溪公當公舉之夜夢
仙仗擁玉童自雲中下覺而心獨自喜曰必大吾門
公生而警敏絕倫顧端凝不好弄戲七歲韓淑人見
背繼母梁再繼景皆于公如其所出髫歲隸博士籍
才名藉甚甲子舉本省鄉試乙丑禮部試不利歸丁
石溪公艱又三年隆慶戊辰成進士 廷試讀卷原
擬一甲二名既傳臚二甲二名蓋

穆廟偶有所錯綜故然公亦若爲罔聞也已選庶吉
士高第庚午授翰林院編脩與脩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二

世廟實錄尋教習內書堂辛未分校禮閣暨萬曆改
元又與脩

穆廟實錄甲戌陞脩撰乙亥建復 起居註佐以史
臣六人公首與選會日講員缺公又以翰撰先補時
上冲齡嚮學日御講筵公從諸耆宿後開導剴切音
吐高亮

上改容傾聽親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已退謂左右
曰王講官大是端士蓋已識公爲公輔器有意用公
矣居一年所以病謁告賜金幣許馳驛行已卯仍以
翰撰召充日講官同脩會典又三年壬午陞洗馬諭

月陞庶子明年癸未主考武場進少詹兼侍讀學士
掌院篆明年甲申春解院篆教習庶吉士亡何陞禮
部左侍郎兼官如舊已改吏部左踰月詔兼東閣大
學士入閣辦事與大倉王公同日宣麻麻下都人士
動色相慶

上聞之喜甚曰宋相文富朕相二王當俱賢于夢卜
矣公既受

上知遇黑頭大拜每感奮思報遇 召對煖閣或偕
同官議處章奏多所籌贊乙酉從視 壽宮賜一品

飛魚服風霾爲災公同閣臣條上寬卹四事大旱扈
上步禱南郊召對面奏俱蒙嘉納明年丙戌景淑人

卒于京邸 詔賜賻布銀幣給三代誥命祖父俱贈
如公官公既奉景淑人喪還山陰而

上猶虛位待公有以推閣臣請者

上不允已丑公服方禪除卽家

詔進禮部尚書趣還內閣遣行人往迎凡三疏辭俱
不允踰年至是時

上御朝漸疏公入數月猶未及面於是上言臣非敢
希一覲 天顏爲恩寵但邇來 朝講久輟 儲位

久虛 郊廟久代章奏久留似於 聖德朝常關係

不細請以 聖節出御畢發章奏以懾海內喁喁之望

上覽疏感動遣中官諭旨曰已悉卿忠愛翌日爲出御門延公進見庚寅元日

上御便殿召閣臣入對因出 元子見之公同長洲新安太倉面請諭教退復再請 冊立久之公自以受

上特恩起用踰年諸所靖獻多鬱結不得申乃累上疏自劾大畧謂日來災異頻見疆圉弗靖重以議論紛拏風紀漸壞臣伴食中書一籌莫效更

卷之十四

四

皇子冲霄中外繫心不宜延稽大禮以開羣疑又禁庭僕御之臣喜怒過當訶責太嚴恐上累

聖德下滋危懼臣雖私抱隱憂而才誠綿薄不能動主請如漢用災異策免三公例罷臣以應天變

上未允 溫旨敦趣至三乃出視事公既不得請而私念建 儲一事乃 國家安危一大機括若大小

臣工以去就爭 明主可爲忠言當不難轉移十月公復同諸閣臣請 冊立而大宗伯東阿于公亦合

九卿三請 詔諭候旨行且譙讓廷臣激聒奪禮官秩于是長洲新安太倉三公各惶恐第引疾謝而

新安太倉奉 諭旨陳謝疏中語涉 冊儲

上復持不下公居中調劑

上意稍解詔趣三公出旋遣中使李浚諭公 冊儲之禮當明年舉行若廷臣再有奏擾直過十五歲方

行公見 聖示有期喜曰此宗社之福也乃擬傳札以進請宜示百僚且曰十五歲之諭客臣密示恐不

宜入之帖中又度未必下以便先錄馳報大宗伯于公卽具疏覆并隱十五歲語而科臣亦具疏面話如

公旨

上復遣諭公浚所傳原不許宣示奈何令禮臣知之

卷之十四

五

且部科疏是何等語然雖不悻而無奈中外公論何僅奪部科俸儲議遂決公居閣七日疏凡七上於是長洲新安太倉亟推公有定策手各自以爲不如公

公方且杜門請罷累 詔趣公始出明年辛卯八月工部郎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時太倉歸省長洲乞

告獨公與新安直閣忍有德言入激

上怒因具揭署三臣名引前 諭旨請

上果大怒責輔臣朋黨比下長洲欲于中委曲調劑因密揭前疏臣不與聞而

上怒竟不解乃更期三年新安策免長洲亦用

罷免公力引罪言國今日所請本臣前歲所宜臣實
悞國且悞部科諸臣稽宗社大計請留國併留時行
獨罷臣還不報而手諭公携藥餌扶掖入閣公乃
擬 敕請趣太倉入侍而是時蘭溪業以長洲薦同
公直閣辦事矣明年壬辰正月科臣李獻可等以豫
教請 嚴旨降罰公封還且力請寬宥獻可等不報
而他會救科臣者更得重譴甚于杖於是公力請求
罷疏中大畧謂臣竊不自揣妄希古人但道臣沈以
爲不可之意輒敢封還 御批不謂致激

上怒譴詞謫榜株連累累是諸臣之得罪皆自臣始

卷之十四

六

且詢之同官知奉

旨責臣希名臣所希之名不過期

上爲堯舜之君而臣得附堯舜之臣若棄名不顧將

阿諛苟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爲是乃

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

上不省而公復疏言臣大馬微誠不能感迴 天意

至建 儲大典冊立或可少待豫教委宜蚤圖科臣

所言未爲差謬譴訶一出遠近驚疑使臣復依違保

祿渙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陷主不義貽辱

朝廷者也願亟賜罷歸以全晚節

上復不省已遣中官諭卿洗沐數日其亟入閣辦事
公去志益決復上疏言臣不能委曲調停從頌緩解
而封還 御批

上取罪誠萬死不敢辭但 皇子于

皇上父子至親 冊立與豫教典禮至大言係至親

事關大典有何宜怒既荷天言切責又兼 溫旨慰

留雨露霜雪靡非至教但臣以孤忠自立之身抱下

愚不移之疾俯循沈痼既非數日可痊仰冀生全實

以一禰爲幸仍不省公堅卧不出至三月 廷試公

辭免讀卷乃 予告賜乘傳歸公具疏備條君德時

卷之十四

七

政安懷大畧未猶及建 儲事且云情依依而戀主

猶回棄婦之頭心惓惓以憂時橫瀝孤臣之淚讀者

皆爲隕涕當公之去或有以書挽之者曰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謂止而不諫也公大臣也獨不能濡忍以

就大事而悻悻如言官取一決自快爲公咈然曰漢

有胡廣中庸今乃有公論語乎且古之人主惟所欲

爲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耳假大臣不

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尚有濟聞者服其確論公

雖去而

上素重公竟思公言默定萬世之策以甲午年

元子出閣講學又七年辛丑 冊立公聞之仰天舉

手加額曰

上幸用臣言臣死可也目齋沐具表賀壬寅

上亦遣行人羊酒存問官一子中書舍人公具疏謝
疏中猶及視朝勤政罷礦稅起廢佚諸大事而入奏
者爲削數言公大懊恨明年癸卯公病病中夢同司
馬文莊公應制詠獻芹獻曝詩寤猶能舉其詞及委
頓瘳語悉君國事一語不及家公體貌魁岸器局恢
弘雅負經濟才而性款悃悃力以天下爲已任居嘗
喜愠不形至遇國家大事與關生平名節則斬斬獄
獄即責育無以奪之方公纂脩時適新鄭當國見公
所書其兄中丞事甚甚諷改之公屹不爲動江陵病
劇盈朝爲建醮時目公咲曰古人爲君父禱今禱
爲相耶因約不往既江陵敗

上怒不測禍且及泉壤予密與公約謂其人功過不
相掩公卽慨然屬草將以經筵日同疏面奏會有

旨從未減乃已其不隨人炎冷固如此又公直閣時
曾少卿乾亨有條陳汰武弁疏未及上以閱邊行而
各衛官聞之因遮少卿兄尚書同亨於朝大呼譟欲
甘心焉公聞狀亟出遣人傳諭曰若曹無狀敢干禁

卷之五

八

庭窘辱大臣獨不畏赤若族耶衆始解散已下兵部

欲黃不問公曰恐啓奸雄窺伺之心元魏張尋事其
前車也因行五府詰主名者置之法聞者莫不多公
鎮定之功先是蒲坂張公繼江陵爲政以同里故數
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發舒而一二新
少年務詭激射名爭求多于當事者公正色中立不
稍假借獨以大義譬解之即一二新少年又靡不嚴
重公也公於書無所不窺下筆風發泉湧千百言立
就自成一家獨不喜聚徒講學曰學貴躬行標榜何
爲敦倫砥節內行純備奔景淑人之喪號擗過毀人

卷之五

九

尤難之與人交有始末居鄉豈弟寬和人人自謂親
已然非意相干輒以理遣慎取與一介不苟宗族親
友窘急不惜傾貲賙之嘗大書客座有橐裏金錢揮
已盡枕中軒冕夢皆空之語沒之日幾不辦葬焉大
宗伯于公業草公傳稱公守城深堅招不來麾不去
有古社稷臣風蓋以汲長孺况公也余謂公風度鑒
裁似張子壽忠誠體國負海內重望似司馬君實然
文皇于子壽生不用其言沒始思之遣人祭弔曲江
公以議 儲去位而卽以建 儲蒙

上存問錄陰遇若過子壽獨君實起家入中書變熙

豐為元祐史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數餘年來礦稅使者四出殃民不啻熙豐之新法余輩碌碌叩叩泣血無力回天公

上畏相也海內望公如望歲旦暮且冀公再起同心協力拯濟一二乃公顧盻然先往不及如君實一奏旋乾轉坤之功嗟嗟

上即用公而不能終用公 國家即得公之用而不能竟公之用人之云亡可勝痛悼然

上之終始以禮遇公與公之生死以道事主真可云聖主貞臣百代一時者矣元配霍氏封兵部主事宗

家園集卷之十四

十一

歟女未廟見卒累贈淑人繼配李氏處士松女累封淑人貞靜勤敏善事舅姑饗客供祭事事精辦然性朴素既貴猶慕縞過諸戚屬諸戚屬相視而笑不顧也曰吾自安之公課弟璽或過嚴淑人輒從旁解之至醮責諸子輒不少寬假曰我子豈同先姑子哉遇霍氏有加禮至李氏外家竟不肯私一錢以公歸之明年卒公每念之輒泫然泣下公生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卒萬曆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霍淑人生嘉靖丙申七月十三日卒嘉靖甲寅五月二十五日李淑人生己亥閏七月二十八日卒癸巳十一月

初二日子男八濬初乙酉舉人娶大理寺評事霍廷

楠女湛初中書舍人娶兵部主事孫訓女繼娶陝西

兵備按察使李楠女沛初廩生娶陝西兵備副使薛

綸女汲初廩生娶湖廣布政使安嘉善女俱李淑人

出淪初庠生亦娶綸女側室林出演初聘山東兵備

副使薛綸女灝初未聘俱側室徐氏出洞初初側室

門出女二長李淑人出適國子生郭煥然早卒次徐

氏適庠生李昌時孫男六濬初出者泰庚娶戶部主

事焦承光女泰葵娶舉人鄧應元女泰符聘張進士

爾基女泰齋聘郭文學隣女沛初出者劉寄尚幼孫

女七濬初出二一適施應圻一適郭震祥湛初出一

沛初出一汲初出一淪初出二俱幼曾孫男一泰庚

出上以甲辰十一月安葬桑乾之陽銘曰

雲弁之間昂畢分野七寶五峰盤礴南下人文苞孕

千年未吐宋惟畢公公今繼武公之心事曰白天青

公之器宇川靜岳停賈董文章富韓經濟講筵侃侃

受知於

帝曰良弼侍予左右先後匪射謬謬匡救 儲政紛

紜公獨款悃雖忤

帝旨終定 國本歸休山右人仰東山新法嗷嗷日
望賜環繼拜 儲詔陰館之里仰天跪呼臣死可矣
踰歲告灾星流雲淡黃鳥有悲青史無憾

帝念魚頭吾之舊學褒卹錄蔭禮崇恩渥予嘗目公
殆庶王佐文端易名千古不磨鬱鬱佳氣桑乾之陽
挾兩淑人于馬徜徉拖及子孫永世匪懈石馬秋風
望之下拜

敕封周孺人墓誌銘

周孺人者默齋郭先生之配也默齋先生以文行高
一郡由歲舉仕應天府經歷歷平涼藥州推官用治

墓誌銘

卷之十四

十一

行局等封徵仕郎因封先生之配爲孺人故稱曰周
孺人云孺人與先生同邑文學周公汝礪之次女
周於邑稱望族又稚於貴而孺人視之泊如也顧獨
嚴守女誡且穎爽曉書史大音年十七歸先生夫婦
相莊識者謂不減少君德耀之風是時姑沒已葬獨
舅躋山公在孺人每私憾不及躬事姑歲時饋其輒
鳴咽露襟而事躋山公飲食衣服必親酸醢時寒暑
躋山公大喜曰吾不第得孝子且得孝婦居其何躋
山公歿家故無厚遺孺人日夜置謁相先生變喪具
卒成禮孺人卽女笄流乎顧其行誼有烈士風每聞

古人莊節偉行輒詫嘆以爲男兒當如此當先生爲
博士時性故嗜學而孺人每夜必篝燈火或紡績或
縫紉相伴吾伊往往有至旦者先生處稱名儒出稱
名宦卽天性醇懿然本之孺人爲多以故先生每對
執友言必曰吾有孺人如桓公之得管仲昭烈之得
孔明不者吾幾不自立矣孺人居家儉約凡米鹽瑣
屑之務必程量多寡卽值歲後不至匱乏又性好施
予見人有老且貧者輒相調濟待奴僕有恩人入感
德教二子甚嚴有方小有過舉輒呵責不少貸嘗居
母張夫人喪哀毀骨立凡三年酒肉不入口其孝友

墓誌銘

卷之十四

十一

蓋天性然也又遇諸叔仲姊姒最有禮叔弟可立之
喪貧不能葬默齋先生方遠宦平涼孺人卽遣二子
周旋賻贈季弟可志壯而未室孺人卽出囊中裝代
爲舉婚嗟呼棠棣行葦之誼缺廢所由來矣歿者自
歿鰥者自鰥吾於何有此皆世間磊落丈夫所不能
免而孺人無吝心無德色推而不留成而不居丈夫
聞之不當媿死耶孺人生於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
三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
有七子二長文明府廩生篤行能文先孺人五年卒
次文光乙酉舉人女二長適同邑封主事董某男晉

筆次適大名廬生范如松先母卒孫男四茂才育才
遜才俱文明出處才文光出孫女三文明出者二長
適大名縣舉人劉遵憲一尚幼文光出者一適邑庠
生任和男道統系之銘曰

相厥夫妻道平友道平訓厥子母道平師道平孝以
睦儉以勤女子乎丈夫乎開姆訓作壹儀朝典乎家
乘乎嗟孺人死乎不死乎

明處士荆亭袁公暨配董夫人合葬墓志銘

處士袁公名筠字公虛號荆亭宛之曹南人善治家
人生產好行其德間里義之先以萬曆乙酉卒漆園

墓志銘

卷之十四

五

穆考功少春業爲銘其墓蓋素封而仁心爲質篤行
長者也又十九年爲萬曆癸卯公配董夫人復卒而
其冢子指揮僉事一康持狀請余銘曰先處士旣徵
穆先生不朽九原矣惟是所爲不朽先慈者敢徵師
門一言之辱先慈不朽卽一康兄弟不朽余按狀夫
人故爲同邑龍岡公之季女董固曹望族龍岡公家
訓又嚴以故夫人幼卽守女誠不喜嬉戲惟日與諸
姊妹行敦孝讓龍岡公每撫之色喜曰惜兒非男男
則必亢吾宗旣笄而歸處士克脩婦道事舅姑以孝
聞初處士與諸兄弟析箸時產不能踰中人夫人因

脫其簪珥佐子母家以是日饒裕又爲處士納側室

周氏善遇之而撫周氏所舉子若女更不啻已出卽
周氏子若女亦不知其非夫人舉豈其服泰室帝休
若干許耶處士捐館時夫人與一康等計曰食指夥
矣江門番陽同居之誼不能效也獨念汝兄弟才不
才卽弗同母然同汝父血胤稍有輕重無論外議紛
紜謂此心何而處士臨殊又有遺囑附郭田約值五
百金爲一夔太學資斧蓋一夔與一康同夫人出故
處士藉此以憫夫人夫人至是召問一康及弟夔云
何則同聲對曰寧失五百金不敢失諸兄弟驩夫人

墓志銘

卷之十四

五

喜溢眉宇曰此吾志也吾爲有子矣因四分之夫人
與處士卽起家勤儉然好施予有貸輒應貸而或不
能償輒焚其券凡待以舉火併婚葬者亡慮若干家
戊子癸巳曹歲大侵夫人不時嗾一康輸粟賑貸族
子束一行嘗因貧鬻女爲倍其值歲稔復還之令自
嫁里人有向一康兄弟鬻產者則諄諄戒之曰寧值
溢產毋產溢值今日我負人他日人得無負吾子孫
乎歲延明師督誨一康兄弟里有貧而願學者一
切館穀脯粟之費不惜傾橐給之以故一康卽由太
學改授指揮僉事然筆下刺刺實有其文亦夫人平

日督諄力也壬寅河工大興太夫人走一力語一康都下曰家有積粟千石吾不忍私請輸以佐河工一康即伏闕上疏成夫人志癸卯春一康奉

命歸里夫人適卧疾不起一康欲留侍夫人彊起促之曰而母旦夕瘞奈何計其不祿誤公家事乎一康因含泣北上甫一月計音至矣一康痛極欲絕曰吾不及訣吾母之存庶及永吾母之歿平痛稍定因草狀請銘繁露生曰太史公嘗言入宮而妬入室而仇以余所覩董夫人狀則太史公不幾虛語哉至恩沾里閭義急公家又非素封家所能望龍岡公固曰爲繁露園集卷之十四

十六

男定亢吾宗卽爲女曷常不多慷慨丈夫之氣然則袁氏之宗藉之以亢者多矣彼其委頓時異香滿室移刻乃散毋乃淨土極樂世界往耶生以嘉靖九年庚寅二月二十八日卒以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舉子二長卽一康以太學生改授清輝堂學廩陞神樞九營中軍要生員劉廣女次一夢鴻臚寺序班娶生員劉日省女次一舉子二一中太學生先卒娶嚴氏一泓生員王女二太夫人出者一適生員田自新周氏出者一適王標孫男四明藩一康出明翰明垣一夢出長長春

一中出孫女四一康出餘皆幼系之銘曰

景山荷澤幻而多奇寧惟士行亦有毋儀士也伯鸞女也德耀倉庚鳴鳩恩周仰頰施及其後質有文武我銘我誌異世庶睹

繁露園集卷之十四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四

十七

繁露園集卷之十五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表狀記文

明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后墅張公墓表

嗟乎此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后墅張公之墓公於本年五月卒正寢曾不佞以憂歸而公之子茂才潔持其壻憲副君廉狀雪泣視不佞曰先君已矣大司馬心齋張公業銘諸幽惟是墓道之石敢藉吾子一言

繁露園集卷之十五

二

之辱不佞不敢以服爲解按狀公諱崇功字惟志先爲遼之小興州人至六世祖封光祿丞諱原政者始遷大名之賢相里鄉行宦業累葉不乏具見大司馬誌中公祖曰伊陽教諭確父曰自東俱以公貴累贈叅政生而奇慧年十四補邑諸生前後督學使者良齋王公函峰阮公松里馬公皆名冠海內閱公試文亟加鑒賞曰此瓊林一枝俱置第一公滯滯諸生凡十餘年至嘉靖乙卯衡文者爲槐野王公元峰袁公公中葩經二卷又十年爲乙丑公復中葩經二卷分試則李太史文麓主試則高相國玄胡少宰日門也

繁露園集卷之十五

二

是年宗弟孔循亦舉進士海內目曰張氏雙璧云丙寅除陽信令賢聲藉甚迎封叅政公與郭淑人養于宦邸朝夕上食問寒燠丁卯入秋聞得士六人後先成進士者二是年從弟崇雅舉順天鄉試宗兄訓導孔時舉山西鄉試孔時與公諸生時名相鴈行崇雅從公授博士業者戊辰入 覲歸叅政公與郭淑人留養于家暨冬郭淑人計至長號奔歸柴毀幾至滅性裏事一稟新安家禮已已漳河決破邑城公奉叅政公移居郡城居亡何叅政公復卒公柴毀如喪郭淑人時壬申服闋除定陶令定陶充之斗城公治陶如駕輕就熟甫六月欽召入都據公治狀非省卽臺竟爲讒所中僅得戶之四川司視之泊如也轉餉密雲廉聲益著會遼東督餉使者侵牟事覺大司徒風重公名卽推轂公往公至遼砥礪操履實軍士驩若挾續萬層甲戌逆酋王杲就執公以督餉功蒙 賞至平虜堡大捷復蒙欽賞是年考績叅政公郭淑人與公元配楊氏繼配錢氏封贈各如制丁丑陞山東僉事分巡遼海駐節廣寧公悉心經畧鎮人倚公若長城戊寅以土蠻之捷蒙欽賞二次尋陞山東叅議分守遼陽已卯以養善木大捷欽賞白金文綺尋陞山

東副使庚辰紅土城鴨兒匱後先大捷蒙欽賞花銀
加陞一級尋陞山東右叅政辛巳科臣大閱荐公功
除蒙欽賞外加俸一級癸未古勒寨大捷與前曹子
峪大捷兩蒙欽賞是歲

天子以 皇長子大慶覃恩臣庶於是教諭公贈中
大夫山東叅政祖母王氏贈淑人先贈郎中公加中
大夫山東叅政郭安人加淑人錢安人加封淑人六
月陞山東按察使去前計部時纔十年許公威名奕
奕虜人望風懾服如羗戎之畏段張元昊之畏韓范
朝野僉謀旦暮開府爲神京保障會有大獄起公爭

卷之十五

三

之不能竟以是挂誤議調公畧不以介意歸而焚黃
祖父墓前暨石鐫制以廣

主恩旋出舊所欽賞花銀擊鮮灑醴聚族而餽之族
或婚喪不能舉輒捐俸餘相賙給且不時儲藥置棺
以醫邑人之疫及疫而不可醫者監司郡邑非大慶
賀不輕詣後先宦魏者無不嚴重公獨明農課子與
二三執舊結社把酒彈棋復偕弟晴巖大叅賁川刺
史會侄孫輩約天倫會間月一行一門孝友雍雍如
也或諷之出公咲謝曰吾白首嫠婦豈能更作少年
粧哉乙未翁壽躋七泰郡人士繪百壽圖祝公明年

丙申家子家婦相繼物故公不仞卜商之痛鬱鬱成
疾延至戊戌五月竟不起去公生嘉靖五年丙戌得
年七十有三嗟乎士平居侈口而談莫不自謂挾管
葛之畧談曾史之行乃進多循循容容至不能効尺
寸退即赫赫巍巍用官室妻妾誇耀鄉里求如窮之
得我其人者且萬不能獲一談何容易乎公歷官所
至有聲遼左十年左提右撻殲虜幾盡旣非鹿鹿無
奇者埒退而居鄉恬漠寬厚睦族周急里人德之至
比于晏平仲范希文且譙絕聲伎室鮮姬姜又足以
婉摺紳輩之荒淫無度不自知其不可者矣公有文

卷之十五

四

夫子四已天其三沉沉天道似不可究詰然深與諸
孫各蘭茁玉芽昂昂露頭角異日保世元宗大公門
者方未已孰謂無天道哉因付茂才君表之墓

明誥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故慶府右長史廣
平棘亭王公暨配都夫人趙夫人合葬行狀

余郡去廣平僅六十里而遥而故慶府右長史棘亭
王翁之里去余里更近余自燥髮時業聞鄉父老道
翁之廉既配趙母能以勤儉佐翁之廉未嘗不心嚮
往之旣長而與翁子次公大司馬同舉丙子順天鄉
試是時翁先已卽世十五載矣獨趙夫人在堂旣大

司馬丁丑連第累勞至今官翁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母累封太夫人封又三載而太夫人以疾終里中大司馬聞計之夕拊髀欲絕者數四已哀毀稍定則從苦次中向余絮涕言曰先慈自先嚴見背後母子相依者近五十載不意其一朝而吾母亡又不意吾母之亡而孤生不及侍藥餌沒不及視含歛也不孝之罪終天靡解蓋先嚴沒二十餘年孤任棘垣時始脩缺事乞隧道之銘與墓道之表於余馮兩入宗伯唯今先慈之變將微

主上寵靈啓先嚴寃而合葬焉且非藉如椽大筆不能爲先慈與先嚴不朽奈孤昏憤中母能爲先慈先嚴狀奈何君儻有意乎敢固以請余不文安能代公狀然生同里且辱年家子又安忍不代公狀翁諱允武字德毅號棘亭先世本山右人有諱貴者始徙居廣平之李白營貴生柔柔生玘玘生友皆累世種德

友生臣卽翁父爲諸生文譽藉甚竟以數奇鬱鬱而卒娶於張舉二子翁其次也翁生而惠敏能讀父書爲文多經奇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諸生且言動起居一稟於檢樞諸生人人爲心折曰吾輩非獨文學遜棘亭翁卽棘亭翁之行誼亦吾輩祭酒也

纂錄園集卷之十五

五

傾數試數不利晚乃用明經帖義舉入太學翁咲語人曰咄咄王生乃以白蠟終平宋人稱明經爲白蠟故翁云云嘉靖庚戌翁謁選銓部是時太宰爲夏公邦謨閱翁試文奇之曰千佛名燈中奈何失此人特除南康督儲通判南康於江右最號瘠薄先是督儲者不能無所塗指以故賦逋至七八年翁曰此易見耳我不受人餌人逋我租敢乎哉苞苴請託一切謝絕有犯者輒繩以法第條列新故緩急期而遣之及期竟無敢逋蓋不踰年而賦畢輸部使者爲上翁功次最蒙

纂錄園集卷之十五

六

璽書褒獎會東南倭警起詔調粵西狼兵往勦狼兵故獷悍難馴又以急徵所過卽抄掠賞犒稍不如意輒大噪行次南康人人震恐意謂必罹其荼毒也翁時政攝郡符乃先諭百姓曰無恐兵狼兵也固耳師亦豈其狼帥乎因移檄讓帥謂朝廷徵爾兵剿倭豈其教爾兵自爲倭請與公約賞犒弗時罪在我賞犒時矣而爾兵不輯罪在爾余卽弗類決不忍聽爾兵之魚肉吾民噤無一言也帥業聞翁名見翁檄戒勒其下曰此翁清硬爾輩謹避之而翁先已預戒屬邑爲治具比至犒廩饒且均竟南

康境無敢譁者撫按監司廉翁狀亟馳檄褒獎之檄中有不獨優於守官且長於濟變等語郡瀕湖多盜先是有哨船遊徼歲久壞守備私其直不爲葺撫臺未與知也徵舟於郡翁持不與撫臺怒爲停翁月俸翁徐條其狀上之撫臺忸怩曰令我媿見王倅因推翁治行爲諸郡第一饒萬年令以浚削機兵月糧爲機兵所訟讞者受令囑右令重繩諸訟者衆兵怒遂歛血稱亂郡城內外爲戒嚴者數日時直指五台徐公方行部倉卒未知爲計而翁適以查盤至徐公喜曰王倅必能了此卽面委翁往按其事衆兵聞之亦

卷之十五

七

輒相語王青天來吾輩不冤矣向讞右令者亟詣翁請如原擬翁正言沮之曰下固不宜犯上卽上亦寧可陵下哉重繩一二戎首亦竟論令其如法郡城內外始解嚴徐公益奇翁因委翁署萬年翁至蒞除前令弊政更爲約束省一切煩費米鹽項屑悉取給於南康之薪俸壯兵其訟其隊長所株連甚衆公廉其寃爲爭之御史竟反其成獄萬年民爲歌頌之署僅六月以考績赴京諸父老相與泣送石頭街因密肖翁像尸祝焉詳見金翰編去思碑中入部太宰吳公鵬嘗開府江右雅知公考翁強幹不挫練達有爲因

疏聞以最考還郡未數月兩臺檄管景德鎮陶事鎮水土雖宜陶然工費苦不足陶用故主窯者直多不能半給而豪黠者又多窟穴其間造淫巧賂遺權貴入窯戶苦甚翁任勞任怨概從禁絕歲省工費數千百緡窯戶稍得蘇息馬鎮隸浮梁一日尉某以捕盜至鎮弗輯其隸人隸人乘機搜索至鐳釧在婦人臂腕者亦強掠去鎮民不勝忿遂大噪圍尉館尉踰垣避燒造署中鎮民猶求尉不已尉大窘幸翁自饒回鎮爲慰諭鎮民民皆鳥獸散去尉泣拜曰翁活我翁活我庚申陞兩淮鹽運司副使准當南北都會號陸

卷之十五

八

海而離司又利藪或勸翁稍實橐中爲子孫計翁曰吾孀婦也垂老乃塗粉澤作倚門態粧乎勸者慚而退揚皂戶有監生某家甚豪富被訪逮獄監生有二子長某咲次揖黠而狠監生獄病委頓召揖囑後事次日監生死揖矯父遺命恐長子咲破家因勒死而按其產長子婦薛訟於官前後讞者受楫金錢無算反坐薛薛因訣於當道請批離司王青天問理翁獻得殺兄狀竟論揖如法揚民稱快馬會都御史某奉璽書覈鹽政某分宜相私人也所至以賄聞商賈其醵金數萬將行賂翁廉知之怒曰諸商賈卽王某賂

寧有賄權貴王其者乎卽置黃其於法都御史至見翁一無所遺遂大望翁及翁遷慶府右長史猶嘆翁未已嗾所厚善御史某劾翁老疾落翁職翁時纔五十有七瀕行謁軍門劉公景韶公見之惻然曰清白如君而以投劾去乎如公道何然造化從來不負清白吏聞君有子能讀父書是造化所以報君也君其勿用介介子卽大司馬翁歸而居不益廈田無加畝布袍蔬食除課子明農外都無所與明年壬戌七月以疾卒距其生弘治甲子得年五十有九初娶都氏同邑都公郭女以大司馬前後兩遇

卷之十五

九

覃恩初贈宜人繼贈夫人有婦德嘉靖壬寅從翁遊大學卒於京邸繼娶趙氏以大司馬貴累封太夫人丘縣鄉耆趙公奇女以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歸翁於時翁方肄業太學家徒壁立無擔石之儲太夫人躬操井臼而姑張夫人性嚴重太夫人委曲承懽張夫人頻爲解頰既得南康除目是時大司馬尚少太夫人携之官翁終歲止服布素而太夫人日紡績不輟以給翁翁歸以廉故家大窘及沒而家益落寞太夫人每不時戒勉大司馬曰吾聞廉吏之後必昌見父廉吏也昌爾父是兒之責庶幾優游歲月負汝父地

下既大司馬第進士筮仕大行卽述翁水蘂之操相勸勉曰我婦人也不與知他事惟知貪酷二字爲居官第一戒且顯親揚名政不在官顧立身何如耳大司馬長跪受教而又時率甯夫人料理女紅中饋且曰爾夫婦貴顯比我初爲爾家婦時誠懇然勤儉稍衰則子孫効尤驕奢淫佚非所以保家也甯夫人亦佩服惟謹大司馬嘗曰先慈非但勤紡績卽場圃亦目料理其於余與亡荆非但母之親實父之嚴也大司馬任督撫迄後協戎政去家僅千里每歲迎養至二十八年庚子冬太夫人忽中風手足不仁大司馬

卷之十五

十一

屢疏請歸省不得 俞旨迎至京覺較往歲有異復疏請假送歸又不得 旨因於五月內遣次子照磨三聘君扶掖板輿歸廣平至十一月忽病下不數日告終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八子二長對揚都夫人出娶胡氏次某卽大司馬趙夫人出娶甯氏女一亦趙夫人出適肥鄉武生龐熙敬孫男四三省三樂對揚出三槐三聘大司馬出三省大名訓三樂庠生三槐選貢昌樂令三聘官生戶部照磨孫女二一適邑人楊三省一適肥鄉李寧儉曾孫男某其子姓森森蓋天所以酬翁姚遠矣

太宗伯交河余公誌稱翁廉而有爲北海馮公表稱翁廉而才異夫世之敝車羸馬斤斤自將者杜史馬公先爲翁狀又稱翁天性孝友善事張夫人兄其將麗重辟翁哀號力訊卒得解其居官常祿之外分毫無私如屬縣脩理與萬年油燭銀悉貯公帑須上司檄強之始受非節令及宴客絕不御酒肉惟蔬菜脫粟是給宦邸有園翁爲藝禾綿其中歲時衣服無問主僕悉出太夫人紡績每出導從尤極敝陋不治故郡人一見前騶卽知爲翁翁雖清肅自矢顧其中博大長者事有干人命或前程務委曲周全必法不假

卷之十五

十一

始從重議至遇大事與關民間利病則毅然以身爭之卽忤上官蒙誚讓不爲動歸田來茅屋數椽薄田數畝無異爲諸生時沒之日篋不能名一錢尺帛眞可謂實錄余謂翁於鄉稱樸茂君子於官稱廉能吏業用鄉評宦蹟入祀鄉賢名宦而邑令江夏陳公又採翁行事大者入邑乘中翁自可不朽乃太夫人以勤儉佐公克昌厥後有子都則必有桓少君有梁伯鸞則必有孟德耀是夫是婦豈偶哉豈偶哉

北畿會館就日堂碑記

文皇帝定鼎北平畿內之履東至海西至太行南至

河北至居庸州則幽并冀國則燕趙魏星則尾箕畢室壁蓋皆去天尺五之地先是丁酉戊戌間畿內諸耆紳先生聚族謀曰各省直宦於朝者靡不置有會館以備休沐讌饗豈以輦轂日月之鄉粉榆金蘭之雅而繁獨無於是鍊金若干兩衛柳中貴宅一所爲館館在宣武街西堂若干間廊若干間高敞馨密且山石岬嶸松檜蒼蔚諸凡送往勞來主勸賓酬靡不於斯成禮近十年許矣而堂名與記迄今缺然於是諸耆紳先生復聚族謀之余余謂館坐兌向震政楚辭所云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者堂宜取

卷之十五

十一

就日爲名且日君象也君有盛德則臣下仰之歸之故史臣稱堯之德曰就之如日

主上福德綿延若日未午吾輩幸生其時數年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又鮮風起塵飛之驚終日糜大官俸紆青拖紫揚揚長安市微

主上之寵靈渥矣微就日宜無以名此堂諸耆紳先生咸曰唯唯因復請余發就日之義余聞之曰者實也從園從一太陽之精也或名陽烏或名大明或名朱明皆語其高朗臨照之義是以君取象焉日大光則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君大光則海內熙洽主臣俱

美然日不能自爲光而責在羲和之御后亦不能自爲光而責在輔翼之臣試問諸君子豈謂印纍纍綬若若登降周旋之爲就日也乎抑豈謂酒如澠肉如坻徵逐歌呼之爲就日也乎夫就日而僅止此則第被其餘眩竊其遺照已耳殊不其然蓋就日者固將不媿此日者也不媿此日者固將亦秉白意致此日於五色重暉照四極行九州而終古常新者也傳曰食時爲公平且爲卿雞鳴爲士曾一官可媿此日乎又曰朝而考職晝而講政夕而序業曾一刻可媿此日乎畿內先達如岳文肅石文端之剛毅也而當幄

紫雲園集

卷之十五

十三

如王忠肅崔莊敏之方正也而當銓如馬滄州張安平之深沉也而當樞如宋文恪傳文毅之端雅也而當詞林如王靖遠王襄敏之材幹也而當戡定如曹文忠楊忠愍之忼慨也而死虜死諫如朱沙河張通州之清正也而稱名中丞稱名御史皆運捧日之心標揭日之行殫揮日之力畢浴日之勛必如是而後能不媿日而後能就日

上雖神聖時雖承平而天意人心瑕髮萌矣挽而迴之惟今日波而靡之唯今日諸君子誠有意乎就日請以諸先達爲尸祝而憂盛危 明杜漸防微聲調

無餘乃可出賀昧而耀之元明古歌曲曰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車諸君子幸努力毋第聽其歲晚時斜而猶嘖嘖侈就日之名也是役也少京兆聚所喬公寔任其勞而余與諸搢紳因樂厥成云

滑縣重修畫舫齋記

畫舫齋蓋宋歐陽文忠公官滑時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齋制一倣於舟而舫又宴嬉之舟故取以名公嘗自爲記見集中去今且五百餘年齋已幻爲烏有好事者每至滑訪其所爲廣一深七穴上監旁者了不可得輒彷徨久之蓋陵谷之變屢矣先

紫雲園集

卷之十五

十四

是今滑者亦雅有意獨邑於魏號嚴城戶口租課與鉅鹿廣武兩郡埒政繁訟滋執掌昧目時作牛馬風塵不暇也辛丑項子王公信卿用黃池治行高等調最茲邑信卿風流文藻居恒慕說文忠公之爲人而以茲齋又名賢勝跡願聽其荒沒湮滅不一表章令標千古乎將後來者地主之謂何蓋又踰歲治行就緒訟簡盜息士民安之式歌且舞信卿曰衆可用矣乃卽學東南隅均二百武甯地若干畝築齋其中顏以舊名齋之比又築一秋聲樓亦以文忠公集中有秋聲賦故名既落成不時拉境內賢士大夫與二三

廣文或藉甚諸文學盤桓觴詠意甚自得且曰此邑於十一城中頗稱冠冕何事哉文章起家者寂寥如晨星耶堪輿家多言巽峰不振以故落拓乃耳是役也成滑人士斌斌嚮風盧文成王文康自此踵接肩摩矣余往令黃池業有左驗諸君幸湏之蓋黃池自壬午後二十年亡舉於鄉者信卿稍一藻稅庚子即舉一人故信卿以此自信於是人士益德信卿聚族而講豎石頌信卿功走某生都下介紹主客郎祁君伯裕問記於余余謂近時州縣之吏所旦晚拮据者刀筆筐篋簿書期會爲能止耳絕不解禮義科指令

繁露園集

卷之十五

十五

民移風易俗回心向道之術至於名賢勝跡反詬謂人與骨朽已久矣我于何與而動民耗財以填無益之壑蓋局文牽俗難與度外行事類此信卿獨于俗吏所詬不肯爲者銳精覃力爲之不惜勞費片瓦尺木悉出俸餼之餘俾文忠公五六百年遺跡不至落寞荒涼爲好事者所咲而且藉先覺以廕來喆綠勝跡而開人文此其功德姚遠寧與俗吏局文牽俗僅僅稱治辦同乎哉余既草記將藉手主客君以報信卿繼又檢文忠公年譜公凡兩入滑一爲康定元年庚辰自襄城赴滑僅三月召充館閣轉太子中允一

爲慶曆二年壬午以應詔陳弊事判滑僅五月明年召轉太常丞知陳院書舫齋記蓋壬午判滑時蔡君時公陽秋纔三十餘與信卿之年合又記中稱最有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題於楹噫公書最有聲不自書而乞之君謨信卿於文章亦最有聲不自記而余爲之記事雖偶同然余獨私疑信卿豈其文忠後身乎敢介紹主客君以問信卿知信卿必嗒然失咲不止也信卿名某戊戌進士工始某年月日訖某年月日

程君房墨贊

繁露園集

卷之十五

十六

黠歛之造紋犀堅玉千秋未泯君房繼躅靳髓剗心
踰糜嗜酷碧松精舍金壺光矚條化道士臨池踣踞
何物千金一丸莫贖我欲注易思澀如東願得二螺
以解桎梏

繁露園集卷之十五 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六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祭文一

祭鳳洲先生

古來文士各自矜古先生兼之上下千古古來詩人各自成家先生集之出入百家

敬皇帝時汝南北地手關草昧先生接踵一掃秕糠師心自肄

肅皇帝時歷城興化力脩謨雅先生比肩大洩秘藏

繁露園集

卷之十六

十一

牛耳獨把他人之才芳潤名泉眼界易窮先生如海

蒼茫千惟江河成空諸家之作秀峰峻嶺應接易周

先生若岱芙蓉萬仞雲霧倒流雄文代興奇節或否

何哉先生左揚右沈義薄千古麗藻世逢顯位或挫

獨有先生課空覈玄灑灑千霄不聞莊左嗣響遽固

獨有先生孕龍毓鳳翩翩當昨先生生前飛揚跋扈

雲浮東南天折瞻起九原爲世模轍嗟嗟虎丘可夷

千里陳詞聊用衷告

祭陳玉壘老師

盈乃基虧缺或兆全虛盈消息天行則然於惟

朝家二百餘禩名世代興相種未易于何罪靈峨眉

天姥眷茲德門世篤黼藻緬昔

肅穆帝胄股肱于時太翁鈞軸以登魚水絲綸今在

人口我師繼之西極北斗早窺木天養望騰譽晚抽

金纘遂同中書九重倚柱四海瞻霖密勿荃宰時藉

調斟三載績最寵錫紛液胡天不憖竟爾長客嗟嗟

殷惟伊氏世弼阿衡漢惟韋氏再持國平兩許競唐

繁露園集

卷之十六

二

雙韓美宋以及于

明橋梓繼統人不數代代不數家寥寥千秋僅此世

姁獨時多艱如塵方歛人之云亡孰是滌被某幸辱

門牆夙荷甄陶一聞函息寧仍痛號匪哭我私寔惜

大廈敬遣不力風流獨瀉

祭馮大宗伯

青海雲門名世淵數梁國唐霖沂公宋斗既我

朝家靈稗秋口大小馮君疊疊印綬公更間氣島中

博夕膏綠經丹史靡取餉糟三五同心左撈右招粉
繡絲綸雅志 本朝芳名茂實蜚滿寰宇海內望之
千兵旗鼓典試佐銓士踊吏舞錄文啓事家快未覩
繼司秩宗春規秋矩祗綠幼海良工心苦兼之時政
頻著于宵元良朝建二豎夕訂床榻懊惱經歲彌凶
秦越淳于刀圭罔功憶昔妖星紛紛雨下占在大臣
舉朝驚訝雲中廣武相繼長夜洊及高安天譴庶謝
餘公一人以支大廈胡未悔禍竟不稍假嗟嗟公之
智圓公之行方公之年壯公之慮長可爲硤石亦可
曲江可爲廬陵亦可安陽補天文媧救時長桑垂殊
索露園集卷之十六

祭穆少春

大河以北全魏承焉水不勝土梨棗柿栗衣食遠近
無當粉繡長孺器之肩摩踵接標柱曠宇何知大業
譬如希有非嫺而侮蒼帝之字佺期之詩東晉之補

雅道麗藻杳矣悠哉誰闢玄圃以泊

朝家文敏威寧亦有撰吐顧時草昧左右奔走人文
仍杜盧楠孟思鼉璫申旆指屈可數然猶偏伯夜郎
自雄未揆盟主於惟我公幼名殆庶握珩抱珞浮沉
閒署侃侃正氣世莫與伍時大司馬給事抗疏氣怒
如虎權璫乘瑕

天子改色廷榜血縷公也感激齒裂目張訟冒奴豎
司馬復甦公曰幸矣吾可解組杜伯救亡田畫責善
遠未或愈繼起銓曹簡要清通吏舞以鼓一不得意
拂衣長往奈吾千古漆園之演樂臺攤書亦足仰頌

索露園集卷之十六

四

何必紅塵三孤絲綸九塞刀斧下筆未休文出邯鄲
賦雜鸚鵡寥寥中原步驟王李咸七續五余生也晚
竊志此物不脫椎魯感公高誼時時赫蹠相要肺腑
深慙平生疎懶成癖每冀星聚春台秋英三五良宵
咲談風雨余今一第公已九原神留形腐三王湔然
公獨何心人世栩栩麟鳳歸穴蛇龍嗟年門生哭撫
天未喪文儻在後死敢不力努

祭魏懋權考功

懋權居約與李于田趙子克王道午席正甫暨余二
三兄弟相往復而我輩生懋權死懋權筮宦與未斲

水領無錫趙高邑劉漳浦相倡和而漳浦死懋權又繼漳浦死當江陵在時薰天翳日懋權爲小官時時犯其鋒而不能死吾懋權及江陵敗後風恬波靜懋權居吏部赫然稱貴重將大有所建樹而適死吾懋權懋權之文直步昌黎接眉山厭薄乎今之拾漢晉之糟魄者而不及竟文之才以死懋權之詩直窺彭澤闖襄陽芻狗乎今之談六朝而襲三唐者而不及竟詩之才以死嗟嗟懋權比之文考子安則有餘比之李嶠張說則不足比之昌穀子相則太加比之獻吉于鱗則太減不諗誰令之生誰令之死誰令之享

纂錄園集

卷之十

五

祭韓見雲駕部

東明古漆園東昏地成化後始割澶淵蒲陽諸鄉建今邑固吾郡最爾地也自嘉靖末年石司馬鳳舉于前穆考功踵接于後趙參知劉大理盧襄陽李右轄

崔李兩柱下相繼代興而公更以落穆長者參錯其中衣冠文物遂揆十一城乃不十餘年間喪我參知已殞我考功已又獄死我大司馬公由少府進車駕卽方浸浸嚮用胡天未悔衲波及于公一病十日不出竟死長安市與考功參知大司馬溘然同爲千古人然參知考功俱有子大司馬有子卽在萬里外猶不至忽舉陶之祀餒若敖之鬼公先有子病死後竟舉子不育白雲長往青驪難憑堂餘張邵之毋空待巨卿膝鮮趙盾之孤誰爲杵臼中卽有女伯道無兒自昔共嘆嘗爲不平詎期今日乃見之公諸凡宦遊

纂錄園集

卷之十

六

祭張貢川刺史

哭君少年雲勒霞控三試三超羣雞孤鳳哭君先輩帷下雪鋪五上五抑滄海遺珠哭君遊宦隆慮神君

汴倅任刺竝著能勤哭君歸田貴鄉盟主洛社香山
獨張旗鼓此其湧者君齒與我譬猶孔穉廿年相左
君絕形骸我猶臭味結社登壇努力競氣婚媾之求
寔緣夙藉姪息君婦君迷予姻自斯日往風期益親
或曰王貢或曰朱陳君宜我家我仕君已周急念故
了無彼此每有良朋庶善始終我將釋組君亦懸瞳
兩河之野共此逍遙今歲天中寄君豐貂君且調我
秋扇晴簑數月以後一字未過此心怔怔微疑有異
使者秋來果爾長棄六十而化甲子纔周奪我執友
竟不甦留想君靈心想君辨口想君昂藏想君擔負
繁露園集 卷之十六 七

祭肥城令卞九芝

傷哉九芝不死于裘馬翩翩風流賞命之時而死于
鞅塵鹿鹿鞠瘁入計之時不死于隋柳邗溝煙花濃
郁之地而死于軒臺燕市祗桓蕭瑟之地青輿而至
素旄而歸一日闔棺萬事都揮傷哉九芝誰更企維

揚之俊人誰更驚礪礪之異政誰更領批風抹月之
襟懷誰更賞揮塵披篋之掩映生存華屋零落荒原
澄河望日朝露促年寵婦驕子生離死訣有胸無心
且然痛絕况某等同事東土右携左提殆庶卓魯曾
幾何時遂分人鬼望此龜茲腸斷聲依憑棺賦些聊
當驢鳴生友死友終媿巨卿

祭王益吾年兄及

敕表烈婦畢年嫂

自昔慧業文人不盡駐顏長世脩然扶漢而來亦或
脩然乘箕而往自昔明德淑女不盡齊眉偕老儵然
繁露園集 卷之十六 八
曳霞而至亦或儵然完節而歸然兩者恒不相值故
文考子安不必兼蘭性霜操之偶饒姬陝婦不必速
錦心繡腸之英蓋一則黼藻皇猷一則維持世運一
則洩山岳之靈脉一則鍾扶輿之正氣卽造化亦若
默有所妒令之不相值而相左者嗟嗟詎謂歷歷萬
古而得之一日茫茫四海而得之新城一塊土也惟
兄有枚叔長卿之才以館試第一人入而稱太史惟
嫂有少君德耀之行以尚書之後息來而稱太史妻
蓋皆陽秋二十餘幾耳豈非自古所稱慧業文人明
德淑女者哉而一厭青黎一厭紅顏一望白玉之召

如歸一赴黃泉之約如飴至于外方屬纊內已絕脰
此初蓋棺彼纔瞑目奇節四溢于長安芳聲上徹于
閭闔豈模表閭海內豔談而說者猶屑屑焉惜懿人
之弗淑傷高門之不幸而不知沉沉天道政以節義
禪文章以缺陷補全感以比翼連理之佳事昌七貴
五公之華宗也亨不佞曾識兄于少年又與兄同對
公車聞兄與年嫂之計即欲撫棺痛哭而俗吏匏繫
經年未便故特遣力致不文之詞兄脩文餘暇其能
翩翩然挾畢嫂來為弟聽然一解願不

祭蒲年伯母暨蒲年兄

祭蒲年伯母暨蒲年兄

九

嗟嗟母之節不以殉死而以殉生兄之孝不以生孝
而以死孝節如母而有兄為之子稍足償敬姜之勞
孝如兄而更無有為兄子者不免餒若敖之鬼沉沉
天道似可憑又似不可憑者雖然地下之冥漠何必
不如世上之紛拏魂魄之相依何必不如形影之相
弔標樹之種種不朽何必不如尋常之陸陸無聞尚
饗

祭蒲年伯母暨蒲年兄

祭蒲年伯母暨蒲年兄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祭文二

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惟翁皇覽之辰寔當正德丁卯按歷書丁之言壯也
卯之言茂也丁又為彊梧卯又為單閑皆休咎康彊
之義且是歲去

敬皇帝登假時纔踰一禩恬愉在宥之理方謫漏未
艾翁既全受天地之融昌又政值

祭蒲年伯母暨蒲年兄

十

國家之休明以故生而淳龐博大內甚陽秋外甚渾
噩才甚綽裕德甚純懿士稱名士而不必登雋吏稱
廉吏而不必通顯積善之慶不自掩遏造化亦不為
之限制晚而三鳳翩翩後先用文學起家稱一時名
臣即仲子考功季子比部無祿卽世未竟厥施而伯
子中丞公且緣文章節氣填綬三晉為河山表裏造
如天之福翁歲躋大耋秩封如伯子曾一板輿入晉
邱安中丞公之養海內鸞龍之彥操觚而祝羨者若
千人里中香洛之老秀髮而稱觴者若干年庭前蘭
玉之英塗鴉而承歡者若干輩爾大彌謙彌高彌劬

健履疆飯浸浸期願大中丞歸而經歲時作萊子班
欄之舞娛顏膝下今歲徂暑之月翁忽乘雲長往矣
嗟嗟以翁之名實具茂齒德兼尊福祿紛襲子孫昌
熾益寔天地之間氣

國家之上瑞而區區趙魏間陽平一郡樂昌一邑中
丞一家所不得而私之者然翁沒而天地之運似覺
漸澆

國家之治似覺漸否豈詰人大老生既不偶湏乘盛
而來死亦不偶湏乘衰而往耶某等握齷皆世所云
駉駉輩楓柳質者獨幸與中丞公同舉于鄉居嘗仰
繁露園集卷之十七
翁松栢之姿龜鶴之筭驚謂大羅之仙故聞翁之沒
竊不佞侔祭而直述其關於天地淳漓之氣
國家盛衰之理以告哀翁而有靈其亦聽然知某等
非阿所私矣

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頤臺之吳繁水出焉靈芬勃舉特薦高賢憶昔
武廟丁卯記年協氣未歇翁寔翩翩弱不好弄古訓
是力行乎曾史文追華軾非次入廷英豪傾識
帝留餘朱衣偶抑謁選主爵休徵見委始鎮少陽
武斷切齒繼移朱圉疲瘵色起俗吏握齷猶泥滓

九載竭來索空若水有子為龍泥蟠天飛三試三第
民譽共歸翁獨偃僂似不勝衣里閭誦義冠帶式靡
年高德邵望猶彥方

王三錫命茁芽滿堂香山洛社詩酒相羊加餐健步
髮秀神颺意度不死閱世清淺八千春秋以勸為善
望期踰耄賓客忽遺應悔生前嚼遠杖遲嗟乎身歷
五朝羨晉百齡金章在篋玉樹在庭存未莖莖歿不
冥冥榮生哀死卹典駢駢即此九原儘可瞑目我輩
區區何事私哭國喪元老里失大廈粉榆無分香山
誰社聊致椒糈因風遙瀉翁神不朽霏霏來下

祭趙封君

岱宗東指海若西包秀色靈氣會于齊郊雲門之旁
膺有畸人上應虛危為世名臣當宋惟王入明則馬
骸藻絲綸並標大雅寥寥百五疇其似之獨見封翁
樹德務滋起家無害為鄴為平一官似水萬禩力營
風角主客無媿輅環兼採術家往還駁權因獲菟丘
用妥先骨左右沂公鬱蔥勃舉彌好行德亦步羊求
里閭喁喁誦義弗休仁心佳氣揭日千霄薦育太史
追電逐颺太史之生定當半千幼服庭訓長傾芳荃
繼王馬踪添岱溟色片玉一枝異時皇稷莠禾而食

種木而材翁聞掀髯吾顏庶開咲謂太史可圖溫飽
努力前脩寧蘭勿鮑若給黎閣我狎香山各自爲政
以待大還是時眉宇儼然始童長年住世錫美喬松
胡厭紅塵竟乘黃鶴脩爾逝歸返魂金粟洞井泉咽
焦原草枯廣固雲黯瑯琊紫孤百身總存疇贖九原
計聞太史心折聲吞黃腸永隔白晝長冥千呼萬叩
終古弗惺某等區區夙令東土慕翁高誼不啻瑾瑜
詎意一朝失我祭酒侘僚房星卽欲東首獨慙匏繫
素車尚稽敬遣一介以附炙雞指窮火傳何知其盡
翁應有靈聽然委順

祭梅太翁

祭梅太翁

四

憶注水之神駿兮瞬息焉其周萬里驚驚而來自丹
穴兮望阿閣以倚徙夫微獨焉有駿而焉有鳳兮造
化于人亦爾耳彼道高如太丘兮有元方與季方若
允明之麗藻兮軾與轍彬蔚其相望自昔固莫不然
兮迄于今而琅琅彼諸孫之競爽兮豈忠烈之遺芳
維太倉之恢奇兮當其後而有二王孰躡模之堪儼
兮近在乎方城漢水之間緊龜峰與虎泉兮紛岬嶠
其潏潏靈氣霏霏其不自抑遏兮粹而集之乎德門
伊太翁之幻起兮譬太樸之方屯紉九畹而扈三芝

兮頻韜韞而破樊本仁心以爲質兮開于誦之曰
原粵天道之親善兮剖符而生二珠伯仲感兮
澤兮一日而名溢乎寰區惟伯氏之慷慨兮當國
而獨驅披戎服以先登兮破淮蔡如拉朽枯感震乎
賀蘭與紅花兮輒上千平

帝眷羗雲中上谷之藉福星兮屈驕虜于不戰恩煌
煌其紛襲兮翁于其安之方鶴髮而童顏兮指百
歲以爲期胡湔然而流亡兮應悔夫嚆遠而杖遲媿
余生之寡昧兮辱伯氏之臭味總浮沉與遲疾兮閱
廿載猶一氣感大翁之長往兮竊不仞其歡歡遙陳

祭梅太翁

五

詞以告哀兮聊比于賈人之納費衣倘翁靈之未亡
兮庶聽言以自快慰

祭顏封君

播鼓之山白浪出焉爰有具士履澹食玄不蘭而芬
匪浴斯新繩師古武絕康成塵臂如神宿麟郊鳳宰
輒發異人爲世誅羯教之義方八斗七箱先覺特秀
千里昂昂挺起海岱譽高玳瑁超對公車兆符夢
帝念服肱茂宰是膺克勤其職最狀飛騰翁寔偕至
觀厥吏事退食稱觴丰姿穆睟外黃民庶如沃春澍
衆同一詞祝以永住胡天鄙夷奪我師帥波及所自

竟至留彌丹河澤竭孤山靈剖洪水湯湯哭聲震遏
誰誓贖身誰執返魂誰洞民瘼誰叩天關乘莽眇鳥
載墳垠旒悠悠何之長夜不曉昔歲之秋我慈歸休
終天餘恨風雨爲愁惟茂宰公弔我苦桐曾幾何時
亦罹鞠凶同病相憐轉切嗚咽聊脩芻束抒此纏綿

祭崔處士 文學瑛父

處士之先來自涇水扶杖荷擔于陽平里剪荆艾蒿
克開殊軌延及處士波羅佛子孝弟力田煇脩無似
混沌數極文明蔚起篤生迪喆翩翩國士何物能齊
澧蘅沅芷玉樹掌珠之色喜食魚觀彩七十餘紀

祭靈園集 卷之七

六

方期通顯榮名未已胡天不留一病耳耳非龍非蛇
逢免乃死孝子纏憂鄉人罷市我輩同心敢忘賦壘

祭許公子

嗟傷哉（小）上死矣以伯上其才氣不亦風胡之湛水
斷陸剗（小）刃歛鏐矣乎何事哉未試卽折以伯上其
丰采不亦會稽之嶺岡巒嵐簇諸峰避秀矣乎何事
哉未久卽裂以伯上其閱覽博游縱橫風生不亦星
宿之川漫衍天稷倒挂龍門百折必東矣乎何事哉
初發流竭以伯上其道文麗藻翩蹀神王不亦渥洼
之種追逐奔電陵駕逸風萬里一息矣乎何事哉始

御卽蹶方不佞三人與伯上別各自嘆以爲我輩
皆東西南北崎嶇不利之人一旦受知黃閣結盟白
日陪吾伊之末奉筆研之鄰庶萬一乎攀鴻翮而高
翔附驥尾以遐越胡儵轉爲南北之風塵卽伯上所
爲賦河梁歌陽關愴然傷神亦不過謂脩而一榻脩
而萬里脩而管鮑脩而燕越差足徘徊而侘傺寧詎
期爲人鬼之關津嗟傷哉玉成多壘蘭生不茸文考
齒短子安墓封鏡伉早逝昭明夙咄咄今日乃遭
其逢嗟傷哉師相韋傳立成早夭師相稚圭忠彥先
凋垂楊曲澗而人寂寥松樓花月而風蕭條嗟傷哉

祭靈園集 卷之七

七

造化如戲人命似蜉蝣馬塵滾滾陸海悠悠豈其數
嶺之縹緲步漆園之洗洋糠粃世故也而一去兮千
秋抑亦挾文通之彩筆拈長吉之玉管揮灑記室也
而九乾芳持牛嗟傷哉伯上有知其亦颺然風至乎
不也

祭陳太學

嗟乎高明之家鬼神所矚清閒之福造物所靳君以
陽平望族又于
孝潔皇后爲從姪生長富貴鮮衣怒馬持梁刺肥內
饒如花之妾外多願指之奚豪華馳騁如是者六十

餘年蓋亦高明之家而清閒之福也而一病長逝膝
無藐爾之孩豈消息盈虛天行之數于彼有餘必于
此不足果爲鬼神所矚而造物所靳哉然世非無富
貴之家而守錢藏珠一毛半菽不肯給人卽有子孫
不一傳而流落蕩覆爲鄉里所快君好客樂施與人
交披肝折膽無城廓死之日搢紳大老哭之至有泣
下諸阿咸又斌斌多文學能亢宗而保世此其所得
亦已多矣孰與夫生不見德歿不見恩泯泯然枯柳
敗葉同銷沉之爲愈哉又聞之古有取精多而用物
弘者死而其遊魂靈氣定不渠散而烏有君好酒任
俠嗜啞叱咤千人自廢者當不蕭然俱盡夜臺有神
或遇劉伯倫王無功與近代盧次梗諸名士把臂入
林浮白而大呼未可知也

祭王夢槐

名承烈東封泰軍也

呼子畸人衆弗口唯冒子俗物子未耳弭裘馬王孫
游冶公子基事琴心翩翩自喜歷術平生行居清濁
憶昔少年咲詎娒娒席塵矜憐不肯竟學聲伎邪俠
邪以度晦朔貌短心長賞饒志灰結客任俠翁伯見
推一喪所天家難遽催竟子陽秋未離噴頽丁戌之
間天降訟伯繼以貪李望爲金窟沈獄嚴楚亡命自

脫雄心未降來佐國策西討纔訖東封忽及介子
陳湯庶逢異世惜惜小侯奔竄失計駕禰於隣萬里
被繫緹騎如風榜掠爲兩冤血斗于無天堪吐囹圄
天載家蓋蕭索旅山旅入羣鬼朝莫獄久論定微見
天日待人舉火一禩僅溢花塢回譖不乏斗室我輩
兄弟頻過促膝永無恙共度甲乙何疾作崇萬事
忽畢嗟嗟子之遭訟吏怒如虎榜血淋漓而子弗苦
子之討賊士死如麻豺狼號闕而子弗呀子之出使
風濤萬里鯨鯢山立而子猶嬉子之入逮閭閻九天
魍魎夜窺而子猶全塵息浪消夕月花朝苦竟甘至
福反禍招嗟嗟子之巧心子之黠口子之慧眼子之
妙手茫茫何之竟幻烏有寡妻癡兒誰爲托後區區
麥舟寧敢愛費魂兮留燕觀也歸魏憑棺陳詞以代
戲歎子或不沒起能聽未

祭仲父龍田翁

昔我王父杖鄉以前舉女丈夫者五膝下猶餘藐爾
之孩當是時不絕蓋如綫耳至年七十而以正德庚
辰舉我考暨我仲父又三年而以嘉靖壬午舉我季
父男女兄弟凡八人不佞克間之慶又十餘年乙未
而我王父纔卽世內外鄉里之豪利其產易其幼弱

競相魚肉藉我考既我仲父季父左撐右持幸不隕
越貽我王父戮辱顧亡何而我王家姑不祿亡何而
我季父不祿又亡何而我考不祿出閭之姑後先不
祿而我仲父獨無恙及不肖亨稍展眉目稱先輩者
幾年許稱進士爲

朝廷外吏者又幾年許而我仲父又獨無恙甲午之
秋迎來陽丘之舍乙未之春送別陽平之野仲父強
飯健步不減少年不肖亨心竊竊喜以爲生平不幸
抱恨于我考猶幸謁款于我考之所同生如我考也
詎期一別而我仲父輒病病而輒不起生離之日卽
死別之期叔叔姪姪永無見邪仲父爲人磊落曠達

繁露園集

卷之七

嘗語子姪輩曰人言死可怖我殊不怖死此言在耳
庶幾裴晉公所云生勞病死遇著即行矣獨不肖亨
貪升斗之祿戀戀弗忍割致生不及待仲父之醫藥
死不及共諸兄弟之苦塊千罪萬行權髮難數亨雖
覲然人哉固禽獸也亨猶記爲童子時侍我考我
考一日語亨兄弟曰昨夕忽夢一神贈墨三笏一書
四一書五一書壽亨是時不解其故以爲夢幻之事
不足憑乃季父卒以四十我考卒以五十二仲父卒
以七十八又奉恩例拜耆老官一一驗如左券死者

有知仲父見我考我季父及諸姑或道此語定作地
下一場酸辛傷哉言至此亨寧忍道仲父又寧忍聞
邪雖然不肖亨所用痛我仲父者不第叔姪之情抑
且有師生之雅仲父每有書至任絕無他語第曰願
姪做好官傷哉人間世師之教誠弟子有踰是乎自
今日往卽欲更聞此語其將能乎然日來時勢詭異
不肖亨業已無心人世旦晚一轉卽俶裝歸里與同
堂兄弟叙天倫之樂歲時伏臘不時炙雞絮酒澆我
仲父之墓仲父其必聞之矣卽不聞而仲父之靈其
必于千安之矣傷哉心折鼻逆情不能生文我仲父

繁露園集

卷之七

其尚憐我原我而右享我

祭宗姪席珍

余猶髣髴見吾席珍喑啞叱咤氣廢于人者而索之
竟無有余猶髣髴見吾席珍悲歌慨目無萬古者
而索之竟無有余猶髣髴見吾席珍浮白呼盧敲筑
擊缶條然而騷條然而哭者而索之竟無有席珍少
時超距騰驤昂昂焉可一日千里矣而學不符才庸
珍壯時六博踴躍席幾古任俠大豪之風矣而聲不
中實晚節末路雄心衰瑟俠氣耗磨稍稍騷騷選之
書習隋唐之業自謂一丘一壑可以終老矣而年不

酬志余生卽稍晚乎然道義相規氣節相砥席珍余

老姪亦余老友余席珍少叔亦席珍少師余每至鄉必飲席珍家不飲席珍家卽不驪席珍每至郡余必飲席珍酒不飲席珍酒卽不驪詎知席珍竟不至郡余竟不飲席珍酒余卽至鄉卽飲席珍家酒而竟不見吾席珍也耶傷哉席珍明日寔矣業猶覩汝柩而將并柩亦無覩矣余固剛腸睜目不等閒墮淚人也然獨哭張仲友則痛則墮淚哭魏懋權則痛則墮淚今哭吾席珍則痛則墮淚仲友淚以山林無人故懋權淚以薦紳無人故席珍淚以宗黨無人故而于吾

繁露園集卷之十七

十二

席珍又若心摧肝折不自持者然席珍有子四人昂藏稱丈夫足以奉香火有田數百畝足以供先人蒸嘗有鄉人之思暨余之哀詞志碣足以垂不朽嗟嗟鄉人之思不思未可知而余之哀詞志碣足以概席珍矣席珍亦可以含咲於地下矣

繁露園集卷之十七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八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祭文三

祭王太夫人荆石相公母代

三江之澤九洞之峯太陰之秀婺女之丰會於婁野
隆隆挺挺幻成王母聖善特鍾浴而蘭湯紉而芳芷
懋茲溫惠曰嬪君子君子孰誰愛翁之以素舉眉齊
仰于多祉丹穴渥水苞鳳毓麟伯嶽其骨仲玉爲神
桃榔蘇鵠絕類離塵竝緣天資爲國名臣或云兩蘇
不睹要妙或云二程未聞光耀協載機雲小工詞調
疇若伯仲嗣徽周召伯起天祿仲歷春郎文章氣節
爲世所望仲終學使伯立巖廊還士鄒魯致主虞唐
愛翁返真母仍未替健步加餐飄然人世浴日補天
永享

帝輅其如孝養四牡暫詣承顏幾何忽爾恩割增城
虛席化國望薩計音朝奏

天子色奪輟

朝予祭恩資輅輅余生稍晚竊高下風徽寵仲子第
同署同尸祝長公不啻喬松形遐心邇于古自躬猶

如草木余臭味也仲芳行孤余亦合寡伯芳道高余
所心寫暨余起家寔公知雅余未報恩公不任德公
當政府竟廢遺方公掉仙舟竟蒙謝繼余受公憐公
諒余臆紛紛世交真如糠粃公困苦塊余阨嗟後遂
我初衣寧言譽毀獨念區區未酬國士聞毋函問驚
不自禁敢荐蘋藻繼之哀音感念平生淚欲淫淫毋
定不沒鑒此寸心

祭感太老夫人

緊詰懿之自出芳當井鬼之分野孕肺浮之秀佳芳
仍涇渭其濯濯鑒名族而降止芳匪蘭正以芳雅配
芳露園集卷之六

窈窕于河洲芳孰淑女之可賈曰來嬪于伯鸞芳卷
一德以咸且符賓遇乎閨閣芳衆頌室之于于伊和
德之速祥芳帝錫祉其孔殊夢長庚以入懷芳洵麟
郊而鳳梧幼脩姱以拾瑤芳且潔雪而輓伊吾何夫
君之不祿芳忽中道而見背獨詰懿之康強芳矯菌
桂以紉佩念保孤之艱辛芳時涕洟以督誨竟致身
于木天芳聲藉甚乎絕代入講幄以師帝芳出隲材
品之醇類留赤白于皇鑒芳指可屈而鼎鼐謦詒重
之追崇芳長紛襲而浸淫咄造化之不幸芳條割災
于斯今朝發履乎終南芳夕稅駕乎崑崙之岑餐如

何而遊無有芳其若吾師平之傷心旋索車與白馬
芳涕從橫其霜襟二華忽而滅高芳黃河忽而損深
海內無不酸楚芳矧吾輩之志在門墻聞不諱之息
耗芳寧自禁踰階與房皇側身而野衡于函關芳幾
欲叩虎豹以問蒼蒼奈袍繫而塵鞞芳阻脩乎天之
一方遣不力而陳不文芳繼之乎牲犧與椒漿尚詰
懿之不殺芳幸逍遙而相羊

祭王安人 陳兵憲滬海元配

雲間大良道風秀世寧惟內德亦藉淑儷憶昔弱齡
女誠早礪來嬪名賢蘭湯蒞綴牛衣勸學鹿車嗜澹
芳露園集卷之六

永清玉映閭秀何慙少君德耀咸三登三羽翼仲舉
驪珠特探東箭南金文熾標揭于丑續登爲世魁傑
機雲鴈行協載結舌在所敷歷譽高冰蘗左右寔德
牀第非情兼之樂只恩建施平詠穆歌斯勿須鵲鵲
閨闈肅穆殆庶小星魏博新命淑儷未偕莫雲春樹
頻著于懷方期白首詎意中華凶耗倉柏來漳之涯
白亭城隕青龍澤竭玉鏡照垣鸞釵耀奪總惟空懸
黛馬已闕雪香魂銷銅臺音邊贖身有意返魂無香
哀逝泣岳鼓盆歌莊生離死訣倒極黃腸終古畢世
疇解俚俚吾儕小人叨竊寧下聞函張皇涕淚盈把

登堂弔慰莫挽大治寒水乾飯朔風一瀉

祭王年伯母

世之所謂節婦者我知之矣所天見背不能濡忍稍
湏或感激自奮一死豈不稱烈然而死事易成事難
死則死耳祖宗一綫之胙子孫百年之胤竟無關益
則亦何貴于死乎古人以妻之事夫比臣之事君臣
不貴死君難而貴保君後爲杵臼不如爲程嬰爲王
蠋不如爲武侯爲龍逢不如爲伊尹周公婦亦宜然
唯太孺人當文學公之生有少君德耀之風既文學
公之沒慕陶母湛虞母孫之誼遺孤藐爾誓不改節
躬自撫養督教備至終始五十年竟成子爲名士賢
師不媿如侃如潭此奚論婦娥眉嫁別人者見之當
媿死卽陌桑栢舟有靈亦當心折于太孺人矣

祭史太孺人

惟太孺人婦道之脩相封君爲梁伯鸞母訓之嚴成
心源兄爲陶士行雲中無不人人頌太孺人賢既心
源兄出宰獲鹿太孺人隨養無恙入卽司馬太孺人
隨養無恙雲中又無不人人頌太孺人福乃去京未
數日而恙作歸家纔一日而恙不起母子臨岐之地
卽人鬼分路之關三牲歸養之際卽九京永訣之時

生離忽爾死別懸隔輒成千秋此亦咄咄怪事而心

源兄所爲號天踊地皇皇若不欲生也然太孺家恩
渥矣享年永矣與其齋志客邸寧其瞑目正寢與其
素車白馬馳驅五百里之遙寧其玄夜黃腸翩翩一
堂之上粉榆無改魂魄有依生不負首丘之願死不
含異域之悲卽太孺人可自慰地下心源兄可勿痛
苦次獨今余二三兄弟與心源兄骨肉相與而心源
兄又入部日久通敏豁達爲余二三兄弟左提右挈
幸追罪戾乃今太孺人溘然逝矣心源兄匍匐奔喪
歸哭不知誰更爲余二三兄弟左提右挈令追罪戾

祭石年伯母

耶區區不腆之奠匪第弔死抑以唁生匪第痛心源
兄之免慈母亦以傷二三兄弟之遠良朋也嗟嗟

祭石年伯母

大凡命世文章之豪間出循良之吏不獨其內德茂
天授奇蓋亦本之陰陽厚督誨勤然後一出而恫心
賊目爲世所欽羨仰嘆不可及惟老伯母有恒孟兩
淑媛之風佐佑老伯爲鮑宣爲梁鴻又有曾陶兩賢
母之德訓誘四如兄爲子車爲士行凡四如兄之在
朝而以風雅鳴燕闕在郡而以治行擅海岱悉老伯
母之以顧不稍湏百年溘然長逝霞珮纔加而總帷

忽懸絲衣方舞而黃腸繼憑令恒山若爲之色奪滯
沓若爲之氣塞東萊六七邑士民若爲之奔走皇皇
如喪者皆是皆造化之不可知而亨辱在年家子與四
如兄有莫逆之好文章道誼無弗臭味獨以居廬杜
門謝絕賓客既入京而始聞計謹遣一介供不腆而
侑之詞唯老伯母之靈不死其或以亨爲知言而颺
然風至矣

祭王太夫人需化令之臣母

二華九曲不自掩遏時毓賢豪爲世袪韜有開必先
肇基積藏學惟德門世匹懷葛以迄今日大元厥宗
露園集卷之十八

伯鸞德耀千古再逢舉案相莊協氣春容仰千造物
異人寔鍾生而神奇爲鳳爲鸞八義讓筆七步閣思
兼之義方映雪下帷文章暴起籍甚一時蚤薦鄉書
繼對公車出宰花縣底抱畢攄神君慈父歡滿比閭
迎侍渤海情色遽遽退食委蛇舉觴舞斑治成卓魯
旦暮溫綸駕言旋旆紫氣騰關踰蒼望耆庶永承顏
胡毋不留竟遽危厲計首之來政當入計秦靈霧色
燕市泣總擗踊號跳恨不同逝某等弟兄寔同臭味
右携左提庶追憤憤兩載報政已見經緯條爾奔歸
祗餘蔽芾嗟嗟濟上諸僚偶遭陽九言念存亡痛心

疾首死我礪礪憂我般陽祝阿將陵膏被中傷斯亦
奇矣各各相訝厄運未脫及我需化危全而歸僅如
展星旣悲詰母又念良朋五內摧裂若不自禁提筆
草誄涕淚淫淫

祭吳太夫人

往嘉隆季文星入吳延陵之野更探大巫應德亭亭
仲常嶽嶽橫海絕塵欄柄迭握當時門下文士如藁
衆帷登座獨有麗翁麗翁特秀寔天生德寧伊生翁
詰配作則翁兮伯鸞母兮德耀杜若蘭湯以資人照
敬臨佐膏吾伊靡捨克相夫君配古儒者一鳴陪京
露園集卷之十八

屢厥宗伯海內煩冤翁亦嘆惜母曰毋爾力田逢年
劉黃李廣從古則然何如祿仕以傳衣鉢翁因于于
牽纒悉割屈首博士在蒲之陽講經課稅師道大昌
晉佐成均衆推安定忽中蛾眉官路蹭蹬郡倖何物
吾有青山挂冠神武返旆江灣母同臭味相與鴻鸞
和允斷機以須後昆帝報德人名世蔚起文武憲邦
鷹揚麟趾賀者在門玉樹彛彛翁顧謂母兒傲亦我
舉觴相賀丁此平生翁忽騎鶴母方含錫錫羨服寵
紛襲無涯踰八望九歲月方賒萬歲鄉君指屈可待
胡疾弗醫長歸冥海驚馬摧芳女繁奪也總帳空懸

管閣已路計聞于齊長公氣咽苦月酸風幾度嘔血
其等鹿鹿辱在同寮左唱右喁不啻管簫既悲異變
又戀良友白馬素車寧忍南首敬附古誼寒水乾飯
縹緲靈神庶鑒繼繼

祭張母太宜人

頽汝之涯二鳳清發懿行高文摩天揭月亦有本元
爰自丹窻繫惟太母婦功婦德少君德耀克咸而三
簪裙荆布澹泊是甘以相夫君鮑梁作對陰騭顯佑
簫于勃宰後先高第瑋瑋韞韞東西種花威峻恩歲
兩地將侍貌與神晚伯陟留銓仲仍晉陽善養色事

祭吳夫人

既壽且康方擬大年作世金母永觀千仞竹嘔梧儀
胡厭塵靴蹢躅遐步朝歡榮綵暮返瑤圃堂繞懸纒
里已歌蒿九原冥漠兩地號咷其等鹿鹿稱通家子
獲交雙珠如佩蘭正慕聞計耗驚難自把黃腸無憑
清淚空瀉乾飯寒水遥申下款幸念世講鑒只怗怗

祭吳夫人

女誠不行婦道久湮諸議者履剛秉乾悍如驕樂
千殃萬咎中流一壺惟恭人賢恭人之生實自名門
來嫁夫子荆釵布裙善事舅姑湯液躬親鷄鳴簪脫
勤儉離倫佐成大儒鵬搏鴻飛花縣繡臺聲蜚紫微

一麾出守露冕褰帷濟上遼左夫布恩威人謂名臣
予曰令妻衣錦帶金稍酬閭閻竭來渾水躬操眉齊
捧御諸勝不啻玻璃有女非女非子是子五內九竅
若共爾爾大小僕御在春風裏白首相莊人幸不死
胡夫匪純妬茲蛾眉三尸牽纏萬古別離女湏墮華
月德穢姿華婦長往鴻妻永哀嗚呼悲哉閱水成川
滔滔日度歷人爲世冉冉行暮何世弗新何人能故
野春必華草朝必露杜蘅摧枝疇爲繼芳秋菊落英
疇爲嗣香披披靈衣寥寥神堂魂消玳瑁心折流黃
嗚呼悲哉

祭露園集

卷之十八

九

祭露園集

卷之十八

終

繁露園詩集卷之十九

陽平董復享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五言古

喜雨

經年旱若焚禾黍悉已仆一夕忽沉雲暴雨傾如注
流泉瀉萬家飛濤溜千澗林蜩驚不定部蛙鳴更怒
須臾雲霧收朗朗還空素詰朝起科頭呼童料農具
秋風雖已迫庶免涸轍鮒

夏日同高荻之李若蒙毛茂新張若恂楊茂弘

卷之十九

燕集張平仲南園

公子敬愛客拉遊塵外瞥勝地別有天殿筵生冰雪
境絕車馬喧爐焚生熟結朱花映錦苔綠樹障金屏
座客俱名勝食飲亦甚設酒酣擊唾壺各吐霹靂舌
會心何拘礙謔浪恣懽悅天公忽見妒崩雲來窺竊
乘夜步高臺秋響破炎熱明月墮酒卮菱歌四坐徹
驅馬漏欲殘平生信癡絕

弔宋鵝池接海

世士何握麤眼中獨宋叟生平不偶世垂楊生兩肘
酒德頻中聖詩名滿人口宇內不自容甘與海若友

乘潮如康莊南面樂何有俠骨應不化夜夜作鯨吼

周節婦詩

吾觀風波民抑何媿三五節義千古事弃之如塵土
鬚眉負丈夫不無事二主况于粉黛流敢望栢舟武
嗟哉楚澤姬貞一繼淳古髻年歸所天牛衣卧相許
十年忽見背自矢靡他苦奉姑撫遺孤空房淚如雨
不時和熊丸政慮落嫠窳慈母兼嚴師輒爾闢玄圃
颺起漢江濱一鳥驚寰宇名之憐鳳凰詞客媿鸚鵡
通籍金閨問絲綸飾粉黼毋也然喜庶堪報死父
父老扶杖來一一明廷吐聖王方孝治嘉嘆應表

卷之十九

二

戶以茲勸偷俗永作閨閭踴揮毫爲賦詩翻覺摧肺
腑

怡怡堂爲史五陵伯仲也

兄弟一體分友于未易覩周公予不咸唐風刺杖杜
賢聖且媿嘆何況尋常伍寥寥花萼懽柔葉如塵土
合荆復何人池塘枉自詡洵美滄川英雅稱弼公讀
麗藻出時流篤行還元古少年肯二親弱弟纔失乳
俯仰推心肝縱橫淚如雨置謁躬撫摩誓報恃若怡
內亦同此情風意鄙膠釜兄領循吏名弟亦成第五
慕愛猶爾孩永不析資斧題額標怡怡常目寓堂口

三晉誦誼高九牧憐心苦吟咏盈筐箱以當歌且舞
我亦續吟篇世教諒有補

送李本陽明府之祠部

歲晏夫如何飛雪擁漳嶠冽冽冰爲漿河陽雙鶴叫
行李鮮長物圖書映遠燒送客屯氏濱玄風粟以噉
把酒盡一觴開顏輒然咲七年赤縣吏淹留不得調
茲日忽龍超奮首列清要詢美秩宗郎行行佐廊廟
其如去思殷載路泣叟少慙余嗣宗狂寂寞寄清嘯
努力崇令嘉永永心相照

送畫手侯生歸陽丘

卷之十九

三

君來春草肥君去秋露滴離思不可道西風共折漚
君是張僧繇雷轟金陵壁携此丹青手定勝愈風檄
別意誰短長衛水挂岷霓寬留得百尺綾對之破岑寂
賀小梧蘇舉子一首

誰道眉山英不在平千里咄咄有好士萬石家風似
四十缺當戶星星憂移晷天公祚德門忽夢蘭花紫
墮地聲若吼驚睹長庚李他年亢厥宗定符充閭喜
我媿寶誌僧摩頂呼麟趾

卓錫泉同林志唯年兄小酌

冷冷山下泉潺潺齒白石愛此濯纓流塵襟聊盪釋

呼我同心友把酒相傾瀉酒行響愈幽笙簧覺咫尺
咲語風生嘯習習入兩腋慙無濟勝具况復日云夕
歸來夢寐間猶疑留魂魄明日長安道依舊風塵客

懷陳汝威社文

昔年辭故里落日雲山紫今年憶故人西風吹易水
把酒對黃花低徊頻坐起道路阻且脩誰與共酌此
豈無新所懽念舊不能已碣石宮月涼北鴈忽南徙
脉脉平生心聊復托雙鯉

出都門感懷四首

市寶貴市玉買馬貴買駿何者琤琮流亦同荆山鎮

卷之十九

四

何者款段乘亦同汗血信所以孫下輩一見反遭擯
忸怩省生平遲疑不欲進寄語荅孫人鑒賞何嫌慎

其二

我有一片心鬱鬱未獲吐忽爾委道旁心灰口自杜
經年賦初衣秋風纔得主一咲出門去憑人話市虎
家園酒十千半酣揮玉塵

其三

五鹿昔嶽嶽朱雲析其角我何如五鹿啞啞亦見剥
人心似人貌講張不可捉鉤弦旣殊塗詭信定足數
自矢磴磴節居恒厭握齷長安多知音諒茲未剖璞

矯首望五雲慙負 主恩渥

其四

秋風七八月涼颼掠我髮忽傳省墓疏飄飄下紫闕
朝出宣武門夕向潞河發冠蓋傾都門離別嗟條忽
相問歸何急山中採薇蕨採薇胡不愉戀茲泥滓窟
嗒然咲深源書空呼咄咄

自清源經陶山每日逆風家人且報糧絕矣感

賦十二韻

何事風作崇雙帆日打頭春糧已告罄甕酒更難求
喜得香作供剩多書解愁有時澆蠶眼無計潤詩喉

卷之十九

五

沙白星星散樹丹葉葉秋黃昏憐叫鴈青晝想鳴鶻
采菊節方迫題糕事恐休滿家須咲語諸好政夷猶
不遠煙霞墅尚稽汗漫遊徐徐飄一葉漸漸豁雙眸
偶起呼毛穎非關詛石尤歸期遲蚤定豈必嘆淹留
七言古

飛六亭歌爲陳澹叔賦

元龍傲氣除未易腹中磊落世寡二我亦河朔個強
兒逢之輒爲避頭地憶昔蕭寺同吾伊新詩字字強
人意一第偶爾先著鞭千秋更誰識紇字去年公車
不見收霜毫生額頭生刺歸來誅茅渾水涯飛六亭

前樹樹花朝呼美酒十千斗夜攤奇書三五車東山
勢妓屢及春北海開尊不畏貧鹿葱鼠姑生彩筆江
鮑更徐何事人君不見東方月高日漸下鵲鵲之使
徧函夏河枯山嶺幾年休龜角魚毛處處愁世變涓
張彌天網時來定用濟川舟只恐飛六一區卧不得
中原還汝添氣色

送雷學博之永寧

九溪有士標蘭芝斌斌質文何葳蕤窮經牛毛與蚕
絲聲名籍甚西南夷八蕃豪俊在壘壘奮跡一舉若
拾遺挾策北走行神奇汗血偶失孫陽知要爲斯文

卷之十九

六

滌嶮巖翩然來儀五鹿師潛心發憤獨下帷頗爲學
人剖難疑季長握齷難數比蘇湖安定殆庶其間者
風雲忽遺時杜史飛荐多芳詞神劍會合昔雙離萬
里之行足下基從今王路憑驅馳天祿他年遲撫藜
繁露園歌送景時熙文學歸陽丘蕪寄張允升

先輩

繁露齋頭花簇簇黃驪新來集雙木杜門廓落有餘
閑呼兒細檢文選讀晨起到午猶科頭池前墜下狎
猿鹿蒼頭跟蹤報客過長松遠映風謾謾喜極開門
倒屣迎相逢一咲慰幽獨兒子滿前爭灑掃黃鸝白

酒任傾倒十日平原醉不殺登臨到處留詩草憶昔
我宰陽丘時門下種種多文藻就中名士誰最奇汝
與允升張子好張子飄飄氣欲仙汝文彫績更滿前
晉漢泥塗肯自分扶搖九萬仍須君桂子紅黃香撲
鼻願借秋風吹入雲無奈相逢即相別臨岐不覺寸
心裂殷勤寄語張文昌功名可待頭似雪

三鳳吟

天有靈鳥鵠火精千爲若翼蕭爲聲九包六像產丹
穴歸嬉提扶結百舌世衰竟從姬文往千有餘禩此
種絕甯寔不息風雨淫何人爲來玄扈音河東薛氏

卷之十九

七

千七百

曾聽起伯仲翩翩如昇時明興盛德過虞唐三鳳復
在項子里項子王君不可當少年領異宰河陽濯錦
纔爛黃池水食報又分朱雀光東方有發明西方有
鸛鷗南方有焦明北方有幽昌渺小何足奇驚鷺獨
中央逝崑崙芳飲曉圖負蒼天兮絕雲霧自歌自舞
擊九千鴻鵠鵠鷺霄窺注我自凡鳥卧搶榆矯首共
目琅玕樹揮毫爲草三鳳歌他年記取阿閣路

送若蒙茂宰之聞喜

陽平市上北風號一夜雪花尺許高大白頻浮寒較
可壚頭猶自烘活火春深那更睹此異應是離愁千

天地城西我友李王孫詰朝出爲聞喜支蘭喜城中
十萬家竹馬紛紛待君至君行甚華我心惻造化爲
爾動顏色陽春將遍趙武鄉白雪先飛畢萬國太行
王屋空嵯峨一片行旌留不得君不見郭璞里中雲
半遮趙鼎祠前日欲斜湯山近接箕山影涑水遙通
汾水槎我友清惠政耳耳那數安仁一縣花

敬菴兄樓成爲賦一歌行志賀

我董族望本高城往朝幾勒河山盟一從真主起
淮泗風塵歷落走陽平迄今二百三十秋衣冠猶自
傾時流吾家大兄磊落者投筆力耕墾垠野幾載妙

卷之十九

千七百

傳倚頊書半生慣宰陳平社築樓縹渺十丈餘紛紛
燕雀爭賀厦等閑躍屣一攀躋八風四面來清灑大
兄大兄真陶朱三致千金可並驅嗟余嬾問家人產
縱至九卿何爲乎祝兄時讀貨殖傳富好行德入彌
羨他年蒙恩賜歸農願借飛樓貯萬卷

陳生行

陳自新

陳生陳生吾好友行年今已四十九老驥伏櫪未肯
降胃中磊塊頻澆酒昨宵痛飲忽狂呼座客滿堂盡
杜口朦朧仍罵元和詩踉蹌肯輸松雪手眼中吾自
千秋人世上浮名信好醜陳生陳生何軒舉轉恨古

人未見汝我亦河朔偏強者生平隻字不輕假詩才
酒態似君希眉目雙雙頭欲下韓孟才名纔播揚雷
陳肝膽願傾瀉狎盟齊晉更阿誰中原牛耳好共把
壽曾封翁編脩曾長石之父

郢中老子名家者為曲彌高和彌寡懷內煩憐璞玉
真眼底長咲麒麟假已付行藏隨繡林且將事業屬
金馬扁舟一日泛滄浪煙霧時時生足下勝具踏窮
燕市塵典酣吸倒木天學城闕漢家天上如五柞昆
明恣揮灑滕前太史舞嫋嫋清夜華燈酒盈把咲問
兒曹枉顯榮何似阿翁慣三捨雲澤洞庭樂有餘誰
能長面長安瓦桑乾明日驅蹇歸劉郎浦口結洛社
回首春明雲若屯總輸醉劈盧服鮮白鶴黃牛何處
尋千秋一味禪宗打我聞高誼幾低頭捉筆聊此抒
傾瀉

畫舫齋歌

豕韋國與崑崙通星宿一派經其中瓠子宜房歌未
歇玉璧白馬逐流空千古遜他毆陽子慶曆之年來
刺史如祿大筆靡所託畫舫齋成記終始文藻風流
彼一時迄今半沒蓬蒿里河伯南去護真龍秋風乾
盡黃河水頃城王子大雅流入疑前身故姓毆黃池

已製天孫錦白馬將尋帝子丘太息畫舫今安在幾
向遺編詫文彩風流沉埋六百年忍使今朝仍有待
買隙乘閑開勝場齋成燿燦更爽塏父老色喜薦紳
懽滿城爭歌神明宰君不見鄴下洞雀今為土又不
見醴泉梅塢久已腐獨自名賢勝亦住人間千秋萬
歲無今古雪香亭仁風樓百里嶙峋鬱和繆君今已
復畫舫齋誰能更問水堂酒

黃鶴樓歌留別鄧汝高寶燕雲二年丈

我憶黃鶴久其如越千里今我使三楚涼颼吹汭水
臙脂山下雨不歇鸚鵡久沒長江月磯頭那復傳人
踪波上虛疑神女襖獨有飛樓百尺奇豐碑仍題崔
瀨詩西山返照供圖畫晴川芳草各參差惟來地主
頻折簡江濤入立星墮蓋憑欄醉酒發狂呼千年黃
鶴去將反我欲乘之凌三島大別為拳漢為沼回頭
試問同胞人樓頭幾許白雲繞

楊村北舟中中秋

去年今夜雨浙浙太僕齋頭酒漫設今年今夜甕頭
空舟中明月何皎潔有酒無月酒不濃有月無酒月
還缺低徊移時堪絕倒呼兒且沽村酒熱于勸妻酬
各數杯船頭聊此了佳節明日挂帆到天津烹蟹烹

酒恣驪悅去歲中秋飲李百齋席中大雨如注故云

天津阻風用栢梁體

封郎心事似弦直休沐非關六月息秋仲初旬拋鷄
肋扁舟南下潞河側恨不破浪生羽翼其如淹留心
鬱抑行行維舟津口北賸有司農張供億移坐促膝
消柴棘宴罷船頭纔拂拭三老忽報石尤逼颼颼噫
氣在畧刻天地四方爲昏黑折木飛濤翻鰲極天吳
蝸蟻爭顛踣日月空懸光爲塞妻子相對無人色蟹
肥酒醲誰能食去年定有爰居即此時故作奇眩隱
葛公枉喝野廟賊宋玉難賦大王德洗硯細磨險糜
繁露國詩集卷之十九

渦口卽事戲筆

渦口上下水碧綠千艘百艘東南栗艘中能事貌爭
獐我艘遇之魂躊躇朝苦漕艘夕苦風那知更有督
漕翁隨翁軍牢勢虓虎鼓柁南來駛於鴻我艘欲避
急難措豈謂唐突此翁怒號令雷震呼動天縛我艘
人等縛免遣力投刺刺難通須臾肉飛血如注餘怒
未消仍獅吼何物書生敢相羈榜者回艘涕淋漓向

奈指血唯叩首爲問此翁何譜對云陽明後枝葉

黃口舊襲微侯童白簡新彈尤物妾即今督漕燭莫
當睚中何有天官郎余聞咲扶艘人起陽明當日何
如此歸去杜門習兵符閒來細叅良知旨運至功名
上丹青子子孫孫或爾耳

繁露國詩集卷之十九

繁露國詩集卷之十九

主

繁露園詩集卷之二十

陽平董復亭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五言律

衛輝道中望蘇門

纔過善化嶺又到朝歌城桐葉新封地鹿臺異代名
千峯分共國一水入燕京矯首蘇門道山花處處生
詠懷十首奉答劉伯世先輩

少年不解事高氣凌曹劉未許公侯貴偏矜詞賦道
夢曾遺五色才忽盡千秋燕市尋同調風期訂白鷗

繁露園詩集卷之二十

其二

名緣拙宦著禮覺上官疎星戴潘郊雨燈翻鄴架書
盤山霞可拾繡水芝堪裾傲吏吾無忝憑呼下澤車

其三

此生終幻影吾道亦懸雞閱世眼雙白逢人眉半低
閑揮鋏不律靜對墨猊倪宦況真如水從教百里稽

其四

生被浮名悞憐茲千古身一從分赤縣竟日逐紅塵
愛客虛常左買山甘故貧不如歸去好龍性總難馴

其五

擔簦爾司馬倒屣我臨邛幾醉如渾酒頻聽竟夜鐘
微名媿繡虎絕技羨屠龍小阮吾同調臨風想嗣宗

其六

吾鄉多茂士翰墨幾登場謾謾李元禮翩翩陳孔璋
寸心于日月片語挾風霜得爾今成四相期作惠莊

其七

魏萬吾芝友王喬爾石交後先臭味合生死等閑拋
令尹香新歇考功木舊巢黃壚回首處淚滿白楊郊

其八

國是不堪問言之傷肺肝流入半五嶺殺氣滿三韓
庭茂叢苑草世多鷄鶩冠皇天未悔禍永夜倚琅玕

其九

十日平原飲追陪信幾回彈碁破午睡列讌倚秋槐
雲液隨人酌玉山任自頽長安逢夜月寂寞照金臺

其十

女郎山上酒那道卽天涯遠別粉榆社聊乘李郭槎
還尋尼父鋒先惹奉高霞爲得瑤華咏偏生字字葩

宿彌陀寺

薄沱問渡罷投宿到空林風定求清梵鍾鳴應遠岑
諸天何瀟灑萬劫幾銷沈坐久忘寐滿然淨客心

弔張叔廣

不復見張衡車過淚滿纓一官憐落魄五字憶長城
累革功纔就叩閣事不平南州一滴酒生死見交情

過唐山

曾與山靈約松筠共結盟如何牛馬走又上鳳凰城
芳杜迎春發孤猿向夜鳴幾年塵事了隨意斷黃精
送李本陽之祠部

五鹿有安仁種花別是春龍門民譽舊鳳沼主恩新
攪轡趨金漏臨岐灑玉塵秩宗原妙簡何似宰官身
雙壽卷

卷之二十

木公長住世金母不知年兩兩成黃髮雙雙食紫煙
有兒稱傲吏無事惹塵緣功行還應滿相期歷大千
爲人壽母

無恙北堂樹百年未有期自惟舉案後都是斷機時
蘭映庭前秀恩從天上移承顏戲舞夜恐動麻姑窺
南和道中

西來泉活活南去麥油油白鷺啄芳藻綠楊漾碧流
老農不慮歲稚子但垂鉤化國茲焉是何須極樂遊
同閃獻明用壁間韻二首

勞勞終日事昏昏忽西方以我塵爲面憐君夢作雲

探幽頻踏徑禮佛一焚香何年塵世了身名具業哉

其二

如爾仍先輩魏余稱大方共參佛子座一解奚奴囊
得句翩翩秀熟爐片片香半生未悟道虛負此昂藏
普照寺十首

三伏炎蒸日諸天縹緲間時來依法座共去理禪關
人世火爲宅吾生雪作山只疑葱嶺外秋近不知還
其二

記得藥山偈青天水一瓶金鍾空色界貝葉幻真形
雲淨龍函鉢夜深虎聽經浮生億萬劫何處問風鈴
卷之二十

其三

小小蒲團上相傳度世津十年吾似幻三乘彼如塵
了了無生滅惺惺有妄真還持最上諦欲訊西來人
其四

相携老衲衣白晝話禪機色到空王淨法從庾嶺歸
芙蓉天外落霹靂坐中飛日暮山光紫重將玉麈揮
其五

慧日照仍照恒河沙復沙大庾纔一鉢下土自三車
莖草身身幻菩提樹樹花不須更呈礙日供紫香茶
其六

借問登壇者何如四果羅寸心含舍利片語證頭陀
飛錫明光大落花因果多何煩千萬卷早已悟三磨

其七

倦來不肯眠吾意愛逃禪欲了風塵劫試張山水絃
按徽飛夜月撫柱咏人天曾結無生契悠悠翻自憐

其八

昨日白蓮社花開片片香風來筌弄竹露下鶴眠霜
誰了薰心業獨愁眯目糠何時都不染夜夜禮空王

其九

上上昆盧閣飄飄嘆白鷗千珠開法界片葉度滄洲
幡舞朱天日蟬鳴白帝秋傳燈人不見枉日賦登樓

其十

方丈亦何有昂藏百尺松兩翻天唳鶴風定日蟠龍
偶涉招提境幾經晨暮鍾好乘明月夜兩兩話三宗

即事

昨宵中旨下讀罷淚沾巾豺虎當關橫龍蛇遘歲屯
榜嚴因濯鼠謹重爲批鱗悔禍知何日秋風憶釣綸

九日校射二首

選士存周典乘秋列漢標黃花經雨秀白羽逆風驕
短後誇馳駿當先負射鵰書生莫浪咲恐有霍嫖姚

其二

西瀨臨熱市北郊敞澤宮言徵十道士爲覓百夫雄
挿羽拂霜冷飛塵逼漢宮其如烽火靜無事挂長弓

碧雲寺小憩

乍入祇桓路相携過上方攀巖抱瀑布登座禮空王
水竹環香積松風響懸廊惟來稱福地不媿小清涼

題盛大叅卷

門望來瓜步幡帷駐井陘潯沅冰作雨熊耳福爲星
王恩榮三世王言等六經金甌名藉甚屈指佐

天廷

送宋季方山人歸西屏
故人久不見倒屣喜相臨白首俠仍在青山興轉深

半生甘落魄五字苦沉吟一入西屏路茫茫何處尋
平李北山尚寶

平生未御李書札幾相聞人已千秋往才誰六代分
墓前纔宿草地下政脩文無限龍門恨蕭蕭賦斷雲

得自字

高孩之明府席上以陶句心遠地自偏爲韻分
炎日下長堤好風颯然至淡雲低遠林蕭寺來繁吹
對局更輸誰談詩各印自會心頻促膝殊有濠梁意

夏日同湯太史嘉賓沈職方伯含集劉先輩百

世北園水亭分得煙字四首

折簡集名士乘閒散玳筵呼盧仍帶俠結社自忘年
水綠晴添色山青晚更煙諸天去咫尺吾醉欲逃禪

其二

此地塵囂隔茫茫一水煙人間又白社席上半青蓮
得句驚三謝對杯懷八仙亦知炎日苦移坐爲流泉

其三

巷絕疑無地境幽訝有天高城連紫閣芳樹點蒼煙
魚爲澄潭遠花因返照妍相看聊一醉莫怪語頻顛

紫雲園詩集卷之二十

其四

天漿無處覓神漢此中偏通畦澆菜甲避市理牙籤
邀客同霏屑臨流一釣鮮酒闌人未散遮莫夕陽煙

立秋前一日共賦前字

離行謝柄西顛預當延江冷楓垂落月斜針欲穿
詩談六代後興寄一尊前世事不堪問塵心頓覺捐

其二

詰朝當暑後今夕尚秋前小有青精飯聊吟白紵篇
路深衣帶潤雲淨月生妍傾倒渾忘倦秋風若箇邊

少司馬趙公招飲黃鶴樓

黃鶴雲間往飛樓天外浮長帆挂漢影大別送江流

司馬開華讌征人愴晚秋憑欄一呼酒波動紫沙洲

渡河二首

混茫天上下半晌見黃河下馬拂塵面登舟發棹歌
帆飛驚鳥雀浪起失鼃鼃何地還同險洞庭掀白波

其二

工自龍門鑿派原天稷生千年流禹澤一脉護神京
去歲桃花滿今秋瓠子橫斗泥總堪黍吾意想澄清

題關壯繆將軍廟

茲關何險絕遺廟此山嵎氣猛原吞魏時窮翻中吳

紫雲園詩集卷之二十

松杉巢鶴穩畫壁倚雲鋪未了當年恨西風拂紫鬚

謁大復先生墓

北地特雄視先生自擅塲芙蓉秀淥水飛兔度康莊
後輩推風雅前脩竟渺茫白坡山下墓草木藉霏芳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

西國新文伯北曹舊秩宗行行九曲道望望一丸封
得駿須留盼逢山好盪胸遙知搔首處青天落鴈峯

其二

我尚山公署君今五柞宮探奇雙華嶽問道一崆峒
鑑別驪黃外屏懸涇渭中應憐知己在莫惜寄詩筒

其三

西風正廓落送子出春明地擁青牛氣人依白馬生
龍門原北海帝里況西京多少三秦彥都從絳帳平

其四

銷魂惟是別况復隔燕秦何處尋知己如君最可人
終南添秀色冀北憶芳塵校士有餘咎揮毫定愴神

送康光祿之留都

光祿非常品門都長者遊揮杯燕市月鼓棹衛陽秋
踪跡聊江左風流寄石頭鍾山餘王氣客易賦登樓

送沈伯含年兄歸越

紫雲閣集卷之二十

九

抱玉理宜別鏤金事可疑有懷惟報主無夢不憂
時把臂詩千首臨岐酒一卮西湖煙月好遲我語襟

期

陶山道中四首

久決冥鴻志乘槎忽問津五湖憐地主一葦度波臣
總道裴王遠覺於嵇阮親陽平煙月好誰憶京華春

其二

五鹿尋嘗近孤帆咫尺餘風波穩一月身世悟三車
業海憑無際浮生信有涯升沈勘儘破不必算恒沙

其三

其四

累章乞魏闕一棹下漳干休沐緣除隴行藏非挂冠
浮雲連大陸落日澹長安骨肉明朝集榮更細細看
潦倒題材署沈埋似水心紅塵疑白壁駭耳自黃金
五畝徵君徑千年達士林朝朝梁父咏遮莫二毛侵
五言排

送魏玄之歸樂昌即用玄之重九前一日八韻

猶記題糕夜相將燕後堂案頭無異物坐上俱同鄉
燭爲敲棋短杯緣說菊長舊感孺子榻新惹令君香
趙魏氣原合孔禰年自忘媿余稱酒重得汝爲詩狂
紫雲閣集卷之二十
十
岳露來殊與看雲促別觴北風明日道知復

繁露園詩集卷之二十一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七言律

送劉厚吾年兄兵察之關中

三秦使者出長安祖帳傾城夾道看戀闕經年燕
市酒揚旌千里惠文冠暮雲回望蒼山合飛蓋遙臨
白帝寒見說榆關新借寇不知何計欸呼韓

陽丘游侯考最

漢庭循吏日來希治狀如君堪繼微百里春雲頻帶
紫露園詩集卷之二十一

雨一簾冬日徧含暉賢書連歲聞丹闕恩詔不

時下紫微遙想繡橋扶杖處歡聲應傍女郎飛

送大中丞孫藍石之任

中丞鎖鑰近長安漫作尋常節鉞看帝念股肱專
賜履人高夢卜共彈冠桑乾蚤度千關靜雪浪遙臨
六月寒秦鏡由來能照膽幾多封事到金臺

送郭孟愚之樂陵楊德潤之齊東令

飛蓋雙雙辭未央齊州爭待令君香風流近日推
河朔才調當年自洛陽馬度太清春帶雨應將厭次
弓疑霜曉衙排罷無事冥坐裁詩日幾行

敖公子猶龍初度

公子翩翩天上人瓊林崑崙若爲塵從知大雅傳家
學未許輕裘卧醉茵金殿欲驚雲五色玉樓先報壽
千春登堂珠履如雲士總媿庾郎雌甲辰

送魏見泉中丞

客歲涼秋飄桂花中丞千里擁歸車清涼嶺外憑遮
道松鶴堂前自煮砂愛日風光隨綵袖憂天心事付
蘭芽東山政繫蒼生望未穩青門五色瓜

送賀伯闇奉母南旋

仙郎奉母挂帆還知入橫塘第幾灣塵世何人同愛
日華堂有頌畫齊山紫霞觴舉應來鶴絳雪丹成好
駐顏最喜謝庭饒玉樹年年繞膝舞衣斑

其二

題材久借山公啓拜慶忽將潘母歸春色九重隨
茜浦薰風萬里送萱闈知經海上三千劫可道年來
七十稀聞說麻姑新作伴主恩仙籙政霏微

其三

季真將母依蓬萊玉綬霜袍人所服玳宴開南極有
星隨婺女北堂無子不仙才加餐每進千秋栢閱世
應經萬劫灰况是主恩深似許綵衣官誥政遲徊

夏日同沈武選年丈王車駕寅文飲劉百世先

輩齋頭用燕字

家世憐君尺五天齋頭松竹鬱蒼煙青尊邀客渾忘
暑白社論交不問年一代詞人原屬鄴千秋王氣總
歸燕劇談永夜煩襟洗醉看雲霄明月懸

賦得沈相公宅秋日牡丹二首

露下風高萬木蒼平章宅裏見花王秋陽總比春陽
暮青帝爭如白帝芳爲傍絲綸纔放蕊青綠清冷不
生香何人解識回天手浪說尋常紫共黃

其二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潭菊叢芳未足誇幾聞秋日吐春葩種分上苑頒沾
雨色借平津忽染霞艷質自堪輝紫閣芳心端不媿
黃麻憑教落木蕭蕭下自向闌干障日斜

春日同考功王岡伯職方朱仲成集穆仲裕內

史宅聽周山人彈琴以高山流水爲韻分得山
字而石少尹以此調岡伯云如今方格事山濤
得意時故未及之

地主陸沉金馬間乘春聊爾共追攀因貪穆醴纔投
岸爲愛稽琴轉破顏一曲廣陵仙客在千秋燕市酒
人還相逢同是舊司馬啓事何勞更調山

謂陵恭紀

寢園春薦遂諸郎車騎如流出廣陽馬鬣久稽丹鳳
輦烏號毋憶白雲鄉年深風雨千靈護地隘河山
九葉光王氣由來天北極千霄松栢政蒼蒼

香山

關山深處萬山巔翠合嵐重覺勝偏爲借仙梯窺寶
相轉於塵世見諸天老松拔地丹霄立飛閣凌空紫
霧連莫訝桃花殊爛熳慈雲慧日度年年

送南玄圃太僕罷歸關中二首

直矢曲釣難具論送君易水賸傷魂轉環未遂批鱗
願鑠骨翻成投杼冤總有回風驚白日豈無澹月照

卷之三十一

四

青門悶來漫把離騷嚼爛醉新豐亦主恩

其二

太僕憂天鬢欲斑春來真訝罷官還丹心一片空

懷主紫氣千年又度關寄傲不妨臨渭水採真且
自卧商山雙魚饒罷渾無事回首風塵幾破顏

寄題陳汝威北郭樓

飛樓縹緲萬星移幾向春風倒接離無日不呼坐隱
客有時自咏謫仙詩總緣白髮出山懶翻爲蒼生攬
轡遲世事浮雲吾已決他年應許共襟期

棲霞樓讌集一首

卧閣仙郎一事無興來小隊恣清娛斜頭自近竹林
逸促膝休教蓮社孤夜靜遠香生玉案天空明月上
冰壺夜闌潦倒棲霞館遮莫人呼舊酒徒

輓張仲白刺史

秋盡白楊草欲枯傷心幾憶黃公壚魂招屈子夢全
楚劍挂徐君人半吳夢寐有時來五馬才名何處覓
三都生平我亦香山老燕子樓高今似無

送郡博蔡益吾之成均

中郎爲令有嘉名寥落青鵲歲幾更晉秩纔稱秦博
士及門半是留諸生身依日月元枌里夢繞雲霄忽

卷之二十一

五

鳳城衛水燕山應見憶可能無意慰懸狂

壽于宗伯穀山先生

黃石山頭紫氣軒山中宰相壽觴繁千年禮樂南宮
舊一代文章北斗尊偶罷絲綸歸綠野肯將踪跡老
青門當年同學多半落獨念綈袍戀戀恩

登蘇門

策杖蘇門第一層飄然輕舉若飛騰探真未換千年
骨說偈先尋六代僧半世行藏羞阮藉此生心事問
孫登想問天外鸞鳳響白石欄杆獨自凭

寄題韓中丞山莊

萬山堆就百花莊何似當年李贊皇未老乞身江鴨
綠非時撲鼻酒鵝黃家隣方丈堪題署秋近芙蓉好
製裳海內風塵仍未歇豈宜長卧綠沈槍

即韻答宋季方布衣

老去刁騷不問家惟將詩句寄生涯一時詞客憑虛
席五嶽行蹤自帶霞媿我無緣同市隱憐君有意泛
仙槎丹山碧水年來事可使風流似永嘉

即韻奉答陳汝威觀察

幾年杯酒共相依忽漫西風素願違夜雨頻驚遊子
夢秋塵偏上故人衣譚兵范老應難武啓事山公敢
繼微才畧憐君堪濟世那能經歲戀庭闈

卷之二十一

六

寄懷張元平考功留都二首

當時共現宰官身灤水盤山共幾春憶別黃花秋正
暮懷人白社夢還頻近年礦稅先憂楚何處湖山堪
避秦爲問金陵張吏部交情能復似雷陳

一別天涯驚歲徂函山杯酒憶狂呼齊門乍散青雲
氣燕市新投明月珠借箸慙余新夏省題材念爾尚
留都何緣更問青烏業伎倆年來一事無
送宋半石年兄奉使顯陵便道歸雲間

天涯杯酒幾狂歌，忽漫西風吹玉珂。總爲楚園弓挂
久，非關吳市鱸殘多。晴川度罷憐鸚鵡，芳社凋時泣
汨羅。王氣年來應未改，憑君一問洞庭波。

送夏鶴田奉使琉球

時平真箇海通津，萬里星槎出紫宸。諫草久傳光
日月，祖筵新詔授麒麟。梅花島外天闊遠，馬齒山
頭旅夢頻。彩筆縱橫行處滿，知君歸篋未全貧。

其二

東南氛盡使星懸，西北雲高蜃氣連。一扎十行新
主詔，孤天萬里舊郎船。乘風欲下彭湖島，躡筴先尋
石乳泉。聞道海波平似掌，歸期何必更經年。

其三

幾年補袞動京華，奉使新浮博望查。辭闕近分仙
掌露，抗旌遙挂海天霞。花明柳媚王程迥，水宿星移
旅夢賒。久識中山能慕義，莫愁清夜起悲笳。

送李少麓茂才歸陽丘

征鞍迢遞一詩囊，燕市相逢笑語狂。仙里當年曾地
主，名家先世亦天郎。漫誇巖邑花爲政，幾憶平泉石
作莊。歸去秋風應得意，春來還待倒鷺黃。

穆仲裕齋中侍讌李本寧得相字

燕山春色闌芬芳，詞客如雲共舉觴。座上總緣太白
老，齋頭慙負令君香。披襟久想蘭爲社，傾蓋翻憐玉
作相。潦倒縱談千古業，儘教人咲次公狂。

春日咏懷八首 有引

不佞居里頗聞時政，意傳之或妄入都月餘，乃
更異于前聞。觸事感懷，未敢干廣衆訟言，而孤
耿有違，不能不形之篇什。因賦七言近體八章，
匪敢托于風雅之遺，聊以寫余心之隱憂云爾。
燕有客如雲，倘亦有意乎好音之懷者乎？譬如
草木吾臭味也，不佞無難爲糠粃矣。

卷之二十一

大行滄海護長安，錦繡乾坤萬里看。近日重開甲乙
帳，頻年幾遣鷄鵲冠。鑒山未許唯神禹，權市曾經笑
孝桓。更有龍舟銷歲月，莫言容易御金鑾。

其二

莫捲龍簾夢有期，春風卽得主恩私。沉香亭畔尋
芳地，長信宮中覽鏡時。寂寂茂陵空作賦，蕭蕭紈扇
欲題詩。年來恠得王給事，萬死批鱗意未移。

其三

春深河畔柳青青，落盡梅花歲屢經。處處田家思十
雨，時時漆室望三星。天高雲鎖鴛鴦殿，日暮香銷翡翠

翠屏獨幸 君王饒樂事西園歌舞幾曾停

其四

太平天子在昭陽飛詔時時出建章遼海將軍繞五
嶺金吾緹騎又三湘九關虎豹盆難照 萬歲笙歌
夜未央多少臣工頻墮淚抗言今見紫微郎

其五

鷄鳴晨起待朝暾萬朵紅雲捧至尊詎意西臺新諫
草翻令南土半驚魂轉圜無日空啣淚憂國何人更
扣關醉把離騷偷自嚼寸心能不繫芳蓀

其六

苦憶先朝張永嘉中興獨力解紛拏一封曾罷金貂
使五校無煩驛路車世訝書生頻誤國 帝憐中貴
幾開牙 君臣魚水當年事迴首風雲日欲斜

其七

一從宮殿化為塵歲歲金錢供紫宸可信祝融驚
聖主更教貂珥作良臣朱提但得如山積赤子何妨
徹骨貧九廟有靈應擁護憂天無事重傷神

其八

燕山宮闕似蓬瀛一望愀然感慨生臺迥黃金寧問
駿殿開白虎祗流鶯夜郎酋長新成縛海外名王舊

乞盟最是山濤多過計我 皇神武願持盈

穆仲裕別業分得相字

別館春風咲語香座中觸目盡琳琅最憐詞賦三湘
客共話心期一夜長呼酒休辭煩潦倒拈花莫厭細
端相感時幾下憂天淚說到千秋興轉狂

送周伯世丈歸吳

彌天妖禍幾時清株及波連事不平賣法徇私 明
主詔薦賢爲 國古人情冠從神武門前挂帆向姑
蘇臺下行歸去故園春政好奔山草木倍葱菁

即韻答尹昇衡下第二首

十年魂夢此襟期何事荆山更抱悲才調豈關人共
妒文章不與數爭奇滿看得駿聊開眼忽覩遺珠翻
皺眉統扇西風休怨冷龍鬚會合直需時
楚士如雲莫並驅風塵何意尚泥途誰知和氏璞中
玉人嘆鄒生暗裏珠價失黃金名轉重歌揚白雪調
原孤卧龍魚水他年事特向江邊問草蘆

送張太史出使襄藩

三楚王孫新立社八埒學士暫辭班揚旌旦指中山
道立馬宵呼九折灣風暖習池堪命酒雲深襄水屬
題斑採風問俗還公事 聖主當軒佇解顏

題杜史際字崔老世兄九載考最

鳳棲柱史鎮臺端九載功成賜大官到處幾懸食吏
綬何人不識惠文冠埋輪事往心猶壯攬轡名高氣
尚寒旦暮主恩虛入座不知誰更拊琅玕

元城南樂兩邑明興二百餘年無讀中秘書
者即概一郡亦斷自戊辰近四十陽秋矣顯伯
中五一時並與余開而喜可知也賦以志之政
不必論其工不工耳

江夏黃童原磊磊信陵公子自翩翩同時名姓推千
佛一日清華到八埤金馬玉堂堪步武麓山繁水幾

卷之十一

十一

登仙慙余潦倒裴王含喜極狂呼未欲眠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

斜日孤雲九折灣春郎捧詔出燕山三峯舊傍金
天座多士新成玉笋班秋杪行藏隨衛水夜深車馬
度函關乘驄我昔三秦使媿汝文星映轡錄

送可大馮年丈

秋杪金雞夜夜鳴繫臣萬死一還生好將湛露歌
明主無用飛霜弔客卿黑獄經年惟注易青山此日
暫歸耕莫教生澁張華劍留向人間擬不平

次倪爾淡年兄春日寓懷十二首

紅塵颺起信朝昏咲倚琅玕叫帝開傲吏有心尋
蝶夢騷人無事問蛇吞歸家儘費東山屐去國聊傾
北海尊聞道陶園秋色好入門松菊喜猶存

其二

從來世路多嶮崎一付東風肯自悲但識塞翁失馬
意惡教隣父竊蚨疑如君清白還三至似我踈狂終
困瘕衛水巴江天萬里衡門何日共棲遲

其三

壯心偶與世情違白晝驚聞霹靂飛紫霧疑時爭道
是青天見後却知非山公尚憶題材用壘子聊存杜

卷之十一

十一

德機莫問峨眉山月好主恩未許鑑湖歸

其四

元白肝腸事事同交情爾汝幾譚空興來燕市三杯
酒歸去琴臺四辟窮那更千金酬走馬好將雙目送
飛鴻紛挐政借匡時畧惟我蕭騷兩鬢蓬

其五

溫綸轉覺主恩寬可道人間行路難滿目荆榛都
貝錦平生臭味半芝蘭齋居久厭太常婦市隱何嫌
曼倩官千載高名還自許風塵遮莫惠文彈

其六

莫以人言首重接從來豪氣屬君曹據津具箇無訖
少聞謗何如不辯高兄弟功名雙白眼天涯踪跡一
緋袍且將往事隨流水痛飲何妨誦楚騷

其七

茫茫宦海任升沉贏得江村十畝陰
淚盡荆山終璞玉名成天署故渾金
縱談漏夜不妨午預算歸期政在
參此去休言文莫用等閑風雨伴龍吟

其八

慙予潦倒鬢毛疎魚雅憐君玉不如韓子文章穿月
協倪郎生計帶雲鋤僊橋路近曾題柱石筍山空欲

卷之三十一

其九

著書只恐神龍潛未穩風雲早已護茅廬

其十

眼中君最可憐人一疏歸尋自在身園近三巴堪獨
樂家藏萬卷未全貧朝朝拄杖普提嶺歲歲稱觴竹
葉春如此生涯休道惡可教容易負綸巾

其十一

巴江東去是重湖詩酒翩翩一葉娛何處人間尋抵
詭起看腰下獨昆吾敵進幾藏庭前綵綵讀頻傳掌
上珠世路羊腸都莫問回頭幸未遠迷途

其十二

飯顆休言不易逢新詩裁就秀芙蓉才名嫵我稱雕
虎湖海憐君學卧龍折坂莫驚仍鳥道山靈應喜洗
塵容黃梁一枕俗緣斷豈效丁郎漫夢松

其十三

蜚語喧傳事不平鑠金未損奉常名染毫字挾風霜
氣拂袖胸藏丘壑情秋晚黃花桑落酒春深白社子
規聲年來交態雷陳少努力郵籤須報程

壽朱佩黼太母併其嬌母兩母皆節婦共存佩

其十四

為憐婦姒共存孤列女千年足畫圖教就里推雙孟

卷之三十一

其十五

母名成人美一徐雛國恩兩兩雲邊鳳家慶重重
掌上珠莫惟春郎還好事開筵歲歲遲麻姑

十六日同遊延壽菴遇雨次丁泰來年兄韻得

其十六

當年結社故人稀乘興同來款舊扉休沐原拚僧作
供出遊不謂雨沾衣有無山色隨雲合多少塵心入
座微滿寺春光同領畧何妨更倒接離歸同許公子

其十七

其十八

上元予假自公稀禁例森森不啓扉放飲昨宵避玉

漏尋幽今日聽金衣濛濛莫厭千林濕滑滑須防一徑微撲鼻曇花香片片轉令身世欲依歸

其三

望月西郊車馬稀題材仙吏覓山扉本期晴日恣清賞詎意浮雲幻白衣雨洗青山塵欲淨春寒芳草綠仍微登壇獨喜文公在昏黑無妨緩緩歸

其四

西郊春色柳依稀夾道人家白板扉仙客叩關尋六淨老僧登座話三衣樓棲頓覺塵緣少茶供偏宜酒力微鳴雨淋漓憑不欺其如遊子潛忘歸

卷之二十一

注

其五

老衲山中塵事稀何緣冠蓋擁禪扉案頭饒供青精餌座上新傳迦葉衣嵐氣經春添翠靄村煙入暮轉熹微要知無限西來義消路慈霖撲面歸

其六

清暑年來幽興稀行春特訪老僧扉慈雲為護空王座法雨偏沾遊客衣生事已甘隨二酉宦踪轉媿度三微故園青草王孫路應念天涯歸未歸

其七

如絲春雨逐塵稀車蓋翩翩同款扉細細憑教送野

馬風流且共解朝衣夢魂久覺依滄海踪跡今仍傍紫微別有蘇門山下道黃鸝飽聽不知歸

其八

春來更覺鬢毛稀忽憶人天一叩扉逐隊聊參師利座抽簪未遂與公衣此時主爵連清署異日占星映少微回首上方憐慧雨枝頭頻道不如歸

送張平仲之平陽節推

看君奉詔出燕日何似長卿入蜀時金馬碧雞人萬里長城易水酒三卮憂天事渺頻來夢愛日情深幾繫思歌罷驪駒踪漸遠臨風無奈贈將離

卷之二十一

十六

入用之

其二

黔巫南盡是滇南惟得春明別宴酣樸事脩時經易水蘭湯浴罷度湘潭入門松鶴迎人舞扶杖雲山信步深聖主憂邊還借箸家園莫戀徑開三

送張平仲之平陽節推

春盡燕山與半關出門送客一尊惟抗旌欲問夕陽度折柳先驚朝雨殘路入太行應按轡衙官姑射好加餐尋常多少求主恩莫待霜飛六月寒

即韻答張平仲

經年纔得好懷開予假春明雨色催行李暫隨青
往離魂唯傍素魚來局間君自八埒手秋杪誰稱九
辨才近覺皇天殊悔禍尋常莫賦仲宣哀

登舟

十奏封章徹紫霄秋深南下木蘭橈領都冠蓋百壺
酒隨意江湖五石瓢帆動似聞華表唳風行如逐廣
陵潮燕雲回首真天上夜夜船頭一洞簫

天津高倉部 澠塘賜宴賦此志謝

桂席南來木葉飛天津口蟹螯肥司農特念紛榆
好敝讎爲稽薜荔衣坐上談天傾玉屑年來對月憶

金微思君

話長安事蒼狗白雲有是非

繁露園詩集卷之二十一 終

繁露園詩集卷之二十二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五言絕句

衛河汎舟遇雨十首

此水百泉水斯人千古人呼艇聊共汎一醉洞庭春

其二

樂事何容易主賓况二難恠來風雨妒點點濕盤餐

其三

爲問河朔飲何似蘇門嘯任是雨翻盆酒船不肯掉

繁露園詩集

卷之二十二

其四

鎮日清無事閑來放舴艋湏更三十里傲殺石尤風

其五

水深深幾許恰長兩三尺座有高陽徒狂呼浮太白

其六

天台有瀑布飛瀉陽平路片席挂秋風忽驚雙白鷺

其七

漁郎把釣往槎得縮頭鰯烹供盤餐味不知是漏天

其八

雨罷近黃昏漁火遠明滅酒醉發高吟霏霏苦木屑

其九

莫道使君狂聊茲寄雅意前身定孰誰無乃漆園吏

其十

逐雨消炎暑迎風生晚涼歸來路滑滑撲鼻豈花香

七高詩

商山一片雲散入鄜城陌何似王仲宣去爲江漢客

右韓高字德高

吳郎大雅人避地甘寥次剝落空王碑姓名幾曾滅

右吳筠字貞節

次山王佐才著書力追古何必問商餘遺編堪不死

整肅園集卷之二十三

右元結字次山

胡沙滿中夏逃世兼逃名如何丹崖側猶說陟岵生

右陟岵先生姓邦遺其名

龍山即鹿門菊水映芳草時有高人來領畧桐軒稿

右張澄字仲經

別駕清強吏囊不名一錢歸來領酒德白衣頻往還

右李從今明卿

先輩自名家蕭然泊世味文章猶土苴伊洛有深慙

右李宗木繼仁

座中聞火聲又長笛一聲人倚樓爲韻賦七首

明月墮胡床相將宛似霜搔頭髮已短把臂意何長

右長

其二

秋光濃欲滴拉客聽吹笛何必落梅花聊此破岑寂

右笛

其三

幾年嬾折腰今夕共促膝爲憶龍門人憑鴻繁尺一

字上懷及李若蒙右字

其四

逐逐亦何事無官似覺輕香柑與斗酒飽聽黃鸝聲

右龍

整肅園集卷之二十三

三

其五

俱是我輩人不妨結醉茵忽聞歌白雪驚落屋梁塵

右人

其六

語次及三都明霞低徙倚不須玄晏名自貴洛陽紙

右倚字座中談及兩都世慨然有意賦之故及

其七

月中何所有玉宇與瓊樓安得僊人揖乘之汗漫遊

右樓

安德府中逢誕日八首

朝度峭帆亭暮經安德里
揆覽何蕭騷茫茫一秋水

其二

吾生本浮宅况復水上浮
細數陽秋幾憑人喚馬牛

其三

千秋事若何一棹歸已晚
鬢髮苦蒼蒼惟有加餐飯

其四

百年元大夢回首夢今半
憤憤不覺非枉把騷經爛

其五

鎮日憶家園秋水纔得假
客路無與觴船頭酒自把

寒露園詩集卷之二十二

四

其六

記得出都時冠蓋如雲密
此際逢予辰涼颼空瑟瑟

其七

齒至髮多素秋深葉半丹
故園松菊好兒女倚闌干

其八

庚甲記逢辰今年政值己
三朝臭腐人半生拘馬齒

七言絕句

定興逢李若家二首

旅店逢君爲解顏
刀家綠酒共相攀
含情欲話經年別
行色催人去住難

其二

君向家鄉我向燕
歸心別意總悽悽
憑君幾夜思鄉夢
遙寄清明花雨前

憶張叔廣

女郎山下千杯酒
繡水橋邊一片雲
詞客至今猶在眼
騷人何處更逢君

贈七十翁胡公

戎衣着罷着禪衣
戎事禪關總悟機
昨日與君相對處
須令身世欲歸依

壽高封君縣國明府父也四首

寒露園詩集卷之二十二

五

廣晉城頭煙霧濃
花開樹樹玉芙蓉
令君新敞靈椿燕
遮莫樓頭子夜鍾

其三

主人家住大崑崙
絕勝青城老子村
昨夜麻姑曾獻酒
相將咲語坐春溫

登州有大崑崙山
即麻姑成仙處

其三

冒陽仙子應龍沙
歲歲參同意未賒
開宴何勞尋異味
舉匙隨意飯胡麻

其四

春鳥家家二月鳴
滿城父老聽吹笙
爲言明府神仙

吏舞袖翩翩似羽輕

登蘇門阻風

為辟紛拏來訪具山中花鳥正逢春無端却被狂雨妒滿目紅塵愁殺人

又阻雨

平生罪業信無他每到名山輿轉多昨日狂風今日雨山靈何事苦相魔

昌平道望 山陵

草綠鶯啼柳半遮軒轅臺畔石橋斜 九陵佳氣知多少鬱鬱蔥蔥片片霞

紫雲閣詩集卷之二十二

大

賦得高山流水四絕穆仲裕宅同王陌伯朱

成仲

相逢各負元龍豪况是當年舊馬曹最喜主人偏好事梅花深處坐琴高

琴高古善琴者

右高字

別館花香堪解顏相携從事此偷閑廣陵不是人間調可惜尊前顏玉山

右山字

秘書剩有晉風流酒態琴心事事幽吸盡桑郎興轉劇不妨醉典驕驕裘

右流字

齋頭冉冉春煙紫客來弄綠綺一曲松風萬壑飛為君更覺心如水

右水字

元夜六絕

燕都人士競豪奢燈燭黃昏千萬家休道今年春事晚滿城煙樹遍開花

煙霧蔥蘢上苑東花坊綺陌禁城通春光欲放千林碧燕市先開六道紅

徹夜霓裳驚漏遲御溝殘月照流澌天津橋上翻新譜盡是宮中行樂詞

千炬圍城光燦月九華照夜影連天踏歌盡是清平樂不比開皇禁夜年

紫雲閣詩集卷之二十二

七

明月高樓碧宇澄競遊踏盡六街冰西山雪擁如來相比闌雲垂不夜燈

燎地喧天此一時胡姬夾道開娥眉 君王親放金吾夜快殺長安輕薄兒

應蘭舉招登黃鶴樓二絕

雨過秋深催暮寒飛樓縹緲倚江看憑風高咏落霞句轉憶當年王子安

山光水色日將斜沙洲邊片片霞有意欲揮鸚鵡賦年來彩筆夢無花

又一絕過懷遠閣

一去秦城國此間
吳無復漢河山
歲時香火經千載
猶說當年恨這關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四首

南省仙郎辭鳳閣
西秦才子想龍門
憑君一片冰壺鏡
照徹黃河萬里源

長安風月許誰分
把酒談詩獨見君
此去嵯峨山上望
不堪魂斷廣陽雲

高旌到處惹明霞
說是仙人貫月查
從此三秦得證果
爲君咳唾半丹砂

繁露園集

卷之三

八

天馬西來嘶問休
黃金枉自覓驂騑
而今勝有孫陽顧
汗血霜蹄一日收

送黃叔相按部江北十絕

藉藉都亭日半斜
人傳柱史奉星槎
抗旌未灑千家雨
攬轡先蒸萬樹霞

其二

勞勞亭畔午風炎
夾道回聽幾下簾
底是霜威涼沁座
滿堂遮莫酒頻添

其三

草木江淮待沛深
臨岐解劍思難禁
亦知不是千金

直聊見生平一片心

其四

先驅風采動隋隄
冠蓋傾城送碧蹄
寄語蛟螭休浪喜
使君原有照妖犀

其五

送客春明酒已醺
聲聲黃鳥叫離群
劍頭纔挂盧溝月
柱後忽生瓜步雲

其六

主聖時平休問豺
埋輪心事付長淮
等閒幻出汪洋度
消盡人間無限乖

繁露園集

卷之三

九

其七

皇家湯沐是中都
雲母石膏入畫圖
謁罷園陵仍四望
鬱葱佳氣世間無

其八

威名上谷水澄渟
便道黃池車暫停
遙憶淮南山色好
先秋叢桂已青青

其九

憐君此去即登仙
淝水荆山榻上懸
爛醉八公無個事
可能不憶子雲玄

其十

當年意氣等豪曹半世相看各二毛別去雄心應有寄廣陵八月政飛濤

送同鄉李純之出使江北四絕

橫金飛蓋度浮沱淮海邦江半激波立馬彭城尋故事里人猶唱大風歌

其二

憑君染翰賦長揚誤我經年憶草堂歸到平泉莊上問淇園寥落舊漁郎

其三

梅雨空濛出帝京臨歧不語重含情年來多少還鄉夢憑寄漳于聽雨聲

紫露園詩集卷之十二

十

其四

薰風無奈贈將離歌罷驪駒思不支傲吏滿園蝴蝶夢可能無意仲舒帷

清源郎事四首

曾過源頭到百泉北來忽聚萬家煙何如二月蘇門道別是人間小有天

其二

惟來鎮日簇浮槎酒可沽兮魚可叉歸去生涯仍不惡研硃夜夜點南華

其三

鮮紫菊黃酒帶碧滿城蹴鞠更吹竽船頭日出還高卧真箇乾坤一腐儒

其四

二十年前結社盟相逢各各話平生片時杯酒驩無限誰似汪倫送我情

汪和字舊社友也邀飲

紫露園詩集卷之三

繁露園集二十二卷

直隸總督
探進本

明董復亨撰復亨字元仲元城人萬厯壬辰進士
官至吏部郎中外轉布政司參政未上而卒是集
凡文十七卷詩五卷復亨沒後其同里張銓序而
刻之其文喜剽掇詞藻如廣武郡理胡懷南治最
承恩序曰間請所調舉業讀之其沈詞拂悅如游
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其浮藻聯翩若翰鳥嬰繳
而墜曾雲之峻其涵緜邈而吐滂沛又若風飛焱
豎若芳糴馥而青條森也割裂文賦以入散體古
今有是格律耶詩尤非所擅長矣

袁中郎全集四十卷

〔明〕袁宏道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武林佩蘭

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袁中郎集

四十卷》提要

袁中郎集序

雷思霈曰六經之外別有
世界者蒙莊似易荀卿似
書與禮左丘明似春秋屈
原離騷似風雅皆楚人也
序
古之人能於六經之外崛
起而自爲文章今乃求兩
漢盛唐於一字半句之間
何其陋也而道學先生更
自酸腐見獨剗神情之句

卽推而遠之曰文士家語
見根極理道之譚輒三讓
而避之曰異端家語於乎
何其小視六經耶真者精
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
序 二 中郎
人強笑者不歡強合者不
親夫惟有真人而後有真
言真者識地絕高才情旣
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
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

言言人所欲言有心中了
了而舉似不得者其筆之
妙與舌之妙令人豁目解
頤鼓舞而不能已言人所
不能言雖千古未決之公
序 三 中郎
案與其不可摹之境難寫
之情片言釋之如風雨數
千言不竭如江河言人所
不敢言則世所幾平忽作
神聖世所神聖忽作幾平

理不必古所恒有語不必
人所經道後世而有知其
解者人證我也後世而無
有知其解者吾證我也石
公詩云莫把古人來比我

序

四

中郎

同床各夢不相干能作如
是語故能作如是詩與文
如山之有雲水之有波草
木之有華種種色色千變
萬態未始有極而莫知其

所以然但任吾真率而已
昔人見先輩質其文曰兩
漢也復質其詩曰盛唐也
夫兩漢之文而已非我之
文也盛唐之詩而已非我

序

五

中郎

之詩也石公之文石公之
自爲文也明文也石公之
詩石公之自爲詩也明詩
也設有一人焉稱之曰子
真兩漢子真盛唐其人色

喜又復有一人焉稱之曰
子文一代之文也子詩一
代之詩也直超漢唐而上
之矣其人更喜萬倍由此
觀之不能自成一家言而

序

六

中

藉古人以文其短是強笑
強合之類也使其必古之
人而後可則號爲一代作
者遂掩前良何其喜更
倍也石公胸中無塵土氣

慷慨大畧以玩世涉世以
出世經世姱節高標超然
物外而涇渭分明當機沈
定有香山眉山之風諸所
著作或古人所有石公不

序

七

中

必有或古人所無石公不
必無出入兩君子之間而
要以性命之學證大智慧
具大辯才鵝王之測水乳
罔象之探玄珠則石公

知之契恐古人不多及
石公楚人也今所刻集若
千卷倘所謂蒙莊屈宋之
外又別立世界者耶

序

八

新刻袁中郎全集序

湯汝楫曰昔王武子與孫子荆各言
其土地人物之美一云其地坦而平
其水淡而清其人庶且貞一云其山
崔巍以嵯峨其水洿濶而揚波其人
磊砢而英多雖一時調謔辯給之詞
降靈鍾秀理亦良然楚之在方
輿內山川曠衍爲天地之襟腹當必
有坦蕩宏肆其人者出仕哲無論矣
我

明樸槭作人楚材實盛然求其出
入雅足映千秋者聞無其人公六

中郎少領賢書在鴈行稱白眉少
科稱經笥亦三湘七澤間一代英偉
可謂人以地重地以人靈矣孰意骨
帶煙霞心棲丘壑視青雲如浮漚輕
綠綬如秋葉把酒以吟具太白之逸
才登高而賦發相如之藻思探鹿苑
序
之宗菩提無樹闢漆園之肯綮蝶非
虫定飛觴律恨不踴倒醉鄉注種花
書直欲贖回金谷詩擅衆長文無定
體倏而鯨翻碧海倏而翠立蘭苕倏
而長劒曼纓倏而玉壺駟馬倏而走
石驚沙倏而曉風殘月倏而淺黛長

紅倏而牛神蛇鬼變化縱橫不可
物時人謂其字句中自有一段逸氣
挾之而行一種靈心托之而出說得
破道得出自有宋坡老以後惟中郎
有焉景陵鍾伯敬博雅嗜古豈遠搜
百代近舍名公度其必有手閱特苦
序
容問無從而同楚譚友夏先生爲海
內主持風雅者適來武林亟往候焉
而先獲我心已矜得鹿出囊示予
命付剞劂何異象罔玄珠哉於是偕
二三友人搜羅諸刻互相參訂誠全
帙善本矣讀古者鑒之

新刻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緣起
 中郎先生集為百品袁梨奇識者特所珍
 嗜吳郡六集嘉禾十集各為繡梓不相統
 一搢者憾為至金陵梨雲館袁集類編便
 于採訪然先生遺稿八卷未見梓行今悉
 補入以供世賞

崇禎貳年歲次己巳刻於武林之佩蘭居
 殺青日在季穠甲申後學陸之選平林識

袁中郎全集氏籍

曹 勲	元大	何允中	應春
胡餘慶	晉叔	江若鏡	淨舍
沈上藻	公亮	牛十星	仲明
鍾景和	萬百	張 玄	天生
鍾林旭	梓木	陸之選	平林
袁大器	若虎	趙德遠	公銓
鍾人傑	瑞先	張煒如	道先
趙宏綱	贈金	梁之禹	公淵
袁中郎全集	氏籍		
朱錫綸	言如	陸之選	義勇
邵國鉉	王汝	鄭宗周	季野
趙世杰	問奇	虞之梁	漢若
張煥如	文弱	梁之詢	煥仙
陸之遠	首之	湯汝慎	齊生
吳 瀚	青若	邵國鏡	王禹
吳 思	孫尼	尚爾昌	文若
陸蘭徵	潯秋	沈國佐	衛人
虞士聰	季獻	沈商書	玄岳

張文嘉	茅泰微	張文宏	叔度	趙王驥	龍交
張燁如	趙林桂				
雲木					
氏籍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一冊

卷一 序

敘陳正甫會心集 敘小修詩

雪濤閣集序 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敘四子稿 敘梅子馬王程稿

敘竹林集 八議略說敘

時文敘 顧升伯太史別敘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一冊

浮山九帶敘 敘馮氏家繩集

敘曾太史集 監司周公實政錄敘

郝公琰詩敘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卷二 序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送鶴學博序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送葉使君還朝序 壽洪太母七十序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西京稿序

傅良鄉入計序補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補

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補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補

壽鄒南阜先生六十序補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補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補

雷太史詩序補 劉元定詩序補

送觀察侯公序補 陝西鄉試錄序補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二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二冊

卷三

張茂才時菴小引 吳長統行卷引

壇經節錄引 賞心集引

金剛證果引 陶孝若枕中藥引

謝子楚歷山草引 四樓咏引補

竹素閣存稿引補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補

題初簿罷官冊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一

卷四

徐文長傳 醉叟傳

王氏兩節婦傳 拙效傳

卷五

錄遺佚疏補 請點右侍郎疏補

查參擅去諸臣疏補 摘發巨奸疏補

告病疏補 和者樂之所由生論補

卷六

第一問策補 第三問策補

第五問策 補

卷七 疏

聖母塔院疏

板橋施茶疏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廬山募緣小引

梵路疏

補藏疏

衆香林疏

募建青門菴疏

諸天寺募疏

題王路菴疏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募作板橋疏

普光寺疏

募中郎全集 目錄二冊

一一

菩提寺疏

南岳宮修路疏 補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德山僧募裝足虛像引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募修吳氏橋小引

禪堂募麥引

書檀度和尚草菴引

題講藏疏引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募修瑞雲寺小引 補

募僧銅塔冊

衆香林冊

雙田寺冊

題光中鳩材小冊

題承天寺募冊

題龍堂寺僧募冊

題供僧籍

募中郎全集 目錄二冊

三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卷八 記述

堯丘

上方

天池

靈巖

光福

陽山

橫山

穹窿

峯峯

楞伽

天平

西洞庭

東洞庭

錦帆涇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三冊

百花洲

姑蘇臺

陰澄湖

荷花蕩

歲時紀異

園亭紀略

西湖一

西湖二

西湖三

西湖四

孤山

飛來峯

靈隱

龍井

烟霞石屋

南屏

蓮花洞

御教場

吳山

雲棲

卷九 記述

湖上雜敘

湘湖

禹穴

蘭亭

鑑湖

西施山

六陵

五泄一

五泄二

五泄三

玉京洞

天目一

天目二

齊雲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三冊

石橋巖

釣臺

遊盤山記

遊紅螺嶺記

遊滿井記

遊高梁橋記

抱甕亭記

文漪堂記

遊崇國寺記

良鄉三教寺記

入東林寺記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由天池踰含嶠嶺至三峽澗記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耶全集 目錄 三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四

卷上 記述

識廬山記後 遊德山記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由萍羅山至桃源縣記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華山記

華山後記 華山別記

嵩遊一 嵩遊二

嵩遊三 嵩遊四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四

嵩遊五 遊驪山記

遊蘇門山百泉記 閱袁履善詩

閱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

卷十一 記述 附雜錄

塲屋後記 補 墨畦 補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五編

卷十二 農莊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十三 塵談

德山著譚

卷十四 陽政 附酒評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五冊

一之吏

二之徒

三之容

四之宜

五之遇

六之候

七之戰

八之祭

九之典刑

十之掌故

十一之刑書

十二之品第

十三之杯杓

十四之飲儲

十五之飲餘

十六之歡具

卷十五 瓶東

一花目

二品第

三具器

四擇水

五宜稱

六屏俗

七花鼎

八洗沐

九使令

十好亭

十一清賞

十二監戒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五冊

二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六冊

卷十六 雜錄

畜促織

蘭蠟

聞珠

持尚

題出世大孝冊

題澄公冊

識雪照澄卷本

題寒灰老衲冊

雲影字解

紀夢為心光書冊

識通禪冊後

為寒灰書冊寄鄖陽陳元朗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六冊

贈小僧習之說

明教說

題鄭節婦傳後

識篆書金剛經後

題汪以虛羅漢卷後

識張幼于簾銘後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題泗州寺疏文後

識周生清秘圖後

題江進之城陞疏籀

記藥師殿

讀經羅漢贊為黃竹石題

題寶方卷 補

書念公碑文後 補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 補

跋蘇白舍壁卷 補

題陳山人山水卷 補

題石刻金剛 後 補

題如賢淨社冊 補

題石頭墓冊

題冷雲冊 補

題寶公冊 補

題義堂寺募修佛宮冊 補

書念公冊後 補

識伯修遺墨後

綠端硯銘 補

破宋硯銘 補

四樂精舍銘

卷十七 碑記

州州修復北城碑記 東門護城堤記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六冊

新修錢公堤碑記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祇園寺碑文

十方院碑記 補 新建眾香林碑記 補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補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七冊

卷十八 誌 文 贊

令大家附葬墓石記 少溪袁公石銘

詹大家壙記銘 勅封孺人寥氏墓石銘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司馬孺人墓銘

兵節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

銘

舒大家誌石銘 慈谿錢君墓石銘

明司戒陳君墓石誌銘 補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七冊

程母義行述 補 鄭母節行始末 補

淮上告河伯文 補 告洞庭君主文 補

祭李安人文 補 告李安人文 補

李安人小祥文 補 祭楊少宰先生文 補

祭周隆之侍御文 補 萊陽張廷尉贊 補

汪兩海像贊 補 張元平小像贊

卷十九 誌 書 去 吳 七 贈

答蹇督撫 補 上孫立亭太宰書 補

與劉雲橋祭酒 補 乞歸稿一

乞歸稿二 乞改稿一

乞改稿二 乞改稿三

乞改稿四 乞改稿五

卷二十 八 贈

寄同社 寄散木

家報 龔惟長先生

丘長孺 毛太初

王子聲 蘭澤雲澤叔

江長洲進之 龐丹徒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七冊

湯安福 吳因之

湯義仍 徐漢明

沈博士 瞿太虛

李宏甫 龔惟長先生

伯修 王以明

答人 陳志蒙

羅隱南 龔惟學先生

管寧初 梅客生

湯義仍 管東溟

沈學博

王百穀

龔惟學先生

王以明

李子幹

沈廣乘

劉子威

潘去華

徐少府

朱虞言司理

方子公

小修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八冊

卷二十一 尺牘

家報

朱司理

曹魯川

張幼子

江進之

李本建

吳曲羅司理

伯修

皇甫二泉

聶化南

與友人論時文

陶石簣

陳志寰

孫太府

袁中郎全集 尺牘

陶石簣

吳曲羅

朱司理

沈何山

何湘潭

董思白

朱司理

龔惟長先生

欽叔陽秀才

張幼子

伯修

李健翁

羅郢南

張幼子

馮琢菴師

許長儒

湯隕陞

陶石簣

王聞溪	江進之
董思白	曹以新
華之臺	管東漢
孫心易	王孟晉
顧紹芾秀才	何常熟
朱司理	
諸學博	錢象先
王伯穀	朱司理
徐漁甫	范長白
袁中郎全集	目錄
江進之	倪崧山
王瀛嶠	江進之
黃綺石	李本建
聶化南	
卷二十二	八頁
張幼子	馮其盛秀才
陶石簫	湯隕陸
朱司理	江進之
梅客生	

虞長儒僧瑞	孫心易
羅澄溪	與仙人論性
陳正甫	伯修
趙無錫	沈廣乘
徐崇白	王百穀
錢象先	華中翰
王百穀	朱司理
吳敦之	管東漢
徐爾卿	張幼子
袁中郎全集	目錄
江進之	李季宜
桑武進	錢象先
王進之	與王給事
	補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九冊

卷二十三 尺牘

答陶石簣編修 答梅客生開府

答陶石簣 答梅客生

答梅客生 答梅客生

與陳正甫提學 答朱虞言司理

答陶石簣 答范光公水部

答梅客生 孫司理

蘭澤雲澤兩叔 與陶石簣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九冊

答樂之律 與李龍湖

答張東門 答張東阿

與沈伯函水部 與李子髯

與江進之廷尉 答謝在杭司理

答李元善自子善 答毛太初

答王百穀 答梅客生

與郝仲輿 答沈伯函

馮侍郎座主 龔惟長先生

答王以明 焦弱侯先生

李龍湖

答王則之檢討 答吳敦之司理

答梅客生 與無念補

卷二十四 尺牘

與謝在杭補 與潘景升補

與張目觀少參補 與陶祭酒補

與黃平倩補 答劉雲嶠祭酒補

與死心補 與夏徐州補

答臧泰知補 與沈銘纈司業補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九冊

與段青蘭憲副補 答孟曹縣補

答李本寧補 與黃平倩補

答郭青螺中丞補 答黃竹石補

答小修補 與于念東開府補

答友人補 答汪右轄以虛補

答段學使徹之補 與楊少安補

答郭美命補 與梅長公補

與朱王槎補 與沈水壺補

答劉光州 馮琢菴師

答謝在杭

答王繼津大司馬

答陶石簣

答李元善

答顧秀才紹帝

答吳觀我編修

李龍湖

答陳正甫

家報

答無念

答陶石簣

答黃無淨祠部

答陶石簣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九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十冊

卷二十五 尺牘

黃平倩庶子

顧升伯修撰

李湘洲編修

龔惟學先生

何客部本江

雷元亮郡丞

黃平倩

答陶周望

馮尚書座主

蕭允升庶子

答王以明

答陶周望

王則之宮諭

王百穀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五

答徐見可太府

與歌中丞叔臺

王百穀

答陶周望

蕭允升祭酒

顧升伯官允

金給諫

羅雲連

黃平倩

與友人

答吳本如儀部

李湘洲司掌

答費太府

答董玄宰太史

答薛左轄

答李西卿

與李杭州

與三百穀

潘茂碩

蘇潛夫

陶周望祭酒

答錢雲門邑侯

與蔡嘉興

答陶周望

與曹進士平子

答曾退如

錢邑侯

汪觀察

袁無涯

答王百穀

陶孝若

卷二十六

薇古樂府 附雜體

飲馬長城窟行

長安有狹斜行

袁中郎全集

目錄

結客少年場行

鈞竿行

秋胡行

妾薄命

有所思

善哉行

猛虎行

相逢行

悲哉行

門有車馬客行

短歌行

京洛篇

鰕鮒行

升天行

雁歌行

青驄馬

折楊柳

紫驄馬

短歌

橫塘渡

醉鄉調笑引

劍泉上

述賦語

祝雨

西陵橋

宋帝六陵

西施山

入青口 三首

玉京洞

別石簣 十首

酒正宣

蕭君房上作蕭時居城外

坐王官谷朋石館同程彥之分得石字

泮溪湖

二首 嘲放言 藏題道士泮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代青溪道士見招

嘲王以明先生

雀勞利歌

採蓮歌

戲別唐客

浩歌

諸衲送至江干自剎

戲作三星行送曹子野歸楚時予亦將歸里

過中山見諸名蹟題清風店壁

石公解嘲詩

潼關題壁

贈李醫者

哭臨漳令王子聲

二首

湘湖尋菜

卷二十七 五言古詩

出燕別大哥三哥 漸漸詩戲題壁上

戲題齋壁 贈汪咸池乃郎

別龔散木

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

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初度戲題

答江進之別詩 別江郎

雪夜感懷同黃道元作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冊

四

別黃道元信筆題扇上

艷歌

仲春十八日宿上天竺 二首

山陰道 霧中望山

賀家池 禹穴

第一泄 志別種山閣作

湘湖 姚叔義

送王靜虛訪李卓師 餘杭雨 二首

於潛道中偶成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天目書所見 浩歌登天目峰頂

宿幻住曉起戲題 玉上人

雲上人 微語戲東陳正甫

贈潘景升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

喜逢梅李豹 戒五老峰題石

齊雲巖 石橋巖

贈章子

嚴子陵灘限韻同陶石簣方子公賦 四首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冊

五

贈李雲峰 二首

孟生為尊慈索詩信筆題四韻

湖上別同方子公賦 七首

舟中寄江進之得珠簾字 二首

過吳巖東江進之 答徐伯禪

贈沈飛霞 聽朱生說水滸傳

蒙翠樓曹平子吳平仲沈飛霞言別得送字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教字

過高邨 過露筋祠

過彭城中西楚霸王 清寧月中

德州舟中清明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暮春同黃無淨曹季和黃昭質家伯修遊

橋

三月二十八日曹季和邀遊嶽祠置酒靈慧寺

中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出城觀奈子花遇大風至章公寺而還同遊爲

顧升伯李西卿家伯修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六

古樹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死馬寺簿

夏初黃無淨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修泛舟

三忠祠

貞壽詩爲馮太史母

古詩爲揚中翰母中翰王十日而亡其母

別方子公

人人壽日戲作

冬夜集顧升伯齋中劇譚偶成

戊戌除夕

已亥元日晨起

燈市和弟

三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獨成

看月

遊滿井

裕陵陪祀示潘尚寶王太學弟小修

崇國寺荀菊園集黃平倩鍾君成謝在杭方子

公伯修小修劇飲

端陽日集諸公荀菊社分得未字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七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十一册

卷二十八 五言古詩 附六言古詩

和鍾君威花字

和黃平倩落字

和伯修家字

和方子公童字

和小修掃字

吳人求別詩

節壽篇 二首

七月二十一日有憶偶題

伯修齋中同汪參知諸兄共譚

贈王以明納賈歸小竹林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一册

十景園小集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宿千像寺東鍾刺史 盤山

盤山頂

遊大門關

贈大宗長老

初入紅螺嶺

真定大悲閣同王六字年兄及小修弟登覽有

述

遊石洲

和官谷館字

雨久初晴

題伯學齋居

遊廬山初入東林

天池寺

遊佛手巖至

途中懷大兄

漢陽蕭仲子參知山亭清話

舟中偶成 二首

入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 一首

白香山二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矣仍

次其韻

天柱峰謁 帝

南巖望絕頂及五龍諸宮有述

遊玉虛巖

月下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一册

薤葦

秋夜坐月小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穀日小集五弟春草堂得穀字限韻

舟中望黃山

九日登高河洑山

穿石

水心崖

桃花源和靖節韻

集小修質營谷偶成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人日自笑

新晴

初春暴熱過靜者居限韻

巷中閱經示諸開士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寶方官谷限韻

別王以明用前韻

主弟新卜園居余笑曰奈物力不敷何社中遂

以爲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人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詩悲

之

採桑度

秦中郎全集 目錄 十一

五

過二酉師舊齋

從軍行

道傍柳

寄子爵

過毛太初見二甥

述懷

夢子爵

狂歌

答李子爵 二首

爲官苦

麗陽驛題壁

鄰郡夢中詩

夏日過葡萄園賦得薰風自南來

三教堂詩爲杜總戎日章

方子公自真州入燕客苑清源詩以哭之

秦中雜咏 二首

新尚詞

別無念

別丘人

白乳泉

送梅子馬督本北

別袁中夫

哀鴻

夢詩

大遊仙詩

經太華 二首

刑州道上大風

飲萬渭津齋中

避俗

送峨嵋僧清源時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黃梁祠

可道人影贊

秦中郎全集 目錄 十二

四

白鹿泉

戲題飛來峰 二首

感興 四首

別黃道元

卷二十九 七言古詩

鑛鏡

東河道中晚望

少王郎爲王幼度作

惠山僧房短歌

迎春歌和江進之

江南子 五首

美人睡起詞

蘭舟引

西閨女兒歌

巷門歌

春江引

春曉曲

述內

答內

湖上

五泄

贈樸上人

沈母篇爲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過雲棲見蓮池上人猗猗醜丑酒紐詩戲作

題潘生小像生嗜酒時將別

漂母祠

淮陰侯祠

燕子樓

子房山謁子房

爲楊粉署題小像

花朝日伯修初度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五

長陵

夏日同江進之丘長孺黃平倩方子公家伯修

小修集菊菊方丈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韻

余得五字 二首

和丘長孺

和小修

和方子公

和江進之

和伯修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繼出以行酒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 四首

顯靈宮夜歸

丘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德勝橋水軒集諸公詩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戲贈死心和尚

月夜登良鄉塔岡與子公諸友作別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文殊臺

瀑布

夜卧青玉峽看月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荆州前苦雪引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六

荆州後苦雪引

春江引

吳劉尚書晉川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花不甚暢爲花

解嘲復以自解云耳 三首

虎耳巖逢不二和尚 隆中偶述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倍道趨之馬上感舊

有作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十二冊

卷三十 七言古詩

贈陳正甫

和穀字韻

看梅用前韻

代廣陵姬用前韻

借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索書戲

得猪字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屋者皆

被落因及之

聞省城急報

和東坡聚星堂韻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二冊

送惟長先生歸安途中偶成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梁之魯

入都歌以送之

古荆篇

病中短歌

北邙

自從行別袁水部

長安秋夜月

贈黃道元

白銅兒

長卿內子無如氏繡佛及諸人物行楷精

以記之

客有贈余宮燭者即席同劉元定方子公丘

孺陶孝若賦之

宮簾

夏日劉元定邀同顧升伯沈仲潤李長卿丘長

孺集城西荷亭是日熱甚得暴雨乃解

萬壽寺觀 文皇舊鐘

蛙飲嘆

賦得朱華冒綠池

雲起樓爲微如賦

畢少參舟中見武錄知丘長孺被落詩以悲之

宿遷道中阻風和方子公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二冊

中山觀長公雪浪石 天開巖

觀音菴爲一心隱齋上人題

千佛堂爲玉輪上人題

般若臺爲無懷上人作

西林菴爲從石上人題

集張園分得對字

步小修韻懷景升

從軍行贈程生

達磨影石

過斯厓河

綠雲菴爲蒼麓禪人題

河陽

驪山懷古

卷三十一 五言絕句 附六言絕句

虎丘 三首 嚴陵 四首

偶作 別無念 八首

別洪子兼寄吳臨川

李龍湖師 八首 附龍湖答詩 八首

同無念過二聖寺 二首

十二月十八日至蕪陽舍舟從興國走感寧道

出金牛鎮山路如刀脊飛雪侵膚與人艱窘

幾不能步然千峰綴雪或如鴉鵲或如積雪

山中即事集 目錄 五首

亦行役之一快也道中隨事口占遂得十六

絕句 途中口占 三首

江上見數漁舟爲公卒所窘 二首

途中口占 六首

輿曾退如過葡萄酒園証舊偶成 四首

七夕偶成 二首 尚覺和尚卷

卷三十二 七言絕句

題劉生

病中見中秋連日雨東江進之

小婦別詩 四首 初至西湖 二首

湖上進陶石簪戲題 二首 桃花雨

湖上贈錢塘湯令 四首 徧虛

經下邳 紀夢末句遲之德州詩

梨花初月夜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周承明飲北安門水軒

天壇 四首 香山

昌平道中

兒開美殤江進之書來始知 四首

卷中即事集 目錄 五首

得舍弟徐州書 二首 遣姬 四首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齋中說舊事偶成 四首

燈市 柳枝詞

盤山道中朝寶方死心寂子三和尚

石雨同 入紅螺嶮道中紀事 三首

過黃梁祠 二首 宿朱仙鎮 四首

看梅 二首

送臨湘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四首

送蜀僧往南海

法華菴看月江老衲移宿樹 五首

主開然館中看梅 二首 柳 三首

祇園理藏完 三首 過赤壁

大材寺寶樹 二首 題天池後嶺

山中逢老僧 七首

明空往柳浪五月附余舟南下別于歸宗道上

因作柳浪三疊以送之

過歸宗寺

蕪湖舟中同范長自念公看月 三首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三首 丑

采白蛾眉亭 三首 白門逢焦師座主 二首

侯師之水軒 二首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都城歸義

寺別泫然念及大姑自云明歲二三月當還

出籠不遠因大笑而別今大姑與兄俱逝矣

哀哉 五首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蔬

除夕偶題 二首 壬寅元日

元夕度門出宮中月餅同賦 三首

竹枝詞 十二首 食筍時方正月 七首

侍家人人游太和發郡城偕遊者僧寶方

尹生也 三首 習家池

大堤女 題紫霄太子巖

七星巖 開公祠

除夕有感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二首 六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卷三十三 七言絕句

擬將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以別之

遊石淵 二首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試題十姊妹花 水仙花

看紙鷂 甲辰午節觀競渡 二首

吳生貧甚所遭輒奇詩以送之 二首

袁中郎全集 目錄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成四偈

示同行諸衲 四首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 二首

答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山不德

任故末句云云川博一笑次篇聊為解嘲亦

可作一段公案也

德山問長嫂去世慟念伯修感而有作 二首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戲別君御見

答君御諸作 四首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

桃花流水 一首

竹枝詞時值風安鄉河中 四首

送寒灰入參上兼訪陳遇卿 四首

乙巳初度口占 二首 江上 二首

過康節先生安樂窩 擬作內祠 八首

夜飲邨金五家 見宮監走馬

登嘯臺 聞簫

戲題君山

余凡兩度阻雨中看觀俱為訪龍湖師戲題壁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上 二首

黃昭質憲使得銅雀敗瓦割而為三一以寄乃

兄平倩其二遺余及小修弟 四首

惠安伯園亭看芍藥開至數十萬聊述數絕以

紀其盛兼贈主人 四首

南和道中和丘長孺惜別 八首

和曾退如別詩次韻 二首

丁未初度泊池陽自壽兼憶李安人 二首

舟中聽王姬彈琴

雪中看山二仲呈詩一章後來似亦粗能者

而有作

二十三日蒲圻謝中丞出迎時年九十二鶴

髮丹容尚能騎乘真人中瑞也口占二絕以

紀其盛

謝公伯子京兆君時年七十趨走膝下有若稚

子凡謝公拜起俯仰皆京兆君扶之

天寧洲逢不僧一百一歲

元日登王章甫水明樓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偕王章甫陳公弼登黃鶴樓

峴首山觀羊叔子墮淚碑

博望驛

王郡丞邀飲陽和樓

中山劉刺史邀飲西溪

杪秋陪祀 山陵同陶孝若黃道元謝壽泉入

仙人洞洞奇絕去馳道二里許

嘲謝道人白鬚

蘇潛夫侍御買燕姬爲賦合歡詩

問閣試題爲蘭亭修禊圖效作

送醫者黃生謁東諸侯

送從軍羅山人還大足

散木至自公安

無題送顯宗禪師南歸

花燭詩爲顧小侯所建作時所建娶婦已五年

二首

廣陵曲戲贈黃昭質昭質校士歸

題潘雅恭小像

予公貧病無目開顏閱華舟中口占笑

袁中郎全集 目錄

題方醫卷方敘入客高郵

公超谷 希夷峽

回心石 千尺幢至百尺峽

胡孫愁 擦耳巖

蒼龍嶺 衛叔卿博臺

希夷避詔巖 望嵩少

嵩陽宮古栢 中元夜枕上有憶

宿華州公署

華州公署古槐大可四十圍蓋二百餘年物也

余題之曰園槐詩以記之

客縣天仙廟白松 四首

卷三十四 五言律詩

盧溝道中 良鄉道中憶弟

宿涿州

河間逢北去人寄書口號

夜行 郵亭小餐

高唐道中

過滕贈滕尹趙年兄乾所

袁中郎全集 目錄

舟中

舟中同黃綺石沈廣乘湯隕陸賦

往有誤傳龍君御死者作詩哭之後請塘報始

知君御方立功塞上喜不自勝因并前詩存

之以識交情 附哭詩三首

鶴林寺和尚 舟中

同江進之登金山 一首 渡太湖

泊西洞庭 東山晚望

乞歸不得 紀登

初杜門 齊居戲

戲東江進之 借日

任意吟 荒園獨步

偶成 獨坐

述懷

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 二首

初夏同江進之坐孫內使池臺感賦 二首

登陽山 飲徐參議園亭

贈江進之 八首 丘長孺二首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張伯起 曹以新

張幼于 皇甫仲章

劉子威 二首

縣齋孤寂時曹以新王百穀黃道元方子公兄

過有賦 題方子公夢我館

歲暮卽事

除夕同王百穀皇甫仲章方子公衙齋守歲

元日述懷 元日方子公對

述懷 病痊

苦雨

宿惠山館房

二首

初晴

禹成

三首

寄江進之

嘉興道上過古寺

嘉興道中

過龍井

飲湖心亭

靈隱路上

三首

過靈峰

過龍井

去湖上

天真書院陽明講學處

初至紹興

吼山觀石壁

蘭亭

諸暨縣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七

贈高峰

贈海禪

宿雙清庄贈印上人

贈蓮小師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贈景升

宿落石臺山房

二首

泛溪

新安江

一首

贈心湛一小師

拜長耳和尚肉身

想法相

留別黃道元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詞客邀余及洪士

崖知縣踏青真州東郊以雲霞梅柳句爲韻

余得度字

淮安舟中

四首

宿房村

徐州道中

濟寧守邀飲南池

青縣贈潘茂頌

入燕初遇伯兄述近事

尊經閣偶成

學齋留梅子馬

送張西旄之任羅平

遊潯井

劉常侍水軒

四首

尊經閣偶題

雙寺逢本上人

坐小修齋中

送自教諭之昌邑

送文教諭之嶺安

冬日雜興

四首

病起

夜起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十回

卷三十五 五言律詩

美人臨鏡 四首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仁

題龍騰山房

王氏雙節

花朝日白蘇齋看梅

昌平道中

謝在杭鍾樊榭諸兄集郊外

送李湘洲使浙 二首

秋日集江進之王以明方子公王章甫小修飲

崇國寺

過通州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四回

寒溪道中

衆臺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二首

風柳

和王以明山居韻 八首

柳浪館月中泛舟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漢陽逢丘長儒 二首

舟中逢周行可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將抵家園作 二首

冬盡

除夕觀諸公飲

雪霽看月和度門韻時將發玉泉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荆門道中 二首

峴山道中聞領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入瓊臺觀 二首

智者洞

龍灣市

生女

元日書懷 二首

偶成

月下偶成

夏五雨不止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四回

賦得風雨亦來過

早秋晚行入寺

秋夜獨坐看月

柳浪雜咏 三首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塲中歸

兩弟自文戰歸

和散木韻 八首

再和散木韻 八首

九月初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別散

木韻 八首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乃用散

木韻踐前約也

八首

舟中黃金口同散木王明飲

又九日偕諸叔及諸季昆散木陳正夫王明登

高孟溪劇飲

和散木登高之作

村居雜題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

再和散木韻

集沈青平齋限韻

齋中間夜小集

歲暮書懷得風字

次風字韻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袁中郎全集目錄

三

和僧韻因贈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衲在側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清明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竹林限四韻

竹林爲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易主矣

余頻年典作故後半以自懲仍用前韻

偶成

湖上碧醺樓落成

暑中舟行入村舍偕令雲及明教居士

初入村居

二首

七月六日

山中

山中限韻

中秋偕諸衲泛舟洞庭

卷三十六

五言律詩

秋夜宿德山玩月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翠微中甚幽僻

四首

德山遍入諸巖壑

夜中桃源縣月中

望淶羅山有懷江淶羅

題桃源縣

入桃花源

袁中郎全集目錄

四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弟登高

二聖寺

服卿訪余柳浪不遇俟我沙頭既歸服卿日至

遂用韻贈之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韻奉贈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繩之王

連玉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齋頭得成字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八首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鄉伯學王

然王連玉劉繩之方平弟觴其上得清字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琰王尚父小酌

月下坐小閣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琰韻

郝公琰邀過禪室訪諸高衲二首

過法華練若

夜話清梵閣限韻

看諸友奕二首

風林纖月落

四首

夜話春草堂限韻三首

袁中郎全集

目錄十四冊

五

喜蘇潛夫至柳浪厓上限韻三首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卽事限韻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遲之十餘日矣雨中集

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賦得裙拖六幅滿湘水

賦得歡場客馬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丈石居小集送蘇潛夫

代

送郝公琰南下

外甥毛雲花燭詩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酒行而雷電

作衆皆屑易余興益豪至子夜乃休二首

曾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韻答之

苦雨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家冷門

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以贈其末二首

泛舟便河二首

送蘇潛夫北壯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四首

夏日同龍君超傳中執蕭季星龔散木彭長卿

袁中郎全集

目錄十四冊

六

崔臨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河得橋字

又和龍君超韻

劉九賢宅宴得金字

龍君超邀集章臺以看花臺爲韻二首

病起新霽見月

林蘭閣同工以明先生及尚父謝道人小集偶

成

醉歸示凡公響泉道人

常陽僧來邀游青溪紫葢諸勝二首

登遊遊塚有感示凡公響泉道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答之

送雪照還吳

又代作

暮鳥投林和張明教

三首 乙巳除夕

春日同謝子楚周觀國小修李澄之王尚夫崔

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

諸衲見過

哭江進之 十首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 二首

曾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 二首

黃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厭世余不信

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且求清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四首

七

息于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詩以志之

西來僧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夏日同龔散木能者崔晦之鄒伯學李子昇携

妓泛舟和尚橋 二首 病起獨坐

病起偶題 四首

花朝卽事

江漲

卽事

秋扇

夏日泛舟

得李宏甫先生書

冬菊

江行

登臺

除夕前八日

夜坐別彭子

社中

小齋

迎九

憶蟹

夏日同龍君超君善家伯珍郊外小集

宿村中

示村友

秋日同鄒伯學過崔晦之村庄

送周尚賓左遷海澄典史 三首 代作

九日江上小集

偶成

郊行同龔散木能者鄒伯學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四首

八

嘉魚李太清書齋

夏日鄒伯學同亭

夏日卽事 二首

夏日同龔能者崔晦之鄒伯學納涼李子昇齋

中高柳下

偶題

寄沈介庵

初秋

秋間

漫興 二首

江崩及城

寄散木

寄楊敬初 二首

憶弟 三首

登高有懷

過古寺

宿僧房

弟

異僧

出郭

江上

郊外小集

三弟回志喜

四首

花朝日呈伯修

二首

京師夜坐

北行道中示弟

挽蘇母

秋夜感懷

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復北上臨發偶成

過荆門觀蒙惠泉

石橋道中

襄陽道中逢龍君御若御節鎮西寧便道省太

長中郎全集

目錄

上四冊

九

友人

鍾信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第十五目

卷二十七

五言律詩

附六言

壬辰秋日余與伯修兄俱得請先後出都門

至鄭相及同宿州署今相去十五年伯修厭

世亦六年矣電火驚心山川觸目因書數語

兼示小修方平兩弟

鄴城道中

遊崇國寺得明字

惠安伯園亭同顧升伯李長卿湯嘉賓看牡丹

二首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十五冊

浴佛日劉元定邀諸公偕遊高梁橋得爲字

月夜歸來與長孺道舊仍用前韻

偕曾退如過淨土菴

湯嘉賓以使事入江西將遍遊諸名勝詩以送

之四首

早起入朝書冊午間衝暑走城外別湯嘉賓

晚赴劉元定飲時諸公已半酣賦得原字

夏日城西園亭聞蟬得陰字

苦雨吟和曾退如

四首

中秋泊潞河看月同于公雲影賦四首

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十首

滄洲逢瞿太虛運使問及近事偶題二首

德州舟中逢沈何山二首

偶作
下邳舟中和于公

集平山堂用平山字為韻借遊者方子兩謝生

也二首

鄉子尹偕僧秋水見訪門者不知却之相見乃

一笑

袁中郎全集 目錄十五首 二

雪中投宿棲隱寺寺去大冶五十里在亂山中

三首

漢陽過王章甫葵園和二仲韻

舟中除夕憶李安人

王章甫送余石頭口因共遊赤壁章甫將歸讀

書九峰山三首 柳浪館雜咏四首

過藕花莊

夏日同顧朗哉居士王遺狂遊謝公岩主人于

野宗侯留飲二首 登定州開元寺塔二首

黃竹石入都作別

殘冬選曹之人戴星出入不覺過春感而賦此

初授司功副郎 寒食高梁橋

暮春偕蘇潛夫丘長孺李茂實僧寶方雪照出

郭

暮春同王以明丘長孺蘇潛夫魏二方遊韋氏

莊得寬字三首 飲渭南郭外水亭

喜小修至四首 與小修夜話憶伯修

百六詩為丘大賦五首 赴棲霞

袁中郎全集 目錄十五首 三

攝山紀遊二首 小集張伯實齋頭

問方子公病二首 送李季宣北上二首

日暮 望鄉

偶成 送蕭漢之通州

憶潘景升 寄伯修

卽事 揚州雜泊

卽事 賦得迷樓

小集吳嗣仙齋頭 集喬光祿齋頭

飯王太古館中 似成

感懷作

雪中

閒行

雪中看月

無題

讀書

閑居

乍晴仰事

偶成

劉侯宴

陶石簣書主

何茂倩索遊吳詩

子公貧病口占乞笑

揚州舟中晨起

送洪子崖之歸化縣

丁酉除夕

登蘇門山泛舟百泉

和朱非二山間之作

袁中郎全集目錄

四

偕朱非二入少林至初祖洞

話無言上人方丈

山中逢老衲少時從征有功者

次良鄉

次定州和壁間韻

定州見拙詩榻戲題

宿趙州

曉出栢卿

書所見

峭壁間見黃平倩詩悵然有懷和韻

潼關題壁

偕朱非二注以虛段徽之雨中投興教寺望南

田三首

過華清宮冷湯泉

再泛百泉

浪歌

沁池和黃平倩壁間詩

三首

卷二十八

七言律詩

谷焦山

病中和黃通元至日禪寺夢愁詩

別王百穀

別居雜題六首

皇甫仲璋邀飲惠山上

二首

元霄飲華中秘宅上

飲華中秘園亭上

袁中郎全集目錄

五

得罷官報

遊惠山作三首

和沈飛霞代老姬別用原韻

踏堤曲

四首

飲第六橋酒廬上

遊虎跑泉

贈虞德闕兄弟

雨中過蘇

二首

廣陵別景升小修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飲北安門

伯修齋中

齋中偶題

閒居

六首

戊戌初度

四首

贈黃平倩編修

十六夜和三弟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 遊高粱橋

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寺至德

勝橋水軒待月 二首 和韻贈黃平信

卽事和韻 送顧升伯出使還吳 二首

送夾山舅令太原 二首 送黃貞父令進賢

丘長孺自塞上來 和江進之雜詠 四首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留別

柳浪館 二首

雨中坐方平弟旃檀館卽事

山中即全集 目錄 十五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別程彥之歸吳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坐王章甫水明樓 赤壁懷子瞻

寒香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爲別

寄黃論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約

初正偶題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示度門

放言效白 五首

卷中見亡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苦雪戲作

新買得畫舫將以爲菴因作舟居詩 十首

期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復以大

人病齋歸于其行也詩以訊之

花朝和坡公韻 是日新晴

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習池道中 七寶洞贈道者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山中即全集 目錄 十六

秋日柳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之見過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藕塘 山居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玉泉寺

天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芝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饑遂復動葷輒爾有作

用呈諸衲不獨解嘲兼亦志愧云爾

柳浪初正

舊太守徐瀛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以送之

代送徐觀察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五首

柳浪借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題豐州沈大夫加恩冊

謝魯印山惠舟兼答來什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以報

謝魯印山惠舟兼答來什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偶成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寄小修 山中舊齋

答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集五弟春艸堂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二首

賦得溪上落花

余友黃鵠生與所睨相士二舍為置符以召各

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詩詠之

雨二首 雨中集龔名世平遠樓

四弟旃檀館卽事 中散木韻二首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散木方驟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偶成示衛道人川前韻

竹香二首 寄小修至白燕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偶成

入德山舟中借寒灰冷雲雪照諸衲子及雲影

居士月中有迹

龍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感念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九

存沒不覺悽然已復自笑舉航相樂遂大醉

德山簡劉憲使二首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托龍君超為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簪簪谷七夕露坐 送唐堯胤北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陶孝若年兄

閏九月菊 過田我在鶴墅

初冬夜同郝公琰龔散木閒談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十六冊

卷三十九 七言律詩

郡人來言楚事久未得 青感賦 二首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客所餉松蘿茶

甲辰初度 四首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草堂得文字

又次三弟韻 立春日偶題

梅花 二首 乙巳元日

寄黃平倩庶子 二首 寄曾長石太史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卷三十九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午晴述懷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至柳浪遂有三

峽之約

陶不退以容城論丁內艱歸滇中至敝邑殯其

令子遂瘞焉于其行也詩以送之 二首

送君超兄還武陵 二首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絕入解前此未有汪師

龍君超皆有作 三首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敘復北上有姬在楚

也 鴈字 十首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試

曾退如雷何思過柳浪湖時退如初度有詩見

示次韻答之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併以為

嘲

初夏同惟學惟長舅尊遊二聖禪林檢藏有述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卷四十

四首

萬二酉老師有垂老之疾感而賦此萬里中老

儒余家父子兄弟祖孫皆從之遊其人可知

二首 傷周生

送鄒金吾遊白下時寓武昌

飲彭山人 寄贈

偶成 卽事

辛卯元日 感王翁庚

贈李子髯 送莊冲虛使粵

江上送別

龔惟長侍御舅初度

贈散木和小修韻

別閩人王生

感事

歸來

哭兆儒

寒食飲二聖寺

送焦弱侯老師使梁因之楚訪李宏甫先生

郊外送客卽席

郊外水亭小集

送南粵使

別李年兄

上巳日東惟長

懷龍湖

將發黃特同舟爲王以明先生龔散木家伯修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三

小修俱同訪龍湖者

阻雨

贈人

龍潭

惠泉見黃平倩大書作字時余同在玉泉今五

年矣

宣城飲王舍人家留別

送君御憲僉治兵甘州

四首

壽雷元亮母太宜人

惠安園亭看白芍藥

湯嘉賓邀同顧丁伯李長卿唐君平遊草橋別

墅

五月十二日退如生辰蒙以詩見示聊述二章

奏報

和退如初及與客談仙次韻

送曹遠生進士左遷宜川典史

與元定孝若同話歸計用扇頭韻

秋日苦雨和退如太史

七夕同方子公蔣子厚弟小修避水長孺樓居

爲耿華平題先公冊先公居江陵時以繡衣直

指錄因不及格被謫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四

劉元定齋中別諸社友時余有內人之戚

早春過葵園次蘇潛夫壁間韻余往過此八年

矣

登晴川閣望武昌

夏日馮明甫郡公招遊謝公岩同顧朗哉處士

于野宗侯劇飲分韻得千字

卽席用韻贈于野宗侯

又贈朗哉仍用前韻

七夕招黃道元丘長孺陶孝若張伯質王遺紅

十弟平子飲小齋得衫字道元先以詩來

爾奉筭道元永嘉人余時以儀曹改司封

中元日夜歸卽事仍用前韻

暮春偕同署諸君子飲郊外

暮春遊章氏莊憶十二年前先伯修暨願升伯

李長卿嘗遊此地今伯修去世八年願李二

兄新以言去古人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潛

然久之 壽畢侍御兩導人

初夏偕同署諸君子飲西郊池亭仍用前韻

偶作贈方子 冬盡偶成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五

別小修

王太古令郎有父風卽賦

卽事時京使至 丁酉十二月初六初度

遊仙詩爲胡仲魚作

聞崔氏女拜無念學道戲柬念師

雪夜感懷 侵曉見閨人禮懺

放言效元體 得家報

登華山 六首 華頂示同遊榜道人

岳頂歸至青柯坪示同遊道人

登太室絕頂 觀盧岩寺瀑布 二首

贈登封令傅元鼎

嵩陽宮古柏封于漢非漢物也都玄敬以爲三

代時物信然 石淙 二首

將入秦試士諸同舍別于西郭水亭得魚字

入超化寺水村 青樓曲

卷四十 五言排律 附六言 七言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恰然有述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袁中郎全集 目錄 六

和五弟韻賦前題

王回先一夕尚痛飲叫笑如常時凌曉三弟來

云回病且革以爲戲也急往觀之回奄然逝

矣遂爲長律哭之

法華菴同諸彥士限韻

又次前韻 旌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香光林卽事用前韻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知角隈得六韻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二首

雪霽後仍用前韻 月中看月仍用前韻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韻 二首

題曾太史退如慇齋用十三覃韻

小齋有隙地植花木數本同孝若寓庸賦得松

字

夏五望日興德寺紀遊得興字

集元定行記齋再賦得原字

元定齋不甚寬而布置有態器具亦精餘興未

已仍用原韻賦贈兼訂後來之約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七

夏日城西月張園看荷花得蓮字

遊金山寺見舊作有述同遊者兩謝君方子公

張明教及童子二仲也

過三橋莊莊在真州城西余舊遊地也今屬潘

稚恭 重九日登釣魚臺限韻

至日集山響齋送陶孝若論祁門限韻 三首

上元日同王遺狂過燈市得來字

別恨篇爲方子公賦

舟中與諸上人談亡友潘雪松事詩以記之

袁中郎全集卷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嘉禾 曹 勳 閱

序

敘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爲遠又其下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一

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而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肯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於世故舉

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
品漸大有身如栲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
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
於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卷趣居其多不然雖
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
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敘小修詩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後逸也
故刻之弟少也年十歲餘卽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二

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飭餽傳以相如太冲之法視
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
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
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
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
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
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
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
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三

其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
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卽疵處亦多
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
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
習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甲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
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
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
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
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
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
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
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
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
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
其萬一傳者或今閨閣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
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
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

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蓋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直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沈溺嬉戲不知傳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其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念懟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諷咏不揅中情信說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四

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懟响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日而逐時是故艸木之無情也而猩紅鶴翎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隄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

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奇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寔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說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寔矣古人之法顧安可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五

集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何陋之習者以流麗勝何陋者因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濶大矯之已濶矣又因濶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寔矣又因寔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

也如淡非濃而濃寔因于淡然其畧至以文爲詩流
爲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詩論詩之弊又有不
可勝言者矣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
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
目前之景據腐濫之辭有才者詘于法而不敢自伸
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翫奏成詩智者牽於
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騁從共談雅道吁
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
與進之遊異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屬務矯今代蹈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六

葉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
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
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
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
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
而潤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
曉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
錢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道
第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故逸

士輩出爲脫其粘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
是而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孰
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
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爲
之敘

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燕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
盛詩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歙元美兄弟
繼作高自標譽務爲大聲壯語吳中綢繆之習因之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七

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于今市賈
庸兒爭爲詠吟進相臨摹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
事寔非所曾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寔一字不
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寔雷全翻復殊可厭
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
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
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鑄辭
命意隨所欲言率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氣
高才逸不就羈縻詩曠而文者洞庭蔡羽是也不爲

予所損斤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
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川是也文詞雖不甚與古
然自關戶屬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
趨時半學古立意造詞時出已見者黃五岳皇甫百
泉是也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
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
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
詩人各爲詩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
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
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也間有一二稍自振
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嫻笑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
尤甚揆厥所由徐王二公寔爲之倡然二公亦就
學亦博使昌穀不中道天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論
當不止此今之爲詩者才既綿薄學復孤陋中時之
之毒復深于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有
東洞庭人以未樂慶曆間習氣故所爲倡和詩大二
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矩異而公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八

昔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質若此余因感詩道
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歎時詩之流毒深也

敘四子稿

今世崇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上之
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
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
士響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卽不然令禁士者取士
將一出于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
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爲之也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九

余謂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
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
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
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猶響竟有如射覆深者勝之
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說者張之以貨義本淺也而艱
深其詞如僉夫小人 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
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衮衞子弟目不識丁徒
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
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指富家之困以誇示鄉里也故

曰貨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又不得不出
此爲主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真偽故此輩亦往往
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
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
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爲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
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爲文者

敘梅子馬王程稿

余論詩多異時軌世未有好之者獨宣城梅子與余
論合凡余所擯斥詆毀俱一時名公鉅匠或梅子舊
叢中郎全集 卷一

十

師友也梅子的然以爲是而其所贊歎不容口者皆
近時墨客所不曾齒及之人梅子讀其詩又切切然
痛恨知名之晚也梅子嘗語余曰詩道之穢未有如
今日者其高者爲格套所縛如殺甜之鳥欲飛不得
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老嫗之傳粉其能獨抒已見
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往余爲詩
一時騷士爭推轂余今則背戟手置余矣余思非公
莫能評者今所著稿具在其有以嚴余曰是公詩進
昔余至吳鄉人有借來者飲以天池虎丘怒發投諸

地曰此何異水適家人有携安化茶者出而飲之其
人大喜立啜四五盞何也人情安于所習故雖至美
亦以至惡掩也今公出詩以示人其怒不必詰其喜
大爲可戒懲其所譽而勸其所噴公之于詩也幾矣

敘竹林集

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
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古人筆意不玄宰曰近
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卽無肖也謂
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見道語也故善畫者

叢中郎全集 卷一

十一

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爲詩者師森羅
萬像不師先輩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
其不爲漢不爲魏不爲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
是故減竈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所
以迹也中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爲新詩取古人
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迹其法
不迹其勝者也敗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傅粉抹墨之
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今夫時文一未技耳
前有註疏後有功令驅天下而不爲新奇不可得者

不新則不中程故也夫士卽以中程爲古耳平與奇何暇論哉王以明先生爲余業舉師其爲詩能以不法爲法不古爲古故余爲敘其意若此噫此政可與徐熙諸人道也

八識略說敘

性一而已相惟百千離百求一一亦不成離相言性性復何有是故非耆德大宿登相家之闕閤鮮有能涉性海之洪濶躋智嶽于層顛者也今夫天地一世界也合而爲娑婆割而爲四州界而爲華夷裂而爲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十二

郡縣勢而爲聚落萬法齊張城邑之姓號歷然一道圓融娑婆之名稱不壞性相之說理圓于此所以卽城邑爲娑婆者儼洞之所敝也謂娑婆非城邑者邊見之所執也卽異爲同同相本空由同觀異異亦不立卽未始是不卽亦非非未始非不非亦是向非身歷其境惡能窮其邊崖指其歸宿者哉夫識之相亦玄矣與矣前六易竟二細難推誦其障則聲聞猶墮究其陰非互用莫盡是故趨寂而求者知生滅之爲識而不知寂滅之亦識也如理而修者知昏沉之爲

識而不知精進之亦識也標顛爲宗者知擬議之爲識而不知無住之亦識也倚圖爲則者知分別之爲識而不知平等之亦識也合之則娑婆見故煩惱卽菩提海分之則界限立故湛入歸識邊際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又曰賢者過之不肯者不及相宗之不明久矣無際大師法中之虎竟一心之差別洞入相之微芒略而非略見千月于指端言顯無言總萬流于智海使該博者服其精當苦難者悅其易簡法師之功德普矣哉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十三

時文敘

舉業之用在乎得時不時則不售不窮新而極變則不時是故雖三令五督而文之趨不可止也時爲之也才江之僻也長吉之幽也錦瑟之蕩也丁卯之麗也非獨其才然也體不更則目不盡雖李杜復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時爲之也往余授京兆時嘗以士子文質諸齋矣余竊歎曰是皆嘉隆同學究飽廩粟者也愚知文評成以屬余則所取者皆一時新豔之辭而其所抹勒者皆蕪穢也余自是始知時號之

顧非獨文案心變乃鑑文之目則亦未始不變也夫
至於鑑文目變則其變蓋有不可知者雖欲不殫力
之所極而副時之所趨何可得哉故余謂諸公文之
極新也可以觀才不如是不足以合轍也可以觀時

顧升伯太史別敘

古今豪傑未有忘情功名者唯當不可用之時而求
用與值可以用之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也夫士當
其可用則爲龍爲蛇爲鋒爲穎當其不可用則陸沉
衆中寧晦勿耀寧與庸夫同其庸不與智士同其傑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十四

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非至聖大賢不能測識天
下方倒懸危迫家慘戈而人盜賊此其時不可用矣
而豪傑之士曰可用投身刀戟林瀕死不悔不盡
其用不止者張子房荀文若賈詡之流是也天下方
治且安庸夫高枕循資格而據上位此其時可用矣
而豪傑之士曰不可用捐棄世樂棲身荒寂視名位
若桎梏去冠裳若塗炭者梅福梁鴻司空圖之屬是
也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傑不樂爲用而蔽賢爲
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爲用者非真世不我容一時執

政諸大臣有杞檜之奸林甫嵩之之媚嫉也其人固
皆方正儒者也朝而聞吾言亦既虛心而聽矣夕而
一人焉設爲虛談以中之彼其是吾言猶是彼也乎
將伍于鉛刀梗梓昏于鄧林騏驥惑于皮毛鳳凰迷
于冠鳥吾與之正言則嗔而詭言則喜其知足以知
天下之假氣魄僞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真丈夫漢
唐宋末季所謂賢人君子者其目大拒若是也其勢
不至于僞士滿朝腐儒誤國不已豪傑之士孰肯樂
爲之用者夫豪傑非不樂用者也唯夫欲盡其用而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十五

不可得故不樂也時事至此尚安忍復言顧升伯嘗
語余曰僕今年乞差南歸往返可得一歲將以七月
了虎丘八月了西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
目天都諸峰遊屐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願得卜
地一區爲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觀之洞庭山水木
石俱勝將終老于莫釐縹緲之間矣予聞之不答退
而謂伯修曰升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若爾無必
不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之世爲可用耶爲不可
用耶他日復以問升伯升伯不對

送給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今時外吏之難至縣令極矣縣令之責甚重而權甚輕責重則一邑之一供一賦一飢一寒皆倚辦於我而權輕則時有掣肘之患民不盡良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則民日益驕爲縣令者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嚴家之保母慄慄然抱易啼之嬰若之何能罰必而令行也朝而謁于道望塵而拜焉暮而謁于郵望簷而拜焉小而一茶之供一帷之設皆長吏躬親視之小不如法門者皆得而訶責之其當意不足以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十六

爲功失意令且懼巨制將折腰謝過之無地也又今時詢而立當上者多中官礦使其所誅求能必行于民而其論奏能必行於吏逢其喜則人疑其品逢其怒則又有不可言者非如從文字得官者可以理諭而情格也往余令吳碌碌二載幾至委頓然是始礦稅之難未有也適余舅太原令龔惟學書來云近日外吏橫遭百六而榆次令張元漢以卧理稱其民懷德而畏威諸上官意無所不當其調停稅務也百難不見徵會而大滑無所用其奸又云晉中近年搜剔

頑盡即有不肖之心者亦無所用其黑故廉吏之著聲難而元漢最以揀見知兩試邑大小頗異元漢卓有循聲經三年餘元漢之提躬如一日而百姓之戴之也如大之歲其理繁據也若劍之揮空而良庖之割也余聞之歎曰此異才也今天下多事極矣得如元漢其人者基布海內雖礦說交橫亦何至決裂不可收拾哉元漢者余同年友元平弟也往爲歷城亦以循吏稱單父河陽之績著于一門真異事也元漢時報政得最考伯父母寵命雖不載錫而榮名則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十七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西曹舊稱清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飾之士嘉隆之末天下太平士大夫緩帶而談藝競爲復古之詞以相矜尚一時學士翕然宗之而西曹之人十居其九流連光景鼓吹騷雅諸曹郎望之若仙故當時西曹視他曹特易數年以來文網繁密當事者有所平反

輒加訶責愛書之牘不足憑按大司寇惟仰屋太息不能爲治獄計故今西曹視他曹特難夫今之析楊三木者或大臣或言官或曹郎或外臺郡守與州縣小吏也罪在臣誠不難持三尺之憲然或有出于中官之羅織朱邸之誣罔及奸民之訐奏者此其漸何可長也夫人臣知而不執則不忠執之則其事又有難言者若之何可以保全善類使上不激而下不冤也今中人之虎而冠者纍纍而出而郡邑守令之迷問者方纍纍而進也言官交章爭之不得矣九卿爭之九卿爭之不得矣宰相爭之宰相爭之又不得矣勳戚大臣皆爭之爭者愈力持者愈堅夫以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所不能得者而謂刑官必能得之此萬萬必無之理也然謂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必不能得也而執法之官遂依違隱嘿付之無可奈何此豈立法立官之初意哉余謂雖張釋之復生當不知何以處此矣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諸公佐京兆清而才端方疑重水峙岳立又大臣後雅知國是當事者以此任屬君其有以知君矣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八

浮山九帶敘

古德如黃蘗臨濟諸普說未嘗不談理然字字壁立機軸各出何嘗有理後世全提向上自以爲出格之機已然聲口彷彿語言雷同似有軌則可遵者則亦何嘗非理也故余嘗辟教僧如開場訓本教演家門而已少林宗似撮弄家初看頗駭觀聽久之未有不厭其復者浮山錄公受葉縣省鉗鉅其精如金其氣如玉出語如風如電豈肯入傀儡場學他人提弄者未後九帶未免攢入被袋何哉昔有霜姑多年不御鉛華一日爲其孫啼哭甚遂簪花傅粉以悅之何則愛有所專故也夫九帶者亦錄公之花與粉也可以止哭錄公不惜身命爲之而何暇惜夫語言文字之落艸耶朗目和尚今之遠錄也年來亦有老娘之癖再爲浮山流布花粉觀者體悉二公苦心幸無于是士註脚下承當也

敘禹氏家繩集

蘇子瞻語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與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

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顯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愚氏世有文譽而遂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爲今不及數十日輒自罷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甘味似公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二十

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如響榻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公以身爲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超東野諸人而公寔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人或有至有不至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愚氏三世之藏吳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邃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爲令以伉直著聲閭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廉公三

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廉公之生甫二十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吳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博于取材而濫於屬辭此之遂溪蓋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而耻言文最爲惡習獨愚氏能世擅其業噫彼安知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二十一

烏衣諸郎爲史所豔稱若此也

敘曾太史集

嘗惟退之論文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爲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爲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訾其歎伏以爲絕奇不可及者獨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顛作妄在譽之不爲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於意

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膾炙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笑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為近古過相印詩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體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于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儻傷其氣不以法抗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為刁斗為樓閣敘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二十二

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朴其不為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足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為老衲所嘲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

語與退如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監司周公實政錄敘

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為政者獵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為俗吏事嗟夫事誠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為俗誰為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冥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譽鬼神也無才者之所跳躍也繕修錢穀之事人物也經世之寔畫也晉之君子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二十三

喜為清談而陶士行為荊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私稻官柳木屑竹頭晉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即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未之君子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通三海修十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未之耻所以雪而夷虜不即鳴鞭者俗吏孟瑒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此荆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縉紳先生哀永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譽

漸張綜覈少衰筦庫糠粃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蒞荆上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定政其大者如繕城浚隍興學積貯清屯恤郵量淤湖去浮糧等類皆王政首事典除其備公通簪三十五年一揅不易大都惻惻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雖然亦以是見仲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深山松柏飽歷風霜愈見道古蓋公之才識卓而又閱歷世態人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僉督卿秩此寔典昔丙吉謂袁中郎金集 卷一 二十五

郝公琰詩敘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爲質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使事如今程墨

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之什卽今之窻課也今代爲詩者類出於制舉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句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今雕刻穿鑿已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秣之沈宋也至太倉而盛鄧焉則王岑也變而爲家太史是爲錢劉之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公琰爲詩爲舉子業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

袁中郎金集

卷一

二十五

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刻其思富行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琰年少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琰哉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善治者不擇民猶善將者不擇旅也是故擇物而試鋒其鋒必濡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民非驅於子高也蓋州之治首尾於張復之而革于代者民非恤張

而醜代也比屋而托者猶是民抱贖而從者猶是吏
一日更其所蒞遂使淳頑異俗而巧拙易性故曰地
無夷險夷險在人益余邑之病令久矣而錢侯來政
始舉邑雖蕞爾素稱劇一城如大江水割其址且
半廬居柴立巷陌凹凸然市畫於先聖無宮邑大夫
無後宇郵署之積不芟溜不覆軒輅之使旁午於道
令日夜持手板不得休羸騎敝卒以充往來稍不如
意則棄車騎各鳥獸散令且以是得過胥徒冠而蛾
眩朱紫令詰之不得俗慄慄快訟相軋以罪輸公帑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三六

不以時鐫索之聲琅琅道塗持籌者盈縮其額仰其
半公家之籍不如令甲令往往注下考每歲終課堤
役里閭騷動滑民黥吏倚爲繇壑而堤頽削如故諸
青衿睨其旁持短長高步濶袖令煦煦然如慈媼之
于驕隣故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爲余言前時有
楊侯稱能吏以高第遷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
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四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
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卽邑中士民亦謂茲邑果足以
厲令雖必子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措手也錢侯來

南關旋無例之宮歸然官寺區署敝者更葺者飾江
上舊城縱橫之縱者以捍橫者以衛邑人士鄉士
之心始定市肆漸豐樂入屢之氓以歲月至民供輸
無追逮者耻不先比閭功曹書文字而已鈴下備傳
呼無他指使誕辭者賤而去訟庭常虛日高春則已
放衙諸縫掖以文事至揖而坐句摘字商移甲乙不
厭以公事至假以溫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論以不直
被摘至示之三尺已心懾則以情寬譬之其人乍慄
乍溫士無不戴且伏郵驛之客所至如舍供具後饒

袁中郎全集 卷一

三七

吹騶卒皆奉成命無敢譁者直指使廉得其實以治
行最聞于朝會肅使書亦上侯治狀夫今之黃童白
頭猶昔氓也高冠長裾藉昔士也陽侯之波非偶恬
而窮奇之腹非有厭也羈縻絡繹不減於前錢穀簿
書不縮於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罰今也熙昔爲瘠
藪今爲腴影表雖神不捷於此由此觀之令待地
耶抑地待令耶侯爲人豐顧廉額精神衆體樸潔而
度充機活而才捷史稱劉道民日覽詞訟手答箋書
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邑侯有焉

夫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側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寬行其清故無苛清以虛用其裁故無逸照霜雪以礪之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藪爾也異日者行之天下書之史冊當與京兆益州並傳高第云乎哉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虎者張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爲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莊氏所謂養虎者也猝餓則噬人而猝飽必且負隅吾

袁中郎集

卷一

二十八

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驕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橫甚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下而夫耕者哭于田驛者哭于郵而荆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爲戒一切勿置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聞之歎曰今天下爲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羣然聚故激之

名張而調之功隱吾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威于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於璫與夷者辟如病人與病之速亡也而純用攻伐之劑其人不死於病而死於攻今觀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倖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爲人豐願廣額一見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鄧元善才識卓絕其爲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微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儔者余弟質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爲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相士者也侯之檄政不可枚舉略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袁中郎集

卷一

二十八

袁中郎集卷一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何允中 閱

序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黃平倩太史嘗爲余言徐君見可者今之子長也余既得鳩茲集讀之良然無何而公以治行高第移守南郡郡劇地也乘貂虎之後官務百勝而民屢病公裁斷如割陰以寬調諸困者朝而入牘未日中剖焉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士之執舉子業者盈庭公摘瑕指瑜無不心折民之羸者老者偃而杖者囂然集堦墀公目而指之曰某宜散宜飲宜某法餌略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池之圯者無不飭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落心也而吏幹若是龔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固於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詘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詰曲無不極情之所至今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詘常調而自伸其才者也

故曰文章與吏事一道也今之握筆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爲吏遂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誦詰耳壯而成名迫於典誦之不得不然問一習爲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後下暇故時僥與古文詞肅肅之則交病漸靡寔然公秀發之才出之有本故卒然而落之爲文飾之爲吏繩尺之爲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尚學功達卿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貳之者也今公北轅而子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倕之室也然余於公

袁中郎全集 卷二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治鑄之功首寄之郡若邑之爲博士者博士任重而權輕所矜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者羣倫之輩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右禮樂其攸行則天

下泰教不行則天下寒非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
邑者而其官乃至不得與長吏肩無論直指校文二
千石諸大吏降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北面而奔走
之如其屬兢兢然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為弟子
員者又多高心濶步方領大帶仰目而視如所不屑
其賢者可以理論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難視
馴百姓倍徙夫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而御不可
刑督之驕子弟是猶縣九鼎以一毛而帥諸嬰以扛
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遷吾邑論邑諸生畏而

袁中郎全集 卷二

愛之期望課其卷繩以程朱之脉無不肅者服則進
之道先賢故實君饒吏才當事者委署委堤皆有能
聲語具別碑中先師殿祀君毅然捐月俸議加修構
直指而下賓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蓋
未有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屢遷而得
儒秩養者以為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為但自去其輕
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他吏者也蓋余嘗授京兆未
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曹三遷皆領諸生同志
勸余有青衿緣他日或為校文但不知措大運何日

贈五今余亦以此嘲君他日其為六館乎兆三之矣
然則若與余皆有青衿緣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
難也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尚璽卿潘去華忘齒交余兄弟深知每與余析易
義余輒倒而余問出一難去華未嘗不心醉也去華
善人倫嘗云敝邑兩佳士其一為姪伯和其一余持
國也持國為余同門友故雅相得而獨以不識伯和
為恨既官吳間小修弟來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器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四

識歲戌戌伯和第春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向酬答
例司開者與主人意不屬一再刺門止未幾伯和令
潛江潛故荆岩邑今雖豐沛屬則猶唇齒也山居以
來守龐公禁不敢以一事通顯者故雖素所傾渴如
伯和亦竟絕書郵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余柳
浪談今時循吏輒首伯和所謂催催折健永其身而
利其領者出其緒餘已自卓絕一時要以潘氏家學
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奧域是未足以盡伯和也
今征車且戒路矣閭郡邑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

惟是尹之緒餘而余所傾重顧不在此外弟陝亢之公秋闈首拔士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師行余不敢以誦令尹者誦辟之古鐘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款識者款識夫時流標目則亦士林之款識也余雅重之故特述以爲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爲關尹者若而人而獨與今葉公敬君善敬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大儒將遺略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於髮甫下車卽除一

袁中郎全集

卷二

五

切厲政一錢必籍掌故商民戴之若慈父母或者嘆其報滿將不中格且有罰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趨竟無負額余聞之歎曰葉使君心密而機靜經世才也夫聖人之操天下卽操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也泉府通焉後之君子輕試其才于錐刀縉箚之間故其術止于桑弘羊劉晏而其究竟爲士林之不肖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侈言理財也而其心近踈氣近躁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敬君公事之暇輒進諸生商略性

命無一語不入解問托爲舉子業以暢舊旨無一不中聖賢窠與以至六書四韻皆辨析毫髮雖紛麗叢雜之中而幽閒自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躁二是真學術也揅天下之密極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于唐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苛於間架手實使君此行試以密心籌所以復天子及司國是者昔者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揅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六

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今上英特之姿耻不爲堯舜區區嗜好之篤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喻其然豈誠不喻抑心未密耳行矣使君天下事煩君者不少唯真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開事畢且暫釋負也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袞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願盍爲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定者也故故百圓之幹至於千雲薄寡而其榮茂消長唯根焉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翁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蓊樞楠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天下之爲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

東中郎全集 卷二

七

余家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伯指王父行爲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數也屈指大人行爲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爲母氏者若干人也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焉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哉譜牒爲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一門佳話也爲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余家族屬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

踵而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鵲峙瓊芬蕙列又長枝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終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政修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爲長一切國課戶訟受成議于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咄治辦宗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卽世家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九課子賢書既登馴取上第撫異母子如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

東中郎全集 卷二

八

雖酷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縑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啓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斯定錄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飲極謹酒行無筭而退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托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玉銅鐵之資于世也而其胞爲石蓋必有冲厚鎮奠之實

而後能孕天下之材以爲世用苟之生也以何夕澤
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托者脆也百園之本
必于崇岡五年而一榦十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椽題
之用施于朝廷而被于天下故凡物之爲遠施洪受
者必其母之歷大春秋者也余友李獻夫母曹夫人
年八袞精神炯炯如壯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
登賢書也乃在強仕之後蓋余嘗聞薦紳先生起家
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于黃耆者
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知天地之乘除造物變合遲

袁中郎全集

卷二

九

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塲屋老手托于堅而窘于
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宜暢不盡然一宜暢而其望
于霄非一雨一膏之滋息所能校榮潤而程功力者
也余以母之貞恒驗獻夫之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
以獻夫之發遲而用大驗所托之非常故知母之爲
高陵喬嶽也獻夫爲人閒爽敏捷果于任而敏于言
胸中有蓄吐之唯恐不盡而其文有奇氣沛然若瀑
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爲主獻夫之用世余以氣決
之非臆斷也蓋天下唯至翁生至張山以翁爲體而

天喬以蕃爲用故唯母之凝結乃獻夫之所以發舒
也母女于曹而失怙最早言笑不出于閨以女則淑
相夫子以事翁若姑甘貧而聚順以娛則資課其子
有成立爲世顯儒以母則式母蓋有仁者相也孔子
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
有後也盡于山之蓊然鬱然者觀之

西京稿序

往子長五湖微之治去湖近時從墨客所見微之詩
近代高手也已居燕結社葡萄桃棚下諸韻士日課方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

外言以詩爲塵務不暇構也微之既校秦士坐臯比
談六經擯異端而後騷賦固其職余適以拔士入秦
不同職而同具蓋于此道列戟矣塲屋後微之偕余
入韋曲寄宿玄奘塔下微之手出一編微言醒語與
終南雪色爭秀余笑曰此非藝倫堂上物也夫詩以
趣爲主致多則理詘此亦一反然余嘗讀堯夫詩語
近趣遙力敵斜川而紫陽去廬山以不見三疊新泉
爲恨千里乞綸以快一觀此其高韻未可與深衣古
摺道也微之詩秀潤道逸如晴嵐之釀色秦士之文

質而少致試以徽之之色貨之水青石碧矣

傅良鄉入計序

古制縣有赤畿所以別靜劇第吏能也而京輔尤難今良鄉固近畿要地咽喉總萃處也當人身之疆也咽喉利而無所梗逆精粗堅脆投之即受則其元氣可知然使逞其疆而不為調停節省之法必且有結轄之患此善攝生者之所深懼也夫以京師之大四方萬國之所輻輳而此彈丸之地若以一責納水鼓馬使往來者太易則病在供億太難則病在流注夫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一

何以使兩者並行而不厲也余自山居還關由楚入梁路幾三千餘里而輻輳之客倘一二見一時郵已岌岌然及余過涿鹿入良鄉市井蕭索如墟落馬骨立僵道邊凡騶卒皆有菜色視中州之罷不啻百倍余心甚憂之于時長良邑者傅侯也余以昏黑至侯猶俟于代舍因問所以調停之策侯喟然曰不佞得便宜從事則猶可及為也大約計邑車騎錢之需萬有二千而其八取之他郡邑今歲且盡而郡邑之供饗者十不一二至也邑每歲輸四鎮者又

不啻萬餘則何不以此帑供之郵而四鎮之飛輓使代辦于他郡邑乎此良人百世之利民與驛俱稱便而當事者未有的然之畫也其何異于巧婦之炊余歎曰世固不乏循吏也而循吏之策不盡行夫斯固漢馮翊扶風也良之瘠甚于涿而涿又不逮諸要服遠甚此豈漢三輔景象哉使侯之策盡行當不獨利咽喉將舉體之瘠而可腴固國家根本計也侯昔令鄆援琴而治今良紛囂沓集有若弄丸固知高才不擇靜劇充侯之才可以大用值侯入計而司城陳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二

子以書為請余曰侯之徽政不必盡舉此數語者足以大用矣司城記之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

曾退如太史與余同臭味肝膽齒頰若共有之謬自以為元白歐梅不啻也而論仙宗一事獨與余稍異退如嘗入襄漢訪異人返至柳浪余迎勞之曰公自苦道途耳吾聞封公壽而健異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時有客從退如游者愕而問曰曾封公行業醇至不可謂非地上仙也然公性嗜動花下楸枰夜以繼

日乍勝則喜溢眉端遶牀而卧小失意則抑抑不自
得耗神思以戰喜怒恐非靜者之事也余曰道以不
滯爲靜非沈默也不見坐馳者乎秋毫不接于前而
丘山忽起于胸是名躁奔夫奕者專精一意以幸其
捷太山摧而不瞬盛夏流金而不炎忘之至也適然
而喜其喜無帶適然而真其真不戚局奩罷局相顧
一笑和之至也古之至人皆以逍遙爲靜奚取枯株
而事之客曰是也老人不能去欲人閒妖韶猶有情
焉奈何余曰然多食可以病然不廢食善節宜者左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三

矯右施所以養生也夫澤之水盡于決甕之水敗于
滯井泉之水彌月不取不加盈焉節宜之候也客曰
世人之少有識誰不爾者謂若輩盡仙可乎余曰何
獨仙三教之至途之人誰不具者饑餐倦眠夏稀寒
裘此亦仙之攝生也過于途則揖于門則徐此亦儒
之禮教也呼之卽應引之卽行此亦禪之無住也達
者之謂聖充者之謂賢日用不知之謂百姓余聞封
公貌無文飾心無城府鹿豕木石之輩爾而汝之無
忤色焉公蓋充其盡而漸至于達者余所謂大道止

此雖淮南八公拔雞犬以過吾門吾猶以爲小也退
如不深信然亦不以爲異今年聚首都門退如忽曰
曩子所言若有會于余心者大人以今四月某日七
十矣余曰此言足以壽封公遂次而書之

壽何字可先生八十序

蜀中高士毅澤也近代性命之學始于趙文肅嘗竊
讀公書出入禪儒而去其膚關閩所未及也夫源長
者流亦濶以文肅之泓渟浩渺而無江河以受其委
恐于事不當妄意衣鉢之授必有其人遂欲以暇涉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四

三峽之奇覽幾眉伯仲之勝求其人于幽巖邃壑而
不可得則有徘徊企曳而已既乃思目之所窮寄觀
于耳及余之世而猶聽有人抱賢者之道以老使余
因緣得乘其緒餘不猶愈寄典型于虎賁乎既二十
餘年而不得則亦以爲夢想已矣未幾與何氏旭如
共事春曹而始知其尊公從文肅遊蜀人士謂文肅
集中有何君某卽公父也公儒而隱者年十三補弟
子員已上公車不售卽棄去走長虹山鑿室以居一
榻之外無他嗜好餘則以給饗人子或曰公弘雅博

物君子也喜爲邵氏學每出入必以算籌隨賦則輪指枕上竟寒燠不休于書法嗜松雪道人謂入室而所爲詩能道其性情僻之談山色者各舉其所得之淺深以譚以爲非固山有也以爲是而山之奇不盡于此有雅習公者謂公于藝文書數直寄而已問黨高義辟則飲食任運有之而非其好公澹然物外遠絕紛囂少即此而文肅至于舉止態貌亦記識之今老矣猶焚香晏坐有來扣者必曰文肅公授我何法何指歸不則曰某親見蔡白石蔣道林作如是語公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五

于此學可謂樂之終身不厭者余歎曰是見全山者也夫陽明之學一傳而爲心齋再傳而爲波石三傳而爲文肅謂之淮南派淮南王擔荷而其子孫喜爲拔俗之行其弊至爲氣魄所累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淮南之後而爲悍然不顧其一短也公證處不可知大要夷然一出于粹又淮南諸孫所未有文肅別派爲渠上人渠之傳多在楚而喜爲任誕公能嬾之以行履鵬雛雖小猶能蔽天鵬即過其母一奉而已縱使如渠已泰華之一峰滄海之一隅而况于公

之稟受文肅者余幸緣旭如以淑公因得窺文肅之一二假我數年益部耆舊所欲負笈以從者也公今年八十尚能于燈下作蚊脚書諸同曹徵所以壽公不有出算量上者乎學是已若夫長年而健于貴而賢此亦世所希有而未始不有公既已饒之又何煩爲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

士之端重者與豪少年較輕逸其雋不勝也然使少年之雋與老臣之重度德而程茲則愚者知其不及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六

余嘗立于四達之衢見有若曲躬卑視行德若避人者矣有問則啓齒微笑若不能措語詢之則曰嘻事人也否則曰某對公或賢大夫之投老者也其或幾冠我哉舉體意氣見人如不屑者詢之則曰某僕少也否則曰某貴人子或俊秀之類發者也居一二年或四三年統而吟者降爲寒素俊爽之氣化爲秋葉而曲躬卑視者開施行焉矣即不然而子弟之雍容阿堵之風景終無改于故嗟乎此豈獨人事也哉當余少年盛氣時意不可一世士見鄉里之鍊鍊者

者意殊輕之調笑玩嫚見于眉睫中年以來飽歷世故追思曩日所懷可愧非一吾輩常輕談天下事以爲無不可爲而其後百不一響彼雖無其事而初未嘗言是吾之顧言行者不如彼也吾輩浮慕意氣時有矯激輕去其素及至啼號滿室萬不可已未免干人彼雖無嚮利之德而亦無拙言詞之耻是吾之守一介者不如彼也吾好名徇人長戚戚而不足彼安于無名杜門自守一枕席而有餘是吾之常自得者不如彼也孔子曰道不遠人彼所謂端重自守者皆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七

人情也而余輩拂情以爲逸不惟無效而且干道日遠惡得無慚余姻友劉原質其尊公以孝廉爲閬中有聲頃挂冠歸年才四十餘端凝簡靜屹然如山居官不爲苛清課農桑謹教條爾已居鄉不事干謁不追逐時好不爲過情之行以飾耳目時花種竹而已會原質來謁選以假歸原質之友皆一時名士慕公之賢又知公初度在秋杪謂今年始半百不當壽而計居林之日已逾六千六百有奇當壽無過公者因繪圖爲詩而乞余爲引余謂公之端重正余之所慚

而欲以晚節範其一二者昔北齊之士喜爲輕逸而顏侍郎家訓獨惓惓以忠厚誨其子弟厥後自東宮學士屢傳至魯國公又下至魯國之五世孫皆聯圭並笏書名史冊此端重之報也劉氏之族在江陵爲盛且久他族無與比其興蓋未艾也吾以顏氏卜之

壽鄒南阜先生六十序

今海內名公卿有舉其地而知者有舉其氏而知者唯言水鄉公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南阜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宮掖之深也勵養之微也菴胡之遐且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八

築也莫不敬憚先生如所嚴事之神明公車之牘塵累山積類無不引先生爲重慶層以事所稱名公卿未有比者問其所以重不過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嘗讀先生書有云今之學者動喜奇氣勁節其流弊與沉溺欲海者則一噫此東漢諸君子所未夢見者也夫學不至于道而趨天下之所重其所重處卽失也吾趨之之心則猶貢諛也春之長養也而雷作焉長江之浩瀚也而驚濤忽焉氣之所激偶爾見奇而造物者豈以是奇哉先生之道超一切見聞不

以解悟爲知不以擔當爲行不以證入爲功雖然如
出土之笋干宵而上更無迂曲世之所以奇先生者
皆其學之餘元氣變化何所不有而惜其紆而不用
用而不盡也夫天之生人也實難有一世而一人者
矣有數世而一人者矣麟鳳芝草與世何與而天猶
若怪之則其于人也尤其所靳惜而慎重者也有家
國者不深惟生才之難以爲朝退一人久進一人天
下何患于無才而不知以雞鶩代鳳則亦何時無瑞
也夫天下固有一人不用而抑塞數世者子思子與

袁中郎全集 卷二

十九

是已有一人用則存去則危者蜀之武鄉唐之梁公
郭侯是已今先生固所謂間世一人者而其年已六
十矣如此人者一日在朝則獲一日之用而使六十
年之景光半沉于岩巒水石之間深可惜也夫先生
雖不用所謂用者自有在明道覺世此亦聖賢之
事業也然竊聞之世治則道行世季則道明古之聖
賢不用而始聚徒著書以待後世洙泗河汾豈得已
者今海內宴然不可謂季而先生之年未老嚮用宜
有日雖然此其時矣國家之壽無疆也先生之年當

老期未艾也

壽存參張公七十序

山有色嵐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學道有致韻是也山
無嵐則枯水無波則腐學道無韻則老學究而已昔
夫子之賢固也以樂而其與曾點也以童冠詠歌夫
樂與詠歌固學道人之波瀾色澤也江左之士喜爲
任達而至今談名理者必宗之俗儒不知叱爲放誕
而一一繩之以理于是高明玄曠清虛澹遠者一切
皆歸之二氏而所謂腐庸纖穢卑滯局局者盡取爲
吾儒之受用吾不知諸儒何所師承而月焉以爲孔
氏之學咏也且夫任達不足以持世是安石之談笑
不足以靜江表也曠逸不足以出世是白蘇之風流
不足以讓物外也大都士之有韻者理必入微而理
又不可以得韻故叫跳反擲者稚子之韻也嬉笑怒
罵者醉人之韻也醉者無心稚子亦無心無心故理
無所托而自然之韻出焉由斯以觀理者是非之窟
宅而韻者大解脫之場也郢諸生張五教從余游的
然以孔顏之樂爲學脉而專人存參公少困膠序老

袁中郎全集 卷二

二十

爲邑博士未朞月挂冠去頃心禪悅棄家蔬食有如
毘尼弟子公蓋白首于泮宮蠶舍之間者一旦捨其
窟宅而逃虛無恍惘之鄉公之心殆醜夫腐濫織畫
之儒故欲去而遠之而不知孔門之儒非也顏之樂
點之歌聖門之所謂真儒也使公早知高明玄曠之
爲真儒亦何必去而遠之爲快然世之所謂儒固若
此公雖欲不去何可得也公今年七十當吾夫子從
心之年從者縱也縱心則理絕而韻始全公若不信
則呼稚子辭人而問之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

黃竹石從江陵負敝笈訪余長安余方視選曹故
樹籬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爲杯盤所奪無他語草
草暄寒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爲別余曰子亦過
觀三衢九陌乎穢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于道居
者糞于市惟埋屠狗之輩敝衣百結之子高鬟袂帶
裘面歷齒之婦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
瞻雲中則鳳闕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貴
城之市則夏之璜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

夷北狄之珍異陳焉已而入虞韶之院過鳴珂之里
則南之咸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
劍條之九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
舞呼盧博塞之戲種種聚焉今夫山鄒水郭巷陌未
始不清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茜而過則已
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
然後知京師之大慎勿以穢塵腥風遂謂都市之觀
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
三衢九陌耳交耶道耶至此乃極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雷太史詩序

何思與余同氣類而各有所嗜何思嗜仙余嗜佛兩
者若分途而不相笑然皆有詩癖余癖而拙何思癖
而工夫回道人玉蟾子彼家所稱才仙也而詩香施
無秀句古宿偈頌理掩其致何關風雅仙佛之不以
詩名久矣青蓮之嗜仙也東坡之嗜佛也世所知也
舉世皆信二公之爲詞人而未有信二公之真仙佛
者雖二公亦不自信也豈非嗜者工而真者反不工

耶真者不工中郎之去佛誠不遠工者不真何思之
仙途將日遙矣是可喜亦可畏也雖然謂子瞻不佛
是誤佛也謂太白不仙是誤仙也月臺之班必右青
蓮而龍華分座子瞻當踞諸禪首席理勢自然無足
怪者獨二公不能自信其真而波波外驚此則二公
之過也今道士之得仙者木竅石心無異迦鵠何思
涕唾之餘皆彼所驚詫以爲神奇者吾意天帝所急
在此不在彼何思掉臂去之尚恐不免而況于求不
然何思過矣

劉元定詩序

劉元定體中有四反家世楚人而有江左風格蠶粉
敗墨殘溝古瓦皆有精賞一反也楚人而稜稜令人
不欲近元定溫克見者唯恐其去二反也生長朱門
而具丘壑勝情三反也楚人有飲量而無飲才有飲
才而無飲韻元定卓然有之四反也諸名士之目元
定如此余笑謂元定詩亦爾楚聲多怨而元定之詩
和雅楚人長才盛氣而元定之詩多逸趣爲曲淵幽
奧母爲滔莽爲輕陰澹月母爲雷霆風雨是又一度

也丁未夏月與諸名士避暑城西之藕花社元定興
焉酒間謂余曰子之序詩多矣而獨遺余何也余曰
諾當勉爲之已而遂別停閣至今然嘗往來胸臆間
值謫星北去乃遂草草附數語曰世人之詩自與人
二而元定非也元定之詩具人之江脚也布置鬚眉
形影皆好是謂詩具明窻靜吟花開獨飲是謂詩料
寤寐山水流連烟月是謂詩骨余何以敘元定哉不
知元定者觀其詩不知元定之詩者觀其人而已矣

送觀察侯公序

古之爲臣者問職不問官其于內外未嘗有析厭也
但曰舉吾職已矣職則不校而官是問于是趨避百
出而銖兩于迂疾之途途逾捷競逾苦如蟻之集羶
而莫可底遏夫仕以行志耳今諫官憂釜鬴銓臣憂
滯薪卿寺具瞻仰屋而已志不可謂伸而人情固甘
之及一麾出使郡監而上皆實能布膏澤于民喜即
春花怒即霜草生平之誦讀一二見之實事而世猶
若以爲迂而避焉夫使其途誠迂猶當以道之得行
筭而就之而其途實非迂也卽以近事案十年之內

某也卿某也撫中外權之僅足相當而中猶若不勝人情狃所常蔽所暗殆不可曉劉忠宣知之乃乞以外自効及其爲尚書也語人曰某非爲監司不及此至今之外擢者必舉以爲標云今歸德侯公以左曹郎出監是邦公光明洞達如澄水之含月其在劇曹也甄別賢佞知無不爲揚幽抑之光折陰鷙之氣一時高賢爭倚爲重而公竟出矣公笑曰第舉吾職吾豈虞官且江漢南紀何負于余也下車未數月而荆人大服朞年而民之瘠者肥憂者澤吏之墨者皆逃匿去三年而民自以爲得天不復知使君其稍有識者則曰吾屬以使君爲天今且代矣走問鄉大夫曰固然乃扶攜而訴于臺獲以其事上請詔進公一官仍監是邦假令公以京秩待遷今不過拱揖卿寺需次長安邸耳豈其以一身之優暇而易渚宮十萬戶之樂哉公必不然雖然今之時事紛紜已極而老成之凋落亦幾盡矣如荆之最爾而得公嚔沐荆人誠幸以公之品望而僅使之雨露于三湘七澤之間于世道有虞焉且夫砥礪者節也割剡者才也鎮

者氣也而公無所不優一日而立朝南北之議論必有以息之人心之險陂必有以平之朝廷之急公是不有急于荆者乎宏荆人也當爲一方請命而過計及此亦曰荆非自能安危者也世固未有焚楹焦石而燕壘晏如者此正宏之所以爲一方請命者也若第曰劉忠宣之外擢不失其爲尚書而僅以是譽公其去集羶也無幾矣

陝西鄉試錄序

臣竊歎昔之士以學爲文而今之士以文爲學也以學爲文者言出于所解而響傳于所積如雲族而雨注泉湧而川浩故昔之立言難而知言易也以文爲學者拾餘唾于他人架空言于紙上如貪兒之貨衣假姬之染黛故今之立言易而知言難也夫文章與時高下今之時稅格卑而意近若于世無損益而風行景逐常居氣機之先蓋天下之精神萃焉故臣每于尺幅之中閱今昔之變態無不驗者稍從坊市取時刻讀之而心切切然懼也洪承之文簡質當時之風習未有不儉素真至者也弘正而後物力漸繁而

風氣漸盛士大夫之莊重典則如其文民俗之豐整
如其文天下之工作由朴而造雅如其文嘉隆之際
天機方鑿而人巧方始然鑿不累質巧不乖理先輩
之風猶十存其五六而今不可得矣臣嘗以今日之
時稅與今日之時事相比較似無不合者士無蓄而
藻績日工民愈耗而淫巧奇麗之作日甚薄平淡而
樂深隱其頗僻同也師新異而驚徑捷其跳越同也
夫紫陽註疏載在 令甲猶爰書之有律禮例之有
會典也今有人焉以春秋案獄以周禮起例世必以
袁中郎全集 卷二 二十七

穿鑿者或亦人有其篇篇有其語焉似猶自醜其實
而欲褰裳就之也竊料今天下浮豔之習始于東南
而漸于西北者不少珠毛繡穀之飾玩好名器之供
數者皆非北產而在在有之今秦之文侵侵類是是
若有物挾與俱來者而臣不敢以之程士也蓋臣之
進諸士也以樸而猶虞諸士之自謂以文也則又申
之以約曰嗣今以往第務積學守正以求無咎一時
王之制士如是即學問吏如是即經濟未有二道也
夫膏之有水也貯之甕中則澄然莫辨一旦試以燭
火輒電射漚激橫灼而不可近富貴者燥濕相搏之
會而煅煉真性之場也稍有一毫浮氣未盡則其氣
必外射而有旁溢之患世之自以爲豪傑者多已而
德全于見炎蓋無幾矣勉矣多士慎毋以未純之質
而輕于試餞也夫士之有品猶文之有質屬售之刺
深于黜落易操之辱逾于貧賤秦士氣勁而湯剛聞
斯言必有激也其于世道也猶有所濟也夫

袁中郎全集卷二終

袁中郎全集卷三

公安——袁宏道——著

景陵 鍾惺 定

仁和 胡餘慶 閱

引

張茂才時藝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才張君時藝若干求評余笑曰
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輒昏昏然
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韓語了不辨夫
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佳若使余以為佳則

袁中郎全集 卷三

一

彼亦故機老錦非復入樣花纈也余友潘去華為場
屋老手往年官璽卿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開目搖
手曰時過矣恐悞君君以今日之袁生質余而余以
舊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尚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
結繩之治其能悞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
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讀數過
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猶能知之
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為非則余之所知又
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則與其不知也寧為

可知迷喜而識其端

吳長統行卷引

宋有詞客貌奇陋客遇之輒得不吉久而人爭避匿
無敢與遊者客益困欲死不得一薦紳憐之曰是子
雖數奇豈能崇人耶因筵召之一坐盡駭愕走者半
數日後主人罷官筵中人非病則蹶無一免者嗟夫
世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此極者耶今長統貌雖古
然陋未甚其窮非以詩蓋窮而後為詩者與人交不
能自昌其身而要不能厲人顧今之為貴人長者見

袁中郎全集 卷三

二

壇經節錄引

長統幸且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蓋以身試之矣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燈分派別若不可
詰而智者了之唯是一法初祖曰心如牆壁可以入
道大鑒曰本來無物何用吊除是即祖師門下金剛
圈轉栗達之前塵也一切五位三句玄要料揀總不
離是夫局篋閉鑰以防盜也而盜之竊篋也唯恐鑰
之不堅我以千櫓禦而彼即竊吾千櫓以來故曰為
之符璽以防之彼并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

魚或科斗或虎爪以示不可測而偽滋甚然終不得
廢符唯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謂有乃
益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以爲
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爲信不在符
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知今之讀尊宿
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爲古人如是平常後人如是
奇特疑謗取捨囂然百出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
然祖師無是也且世道何過法立而敝生敝更而法
移法與敝自相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
得已而有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定哉壇
經符之始也中頗有贗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
之愈故畧刪其贗與其僣而複者要以天下有道守
在四夷雖符亦無所用之矣

賞心集引

雨中坐草堂閱明教所稟賞心集用心良苦如好方
人處處覓方或敝簡冊或田翁野嫗或叅訪道侶所
有單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秘密之証與不可救
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常病寒熱相反陰陽

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驗者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
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值諸人以不善治病吾方
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秘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
秘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
醫王笑曰諺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
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脉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覓也其
人媿服明教徧歷方藪儲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乞一
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爲檢出不然是吾不善
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人者客于里善談陰
陽生尅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內
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爲虛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
不得與余材鄂艸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過病之過泥
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尅之葛
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
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思
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

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故集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其求佛於聲色之外世益無幾也後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爲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爲人演說不取于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用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屬余爲引余恐今時往禪有爲取相之譏者爲之略述其槩焉

陶孝若枕中嚮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爲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爲添於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爲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就

曲如灌木之繁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爲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謝于楚歷山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爲僉夫而謝客無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統緒終也唯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謝辭疎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屬縉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屬官避之若崇三不合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窮而况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二朝廢養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醉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于欽再于白下干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甚

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也善乎坡公之謂王
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爲親又欲往求魯直
其窮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當過之世
人之見余者皆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余深山
是余大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其非趨
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
業焉

四樓詠引

楚之以樓雄者最勝爲岳陽夫以八百里之浩渺與
袁中郎全集 卷三

七

湘君諸山之蒼翠羅而置之几席之間此天下絕景
也黃鶴之觀小不及而樓當絕岩之上岩與岩相夾
江水不勝其束日夜奔騰怒號其下晴川閣與黃鶴
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設色
者亦奇觀也仲宣樓殊寂寞四顧曠莽而已余少好
吟詠茲樓近在耳目而不復措意者山水不相湊也
三樓奇勝又非余模寫之所能得故亦不復作古今
爲詩者于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多佳語至于名山
大川立意構詞乃反失之何則物有以奪其氣也余

乎三樓亦頗以雄麗自失辟如解音聲人曲意嘔噀
亦成佳韻及置酒高會冠鳥紛錯輒而赤舌頰而不
能吐者氣先懣也雷元亮以詩名海內既承余郡有
清譽而嗜爲詩益甚所之必以吟篋自隨其于四樓
皆有述才情高潔雅興景敵余之噤嚅不敢出一語
者若慨乎有餘人之才相去乃如此夫仲宣樓平平
得與三樓並稱不爲不幸然使庾元規王元之皆以
不相遭爲讓不知元亮又何以自解

行素閣存稿引

袁中郎全集 卷三

八

物之傳者必以質文之不傳非曰不工質不至也樹
之不實非無花葉也人之不澤非無膚髮也文章亦
爾行世者必真悅俗者必媚真久必見媚久必厭自
然之理也故今之人所刻畫而求肖者古人皆厭離
而思去之古之爲文者用華而求質故精神而學之
唯恐真之不極也博學而詳說吾已大其蓄矣然猶
未能會諸心也久而胸中渙然若有所釋焉如醉之
忽醒而漲水之思決也雖然試諸手猶若掣也一變
而去辭再變而去理三變而吾爲文之意愈盡如水

之極于澹而芭蕉之極于空機境偶觸文忽生焉風
高響作月動影隨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
以爲文也曰是質之至焉者矣大都入之愈深則其
言愈質言之愈質則其傳愈遠夫質猶面也以爲不
華而飾之朱粉妍者必減嫵者必增也噫今之文不
傳矣嘉隆以來所爲名公哲匠者余皆誦其詩讀其
書而未有深好也古者如廣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攢
擬之所至亦各自以爲極而求之質無有也最後乃
得定之方先生集讀之三復而歎曰質在是矣有長
袁中郎全集 卷三 九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

予每讀法華經卽不能終卷如世尊放眉間光文殊
卽爲慈氏說日月燈明佛過去因緣證知世尊當說

此經者爾則法華一經是古佛說今經中種種譬喻
種種受記皆目前事當以何者爲古佛語耶又如現
寶塔品多寶如來遇諸佛說法華經處自現茲瑞則
是經又過去諸佛同宣將諸佛出世同說是法華耶
抑各有一法華耶若各各異者卽不定名法華云何
多寶如來應作記莚若同一法華者卽同一放光同
一語言同一弟子同一現瑞猶如排塲有何奇特而
諸佛如來遞相倣效作此小兒戲耶余一誦此經至
文殊師利大海湧出適女婢在旁問曰經文誤矣適
袁中郎全集 卷三 十

來文殊方與彌勒對談云何一會未終卽從海中放
化來耶余笑曰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今日向一
小女兒前納敗闕了也昔首山念常持法華經風穴
謂之曰吾甚望子但恐耽着此經不能放下念曰此
亦可事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
正當爾時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
念乃拂袖下去風穴謂侍者曰念法華會也夫此法
華經諸佛以此開示悟入首山捨經而去乃得契證
其故何也昔項王欲烹太公以挾漢高高帝曰幸公

我一杯羹太公得還宋人有脫其公子于門者鞭其背而罵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以此兩人者謂不愛其君若父可乎噫此活祖師意也是又一法華也是卽日月燈以來之說之法華也碧空法師爲余鄉人博綜諸經如水傳器慈聖高其行賜紫不令講是經于銀山鐵壁余與上人譚義知其胸中能轉法華者故因諸高足之請而以所疑于法華者求諸

題初簿罷官冊

袁中郎全集 卷三

十一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脫略之習而少脂韋斌媚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哉夫初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始以文章起家聲名籍其當第矣不第敎授里中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久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

謁選得吳門簿夫初君宜第而不第貢何也貢於初君不宜貢士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于貢不宜他邑之簿事簡民易馭優游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吳門者百冗紛麗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爲令者尚不能無盡力書同之苦而況下於令者乎則吳門又于簿不宜揀此數不宜而君又以寔心行寔政欲獲乎上隴游越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今史非不任也不屑也初君者果若龐與尹耶卽

袁中郎全集 卷三

十二

不然而以彼古心實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爲儒者也使之邪步膠序刑範六館豈不亦師儒之選哉而乃束之以下吏之事以至于召謗積疑佗條而去則深可惜也予又聞初君家居時慷慨然諾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陰庇於民者良多特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雖然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在然則上之人亦罷吳縣主簿耳非罷君也君今失吳縣主簿耳君尚在也守已之行聽天之命適來適去何作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

袁中郎全集卷四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江若鏡 閱

傳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袖架上書得闕編詩一紙
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
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
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
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益不佞生三十年
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
所聞於越人士者略爲次第爲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勝
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
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譁天下事
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勝
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諸
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

未陵聖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
負才畧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
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
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
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
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
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
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
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

袁中郎全集 卷四

二

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
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會之流雅也文長
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
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
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
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
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
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傍錢至
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

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灰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國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

袁中郎全集 卷四

三

實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晉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過

鼻編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殺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子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痒痒屈伸唇髭間見者肌粟叟方

袁中郎全集 卷四

四

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膳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答信口浪譚事多悖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甥出遊譚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叅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

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踪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闔閭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二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于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一耳至于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

袁中郎全集

卷四

五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朴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殿則過余談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見孫猶有在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

然余覩箕仲常若有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余謂箕仲壯年簪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舍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半尺輦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祖母甘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余一言以伸余謂婦人大行皆節書婦者書其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辟如歿王事者書其歿王事可也其他必不書也

袁中郎全集

卷四

六

夫拈据勸家與夫事始相夫訓子敦族之類恒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卽不勝傳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太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四十而寡守節二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爲慈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一其心也時太母耄年歐陽母中壽

一見仁者必書賢者必有後使夫天下之望夫獨子

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書
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
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譚婦節者必舉稱王氏也
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于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
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之
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
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于此時者而天下之
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
者也人患不自立十過福何常之有哉箕仲喜談學
袁中郎全集

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
吁是可傳也夫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鳥獸
魚吐墨以自蔽乃爲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
計惟不如燕謀生之術鸛不如鳩古記之矣作拙效
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即余
僕也欺皇則面藍睛此鬚色若綉鐵嘗從余武昌

令過隣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里見他僕過者亦不
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
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膠冬乞得一盤
適有他役即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
之與酒如前冬僵僕突聞爲薪焰所着一烘而過鬚
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
中俟煖即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腔
目而出當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闕頭
顛觸地足過頂上舉家人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門
袁中郎全集 卷四 八

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
詠氣少役于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
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
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冬也家嚴大
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
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
以明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
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臂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
若野偉年三十尚未冠髮後鬚作一紐如大繩狀弟

真錢市帛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
駭嘆竟日一日至也 八逐之即張空拳相角如與
人交者竟喘其指 知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
僕往往過獨門拙頓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
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
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受之粟唯恐其失
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袁中郎全集卷四終

袁中郎全集

卷四

袁中郎全集卷五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錢塘 沈士渥 閱

上疏

錄遺佚疏

吏部題爲亟錄遺佚以保太平事臣等竊見人才寥
落未有甚于此時者夫天未嘗不生材也少者不及
壯壯者不及老未及其成而先遭棄置雖日生一材
猶爲不足辟之梗楠之山干霄薄雲者業已取充楹
棟其間合抱之材數圍之餘無故輒遭剪伐一旦有
需則環視徑寸之木而木又不可驟長雖有郢匠不
過四顧浩歎而已今天下人材何以異此臣等見
祖宗朝制科之額時有溢數又所取之途稍廣其間
愛惜培養無所不至然當時司銓者尚有乏材之嘆
皇上臨御以來如天之網未見擴于先朝而不時之
摧折殆二百年所未有是故有以指斥乘輿去者有
以彈劾大臣去者有以林連去者有以礦稅去者有
歎知己之不逢而去者有以隱鱗藏羽托逃而去者

此等皆升日之俊辟之木有杞梓豫章二十年來半
委溝壑落落晨星所餘無幾則亦深可惜矣今大僚
邊撫在在乏人每一推舉心爲之碎辟如貧兒排當
東那西貸酸寒之色見于几席此豈復有太平景象
乎再閱數年不知成何局面一木之歎恐復見于今
矣 皇上聰明蓋世博極群書但觀前史所載危言
極諫摘發權貴者忠邪佞邪與貂璫爲仇執法不回
者正邪邪邪遁迹長林甘心遺世者清邪濁邪此不
待辨而知者也故臣等遵奉恩詔擇其人久而論定
奏中郎全集 卷五

者次第開列仍乞 皇上卽時錄用他日柱石之需
端在此中如謂臣部市恩則目今要路非無小臣朝
上夕報寧不可市而必取之山林之中千雷電之威
以乞此不可知之恩澤亦不智之甚矣臣言若欺
九廟之靈寔誅殛之朴誠所懇不知所云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請點右侍郎疏

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某等爲堂官病勢危迫部事
萬難支持懇乞 天恩俯賜點用右侍郎以攝銓務

以便調養事該臣等于本月初一日見臣堂官左侍
郎楊時喬于本部火房病勢甚劇面貌羸瘦骨見衣
表伏枕呻吟氣息纔屬臣等及左右無不墮淚竊念
臣堂官時喬以望八之年署部四載有餘鞠躬盡瘁
辛苦萬狀身邊無一骨肉子弟布衾草席有若逆旅
乞病之疏凡二十餘上往時形體雖憊精神尚健昨
者大選之日匍匐伏 天街幾不能起嗣是以來飲食
大減今則奄奄枕上僅存皮骨而已雖蒙 聖恩起
用尚書孫丕揚而到任無期抹馬泊葉尚需兩月而
奏中郎全集 卷五

時喬之危迫視日如歲若不急點署銓一人無論廷
推選除事事停閣而數載勞臣坐視其顛危而不爲
之所 皇上之心必有大不忍者夫以七八十老病
之軀伶仃酸苦之景雖在路人猶爲下泣而况臣等
之爲司屬目視耳聞之最切近者臣等不言是必無
心者矣伏乞 皇上欽點右侍郎一員代攝部務使
時喬得安心調養肉白骨苑枯條此大造生全之恩
也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查叅擯去諸臣疏

吏部題爲查叅擅去諸臣以肅國體事先是工科都給事中孫善繼擅離職守臣等具疏叅劾已而科臣劉道隆繼之詞臣顧天峻李騰芳又繼之今科臣王元翰又陞辭出城矣該臣看得諸臣被論贖罪自有淺深匪毀與蔽汚不同一肯與敗檢殊科臣等未奉俞旨不敢深求竊唯朝廷有必信之命令而後臣子有必可守之法二百年來未聞人臣徑自去國者亦未聞待命踰歲月而不得報者惟其情通故法行也命被彈諸臣消沮一室七尺儼然誰無面孔

袁中郎全集 卷五

四

鹿豕不擇音小臣有說無以加焉而朝廷之體不可屢棄數行之後遂爲成例萬一國家有事人臣將以言爲托逃之媒警奔影散必且空國厲階誰生不可不爲之寒心也方今自言路而銓政自卿貳而撫按無一事非權宜無一事非變局可驚可駭何止一端而擅離職守一節實臣部職掌臣待罪銓曹不得不言伏望皇上將從前被論諸臣速賜檢發急勅臣等照例裁決汰流品以肅國法此又臣等自矢之素心也謹題請 旨

摘發巨奸疏

吏部題爲摘發巨奸以清宿蠹事該文選司署員外郎主事某等案呈某月某日奉 聖旨云云又于某月某日奉 聖旨云云職等兩奉 明旨心切冰兢猶幸聖明不即罷斥使得徐議其後百年陰翳一朝可使清明此真千載一時也夫此么麼蟲豸耳而至千上干 聖慮下煩白簡堂堂曹司豈盡無官木面石心猶當汗此若猶謂此輩盤據根深黨衆滿堂紹興三窟狡穴未可遽除前此送郎略加裁抑興譴造

袁中郎全集 卷五

五

謗今猶未已則是鑑衡之地永爲溷垢之府而官斯地者倖以貓鼠爲獵華之階倒置太阿阿順狼犬不復知人間有羞惡事矣夫今之譏革者効勞官耳所謂効勞者曰上本官上納章疏者也曰本科書寫本章者也曰門官曰堂官曰長班官傳呼引導者也曰書火房僕役使令者也其人無他事權止供奔走蠲除甚易至有不居効勞之名而享高厚之實其得官更易于効勞數等者都吏當該是也不可不併議也夫都吏當該其本分職役也平日瞞天作弊招權納

賄無所不至未幾而乞考中乞復考矣又未幾而京
衛經歷州判官矣此而不問是舍豺狼而問狐狸也
彼劾勞諸人身嘗百苦且多維職間有加納丞簿者
皆彼自有之官比之外人特其選除稍速而地稍善
已爲人情所共憤彼都吏當該攫金白晝坐擁高貨
視考中爲本有視州衛有司爲固然其爲人心之憤
又當何如邪昨職等仰奉堂諭因本司當該已除萬
全都司經歷郭元公論久積致令言官形之奏牘此
審推陞選擬劣轉方職等擬官之時本司都吏朱國
梁中耶全集 卷五 六
梁率諸當該排闥而入再四乞免郭元職等不應國
梁悻悻而去及榜出國梁遂令坊間暗去郭元名字
今推陞報中竟無元名矣蓋衛官原係扣缺多有一
人兩除者而外間所憑止據一紙刻報報既無名則
郭元爲見任之官而後除者爲候補之官一二年後
職等皆去則郭元僥倖他轉亦未可知是元雖去而
寔不去也詢之則郭元因見科疏令家人持重金商
同國梁等爲倖免之策國梁因見本司執法決意變
轉遂納其重金出此奇計舉一定之銓規敗也奉之

明旨此豈復知有 朝廷乎卽此一條已在不赦前
此如郭元例者又不知幾人也及職等急選之日三
人方在定籤國梁忽踉蹌而進云每次掣官都吏例
得乞一二名今有臨洛金非二缺有應選驛丞劉邦
太與都吏百金乞與一缺職等不應國梁大不得意
而去頂之復來云有漁陽一缺此不過四十餘金可
以賞都吏矣職等大駭急揮之出遂將邦太姓名移
之簿後陰看此人作何伎倆及掣籤之時國梁倚案
而立詭與選人爭奪所謂劉邦太者竟得漁陽矣神
泰中耶全集 卷五 七
謀秘算如取諸寄則其陽騙陰局者又不知當幾人
也職等聞之選人每次大選都吏當該所得不下數
千餘金始猶以爲過及目擊國梁此事然後知其所
得有過于選人所云者玩弄司官有如小兒天下有
如此銓司乎職等或歷推知或由禮工徘徊仕路幾
二十年實不見天下有如此兇狡之吏亦不見天下
有如此木偶之官所以然者各衙門皆有荆杖挺于
所以懲奸而吏部無也疾言厲語亦不敢加而况于
用法乎誠不知有何體面而互相顧惜如此則各署

卓隸之設似不可不急議也夫州縣吏胥月加考察
尚有叢積弊端今諸吏傲然自恣任其陳請不論勤
惰不察貪廉充襲盈俸然後乞一善地而去彼又何
樂而爲善何畏而不爲惡乎夫京官六歲一察而又
有不時之糾舉此輩獨否具其尊崇在京秩上矣則
每歲考核之法似不可不急議也職等每見堂翁動
以懲奸爲論又蒙首論朱國梁之奸不可不防今其
奸露矣果如堂翁所云矣伏乞叅送法司嚴加究問
仍將考核弊省吏書之法與前効勞官一併議處庶

袁中郎全集 卷五

八

銓法清而明旨不爲故事矣等因該臣看得司官
某等因議革効勞併議處吏書一節臣待罪銓曹四
年有餘蒿目久矣至于朱國梁與郭元相倚爲奸驕
橫雄行日無堂司玩法欺公賄賂山積臣向諭司官
當及時舉除然不意其恣情黨惡將已奉 旨劣轉
之官任意除去姓字使彼得狼貪外地希圖再舉依
法定罪不但戍譴至于公言討缺視百金如毫釐無
復忌諱則其弄權撞太歲猶屬細事似此奸惡誠衙
門中所未有皆因法紀不立因循廢弛以至于此除

臣等將朱國梁劉那太等叅送法司外其該司所議
年終考察一法深爲有見容臣等一併計議勿寬勿
苛以圖永久至若設立刑法以警頑惰則諸司可以
徑行無容再計臣等非好爲苛求國法銓規不得不
據實直陳謹具 題知

告病疏

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臣袁某奏爲懇乞 天恩俯
容回籍調理事臣係湖廣荊州府公安縣人由萬曆
二十年進士二十二年十二月內授吳縣知縣二十

袁中郎全集 卷五

九

三年三月內到任二十五年正月內因病乞 恩改
授教職二十六年四月內授順天府教授二十七年
三月內陞授國子監助教二十八年三月內陞授今
職本年七月差往河南 周藩瑞金王府掌行喪禮
事訖之後于今六月臣由水道復 命行至安慶火
病大作胸膈煩悶嗽喘彌月肌肉盡銷僅餘皮骨劍
戟支淋動轉不得日進數七嘔吐者半幾抵瓜儀適
遇臣亡兄右春坊右庶子臣宗道樞還一勸倒地病
勢遂極骨肉凋殘埋憂無地肝腸荼毒望死如鄉悲

慘之極病始不支延儀真醫生魯明道等診視皆云
火形可攻心痢難拔藥餌徒傷補尅俱損假之歲月
萬一有瘳臣思病困如此濫竽曹署亦復何用長守
丘壑猶慮爲鬼焉敢竊食官庾倖此非分之福也伏
乞 皇上憐臣萬不得已之情萬不可支之病 勅
下吏部俾得回籍調理臣雖入地亦當銜感無極矣
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一論

和者樂之所由生

袁中郎全集 卷五

十

天下未嘗一日無樂也天下之人有時而離性情則
樂亦有時廢而天下無無性情之人故樂之音節代
有存亡而樂未始存亡也夫音節者樂之宣洩而非
樂之本也風之行于空也有銜有坎有凹有凸有林
木洞壑則自然之韻出焉聖人知之是故因人心之
嗔嘯嘻躍踴躍唯剛別之爲宮商調之爲絲竹用以
宣天地之鬱而適萬物之情聲聲節響樂如是已矣
天下見聖人之樂有時走百靈而儀鳳皇遂以爲有
鬼工神授而不知聖人非有加于性之外也本人

心自有之和以宣節之耳和之極而至于微幽導物
不可窮詰焉此則和之自爲造物而聖人不知也夫
和者人心暢適之一念通聖凡而具足者也觀海水
者見其澎湃浩渺遂以爲天下無水而不知近而求
之簷滴蹄涔皆水也聖人于人大小有間矣而暢適
之一念豈有間哉世之重于求樂者見樂而不見和
遂謂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然則聖人御世而年不滿
百禮樂終不興歟又以爲聖天子建中和而後樂作
然則雖有聖人而不得位樂遂不行歟或曰和者無

袁中郎全集 卷五

十一

一物不得其所而海內不聞有刑之名也然則九年
之水堯未嘗釋其咨四兇之放殛舜未嘗釋象刑也
堯舜尚未可興禮樂歟則又何人何時而可興禮樂
也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夫以大武之樂而孔子尚有
道論季子勝魯所聽諸國之風莫不有褒刺焉樂之
道誠幽微廣遠然不可因是而廢天下之樂也唯和
有大小則樂之純醜因之故漢之朱鸞鸞歌漢之和
也唐之十德破陣唐之和也宋和峴所定雅樂宋之
和也天下處秦隋五代膏火之中一旦休息如燁雞

之出湯而困魚之值水安得不既和矣禮官採之以爲文歌工按之以爲節則不過因匹夫匹婦之鼓舞踴躍者而潤色之耳雖不可謂三代之和而不可謂漢唐宋之和也然此猶以功德論和未嘗極和之致也試執途之人而問曰爾知禮樂乎曰不知也爾逢年而有喜色乎爾見爾之親故而嬉笑以迎乎遠歸而見父母妻子仰而洩洩俯而喁喁乎皆曰然若人也雖不知樂而樂之大體已具已故天下不患無樂而患其不和有一人之和則有一人之樂擊壤

袁中郎全集 卷五

十二

鼓腹是已有一時之和則有一時之樂雖歌賽舞是已有一物之和則有一物之樂鳥鳴春蛙鳴雨稚鳴飽是已皆不以功德論樂而以性情論樂則人心之和徧于天地萬物而樂不可勝用矣夫非他也喜怒哀樂之中節者也喜怒哀樂莫不有和則莫不有樂喜不溢怒不遷樂不湮哀不傷和之道也惟和不可斯須去身則樂亦不可斯須去身是故有才知而無樂如木石之槎枒露刻而未經磨砥也有德行而無樂如鄉三老之習漢官儀而椎魯可掬也其詳

在夫子之論成人孟子之論孝弟已夫樂之言樂也學至于樂而趣始極然則簞瓢之不改乃陋巷之琴瑟而曲肱之忘憂正闕里之金聲玉振邪今學者不知尋孔顏之樂而安知有中節之和不知有和又安知有古人大成之樂哉豈惟不知樂亦不知禮禮者因人情之所安而自爲升降和之達于身者也豈惟不知禮亦不知詩詩者因人情之所欲鳴而自爲抑揚和之達于口者也豈惟不知詩亦不知政事兵刑政以道天下之喜兵以平天下之怒刑以釋天下之

袁中郎全集 卷五

十三

忿和之達于各物器具者也故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詩禮必和而後近情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政必和而後宜民也劉子政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陸子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事豈有舍和而能建立者哉是故善聽樂者不必諮之太常詢之瞽師但仰而稽之朝廷俯而察之間閭和邪不和邪而樂其可知也君能虛穆以聽乎能如空谷之受納而無所隔礙乎臣能平心一志乎能如調刀之無我而噌吰鏜鏘之互相吞吐乎民能熙熙怡怡

有于都而無啼嗥乎介馬不鳴乎夜傳不驚乎銀墀
曳曳之聲不聞于道路乎數者無一焉而何有于和
和不足而樂作則必爲齊之伴侶陳之玉樹唐之雨
淋鈴聞者悽愴嗚咽有淚下而不能自禁耳蓋和亡
則節亡節亡則一切皆亡而樂不可爲樂矣然則唐
文所云樂無悲喜而聽有苦樂者其言大耶曰斯言
竊和之似而實非也夫樂元氣于和而化工于聲聲
之微妙聖智不能盡而未可以意見測也古之至人
聞樂而和代之升降德之醇薄其人之骨態焦府一
袁中郎全集 卷五 十四
一皆見之于聲是豈苟然者哉降及後世猶有妙達
之士曉解音律而灼然事應之不爽者是故聽黃鐘
調而知國之將盡也聞翻調安公子曲而悲南巡之
不返也舞白翎省而虞國運之促也且夫車上之鐸
可以鳴地中之鐘池上之弦可以起水底之鐵聲音
之道微人無間而敢以臆斷哉但以聲容論樂則樂
有時窮是故齊之以和而天下之樂始備聖德王功
人心世道淳夫一言以蔽之矣

袁中郎全集卷五終

袁中郎全集卷六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牛斗星 閱

策
第一問

盛與衰相循環者也然其道不越陰陽二端陽所以
昌而陰所以衰也是故世之治也其象清明其人簡
質其政和平其文曉暢其議論明切其兆爲豐年爲
祥瑞爲和風甘雨凡此皆陽之屬也世之亂也其象
陰翳其人偷窳其習凌競其政無倫次其文鉤棘其
議論沉晦其兆爲兵刃爲雨暘愆期凡此皆陰之屬
也陰之乘陽也不於其衰於其盛故古之聖人處晏
清之日而君臣上下徬徨動色當寢而憂席當食而
憂七涼乎若危亂之立至而不可救解夫聖人非畸
崛於康莊而啼嗥於晏笑也唯見夫天下之所患者
在幾而不在形故其心常惕然若癰而其身慄慄然
如處危石之下辟如有人明知酴之有毒也雖佐之
以瑱錯餽之以絲竹其人必投箸而起非畏酴也畏

勝也太平者人主之器也安者太平之醜毒也梯
航之貢不鞭而至太平之真錯也祠官有卿雲之頌
邊臣有紀功之石太平之絲竹也聖人灼知太平之
略有此晏安之毒是故等璵奇於芒刃例歌謠於詛
咒非畏太平也畏禍也夫鑠金之夏必有伏陰桂滿
之夜必有虧輪天下皆見其有餘而聖人恒窺其不
足夫有餘不足之分數易知也有餘不足之迭相乘
難知也少康之一旅也勾踐之會稽也皆天下明見
其不足者也而卒以興夏而吞吳智伯之驕也齊湣

袁中郎全集 卷六

之強也符堅之盛也而皆不免其身天下事可以有
餘不足論哉夫人情當不足則思思則通而進乘之
當有餘則驕驕則塞而退乘之不見植花者乎由芽
苗而蓓蕾由蓓蕾而英萼澆灌扞剔無所不至及其
紅紫爛然一顧之後帷幕都撤雨摧風落無復顧惜
由此觀之人情戒於不足而偷於有餘也審矣今
聖明垂拱百執事受成民勞而不囂兵設而不戢封
疆之內雖有小警如人癰疥之疾爬搔即得而執事
猶果甘之蠶勸及噉而虎者以爲言此其害非不橫

而患在肢末一日而掃除則無復事矣而生亦以爲
天下之大可憂者在幾而不在形今天下雖無危亂
之形然地天之不交已極而人心之幽抑亦已甚矣
所謂不交者一曰竅塞而不通如濃寐之不曉章疏
是已二曰情鬱而不暢如潯濕之不雨用舍是已三
曰機晦而不明如幽室之難睹大柄是已三者操之
自上而其端始於一念之不信始之以不信繼之以
不斷其終使人摸索於不可知朝端之上結成一段
幽隱不耀之色此豈復有陽明光景耶而一時公卿

袁中郎全集 卷六

三

大夫亦相與頑鈍開墨嗜進若饑糞垢而不以爲非
聚唾而不以爲辱蒙頭覆面挨排而已其矯厲甚者
又或刻意矜莊驚虛聲而捐情實以勝心謀國以與
心任事積暗而鬼託焉積虛而響傳焉積胸腹意見
而鱗介生焉彼且爲山川此且爲門戶彼且爲烟霧
此且爲風雨家懷一心人匿一見如堅冰之不可泮
而頑雲之不可解噫小人乘此足以得志宋唐覆轍
可監已而今日之風尚抑尤有可愕者民服於奇淫
王競於詭譎醜宿儒之所共聞而傲天下以不可知

言出於六經語孟常言也有一人焉談外方異教與
僻不可訓之書則相與誦而法之行出於仁義孝友
庸行也有一人焉破常調而馳格外寂寞奎等不可
甘汎駕至於不可羈絡則相與後而傳之進稗官而
退史籍敢於傷聖人而果於宗邪說其初止于好新
耳以爲不奇則不新故爭爲幽眇之說以撼之又以
爲不乖常而戾經則不奇故至于叛聖賢而不自覺
世道人心至此幾於白日之昏霾而陰幾徧天下矣
嗟大漢之衰也以意氣晉之衰也以清虛宋之衰也
衰中郎全集 卷六 四

以議論大意氣清虛議論三者皆非致衰之道也然
意氣不已則爲標目標目不已則爲悍激是故有戈
矛劍戟之象焉清虛不已則爲任誕任誕不已則爲
棄茂是故有被髮左袵之象焉議論不已則爲分競
分競不已則爲牽制是故有削弱局促之象焉由前
言之是爲陰幾由後言之是爲陰形聖人知幾之患
深於形故每先事而逆制之夫天下有有形而無幾
者亦有有幾而無形者 祖宗以來夷狄宦官逆豎
悍盜之禍亦時有之然皆不旋踵而撲滅而國家亦

幸安寧無事是故宦如直瑾而 朝廷如故也夷狄
如也先俺荅而封疆如故也逆如煦如濠盜如劉而
金甌之天下卒無改於初也斯時也國恒其法官常
其守野規其習故雖有竊發之毒而其禍止于一事
一人是謂有陰形而無陰幾夫世有潰癰割疽之病
而神不衰者元氣盛也元氣盛則拔石超距之士可
旦夕仆故曰甲刃縱縱非兵也流金鑠石非災也牛
鬼蛇神非妖也天下之所患者陰幾動而已扶陰之
道莫大於信法而守常 皇上一日而翻然沈慮修

祖宗之常法而歸閣部之常職可立使幽翳爲旭日
而陰凝爲和風是故綜名實以課功能虛器可杜也
一令甲以定職業躁競可抑也宗禮教以甄流品姦
嚙可平也崇真儒以明正學隱怪可伏也而或者以
爲積迷之陰未可以一旦掃則世豈有百年之暗而
不可以一炬銷者乎夫世之厭菽麥而嗜海錯者飢
未至耳夫使趨者不得所欲而反以見醜其飢乃甚
吾見天下之翕然以常道爲梁肉也此所謂挾盡其
陰者也

第三問

仁之說何始哉始於形氣之初分而爾我之初麗也
洙泗之教無所不攝而仁爲挈領蓋夫子于諸弟子
屢辨晰焉要以直指而深切莫親於以人訓仁一語
夫天下盡人也人各以其靈者爲心注者爲欲而仁
人何欲哉天下之欲視者卽其目天下之欲聽者卽
其耳天下之欲遂欲通者卽其心知也今夫春之在
草木也紅碧爛焉是故有草木而後春之形色姿態
見有億兆之人而後仁人之化工始絢爛色澤於天

袁中郎全集

卷六

六

下也大親者人之崇而身之始也細至于蟲鳥暴至
於窮奇禱祝而墮地一念未有異焉極此一念則熙
熙之世浩浩之天也故曰大也然則夫子之語子貢
所謂立人達人者是已至於子淵何不直指曰人而
曰克己曰世之忍於戕物而求多不止者有已故也
辟如有人四肢和適不知有身一旦疾作肯焉而吾
始有目瞶焉而吾始有耳聾焉覺焉而吾始有手足
故人至於有其耳目手足者病也是故有已則有分
別有分別則有町畦有町畦則有壅閼而天地之生

機乃病此有識以來最先入之客邪而伏羲神農所
欸鍼砭而從事者也夫天地與吾分職者也天喬與
吾分氣者也昆蟲鳥獸與吾分情識者也百姓與吾
分髮膚齒爪者也夢而戰者倚知相角倚力相扼及
其一醒而寇仇戎狄卽我神識所擊搏者卽我手足
也夫人之溺於我而與人爲競者已之夢方酣耳謔
然一寤而八荒四海可大同也此歸仁之旨也曰曾
氏之傳獨得其宗而夫子未嘗以仁相授受也何也
冉曾氏之學從一貫悟入而以忠恕表之忠恕卽夫

袁中郎全集

卷六

七

子所謂仁之方也曾氏一唯之後躍然有悟于平天
下之道人心本足而約之以矩是故絜吾之口而知
天下之不可以饑餒也絜吾之身而知天下之不可
以罷勞也絜吾之心而知天下之不可以抑鬱愁嘆
也凡吾之貪愛嗔嗜繫之皆治平之大經如泥沙之
不可勝用而水火之不可勝收然後知一之無盡藏
也夫仁有安利而要於濟世則一顏氏之學卽克卽
禮卽歸攝天地於一掬收付育于當念不顯篤恭之
仁也天道也曾氏之學有軌則有持循有漸次如戶

之有樞而車之有軸禹湯而下所以仁覆天下者皆
是物也人道也曰儒者不盡治世也可謂獨善皆不
仁歟曰仁者不能使世之必用而其心未嘗一刻忘
世也昔孟子之序好辭也述禹周以來聖賢之苦心
千古一轍而其一段憂世憫人之意至於欲用不獲
而託之空言讀之真可使人墮淚孔子曰吾非斯人
之徒而誰與舍斯人而逃之此枯槁者之所以不仁
也自天下之昏於功利也世恒見富貴之不仁故相
率而去之爲高而不知富貴者之可嗤在于不仁而

袁中郎全集

卷六

八

不在於用世也夫世固有身居山林而心憂世道者
此其人但可謂之不用而可謂之不仁耶然則夫子
之所謂小人儒者抑以其不仁而小之歟曰是已其
人既無庇蔭一世之心辟則童稚之不可仗而寡人
子之不足恃故并其儒而小之非真謂其狗外爲人
也生當上下古今而論之當堯之世則禹稷契爲君
子儒而巢父許由爲小人儒當夏之世則伊尹仲虺
爲君子儒而卞隨務光爲小人儒當周之末則栖栖
皇皇者爲君子儒而歌鳳曳尾之流爲小人儒當漢

之興則驅秦暴虐者爲君子儒而採芝深谷者爲小
人儒夫山居之人獨處鮮歡環視天下無可託足者
此其心不近嗔乎溺焉而不與援懼其濕我屨也焚
焉而不與澆懼其灼我裙也此其心不近冷乎識可
以濟顛危而不用其識才可以解天下之倒懸而不
用其才辟則富者之匿金于索至於皇窘無措而猶
干糲之也此其心不近饜乎數者皆有餘於迹而不
足於心豐於自爲而嗇于爲人是以謂之小也夫人
胃之強者不擇飲食佳惡皆甘而弱則否至于病則
袁中郎全集 卷六

九

一切味皆厭矣隱者之思入而不思出也此其胃必
有不受者也安在乎一體萬物也然則是仁也何以
異於慈悲之佛兼愛之墨耶曰墨氏之用愛無復親
疎而佛等視賢不肖夫天之於物也嗟者使之居山
螫者使之居壁馴者使之近人文者使之瑞世天地
有私好惡哉不如是則物不安其所而失其並生之
常性也聖人知之是故有親疎之等有賢不肖之甄
別愛行而禮節焉雲漢之所以昭回也慈窮而法加
焉雷雪之所以凜歷也皆仁也噫今之所謂仁竊感

焉彼以爲治世之外別有一種性命之學其說甚多而無歸而稽之實用若覓鳥迹於空而求風痕於水也其懶慢不耐世故者則又曰吾姑且爲二氏大老子曰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又曰我無欲而民自正而佛亦切切然以度衆生爲事聲聞趨寂而避置佛甚呵之仁氏之學雖偏然亦何嘗舍人以爲仁也夫舍人以爲仁則就其舍之時而心已枯是猶欲種桃而先焦其核者也

第五問

袁中郎全集 卷六

十

天下之至活者水也風值之而文地值之而澤草木值之而繁茂天下之用無過於水者而水未嘗有聲色臭味以自售其用也大人亦然以爲有用而超然遠韻若無意於當世以爲不用而天下之大難大疑可指顧談笑而決故古之人以龍德配焉蓋其大小隱見隨時而用未可以器局論也昔夫子之與諸弟子言志也而由曰知方求曰足民赤曰宗廟會同夫使三子者而當將相之選則文可經而武可諱其一時豈立豈後世才臣所敢望而夫子之心若不甚恰

也至於點也而所談止春風沂水焉已矣所樂上童冠詠歸焉已矣自世儒而論則點也婆娑嘯詠而流連光景頽然自放於山情水意之間蓋任誕之宗而虛無之祖也而夫子何以喟然與之噫世但知才氣之可以集事也而惡知妙天下之用者在識趣耶才氣如疾風振落枯朽自除識趣如明月澄空萬象朗徹是故以點論三子覺宇宙之自清而經世者之攪擾也大風風之翔於千仞也寒霜未畢而天下之鳥已黯然無色矣此夫子之所以與點也與其用之大

袁中郎全集 卷六

十一

而非謂其不用也夫點固聖門之所謂狂士也世人不知狂爲何物而以放浪不羈者當之則謂點一放浪不羈之士而何與于治天下不知夫子思中行而狂卽次之中行者聖人君子也禹臯稷契伊周之類是也世有次禹臯稷契一等之人而不可以治天下者乎夫狂龍德也中行者龍之全而狂其分也點也其見潛之間乎潛者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而點則有夫子知之然夫子雖知之而及門之二三子未必知也自夫子喟然之後而後之論點者尚以爲能知聖

人之志未必能爲聖人之事則點之全機大用竟歸於遜而已矣是以謂之潛也自漢而下蓋有二三家儼得狂之心而擬龍之一體者幸而遭時則天下仰其事業而不知其事業之卽狂不幸而不過則天下笑其狂而信狂之果不可以事業世之不知狂久矣夫張子房謝安石狄懷英三人者古今所稱人傑也夷考其用皆以識趣而非以才局閑曠遠濶之中而旋乾轉坤之機軸出焉子房之狂智安石之狂沉梁公之狂忍人者狂體不同共近龍德一也子房之

蒙中郎全集

卷六

十二

擊博浪沙也猶有俠心焉至于燒棧固項躡足封信而其氣已歛非復下邳時故態也及其封畱辟穀之後而帝數欲易太子當時之可言孰踰侯者而侯未始有言也侯知高帝日中未有諸臣而心中常有四老故四老至而愛子之心奪此正古人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何也帝自以爲吾之富貴可以籠天下士及至天下士有不受吾籠者而其心始退然不自安此亦松之遊所以免辱而震器之安竟屬之東園綺里也是漢高以富貴用天下而子房又以輕富貴用漢

高也安石悠遊東山寄心於剡水絲竹者四十年儼其不用則一玄曠之士耳新亭之役王坦之至倒執手板而安從容笑語目中若無溫者兵衛如林而氣固已索矣及符堅來寇百萬之衆大於淮淝而安圍棋賭野略無異於常日世皆以爲矯情鎮物而不知安石之成算固已先定於罽中也夫以符秦之敗徵符融知之道安知之張夫人太子宏知之可以安石而不知乎且人情何容易哉夫見蠶而肌粟見烽而色動雖壯士不能把持而况劍刃生於几席烽火交

蒙中郎全集

卷六

十三

於針睫乎此而可矯則趨利避害之心人誰不知其當矯而何矯情者之少也是其識與量皆超然風塵之外而非可以世人之識量論也梁公脫械之後深有味於大易之旨是故以武才人之懷悉而公委蛇處之從容於淫奴狐粉之間而唐之宗社已擎而還之高祖太宗矣故論公之身如明月沉影於瀾東而月體自鮮論公之功如挽天河以洗四海之汚而不見有覆手之迹也比之二公所值之世則又有難者矣故生以爲始而亢中而躍終而潛者子房也始而

潛終而躍者安石也始以亢而居陽終以潛而居躍者梁公也是皆吾夫子所思之狂而次於中行一等者也嗟乎世無孔子天下誰復思狂而狂者之嚶嚶不顧頗見刺於鄉愿世人右鄉愿而左狂則狂之不用常多而用常少以生觀之若晉之陶潛唐之李白其識趣皆可大用而世特無能用之者世以若人爲騷壇翹社之狂初無意於用世也故卒不用而孰知無意於用者乃其所以大用也淵明之氣似異而實高似和而實不恭是故恥于見督郵而不恥于爲丐

袁中郎全集 卷六

十四

其狂可見也天下知其爲恥於折腰之人而不知其爲恥事二姓之人其狂不可見也夫脫屣一官猶曰細事至於死生之際坦焉若倦鳥之投枝此豈尋常膽識所敢望乎陶之沉密甚似安石而惜乎當晉宋之際也亢而潛者也太白天才英特狂迹久著從承之誣前哲蓋已辨明而蘇文忠謂其氣蓋天下傳正謂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摧撞折牙而求息憊而生以爲未盡也唐之天下危而復安者郭汾陽子儀力也當時識汾陽子儀值者何人哉夫天下惟豪傑而

後知豪傑卽侯之識淮陰太白之識汾陽此豈有道理術數耶唯其有之是以知之不然雖終日相對而眼固翳如也畢文簡王佐之許非過也潛而亢者也可以託天下是故修政刑之實致富強之效凡有志於功名者皆能之而至於危疑震撼之際賢士大夫退無以明忠進無以明潔非真能置功名於度外未能神閒而氣靜也故曰無意於用乃其所以大用也蓋曾點而後自有此一種流派恬于趣而遠于識無

袁中郎全集 卷六

十五

蹊徑可尋辟則花光山色之自爲工而窮天下之繪不能點染也無轍跡可守辟則風之因激爲力因竅爲響而竭天下之智不能撲捉也其用也有入微之功其藏也無刻露之迹此正吾夫子之所謂狂而豈若後世之傲肆不檢者哉夫傲肆不檢則輿論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游談不報之民而已矣而說者以爲聖人之思狂將以寄道而非以治天下則是道不足以治天下也道不足以治天下無益之學也狂不足與共天下無用之人也聖天下而學無益而

使一二無用之人表率之此後世談柄之學而皆吾
夫子之學哉爲此言者鄉愿之品無識者也雖然聖
人之門狂與狷並稱而執事何以獨舉狂也生識其
故矣夫狂虛而狷實虛者可託而實者未易襲也執
事者之問蓋專爲學狂而無忌憚者發也

袁中郎全集卷六終

袁中郎全集 卷六

十六

袁中郎全集卷七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疏文

武林 趙景和 閱

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爲言師遂
指茅爲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蕙村名始此今聖
母塔卽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士故舊事多略
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記中所謂荊州碑乃統

袁中郎全集 卷七

一

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爲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
湮悲文獻之殘闕後來者彌未彌敵他日摩耶藏骨
地焉知不爲卜兆者所奪略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
西土之有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
盡以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啟以十疑釋西
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微言
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直指心宗攝無量義海
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而皆歸之第一
義則未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述也最爾小邑生此

大聖辟彼盲窳值浮木孔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
遺文闕略抑至于此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
一院以永此塔塔宇堂厨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
衆佛子之力而供一佛母計當不難生第免爲之唯
漸而和乃可成

一 板橋施景疏

繁熱隆寒九十者半渴曠奔泉行人在道當其炎則
後在喉當其寒則水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者
至不可計至若春煖秋明解裝釋馭遊人踏沙而過

袁中郎全集 卷七

二

羈縻之客傷風烟之頻異而流光之爲塵足也煩懣
之時忽之一杯眼若開而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
頓之苦而發泄其羈旅無聊之況也乎此古人置郵
傳餐之旨王政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
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
夏冬三之二諸居士寒夷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
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

食于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厲夫官爲
民策早潦正疆漁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爲民以穀
易錢以舟車通貨器是商未始不耒也夫工爲民陶
冶鼓鑄織絰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辦
道行則參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爲應供爲利
生者百不能一而坐而蠹庾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
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
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
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

袁中郎全集 卷七

三

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
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
爲蠹國使天下之爲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
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
轉者同此之方繼口最爲淨食使罷墨生中國決當
易分衛之制而爲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
而四方行脚不沾孟粒禪者共議買田以供禪衆宰
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大饒
益此經世之書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峰爲五老泉爲瀑布巖爲獅子文殊澗爲青玉峽玉閣潛至於幽林遠壑迂迴曲折則天地獨臻其與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嶺奇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烟巒分身作千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丘者少年上袁中郎全集 卷七 四

人獨能馳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禪者適隸其職同行數納爲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檀自惟斬鄂去匡爲近又余友孟常兄弟及吳泉倩在焉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爲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梵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菴者備而灌者甕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四雨則滯久則漁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躪積若膠沒歷少者至臂計統其衣者一

春當費糲二緡市人雖赤足其襦袴衫裙汚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備不灌則減其直及者迂道則糞殯不時婦女跪至見其暫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屢故議者欲梵此巷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華至于閭里屠沽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禪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已

補菴疏

二聖寺裁經余與龔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生補袁中郎全集 卷七 五

其亡通禪賢諸居士飾其饋而飽靈粉者尚十之五其次者十之三通禪欲詮補之資具闕鄉之宰官長者始困于造間既困于治績其合力者不過兩三家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窮宰官謀爲遠募而問策于予余曰此鄉人之耻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貧且慙不能檀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大夫是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集有舍僧有叢林此卽次之地也郵集宰舍

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傳于官舍
取辦于客而僧子然一錫過傳舍則皂而提者呵斥
等於餓隸投逆旅則羹惟一鉢又以其緇而髡也不
祥意叱之由所謂叢林者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
不惠之緇不投一縷故接待之難比置巷造像百倍
而行脚每至之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
令首詰奸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相逼者比比皆是
是皆叢林之不立以至于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
里置一僧郵而荆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民居
袁中郎全集 卷七

六

裸而僧習爲市已不復知薙髮爲何事大士之堂每
以客豕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絮是何今昔之懸絕
也衆香林創始于念淨居士而命名于黃太史托于
比來僧其斂而粒之以郵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
敢以告荆之宰官長者與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含
之業此其時也經曰客有往來郵常自若荆人勉之
募建寺門巷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創宇
必多故今京都吳興諸藍基置而文章禮樂亦甲中

夏夫衣統綢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
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爲童
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闕頂而緇者則羣指曰楊墨
稍長讀子史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與氏古而
是時士競摩觚業以腴時目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
淺易者士之人伽藍者揖必至蹀見僧乃不怒迨先
伯修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
其精諦一二示人人人以爲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
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座上座事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七

七

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蓋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飾浸
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六身者什三唯一二
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
生從余講業及熏聞貝典熟世爲瓜渚里人渚中人
士習爲修雅將闕禪舍以客豕門余頗其楣曰青門
志里也且以識下邑之文漸埽上國也夫不知有秋
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
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也慎無
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詣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嶺碧樹與岡巒相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謂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詣天寺僧壽臯刺蒺藜中寺雖敗落而遺蹟未朽過此則為畦為澤無復一卷疑所倚即太歲岡也寺本供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側者知其不合民惑于福田而躋窳于與此下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釋孰勝妙喜曰孔子師天言必以天為則如來以天為部袁中郎全集 卷七

辟則臣妾咸獲也余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既有意丹碧之矣蓋併其名正之未遑令長之福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邈天子之福則為通康為卿貳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邈天子之福名敢為福始謹如是在諸檀越取之田子曰必也正所約以告里氓

題王路菴疏

吳江口西典而姑

往來衲子侈談僧郵者曰丹陽曰越來談未合齒而菴之王路菴為最余友歿心適從魯川書各一通為

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額是余令吳時質諸目山居時質諸耳師來又復質諸兩宰官贖余不敢為妄語緣庶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環荊州之精刹以千數而二聖最古且與濟川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也後讀五燈始知為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者微斯人則二大士

袁中郎全集 卷七

九

之跡不傳即寺亦莫知所自始也邑中支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來姓名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子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稍名之已而蓋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為邑產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荊州碑中載有茅穗油河事可為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為誰家封豕耕耨耘樵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為鎌刃礪石者或亦髯將軍呵持之耳蓋邑人

之不好事久矣寺始末載碑中故不贅舊址爲江所
齧自椒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
朽而柴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太士現忿怒像故置
四天不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
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庚而下諸大
宰官客子及慈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一入
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
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移教
之所囑累所以助四天子于明明者也諸君子憚文
袁中郎全集 卷七 十

募作板橋疏

獻之久湮思盛事可以義起也雖微福田遽寧怒然
已乎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十一月杙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舉以行惟茲紅板

軌不得方木槽塊圮水遠道長楸首哲人開箱啟囊

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耶厥歲在寅

厥律始商

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荆州碑所載也

統紀雖不甚合然覈其名上與其故蹟智者爲里人無
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師或云智者于
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報本南觀音皆是智者嘗云
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六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
生緣安得無刹迨台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
觀而錢氏王臨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車久
矣夫中國學者至并其教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
塊也且筭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寂寥文采著聞不
得一指中間開宗乘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庭互

袁中郎全集 卷七 十一

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額久矣近邑長者多
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興而大師所創立
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爲光復且曰值今大有年半村
落中可具無煩他舍以告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
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菩提寺疏

菩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刹爲淨今之所謂刹者
名雖精藍實則禽檻豕柙也又其上則糟丘澠汁也
其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淫哇而普

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
以余舊遊乞余爲引余曰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
言何足重諸上人第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南岳宮修路疏

南岳宮與柳浪湖鄰將新闢路從馬驛通中堤宮之
南卽柳浪堤守舍見截其堤以防樵者道士以告余
曰但得取道馬驛復吾堤以通車馬無不可者又語
之曰宮地龜形也而斷其後爲橋其氣不復續地且
或易接之引水而左橋于門之南宮可興也試與形
家商之並告爲雨之香火因緣者道士唯唯乞疏遂
書而付之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處嚴寶池瞿曇現穢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
閻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開眼與閉眼俱仗大士光
動念卽泥犁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淨致被劫茫茫
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不可盡空亦不銷亡
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恐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
靈鐘存古閣籌舉若烏翔若斑生繡題溜雨駁金牀

行道猶不忍給孤豈相忌稽首大檀那丹碧借輝煌
露電理歸盡繁華夢幾傷失足劍戟林舉手得清凉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花藏無形毘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雲物
云何雜花內藏塵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爲毘盧設
中實無毘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柯慈容現沼月
蒼巒與秋渚敷演無間歇我以無眼觀觀處離林樾
衆生今眼靡于何得超越峩峩丈六像金土忞裝程
花冠耀青鬘寶衣披古摺低頭及合掌恒河沙功德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嚙孱陵城披髮大士仗劍
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艸沙石腥青獮猴鎖川
波平雕題紅楯碧軒楹鑄金冶鍊玄宮成霜摧雨折
歲屢庚嶺梁頤上苗芝生行道過者涕淚零道人稽
首叩階庭青錢赤亥出箱蓋絲絲一縷沙一星毘沙
天子作證明紅髯碧眼靈官靈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駛在梁不飭塗者久舊鬼噉噉新鬼
小人無和君子耻橋南橋北皆仁里濟川題柱從此
始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黃雲甫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滿車汚邪
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歌遍于井閭鉅面
甕頭之春溢彼堂榭而應供大士腰懸空盎赤髭淨
侶楞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惻之厥有白足分衛諸

袁中郎全集 卷七

十四

方寧蘭余踵填彼饑壑仁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
之用弁首簡

書檀度和尚草菴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爲站過五里爲黃鐘堡
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郵僅可歇
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不取錢當其至
則逆旅卽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
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相備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
已敢煩長者引其端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

術嶽當借數衲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土居士信
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願擔瓢歌笠
婆娑乎其間也

題請藏疏引

雪浪之高足曰某去秋詢余柳浪遂入蜀謁傅大士
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爲余言余笑曰是昔爲無厭足
王國土今遂爲慈氏樓閣烟水是同願童子勿生二
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北入燕趙叩諸大僧乞靈文
一藏歸雲浮山願居士爲引其端于是石公爲之說

袁中郎全集 卷七

十五

曰師遊雪浪胸有全藏欲借後學名言是仗維雲
浮山徧吉所相霞光烟靄現六牙象於赫天寸以慈
德王黃卷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
乘雲如鳥入曠白馬歸來爲法中將稽首大檀歡喜
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淨寺有聖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
沉澗爲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
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杯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束

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
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達旦不休室中一破甕
一折脚牀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
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爲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
穴窗竊聽以爲樂其一卽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
爲碧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孫官鬼穴務窮
其勝嘗從余于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
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三余
嘗戲謂暉它時見閻羅脚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
衆中郎全集 卷七 十六
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屨與酣聖大不相類
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
淨室學生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
匠篋中常貯數金鯨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酣歌余
作秀才時與之爲浪友後因年饑有諷其娶妻者匠
利其直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
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爲爲若悔哉
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敢告之
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若無蒼他日余輩過西

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可菴也夫

募修瑞雲寺小引

陸放翁跋妙喜蒙泉銘曰往昔嘗過鄭博士坐有僧
焉余年少氣豪直據上坐索酒徑醉博上與余曰此
妙喜也余亦不辭謝方說詩談兵旁若無人其後數
年余老于憂患志氣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責余讀
至此因念鄉僧度門說法京師時余時方高談一乘
玩侮講席其意氣豪俊殆出放翁上今再入都法筵
灰冷未如度門者與語遂不可得雖無老成人尚有
衆中郎全集 卷七 十七
典型豈謂周落至此予之狂尚可悔而老成不可再
至矣瑞雲寺亦度門說法之所余過而詢之頽落已
甚追思少年橫放亦在此地而今亦與之俱衰爲之
感歎寺僧海澄曰此易耳明公但施楮三尺可立化
瓦礫爲金地余笑曰石公未達通何得至此雖然借
是以懺昔狂亦悉檀之一也遂括前言而書之

募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範塔等山
齊走過諸宮與湘澤南中冠帶簇如雲誰似堆沙老

阿育的天三度散秋風天路峨嵋千仞碧蜀山銅鐵
走華夷高舫林林同瓦礫是中應有大心人素可傾
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鷺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冊

衆香國裏花深處鸚鵡迦陵旃檀樹子山樓北色堆
嵐中有蛾眉人上路禪關隘塞宇傾欹金錫如雲掉
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舟渡二十一萬
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戶鄰一錢丁一緡樵梓豫
童傾刻其赤面脩髯怒者誰布金長者慕相遇

袁中郎全集 卷七

十八

雙田寺冊

雙田開山自李唐虐焰權爲瓦礫塲莢萌誅杞作雲
堂鏡水不波菱芡香蘆荻花飛滿寺霜刻林爲佛如
人長辟支羅漢儼成行頸脰不辨臂怒張腰弓皆曲
色沮皺皺皮皺目皆皺裝黃面老子面不黃雪山行
苦骨羸羸爰有大心檀越王銅山金塔珠倉箱入門
四顧淚傍徨融膏冶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
首誰家無棄囊東村西社皆蓮鄉

題光中鳩村小冊

珊瑚爲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壁金色頭陀倚花
立番鐵拄杖青皮笠聲我遠入湖湘澤杞梓楸楠被
天黑青髭白面盡檀越老去髡頭少作客募地相逢
如舊識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畝叢枯瓦不得一丈草深欄楯
寒寶池波湧車渠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溜濺面影
堆灰談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冊

袁中郎全集 卷七

十九

龍堂飛雨殿窓濕苔色斑斑生古壁彫疏半毀柱蒿
立漏痕界徧黃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澁試介烏紗作
檀越積露爲波江可得東鄰北里賢相識山自鉢忽
大千伯等一金錢無差別掃却募堦貯空月琉璃地
上光澄徹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某講席某
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樂供募檀
越代供者發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人募齋僧幾許

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卽籍名薄上其人爲其供如法
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
他亦樂爲之供故行脚之人便之明僧舊有是願
平居士代爲乞言余謂若但欲滿供僧之願而已則
如前所云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願易畢明僧酌
之

袁中郎全集卷七終

袁中郎全集 卷十

二十

袁中郎全集卷八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張玄 閱

記述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
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
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
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

袁中郎全集 卷八

一

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櫺比如鱗檀
板丘積檜鬱雲湧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
雷輒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
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鬬雅俗旣陳妍媸
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
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
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
徹聽者魂銷此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淩亂則蕭板
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

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
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
案巒壑競秀最可暢客但過午則日光射入不堪久
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而北爲平遠堂舊址
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
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
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興亦闕矣山川興廢信有時
哉更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
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
袁中郎全集 卷八 二

上方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於虎丘
豈非以太湖故耶至於峯巒攢簇層波疊翠則虎丘
亦自佳徙倚孤亭令人時憶千頃雲耳大約上方比
諸山爲高而虎丘獨卑高者四顧皆伏無復波瀾卑
者遠翠稠疊爲屏爲障千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

揮所以入口尤易夫兩山去城皆近而游入趨舍若
此豈非標孤者難入俗者易詣哉余嘗謂上方山
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冷女豔粧掩映簾箔上方
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兩者孰優劣哉亦各從所好
也矣乙未秋杪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峯看月藏鉤肆
謔令小青奴罰蓋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
歸歸而東方白矣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方軌
袁中郎全集 卷八 三

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曠廣野與青
巒紫邏相映發時方春仲晚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
霧霏霏瀟漫十餘里一望皓白若殘雪在枝奇石豔
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栢參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
憶歸來思之十不得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
間耳土人以茶爲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
亦少鷄犬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
流花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叅曹無一人可語者余
因下輿令兩小奚掖而行問若住否皆云疲甚那得

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長林參天
蒼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屏山獻青畫巒
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爲之洗盡低迴片晷宛爾泰餘
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餘
丈其泉玉色橫浸山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搖搖
空鮮芳可愛余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峯頂至今
爲恨寂照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瓦皆石刻鏤
甚精室後石殿一殿甚宏敞內外柱皆石圍三尺許
禪堂僧舍周繞其側亦勝地也時寺僧方有構菴內
袁中郎全集 卷八 四

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
卽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
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駭蝕有泉常清瑩
品可愛所謂銀床素綬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

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
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早歲不竭或曰卽阮肇
池也登翠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
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屨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
最盛每銜颺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
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睨目不知所謂石上
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
總細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鍊石作肝能不魂銷心死
色之于人甚矣哉山又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

袁中郎全集 卷八

五

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
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
香逕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
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
減歛溪米氏硯史云巉村石理粗發墨不糝卽此石
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
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
之簾岑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旣已化爲灰塵白楊
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跡斷

腸虛無之畫。孀婦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床。有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官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為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光福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為虎山橋。兩峽一溪。畫巖四陣。有湖在其中。名西崦湖。闊十餘里。亂流而渡。至袁中郎全集 卷八 六

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湖水。作腴脂浪。畫船簫鼓。往來湖上。堤中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虎林西湖。寺僧為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下百萬錢。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肩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栢屏羅幃。在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嶽。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

點其中。豈不入與山俱勝哉。奈何層巒疊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亘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為白龍祠。父老言。東晉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夕而去。民家女遂有孕。後產一白龍頭角。宛然冉冉而升。女遂驚絕。至今山下有龍母塚。土人祠之。祠前有栢一株。大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如一疋練徘徊。傾望若省視者。每旱時雨輒應。以靈異故。載在祀袁中郎全集 卷八 七

橫山

橫山去城十里而遙。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因而得名。一名踞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過山下。草草登臨。未及領畧。嗟夫。往日綠疇。今為白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

卽此一節俗吏之苦甚矣山周迴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亦勝概也吳越時此山最爲要地隋文帝曾移郡邑于此今治平寺有越公井或曰吳朝大井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乃吳王開而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穹窿

穹窿高深甲于他山北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內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日不出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迺移者半余袁中郎全集 卷八 八
旣助得其定乃爲減其正額每年課稅征十之五漕兌不及焉民稍稍有起色矣山間有盤石父老相傳爲朱買臣讀書臺東西兩嶺相趣名曰銅嶺盧志云此山特高峻郡之鎮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石近於質貌近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岩壩

岩壩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禹治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欲以填水至鶴邑不復進因名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岩禹所用牽山也其

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過其處巉巖惟石摩牙怒爪森森欲擢人爲之屏息股慄形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甚不利於郡城諸門皆有水關浮梁而胥獨無以此聞往時有違衆佐橋者橋成郡中士大夫廢放畧盡遂相率毀橋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年以來登賢書者減於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去論者乃復委罪于門外石坊矣

楞伽

楞伽一名支硎吳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余謂升雲事不見於本傳豈非好事者因世說神駿一語附會其說邪楊循吉曰此山去城不遠清僻可賞至於茶梅烟雪景物擅奇名勝共遊之山也聞二三月間遊人甚勝朱樓複閣之女騷人逸士之流狹斜平康之伎社南社北之兒花攢綺簇雜踏山間不減上方虎丘余往過山下正值紛麗之時奇石幽巒拔起雲際寓目卽歸未暇登覽歸來與江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去矣名山勝水信亦有緣哉山上有寒泉雨後轟雷噴雪極

袁中郎全集 卷八

九

爲可觀石門尤奇特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絕壑有馬跡石俗說支公好蓄駿馬足跡猶存石上有馬溺黃色一帶

天平

天平山以白樂天顯山腹有亭亭側清泉泠泠不竭所謂白雲泉也吳邑志云天平在吳中最高爲昔翠多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爲吳中第一水蘇舜欽有詩云清溪至峯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石竇落玉泉泠泠四時雨吳人至今稱之聞方春時

袁中郎全集

卷八

十

遊舟甚盛蕭管綺羅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已垂黑駐足未定山下水火狀于雪片飛來余不知山爲何物矣

西洞庭

西洞庭之山高爲縹緲惟爲石公巉爲大小龍兩爲林屋此山之勝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屋之石怒虎伏羣龍山之石吞吐浪此石之勝也隱士龍洞市居消夏此居之勝也渚村梅後堡櫻東邨橘天王寺橙楊梅早熟枇杷再接桃有四觔之號梨著大柄

之稱此花果之勝也杜斯傳范蠡之宅丹里有先生之邨龍洞築易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洞天第九一穴三門金庭玉柱之靈石室銀戶之跡此仙蹟之勝也山色七十二湖光三萬六層巒疊障出沒翠濤彌天放白板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勝也紀包山者雖雲燦霞鋪大約不出此七勝外余居山凡兩日藍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帷蒼枝掩徑坐則青山列屏立則湖水獻玉一巒一壑可列名山敗址殘石堪入圖畫天下之觀止此矣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

袁中郎全集

卷八

十一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小視包山差小主峯視縹緲差卑巉巖視石公龍山差平廬居視消夏灣差薄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山民倍饒裕耳所可恨者民斂刀鉞俗近風雅雖有奇峯峭壁曾無

一亭 閣跨踞石上每無酒提壺則坐荒草中亦無方丈之榭可以布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涼如鬼室兩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蘇人好遊自具一癖然遊洞庭者絕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見太湖者余以簿書錢穀之人乍拋牛馬暫爰麋鹿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長矣

錦帆涇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涸寒酒樓跨其上僅得小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錦帆游樂于此故名

袁中郎全集 卷八

十二

楊志謂市郭之中徒枉相望無容掛帆謬矣夫陵谷相尋沙淘變易厥上塗泥今爲上則朱樓畫閣安知昔不爲翠濤白浪哉或云涇卽舊子城壕未知孰是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養艘鱗大綺錯氛氤數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闢去門數武俗說姑蘇臺舊址在此余致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于姑蘇之臺且食鮪山晝遊蘇臺越絕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山水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爲名去國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踞湖胥山之間矣

袁中郎全集 卷八

十三

陰澄湖

縣潼子門下船北去一里爲陰澄湖湖三面受風每盛夏時遊舟綺錯日不下百餘艘玉腕青眉嬌歌緩板來往羅箔中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陰澄蓋應澤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擲塵高該不知身之爲史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寶帶橋客主倉惶未能成禮而別

荷花蕩

荷花蕩在荷門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雲集澳刀小艇催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燈旋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簇馬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襍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輶濤趨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極矣

歲時紀異

余偶閱舊志見范王二公書吳中歲時未嘗不嘆俗

袁中郎全集 卷八

十四

之侈靡日漸而月盛也范志云吳中自昔號繁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爲田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好遊上元以糖圓春糕爲飾食爆糯穀於釜中各字婁亦曰米花以十一歲休咎寒食則拜掃墳墓四月八日浮屠浴佛重午以角黍木圓綵索艾花畫扇相餉七夕有乞巧會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花糕十月朔再謁墓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畧歲節二十四日祭竈大夕日間燃高炬名照田蠶歲節祭農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蒼木及辟瘟丹

食物有膠牙餠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此范書宋事也王志云吳中最重節物迎春日啖春餅春糕正月上元作燈市採松葉綈棚于通衢下綴華燈燈有楮練羅帛琉璃與魘麥絲竹縷諸品皆綵繪人物故事或爲花果重與之像其懸紙人馬於中以火運之曰走馬燈藏謎者曰壁燈其夕會飲以米粉作丸子油餠食之行遊五日而罷二月始和樓船載簫管遊山其虎丘天平觀音上方諸山最盛寒食歲時紀異明神宗端午角黍作雄黃昌陽飲

袁中郎全集 卷八

十五

簪艾葉榴花以辟邪七月七日爲乞巧會釘果皆曰巧重九飲菊酒食重陽糕及駝蹄十月朔再謁墓謂之燒衣節尤重冬至三日罷市馳賀一如元旦入臘仵力春一歲糧藏之橐圓經歲不蛀呼爲冬春米徽黃曰團心黃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竟夕爆竹各燃火爐于門外焰高者喜謂之扒盆田間燃長炬名畧田蚕二十七日掃屋塵曰除殘除夜更春帖畫灰下道象弓矢以射祟此王書近代事也余觀二公所志皆歲時紀異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蕩中秋

日虎丘而皆不書何也虎丘諸山之遊王志亦畧載之然在今則尺雪層冰疾風苦雨游者不絕何必二月始和哉夫俗奢必蕩蕩則窮民泰必驕驕則僭民窮而僭亂從生焉司世道者不能無隱憂矣

園亭紀畧

吳中園亭舊日知名者有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朱長文樂圃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所謂崇岡幽池幽簪翠篠者已爲牧兒樵豎斬草拾礫之場矣

近日城中唯葑門內徐叅議園最盛畫壁橫青飛流

袁中郎全集 卷八

十六

界練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驗生成幻若鬼工千溪萬壑遊者幾迷出入殆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軒豁夷塋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風味徐園微傷巧麗耳王文恪園在閶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美稍有傾圯處葺之則佳徐岡卿園在閶門外下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石屏爲周生時臣所堆高三丈濶可二十丈玲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畫了無斷續痕跡真妙手也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麓上太湖石一座名瑞雲峰高三丈餘妍巧甲於

江南相傳爲朱勔所鑿纔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爲烏程董氏構去載至中流船亦覆沒董氏乃破貲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遂爲徐氏有范長白又爲余言此石每夜有光燭空然則石亦神物矣哉拙政園在齊門內余未及覲陶周望甚稱之喬木茂林澄川翠幹周廻里許方諸名園爲最古矣

西湖一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

袁中郎全集 卷八

十七

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任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畧未及徧賞次早得陶石簀帖于十九日石簀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主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二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傳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

東中郎全集 卷八

十八

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西湖

望湖亭卽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太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出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西湖四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吊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定邪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承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裏中郎全集 卷八 十九亦無妻室始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手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于食淡齋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飛來峯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視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竇宛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

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癢痕奇醜可厭余前後
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
直窮蓮花峯頂毋過一石無不發狂大呼次與王聞
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
次爲詹休寧每遊一次即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峯
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
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水中寺西

袁中郎全集 卷八

二十

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
日草薰木欣可以養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亭可以
蠲煩析醒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
坐而臥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
潺湲淅淅目粹余潯眼目之翫心舌之垢不待盥滌
見輒除去觀此記亭常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澗不
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
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徑甚可愛
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于山厨

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
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拈拾幫湊及登
韜光始知淪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
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
高峯絕頂而下

龍井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冷冷可
愛人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
茶于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

袁中郎全集 卷八

二十一

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滋味盡出天池殊不
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
作花氣唯芥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虎丘
可貴芥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
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羅茶者味在龍井
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峯爲獅子石爲一
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
健未免酸腐

烟霞石屋

烟霞洞亦有南涼流入背乳汁潄潄下石屋虛明
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
石屋爲儲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南屏

南屏峯巒秀拔峻壁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
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謙纖欲于文字中
求解脫無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脫不出
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尚者甚多
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滴派子何得橫生異議
袁中郎全集 卷八 二十三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
光獻碧巒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
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
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
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

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肉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
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與
審何如哉

御教場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峯及一
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簣嘗以余不登保叔塔爲笑
余爲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
千頃湖光縮爲杯水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
稍濶然我真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此大
袁中郎全集 卷八 二十三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過觀僅匆匆一
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
足方北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郡郭之內
使山林僻陋之人親近不得可嘆哉

雲棲

雲樓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棚中七八里始到輿轡
非常蓮池和尙樓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
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
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
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
急着眼

袁中郎全集卷八終

袁中郎全集卷九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錢塘 趙林翹 閱

記述

湖上雜叙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則從五泄
歸再次則從白嶽歸也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
各一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
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大早方去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堂上堂下人氣如烟不可近法相長耳像極可觀
極可食酒極可飲頭水綿極可買其餘皆宿淨慈翻
經房中房甚深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
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
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父
工課率以爲常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
泉靈峯高麗虎跑真珠勝果之屬皆常所出沒之處
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尙多種種皆佳難以細述聊
識一二以俟再遊因令子公正書一通并遺陶氏兄

弟

湘湖

蕭山櫻桃鳶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根如符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其枝了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冷冷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畧如炙髓蟹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者

袁中郎全集 卷九

二

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此物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余往往吳間吳人張翰蓴作何狀吳人無以對果若爾季應樂官不爲拆本矣然蓴以春暮生入夏數日而盡秋風鱸魚將無非是抑千里湖中別有一種蓴邪湘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余游時正值湖水爲渾者所盜湖面甚狹行數里卽返舟同行陶公望王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慚失望

禹穴

禹穴一頑山耳禹廟亦荒涼不知當時有何奇而諸門生欲探之然會稽諸山遠望寔佳尖秀淡泊亦自可人昔王子猷語人但云山陰道上道上二字可謂傳神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山陰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物細人毫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爲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于六朝至唐以後漸減西湖顯于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袁中郎全集 卷九

三

蘭亭

蘭亭殊寂寞蓋古蘭亭依山依澗澗彎環語曲流瀉之地莫妙於此今乃擇平地砌小渠爲之俗儒之不解事如此哉

鑑湖

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開湖盡爲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二里濶可百十頃荒草綿茫如烟蛙吹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覺淒涼醉中謂石簣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

如季真簡兩眼差同耳石黃問故余曰季真識識人爾識袁中郎眼詎不高與四坐嘿然心計其顛

西施山

西施山在紹興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之處今為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簀和余詩有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戲謂石簀此詩當註明不然累爾他時謚文恪公不得也石簀大笑因曰爾昔為館娃主人鞭箠叱喝唐突西子何顏復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東施娘子袁中郎全集 卷九 四

六陵

六陵蕭瑟冬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聯鞭疊騎常有侯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骨為之泣下古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遊六陵之日子公醉甚戲弄馬鞍上幾墮

五泄一

越人盛稱五泄然皆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五泄之好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發郡城凡二日至諸

暨縣縣去五泄尚七十餘里次日始行一路多頑山無卷石可入目者余私念看山數百里外敝舟羸馬艱辛萬狀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謂乃弟余輩誇張五泄太過若爾當奈中郎笑話何獨靜虛以為不然頃之至青口兩山夾天如綫山石玲瓏峭削若叠若鏤數里一壁渾水滑滑流壁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上人云是沉香樹一年一花猿猴所不到其他非奇壁則皆穠花異草輭山而生紅白青綠擊欄如錦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他山絕異袁中郎全集 卷九 五

因相顧大呌曰奇哉得此足償路債不怕袁郎輕薄也王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小丘壑便爾張皇如是明日見五泄當不狂矣耶靜虛曾習定五泄三年以是知之極詳余與公望聞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緩步十餘里始至五泄僧房靜虛日牛竿下矣五泄留供來日朝餐因散步前山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口天尤狹而奇峭率相類山形或如鐘如鐘鼓如屏障劔戟皆拔地而生溪傍夫竹成林行數里遇一白巖人云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路而歸

五泄二

五泄水石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瀟灑之勢爲缺典耳石壁青削似絲芙蓉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色如水流渾渾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挂下雷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泄爭奇于雁蕩者果爾雁蕩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次之歸山公學子公又次之所目既奇詩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咆呼虎號之聲如在床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五泄三

一三三四等泄俱在山腰五級而下飛濤走雪與第一五泄率相類山路甚險巖余等從山顛下觀之時新雨後苔滑石滑不堪置足一手拽樹枝一手執杖踏人肩作磴半日始得那一步艱苦萬狀山僧云自此往富陽便是平地不復下嶺五泄或作五雪亦佳

玉京洞

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濶初時若夏屋少進徑微仄獨復如前洞中形似蓮花人物之屬甚多凡三四折至一孔極小非匍匐不能入余與二陶皆貼地而行炬烟大作眼淚如雨偶思前輩有說入洞爲烟薰殺者心俱乃各退出唯王靜虛與吳縣一皂隸拚命疾進過嶺四五至洞深處爲澗所隔不能度始歸

天目一

袁中郎全集 卷九

七

數日陰雨苦甚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脚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安歸乎有臥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披衣起偃茗數碗即同行

天目二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

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與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縣巖蒼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袁中郎全集 卷九

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峯次關次日由活堙巷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齊雲

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耳藏人好題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佛說種種惡業俱得惡報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哉五老峯萬人緣石皆好而微乏秀潤山骨亦不嶮以茲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嶽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袁中郎全集 卷九

九

同遊爲梅季豹陶周望潘景升方子公僧碧暉及章李二生五宿而後行

石橋巖

石橋巖畧似天門一帶而門稍潤去齊雲二十五里遊之日天甚昏黑各携雨具去及歸竟不雨同行半道歸者皆大悔懊

釣臺

釣臺兩石相對高不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釣得幾斤魚也嚴翁無用與此臺何異然其壁立千仞傲

倪人主不顧俊絕亦與石頭等矣

遊盤山記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照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挾石罅出者嗽嗽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出必半反焉若半圯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泉天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鬬故鳴聲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十

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得盤泉次日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是落爲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負數頭尾巖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則皆躍入沒胸稍沂而上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或取梨李擲以觀旋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峯一壁青削到地石枯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亭負壁臨絕澗澗聲上徹與松韻答其旁爲上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拙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十一

筍銳而規上爲寧諸波日光橫射影落寒外奔風忽來飄雲抹游佳足不得久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澗以掌山石一右臂左履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嶮處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得枰石方廣可几蕤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無判命人惡得有此奇觀也尚有洞簌絕壁不甚潤一衲攀而登如獼猴余不往謂導僧曰上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謀足

者曰紅龍池其洞天或可卷者曰瑞雲臺之前洞大則中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奇提者曰千像月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日爲七月朔數得十偕游者曰蘇潛夫小僧僧死心寶方寂子也其官于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能來而以書訊且以疏品至者曰李郎中酉卿也

遊紅螺嶺記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十三

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反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鐫削其中爲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邪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竇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餘不下聞客至則就出觀導者曰老未見冠履也問爲青曹則曰是余宗上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蕪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日

取道焉而遺之曉前是可嘆也已

滿井游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爲晴雪所洗始然如拭姸妍明媚如倩女之顰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顰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蕭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遊高粱橋記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

十餘里流急而清負之沉水底者鱗鱗皆見精藍棋
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
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
夫非甚不暇未有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
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稍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
平綠管夾岸趺坐古根上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
爲侑奠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其堤上遊人
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
亦竊謂彼遊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十四

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
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
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栢六株五六月時涼陰滿堦
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冰風枝搖曳有若
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
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松路韭畦宛似村
庄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蒼

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
客之至斯亭者觀夫枝葉之翳鬱乳雀之哺子野蛾
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真老圃也而是時
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
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
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
笑以爲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
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
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僣僕門屏下與
諸弟于門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
卷殊未燥而先生已爲迂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蓋
宏返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
將歸矣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十五

文漪堂記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
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
師露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一沼之積
何取于漣漪而日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

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
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狼注
則爲天紳立則爲嶽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
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介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
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
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
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
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
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迂固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十六

崇國寺遊記

時已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脩昭素升伯脩陝西
門外水邊以風沙作遂上崇國寺而是日王章甫與
三弟適會文於此酣笑竟日皆相視以爲春來第一
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瀟灑雙睛如電光之
燦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
殊諸大士變像藍面猪首肥而矧遍身帶人頭有十
六足駢生者所執皆兵刃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
供多此像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大率烏
斯藏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爲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十七

良鄉三教寺記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過良鄉遲三弟中道不至寄居
東關外偶同客步小石岡過塔灣村店四十餘家墟
烟盡處碧瓦參差路人曰三教寺也遂扣扉良久屢
聲則從內出一僧面癯而黝髮寸餘不剪對客語甚

健聞之曰江夏僧休空也余因窮荒街絕侶飛埃藏
道馬嘶丁丁之聲窮晝夜不絕喧囂荒惡奈何巷此
僧曰余本行脚老頭陀自入燕來晝則挾冊講肆夜
則墻間樹下剪爪無工何暇謀室憶往歲曾與數開
士道出此鄉饑渴困乏風霰交至乃至求一孟飯不
得求一椀地暫止亦不得饑瘡內逼寒鬼外虐酸苦
之際此願勃發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編茶棚半間以
待十方納子七八年間賴諸侍中大檀之力遂成精
藍北叅南詢之侶至者如歸官郵之使絡繹于門湯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十八
茶之供無寧晷轉轡之聲從鳴鷄達丙夜不休此山
僧藉手諸檀信之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喧寂
不暇計也余周視殿廡禪室僧廊備體而微凡叢林
中所宜有者無不具因嘆賢哉僧也使天下之爲
僧者皆如汝天下之爲儒與道士者皆如汝郡邑之
中糾宇相望貯廩以待饑空室以伺往來仁讓相先
貧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溝壑之民有司持籌展轉
不及也今道士之纖嗇不足論余儒者也一錢不與
文曰儉德但懼傷惠不恤傷恐懷市井錐刀之心背

先聖立人之教講中之瘠寧復掛念嗟乎余之癡汝
多矣體空名某憫信名例書碑陰不具載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
輿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雖微佳山水固
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
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
上遇其泓則漱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爲
雲所隔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十九
冷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雲峯寺而上道愈巖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絮而粘屨
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
臨千仞者曰錦澗橋額紅縈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
屏一名九旗峯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
峯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嶽削杖而躋遇泉
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
若昆咽乃辟亭盡楚剝出上霄諸峯障而立猶在天

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階下稍定乃
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
下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爲人物鳥獸狀忽
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
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顛壓碑亭東下爲佛手巖石參差而出如
凍雲之覆其潤爲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苔觀竹林寺
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肅
袁中郎全集 卷九 二十

而出度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既而笑曰羅漢
可遇劉蒼鷹家狗乃嚙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
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峯稜稜如珂雪聖僧
導余入小脩從山壁直度不鏽亦不礙壁盡石匠空
而城廣博嚴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
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
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峯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
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沒余
驚悸忽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峯見一僧手梵夾坐謂

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踴躍馳呼二脩俱道
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聖僧坐飛鳬出大如觀鵝
指余所跨者曰是亦能翔言旣肉翅張忽數鳳盤旋
從洞口出光彩燦地若有侯者二脩至逡巡欲上而
雷聲發於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爲夢也併
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岩幾處骨幾倍膚色何
狀行莊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巉巖轉快至遇懸石
袁中郎全集 卷九 二十一

飛壁下處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躓足而神愈王
觀者以爲與性命銜殊無謂而余顧樂之退而追惟
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咋指以爲戒而當局復跳
梁不可制宿天池之再晨觀捨身巖巖石傾而出孤
拳絕壑一旦遂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
其下有兩巖石更遶旁僧過之曰徑迂且又不受履
余大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躍澗中
石門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砰躍空出
至巖熟試厓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獅子巖石

骨拗折頰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者遂爲卷然鐵
船峯當其面紫鈎凌厲兀然如悍士之相模而見其
骨及圖困力敵不相下則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髀而
望大約三巖皆以純骨及面峯峭削勝而獅子岩最
下下不極則石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
而上而獅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豁澗近則鳴
悲激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爲天池之絕景
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巉遊者
既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以不顯余
袁中郎全集 卷九 二十二

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年正其入悟之
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棒出之竟無酬其機
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岩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
寂甚僧亦無復居者矣

由天池踰含嶠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已奔
注吾胸如與澗友期將至測焉眄綦屨之聲喜其近
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峽澗何在皆曰
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則問東林僧僧曰聞

之然在是郡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
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削從含嶠嶺達問其程曰可四
十里問當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畧實未至也余笑曰
爾導我遊此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
挾客行歷層嶺而壁而上數息登含嶠之巔長江泛
激澗步一縱嶠湖清澈如片熨細見帆影湖中諸巒
或如傾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絲
芬黍積尺吳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湖而來心怖乃
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

袁中郎全集 卷九 二十三

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輿數步一叠錯行阡陌間頃
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
澗汨汨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
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雷瀉數十丈底規而未垂
水得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
而石斗叠忽落爲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
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電落響震山谷間潭面皆賦
石稍縱足則澗其極無底觀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
立沿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麗其下清崖

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然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吽號砰激嶼毛氈草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雖小奚亦瞋目眈視如與之鬪忽焉石遶洄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峯歷叠而下瞰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於幽碧舌燥於呌愕踵蹇於促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借遊者倦甚枕流水臥而暮色欲來以水漲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袁中郎全集 卷九

二十四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爲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漚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鬪不勝久乃歛狂斜趨侵其踵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淵聲而臥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爲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

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爲練漚而爲輪絡而爲紳激而爲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爲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嶠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爲六經鬱激曼行者則騷賦幽奇怪偉變幻詰曲者則爲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苦草創入袁中郎全集 卷九 二十五

面少進石愈欹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有嗟歎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峯萬仞峽風逆之兼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觀其似或曰此鮫人輪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

惛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歌剗十餘里
上爍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
天增而朗澗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淘汰而不肯
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
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
五老峯踰吳障山而返

袁中郎全集卷九終

袁中郎全集 卷九

袁中郎全集卷十

公安袁宏道 著

景陵鍾惺 評

記述

識廬山記後

登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屢奇
輿略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
坪黃龍潭赤腳塔大場慈雲嶺二塔菴水口菴衆僧
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月天靜空淨業堂白
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
曰漢陽王章甫僧寶方明空程生地主爲德化令楊
君楚人甚賢尾而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者曰
僧無念其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叙其事者曰
石公袁子也

遊德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明教
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涼入德山
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黃山余適有便舟遂

僧諸衲行十四日登舟孟溪十五夕看月馬湖湖與
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爲雄快十七日晨抵
德山渾下江上望山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
委巷崖綠翳日有丘焉如覆錦樹蔽之恨憚憚若瘦
臂擎石而上兩巒之凹爲湖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
也塔院踞澗後負高峯而兩層巒葱菁多古剎院內
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爲澗再爲院爲田最後
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爲佛廬入門多古
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奇大辟如阿房舊址見者知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脇而右多美箭幽崖相
蔽折而上卽峯頂頂有善卷壇崖柱盛開芳香襲一
山數敝宇架其上敗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
勃勃從烈日下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
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間爲軒榭固德山一絕
景也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
徧覓諸奇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合左崖可亭
法堂西之小靜室多方竹處可櫺可閣無論幽邃靜
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處所有也山後

面陽山有地空洞河流漲其前直見雉堞田廬烟嵐
疊波而出茸而廬之可置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
不能舍此爲僧郵也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
載酒來飲極歡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
山中與諸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請
兩龍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爲敷
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君起
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也

由河泝山至桃源驛記

袁中郎全集 卷十

余既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盛稱桃源一帶
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命舟逆而
上君超從陸是夕會于河泝山次日重九登高茲山
之顛溪邊雨霞石映綠潭甚麗下而席之迫午乃行
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
前石砌百尺平滑如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澈樓閣閣
閣吞烟吐霧是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
余生長水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
緣偏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邪諸衲不對乃

就梳

由淥羅山至桃源縣記

江上望淥羅山如削成巖巔峭綠延將壓焉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緗見底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束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山南卽避秦處上桃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迂於門拈數與僻處曰某丹臺某淪淪池余愛戀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焉苔蘚剥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

卷十

卷十

四

失笑趨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爲之却行又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簪荀皮白鬚照兩頰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揖之未數步驟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爲暴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巖峯嵌冶入繪觀前爲馳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卽余讀崖童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

於殺鷄一語遂以爲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母盧益不足道矣甚矣大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蓬窓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經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葉纖苞濃朶橫見側出二十里內秀倩閣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譽於山陰夢得悼言于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

卷十

五

制立數十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竇懸若黃腸者五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絙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爲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猴不能攀不知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僊寺寺有伏波避暑石室是征蠻頭時所鑿餘竇歷歷如僚幕寺幽絕左一小峯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窓扉問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幾何衆曰單丁無徒偕相與容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

怒立突出諸峯上根鏡而却未垂水如翼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南北穿如天闕門高廣畧倍山水如在鏡面綠青縈白千里一規真花源中一尤物也一客忽歎有若驚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船又十餘里至新湘溪衆山來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閒雅無刻露態水至此亦歛怒波澄黛蓄遮相親媚似與遊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相得畧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穉水亦漸洶湧爲仙掌崖又敗里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六

山舒而畦見水落而離見爲仙人溪既迫夜舟人畏灘聲不敢行遂泊于灘之渴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在船頭相距纔里許楊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江岸漁網溪橫齒其阻遂得躍波而出兩峯骨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欲側如墜雲或爲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態橫出其方者獨當溪流之與適古之極對面諸小峯亦有佳色爲之佐妍四市皆龍湫深綠畏人巖頭有小道房路甚

交行者股慄數息乃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遙望之匪而去石公曰遊仙源者當以淥蘿爲門戶以花源爲軒庭以穿石爲堂與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爲亭榭而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爲余言靈巖及諸山之幽奇甚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此中爲第一義也

華山記

袁中郎全集 卷十

七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而穉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削雲如堵碎玉天水烟雪襍然綴壁矣方面削不受綴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甯如井者曰墮曰峽如雷者曰溝皆斧爲術以受手足銜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引而上如粘壁之鼯壁不盡罅時爲懸道巨罅折折相逼若故爲巨以嘗者橫亘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

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撮心于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揭其脊削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形嶮巖然如負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弟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皆在目方其在鑄目着暗壁升則寄視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鑄盡而厓曰乃爲崇眩于削爲栗眩于深爲掉眩于厓爲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嶮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峯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八

者如猿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鵲山之巖巖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級爲東峯過坪躡厓道尊持而中斷爲南峯度峯足蛇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爲西峯南峯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峽水鳴其間峯頂各有池如日如盆如破瓮甌壁澄澈古松覆之西峯石多疊乍視如未穩南峯之背有靜室垂雙鐶鐶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下爲衛叔卿博臺鐶對懸厓自達皆奇嶮

華山後記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澗出踰張超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上行大石累繫臥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山爭奇于一鐫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若屏息奇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之微也西峯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布累之千尺幢而上大奇則大嶮小奇則小嶮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蛻

袁中郎全集

卷十

九

龍之骨四市峯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嶮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嶮更甚而不名者厓不甚修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門嶮乃盡山自仙人拇始爲歛歛以內若自爲天地者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汚處齊雲臺峯頂雲臺直北當入幢時猶千霄諸峯之在雲臺下者猶蠹蠹也南上卽落鴈峯于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鏑林林一

路直背如輪若輿峰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
樹影東峰卽玉女峰也祠玉女者乃峯之一臂所謂
洗頭盆亦澗而淺而東峰有之圓滑深淺錫以盤名
亦稱西峰最幽與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崖巖
其下有龜却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卽所謂
蓮花峰矣玉片在峰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
流也恨不于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鳥語從隙中
來云無鳥者悞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
黃冠不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一

知矣

華山別記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
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常作三峯客無何
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
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
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崖者十
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畧山水勝處周望曰
聞三峯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嶽上有數

納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
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峯
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涉揚長
安修齡曾一至其顛然而吟而口呿似未嘗以造極
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既
宿青柯坪瀑者引至千尺壺見細枝柴其上頂如覆
鑄天際一隙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
鬚蹙絳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
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聚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一

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綯
足有銜何虞吾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嶮耳若
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綯而登唯恐嶮之不至
或坐或立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
越絕崖踰溝度蒼龍嶺盡至峯足地稍平行余意
勦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蹈危
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嶮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
也吾忘吾足矣去危卽夷以力相角此興卒之長何
有於我哉下春乃躋南峯之顛與非二席峰頭待月

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
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
同遊樗道人復與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
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
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
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嵩遊第一

度緱嶺越轅轅關西北折入山均則少林寺也少室
截然橫其前諸山懷之天然回合如有尺度京洛之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二

間古蹟廢盡獨此寺猶存典型日者過東都覓故宮
遺址了不可識詢李文叔所記名園亦無有而伊闕
兩崖廢像殘碣崩剝苔蕪間令人墮淚此中差強人
意不復爲此寂寂嘆矣樗道人曰今好事家所貴者
曰古曰完曰款識山狩于虞古也霧窻雲窠飛布崖
壑完也隋唐以來碑碣森列庭中款識也堂頭僧曰
道人欲置紫山于貴城市耶請以一轉語酬價矣道
人曰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余大笑堂頭僧者曹洞下
兒孫主斯院者也從院東西穿詰曲磴道中過甘露

臺有古樹根如欹石虛處如梁已出寺西折行觀初
祖影石石白地黑繪酷似應真像老僧曰淵中自有
此石能爲水樹雲影余曰然石以影重達摩之重不
以影不以石不以面壁此中不須蛇足也已從菴後
出行三十餘盤得初祖洞洞中石如波卷不盡五乳
峰者數丈已下山度南嶺十餘里得慧可覓心臺臺
形如磊倚翠壁下臨伊洛黃河蒼莽行綠烟中已歸
院遍歷軒除庖漏休于丈室顧樗道人語曰是有
余衣屨跡烏雲樹烟縹緲若舊識者余夢遊茲山久矣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三

曉起出門童白分棚立乞觀手搏主者曰山中故事
也試之多絕技欲登少室無所得路乃止少室奇秀
迥跡不可見遠乃行修武道者望若古鐘仰出諸山
上從汝來者唯見千葉芙蓉與天俱翠搖曳雲表而
已山四市皆壁羣山翳其外迫之乃不見巔而見巔
遊人多不慙夫豪傑之偶于衆也凡才得肩而蔽之
及時地既遠肩蔽者與腐草俱盡而天下始望之若
飛仙獲其隻字以爲至寶士患不特達耳余數年前
走南陽道見遠翠于霄土人曰九鵠蓮花寨也了不

知所謂及過嶺忽有舉此名者始知所見在五百里外也少室之秀特可知矣

嵩遊第二

出東關里許有皂巾而蔽蓋者請曰山西華道耶余不解及至嶽祠從垣之西竄入不覺一笑祠在黃蓋峰下偏峰之左東行數里得澗寂無人聲蘆風水響環繞山岩沿澗而北得山足澗與山曲折如月半弓漸高得寺寺盡而巖廬浩然舊居也至今猶襲其姓

山至此忽兩分如人張左右劈當胸腹處削壁千仞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四

恨虛而却如割大蹇之半水從了處出初猶帶草露雪紛飛忽然墜空千絲直下激石爲屑散布一澗時方下春日與烟相薄而瀑濺之風復生態其間正視不一色去瀑十許步巨石岌業遂人各踞一石望瀑而飲回風忽射稀點洒面起立欲避而雨脚已斜卷去未非二日少時讀天台賦知有瀑布不知其奇而如此問余余曰三見之矣見于五泄者如奔雷其觀偉見于黃岩者如立玉其觀逸若夫蒼寒霏微兼披緇度此爲最幽矣登封令傳元陽曰嘗夏月雨後經

此飛濤挂壁激石倒立如柱響震一山余曰然古人謂夏山如滴冬山如睡瀑亦有之夏瀑如怒冬瀑如喜此正盧君喜時也壁石多奇或爲霞或爲紺或爲嵐而根下有石數丈雲巒洗出其紋如刻畫澗中多白石墨浪界之與影石相似獨不能爲人物耳澗西有小洞容數人其下流峽中石几石龕石版道妍不一與碧潭相映爲山中絕景

嵩遊第三

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寺半圯有泉冷然及門而沒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五

西去數十武爲戒壇頽欄敗砌皆鏤隋唐佳句人物山水細入毫髮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寺故魏孝文避暑宮也唐以來習昆尼者居之遂有壇古碑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太曆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魏天平二年嵩陽碑不若漢書姓氏末云唐麟德元年九月庚申從嵩陽觀後來乃知嵩陽古是剎也門之右有人厝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勅代宗手勅十二字無一筆蝕者碑陰勒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河南陸邵書隸法適逸戒壇西南麥畦中有開

元十五年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僧撰兼書末云建塔僧破竈損一字蓋神僧破竈也塔已荒不可識而碑尚可憫今人但知戒壇寺茶榜可發一嘆山僧云古碑甚多磨爲時貴書且盡余自少林入嵩廟閱碑如林然耳目可及或無他厄數碑沉淪恐不免聊載之以或承以德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柏大者七人圍皮如皴石望之若山幹不甚修者上掩其本也今宮之石柱猶存其一掘三尺餘乃見礎古宮殿基高常踰仞柏之地視塔不當高于基三尺也柏之得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六

封也必以偉在漢已爲故物前此之積埃又不知幾許余意非去上數丈不能盡其修偉也舊志謂石上有韓文公題名歐陽文忠公跋過竟無有偶見石柱上其求之左方得邢和叔題名右方有云余與子由攷試西洛進士畢同遊二室諸寺最後過天封橫思觀道子畫遂行熙寧五年九月十日也其下不書款又稱子由不以氏語氣酷似大獠是時子由以忤安石出爲河南府推官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序有

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子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公是年監試杭州不應復至洛也其人定佳士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輩耳韓歐書竟不見退之題最簡古今載集中郡邑志俱不收韓集非僻書也永叔跋見集古錄郡志有之永叔先後凡數至其一與梅聖俞俱卽跋中所云登峯頂觀龍潭石記者也其一與謝希深諸人俱有見神清洞一事希深書云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令人一笑絕倒至今數百載如見其眉目也野史載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七

錢思公守西都歐謝同在幕下一日自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烟霧中車馬渡伊水則思公遣厨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宋人風韻乃爾栢之右豐碑一與太室爭傑其文不足言書則徐浩八分體字字生動欲飛書家所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不虛也東過崇福宮宮荒寂甚卽有宋諸賢所嘗提舉者宮之左爲啟母石石三丈餘旁裂小石事載淮南鴻烈甚誕而唐崔融啟母廟碑云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

字千金叙其嘉應又引郭璞李彤爲證則謂真有其事矣石之前疊石爲門其半已頽石方有字皆大篆風雨蝕且畫觀元魏碑尤古年號上隱隱一光字而戶曹史某及癸辛之間數字尙可識

嵩山第四

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臥二語勝畫非久歷烟雲者不解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戟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癯者也登嵩之路凡數處從萬歲峯者爲漢封故道迂回二十餘里至中峯巔下視諸峯危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八

石削壁或懸或仄態貌奇古因憶謝終與梅聖俞書所謂玉女窓鵝衣石八仙壇者按圖索之太此當不遠然石上無片字從游百許人無一人解者可恨也山顛一頽室側有古井甚晶瑩旱歲不竭前復有小峯疑卽古封禪壇規制亦敝余問道士此爲峻極上院叩道士茫然余笑曰若得劉伯壽爲導當無此苦元鼎問故余曰野史載劉伯壽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于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登頂凡七十四次伯壽蓋洛陽九老之一也有妾名萱草芳草皆秀麗

而善聲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斬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卽行牛止卽止其止也必命壺觴醉而歸嵩人以爲地仙云元鼎雖然曰公作嵩記幸述此一段以爲太室佳話余諾之稍東爲白鶴觀故址背負三峯左右皆絕壁太熊諸山屏其前橫者如案擁者如髻列者如眉幽邃平遠寔太室之奧宅也一松亭亭立秀傑非常觀廢已久山中樹大于腕者動遭剪伐而此松獨存殆有物護之松下遺跡宛然募童子能得片碣者與百錢得故瓦礫者數錢一時

袁中郎全集 卷十

十九

隸卒散盡披荆求之得古瓦數片皆琉璃龍其首唯榻不可得欲過別峯而顏色已迫余謂元鼎曰松間得一亭勿構小室遊者宿其上五日始爲不負此山也山之奧處不必論其指名者如韓公之龍潭歐公之天門泉范公之三醉石皆不能以一日窮今之遊者一宿少林輿而過太室之前至嵩廟天中閣倚欄一觀歸而向人曰吾已盡嵩山矣是尙未觀其肩也東行里許天昏黑不可得舊道從者曰從野豬坂下稍近但嶮耳余笑曰嵩山無發乃杖策行峻崖中約

十五里至山尼是日曉出城未至門百步許見城外有自烟突起以爲爆烟也頃之忽化爲環大可數圍直入雲際不滅者久之

嵩遊第五

石淙非嵩也繫之嵩後者水從東澗注嵩之餘也曉起見簷外絲雨頗不快倚軒瞻太室翠色若滴知非雨候也馳而出東門纖塵不起翻以爲樂過箕山望許由塚雲片鱗鱗如欲坵至測景臺乃見日折而東倚澗行山皆土阜甚舒緩將至石淙半里許漸聞水

東中書全集

卷十

二十

聲及至一澗皆石如稠林之筍四顧不得寸膚不知是石何時飛來轉盼之間向之土阜何處徙去也石錯立波中布置猥巧四布之山宜高則爲峯爲巖爲屏爲約吾目使不外見其樸也中央之山宜平則爲砥爲嶼若以供吾布席置酒之用也石之大者可坐十許人小者可分觴角飲飛籌走兕近可手攬遠可繩度也當澗之衝列三峯以拒水水激其根如甕如齒斜飛正射交注潭中激以觀其怒也連石皆深潭幽冷如黛潭以觀其色也至澗之下流石忽自夾兩

崖青壁削立長可十餘丈水至此如匹練所以蓄其浩瀚逸其奔放也石之麗在壁水之麗在峽踞中央者眩于欹危不敢迫視則又爲洞于岸之南人穿洞腹出至唇而拓水之深碧石之奇峭可以坐而收也澗上之山高者不過二十仞卑者數仞水可以步計石可以笏計然其勝爲箕頽之冠其去太室也二十里而遙

遊驪山記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栢森

東中書全集

卷十

二十一

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領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錮三泉而聞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松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與山俱逝兮空潭自照影不至今吁嗟乎茲山崇二世兮歌竟浴于長湯遂登老氏宮極于臺東過石龕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我冠修

韓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嚴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數吾子謂九疊之屏七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遭者爲宣城孤山輩騷壇之士豈復久矣吾豈復戍吾姓也余遽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喟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時爲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爲水石所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遊蘇門山百泉記

袁中郎全集 卷十

二十二

舉世皆以爲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湍者至于荷鍾溺于書者至于伐塚溺于禪者至于斷臂溺山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于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則爲至惟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爲惟彼亦以遠山水爲惟各據其有則遞爲富彼此易位抑更相苦矣嗣宗語意微涉牽率棲神慕氣在山水間爲俗談置之勿答是已及剗然長嘯林谷傳聲真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酬應哉唯世無發其積者

故不鳴也曰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綠目奪焉日晃晃而潏也雨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酣焉吾于聲色非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妖韶不能易吾一盼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可與見嬌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與宅也宋之康節蓋異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于棄人間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汨沒塵沙受人間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柳之而更拜唾之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曰子之于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謂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也余庸人也

閱袁履善詩

袁中郎全集 卷十

二十三

履善年八 餘骨健如鐵每賦一題如時鮮潤片之類多至百其詩意艱詞刻近日雲間作詩者多效之蘇人目之爲松江派履善爲人軒爽詠詠器無老態余極喜之尤以拳自負所著有拳經然酒間曾與

小修辭賭亦復不能勝不知何如

爲余言王

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諸名士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擬袁履善體移時方成唯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猶記其中一語云民將罄土災余每以語人無不絕倒者假令履善聞之亦當爲之解頤矣

閱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

元美先生夙曹以新不勝西州路之慟遂移居郡城蕭然窮巷門無襍賓僦士也王百穀雅與余善它枕錦帆涇去縣署不百武百穀絕不以私干謁余甚重

袁中郎全集 卷十

二十四

之而好事者倡爲不根之言流播遠近衣冠田野一日而遍上者駭中者疑下者喜竟不知爲何人所造吳中流言大率如此余既抱病乞歸衙齋荒寂賴二君時時過譚積塊頗消除夕百穀與子公等守歲齋中各有詩百穀詩云衙齋寂寂五辛盤老樹空庭雪片寒歲月速如將去客風烟淡比乍辭官投林羽自知樊苦縱壑鱗今賴網寬紅燭也隨人惜別風前流淚不曾乾以新時以他事未至後續詩曰江左平時白浪遙賃春空寓伯通橋逢門歲計羞黎慘花縣春

情惜柳條梳髮鏡中霜易實寄愁天上雪難消流光不爲浮生住桃盡寒燈夜俗迢近日錢象先亦富才情詩律精工吳中騷客如林後進之士意必有高才問學坦名草澤者然余未之見矣

袁中郎全集卷十終

袁中郎全集

卷十

二十五

袁中郎全集卷十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四明 袁大器 閱

紀述 附墨畦

場屋後記

乙亥日放榜榜中多名士爲父子者一兄弟者三叔姪者二不與宴者十有二人

丙子宴于 秦藩樂七奏雜以院本北劇跳舞

丁丑楊侍御伯芳招飲王孫西園園有池綠葉亭亭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一

壘石爲山石骨淨綠亦有墨者白浪隱隱可數大約

如長公雪浪石而黝色倍之是日晨起過行省看定

官石

戊寅汪右轄以虛暨潘臬諸公邀飲郭西金勝寺寺

去城五里規制甚敞卧佛長三丈餘衣摺古雅右一

小亭有石佛一軀僧云掘田中得者神骨清絕石色

潤如玉寺僧不梵唄而能撈彈僧雛數十輩按節而

歌亦復嫋嫋

己卯雨先是藩臬諸公約至曲江辰後雨甚移尊文

昌閣曉霽山色尤佳因憶浪仙詩陰霽一以掃浩翠
流國門大是實景時九月一日也

庚辰 秦藩招飲東園東園齋室雖華整不若西園

之饒水石池旁太湖石一甚妍巧從九龍池移來者

沉香亭舊物也飲罷從西門出

辛巳雨中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微之觀薦福塔邇近

顧小侯所建所建自寧夏來暫憩此遂拉與俱南至

慈恩寺觀唐人題名朱蹟僅有存者東南至曲江江

已吐遺迹宛然西南至韋曲雨益甚問所謂仇家庄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二

仲弓仁墓皆無有下勳蔭坡昏黑至牛頭寺宿西軒

談至丙夜

壬午雨益甚泥及馬腹顧小侯遂還千畦交流景益

幽奧南山時一見如隔羅縠東過杜曲越華嚴寺沿

陂多小刹不及觀東次興教寺古木蔽翳下瞰樊川

又少陵神禾諸原烟水花木絕類江南雨中望南山

不甚了了以爲恨以虛出所携羅漢卷及宋仲珩篆

書金剛經求跋余信筆書其後時 秦藩所遣中使

及優兒與俱遂置酒寺之西軒迫暮雨止禮樊法師

及西明慈恩三大士塔命工搆其碑夜宿僧寮覺有寒氣

癸未曉起雨霽草草櫛沐卽呼童子持交床至山門外望南山千峰堆雪如在几案僧云夜來寒甚正其雪也寺與玉案峰正對天池在峰下見其房宇炊煙是日新晴遊興益勃勃諸公謂石滑不及登五臺若天池固可望而盡也飯罷出興教寺後登玉峰軒故趾望南山益近草木可數以虛圖復是軒北至樂遊原拜杜陵飯于九龍池入城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三

甲申偕朱非三出城北觀含元殿遺址延安司李曹徵庸臨洮司李王良佐長安令楊鶴與俱西行十餘里次漢城觀未央宮舊基以虛問之亦飛輿來縱談久之

已酉謁辭先聖入碑洞遍觀漢唐石刻

丙戌北還楊侍御餞於東樓潘泉諸公餞於九龍池過灊橋已昏黑矣暮宿臨潼

丁亥與非二登高驪山是日晴甚萬里無纖翳辰後早湯泉碧砌如古玉苔光照人所謂玉環池也前北

爲華清宮舊址有大鍾仆地不見款識又有玉女池

洗頭池女池古石甃砌縹碧可愛玉女一名星辰湯

溫泉發源處也有殿礫石潤潔疑卽范陽白石當是

祿山與石蓮花並進者也山間多古栢盤旋而上觀

唐刻猶龍像頃之登老母巖邑人謂九月爲媼生辰

燒香男女彌谷稍南一峰突起道士曰此兩王舉火

臺也折而上前峰更峻起仍登其顛渭水盤旋東去

下顧始皇陵尺塊耳南望諸峰不見其際乃下從老

子殿覓支逕折入東繡嶺之峭壁直下嶮巖不可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四

置足度捨身巖下觀飛泉石壁回折景極幽奧余因憶王摩詰燕子龕詩瀑泉吼而噴惟石看欲落若腹乍穿穿洞唇時外拓疑卽此傳云龕在朝元閣之南此石龕寺也寺當山泉勝處爲驪山第一景是夕仍宿臨潼

戊子過鴻門坂飯於新豐晚次渭南

已丑出城西涉渭水南過孫氏山莊土山層疊竹樹森森泉聲繞一院下落爲池徘徊數刻乃去日夕抵

華川

庚寅晨起偕非二過移山潭未至潭五里許也皆亂石間之則嘉靖中崩山石也潭在山之下濶可十里深不見底有大魚百餘斤者人不取取云中有怪龍題其石曰碧照而去至華陰日西矣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

壬辰飲雲臺觀夜宿青柯坪

癸巳宿太華之巔

甲午窮東西峰之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

乙未次於邑郵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五

丙申具祝版祭於白帝廟登望嶽樓樓甚雄麗午抵

潼關治兵使者邀飲西樓觀河渭合處是日風霾夕

乃雨

丁酉次閿鄉

戊戌欲登鼎原雨不果作華山三記

己亥次靈寶過老子宅觀秦函谷關

庚子次陝州

辛丑雨如注枯坐署中不得一事坡公所謂十指如

懸槌也雨聲入風葉間亦自脩然

壬寅雨霽欲觀砥柱以路滑不果行晚次峭陵

癸卯過石壕次澠池始見中州錄

甲辰飯於義昌驛過王喬洞晚次新安

乙巳曉出函谷道遇蒲圻魏學憲說與登山話良久

晚次洛陽

丙午洛水憇安樂窩拜壯繆侯墓道午橋泛舟伊

水探龍門千佛岩西岸之洞多元魏鑿佛像簡古就

石爲豐碑北朝人書也惜殘缺甚耳東岸之洞比西

稍減而面貌衣褶極爲閒逸生動如欲語一洞中刻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六

諸經略似褚河南筆意宋神宗御書碑一通甚完好

半瘞土中題名強半爲開元大曆間人暮色催人不

能盡觀乃去

丁未入風仍留洛陽署中有巧石山洞與朱井二飲

其下

戊申次於緱山之郵館

己酉登嶺觀王子晉昇仙處山不甚高而少室峙其

前左右兩山如列眉古蹟皆荒唯天后碑刻巋然獨

存北望十里許有古塚方屋而高如杜陵狀道人曰

廬陵王陵也午過轅轅開折入少林寺觀初祖影石
及太祖手植柏登面壁洞洞中石如波捲晚宿方丈
庚戌飲甘露臺之皂莢樹過南退居寺僧百餘人乞
觀手搏雛老分曹相角中多絕技午過二祖菴登立
雪臺菴後有中宗小碑嵌廢塔上晚次登封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七

壬子偕非二曉出西門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觀戒
壇遺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栢又東至崇福宮題名
啓母石是日風力稍勁飲於半山之石柈上日沈乃
還

癸丑微雨至測景臺見日飲於石柈

甲寅登太室絕頂過白鶴觀遺址有古松一株亭亭
如慈徘徊久之下山未半已昏黑策杖行十五里至
山足

乙卯次密縣

丙辰出城觀白松酌於滴滴蓬之崖南入超化寺觀
溱洧發源處溪流浩淼所至皆泉而金花泉最大月
牙次之大竹巖畝者十餘家竹之內爲池珠泉漬出
蘆花如雪浪深可半里溪上皆稻田寺在昔爲勝槩
今已廢背溪面山左有古塔石門上題名甚多王晉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八

西僧塔甚多塔碑僅存皆唐宋間人一塔八方每方
石皆勒古名人詩鑲其句之景於石堆疊起伏其生
公可中亭一面尚完好今之畫苑不如也東北行里
許至一潭縹碧可愛上有危壁數鴛鴦浮其下見人
驚起題其壁曰二郎洞乃還

丁巳與朱非二別次鄭州

戊午次榮澤

己未渡河

庚申次新鄉

辛酉大風揚沙體中小惡雷一日

壬戌次輝縣晚登蘇門山聽泉

癸亥登嘯臺題名於碑之陰泛舟百泉

甲子雨次於淇

乙丑過湯陰拜忠武祠出城登文王演易臺

丙寅次鄴

丁卯欲登銅雀未果次於滏水飲同年楊子宅談天

平黃花之勝期以次年春暮

戊辰次邯鄲酌於叢臺觀差鵲胡舞

東中郎全集 卷十一

九

己巳次沙河

庚午次中丘

辛未趙州

壬申次真定

癸酉王中丞置酒談時事甚暢晚次饒城

甲戌次定州飲於聚春園

乙亥入學宮觀雪浪石及輞川陰陽竹晚次慶都

丙子次保定大雪飲於陳冲然宅

丁丑安肅

戊寅定興得三弟入京信

己卯涿州

墨畦

丁未會試知貢舉官爲禮部左侍郎署部事李公廷機考試官爲學士楊公道賓黃公汝良皆福之晉江人入簾之日

上賜宴於南宮三公坐上座是年少詹莊公天公亦知貢舉以未帶部銜遂與諸同考俱在陪席於時經房若黃編修九鼎提調若呂主事圖南亦晉江人也

東中郎全集 卷十一

十

是年主武試爲林公堯俞史公繼偕而主席亦李公時已入閣史晉江人林莆田人

丁未揭曉日天氣清和夜起猶見月及放榜雪花亂飛逾時乃止過午始晴問之甲辰亦然然先有雨候三弟中道久於場屋舉業之聲聞海內時同考顧諭德天峻李論德騰芳湯中允賓尹姚都諫文蔚皆雅重其才聞悉數日姚忽於丙夜馳寸紙示顧李曰阿胖已落吾手矣二公索卷觀之曰非是閱至書二房見一卷有氣骨諸公傳視驚喜曰是必胖也遂以冠

房而主者意不甚恰諸公力爭之僅得爲末房之首
及折號乃知其非諸公歎惋久之先是姚都諫夢中
道披髮入簾內大哭曰某住處已被人奪去彼時都
諫首卷爲主考改入第四遂謂夢已定付之無可奈
何不謂其竟被落也

清明日與曾太史退如劉民部元定陪祀

昭陵諸山尖秀生動令人意勃勃初至九龍池觀水
隨謁

今上壽宮諸陵附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十一

壽宮與

永陵以花版石爲墻精麗之極是時退如倦思寐余
謂元定

康陵雖遠山色殊佳遂聯鞭而進未至 康陵里許

山骨巉巖與古樹根相錯而出壁上野花如繪景物

幽絕乃去騎散步亂石間忽聞樹頂有軒軒聲見之

乃一醉黃冠卧了枝間者呼之不應窮道人心服乃

爾然此樹窠下臨無地竊爲怖之從此沿溪行水石

相觸石磔而水怒再進爲錐石口稚兒野女窺人如

鼠草草其村落口上有城屍高而前俯似海船狀跨
溪爲女牆道下爲水竇谿中塢壘纍纍樵子往來其下
余謂元定過此必有異因相與循竇而出行數十步
溪流回合水益縹緗可喜一壁上白石鱗起如珂雪
苔花綉之背作層巒疊嶂余大呼曰此黃大癡義眉
春雪圖也命稚子過酒來野戍無火及酒具諸人乃
以甌相傳飲適有負薪者從水上回頭大足墮溪中
僮僕皆笑既歸與退如言退如大懊悔時陪祭者多
與客俱余客乃張秀才明教也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十二

山陵歸騎甚早因至龍王堂乃出酒痛飲入門過典
德寺看水時元定已醉至宣武街見一婦明粧單
騎醉嬌如風嫋諸少年雜沓圍之時有中貴數人揮
鞭救解來者益多遂蜂擁而東

言往在白下見李龍漸往永慶寺榜其室曰

日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爲廟祝羅知掃地焚香

四月初四日李長卿拉余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太初

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爲惠安伯張公元善皓髮頰

顏侗客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

盤者甚夥西瓜瓢舞青猊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爲芙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午間紅暈一點如腮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強半疲於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卽採而歸種之二年芽始茁拾五年始花久則變而爲異種有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冶麗者已老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千餘本中設緋幕絲肉通作自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牆外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十三

有地數十畝種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二十六日偕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君超丘長孺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庸時小修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已開殘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日來者多高戶遂大醉而歸

某日入主客署遇安南貢使所貢皆金銀瓶鱸雕鏤不甚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問使臣能書否曰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絕云路遶石橋溪九折雲藏竹塢宅三間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聲春日閑

草幾不可識命以真書註其旁與中國無異

立夏前二夕與陶孝若坐退如寓所以慙齋爲題川
慙字韻退如曰某詩不知亦可傳否余曰必傳退如
問故余曰公詩如裴迪附輞川集何憂不傳退如大
笑

夏夜露坐與丘長孺道故因及梅客生長孺曰客生
督宣府時扯首遣人送良鐵數十斤云虜中某山忽
產此鐵客生不報但命工鑄爲劍淬磨甚精及虜來
市客生禁諸邊勿與鐵獲虜衆大譁客生出劍示虜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十四

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
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歸怨扯首扯首詞屈乃
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虜中安得
有此聊爲誇耳客生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再
仍命以鐵獲與之

僚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隨但用鳳仙花煮燒酒
去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香附
一斤用醋浸一宿當歸斷艾共一斤合入醋煮之擣
爲丸甚效余謂法有以順治者女以醋得病乃復以

解耶合坐大笑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草澤醫以鴨血點之應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先須絹帛裹齒不然齒即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水可解砒霜毒常德舊有庫役被毒太守試之立效

曾退如以五月十二日初度先一夕聚余齋因言去年此日與雷何思同在柳浪遂談及訪祝老事退如曰彼時已知其謬但恐兩兄見笑遂詭言之耳先是祝仙入名籍甚退如約余及小修同訪余復書曰退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十五

如但知官慕神仙不知神仙亦慕官也小修書曰今之所謂仙者分之則山人合之則仙也退如不甚信已而果然彼時張明教自鄧來亦言其人荒謬之甚然此輩聞名可知其偽不須面貌也

余友李西卿得第甚早美少年而面微黑時呼爲鐵鑄觀音丘長孺鳳目美髯魁梧長姣往時客吳吳姬呼爲白描關公五月十六日坐興德寺水樹邊客有舉此者遂識之

顧升自炎周郎呂蒙事甚可聽又許蘇子瞻及王曾

諸公文其論甚確侯暇日記之

四月晦日諸友集小齋天雨雹大者如栗頃刻積寸餘

夏日與諸友集城西月張園園甚敞有荷池水亭每暇日攜具往諸友以飲戶相角謬謂余不飲者以評屬余余略爲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噉噉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胡仲修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十六

如徐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舞劍未識戰場龍君趙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數日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邸中而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碗行酒一碗傾二盞許微風條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狄武襄奔崑崙關巧於乘敵袁小修如破浪船得風乃濟否則反爲漁刀所笑

六月二十四日琉球冊封使回疏中言丙午五月二

十四日黎明從梅花港開洋值順風七晝夜抵其國
居彼國凡一百三十餘日其歸也以十月二十一日
開洋二十三日午後風大作濤湧如山連折二舵舟
中所存僅一又復爲巨浪擊去舵葉三十日抵開之
定海所先是中山王尚永逝世子尚寧乞封仍求論
祭

方子公於南中得二佳研皆龍尾石發墨不滲子公
乃授其一於燕子磯曰使谷可陵則研可出後人當
寶之也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十七

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脚氣無葉用根雪照云心光
用之以治蠱極效

薑攪汁投廣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脚痛效甚速
候師之年老雙足軟不能行人教之炒綿子搗碎
和老米飯爲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某曾用此
方治夢洩并痔亦愈奇方也

小吏張姓年十六精悍肥澤一日以腹痛乞假余疑
其偽諸役力爲之請乃放去三月後一役忽云小吏
死矣頃之其母哭而來云死時甚明自言有一鬼守

之云我待汝一十六年今同汝去往福建受生言訖
復云我去矣遂死丁未閏六月十五日識

孫權遣襲劉璋者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盡
不謂疲春復逢于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人一
善如萬箭攢心何也

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坡公醉翁亭記草書真
跡爲士人白麟摹寫甚衆往往得厚直今劉元質有
墨本無趙榮祿跋恐是白家贗本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十八

王照新志記建炎初虜人將渡淮王彥國獻臣坐於
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攜一小僕
負一匣埋於空曠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往掘其
地宛然尚存啓匣乃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
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人
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汝陰王
明清真奇物也帖後歸劉綱公舉

袁中郎全集卷十一終

袁中郎全集卷十二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仁和 趙德邁 閱

廣莊

逍遙遊

賢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於山魚大於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於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蟻螟則信言蟻有國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議之事蟻螟曉上有無量蟲蟲有無量郡邑都鄙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即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即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嶽河瀆也有嗜欲者即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蓄而為疥彼知趨利膚中

之蟻山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邪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虎空處邪人

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濃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為有餘人得其小不為不足蟲處其內不為逼狹人據其外不為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為劫蟲以生老病死為劫則間之蟲笑指節為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叱為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邪由此推之極情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為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炎寒寒界無半罅可出頭處一直之裕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蟬蛻以暮歲為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犬於豕小於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

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魔者以手壓胸手卽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呈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惟能安人蟲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域也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三

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禾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口於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助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轲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

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衡於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目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蚋晝不辨丘嶽日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鋌借肺中風借舌勝聲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四

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卽不可憑之爲是非明矣槐葉之蟲其身純青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惑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祝夫尚僧以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問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爲不令矣灰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鳶七日不盡聚旌而哭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楊珠襦玉匣以爲不仁矣天

理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訓彼彼亦訓
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吳
之若若譏髡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
笑杯中之空也以辨鼎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
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
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國之舊學歎南山之新學也以
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木偶之無識也以中
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既之鄉語也夢
中之人物有喚我者有驚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五

莽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就真就
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
高地下亦不言天平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
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
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
離是非思如可達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腳哉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
人波波吒吒槁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

曠與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醜以
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
莫觸於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執軌以範躬收
視却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軌以範
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歿矣收視以衛目
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歿矣却聽以防耳耳
之壅蔽者生而耳之納響者歿矣恬淡以約口口之
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歿矣虛無以葆性性之
寂滅者生而性之動盪周流朋從往來者歿矣皆吾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六

生即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譬如半身不隨之人雖
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
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
此生即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
生盡天地之大喬枯歿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
孤之子不見天絕於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
生也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摩
之即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
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

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微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爲益生葆命之行直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卽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壽何益命不因妖而不立妖何惡妖不足惡壽不足廢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一

七

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籥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旦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嗜雞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雞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旦謁主人於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八

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媼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驅之出門天門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惟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夭折者或三十二年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十或百餘歲辟二蟬蛻一灰於午一灰於暮諸水族蟲皆弔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條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烏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一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勞碌一生有生可戀歟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

畏死惡灰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見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衆非深達生灰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鰕如蟹如蛇如蛙鰕溺蟹橫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即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九

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爲鰕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故雖方丈涔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嘗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聃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由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

於易故貴柔貴下貴卑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身而況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德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畧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於人而據我於扁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竟無我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沉者事君之我未盡

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
也美里被囚居東見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於
匡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
言六十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幾
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
饑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噉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
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而
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
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十一

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
可涉哉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
根在卽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
卽遯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
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
有福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
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黃
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人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
弓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

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屬皆
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汗朝口無臧否梁公
身事女主與姪奴爲伍縱博視裴恬不知耻使諸君
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
委蛇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
伏一張良娣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嗟乎
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似之而非非之而似噫
余不敢言之矣

德充符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十一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足耳
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料其強痿
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一夫抱疴舉族
奔走至於覺明真常形神之常聽其枕裡恬不知怪
有言及者互相噴笑指爲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耶
至此邪夫天地之長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
生長長非以枝葉也人之視聽操履含知秉耀非以
手足耳目心也謂耳能聽灰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
能視灰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灰者亦有手

足何不起謂心能思灰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知識
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者諸濕之
偶聚如濕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緣之虛影如已
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去識亡熱謝菌而濕
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客於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
仆辟則無柱之宇無根之樹其能一日立於天地間
哉萬物皆可爲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
強得木者理人皆可爲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
死則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长也人

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開口空腹也覺
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
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勁而節
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爲意識一切衆生
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纏
促局如繭中之蟲煎即如在釜之蟹畜盜自功家貲
日銷至於寶盡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
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
心中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尚能取空一世據批形骸
至人脫却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
齊有優蛾者館於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
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叟有聚觀者余
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能終折已游三街六
衢與諸少年狎視材叟之觀者蔑如也口通達官
貴人之家分杯連席謔浪終日見市井少年猶
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籍樂部日入掖廷聲遍長安
王侯公子爭爲挾筴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鷄庭鳥
也今余出京又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侯閭閥歷既

參寥子人場有若幽室籠檠指撥隨手而應歌侯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已焉耳不見人焉耳龜蒙先生曰吾寤矣夫其甲行道四十年而惟恐置身之無所也監矣夫彭祖之神與國殤相遇於道殤曰見來祖怒曰余壽過若倍從何娶我殤曰見所謂八百形骸也非見也夫人偽而鬼真今與若較卽真之日予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古今宗師未有不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見於世孔子曰朝聞夕死而巳者壽夫釋老之爲生歟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歟雖鉅儒大賢未有能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於治世卽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歿之本體也何言天非人是已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既已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卽道既已無耳無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卽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

天育物總是教體心靜土靜曰位胎卵戕戔曰育性如是故非是強爲爾我生歿了不可得噫金口未宣木鐸先啟涅槃妙路實肇數仞天人導師非孔誰歸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歿之的儻謂蒙莊不實則中庸亦僞書矣天下皆知生歿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歿者罔圓之人一陷大戮寤寤寐寐惟脫歿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惜營營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橐鬻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已之必歿故也茲茲衆生誰不有歿墮地之時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十六

歿業已立趨名驚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歿者當如是邪文章之士以立言爲不歿是故著書垂訓呖毫吮墨仰面觀屋神僊之士以留形爲不歿是故鍛精鍊氣留心龍虎坎離及諸大井藥物之術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歿是故耽心禪觀趨向虛無遠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論矣十種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外變易之身終屬有爲恰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何物也而可以已意趨恰之哉夫道天也趨恰人也

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卽無物可與道湊合者道若可聽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窠非道道若可見是相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若可言是響非道道若不可言是瘖非道道若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思是忘非道道若可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非道可聽可見可言等卽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灰可聽可見可言等卽灰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生種種趨避皆屬生灰迫道愈急去道愈遠夫惟聖人卽生無生卽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趨生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十七

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普見十方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報尚無生灰可了又焉有生灰可趨避哉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日銷之有體故也聖無體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實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也聖無果子生於亥灰於丑此一時之生灰也日生於朝灰於昏此一日之生灰也春生於冬死於夏此一季之生灰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一時

夫自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果仲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體者諸法同體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氣出入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證乃見讀儒書者尚以此意參之庶幾聖門之嫡傳哉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誦道不焚士不岐吾欲爲網罟彼卽爲深窞網罟者深窞之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卽爲舞文法律者舞文之始也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八

吾欲爲仁義彼卽爲放縱仁義者放縱之始也道而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無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鬪傷盟誓者亦假束約何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謂弟子曰余依先聖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不逮古邪何訓之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諦盟要約者始

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子見親過兄弟責望於家朋友譙讓於野先生之教則然民之罪哉文中子慨然而退屏居深山終身不爲人師達古之初民物祿處有若鶩焉也難不作迨其後世始有教民網罟漁獵者於是獸相率入於山魚相率入於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既不相習是故人之強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強有力者遇人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鶚冠子曰敢問詐之所始鶚冠子

葉中郎全集 卷十二

五

對曰始於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鶚冠子曰有一二卽有千百有千百卽有計算有計算卽有文字有文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天而血鬼聚哭憤大樸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不得其所獨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丈人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何也丈人曰往者余釣於江朝出夜沒垂六十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爲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疎

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丈人曰嘻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日出而民不爲災今則壤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於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格者格殛者殛而昭宣平章不倍於昔也夫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鵠天不以水之尅火而去水天不以獸人之故而絕虎狼

葉中郎全集 卷十二

五

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鎮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嗔譽之不喜太山摧於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兒也鵠鵠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燦之以不爲熱濡之以不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鵠鵠齊威王令於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三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悞一人曰臣之術有過於此者臣能

別雞鶩野鵲齊王乃呼耆夫龍孔雀翡翠百餘私議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之發龍嘈啞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臣之術又有過於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王乃導入園令觀桃李諸花觀畢苑令摘花試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怪臣之術有大異於此者因問首一人爾一日能分別幾日千餘人大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之術能一時知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二

二十一

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十萬戶起一心一念臣能悉知用臣之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齊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於殿王三環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分龍之雨塊雲之雨知其不隔轍臣是以知雨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知其苦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貧者知其以粟賤者知其欲爵鰥者知其欲婦媼起知其營業

入夕知其晏眠臣是以悉知其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可撫四夷威王憮然自失曰先生休矣

袁中郎全集卷十三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錢塘 鍾人傑 閱

德山塵譚 小引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茂密驕饒如洗櫛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既絕糅雜闕號歎閒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大而編之既還以示余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一

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爲之譜邪然公冊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爲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於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卽春夏秋冬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

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心則死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爲夫子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何以短此等可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二

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爲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答格物物格者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物格邪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天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

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邪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文字入曰聞

無明卽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念故明卽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知此卽生滅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無

康中郎全集 卷十三

三

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願心地豈易乎哉曾子之絮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卽慧足佛種從緣起卽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折色明空一乘却不然

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卽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位解者大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蓋時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分久暫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經歷數日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分久暫邪

往有問伯修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者伯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於諸妄心亦不息

康中郎全集

卷十三

四

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病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來問者皆極細事有何緊要答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應曰此何足問汝眼晴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關繫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

解者大非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薪
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
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纏固執看不
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

問權教豈佛誑語邪答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剃髮
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與你此語
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爲不如是語則彼不

義中耶全集

卷十三

五

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答有
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惟分段識
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爲定
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謂也答此以定爲定
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爲定者也蓋所謂定者
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儻不明了心生疑怖斯
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卽是定

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爲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
垣外金鼓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來不聞未免有疑
是爲不定

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干現在
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於過去事有卽今要接續做
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爲某事今日須預備者難道
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卽是現在矣
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義中耶全集

卷十三

六

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
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爲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惟識
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
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
識未起故若自己從盞內見火與飯俱吐可見吐者
是吐自己之見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置
此土人此土人不忍怡然順受若以訾彼土人其怒
必甚可見怒者是怒自己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
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

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瞋癡答貪瞋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識不曾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瞋也至于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忘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雖持一切種子而自體曹豚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爲自然老氏之學極玄妙處唯止于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爲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邪答前六識卽第八見分前五根塵卽第八相分色聲等疎相分也眼耳等親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卽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問凡屬思量卽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蓋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隨

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卽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問貪瞋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瞋答七識以我爲貪旣云我矣豈有我瞋我之理邪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爲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事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聞若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相礙卽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煖火則不寒是水火亦我也故地水火

風空見識教典謂之七大總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爲趙甲則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識最難別出今略指其凡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答有兩箇則彼此相到今只是一心寧有心知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

一戰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脉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於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脉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

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那似輩夫輩者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輩故所之必務張皇卽如耕田鑿井饑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束約西祭行訪行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絮去必至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五

內欺已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卽應引着卽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哉矣奚必遠有所慕哉問古來諸師何爲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餘里我却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已所能者爲本

等已所不能者爲神通其實不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卽目已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色鼻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灑灑落落收放自如

東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一

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因明故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耻挑糞筐非明之爲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口用少不得處皆是一箇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門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云

礙脚亦有礙矣

間大慧云不許起心營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初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並不見走入內宅此心向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又今在座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髯不相干非要忘其爲髯始得自在也卽此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爲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譬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有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此喻絕妙今學

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爲所得謬矣

東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二

偈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像今年生子否答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爲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爲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爲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磨西來只剷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剷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剷除修禪定者行及說道理者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

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鴈聲曰窮秀才家只有箇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何者爲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子女來其母曾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才之脉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三

以爲有道理其實邪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邪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略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爲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過藥語邪有定理故我所謂無理謂無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考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試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邪是形邪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

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邪天之上有天邪天果有盡邪地之下有地邪地果有窮邪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爲收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窮邪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爲異矣問此與老莊自然何別答這裏如何容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諉之不可思議邪答知者通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四

問如何說有公案不要求明答有箇喻子極妙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燃燈見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落第歸來雖下基飲酒而真悶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工夫上有默默故不處恐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你此

疑是我說來方疑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人於疾病臨身便覺昏憤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養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于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憤者皆不足論蓋昏憤與不昏憤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邪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五

宰之念則其苦益甚况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箇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爲已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憤的却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爲病卽今好人都空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暑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邪問真歇了師云老僧自

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未知何等是安閑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卽今推求淨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閑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箇英靈漢膽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者是鬼關在意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六

識上卜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者是鬼關在行事上妝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一生卽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安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答今呼

汝名汝即知應與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承當

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即退讓亦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既悟時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即與人爭競亦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範提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人亦分兩樣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白路者洪覺範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七

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先生曰不然覺範是死語是實法

小修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于經綸上求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爲子決不可用有語言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密事其人也觀林間南詢二條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有真譬如要北人說關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若本處鄉

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官要林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奇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多的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汗流則不得先生曰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日這箇是修證不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答曾聽曰這箇是汚淥不是汚淥僧復擬答先生搖手曰是不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道理會答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八

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存甚麼答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做順應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此真覺範已曾笑破

問從上祖師亦死于刑戮者何故答灰於刀杖灰於牀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須是眼光歛跡勿露鋒芒教

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
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
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
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卽如
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
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
藏於密以至于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十九

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
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
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
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內冀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
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
薄難物則甘難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
令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

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
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肝江發得極
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
小人甘心爲人所遠邪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
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
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
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陽明是也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二十

應以儒教得度者卽現儒者身而爲說法濂溪是也
問如何方是無爲答所謂無爲者非百事不理也漢
文帝稱無爲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
錢愧心此無爲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爲也故曰
無爲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故有舉何名無爲答因人
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爲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
答老莊之因卽是自然謂因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
則以無因而生爲自然如鳥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
因而自爾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
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
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真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
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
恒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却在甚處答
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
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曰我便如何彼却
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三

三

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
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
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袁中郎全集卷十四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觴政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鐘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
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腸
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夫提衡
糟丘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採古科之
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爲飲客者各收一

袁中郎全集 卷十四

帙亦醉鄉之甲令也

一之吏

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儒爲曠官謂冷
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
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二之徒

酒徒之選十有二款于詞而不佞者柔于氣而不靡
者無物爲令而不涉重者令行而四座踴躍飛動者
聞令卽解不再問者善雅謔者持曲爵不分怨者當

杯不議酒者飛觴而儀不愆者寧酣沈而不顧
滌者分題能賦者不勝杯杓而長夜與勃勃者

三之容

飲喜宜節飲勞宜靜飲倦宜詠飲禮法宜瀟灑飲亂
宜繩約飲新知宜閒雅真率飲禱禱客宜逡巡却退

四之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潔
也醉得意宜唱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
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盃

袁中郎全集 卷十四

二

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
爽也一云醉月宜樓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
微醺醉文人宜妙令無苛酌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
醉知音宜吳兒清喉檀板

五之遇

飲有五合有十乖涼月好風快雨時雪一合也花開
穠熟二合也偶爾欲飲三合也小飲成狂四合也初
鬱後暢談機乍利五合也日炙風燥一乖也神情索
莫二乖也特地排當飲戶不稱三乖也賓主牽率四

乖也草草應付如恐不竟五乖也強顏爲歡六乖也
畫樓板擅諛言往復七乖也刻期登臨農陰惡雨八
乖也飲場遠緩迫暮思歸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
歡而有別促酒淳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

六之候

歡之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
主嚴三也非觥盃不謳四也不能令有耻五也方飲
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
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賓律十也廢替律十一也不特

袁中郎全集 卷十四

三

酒十二也歌兒酒奴解人意十三也不歡之候十有
六主人吝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醪而不序三也室
暗燈暈四也樂澀而效驕五也議朝除家政六也迭
謔七也與居紛紜八也附耳囁嚅九也幾章程十也
醉嘖嘖十一也坐馳十二也平頭盜襲及偃蹇十三
也客子奴當不法十四也夜深逃席十五也狂花病
葉十六也飲流以日睡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其
他歡場害馬例當叱出害馬者語言下俚而貌醜浮
之類

七之戰

戶飲者角觥兕氣飲者角六博局戲趣飲者角譚鋒才飲者角詩賦樂府神飲者角盡累是曰酒戰經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無累之謂也

八之祭

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為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何子真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仁阮宣子而山巨

袁中郎全集 卷十四

四

源胡母彥國畢茂世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輩皆以醞法得名無闕飲徒姑祠之門垣以旌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九之典刑

曹參蔣琬飲國者也陸賈陳遵飲達者也張師亮寇平仲飲豪者也王元達何承裕飲儁者也蔡中郎飲而文鄭康成飲而儒淳于髡飲而俳廣野君飲而辯孔北海飲而肆醉顛法常禪飲者也孔元張志和仙

飲者也楊子雲管公明玄飲者也白香山之飲適蘇子美之飲憤陳瞻之飲厥顏光祿之飲矜荆卿灌夫之飲怒信陵東阿之飲悲諸公皆非飲派直以典寄所托一往無歸顧廣之皆歡場之宗工飲家之繩尺也

十之掌故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炫酒孝經貞元飲略賓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緒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略

袁中郎全集 卷十四

五

皇甫崧醉鄉日月侯白酒律諸飲流所著記傳賦誦等為內典蒙莊雜騷史漢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為外典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寶甫馬東籬高則誠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饒腸非飲徒也

十一之刑書

色驕者墨色媚者剝伺順氣者官語含機頹者械沉思如負者鬼薪梗令者決逃狂率出頭者慘嬰

飲儀者共又畢歡未闌乞去者非對履皆罪人馬坐
三等青城旦春故沙門島浮托酒狂以虐使爲高人
驅其黨效尤者大辟

十二之品第

凡酒以色清味冽爲聖色如金而醇苦爲賢色黑味
酸醕者爲愚以糯釀醉人者爲君子以臘釀醉人者
爲中人以菰醪燒酒醉人者爲小人

十三之杯杓

古玉及古寄器上犀瑪瑙次近代上好瓷又次黃白
袁中郎全集 卷十四 六
金叵羅下螺形銳底數曲者最下

十四之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一清品如鮮蛤糟蚶酒蟹之類
二異品如熊白西施乳之類三膩品如羔羊子鵝炙
之類四果品如松子杏仁之類五蔬品如鮮筍早韭
之類

以上二款聊具色目下邑貧士安從辨此政使瓦
盆蔬具亦何損其高致也

十五之飲飾

紫几明窓時花嘉木冬幕夏蔭繡裙藤席

十六之歡具

楸枰高低壺觥籌骰子古鼎崑山紙牌羯鼓冶童女
侍史鷓鴣沈茶具以俟吳箋宋硯佳墨以俟詩賦者

酒評附

丁未夏日與方子公諸友飲月張園以飲戶相
角論久不定余爲評曰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
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啁啾終日
袁中郎全集 卷十四 七
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
徐孺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
本情袁平子如武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
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
關以奇服衆

袁中郎全集卷十四終

袁中郎全集卷十五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惺齋定齋
武林 趙宏綱 閱

瓶史 序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於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器崖利藪目昧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閒而踞爲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於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與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決烈丈夫之所爲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歛筮高巖濯纓流水又爲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臚

瓶貯花隨時揮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爲余案頭物無扞剔澆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取者不食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聊以爲

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錄列於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卽有至者率爲巨瓊大碗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幕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逸之士族迷於鹿豕身蔽於豐草吾雖欲友之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共目而指爲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余於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袁中郎全集 卷十五 二

入春爲海濱崇夏爲牡丹爲芍藥爲石榴秋爲木樨爲蓮菊冬爲臘梅一室之內荀香何紛迭爲賓客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柏數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豈可使市井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嘆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姊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故知色之絕者蛾眉未免飾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輩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罪哉梅以重紫

綠萼玉蝶百葉緗梅爲上海崇以西府紫錦爲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瓢大紅舞青猊爲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寶粧成爲上榴花深紅重臺爲上蓮花碧臺錦邊爲上木樨毬子早黃爲上菊以諸色鶴翎西施剪絨爲上臘梅磬口香爲上諸花皆名品寒士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敘此數種者要以判斷羣菲不欲使常閨艷質禱諸奇卉之間耳夫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今以藥宮之董狐定華林之春秋安得不嚴且慎哉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五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辟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賀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垠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窰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矮而小銅器如花觚銅觶尊壺方漢壺素溫壺匱壺窰器如紙槌鵝頸茹袋花樽花囊著草蒲槌皆須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

大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滌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翫然寒微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宣成等窰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水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粱橋便爲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園水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貯梅水爲佳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熱燂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五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

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者曹蝶下樹墓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簾牀一几宜潔淨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卓描金螺鈿床及彩花幾架之類皆置不用

七花祟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真味非甘苦也花有真香非烟燎也味奪香損俗子之過且香氣燥烈一被其毒旋卽枯萎故香爲花之副小椿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五

五

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麟故也昔韓熙載爲木樨宜龍腦醺醺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薝蔔宜檀此無異笋中夾肉官庖排當所爲非雅士事也至若燭氣煤烟皆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祟不亦宜哉

八洗沐

京師風氣時作空窓淨几之上每一吹號飛埃寸餘瓶君之困辱此爲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夫南威青衿不膏粉不櫛澤不可以爲姣今以數葉殘芳垢面

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萎立至吾何以觀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爲

膏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發濃寒花之夕也昏燈烘目媚體藏風花之喜也華訓神欽烟色迷離花之愁也軟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夢也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亭大厦昏則曲房奧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謹呼調笑夢則垂簾下帷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浴夕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五

六

浴愁直花則耳又何暇焉浴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致客浴牡丹芍藥宜靚妝妙女浴榴宜艷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兒浴蓮宜嬌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臘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銷護之標格旣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光潤也哉

九使令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也夫
山花草卉妖艷實多弄烟惹雨亦是便發惡可少哉
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爲婢海棠以黃白山茶秋海棠
爲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爲婢芍藥以鶯粟蜀葵
爲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千葉木槿爲婢蓮花以山礬
玉簪爲婢木樨以芙蓉爲婢菊以黃白山茶秋海棠
爲婢臘梅以水仙爲婢諸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
俗亦有品評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山茶
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羽風羊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五

七

家之淨琬也林檎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也鶯
栗蜀葵妍于籬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礬潔而逸有
林下氣魚玄機之綠翹也黃白茶韻勝其姿郭冠軍
之春風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
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不能一一比像要之皆有
名于世柔佞纖巧願氣有餘何至由子瞻榴花樂天
春草下哉

十好事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

倪雲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羣僂僂逸之氣者也

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
若真有所癖將沈湎酣溺性命灰生以之何暇及錢
奴宦賈之事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譚一異花雖深谷
峻嶺不憚跋涉而從之至于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
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萎則移枕携襆睡臥其下
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後去或千株
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臭葉而知
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
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閒居孤寂
之苦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爲桃花洞口
人矣尚復爲人間塵土之官哉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五

八

十一清賞

若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酒越
茶及一切庸穢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寧
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
時而漫然命客皆爲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
月宜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暑月宜雨後

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
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
佳地神氣散緩了不相屬此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
哉

十二點成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條揭
於廳花齋中花條意凡十四條明窓淨几古鼎宋硯
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薊州人送酒
座客工畫花卉感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

袁中郎全集 卷十五

九

簾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
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談禪窓下狗鬪蓮子衡衡歌
童弋陽腔醜女折戴論陸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
了戚開家人催算帳檢韻府相字破書狼籍福建牙
人吳中賈畫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
館爲鄰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譏俗尤競
翫賞每一花開緋幕雲集以余觀之辱花者多悅花
者少虛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者特書一通座右以
自監戒焉

袁中郎全集卷十五終

袁中郎全集卷十六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雜錄

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
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
至於洞廂汚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饒貓見
鼠尾盆泥罐通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一

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青貼
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綠辰花及瓜穰音聲
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
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
莊聯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
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
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鍾兒見暗則
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鬪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
賈秋壑促織經其略謂蟲生於草土者其身軟生於

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河陽之屬
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
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
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
者爲上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
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
色有白牙青捲肚黃紅頭紫狗繩黃錦篆衣肉鋤頭
金束帶齊臂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
金翅油紙燈三股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脂鈴之類甚
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鰕魚茭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擔
蟲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蟲內
熟用莖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
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
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
雖蟻風蟻蠓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鬚蟻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
鬚咬至灰不休閒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行動之時

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快其鬚即不能行既
憤不見因以灰鬚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
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
博物者

鬚蛛

鬚蛛之法古未聞有友龔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
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入各數枚養
之窓間較勝負爲樂蛛多在壁陰及案板下網止數
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鬚宜雖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三

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解之極易養之之
法先取別蛛于未出者粘窓間紙上雖蛛見之認爲
已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已極力禦之唯腹
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塲之時初以足相搏
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猙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
縛敵至灰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
數交即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即
云其善鬚其不善鬚其與其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
鬚者爲上灰者爲次雜色爲下名目亦多曰玄虎鹿

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饑飽喜嘆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而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時尚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窰器如哥窰董窰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并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四

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稗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甌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賦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值千錢敲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猥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貲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并

傳哉

題出世大孝冊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河之僧驚起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巾冠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名字書詞甚苦噫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恒式也使陽明所遇僧知此義當不勝彼冠巾邪夫世間冠巾多矣豈必皆曾參哉今之議僧者不過曰南叅北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五

已夫孔子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齊暮衛至不得煖席則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疎闊矣彼三千七十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邪使今之世有一夫子者出儒者必譏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弓十游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爲輕逸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亡也久矣道亡而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處之道以告其父母使其父母皆有一父之樂而無百年

之憂乃爲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皆至老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某禪人母年九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安養爲期豈非得其可以成之道以告若母者邪此卽天如之軌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若夫陽明大儒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旣已圓頂而方袍矣又安所用之

題澄公冊

澄公參禪上流也潛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之高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六

僧以止念爲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寒識情法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外道何異夫念無時而不動也雖昏沉冥默亦動也念無時而不靜也雖朋從爾思亦靜也求月於影則月隨風覓影於月則影未始不寂也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沒而求之無有也起而俟之金見凡十沒而求至昏不得牧之父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探也兒困焉不能釋也其父窺而笑曰是影也而金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旣已知影

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其有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卷中小修有夢中遇老僧謂余爲坡公後身故求改云云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桂譚笑而化當時以爲異而其得法上首某者初時以戒行藏落入疑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老者邪然坡公答參寥以爲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招之矣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脫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七

其至者如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哭與小兒語語便態出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世謂坡公譚理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山記在案澄公方讀兩赤壁賦余曰前賦爲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敘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釘釘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

也其說禪說道理世間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
謂公爲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嘗聞教典云前因富
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報得
魯鈍懸滯固其宜也明教曰雪照照撫凡久之

題寒灰老衲冊

寂音云十劫生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以三
昧靜勝得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兩不斷百思想謂佛
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謂之任病有斷
首者謂之覺礙先禪於此分疏不下權設話柄訛傳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八

既久窠臼從生卽此話頭墮前四病如人飲藥藥忌
同服久而不效遂罪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盜問於
盜曰盜可學乎曰不可學也子試爲之盜踰垣而入
穴聞及於主人子方悟失物忽大啼哭主人將下盜
者大窘欲出不得私爲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
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幾爲所
獲盜問何由得出因告之故盜驚喜曰道在是矣若
自有之吾豈能教若哉夫先禪機緣固亦若此若有
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衲尋有年試以此求之

雲影字解 卽明教居士之別號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心也
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邪飄緇而來分
片而滅以爲有物條同太空以爲無物屯膏走月余
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屨也少焉爲美人爲
蒼狗爲魚鱗儼似有魂魄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
紅彌然又不知窈何之也其有歸邪其無歸邪古先
生曰如夢幻泡影雲卽影邪抑非影邪夫空潭黛碧
入而成色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九

紀夢爲心光書冊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金十五白粲如丘積問之曰
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爲此菴伽藍夢中了了
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
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
則奇矣枝山書法爲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
至其一詠一笑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爲口實來顛

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盡死書法下至蒲技能之入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未盡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於諸神鬼之中於是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

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爲異者未嘗變也譬如投毒於乳變而爲酪變而爲醍醐變而爲餅而毒未始變也余於世之名儒大僧僞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沽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巷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鳩村僧還持卷索書因爲之識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爲

一段佳話也

識通禪冊後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續諸居士建閣已通又移檣葺經之不次者始通來肥皙魁然也今遂如削且他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憐長爲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爲有漏因遇諸居士得少畢初願今乃思名山遊將發匡山過余鄉之三茅憩焉以次賸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之顛蓮海而南放於牢歷覽齊魯之勝蹟杖策日觀峰觀日出焉截出少室太行坐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一

玉女洗頭盆求所爲巨靈斧者觀之然後覲曼殊於清涼禮徧吉於大峩放舟三峽過柳浪袖中出峨眉雪與居士談百城之槩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載爲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他日不知邂逅何山余旣魚服師面目皴恐不聞聲亦復不相識矣

爲寒灰書冊寄耶陽陳玄明

耶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爲訊余告之曰夫二君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灰爲一大事而先師云朝聞道夕

或可是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者溺於章句縱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能孝能忠廉信節卽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朝聞孝悌之說而夕焉蓋棺可乎且七十子之徒其中豈有不忠不悌其人者而殆庶止於子淵一貫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有孝悌外源本矣而又不知生灰事大夫聞道而無益於灰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也灰而等爲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事此冷淡不近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二

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盡暢朝聞夕灰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江輩出始能挾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罕擊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輩噴而世之儒者疑信相參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之學脈絕而其脈遂在馬太師諸人及於近代宗門之嫡派絕而其派乃在諸儒至於今所謂螟蛉者亦絕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不聞其語矣今寒灰子儒心而惱服明教禪心而儒服是其上

必有得也頗有以益我寒灰又言鄒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經內而心託方外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居士一言以詔之余曰無他說因書以付去納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成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遊德山成偕來暇日乞字於余余字之曰習之諺語云習見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真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如鳥數飛者邪夫沙彌所習者曰戒曰行此以習習者也非以性習者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三

不可見不可聞以可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盲習明以朋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成如以空令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遽呼沙彌沙彌應諾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默然尊宿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必然處今取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鄧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寒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於余余因字之曰明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卽宗也教卽體此宗者也俗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爲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既不知率性於是閉其眼塞其耳卷其舌凝窒其意以求所謂性而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四

性愈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也何則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爲參之也故先佛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色身卽眼耳內卽思慮也儒宗出睹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物育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真十方皆殞天地位萬物有此震旦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面命也十方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赤軸也不殞則不位不位則不殞殞與位似反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天地亂極矣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位若此固

知非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第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傳後

往余爲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窓花紅紫也成血又云裹淚看零丁認作山頭石蓋謂稱未亡者形影相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始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被殺了無異色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蓋已知其不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五

可奈何故安之鄭母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爲方子公姊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子公手書其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爲識其後

識篆書金剛經後

從曲江過韋曲宿牛頭寺汪右轄以虛出是卷卷首有伯時繪子昂篆皆極精工而金剛經則宋仲珩篆書也仲珩草書爲當代第一而篆不多見今見此卷勁如屈鐵豐道生不及也景濂一跋敘述詳委此公遂於禪而教典尤博紫陽圭峰分身入流者也卷尾

有姚少師書極道逸少師書數變而晚更秀余昔見其自題畫像及跋樂天竹窓詩雋氣見於筆端復可皆高禪兩書俱出他手可不善書而復有臨池之譽不知何以借提刀人也若余不能書者然每見佳卷輒書此亦可發一笑雨中至典教寺小史設長案山僧出粗石硯雞毛筆強余書以虛曰仲珩必屏處書子豈亦有此癖邪余曰彼工書畏敗名耳余亦何畏也遂笑而識之同觀者爲朱武選非二段督學徽之也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六

題汪以虛羅漢卷後

謂大士藏洞穴若干年而征羅旁者得之既入汪以虛簾筒以爲得所托矣而鼠齧其尾幾傷趾是此諸應真一厄於盜再厄於鼠三厄於以虛也夫阿羅漢一名殺賊而不能自守其械慧刃之謂何今與大士約欲護金襴衣當先殺盜次殺鼠最後殺不能因扇以却鼠者是卽大慈無量方便也

識張幼于箴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醉龍

阮籍母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閤樹不冠入廁自以爲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慎密客人也兩種若冰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者不相宜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始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今若強放達者而爲慎密強慎密者而爲放達續見項斷鶴頸不亦大可嘆哉夫幼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事櫛物比目爲極則而與古今高視闊步不矜細行之流以爲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七

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顰學步之陋習耳而以之美幼于豈真知幼于者歟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罈之團風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於江至到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卽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圍坐齋中甚有喜色山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餽玩經時始細嚼嚙下喉中汨汨有聲乃相視而歎

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
歎羨不置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孺
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媿歎而已又余
弟小修向亦東詢載惠山中冷泉各二尊歸以紅箋
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詰弟曰孰
爲惠山孰爲中冷弟不能辨嘗之亦復不能辨相顧
大笑然惠山實勝中冷何兄倒灌河水自余吏吳來
嘗水既多已能辨之矣偶讀幼於此冊因憶往事不
覺絕倒此事政與東坡河陽美猪肉事相類書之并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八

搏幼於一笑

題泗州寺疏文後

余凡兩過泗州寺皆以拜客往一門如竇內僅正殿
一而空其旁諸天佛子纍纍土間所謂寶池金地
者僅僅斷垣敗礫寒榛衰草相枕藉而已矣夫吳艷
冶田天下層樓複閣充塞井閭家有承繡之石苑香
剪綵之花而一袈裟地乃荒涼若此豈吳人果不貪
佛邪抑僧行薄劣致法堂前草生一丈也寺僧明極
雖無佛解亦守禪律數爲余言此中有檀越遍擇城

中精藍欲爲神足長老建佛廬一區今寺幸有餘地
顧恐僧力薄如居士言耳安得令君一櫟而致之
哉余笑曰此化主事也夫布金鑊塔亦人也爾善化
之

識周生清秘圖後

不才之木得子而才故知匠石不能盡木之用嗟夫
豈獨木哉世有拙士文離龍鍾不堪世務頭若蓬村
不中巾冠而若灰盆口如破盂不工媚笑腰挺而直
足勁而短不善曲折此亦天下之至不才也而一入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九

題江進之城隍疏簿

茂苑公此舉甚便但往歲見羽流縉徒每每借此以
脂膏其腹靈宇未就而主者已充囊盈篋上者爲子
母錢下者爲酒肉爲狹巷曲邪之用丹碧稍塗金其
外而柴其肉不一二年頽然如故矣若然則長史與
若曹市是長吏易與也夫幽有鬼責而世固有不畏

鬼者不日錙計而毛責之有此冊在平今與而約工
成有勸不則爲三百斤長枷以待冊凡一百葉即五
十顆施者母用朱簽敬題字白紙上

記藥師殿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與由寺門至房
中可里許夾路多古木禪卉正面與藕花莊相直背
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此余今歲同
陶石簪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
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何也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三

他僧房多香客及游入婦女往來喧襍若公庭蓮公
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強人喫齋余不
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凡銅甌瓶盤之類爲僕子所
擅亦無嗔怪二可喜也禮蓮池友虞長孺僧孺三可
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
最饒豪蓮公不厭余性狂僻多詬詩貢高使氣目無
諸佛蓮公不以爲妄五可喜也夫好與好未必相值
蓮公之可非哀生之喜幾乎不彰喜則居居則樂樂
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

能要一錢作客不能覓一錢名雖極越實無半文可
布擬欲向交游中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
人顏面甚薄卒不能爲力藥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
郎爲何等入哉雖然余他生儻得成多寶佛將散恒
河沙金作布施用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
此地舊名淨居菴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下酉五月
始落成堂之後爲樓諸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散處
其中樓之下向南有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
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真後之君子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三

視斯記者嗔與笑與

讀經羅漢贊爲黃竹石題

數墨尋行云不了義離指月觀超半滿字風起雲流
烟高石翠是沒字經諸佛所笑

題寶方卷

往余游白下謂人曰此回得半個聖人人間爲誰不
答歷指諸名僧以問余皆不答久之被逼抑不得余
乃應曰天界寺廊下教學先生老僧名竹雀者也問
者大笑及余遊燕編索諸人叢林乞一高僧爲老侶

久而不得後有稱寶方異者子一見于崇國便謂度門法師曰此師與竹鶴成一個聖人矣度門極笑以余爲知人兩人者皆隱解顯行與徧吉菩薩爲眷屬者也欲驗予言誠者當往天界寺天王殿一看卽得

書念公碑文後

余辛丑夏舟中爲念公述此小修代書于冊彼時龍湖老人猶在通州談大乘者海內相望自余山居七載再游南北一時學道之士俱落蹊徑至白下晤焦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三十三

先生使人復見漢官威儀有來詢者余曰焦先生洪鐘也試往叩之及余歸柳浪而念公適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蓋余之耳不聞至論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撫今思昔淚與之俱大使海內人士無志大乘則已若也生歿情切則幸及此二老尚在痛求鍼劑余非阿私所好者蓋余參學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及自謂不至誤人若但欲持戒學語則無事此老鍾鑿矣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

精舍中不可無藏猶校序中不可無經也顧請藏非難守之未未爲難所以難者有故一曰蟲鼠蠹魚蠹之類是也扇鑰不嚴則有粉齧溺漬之患二曰風雨溜則爲痕潤則爲鹵日久則粘澁不可開三曰黑暗黑暗者室卑而隘地汚而近烟厨也四曰劣僧力劣者奪心劣者盜才劣者串皆劣也五曰頭巾始則借觀終則掩取割軸破標無所不有宦勢以令取郡邑以符取取者不賄送者不時垢辱加焉此事數之必然者也念公愀然曰蟲吾能禦之以扇風雨吾能庇之以廬暗吾能燭之以曦劣僧吾能隄之以尸羅夫頭巾制僧之命者也僧拱揖聽令之不暇又何術以禦之余嘆曰念公汝見尊經閣上書冊及士夫家藏圖書有過三世者乎頭巾之自爲計若此其爲因果可知念公亦聽之而已矣

跋蘇白合璧卷

東坡在揚州與元章對置兩案各書澄心堂紙至脫乃相易去此竹此詠豈對案時物耶彭城墨派在南宋已稱希有顧詩蕭颯有此君意不獨書也君超珍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三十三

之

題陳山人山水卷

陳山人嗜山水者也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烟嵐與居鹿豕與遊衣女蘿而啖芝木今山人之跡什九市廛其于名勝寓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飲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巖棲而谷飲孔子曰知者樂水必溪澗而後知是魚鱉皆哲士也又曰仁者樂山必巖壑而後仁是猿猱皆至德也唯于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充足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十四

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往來也是之謂真嗜也若山人是已昔有書生携一僕入太行山僕見道上碑字誤讀曰大形山書生笑曰杭也非形也僕固爭久之因曰前途遇識者請質之負者罰一貫錢行數里見一學究授童子書書生因進問且告以故學究曰太形是僕大呼笑乞所負錢書生不得已與之然終不釋既別去數十步復返謂學究曰向爲公解事者何錯謬如是學究曰寧可負使公失一貫錢教他俗子終身不識太行山

此語極有會想山人讀至此當捧腹一笑也

題石刻金剛經後

昔六祖聞金剛經一語之下頓悟無生德山講經數年不信宗門有此事後因吹燈悟入遂焚却經鈔夫一經也而一以悟一以謗者何也若謂道離文字則六祖以聞經而悟道若謂道卽文字則彼講經數年反不若一吹燈簡易者何耶佛言書誦受持此經功德倍恒河沙布施若爾則書誦受持此一吹者其功德又不知當何如也賢公以佛神力勒石成經可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二十五

謂深信般若功德者抑信此一吹功德與諸大乘經典無二無別否耶

題如賢淨社冊

淨社不易結淨侶不易識鶉結而入則狗嚙其血賢公立社後凡十方之疥癩膿垢腥臊葷膩者皆當作菩薩想以此爲淨盡十方界衆生皆吾社中人矣

題石頭募冊

石頭和尚頭如石石頭路上人不識鑲葉裝腹烟燒頭往返魔宮如門闕東弗于逮始欠伸北轡單越會

朝食虛空量盡神足藹石頭依舊石頭側天男龍女
盡驕痴塚間林下饑火過爲語石頭國裏人無米可
供沙亦得充筐盈箱貯赤仄鳴金鼓衆驅怪賊左執
黃鉞右蒼幟怪神清野堅軍壁切宮震怒麾霹靂礫
却怪王走怪伯石頭飽臥北窓席

題冷雲冊

秋後暑甚與諸衲納涼碧酣樓下樓周遭皆水柳陰
甚濃而熱猶不止令兩童子扇汗出如雨頃之雲潑
墨自西來暴雨如瀑猛風隨之神思方快而冷雲持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二十六
卷索參禪秘訣余曰熱不極雨不至雨不至炎不解
子亦有熱于中有酷暑之思避避而不可得者乎少
頃女風在杖頭雨候至矣

題寶公冊

釋氏三業謂身口意寶公之身則淨業也寶公之口
則訓講也寶公之意則參直指禪學無上大道也淨
業如築土禦水厚則不潰訓講如饑兒入市店止取
充腹過則爲痞爲困悶叅上乘禪如劉項打天下成
則爲帝敗則爲垓下之戮淨業可以行證訓講可以

知開唯神也不可行不可知孔子曰不知爲不知是
知也莊子亦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適有老如澆花
聞之訝曰主公言聖人不識不知余輩恣然亦不識
不知也主公何以尊聖而役使聖人耶余曰聖人致
知夫不知者知之至也非汝輩惘然者比也婢白不
知者以知致耶以不知致耶不知卽不知焉用致不
知非知何可致知如火不知如水以火致水竊謂不
然余曰關尹有言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卽道婢笑
曰愚不可知也而不可知卽是耶余問婢半晌思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二十七
爲一語加答不能因書以遺寶公

題義堂寺募修佛官冊

枳林之南烏泥北中有靈芳大士國一迦陵引百鵬
雛怒飛皆作垂天翼無香不出幽曇林有水皆涵玻
璃色飛丹流碧遍村墟卽令佛宮長荆棘銀杏熟果
墮佛髻滿月無光粉蟲蝕龍池蛙積藏輪傾寶閣
歌走彌勒誰能過此不希噓筐箱有緡田有稽趁時
且撒買窓錢波波城中眼雙墨

書念公

言者不明也而言晦之言未能晦道也所以言者
瞻也吃者謂笑爲孝及至言孝復曰笑以爲不能而
互用卽得以爲能而脣乾齒澁終其身不能得所欲
言者何也舌與言不相忘故意欲言而舌與之角也
莊子曰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拙夫人意有所愛則
脣指不聽其使而況於舌乎念公譚理能使舌如其
心可謂有得者不知中郎何日得使手如其口也

識伯修遺墨後

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

東中郎全集 卷十六

二十八

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

二幅倦則手一編而臥皆山村會心語近懶近放者

也余每過抱甕亭卽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

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

老玉局吾兄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

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

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

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爲達故其詩

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

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

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

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上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

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

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

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爲例故以四十歸田

爲早若弟以兄爲例雖卽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

第一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

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于梔子

東中郎全集 卷十六

二十九

樓

綠端硯銘

仙人之瞳綠且方化而爲石秋水光

破宋硯銘

賴爾不完吾得與爾周旋

四樂精舍銘

有序

四樂精舍者總戎杜君日章安坐處也君介冑士而

添喜自娛蕭然塵外化叱咤爲嘯歌收擅串爲禪板

刻胡頭爲戒珠驅大黃爲筠管身處絕塞而君樂之

若花林背國此其中必有得也抑龐公有言護生須
用殺殺盡始安居而阿羅漢一名殺賊大阿羅漢有
不風而歛太平未有不戈而定故夫收根塵之賊者
亦礪吾般若之刃而已矣精舍標目君所爲題辭甚
具余茲不贅聊達君之意而爲之銘

銘曰鐵劍利倡優誦胡沙平花鳥出錢朽貫介生蝨
左匪龍唇右散帙匪邪居士老無疾眉如劍豎髭然
漆雪兒微笑呵銀筆口吐紅霞光照室長箋短幅搜
隱逸遺逸帳脫忘旣書倚枯松昏抱膝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六

三十

袁中郎全集卷十七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朱錫綸 閱

碑

荊州脩復北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爲平
滿爲勻適今有人焉慕偉衣冠者之魁然而恢其一
臂途之人爭笑之夫夫贅耶不然則病臃腫者也荆
州城不知所自開路史曰夷王時楚熊渠長子康國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句讀卽今江陵疑初置始此楚志以爲蜀壯繆侯所
築桓南郡增修之考史亦無確證然溟洪記載唐元
和中裴宇瘞石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
子瞻亦言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於地中而猶
見其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
有所受更閱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城北
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廬不具每春夏間積潦浸城
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爲附贅無所用殷殷然惟
一割之爲快吏斯土者議藉藉久未決今監司周公

至環視嘆曰夫荆固四達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爲具一旦有警無寸嶮可扼而萬城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雖曰城其實塹也舊址因高爲壘甃甃皆地骨辟如截齒於齧可以噉堅今城皆灰田畦之且漬載齒於唇豈其有任且夫增障置堙以客勞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園填城中不足而何有此下澤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來間井蕭條冠帶之倫悉滅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爲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漏緩與漏皆不足以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發生而導祥此大地自然之節宜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況其無用以賈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徐公今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某且始事凡幾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制凡用金若干錢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寔心任事念念皆經國長計郡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有成我民世世寔覆載之是役也檄脩則某監督修則某督修則某皆殫力此城例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爲三說以之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閭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邑慨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若簣下之火愚則處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負堤而缺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楊令增其支爲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墨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不可以需則爲邑出鍰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捐貲各有差闕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子

與曰以佚道使衆則不怨況其不使且爲出貲以貸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疊而前削截之以隄則氣留滯則能爲諸祥且於邑爲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役也興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新脩錢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警猶西北之有虜警東南之有倭警也倭虜之患至於芟夷我赤子蹂踐我城郭而水之虐正等故捍衛之功比於折衝邑故窪澤割江身爲都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四

每入夏後峽水暴涌雲昏天開幾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搖搖然夜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輒彷徨起若此者十餘日或五六日每歲率三四至以爲常倉皇有警則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涕泣之聲聞數十里而堤故孟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村之水直擣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面雖高而方張之怒猝不得洩必且爲旁齧必且爲橫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蟻急而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末如何也已數十年來邑人岌岌

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中華而慈谿錢侯胤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舉廢凡我民之所疾如其病不盡其蠹不止也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之無邀倖無却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爲遂先以堤爲請而華議者有數語詎虞其壓輒欲踵故械候陰悉之偕今丞周君陞躬自按行見遮道者數輩候逆問曰是故楊一堤址雖微可尋也若何訴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角塚壘壘穿之則暴骸踵之則廢工奈何侯顧承笑曰若以余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五

等不習其鄉令賄者曲爲導可謾也叱騶人後去輿蓋與丞偕步叢草間顧謂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卽爲堤徑行至關廟前率曠上無半釐羣輩以爲神皆股慄反丈量之得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爲臺使者言狀使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爲出錢趣具議上而一時狐鼠竟以他議奪昔出於上而難今出於下而易若謂侯何等父母也江防者舊郡守堯莘也嗟夫今江水之

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嶺徙頻却大似南渡之蜀
跡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爲長城間侯又欲疏北江之
故道以分水勢如此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
雖甚重而無關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爲存亡堤與我
民爲存亡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關外之
寄唯命則重余之比於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
之勒也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大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六

使天曉曉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寔與萬物爭洪纖大
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不以角不以勝天下之爲道
者岐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則吾用而
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
聃問道不以是貶大暨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
而吾之道一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
列三變而儒乃有爲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
且夫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夢而爲名法
比而爲楊墨道而爲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

之曰異學而寔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
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
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
溫撤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
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抑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
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雅其無所不有而出之
以平淡故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
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
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精以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七

供吾用而汰其甚害之以所蔽彼亦且樂爲吾用吾
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安敢出而爲吾
害唯吾自挾其道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
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
曰尊吾道其實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
道者其言不過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
天下曉然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緯緯
然而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
下皆知吾之不惜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其當

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也故今之
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其書暢其旨先
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學公圯慨然捐餼新
之舞至邑則進諸生徒告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
無雕飾已又出書傳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
所以衛道者與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
昌黎氏衛吾道徒爲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
胄衛也夫介胄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
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異哉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八

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士民戴公
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王政之大者竟
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手曰公他日當俎豆
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
公始公之從祀自敝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
快其事而不肖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籍
也公名雲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叔子今者
特祠黌序間故畧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
載以俟異日志峴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濱江江水訖其址官遂迂邑頻歲苦陽侯
殿村蠹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米贊之又十餘
年而贊者蝕其半邑人相顧嘆惋竟不敢議興葺夫
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縫衣緩帶皆誦法孔氏者也積
縷而緝積塵而嶽邑之人亦能辦此獨以事重而地
卑故不敢不緩其議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
一鄉其始蓋有所受之小至一遵一豆皆奉功令而
行不敢輒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典章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九

一稟於天子外焉者趨而不得達則稟於天子之命
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圯焉久而呼於市市之屠估
傭保操其輿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
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爲事關
激勵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慎
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之宮墻與必有所操而後
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
而事行古之爲治者政學出於一故曰在泮獻囚在
泮獻馘後之人特以爲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

於官寺區署一有與華直付之一二章終而其事僅與釋老之官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爲苔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之門屏者是亦爲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姱之節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卽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旣命有所操無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旣成邑錢侯率諸薦紳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賴復見先聖洩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十一

洩然如唐子之亡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畏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令學宮其安之遂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漸之會稽人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而重將使後之作者知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末學望宮牆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旣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

記畧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年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見耶抑偶得於傳聞而遂據以爲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來竟夜覺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旣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劇賓僧伽羅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十一

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敝庸工數髹髹髹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膝暖捨宅爲寺故長沙寺也夫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以不可知爲怪非直無之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形容不及爲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爲直無而蔑視此宋儒師心之敝是波旬說非聖說也言者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釋氏幻苑

奇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則書出鞭撻窮而靈惟顯夫道下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質於神故惟之懾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有祥雲異氛珮玦流宇之怪則天不畏地不有芝草靈木崩吼震竭之惟則地不靈夫天地非故爲妖異以駭世也所以蕪聖而警頑也且佛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典彙也聖未始不惟如儀鳳洛鳥出圖躍魚金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怖聞也或曰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十三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爲古尊宿也既而閱元美伯玉二先生集往往道之始知爲近代禪伯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嚴事之度其時皆壯盛二先生既悠游以老去奄忽若干歲白楊可棟而師白髮髮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繡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薙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爲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十三

二十餘年行脚所至爲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海任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虎耳巖穴而哮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爲屋稍稍剪夷其積圖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累累如笠巖上薄池二澗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縷盡以供十方遊衲行之數年遂成叢林傾震旦士女號呼悲啼而至者不至虎耳巖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爲怪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

於張之色以故虎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之以古神僧事家譚戶豔雖鄙男稚女靡不道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尚方之賜掖庭之供以月至自嘉隆以來者宿之夢間未有若師者也然師務爲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撫摩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拒不納有贈精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趺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爲奇談說學者貽其顏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其老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斥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十四

師於歲間師貌甚臞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髯數莖如雪見人闕其目間根甚利語清健望而知爲有道會慈聖出內藏金爲師治塔塔甫成而余至師之孫真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旣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而志之今未暇也

祇園寺碑文

浙西佛寺甲于東南至浙東荒涼不可言余每見未嘗不發笑問之僧皆曰貧甚僧口腹之不給何暇

朽木治宮室余曰不然夫修廢舉墜長吏之事卽公帑不繼下一令當有以檀波羅密應者一方民豈盡闕提也僧笑不對旁有識者應曰而安知而安知夫簿書之吏迫於酬對縫衣之儒束于名教彼束於名教者方借勢洙泗托忠濂洛熟讀原道諸篇以恐嚇佛徒幸不廬若居丁若人足矣何下令之敢望因相顧太息而去余旣自五泄歸憇舟湘潮睹蕭城中有四利凌空者異之偕數友支策而至入門有額曰祇園規制甚敞寶盛金地爛焉一新不覺吐舌曰惟哉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十五

浙東固性理國也安所得檀越而輝張如此詢之父老始知爲吾友縣令沈君所募修莫不狂呼歎賞按舊記祇園始於玄度成於嶽陽王相輪香刹飛自天竺故像遺廬驗於曇彥雖因果之常然寔寰中之稀有自勝國末僧道季改創之後至今始三百餘年頽敝不堪吾友沈君始再修葺余觀野史載蕭營爲玄度再來營之後爲裴休休之後爲一小國王願力所乘當非虛謬今吾友現身宰官慈悲堅忍事事等佛且以二三十年之廢寺而一旦改轍時節

有以備亦玄度最後之身無願方而來者耶云子曰
象法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盛於梁亦莫敗於梁
當是時寶刹如雲神僧如林以至天子爲奴卿相授
具浮屠之盛絕今古無兩然而戒律成縛義解爲祟
溺情因果蕩心虛滅誌公杜口達磨不識卒使後世
理學大儒譚心性者以果報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
法之不效疑佛名爲崇佛寔佛冤耳夫佛之言覺也
禪之言定也雪山出家偶爾示現毘邪示疾非無妻
子假使悉達長自衰周未必不撒環鉤用尼丘種出
袁中郎全集 卷十七 十六

甘肅安知不削髮偏衣釋迦孔子易地皆然而一二
高識之士見夫事佛道者如事竈與戚戚捨身沾沾
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葱嶺此何異間噎廢食見
厥停驂者哉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佛法不遺餘
力及一見大顛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得
箇入處攻其皮嗜其髓吁若退之者豈非善護佛法
者哉沈君雋人善譚名理當知余言不謬至於祇園
此舉似猶以像法教民者諺不云乎多處滅些子少
處添些子今漸東像法之衰極矣此舉殆如瑞矣

十方院碑記

阜成門迤北三里許爲正義坊坊北數武有十方禪
院相傳爲甘肅菴萬曆初有大力者奪而闢之于時
五臺陸公捐資首倡歸其值堂其趾希築之餘得殘
碑尺許有貞觀年月及北留寺記等字然後知其爲
唐寺也乙巳之秋余與鄴虛居士夜話其中主者爲
歷山舜老古朴沈默與余兩人語若有會也於時環
堵蕭然塵土滿榻像設不甚具戊申秋余復來遊門
庫廢廡燭焉一新僧寮井井日具千僧供無不辦者
余因是而嘆師之苦心殆有過于賢士大夫者也自
予計偕來幾二十年見京師之巷陌井里日頽一日
而諸開士之舍及城外園亭工麗殆非昔有未幾
之殿窮歲月不能辦一石一木而諸禪刹之締造如
雨一二大臣呌關伏闕不能爲民請旦夕之命而掖
庭功德之錢絡繹於道捐江海而陸注之是何士大
夫之所難者方外遊納顧獨易之耶噫國不可爲不
虛民不可爲不窮百姓之膏填谿壑而唯恐其不足
六軍之士枕戈櫓腹而分衛不憂空鉢僧之所以致

此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當思片礫之不易致粒
米之不易消母以宴安而忘行業庶不爲士大夫所
呵也

新建衆香林碑記

古之爲僧者試經乃得度如今之科目然故其徒不
繁而業精迨於宋季始有納貲求度者當時士大夫
相與咨嗟以爲開遊惰之端國初私度之禁尤嚴至
於今漫無稽攷非窮巷比舍資生不給者之子若弟
則疥癩膿血之老不能力者也朝而傭奴暮而髡髮

吳中郎全集 卷十七

十八

朝而市僧募而三衣精藍之中遂爲遊食之藪於是
托鉢擎錫號衢呼舍者幾遍天下有王者起將盡驅
而農之乎驅之不勝驅也必有變然則每郡邑限以
額禁之使無他徃可乎曰比丘行脚謂之叅詢行則
僧不行則非僧固其師之遺教也惡乎禁曰凡遊者
必給牒至他邑則驗之若何曰使其人賢僕僕衙署
彼將不屑不賢則詐僞百出郡邑安能盡案其勢必
假于胥隸而相緣爲奸昔之人蓋行之矣行也而不
能竟行故其法遂廢然則御僧遂無策乎曰有亦順

而導之耳導之若何一曰置郵郵卽古之叢林也郡
邑大者三四小者一凡客僧至而他役者以奸論二
曰署師師卽叢林主人也取其賢而能不苛者庸而
能自潔者皆寄而不長子孫者方僧小過則以規繩
從事大則付之邑長貳其誰敢不肅往余入郡謂蘇
潛夫曰以渚宮之大而無院舍以客遊衲辟如縱三
軍于市而廢紀律若之何不爲奸也有道人周念淨
者與余善聞之欣然率其侶曹某左某乞余文爲倡
結茆南湖以供來者未幾吳僧某至道人見其眞實
請以爲粥飯主其初歛粒已而不繼則索之市井朝
餐之餘三衢未遍而白粲之積已足飽千餘衆嗣是
日以爲常僧至如歸既有約不得他徃奸徒無所藏
皆疾驅去荆人大喜賈客某者嘆其規制過狹爲造
佛廬僧廊若干像設嚴整侵循有上國風余友黃太
史輝過而嘆曰是古香積遺範也大署其額曰衆香
林于是衆香之名遂聞諸方道俗翕然宗之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里人有受廬者所受皆中人產也其一人皇皇枚寒

饑或不免其一衣食婚嫁外稍能衣食騎乘夫產同也而華整異其所操有過人者也安鄉古作唐地晉置南平郡稱巨鎮而唐以來始狹不當赤畿之半割湖水之餘以爲都閭井荒荒然一人淑矢而射可洞城腹故安鄉視他邑特儉邑有十金之役則長吏旁皇錯愕莫知所措役百金卽闔國囂然故他邑時有土木而安鄉獨否民非不耕也而田之所出與馮夷共者十九比長吏有征科則得魚蝦簞簞者滿堂下故他邑之典存倚辦於惟正安鄉則令君自爲計而

中郎全集 卷十七

已謝矣蒞事之二年田野闢訟獄平耕者有畦居者有廬百姓樂樂利利然所欲興無不舉者而蒞民之堂殊朽蠹每風雨至搖搖焉如欲墮邑之父老亟以請侯曰溝洫未治何以官爲父老曰治已百姓虞壓不虞卑侯曰諾猶未敢議興革也一鉢之積必藉于官蔬食垢衣經年稍有贏焉然後議材使其民以逸爲愧以勞爲適若孝子順孫見其父若祖處危石下唯恐墜也然後議侵差堂成於閏月而邑之人謳吟載道矣是則侯之所操真有大過人者也昔王文海

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及令作唐忽忽不樂人有訟者輒而遣之然邑人愛其才至今誦之故安鄉之俗視他邑爲淳至百世之後譽謝公者不知於王何如也

中郎全集卷十七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錢塘 陸之遇 閱

誌 銘 文 贊

余大家耐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黃移南郡蓋武胄也至王父左溪公行而族始著課子弟章句業冠里中至余大人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內者一籍金閨者二舉賢書者一遊槐門蠶舍之間者幾四十餘人計高祖有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不能貌或不下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能道其畧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聞之先姑言隱而豪舉者也出入必帶劍馳怒馬着靺鞨衣嘗遊柞林樊田之間遇魁盜數十人怒領家僮格鬪立礫之遇歲殪則煮糜以飼饑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毋金以千計出穀以萬計時鄉邑饑甚王父

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輩局而伺恐其責負也是年而

父生生平不識邑大夫門所交爲而外大父襲公作

吾曹公時爲貧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龔

公後舉進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歸達

知人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爲家乘

未果去歲使回大姑耄矣欲就枕蓐問詳而私志之

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爲正德之乙亥歲

十月廿長而歸於袁嫡姑丘嚴栗艱難辛楚備嘗之

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舉長姑已亥丘亦舉二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二

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之癸卯舉余父甲辰丘亦

舉余叔甫數月耳釋余父乳乳之庚戌丘大姑卒王

父委之家政撫二孩絕痛歸二姑也先於長倍其養

二姑所歸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

念之至絕食一日晨起有鳥投姑懷宛轉而死姑慟

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卽世二姑

然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舉子業今

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爲諸生有聲歲乙

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如余叔與姑也噫姑

矣復母之矣尚何言哉歲乙卯余兄舉於鄉大姑
爲一開顏丙戌試南宮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
鄉壬辰復得雋大姑乃輟然喜曰袁氏二世無冢婦
矣余畢世爲袁氏勞薪攻苦茹燥不遺餘力天高地
遠以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
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豈能
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甚庚子長
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大人書來云大姑病痛念
兒輩前者廢箸數日爾妹冠進賢拜床下曰兒歸矣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三

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弟把書腸爲之裂時伯修
直東華日講國本未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
小脩試事迫余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
何余轉春曹郎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
秋試終之月挾弟南歸歸而拜王母於床下則猶喜
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兄計亦至嗚
呼痛哉嗟乎計袁氏三世子孫寸摩而尺拊之皆大
姑也山之毛地之產丘之隄皆姑積之筐箱而納之
辟統者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豐林茂竹蒼秀如山

松栗槐栢干霄翳日者皆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
知有施之義與其報貧則憫之而已性忌人過非知
有捐念之義與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質也冰
霜以厲之陽溫以養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
乎欲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長
雖百里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祔葬王父
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以告後人
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一爲余父 勅
封翰林院編修孫男五長卽余兄宗道官至右春坊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四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
道寧道俱邑諸生曾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
宏道子曰彭年安道子曰椿年丘大姑子一爲余叔
士玉女一適太守王公弟繁早卒孫男四馬鬣而封
者三中卽王父其西則丘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銘

叔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公而
母別七歲失家母丘母於封公母余大家弱好弄挾
瓦注走里間酒後耳熱出戶彈雀炙之遍啖諸年少

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封公止長一歲任家
政而公姑狹如故性癖馬廐中皆良駒懸高貲不肯
售不致遠但日馳湖莽間風鬚霧鬚望若龍種觀其
蹴踏騰脊嘶嘶鼻語以爲快未鷄鳴輒起櫛沐衣冠
而立庭中命輶轡牽駒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饑飽芻
秣而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掀齒而笑爲人舐頤
長悍壯飲食日攜挾筆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雙田
孟溪間劇飲徹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一刻奔走
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甲辰享年六十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五

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月二十日附葬鳳山
之原分止姑之墓而封之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
將終以銘屬余姪宏道乃擲管獻歎而爲之銘
銘曰王公神駿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荆之
嗜黔枝

詹大家壙記銘

余在抱卽多病母不忍自有托於詹大姑恩倍母甫
六歲卽失母時中道弟方四歲皆育於大姑以是余
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往余令吳大姑年七十有五會

小病余爲之乞休者二語在去吳贛中時吳中數百
萬人相率散緡飯緡爲大姑求靈藥以留余余不許
則又籍其名請命於城隍願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
余不忍竟留然胸中自足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益
力閏六月乃得請大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謂部得
改歸未遲遂入改京兆授又不獲歸然大姑益善飯
閱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髮髮扶
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既事竣余遂乞病杜門侍姑二
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及七日時萬曆壬寅十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六

月之廿五日也幸之日家大人封公哭之慟謂余曰
兒但知母若等不知實母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釋
已女以乳左手襁右執衣襁流焉艱辛百倍無弗恬
也頃之余出就僮舍凡餅餌果炙之屬昏而出朝而
飼焉朝而出昏而飼焉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
也汝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
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家政
余時弱冠就外傳所以督余者甚力甫成立而汝母
卽世二十年勞瘁汝所目也及汝兄登賢書汝哀哀

汝二人始束髮而家婦曹復去世三在抱男步 北

命焉嗟夫袁氏三世皆姑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

及諸眷屬皆慟哭不肯移宏道哭而勸諸石且系以

銘

銘曰荷葉山之蒼蒼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惟淨

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塘以從

勅封孺人寥氏墓石銘

孺人寥氏爲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年十

八乃歸時伯修方爲孝廉既官翰林遂封孺人隨伯

七

修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稱未亡四載得

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寢孺人性

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妾媵以恩伯修亡意緒殆

不欲生持齋繡佛日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斷

棺治鬼衣若遠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

嗣子祈年將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

旁相距丈許遂爲之銘

銘曰原之右爲姑若夫原之左爲子若姪夜臺之聚

首勝曰日之歔歔溫而貞不媿姑也操嚴而潔不

媿夫也唯其不媿是以含笑而歸願佐夫子於黃壚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

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朴雅遂家焉欽生怡是爲懷湖

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也生而穎異日

記數千言爲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爲里閭

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同賈私携古文詞讀之遇

山水佳處乃流連忘反伯叱之曰世豈有牙籤壽子

青山賈兒耶公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筭綵夜

東中郎全集 卷十八

八

則鉛槧如初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

伯蚤逝去懷湖公沒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

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爲之庭課後

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業以詩書

爲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問其故則鬻身

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爲代償又買一姬納幣

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

合歡幣帛一無所問有貸其貲以賈者日走青樓中

賈蕩盡以居求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塲吾

不汝迫也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
尼不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問勃
勃常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間鴟絃鐵撥聲也峽州
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奕客先一道不能勝公
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雨先客人以是服
其敏居家務爲儉素淳朴所餘輒施修剝造梁無虛
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暇心蓮邦課誦至忘寢食
既病不服藥唯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
泣曰陰陽家言時日不利奈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

東中郎全集 卷十八

九

爲汝等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術携我入
七寶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卽
少宰兄柳溪公女賢淑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年卒
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旒州庠生皆以文
藻知名於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余倡和最久異
日不媿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男十繼室盧氏撫育
諸子無異已出先公十年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
先叔文鑑附曰汝父母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
紀至是始驗於是冠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

後庄而乞銘於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禮樂
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蓮花七寶土
之氓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高祖
叔水壺公逮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卽德興縣
武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卽解綬歸優游田里間解善
士村故多盜翁世雋於貨徙避不常孺人佐叔爲層
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

東中郎全集 卷十八

十

爲甘也翁晚歲獲享耄期牽觴嘯詠比於陶白者叔
與孺人之力也叔有隱德捐已之急以卹困至於橋
梁舟楫便卽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僮力
嚴慈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
不厭迨庚子秋伯子宗鄧舉於鄉里人乃竊嘆曰是
乃若夫婦所爲封殖者也次于宗成邑庠生子某某
甫弱冠皆有雋才伯子得雋之三年而孺人卒是爲
甲辰春年若干歲窆於先姑之右宏道曰谷昇世出

賢女庚子之捷三人余家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甥
於谷者也偶然耶抑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爲
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胡不耀之三光而襲之九
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入陳氏合葬墓石

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是夕
建三聖閣寒月燭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笑曰此坡
墓十郎全集 卷十八 十一

公承天院舊業也吾兩人乃復繼之呼同事數少年
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年何衰憊甚豈若老
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粟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
念曰是壽者相也後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
披衣起問之則曰公暴卒余不戰而馳至則公瞑目
數刻矣公精研性理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
高才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謄校蓄書
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太原之力
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公伴若墮

之而實丁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好古圖畫及鐘
鼎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惟石枯松累疊几席間亭臺
軒楹小不當意輒毀去踰日更作號趙未竟檢陳已
移公竟以此貧然公不屑也嘗從河北使還見道上
柳條嫩嬾公愛不已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
則曰江南無此佳柳持歸樹之間者匿笑及至家僅
得枯條數條而已公猶令置水邊其韻政高遠皆此
類意此可與齷齪俗兒道耶政使道亦當不解也公
晚歲與余最契所可言者公之粗迹至公之自得處
東中郎全集 卷十八 十二

雖公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字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太
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曆己卯
舉於鄉名第三時先兄宗道第八里中以爲美譚唐
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爲
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
戶部主事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
歸既而方伯公亦李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遜菴居士
角巾散帶之朋赤髭白足之侶優游茂樹晤言終日
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世壽僅五十三然彈指

拂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哉公卒之三年釋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瘍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慧恭謹事姑嫜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已出好施樂善與駕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爲女聖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號甚謹委家僮善書者另錄一紙僅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復嗜飲是日午猛風捲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拔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已排空直上霹靂大作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尚見之竟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十三

不知隨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誠也雖然安人恐將厭世已而果逝余兄弟勿失母安人荷之若所生安人之人也余與中道弟及諸婦皆哭之慟安人生已酉壽踰公四年安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敬禮之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子某及女適鄒氏者皆庶出而次子某早卒炳聞子二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丘東山之原而余泣爲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寶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翔

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見公於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鬢髮仙袂揚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袁生生笑而不荅既而告曰汝見夫掣空而直上者誰之主張耶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卽世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新暮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十四

織爲余叔督家政甚勤苦叔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聞操之嚴凜若寒玉稱未亾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死

慈谿錢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暮年而政成以最考聞于朝鄉大夫畢賀侯泣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誨不肯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之所以鑑者清

也春之所以暢者溫也霜之所以厲者潔也命不肖
勅諸佩不肖兢兢龜蔡之下車以來惟恐一朝失先
子教以爲諸大夫辱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乃
侯之所以福我民者先公持矩平侯則之以程物居
心爭侯况之以用照溫然而照育耶唯先公之膏液
也較然而水雪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凜冽也
民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敢不下拜
侯起謝未幾侯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余唯執沒
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良臣字顯君其先家于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十五

鄴勝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從慈三傳而爲滇少叅
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珪珪生鉄鉄生儀即公之
父公生而穎異失怙早能自得師弱冠有信年之知
所與交多名士如侍御向公其太史王公其文學桂
公其孝廉張公其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
公早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場屋諸公每
以石交授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之遊
如唐君其鍾君其皆出公門下及鍾宦居蒼遣使迎
公公至彼爲條利病及諸書史不職狀鍾嘆曰始

從先生學謂吾句恒事耳今乃知學之所以住也余
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
媿多矣鍾卒由召爲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
不逮居恒抑抑卽年當耆艾每一道及則泫泫潸下
嘗收邑子羨金有孔姓者力不及當娶以償公聞
之大驚急真不問數年後過市間有婦人抱嬰拜公
前者公驚問故泣謝曰此乃向者君所覓也余夫婦
幸得瓦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爲君子若孫燒也公作
爲不知者而遺之其既以旅人之急不自爲德皆此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十六

類晚年自號蒼峯居士志入山之深也公彊仕始生
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
傷哉余曰公之學不可見見於門牆及哲嗣者皆公
學之餘也不行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湯王孫以
羸葬而傳劉伶以酒頌而傳士之垂譽豈必在多哉
公生於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
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靖壬
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二日卒子
三長卽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氏仲奇選娶應

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適諸生羅雲鳳孫
六名標邑諸生名策名籍俱長出名科名桂名柱俱
仲出孫女三亦長出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邑東
之鄧山乃爲之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子涓涓者液如波方駛近則四
明遠唯若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砥

明司城陳君墓石誌銘

良鄉陳君與先兄伯修交有年猶記己丑之春計偕
入燕先兄伯修方在史局時余年二十危冠異服騎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十七

而入門見一老儒坐堂上長脅骨面目淋淋如有淚
伯修曰此良鄉太學陳呂泉也是年落第南歸遂主
其家衡門羅黍宛有先輩風歲壬辰余得雋君儒衣
冠束質伯修命具盤餐相對甚驩伯修笑曰翁閨中
得微有粉白乎君曰老矣匪焚香澣衣固不需此也
後七年余授京兆時伯修以春坊直東華日講方謁
左曹見一翁肩問臺如雪青衫而立門外者君也揖
而問之君曰謁選當得司城未幾除南城兵馬副指
揮君性嚴偶見博者縛致之不知爲天曹隸也諸隸

遂請於曹郎趙君所趙激烈士也立見呵責君性本
訥不加辯余私爲之解趙謂君曰袁公非爲人解紛
者君真可矣君長跪請曰袁公爲誰趙字余曰楚人
袁中郎也君唯唯趙從此知君朴直非伺人嚙笑者
待之厚於初又二年而伯修卽世余以儀曹乞病家
居又七年而余起補則君以陝藩理問乞歸矣是夕
微雪君治酒脯來相勞苦道及伯修因相視泣下不
能飲遂長吁別去又數月而余以使事南匆匆入通
灣未暇作書示君君亦不知余去之速也又數月而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十八

余改官司封由南徂北至良鄉則君已逝是時酷暑
丙夜始休予邑之外館次日憇城北一小菴詢僧乃
知之余揮涕曰僧爲我告陳君異日當以隻雞絮酒
來勿令我車過腹痛也君之嗣文學自重者聞僧言
走長安來謁謝且乞一誌以祈不朽余問君諱幾何
曰七十有八室誰氏曰李儒人君之諱曰獻文弟曰
獻策父教母劉有姪男三余曰止此足以誌矣爲之
銘曰二十年間有若夢寐高行隱德與駭俱逝然余
初見君肩間已有白毫而余甫冠今余之髮亦白矣

伯修壯於君若干年而墓之水已拱若君者乃余之所羨而非所悲也然則余何以揮涕也曰感交情之始終悲西州之門空又安知涕之無從

程母義行述

有大儒謂余曰子知忠臣烈女之亡乎曰不知也子知忠臣烈女之存于五季而亡於有宋乎曰不知也夫至治不待澤而至性不待習也五季以還大節未顯人臣去其君如郵妃主縣君而下視易其夫如易維也是時爲忠臣烈女者前無所豔而後無所迫非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十九

真有所不忍不至此故曰存宋以來諸儒始揭竿而名之於是計畫無所復者皆得托而附焉而真忠烈乃不顯夫以文信國之忠也而王炎午輩猶悻悻然生祭文以激之果使信國黃冠也歸見斯文而死此與匹婦被垢而維經者何異又奚取死爲人之好名而不識真如此可惟也嗟夫余因大儒之言而有悼於今之爲節婦者百金之子而尚有一孤馬婦雖少不去惟也此豈必有其心與其義直以爲例也而襲之舉世以爲例故雖有真節烈者亦掩于例而不獲

顯不謂之亡不可也雖然世亦有不有其例與其名而毅然爲之者其事不必烈而義則甚真蓋于歛入程以賢母見之母之父王與程翁約婚時母猶在腹迨於程貧父思淪盟母猶在閤使其時以閨中之秀不預外事惟父命之從或別有所字終其身守婦道焉於母固無損母曰吾能死不能他適遂絕食百端縶之不得已而歸程甘心與夫同寒饑終不借資于父若母嗟夫彼唯以腹中之言等于掛樹之劍故真有所不忍唯知牛衣之可安而不知蹲鴟之可慕故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二十

真有所不爲且母幸而遇其夫老瞽下耳不然禮宗荀采之事豈足以難母又使其父當時不卽改悔則殺身成仁母豈再計焉而世或以其事不必烈故不甚著噫世豈有輕無名之生而不能取有名之死哉吾以爲此真節烈也他日尚欲過大儒而問之

鄭母節行始末

方子公之妹年十六歸鄭翁之仲子仲少年美姿容而扶奇羸之策已屢中遂有忌者既婚踰年仲不自得辭翁出仲家世賈于曹將行旣治裝而族子某者

以甘言啖之曰易不之楚也陵賈數澤也西盡川蜀
南浮滇廣丈夫憂不自立愛無侶乎仲善之將重貨
與偕往踰年不歸仲妻憂之謂阿母曰仲人楚而與
某俱某黠盜也恐不利于婿言訖泣下母言于鄭氏
媼媼嘗曰安得不祥之言且吾有子皆在門房吾不
能遍問也母不敢言仲妻日夜持母泣母重違女意
陰遣所親入楚將行訊于日者兆曰余入離宅烟生
其牆鬼失母啖虎乳期年而鬼笑於彭郎之浦母女
哭而送之既之岳詢於逆旅逆旅主人曰鄭郎昨自
長中鄭全集 卷十八

狹斜歸驛甚夜憐族子某啖以餅中夜暴卒今厝錢
頭荒草中矣引之瘞所道遇族子手一鐵叉不敢詰
陰訴於巴陵令令不爲理遂歸鄭翁聞之大慟謂媼
殺吾子尋卒既遣使來逆則族子已挾貨他往使者
以檄還仲妻迎於市不發聲子公之母數十年冰雪
瘳也慚且泣讓者交于道仲妻曰女豈能哭其生而
不哭其死顧已無可奈何垢面貌以譽市人女不忍
爲也且女尚有子鬼所責於女者厲志節撫藐惡耳
不以涕淚也君子謂仲妻智而有禮仲卒之一年而

族子某過都陽果爲盜所殺仲死時年十九妻尚少
一歲去今四十餘年閨門之內不寒而冽課子克家
有聲古烈女所載無以過也子公與余交最久嘗爲
余道其詳其事大可爲今人勸戒故備書之仲名某
歙人世居岩鎮里有素士風

淮上告河伯文

安流千里惟神是仗龍驤萬斛輕帆五兩截河而來
沂江而上支祈潛跡石郵不颺去者順風來者快快
神必不然乞者無妄青天漠漠白水漾漾勿滯勿歎

長中鄭全集

卷十八

五

和風緯浪長年高卧千指無恙我不神欺神勿我障
有碩在盤有酒盈盎神之格思去來莫狀

告洞庭君主文

湘流千頃君山一髻細刁巨艦唯風則濟由江入湘
由湘入澧焚焚雙觀半千餘里和風晴日鏡波止水
一日數程輕帆如駛所執者微所乞者侈神勿我嗤
念彼羈鬼

祭李安人文

嗟乎二十三年形不離影今者遠適卿出鄉井匪不

異路神或我隨簡書期迫草路岐二仲尚勿從我
於邁孤鴻自征淚眼天外

告李安人文

遙遙丹旆萬里恬湖山江人相適我長安冬後水涸
幸非霖漫帝子北渚雲旆飄飄風吹淚摧我腸肝

李安人小辭文

謹延淨侶皈命如來會日月之幾何勸逾一載緬音
容之如在遂隔九京半世修因唯嗟沉墜千生債那
豈免牽纏感逝者之如斯記去年之今夕風波萬里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壬子

扶黃腸而歷江湖形影相憐著襖衣而返京國坐不
溫席心尚懸旌計人間之一週乃花宮之半瞬如其
逍遙寶樹則迦陵尚能笑人倘或漂沉愛河即雪衣
猶可念佛唯冀西方憶子之母垂念南國失乳之兒
變滅如浮雲渺羈魂之何所容受同大地唯慧日之
能知尚有虞氏侍姬與靈偕往既脩夜之同寐魚黃
墟之異途升則俱升佛乎不遠去寔不去魂兮歸來

祭楊少宰先生文

惟公道同魯猶學宗尹覺三十年間專守一壑如大

呂之舍音如太阿之故鏐道愈升而愈光身屢進而
屢却五載銓衡水平山寧澄汰九流廉頑厲濁人曰
朱門公也岫壑牀無帷帳門無簾箔月夜橋湯曉窻
芹雅一編韋冷六時影阜雖聯班于龍尾儼雞羣之
獨鶴幸明主之眷知胡彼蒼之忽奪方今浩衢雖通
陽明漸鑠雖人賢之聞升如先忌而後樂幸我公之
持正司羣彥之關鑰瀝肝膽而向人澆薪煇以巨杓
遠石火之無光悲九原之不作倘時艱之可濟念忠
魂之猶躍其或流頽相因泄泄猶昨雖白日其何爲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壬子

祭周隆之侍御文

嗚呼余兄弟之舉於鄉若干人歷二十餘年得第者
三之一猶未也幸而得第又或摧殘塌塌落落以去
其居要地歷清華者無幾人也幸而居要歷華亦必
出於艱難辛苦之餘百鍊千汰才智乃出久而鄉里
仰之國與天下仗之方以爲顧覺之一住早歲之一

滿天又卒然奪之去如過鳥浮雲倏忽無迹
驚惶錯愕不知所為嗟夫如吾隆之兄者可勝嘆惜
哉昔歐陽永叔之哭吳左丞也以爲善人君子難得
而易失故每每咨嗟流涕而長號蓋唯其得之
難是以憫之切惜之深也譬如松栢之苗長於岩竇
挺者無幾幸而滋茂亦必出於嶠嶠詰曲之間已長
復退欲伸更壓而後輪囷扶疎於青霄而臨絕巘既
已陰蔽數畝矣而牧人樵豎一旦斤而火之生之者
如此其難而失之者如彼其易其爲人歎惋何如也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五

萊陽張廷尉贊

氣與才有二乎哉不可二也猶車之有輻輳輪轂焉
古之聖賢未有釋介而言通者伯始之中庸也介不
足也北海之氣凌厲一世玩弄丞相若兒戲而中

乃不足然子瞻之贊北 也曰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蓋士之用世也以才而 維持世也以氣氣不憤而
但以才侈此固通人之 也袁子曰余官春曹始
知有萊陽張公公初爲 郎豈以大理卿去也當
新鄭江陵用事時兩公爲政尚綜覈稱近時賢相而
未免以其貴驕抑天下士士之挾局幹饒才諂者多
破觚以就功名公曰吾受性已定豈隨人彫刻者其
守開封也高簡自持與新鄭意大忤新鄭自計搜其
垢不能得卒以是奇公江陵爲相嚴重甚一時貴人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六

爭以非禮事候謁皆避輿公入爲大理卿獨不
落落不合未幾移病去論者謂兩相憚公之氣未嘗
不倚公之才故公雖質直不阿而猶逡巡致大位公
能以其才爲世之所難而不能以其氣趨世之所易
故遲回中外竟亦不合而已矣夫士之處世也猶水
之在川也坦蕩浩渺所之爲萬物澤卒焉而與石遇
則爲驚濤爲激湍而水未嘗挾以爲奇也公自爲守
牧歷邊庭所之以澤物利生爲心水也忽焉而爲奇
節則水石之遭公無心也公居官凡歷十餘遷其任

也若家興除掃剔不遺餘力其去也苦適空囊故屢
蕭然如退院之衲故所在至今思之嘗致汴州宣蹟
自殷微子鄭子產而下公卿牧伯守令之有怪者皆
得列祀校宮前代凡二十五人近代七人而公居一
焉是足以觀公治行矣善乎余師馮先生言之也唯
真忠厚乃能真正直余亦曰唯真氣節乃能爲真事
業哉公名夢鯉字汝化諸名公所爲傳誌道公行業
甚悉余不敢贅姑述其大節如此余官儀曹從公伯
子之後伯子才品卓然異日不媿爲名公卿者也余
衰中郎全集 卷十八 三七

汪兩海像贊

不知其人視其子不知其子視其子之師其師能

老人也其爲顧虎頭者龍湖之友焦先生也

張元平小像贊

和焉而披春雲秀焉而立遠嶠蕭然顧頴者如倚石
之疎竹而爛焉筆端者如冷風之號萬竅客見而問
曰此江左之士歟抑山湄而雲釣者也曰非也有其
謂

中郎全集 卷十八

袁中郎全集卷十九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仁和 邵國鉉 閱

啓

答蹇督撫

仰惟翁臺弱冠登仕踐南北中外紀綱之司者數十年皓首籌邊革華夷長羶腥之勢者幾萬里飽烟雪而始成柯榦松栢之所以堅割犀玉而益露光芒比吾之所以利唯茲漁陽之鎖鑰實爲京國之咽喉發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十萬於胸中不煩一矢捷犬羊於塞外敢有二心遂使夏人熟老子之威名頓令圓鵲拜令公之而貌功成卧虎望重非熊旂常勒銘久已聞之太史銓樞虛席終無踰于老臣湘渚陋儒南宮敬吏遡仰止于先進豈無高山陪追風于後乘難馳峻坂淺固走辛久欽司馬之名藉魏通家未遂登龍之願幸綠西壘之追隨得聆前甄之教令溫言滿楮如聞咸漢之音耶物盈筐似捧卞隋之璧光生蓬竇喜溢庭柯舍弟某甫落名于禮闈遂監登于賓席論人成敗之外允矣

國士之知揀腋枯朽之餘豈惟芻豢之感陳休亭徵殊無記室之才王粲從軍豈知出塞之策庭前玉樹寧借藥于凡條池上鳳毛偶學飛于野鷺唯是潢汙之人不讓滲潢以茲沙石之頑得教簪櫓高牙大纛何妨揖客之裾雅歌投壺忽發洛生之詠某心懸門戟地隔郵程霞彩繽紛每占營中之曉氣獵條披拂竊思閭外之春風一叩無從再拜肅史遠思縣旆徒有搖旌而已謹謝

書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上孫立亭太宰書

職以謗劣謬辱老先生知遇天高地厚未足爲比古人云感恩易知已難竭其燭光以助日月之萬一職之至願而故例見格初非本心寸功莫效五內若割一則感時事之多虞一則歎知己之難逢回首國門惟有飛涕而已今正論雖伸陰機猶伏崇正之未在于擇人抑陰之道在于連斷以職揆之爲當今之急務在補大僚而大僚未可必得莫若委曲備其小而易下者如光祿太僕之類萬一有變則其人近而具

位次亦相宜猶不至中流乞壺也所謂變者一日內
二日外在內非臣子之所忍言然不可一日不熟慮
也在外則東北之虜是已爲今之計莫若起一二曉
暢軍事曾經戰陣者分領薊遼毋以寸朽爲棄而又
取監司五品以上才望出類者盡補京卿以實朝廷
有缺則實補無缺則添註無補大僚之名而有人賢
之實庶幾得旨猶易夫添注非舊制也然不猶愈于
國之空虛乎處今日之時正古人所謂權以濟事者
似亦不當拘拘矣目今考選一事尤爲喫緊詢之宜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卷十九

三

周而行之宜速其人當取其心地平而議論正者若
但取赫赫之名而不論其心以才濟倭其奸乃毒是
不可不急辨也所謂擇人者此也今之議論紛紜已
極除奸之道在辨其魁而斷之獨所言爲國家者正
也所言爲身家者奸也論人有實迹不傷厚道者正
也論人而牽枝帶蔓語幽隱而意傾險者奸也直言
時事無所依違者雖偏亦正也假借題目頌爲迎合
者雖正亦奸也所謂抑陰者此也又有一種奸邪本
非族類自知彌天之罪不容于世則又強附正論埋

造書以恐嚇鄉曲其言似忠其計甚詭尤當急辨
職言止此臨書惆悵不知所云

與劉雲嶠祭酒

潘雲松嘗私謂弟劉君異日必有可觀識兄高骨力
強韓范一等人也弟私衷亦以爲然今尊兄出爲海
內師矣陶鑄一世此其發軔如此世界雖無甚決裂
然閱鬱已久必須有大擔當者出來整頓一番陶石
簣近字道其宦情灰冷弟曰吾儒說立達禪宗說度
一切皆賴些子煖氣流行宇宙間若直恁冷將去恐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四

釋氏亦無此公案蘇玉局白香山片彼法中人乎今
讀二公集其一副愛世心腸何等緊切以冷爲學非
所聞也不知尊兄以爲然不黃平倩去歲間有疾近
傳其小愈然至今尚未北行何也弟山居全無長進
今秋尚當強顏一出然酸迂成性雖出何補孟夫子
所謂爲貧而仕者也

去吳之七牘

乞歸稿一

職以壬辰三月登第未兩月內請告還鄉以甲午

之十二月謁選授縣知縣待罪一年有餘職之
罪狀殆不可枚舉然職一念自守之心未嘗不盡
日自矢而士民亦幸相安無事天高地厚職何敢
一日志

朝廷養士之恩然職之私衷有萬分不得已者職未
離襁褓母龔氏有疾卽托命于庶孀祖母詹氏鞠
育顧復愛類親生甫四歲而母卽世職復多病驚
悸萬狀祖母詹憂危甚每一病作呼天號地殆不
欲生毛髮外焦骨髓內竭職幾死而復生祖母詹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五

亦幾死而復生相依相靠有如形影壬辰之夏職
選期將及此時祖母詹健無恙也然職一念及不
覺心動亟
請告歸承歡二載有餘慈踰河海孝比涓塵自謂一
丘一壑若將終焉而職之父謂職年方壯勉令就
職心同窮猿之末官此沐猴之冠進退維谷實可
哀憐然初意亦謂河南江西近地去家不遠可迎
養耳不意走姑蘇二千里外有若隔天老病龍鐘
子女俱無暮景淒涼傷如之何前二月內有家僮

袁東自家中來云祖母詹疴癯逾昔日夜悲號不
休兩眼盡腫臨行泣謂使者曰身今年八十有一
矣存亡只在旦夕我死能見爾主縱到九泉不開
目也職聞此言一痛幾絕妻孥皆號失聲因思區
區浮名何益人毛髮事而使七八十老人有向隅
之泣其若良心何假令萬一抱終天之恨亦何顏
更立于人世天地有靈必當誅之職以鬱結成疾
千思萬想惟有乞休歸由一節可以慰此朝夕懸
望之情而已耳職非不知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六
朝廷作養之恩與嚴親教育之義然職才識庸終
足林莽中物責以民社原非其任而嚴親以兄官
史局得封翰林編修已雷一命之榮職亦可辭于
一報無他冀望獨祖母詹所倚靠者惟職職一日不
回則一日不樂一日不樂則病一日不痊職何難
去此官以救此垂危之性命哉徐庶有言方寸亂
矣今職方寸亂已甚矣况復氣結不伸積漸成病
神思恍惚恨不卽死哭中煩劇之地可使一日居
乎其位哉伏乞台臺憐職祖母垂白之餘生更察

職本簪已之至情俯賜

題請俾得照例休致仍將印務另委賢能官一員署
掌先示以離任之期使職得早還鄉里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職無任感激之至

乞歸稿二

職於三月初三日具文乞歸蒙台臺訓誨辭意慘
切不啻父子又令師生趨出再三職卽枯木寧不
感恩但職求歸之意原爲祖母詹一線垂危之命
既獲祖母又不得復援養親之例不得不從乞休

卷十九

七

論喪主之絕意鄉井忍死其親而不暇顧者有
一職身關軍國之重或旅滯絕域之外或罪在不
原流竄殊方三者非不欲歸而歸不可得含酸茹
恨出無奈何情則慘而義不傷今

聖明在上彌天啓網既不錮士以必進而區區縣令
朝更夕換又無一成而不可去之義當此之時白
髮垂危高堂隕血此何等事何等情而以一官爲
桎梏乎且職非不愛官者自去秋來已萌此志曾
與同輩同事皆言及而邪慮糾纏義以欲牽遷延

至今日而後決則職之貪味隱忍抑已甚矣人情
視祖母若稍踈視庶祖母則尤踈不知職襁褓來
不識有母至十餘歲竊聽兄若姊言始知之然終
不信吾母之恩何以能加於吾祖母以故至於今
思母之心必有觸然後發而思祖母詹之心則無
一日而不九迴也二十年之怙恃恩同覆載八十
歲之老病危若風燈興言及此五內如割一字若
欺神明殛之夫

朝廷所以待士與士所以自待者曰孝曰廉有如當
裏中歸全集 卷十九 六

此情景恬不動念是逆也戀一命之榮而忘生育
之大恩是貪也貪且逆世之大戮

朝廷將何賴於若人而用之職志決矣伏乞台臺鑒

職至情早賜

題請無徒使職眼穿心死則職之受而德河海莫踰
其深泰山莫踰其高矣無任懇切之至

乞改稿一

職今年三月內聞祖母詹病屢請乞休未蒙賜允
職惟人臣事君義不得以私廢公又事勢無可奈

何強出視事一意供職前念頓息無復他望矣不料鬱火焚心漸至傷脾藥石強投飲食頓減至前月十四日病遂大作旬日之內嘔血數升頭眩骨痛表裏俱傷當卽請假調理醫延三人時踰數月秋毫莫效精血耗損瘦骨如柴愈請愈虛轉攻轉盛三醫拱手俱云此非藥餌鍼石之所能及也或者斷緣謝事靜攝數月庶其有瘳夫職以儼寒鴛弱之才克此牛渡馬渤之用縱令精神倍百將敗績是虞矧今呻吟牀第痊可無期有死之心無生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九

之樂尚安能任茲劇邑消塵案之積牘理已焚之亂絲哉此萬萬必無之理也且也杜門三月廢事已久若復觀望萊桂益甚曠官之罪職百身莫贖矣伏乞台臺鑒職萬不得已之情俯賜

題請容職病痊之日改授教職別委廉能官先期署掌縣務則豈惟狗馬餘生冀得少延而職報劉一念亦可少耐萬一矣天高地厚恩豈有極職不任激切控訴之至

乞改稿二

職自八月十三日病瘵來經今上月前此乞恩改授蒙台臺誨諭真切職卽盡烏敢不聽命嗣是灰心一念百計攝養延至十月初二三日始得小痊職思縣務荒廢久卧非體于初十日絕出後堂料理積牘披褐龍鍾坐不移晷寒漸卽作勉強少時便覺火起臍上騰騰如縷痰嗽轉盛奈曹鈐下見者無不悽惶未出一語未僉一案又已左扶右擁推入衙室矣此皆大衆所目睹僚佐所共見可資而問者職寧敢誑一字耶然職猶謂暫出未慣久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十

當自習不料于本月二十一日同徐縣丞偕王簿至後堂盤庫籌算移時體遂不支職卽令封銀入筒纔入私衙寒熱大作鼻血流不止小愈之人至此又奄奄一榻矣職自念氣體之弱如此又且會計潛克在卽一握微軀百事紛靡如何可常有死而已縱使藥餌可扶劇縣非調病之所倘今優游塞責曠官將誰罪之歸台臺不爲職慮獨不爲千萬生靈慮乎詭莫詭于會計去歲職研精三月始成一比簿今欲使職持籌而算不能矣急莫急於

國課去年職開徵之始晝夜焦蒿吞風飲雨僅得免
于泰罰今欲使職冒霜雪而撻黎庶不能矣此兩
考欲責職以必辦則職雖粉骨不能辦如任職優
游則

朝廷設官謂何台臺所以責職者謂何究也縣事閒
裂孤社百端聲名既壞泰罰隨之亦終於去而已
矣夫京官病三月卽請告此例也今職病五月又
外官也職若一毫欺罔則醫生可助問隸卒可提
審稍有纖毫不實乞台臺明賜參糾以爲人臣而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十一

懷私退托者之戒前鎮江府吳推官亦疑職爲疾
親至榻前見職羸弱不堪之狀不覺潸然淚下乃
曰不意爾一強壯人委敵至此當加意調理可出
則出當歸則歸性命不可見戲無持兩端也與言
若此則職狼狽之狀可知矣伏乞台臺憫吳閭縣
之生民續職垂絕之殘命念漕計無緩須臾早批
署員哀野狐死當首丘亟賜

題奏若得乞台恩俯容改教則自茲以後未死之身
皆台臺之賜倘謂再容調理則世未有縣官可以

大半年寢疾者職寧抱頭逖遁爲穢職之廢人不
願悴死他鄉作無依之餓鬼也職之肝肺至此吐
盡矣職無任眼穿心死之至

乞改稿三

職荷台臺知遇最厚如蟲戴天如魚戴海私心刻
鏤不可名狀倘得奔走墀下效晨夜之役此職之
分亦職之願不料職緣瘳障深一病五月遂至狼
狽同僚看者莫不憫惻吳推官一見填膺江知縣
屢爲下淚此皆台臺可質而問者職何敢飾然日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十二

月之明理無遺照狗馬之病業經秋冬安得不知
又安俟職贅言哉職前此病甚一告輒停者以有
明命在又謬謂調理數時或得痊可免致費累台
心耳不意元氣既耗不可頓復稍試數月使爾委
頓則職萬萬無緣于此地矣職父前一聞病狀驚
悸不已兩遣人舁職急歸私念萬子之肥瘠有延
陵之痛含酸茹悲眼穿門閭今者與職祖厚相對
不知作何淒涼與言及此五內如割台臺何惜一
舉手投足噓將滅之寒灰堯垂折之枯條使得生

人鄉里免至委骸溝壑道路耶人可無官官
不可無人吳可無知縣知縣決不可無命職籌之
已熟不再計矣倘得憑藉寵靈邀惠寒旃近死之
心有官之望思此生感何有極不則職之重命
必且重於官鹿死不擇廐微臣有禡無以加焉在
台臺必有大不忍者至若一應庫藏之類前已力
疾同兩衙官盤明封識在庫謹束裝維舟以待台
命職無任懇切之至

乞改稿四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十三

職已于本月十一日將妻孥行李移至前途單身
在官專候命下不意遷延至今消息全無職心益
鬱職望轉孤遂至火益加炎寒熱復作職此時如
釜中之魚欲活不能欲死不可展轉思惟有逖遁
而走可以保身全軀耳台臺必欲使職為棄印禡
衣冠之廢人耶抑欲全職名節為後日留一線之
路耶如欲留一線之路則乞早賜裁決不然無論
縣事荒蕪台臺不安即使職以病而遁以道革職
仁人用心必有大不忍者矣陳牘太數把筆不覺

汗顏職無任激切之至

乞改稿五

職自八月中一病至今時踰六月矣奄奄待盡惟
候一收以俟從容調養不意誠不足以格天致台
臺不見信諒再四懇求殊無確示以致鬱火延升
心如戰馬睡不貼席坐不支床痰嗽帶血脾氣久
虛雖云病有自來亦因下情未遂致令沉痾日積
耳夫職閑散踈曠人也骨體脆薄本不堪世務一
入樊籠便爾抑抑抑而不已瘵瘵遂作是職之病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十四

起于鬱鬱之因起于官若官一日不去病何得一
日痊哉一切藥餌皆為治標唯有解官是攻病本
若云在假調攝則是重職之鬱死無日矣語有之
君行令臣行意今台臺令固在必行矣職之意寧
可繫絆枷杻之耶除將印篆內外封識赴府交投
外職掉臂行矣懇乞印賜

題請早批署官職無任懇切之至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鄭宗周 閱

尺牘

寄同社

弟已令矣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
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
里糧長來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向後景狀如何
先此報知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寄散木

散木近作何狀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作詩不成即
當專精下棋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當
一意蹴踘擲彈如世所稱查八十郭道士等是也凡
藝到極精處皆可成名強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幸
勿一不成兩不就就把精神亂拋撒也知尊多藝故此
相砥勉之哉

家報

天下奇人聚京師者兄已得遍觀大約趨利者如沙

趨名者如礫趨性命者如夜光明月千百人中僅得
一二人一二人中僅得一二分而已矣三哥頗為同
儕所推許近日學問益覺長進昨梅中丞邀請數次
因塞上苦寒尚未及行梅真正好漢也兄恨不識其
人三哥識有餘而膽氣未充正是多會人廣泰求之
時想故鄉一片地橫是麟鳳塞滿真不必令其在家
也

龔惟長先生

數年閑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此事李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時而奔走
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寔當官耳尊家
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
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
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
賓客滿席男女交易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
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皆珍異宅畔
置一館館中約直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
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置各

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
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
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
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
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
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
不朽矣若只幽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
人不可爲訓古來聖賢公孫朝穆謝安孫場輩皆信
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隣某子甲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蒿日而死者何異哉

丘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無念
耶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侯
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論百姓則保山婆一日
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
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
齋看詩讀書不得如往時携侯子登虎丘山故事也
近日遊興發不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

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
不大落莫也

毛太初

弟已得吳令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
樂也兩甥想益聰明讀書何處肉舖河畔三叉港前
恐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移至縣中如何大凡教子
弟一要擇地二要出學錢銀中不可夾銅貨中不可
夾布此尤第一緊要事計此字到時田中書翠可愛
矣要得富須真正下老實種田莫兒戲人生三十歲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四

何可使囊無餘錢回無餘米居住無高堂廣廈到口
無肥酒大肉也可羞也

王子聲

弟屈指平生別苦唯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
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
病非情亦復填膺之甚卽弟亦不知所以也征東將
軍主人無驚人先生遂亦無僕矣惜哉此將軍無緣
甚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再見何期令人腸痛

蘭澤雲澤叔

金閨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蕭鼓歌童舞女此
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
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墜之
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討
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簣口利舌之才民及蟻蠶滿身
之囚徒耳然則蘓何有于令令何闕于蘓哉聚首邨
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
首去所好而從所惡語語實際一字非迂若復不信
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尚有袁知縣跡跡不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五

江長洲進之

雖說吳令煩苦其實良朋相聚亦是快事他日虎丘
一塊石太湖一勺水傳吾兩人佳話未可知也

麗丹徒

何物拳石如此突兀弟已得縱觀其盛但尚負焦山
一日債耳已暮不能入城明晨當奉謁環城皆山也
一樽一棹一奚唯命

楊安福

燕中讌集略見高雅然尚未得盡傾腸胃喉中隱隱

有如許欲吐未吐之物至今尚鬱鬱胸臆間也吳令
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頃欲落嗟乎中
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人苦令邪抑令苦人邪夫古
有鳴琴飛舄栽花種柳者不知此輩有何工夫作此
閑伎倆古今人不相及豈直倍蓰哉

吳因之

前與顧湛菴談一夕甚快出禪入儒有書冊來所未
睹因憶爾時若得因之在座點綴數語當益神王惜
緣慳耳因之近日作何行徑他日作何了當宰官耶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六

頭陀耶行年四十脚跟不定待何時定若弟則願為
人中牛馬天中脩羅法中散聖雖不知于大道如何
然弟受用如此足矣世無海若故河伯傲然自足願
請益焉

湯義仍

作吳令備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復云何俗語云
鵝般白鴉般黑由此推之當不免矣人生幾日耳長
林豐草何所不適而自苦若是每看啣潛非不欲官
者非不醜貧者但欲官之心不勝其好適之心醜貧

之心不勝其靡勞之心故竟歸去來兮寧乞食而不
悔耳弟觀古往今來唯有討便宜人是第一種人故
漆園首以逍遙名篇鵬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
籠致之若其可籠必鵲鵲人之類與夫負重致遠
之牛馬耳何也爲人用也然則大人終無用哉五石
之瓢浮遊于江海參天之樹逍遙乎廣漠之野大人
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龍配大人乎龍何物
也飛則九天潛則九地而人豈得而用之由此觀之
大人之不爲人用久矣對大人言則小人也弟小人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七

也人之奔走驅逐我固分又何厭焉下筆及此近况

可知

徐漢明

讀手書不啻空谷之音知近造卓然益信小修向日
許可之不謬也弟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有玩世有
出世有諧世有適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莊周列
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幾千載數人而已已矣不
可復得矣出世者達磨馬祖臨濟德山之屬皆是其
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狼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

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諸世者司寇以後一派措太立
定脚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
帶處多不能迥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世有餘超乘不
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爲
禪也戒行不足以爲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
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
天下不緊要人雖于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子則斥
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爲自適之極心
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八

八

沈博士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
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蚋官長尊如
閭老以故七尺之軀疲于奔命十圍之腰綿于弱柳
每照鬢眉輒爾自嫌故園松菊若復隔世夫伯鸞備
工人耳尚爾逝世彭澤乞丐子耳羞見督郵而况鄉

黨自好之士乎但以作吏此中尚有一二件未了事
欲了故爾遲遲亦是名恨未除若復桃花水發魚苗
風生請看漁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徑矣嗟乎先生豈
復人間人耶寫至此不覺神魂俱動尊丈夫幸勿笑其
迂也

瞿太虎

宏甫曾相見否不到廬山尋落處象王臭孔漫逢天
無盡居士若不踢番漏壺恐終以堯率悅爲文章僧
耳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九

李宏甫

作吳令亦頗簡易但無柰奔走何耳家弟爲梅大遜
撫接去聞兩人者甚相懽弟來書云不數日當至吳
轉首卽至湖上矣吳中無一人語及此幸床頭有焚
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胃可以醒眼甚得
力有便莫惜佳示

龔惟長先生

無官一身輕斯語誠然甥自領吳令來如披下重鎗
甲不知縣官之束縛人何以如此不離煩惱而得解

脫此乃古先生誑語甥宦味真覺無十分之一人生
幾日耳而以沒來由之苦易吾無窮之樂哉計欲來
歲乞休割斷藕絲作世間大自在人無論知縣不作
卽教官亦不願作矣實境實情尊人前何敢以食語
相誑直是煩苦無聊覺烏紗可厭惡之甚不得不從
此一途耳不知尊何以救我

伯修

大人至吳住四越月不見燕臺一字近發舟西矣弟
在此無可樂者獨近日勘災而出放舟五湖信宿渺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

縹峰頂遍觀七十二峰之勝差覺得意遊龍洞觀無
礙居士舊跡不勝痒痒洞深六七里聞山中道士云
至格凡處別是一洞天弟無靈威文人手段又積潦
滿洞不敢輒入躊躇而歸返舟靈巖賭館娃故址其
山不甚高而幽奇甲于吳中虎丘不堪作奴且其中
多勝概過響屨廊觀西施履跡遊剪香徑思吳宮花
草低徊顧視千載若新至欲別不能別有惜之癡至
於如此可發一笑近日學問頗覺長進否吳儂可與
語者徐參議園亭徐少卿歌兒耳何物靈異出此三

物奇哉怪哉王秉白無疑可破何必破疑蕭玄圖本
無疑何必求疑爲我拜上二公只硬不疑便是佛羅
洞觀過蘇自笑往日之癡有大人相矣但不脫菩薩
氣耳顧湛菴是我輩人不知生死心如何哭中蓮糧
僚佐至京師者不下五六人信使不絕開官何惜一
張紙一硯墨數行字乎

王以明

作吳令甚辛苦然已知作令矣吳中人無語我性命
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法友之難也遊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一

客中可語者屠長卿一人軒軒霞舉略無些子酸俗
氣餘碌碌耳夫吳中詩畫如林山人如蛟冠蓋如雲
而無一人解語一袁中郎能堪幾許煎燂油入麪中
當無出理雖欲不墮落不可得矣近日焦朗生過吳
頗有高識其意氣凌勵一世殆難爲敵屈指當今儁
人首小修次長孺生復爲以明傳神彼亦知有以明
矣朗生又嘆當今列宿毫無光彩獨吳軫間稍有氣
色耳然乎否耶

答人

寔不能書而有書癖不能詩而有詩腸不能酒而有
酒態故每遇書則觀遇詩則讀遇酒則留連深夜亦
復頽然今足下所頒適中鄙人之嗜敢自外乎三鄙
之重原不在皇甫公一敘足下殆者其將隱乎當爲
足下傳之

陳志寔

相別便已半載尚未及通訊一字吳令匆忙乃爾近
日學問想益大進部下可有與譚者否生在此等苦
不堪道大略鷄鳴而起三更而息每因頓時輒思世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二

間有長夜艱睡者不知定是何福修得其視尊兄作
徽州太爺尊如帝釋樂如自在天而其地又如聚香
國者苦樂豈直仙凡之隔哉舍弟好遊岡其一癖自
京都走塞上入秣陵弟迎入衙齋鬱鬱不樂復思遠
遊素聞新安黃山之勝又得尊兄作主人是以一來
第不過欲遍遊名勝探烟霞入詩囊耳非誠欲作拙
豐客也尊兄善視之爲幸

羅隱南

作令已忘却苦因矣既忘却苦作官何難弟是以喜

然忘却苦則作官將無了日矣弟是以益大懼也何
也人未有不偃僕其腰足恭其面苦其心志餓其體
膚勞其筋骨百苦備嘗而至三台八座者也必百苦
備嘗而後台座可望是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獄也人
亦何爲而樂地獄也哉

龔惟學先生

瓜步經由不得一見讀手書腸爲之痛平日不慣惜
別今若爾人到苦處情自深耳又三哥從濟寧來途
中亦竟相左何也三哥念尊之甚亦感之深至臨清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三

行步不成僅以身免此時携燕玉住衙齋頗過快活
日子然遊興不已又與蔣蘭居同遊西湖便道上微
州去矣嘉祥名區且又事簡民淳可臥而理但函牛
之鼎而以烹雞無亦非其任乎今吳無甚難事無奈
近日歸興濃何最開情者堂上垂白之人想尊此念
更深然則作官皆苦趣耳苦何可戀而人貪之若是
愚矣哉新夫人有消息否美而慧必有賢子嘉祥自
昔產麟當爲新夫人券

管寧初

令一也有仙令有才令有奔走之令奔走者處衝要
之區朝夕止供僕役若弟輩是也其人最苦最下才
令雖當繁劇而才足以副之用刀不折遊刃有餘力
量氣魄件件過人然一任之後而骨髓竭于內鬚髮
枯于外矣雖可喜亦可憐也若仙令則以美才遇美
地門無過客巷無爭民山水文章之樂不減於昔人
而循良聲譽常出諸同事之上雖未必出鳧入鵲然
而栽花鳴琴則已寬然有餘閑矣聞龍門簡甚兄復
多才弟且爲兄券讀手書具知見憐何日卜酒相勞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四
共譚科斗時事耶

梅客生

家弟自雲中歸極口稱梅開府才略蓋世識見絕倫
且意氣投合不減龐道玄之遇于節使也所不同者
于公疎開府密于公意開府緩于公一揮千金開府
衣無重帛生之校量兩公如此公自度與頓孰勝而
孰劣哉古之英雄知此道者晉有康樂唐卽于公宋
有夏英更歷數千年指不一二屈不圖今日于明公
見之快哉聞近日鄉思頗切然不尤黃之問有隱君

子焉歸而與其徒醉酒逃禪政不必建牙吹角終老
塞上也如何吳令繁衝苦痛入骨沒奈何只得低頭
做去終是措大無遠志耳顧冲菴曾一過蘓與舍弟
在虎丘一宿而別近日蔣蘭居過吳又將舍弟邀入
武林去矣

湯義仍

近况如何長作此官况當不甚佳然僻在萬山中無
車馬往來况亦當不甚惡也所云春衫小座者隨任
不聞亦是吳國若爾弟亦管得着矣腸中欲語者甚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五
多紙上却寫不盡俟異日面譚永嘉黃國信佳士也
千里而見袁生又知慕義仍先生者此其人豈俗子
耶料中郎之屣可倒義仍之榻亦可下矣

管東簾

天臺去書議論妙甚但以圓判見地以方判教體未
免意圖語滯何也若見定圓則圓亦是方此一箇圓
字便是千劫萬劫之繫驢橛矣可不慎與若教定方
則歷代聖賢各具一手眼各出一機軸而皆能下手
爲人何與見若定圓見必不深教若定方教必不神

非道之至者夫見卽教教卽見非二物也公試思之
見卽教金剛以無我相滅度衆生教卽見楞嚴以一
微塵轉大法輪寫至此葛藤滿紙幸有以復我

沈學博

家大人相訪將無減廣文昔常予得手教知相勉勵
然僕亦聊復弄筆耳非真難之苦之也陽城有言撫
字心勞催科政拙僕則謂撫字當選催科當巧譴而
不煩下安上恬撫字不甚逸乎弊孔盡杜百姓樂輸
催科不甚巧乎竊有志焉而尚未之逮也不知左右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六
頗有所聞不

王百穀

旁觀者謬謂仙令不知令自謂苦行頭陀也作詩上
比摩詰下亦不失儲劉家弟極寶之閭罷卽襲之詩
中矣家弟嚮承翦拂近深相企慕不勝望岫之嘆世
俗譁談稅自其常態若舉世喜談之稅亦不足重矣

龔惟學先生

聞嘉祥民淳事簡真是一快入擁座間紅出香西山
碧此自人間第一佳事不謂作令備有此樂令選只

得箇不忙耳無他受用去歲曾一涉太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真非人境今歲一過天池觀石諸山仍嘗謂吳令苦樂皆異人何也過客如蠅土官若鱗是非如影其他錢穀案牘無論卽此三苦誰復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麗人物之色澤狀猴之宛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川湊高士之雲集雖京都亦難之今吳已饒之矣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今之稱吳令者見樂而不見苦故每譽過其實而其任吳令者見苦而不見樂又不免畏過其實甥意獨謬謂不然故雖苦其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七

苦而亦樂其樂想尊者聞之必大有當于心矣

王以明

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變而月不同苦亦因之故作官則有官之苦作神仙則有神仙之苦作佛則有佛之苦作樂則有樂之苦作達則有達之苦世安得有徹底甜者唯孔方兄庶幾近之而此物偏與世之勞薪爲侶有稍知自逸者便掉臂不顧去之惟恐不遠然則人無如苦何邪亦有說焉人至苦莫令若矣當其奔走塵沙不異牛馬何苦如之少焉

入衙齋脫冠解帶又不知痛快將何如者何也眼不暇求色卽此色耳不暇求音卽此音口不暇求味卽此味鼻不暇求香卽此香身不暇求佚卽此佚心不暇求雲搜天想卽此想當此之時百骸俱適萬念盡銷焉知其他始知人有真苦雖至樂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真樂雖至苦亦不能使之不樂故人有苦必有樂有極苦必有極樂知苦之必有樂故不求樂知樂之生于苦故不畏苦故知苦樂之說者可以常貧可以常賤可以長不死矣中郎近日受用如此敢以聞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八

之有道幸教我

李于髯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過活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奕爲寄有以色爲寄有以技爲寄有以文爲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鐵床銅柱刀山劍樹也可憐可憐大抵世上無難爲的

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瞻之十
天下事何不可爲只怕慎重太過不肯拚着便做怨
之哉毋負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爲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
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
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
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咲嘴臉簿
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
衷中郎全集 卷二十 十九

矣而不難唯有一段沒証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
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迷遁無地
難矣難矣尊兄清聲華問灌漑耳根來札何爲過良
抑損若弟則終爲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王寧
海過姑蘇弟適有潤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悵曷勝

劉子威

走非不願作官奈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呈者
不肯便書紙尾云鄉遙心懶恐作宦遊之人食少事
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然不肯方寸大約

于此矣懷令伯報劉之情薄太真絕裾之恐高弘景
挂冠之致抱元亮五斗之斷無安仁河陽之花有長
卿文園之病兼此數者可能一日安于地方耶一字
非敢高明體察

潘去舉

海內人士不肯睹幾半矣如丈廊達爽朗真不可多
得當由多劫不曾染半點塵俗氣書生氣紗帽氣故
耳卽此便是踞毘盧頂坐獅子王位而丈尚踴徘徊
于色界諸天五欲之場雖苦澁寄位不分染淨然亦
衷中郎全集 卷二十 二十

是門外草庵耳安可遂認爲棲息之處耶夫今之爲
閣部大臣子者大則陰卿貳小亦二千石而上可謂
榮且遇矣然而有志之士寧求一舉寧作一秀才雖
公車屢詔不以此而易彼何也以男兒各有出身之
路也今明明一尊大佛不自招認而必欲借庇蔭于
他人夫或別有授記耶抑欲借此以覺悟愚蒙耶若
爾則真大慈大悲之用心非不肯所能窺測也桃源
盛事不肯深信之然不肯終要自己尋一出頭或仙
或佛次不敢從他人問路請以質之丁凡先生如何

自同出世作師友少有所蓄便當吐出萬難財察

徐少府

誰不樂作官弟有至情萬不得已者雖為亦無味矣
食無味兒女子皆知吐之官無味而不知吐必且嘔
噦隨之至于身命俱喪而後已此不肯日夜所痛心
者也箭既離弦無返回勢幸財察

朱虞言司理

連讀不得請嘔血症遂大作近已作床褥中物不知
可得起否懷萬不得已之情行大不相干之事苟未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三十一

免有賜亦復誰能遣此病也宜矣患間有言人生不
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為夭今有懷不能宣有性命
不能保縱三公猶為墓也兄乃區區一令乎人生如
寄多憂何為走能有幾條腸堪此百憂煎煉耶

方子公

小兒子木落脂毛詎識之無公非為上大人師者病
中覺心無現欲借談鋒少寬窄腸耳雖懷朱育之奇
魏井庚巴之間謹令家僮下榻設早比以候

小修

潘雪松留吳二日與之肆談甚快今世講學無出此

公之上者有眼如天有胸如日有口如河若得此人
學道所就甚不可量成佛作祖反掌間耳近聞大人
同諸舅結社樂老極是極是有玉蘭作師矣可無弟
子宋禪乎傳語桂下尊極圖之海內豪士如吳江靖
江諸君俱死矣止彭澤在耳吳人張隱君有言吾積
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名言哉窮官無可奉
大人諸舅皆謹誠二語獻上弟轉呈之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終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三十二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趙世杰 閱

尺牘

家報

近日與諸男尊作禪會尤是樂事有一分樂一分有一錢樂一錢不必預爲福先兄在此隨分度日亦自受用若有一毫要還債要潤家要買好服飾心事豈能脫灑如此耶田宅尤不必買他年若得休致但乞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白門一畝閑地茅屋三間兒願足矣家中數畝自爾與妻子度日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憂復何爲哉

朱司理

冊葉八紙俱已如命其中王曹兩張負名已久若錢希言則吳中後來偶才名不及諸公而才無處其右者明公觀詩當自知之

曹魯川

委弱冠卽留意禪宗迄今無所得然竊聞之禪者

又禪代不息之義如春之禪而爲秋晝之禪而爲夜是也既爲之禪則遷流無已變動不常安有定轍而學禪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且夫禪固不必退也然亦何必於進固不必寂也亦何必於鬧是故有脫屣去位者則亦有現疾毘那者有終身率執者則有沉金湘水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可以道途轍跡議華嚴不思議境界耶夫進退事也非進退理也卽進退非進退事理無礙也進不礙退退不礙進事事無礙也卽進卽退故曰行布不礙圓融進者自進退者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自退故曰圓融不礙行布法爾如然豈容戲論且佛所云小始終頓等教云者豈真謂諸教之外別有一圓教哉政以隨根說法故有此止啼之黃葉耳不知諸佛出世小卽是圓何必捨小圓亦是權何必取圓尚無有漢何有于淺華嚴迴出常情政在于此故經中如主山神主河神飛行夜利大刀鬼王人非人等之類一切皆冠以佛號微而一草一木皆是毘盧遮那見身各各不相美各各不相礙安有初中等教爲小乘而圓教爲大乘之理此皆後來小根阿師傳虛

証實故有此謗訟之談試看通玄解中有此情量之語否耶若謂真有小始等教又自有一圓教是教外有剩法不得謂之圓矣若謂圓教可以該小始等教而小始等教不能該圓教是大中能現小小中不能現大亦不得謂之圓矣佛不舍太子乎達磨不舍太子乎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爲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要知佛之圓不在出家與不出家我之圓不在類佛與不類佛人之圓不在同我與不同我通乎此可以立地成佛語事事無礙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三

法界矣區區行藏如空中鳥跡空卽是是留亦非非自不必以佛法爲案且佛亦人也豈有三頭六臂乎何用相慕哉因來論及華嚴法界故敢盡其狂愚唯終教之千萬着眼準提像華嚴文謹領謝謝昨因伏枕不能裁答今晨強起草草奉復

張幼于

走支離無用人也無用故不宜用無用亦自不求用此自常理無足怪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則有之以爲利焉吏才者吏而才也更而

才是國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何而可不用哉更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不才但覺官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盡不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雞子啼哭隨之矣雖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爲利者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趁便作牛亦得作馬亦得作雞犬亦得最爲汗下最爲可厭然牛馬雞犬世既不可少則此等之人亦可隨大小方圓而器之矣獨生則有大乎戾不然者不才無論矣又且與烏紗無緣旣不能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四

負重致遠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之人雖分文用亦無矣尚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苦地耶勉強年餘頓成衰朽心神俱困癆瘵遂作決意求歸亦其宜爾豈真勞令伯之難學元亮之步哉

江進之

連日伏枕見佳作不甚技癢上官迫弟甚奈何稽康平生不喜弔喪弟最不喜爲壽文幸轉求之有暇過我

李本建

連日奔波百倍牛馬片刻少閒又爲睡魔所尼思仁兄時與女安先生婆娑綠葉陰下不啻仙矣腰肢作惡無緣得對二先生談鋒奈何

吳曲羅司理

朱奩六尾謹專人賞上其能惡侯明公鑒定不肖言惡則涉謙言好則涉夸且慮識鑒不精倘貽明公之笑將奈何

伯修

陶石簣書來甚悔出京之速前見王秉白尚未點差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五
此是好消息凡朋交相對時覺甚容易別後甚難爲情何況學道人又以交爲性命者乎石簣約以初秋會于石湖虎丘之間此中望交如望歲不知何日得了縣債放閒無量口吐出廣長舌現三頭六臂神通與諸上人對談也

皇甫二泉

抱牘之苦甚于抱病簿領之趣惡於藥餌不佞恨病不淡耳但得長病卽是閑人

薛化南

衣口碑在民公論在上些小觸忤何足芥蒂且丈夫各行其志耳烏紗擲與優人青袍改作裙褲角帶毀爲糞箕但辨此心天下事何不可爲安能俯首低眉向人覓顏色哉丈負大有用之姿具大有爲之才小嫌疑如洪爐上一點雪耳無爲禍始無爲福先無爲名尸珍重

與友人論時文

當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厭其時也走獨謬謂不然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以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六
文取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廬山之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哉且公所謂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極矣何也優于漢謂之文不文矣奴于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質天地間真文漸滅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二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子之伸其獨行者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爲文不類

古至擯斥之不見齒于詞林嗟夫彼不知有時也
知有文夫沈之畫視之字今也然有偽爲吳興之筆
永和之書者不收與之論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
也然有偽爲古鍾鼎及哥柴等富者不得與之論輕
重矣何則貴其真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骨
董贗漆帖類也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
詞雖近卑而調則無前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
也哉

陶石贊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七

僧來讀手書知兄已是不疑但不疑即悟悟即了今
不疑又不了此何說哉弟前記少年未上公車時聞
燕都壯麗日夜歎羨及皮子之冬計偕至京見其人
物街市泥塗塵土與楚地初無甚異不覺大失望纔
入彰義門便私念曰豈京師之佳麗而竟若爾及走
盡棋盤街看盡八九條街而弟心始死不復作京
師想矣今兄已到順城門內決無再有一京師之理
夫何爲而不了哉伯修書來知其近日快活之甚吾
兄此時在家作何狀相與何人何日可赴太湖之約

乞一的示弟前者陳情之寶五上不得請開門兩月
復出視事弟意甚不快此時尚欲乞歸無人能爲地
者聞新直指爲兄同鄉同年望一轉達倘若見許弟
卽杜門以待大官誰不願倣然大官累人遠不如閒
散之可以適志也人生如此而已矣近日得卓僧豫
約諸書讀之痛快恨我公不見耳

陳志寰

徽州治行卓絕乃爾往來談者稱不容舌足驗吾兄
道力華嚴經以事無礙爲極則往日所談皆理也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八

一行作守頭頭是事那得些子道理看來世間畢竟
沒有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箇活閻羅若事事無礙
頓耶然眼前與人作事不是事却是理良惡叢生貞
淫媚列有甚麼礙自學者有懲刁止惡之說而百姓
始爲礙矣一塊竹皮兩片夾棒有甚麼礙自學者有
措用止辭種種姑息之說而刑罰始爲礙矣黃者是
金白者是銀有甚麼礙自學者有廉貪之辨義利之
別激揚之行而財貨始爲礙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述

沉淪百劫浮蕩苦海皆始於此雖然世豈有貪鄙不事事可一日安于民上者乎則中郎此言未免爲無忌憚小人增一番口寔矣

孫太府

走以謗劣謬辱知遇天高地厚未足方比匪獨青雲思附亦謂高山在望朝夕可得仰止耳不意明公趣溪林泉與衰主組拂衣東歸如脫羅之鵠潛翮之鳳致令歪黃口奪乳生育失怙宦海風濤頃刻萬狀舵師既去此後將不知飄泊何所矣昨聞榜人直發歪蒙中郎全集卷二十一 九

狠俱奔馳莫知所措纔抵尹山來者謂仙舟已過吳江遂愴然而返走生平見異骨異人無逾明公者只此一舉真可愧今之口談性命而身趨榮利者歪也不敏願隨後塵

陶石簣

家子瞻快活殊甚一冷太史日騎瘦馬走長安市上不知有何好面孔而歡天喜地若此弟望山人來如渴今月內應使者方按部駐崑山計半月內可了事山人之行也以廿五六爲期如何但考察正是閑時

蘇至崑復甚近此時至吳弟爲山人置一浮宅朝夕聚談可得十日閒尤是佳事若爾則盛使還便可發舟矣中秋日謹候山人于虎丘之上幸勿爽期

吳曲羅

歪病瘥幾無復人哩條而雪窖水霄條而燦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水國一朝始遍矣大司命可以罰此下土者良多何必瘥也毒哉蒙以諸士文見委其中堪入梓者十七篇可改者亦十七篇改者皆知名士或可無負明命病耗之餘鑒定恐未及精是罪

蒙中郎全集卷二十一

十

朱司理

歪病十不能去二三聞楚然之音尚爾驚怖況能見故人耶餘熱作惡濕痰如塊橫注胸中益自復瘥來尚未下榻止劉醫輩從牀卧間診視卽長洲令已無復一面矣能鍾辛楚畏風日如強敵不知何日可得稱人荼毒哉

沈何山

阿三自南中歸極口稱兄慧力且云茲游也得良友二何山儒不傷道所就殆不可量若其意氣相與則

焦尊生亦可人也三以公歲九月從大同來吳已復從吳入越轉之鄞郡至今歲三月始歸三自稱所得佳士雲中則梅客生京師則王黃蕭顧四太史一女校書通州則顧侍郎會稽則陶石簣杭則大小虞鄭則潘公華客路則蔣蘭居焦三數子者或以學或以文或以氣傾蓋一接頗相知賞三亦自快得士未及半載足跡幾半天下蕩子行徑如此可發一笑

何湘潭

作令如啖瓜漸入苦境此猶語令之常若夫吳令直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一

如春熊膽通身是苦矣山水風光徒增感慨顧安得如仁兄所云云者哉吏情物態日巧一日文網機弄日濇一日波光電影日幻一日更復十年天下客有作令者耶仁兄聲名藉甚又楚蜀地近人情或不相遠當無此苦然令爲苦因苦是令果一行作吏便當同之但分數有多寡耳天池作者得十斤付太役焦老師處曾起居否

思白

青牛過函谷而關尹適病雖走之機緣未偶然爲尊

丈省五千言著述之苦矣走一病兩月無復入理隨卽將乞休太泉石鐘鼎意趣別矣何日得把臂揮塵共擬玄寺耶

朱司理

走病寔不堪勞勞則發動性命敢作兒戲乎數日內聞赴關王之招者數人王子聲死李丹陽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萬惟從吏令得早離任爲幸與明公交凝肺腑若重官而輕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懇切懇切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二

龔惟長先生

病中忽外大父訃至一痛幾絕因思前外大母仙逝時甥方問道龍湖未得一訣今復抱紼繫姑蘇隔絕萬里出門數語便成今昔痛哉痛哉然既已八十餘二極人間之上壽官至方岳玉樹滿庭優游林下十五年極人間之至樂五濁世貴福緣報焉正此矣當復何望獨學問一事未得上手不免再來然已種有根因矣以此知人世不可不急學道也轉盼之間光影已失甥頭上有二毛矣可慮哉瘧病雖稍痊太不堪

勞又念二白髮甚以茲堅意乞休若得如願尚當與
尊窮極微茫直抵佛位人生事如此而已矣作官只
爲妻子口食然亦及已甚求名只爲一生官位然焦
蒿已甚縱位至台尚名加孔墨所樂無幾喫苦已多
只是愚人不知耳知者一眼看得破也三舅尊念當
窮甚然尚有爛谷千斛可賣若甥此回直從天寧洲
借盤纏耳借來借公有何了時此生安有還債之理
以此知甥尤不可不急學道也不然牛馬猪狗輪轉
安有極耶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三

敘叔陽秀才

院試當極得意試題近庸而難于下手不知公何以
措辭大約善人是狂有恒是猶無恒卽鄉原夫無恒
豈易言哉三代而下盡是此一種人馳聲走譽比善
人有恒更覺完美善人不踐跡彼却步步學堯舜有
恒蹢躅涼涼彼却與物無忤只是他學無本原所以
仁爲似仁義爲似義故曰不可入堯舜之道聖人之
惡正惡其源頭不清耳若是尋常虛誇的人則見音
聞者皆知惡之奚煩大人口煩哉

張幼于

兩種俱奇物觀罷卽十襲藏之矣暮景荒涼復有此
痛傷如之何然公自是何點謝敷一輩人當無奉倩
傷生之戚

伯修

弟以是月復舉一子舉之朝張幼于忽送唐六如手
書金碧經一吳匏菴手卷一弟謂他日可成一段佳
話遂小名曰虎子而以匏翁字之近日學問如何前
陶石簣兄弟見訪自言爲聞見所累弟謂靈雲見桃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四

此亦見也香嚴擊竹此亦聞也聞見安能累人哉因
語及承明壽次弟謂承明見地未真陶曰何以知之
弟謂承明一向只道此事是可以明得的故著宗鏡
一書極力講解而豈知愈講愈支愈明愈晦乎陶亦
豁然有悟省處陶生死心切甚乃弟字公望爽朗軒
豁大有我家三哥風良爰相逢政如景星慶雲偶一
相聚不可多得會王黃顧蕭諸太史爲我致謝云吳
縣有一無孔錢鏤欲向貴城市上尋一面塗毒鼓作
對不如阿誰遺弄手者弟乞休已決數日內便可作

雜事人快哉快哉

李健翁

鶴母霜夫來知復愉快蔬園柿菊柳下彈棋生人之樂止此矣近病病不即好閱四月未視事求歸不能即歸不知何日得登青葉之樓眺長江之水言之淚下

羅鄧南

楚吳往來使者絡繹見黃鶴則開口而笑入有餐出有犒病者藥沒者棺計壺渠行李之類半歲之內費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五

不下數萬餘錢咄哉中郎乃以一官累親家翁矣瘞來四月連續乞歸尚不得請邀幸已十痊其五六終日說官苦不知病更苦說做官難不知求去更難自入秋來見鳥紗如糞箕青袍類敗網角帶似老囚長枷進退狼狽寔可哀憐不知丈何以見策

張幼于

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令誠苦我病解令病不樂我耶吳中無足繫客者獨大小何君經年未得傾腸一吐為恨耳

馮琢菴師

讀邸報知拂衣還里謬謂趣深泉石興衰主絃耳不意遂抱大痛殊切惋歎然以垂白之年倦遊林下不謂不適門施行馬庭滿芝蘭不為不貴福緣如此自當含笑蛻去何恨哉石火電光理無常照雞骨支牀昔賢所慮願益加餐自愛至於蓼莪之篇則二三弟子廢吟久矣宏病五月屢續乞休竟不得請然宏意已決賤體稍愈便當策蹇扣門與師共窮生死之奧不朽之旨與言及此自覺狂謬惟師恕之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六

丘長孺

太歲一秦賈至魯寄丘郎書書中言小修被盜事甚悉長幾丈餘來札至突云無事丘郎偶忘之耶抑賈不甘作附書郵邪可怪世人無敢不答書者必如丘郎乃敢不書然亦真不須書也何也他人無書必噴噴必怪怪必毒丘郎即不免噴然決無毒我理不須書一丘郎所喜者豪俠之客妖冶之容山水之勝病子雖史吳兩載耳是未聞眼寔未見口寔未譚顧安得如上事與丘郎捕寫之不須書三所見伊何案牘

比簿也所聞所談伊何紫火團也明見萬里也着寔打三十竹皮也丘郎聞之亦當爲我解頰否耶不須書三夫以三不須書之丘郎而遇懶一忙二病三之袁仲子然則躡鴻之未便踪跡之靡定賈人之浮沉又可勿論矣讀來詩無一字不佳五七言古及諸絕句古質蒼莽氣韻沉雄真是作者當爲詩中第一兄在未來第一五言律不浮次之七言律又次之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選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七

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迨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爲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爲選選之不能爲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旣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果爾反不如一張白紙詩燈一派掃土而盡矣夫詩之氣一代滅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之妙之工之無所不盡

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然則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決不可觀丘郎詩丘郎亦不須與觀之弟一病數月上官已前放歸矣過團風幸出一會弟先遣人報知

湯郎陸

弟以病得休掛帆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于燈節前後杖藜一來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脾逍遙林莽欹枕巖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參苓九子矣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辨青牛氣色不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八

陶石簪

瘡鬼甚成就我耶竟成就我太快哉弟欲于燈節前後過西湖養病便徵君家兄弟盤桓數時借山水之奇觀發耳目之昏瞶假河海之渺論驅腸胃之塵土咄咄袁生不復事人間事亦不復人世間人矣有興便過天台入雁蕩涉南海令弟儒巾籠頭恐不能偕兄當同我蘇和仲云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爲之此時不爲直待作閭老歸林下而後爲恐那時典寄轉關耳如何二兄去後弟爲作紀事詩一章書卷頭

覽

王聞溪

一病五月幾往太山治鬼微福得少痊然已而如烟骨如系肘如戟移牘歸矣太吳無可戀者獨不得數奉教未盡讀震澤之書聽君家先世之餘論爲恨耳

江進之

年丈欲弟忍若忍苦乎忍病乎若忍苦則吳縣亦不甚苦弟與兄遊戲亦能辦之此不必忍也若忍病則病安可忍前次與兄談不及數言坐不及片時而一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九

勞道復淹淹三月尚不能起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世有終日杜門五月不視事之知縣乎貪庸甚矣年丈不諒誰當諒者若復不信試至榻前一看如何

董思白

一月前石質見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峯絕勝處游竟復返衙齋摩霄壺地無所不談病魔爲之少却獨恨坐無思白兄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畧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于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曹以新

讀佳作古質蒼莽如枯松老栢踈壑昂霄不肖迷陽笛耳聊以引玉何敢言詩哉佳賜不敢不領黃絲已繫水田衣上子墨便貯豹皮囊中矣枯守衙齋望上官牘如望救諸容面盡

華之臺

不肖抱病謝事欲于錫城尋一僻居調攝數月而交知甚寡吾鄉王幼度每會壺口推服足下云不可不一結識因欲微惠竟一居停主不肖初甚踴躍未敢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

汗顏既而思之快士千里同風丈夫相與豈必親面而後稱交游哉且幼度雋人不妄許可幼度友即吾友也若不肖以言涉未同不敢通刺足下復以未同見訝則世無男子矣此世俗之見既不忍自待又安敢以之待足下邪冒昧奉瀆不擇布邨但屋瓦可以蔽風雨牆垣可以遮妻孥牀几可以坐賓客者皆可寫至此亦覺汗顏惟照原之

管東溟

寄吳兩載相知相愛不盡無人但其道義相與傾肝

吐膽者惟足下一人初意欲俟亂絕少解鉛刀稍聞
便欲追隨究竟儒佛之與商畧生死之旨而猜嫌忽
至謗議遂成足下深居避影不肯亦望喘息心積乘
萬斛一語未吐豈盡人事殆亦天意焉病來五月鷄
骨支牀面貌如煙肘指如戟宦心灰冷歸腸迫切不
肯雖愚豈以七尺易一官不肯行矣賤眷業已解維
不肯俟印交即發生年三十頭毛種種縱不能驚驚
駕鶴消搖雲海亦常率行胸懷壺人間之樂奈何低
眉事人苦牛馬之所難貌妾嬾之所羞乎不肯行矣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孫心易

楚人仕吳者若雲獨弟以不才爲鬼神所罰雖然安
知不爲福弟性亢藏不合于世罪過丘積眈眈虎視
誰能原我者仁丈英聲華聞沸躍一時太後之復是
在仁丈

王孟晉

有官之樂卽有官之苦有病之苦卽有病之樂以官
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歸此病樂也官病相隨是消
息理苦樂相生是輪迴趣然則世法豈有常哉以爲

樂而甘之則樂亦苦矣以爲苦而逃之則苦亦樂矣
唯有一種至人視苦于樂先故曰不爲福始耽樂于
苦中故曰行乎患難若我輩則必待情景既至而後
識之其太莊周列禦寇遠矣彭澤非八十日不知折
腰之可憎隱居非乞一令之難不知神仙之可學古
人猶尔何況後生拂衣西歸良晤無期不爲少文之
五岳則當効方朔之金門僕志定矣

顧紹甫秀才

人生願欲決無了時作童生者以得青衿爲了然一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人學官而不了猶故也作孝廉者以得烏紗爲了然
一登甲第而不了猶故也未得則前奎爲究竟奎之
前又有奎焉可終究歟已得則卽景爲寄寓寓之中
無非寓焉故終身馳逐而已矣且夫生之惡於貴死
之甚於賤審矣一童子辨之豈必賢知哉然而今之
作推知者恨不一日卽三載也何也以促三載有京
官之利也官臺省者恨不一日卽八九載官翰林者
恨不卽時髮白齒落也何也以老科道有堂卿之利
老翰林有人間之利也愛富貴之心甚於愛生惡貧

照之心恨于惡死茫茫不返滔滔皆是卽賢智或不免焉愚哉貪哉病中勘得此機甚透故果于拂衣

何常熟

身雖僉入幾爲儂鬼脫冠西行實出無奈丈英聲騰躍不肖傾慕久矣共事以來僅一交臂而失之無論肝膽未罄卽皮毛髮膚之言不及吐一字人生離合信有制哉

朱司理

走蕭散無用人也一入吳縣如鳥之在籠羽翼皆膠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三

動轉不得以改發傷心致此惡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忝病必不痊今聞上官有予假之命是活埋我也死無日矣夫君行令臣行意掛冠神武擁被北窓天子不能行之於臣下矧悠悠聖世原無錮人以官待人以死之理拚一黜廢何求不得而奈何草菅性命必欲羈之綬之至豈無脛者哉妻孥行李皆已發行走亦刻日去矣千萬轉達

又

下吏有何高致欲效梅福陶潛輩政無柰病苦何耳

上官加意豈得不知但下吏有一切喻夫美女贈人入爭悅之然不可以贈病者何也謂其有損無益也今官之可好雖如美色病者得之適以戕生左手自刎右手得天下愚者不爲也故贈病人莫如藥贈病官莫如歸事有相反而實相成者此之謂也明公旣爲下吏担当決矣稍需未爲不可但眷屬皆發孤苦之甚病勢益深恐三五日不能待矣

諸學博

徐庶心先亂陶潛懶愈堅此不肖近況也欲一日畱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四

地方何可得父老翼畱見此中人心之厚然不佞志已如離弓之箭入海之水出嶺之雲落地之雪矣問長洲公當知我苦心諒之

錢象先

僕極口頂斯公矣茂苑雖多士當今無出公右者曩於長洲亂集中識之明月夜光見者稱寶矣必波斯胡哉一病六月竟爾拂衣方陶爲多方潘爲少鄙薄何敢執鞭古人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耳三都賦成否世不乏玄宴先生何必僕也讀肩頭作是齋梁

僕陽五伴侶耳小刻奉博一笑

王百穀

衙齋荒寂如野寺幸二老成不棄時復見枉奇談逸語驅却兩年塵土腸胃但恐機緣漸熟別腸益背奈何

朱司理

乍脫宦網如遊鱗縱壑倦鳥還山向非明公假其毛羽亦何以得此吏隱吳門著書數種畧有可觀刻成當呈上求削走性與俗違官非其器萬念俱灰冷唯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五

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立德立功自有青雲故人在明公勉爲之母遠生心丘壑也兩年爲格套所拘不得少吐寸腸便中略布區區

徐漁浦

吏吳兩載罪過丘積唯足下若以爲可教也者每至名園則談笑移日絲肉競作不肖亦每每心醉而歸不意一病遂至睽別朱華綠池之約竟落夢境人生離合信有制哉吏道如網世法如炭形骸若特可以

娛心意悅耳目者唯有一唱一咏一歌一管而已矣過此則有太上之至樂窮天地之奧妙發性命之玄機究生死之根源別儒佛之同異足下倘有意乎不肖願執鞭策而從事矣家舅手卷妙甚恨無大作耳冊上願乞一言以光丘壑不肖任梁溪約有月餘不知冊可待不

范長白

讀家郎公卷尾詩清新婉麗有唐名家風健美健美不肖於韻語不能作而意頗好之吏網縛人遂令三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六

寸之管截爲刀筆騷律之學飾爲爰書面貌塵土腰肢卷曲卽文雅若足下未得傾腸吐露一語吏道穢穢如此身非木石安得不病病又安得不卽歸也小刻二種呈上詩皆少時之作無可觀者聊資捧腹

江進之

序文佳甚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若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載爲配并垂不朽哉一笑

倪崧山

與仁兄共事一方未緣一通問問大約手疲于僉判
眼疲于簿領心疲于錢穀腰疲于曲折白無閒工夫
通書問部此縣官常態也仁兄倘亦同之邪一病五
月遂爾投冠今已放舟五湖作物外人會敵社友陳
太府幸道袁生已是投林倦鳥縱壑游鱗秋杪或有
黃山白岳之遊爲貯美酒三十石可也

王瀛稿

病是苦事以病太官是極樂事官是病因苦爲樂種
弟溪得意此病但恨苦不早耳一笑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七

江進之

弟意欲往杭無他不過欲尋閑淡之方丈遠閑閑之
佳入寫山水之奇勝充貧官之囊橐稍暖卽圖歸計
矣窮博士有何好趣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
海候 命下卽自上一乞休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
自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尚書三年後髮白齒落然
後將一粒金丹點化江郎同證大果豈不快哉所云
事不敢勞兄只欲見兄知得耳若以世情得度者應
現世情身而爲說淡如何

黃綺石

一病幾作吳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每怨
天及官太病痊始知天意止欲奪弟官未嘗欲奪弟
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爲眞具天眼眞不愧作天
何也弟寔不堪作官奪官何害官寔能害我性命則
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騰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
鱗鼓鬣不唯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好好坐在
家中波波吒吒竟甚麼鳥舉人進士也弟生平好作
迂談此談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如此亦怪井底蝦
蟆不得也一笑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三十八

李本建

弟近日宦情比前會兄時尤覺灰冷已謀一長守丘
壑計擲却烏紗作世間大自在人矣少時望官如望
仙朝水暮熱想不知有無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
反儉于書生至于勞苦折辱不當百千倍之奈何不
令人能撞息機也譬如嬰兒見蠟糖人啼哭不已及
一下口唯恐嚼之不盡作官之味亦若此耳小修在
家應考那得閑工夫到白下傳言甚可笑舊說員諛

此看來那一半也是

盡與人矣安得一毛屬自己邪笑不盡歎不盡

聶化南

敗却鍊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
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
安排頭戴青笠手提牛尾永作逍遙繹外人矣朝夕
焚香唯願兄長不日開府楚中爲弟刺袁先生三十
集乙部兄爾時母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九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

二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武林 虞之梁 閱

尺牘

張幼于

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
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斷區緣再不小
草人世矣快哉昔士安作傳不錄兩龔六百日縣令
恐遂不得與幼于同傳但彭澤黔婁業已先之舊史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一

俱編入隱逸矣何恨哉

馮秀才其盛

割塵網升仙轂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佳趣
夫鸚鵡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鵬鳩之鳥
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梁者違其性也異類猶
知自適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衿養于祿食邪則亦
可嗤之甚矣一病幾死幸爾瓦全未死之身皆鬼獄
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屢垂念忽承
大士之賜甚隆素懷走欲言之久矣

原缺第二葉

深企慕將遂策杖而往如能因病發藥療我百切糾
纏之病不肖將祝髮而從事求作方外人矣任心到
此安得不適又安可責以人間世哉南北東西隨緣
卽住一敝衲頭安往而不得貧賤者乎初意欲作一
書辭諸上官旣而思之貧賤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
簡牘又欲具刺則不敢手板則無謂以此自告免狀
上官如明公者能幾人敢作如此放肆語邪看展頗
忙顛狂滿紙唯怨察

江進之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三

西湖桃柳之勝綺羅之豔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盡
近得陶石簣同遊尤佳石簣甚稱吾兄兩叙近聞黃
山有一異人踪跡奇秘不肖將遂往觀之或卽渡江
探會稽五泄或泛海參十二面大士或從海道入鴈
蕩上武夷俱未可知但有好山水有朱糧一月也得
一年也得不必安排前欲作字謝上官自今思之亦
沒來由旣已投却烏紗作一刻自在人尚可寫蠅頭
手本舊屬知縣字樣汚人眼目乎省得一事是一事
便宜此山人家窮算計也一笑

梅客生

走一病六月竟爾改官前者從枕上得尊札讀之痛
快不可言因笑謂家人曰梅公不難捨開府袁生何
有一小小知縣邪旣而思之知縣賤而卑捨之甚易
開府貴且尊捨之甚難知縣可捨開府不可捨也何
也開府無簿書牛馬之累終日高坐堂皇其折腰跪
拜者皆金紫也旣不妨飲酒又不妨好色又不妨參
禪開府官漸大位漸高三年一蔭六年二蔭若作二
十年便蟬聯奕世矣三者皆高名厚利不可捨之寔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四

也據此三捨不得而梅公必欲捨袁生必欲勸梅公
捨豈不迂而不更事哉顧冲菴用世好漢也蔣蘭居
廉謹醇儒也冲菴豪傑人蘭居真學道人不可聞之
阿三如此俟明公異日鑒定阿三至吳卽歸卓老一
袈裟地竟不能有天下事安得不以理論哉

虞長齋僧孺

溪上落花詩妙甚有來讀之至不能寐何物無情作
此有情語兩髮僧不憂破具足邪連日坐酒食地獄
稍得出頭當攜舊塵毛來與公對擲二公真何氏兄

弟再來也然求不談理說不戒饒二公見處又高書
人二着子矣何代無奇士哉

孫心易

一月住西湖一月住鑑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
一種閑淡不敢輕易與官長言恐無端惹起人歸思
冷却人官情當奈何第前路未知向何處去唯知出
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于作官草草奉復

羅澄溪

病賤罷官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簡刺以是道山陰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五

時不敢通一字舟過蕭山偶爲撥子所得自恨與服
不淡然亦竟夜引去草茅禮數自當如此非敢爲倨
傲也分俸過後謝謝果然之腹乃得一月糧何幸如
之

與仙人論性書

讀吳觀我問答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形神
俱妙爲期下上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敢妄置一
辭雖然洪鐘洪鼓不叩不鳴浮漚細沫巨海不擇試
竭蛙腸敢陳膚論夫心者萬物之影也形者幻心之

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歿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
注屬神形有生死心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
如箕然諸仙赴箕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若
使爲仙者認箕爲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思惑
甚矣心雖不以無物無然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無
箕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別此
心無前塵與瓦石無異故曰妄言妄者言其謬妄不
寔如俗言說謊扯淡是也神者變化莫測寂照自由
之謂然莫測即測自由亦自自即有所由是何物極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六
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現之象雖脫根塵寔不離
根塵經曰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是也識即神也玄沙
云縱汝到秋潭月影靜直鐘聲隨叩擊以無虧逐波
濤而不散猶是生歿岸頭事正是指此神識此識生
天生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然而從上大仙皆
是認此識爲本命元辰所以個個墮落有爲趣中多
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然除却其除却形除却
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爲本命元辰弟子至此亦服橫
鼻豈未免借註釋于燈檠筆架公也笑笑夫師現今

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靈與性亘古亘今所不足者非長生也毛孔骨節無處非佛是兩形妙貪嗔慈忍無念非佛是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佛非佛是謂拔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間圖度爲他計算長久哉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誤以神識爲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既誤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性與命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於此若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七

陳正甫

近日學虛遊華疎身雲清偶爾飛錫至此問此下界人始知爲尊兄國士既爾狹路相逢不得不爲作三日留城外淨室乞一間須淨而香乃可不則打掃斗山書室也留錄大約不過三日卽往齊雲

伯修

弟以二月初十日離無錫與陶石簣兄弟看花西湖一月不忍極言其樂復與石簣渡江食湘湖蓴菜揆禹穴弔六陵住賀監湖十日又復從山陰道過諸暨觀五泄留連數日始從玉京洞歸平生未嘗看山看山始於此已又至杭挈諸君登天目住山五日天目奇勝甲於西浙又欲赴山中之約因便道之新安爲陳正甫所留縱談三日幾令斗山諸儒逍遁無地已復道嚴鎮客潘景升家東西南北名士湊集者不下十餘人朝夕命吳兒度曲佐酒擬卽發足齊雲遊竟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八

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將攜家住南中過夏自墮地來不曾有此樂前後與石簣聚首三月餘燕一日不游燕一游不樂燕一刻不譚燕一談不暢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折盡後來官祿耳潘景升忒煞有趣是丘大袁三一輩人已約同至杭道蘓之白下矣西湖看花是過太樂嚴鎮聚首是現在樂與景升南遊是未來樂此後家何處客何處總不計較以世上事總不足計較也丘大亦客南中買居秦淮弟已約爲隣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

詩眼大濶世人以詩爲詩未免爲詩苦弟以打草等
勞破玉爲詩故足樂也石簣問一爲詩弟無日不詩
石簣無日不禪弟問一禪此是異同處虞長孺兄弟
是真高士但其學問大有可商每云悟後方可調心
神通出方是佛大率爲教典所誤僧孺頗有悟只
爲執定已見不肯虛心參訪不曾遇着一個大力量
宗師所以執藥成病然却是吾輩益爰於陳正甫處
得圓覺解是圓覺解老兄耳正甫道心切甚但無奈
太爺高道低太爺大道小太爺聰明道癡以此對面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九

趙無錫

弟看花西湖訪道天日往返吳越間四閱月足之所
踏幾千餘里日之所見幾百餘山其他登覽贈寄之
作亦幾成帙丘壑日近史道日遠弟之心近狂矣癡
矣聊述其顛末以博尊兄一笑賤眷居錫城久似爲

部下人今者各寫治生帋子矣

沈廣乘

浙西之山無過天目奇遠不可言白嶽石亦奇但稍
板大爲天目所形若使先登白嶽不知賞識當何如
也山固有遇有不遇哉

徐崇白

辱遠使知公念我遊惰之人都無毫忽人世想一切
文字皆戲筆耳豈真與文士角雌較雄邪至於性命
之學則真覺此念真切毋論吳人不能起余求之天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

下無一契肯者俗士不知又復從而指之可笑哉禪
自有機有鋒生所說者皆機也鋒也學問中事豈宜
令文人墨士觀哉數日圖歸方子公或上岸生徑行
矣幸勿跡之

王百穀

讀來叙佳甚往歲會諸名士都無一字及禪以故吳
令時每以吳儂不解語爲恨不知百穀之有意乎禪
也然則僕之不能盡百穀者尚多矣獨禪也吳越佳
山水登覽畧盡恨不能一一舉似百穀叔父公時

匆未及報謝舟中勒數字托小白轉致之

錢象先

扇頭諸絕鮮妍如花淡冶如秋葱翠如山之色剛媚
若水之光林和靖陳熙已不足道也鄙薄不能屬和
奈何吳越自山水登覽畧盡詩文已又成快恨不令
錢郎讀之擬即行棲霞度夏有興能棹一舟相訪乎

華中翰

一別三月行近二千餘里家屬居尊宅若家不肯望
梁溪若鄉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一

鄉不免有牢騷意若僕則樂之矣人豈蝦蟆也哉而
思鄉乎夫鄉者愛憎是非之孔愁慘之獄父兄師友
責望之藪也有何趣味而貪戀之浪仙亦愚矣哉妻
孥僮僕若將終焉此尤事之極奇者非賢主人真心
愛客焉得有此謝謝但此地太蘇太近今回亦不可
久便欲移之瓜步矣

王百穀

方小白來已致一牘遺之耶抑尚未及投耶本擬夜
道新羅不意為邏卒所得江侯以舡逆之賓帶橋至

寒山痛飲而別聞曹以新遂不祿可傷衛齋聚首三
人者亡其一矣此翁燕子身後得燕他處是人間第
一快活事但尙有一女亦是業障男女有何能處徒
爲老年增幾重累至死猶閉眼不得苦哉前過白嶽
見求子者如沙不覺楚蹙僕亦隨眾命道士通詞但
云某子已多此後只願得不生子短命妾數人足矣
聞者笑之因書之并博足下一笑明日遂行買棹恐
亦無及野人誓守丘壑不出矣會晤之間當在天宮
佛土中邪眼前事如牛毛然今日牛毛明日龜毛矣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二

朱司理

下走此行甚不唐捐自春徂夏耳目既奇良朋復多
觸思驚心大獲利益往猶見得此身與世爲礙近日
覺與市井屑沾山鹿野獐街談市語皆同得忒然尙
不能合污亦未免爲病何也名根未除猶有好淨的
意思在於是有譽之爲儒人則喜毀之爲小人則怒
與人作清高事則順作穢鄙事則逆蓋同只見得淨

不妨穢魔不礙佛若合則活將箇袁中郎拋入東洋
大海大家渾淪作一團太維摩經所謂外道六師彼
所墮者此亦隨墮是已豈易到哉大約世人太官易
公名難夫使官太而名不公戀名猶戀官也爲名所
桎梏之極於官也又安得徹底快活哉前會陳正甫
比往似覺大進會間作何語下忝已挈家之真州侯
船會晤何時言之痛切

吳敦之

東山山川秀麗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楚中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三

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類耳自春徂
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吳山行殆二千餘里山則飛來
南屏五雲南北高峯會稽禹穴青口天目黃山白嶽
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江新安江而五泄爲最勝
狂諸暨縣百里外百幅蛟綃自天而挂洞壑玉京烟
霞水樂呼猿之屬玉京奇甚泉則龍井虎跑真珠之
屬其他不記名者尚多爰則陶周望公望虞長孺僧
孺王靜虛皆禪爰也然皆禪而詩汪仲嘉梅季豹潘
景升方子公皆詩爰也然皆詩而儒就中唯周望與

弟相終始相依三月僧則雲棲戒山湛然立玉雲棲
古佛戒山添土湛然立玉禪伯也其他瑣瑣者固不
暇辱紙筆所可喜者過越於亂文集巾識出徐渭殆
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爲之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
髻太潤紹興搽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
敗亭子袁中郎題高而不飲酒潘景升愛客而囊無
一錢其他浪遊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兄見帖自當會
之弟游覽詩章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
嗔人者爲人所嗔也昨長洲公已覓太發刊弟嘗謂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四

管東溟

湖上棲息一月與良友相對一味以觀山玩水爲課
如食荔枝中邊皆甜快活無量後聞五泄天目之勝
乃復支策而公始知修行無過幻住者流連月餘始
歸世人眼如豆見如盲一切是非議論如甕中醬日

月深中語天舞擔上語中書堂裏事便勝得他也只
如勝得箇促織就輸些便宜與他也只當撇塊骨頭
與蟻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與之計較長短哉求正
讀刻成遂爲後生津梁利益不淺謙嘿箴可謂警切
生犯此病久矣當佩之以爲弦韋

徐問卿

定功果有效其益無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黃邪良背
邪抑數息邪夫定亦難有出有人非定也故曰那伽
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卽出卽入亦定也故曰恰恰用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五

心時恰恰無心用然定有大小小定却疾中定却老
若夫定則卽疾是定卽老亦定艷舞嬌歌無處非定
華嚴經曰一身入定多身起多身入定一身起是此
定也請以置之同伴老僧如何僕少時曾于小中立
基枯寂不堪後遇至人稍稍指以大定門戶始得自
在度日逢場作戲矣天長人短思多仙客安得以浮
泛不切之事虛費此少壯日子哉公欲求定當識其
大者不然燦爛名園粉黛歌兒俱成利物矣

張幼于

讀來教一字一語具見真切然非不肯本懷不肯豈
習爲令者一處劇邑如猢猻入籠中欲出則被主者
反扇欲不出又非其性東跳西踣毛爪俱落主者不
得已憐而放之僅得不灰習于令者爲若是耶至於
詩則不肯聊戲筆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談世人喜唐
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
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成
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
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已出不曾依傍半箇古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六

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人雖譏訕得却是廢他不得
不然糞裏嚼查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蘄州投棄
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
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圖紫李空同一個
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
不肖惡之淡所以立言亦自有矯枉之過公謂僕詩
亦似唐人此言極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僕似唐
之詩非僕得意詩也夫其似唐者見取則其不取者
斷斷乎非唐詩可知既非唐詩安得不謂中郎自有

之詩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信中郎之不自得意。僕求自得而已他則何敢知近日湖上諸作尤覺穢褻。公唐愈遠然愈自得意。昨已爲長洲公覓矣。發刊然僕逆知幼于之一抹到底決無一句入眼也。何也。真不似唐也不似唐是干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復謂之詩哉。僕狂贈幼于詩有譽起爲顛狂句。顛狂二字甚好。不知幼于亦以爲病。夫僕非真知幼于之顛狂。不過因古人有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之語。故以此相贊。如今人送富賈則曰俠送知縣則曰河陽彭澤。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七

此套語也。夫顛狂二字豈可輕易奉承人者。狂爲仲尼所忌。狂蕪論矣。若顛狂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釋有普之焉。張蕪盡詩曰。槃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是也。化雖顛矣。定古佛也。求之玄有周顛焉。高帝所禮敬者也。玄門尤多他如藍采和張三丰王害風之類。皆是求之儒有米顛焉。米顛拜石呼爲丈人。與蔡京書中畫一船其顛尤可笑。然臨掌曰。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來。此其來豈不肖恨幼于不顛狂耳。是顛狂將北面。

直與幼于爲受哉。至于所說吳儂不解語。則尤與幼于無交涉。夫家伯修與王以明皆真切學佛人。伯修書本問學問。何故系之以園亭歌兒。若曰吳中解禪語者。惟此輩爾。夫園亭非有知之物。安得謂之解語。此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者也。此禪機也。以明書意同。夫吳中詩誠佳。字畫誠高。然求一個性命的影子。百中無一千中無一。至于文人尤難何也。一生精力盡用之詩文草聖中。也幼于自負能談明理。所名者果何理耶。他書無論。即如敝篋諸誦。幼于能一一。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八

解得不如何。是下三點如何。是扇子跳踉上三十三天。如何是一口汲盡西江水。幼于雖通身是口。到此只恐以鋒結舌。公然則幼于尚不得謂之解語矣。況其不逮幼于者耶。僕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勅敵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鍊衲子。久參禪伯。敗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幼于不學禪。安得攪入其中。與虛幻荒唐之人交鋒比勢哉。夫不肖自知幼于不必幼于之解語。齊語楚語閩語。俚語處語鄉談土音不同。不必幼于之皆解。夫幼于

之不解中郎語。中郎之不解幼于語也。天下事固必同而後快哉。王二先生往有好事者。造不恨之言。故不肖于集中特一辯。自然如王如曹如公家兄弟。皆不肖所敬者。決不在不解語之列。信筆鋪叙。不覺滿紙不肖。近于顛矣。幼于既不愛顛。請以自贈。如何一笑。

江進之

初一日從無錫發舟。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矣。越行諸記。描寫得甚好。謔語居十之七。莊語十之三。然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十九

無一字不真。把似如今作假事。假文章。人看當極其真。怪若兄決定絕倒也。近日作文如兄者。絕少。敝篋之叙謹嚴。真寔錦帆之叙。流麗標致。大都以審單家書之筆。發以真切不浮之意。比今之抵掌秦漢者。自然不同。所以可貴。解脫更乞一叙。前見湯海若作二虞溪上落花詩。引子妙甚。脫盡今日文人蹊徑。長孺爲弟叙亦極其誠。語皆至文也。弟不可與俗士觀耳。

李季宣

世有耳其熱而目不識。聞名若古人而生。實同焉耳。

若似于兄是已。僕投冠西歸。江水如沸湯。不可行。姑欲卜隣真州。僕南中交游甚少。不得不告之。尊兄夫士未有道貌。不見信陵人。洛不投張華者也。敬遣一介先之。

桑武進

兄丹陽成矣。乘彼白雲。升於帝鄉。當在旦暮。弟學道遇魔墮落。傍生趣者也。何足多尚。榜人晨發。弟在夢寐中。及醒始知。舟行十餘里。悵惘不可言。弟如霜後之葉。人春之水。壯心消耗已盡。獨留此區區皮骨了却前生。交繩袖衣。債耳獼猴。入果園。豈有出理後期。那復可知言之。魂銷。

錢象先

僕暫時卜居真州。真州有交人李季宣。快士也。頗消客子岑寂。而黃山詩俠。潘髯以季子婚。至古亭浪子。丘大買屋。桃葉亦以次將至。子公與僕同形影相聚。不必言。近日維揚亦有幾傷人。可與語者。以茲袁生頗過快活日子。不致落莫。獨恨東南風不爲我吹却。錢郎至耳。百穀無恙。可喜。可喜。數日前白下有人淚。

傳惡信僕驚愕殊勝勝詭言邪染房耶抑妬煩之口
耶可怪可怪曹以新後事諸皆可畧但其選文不可
不爲刊行不然亦當輯而藏之免爲酒醜酸甕所苦
是在百穀與吾兄耳

江進之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闊可住弟平生好樓居今
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風皆可至亦
快事也又得季宣爲爰江上柳下時時納涼賦詩享
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敢說之話事他人不屑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二十一

爲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亮王無功日子天蓋兄弟
兩年喫苦已甚故用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
此哉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
輩見識真不可及大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
明始亂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
也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衣之繁復禮之周折樂之
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能爲今者
也勢也其簡也明也整也流麗痛快也文之變也夫
豈不能爲繁爲亂爲艱爲晦然已簡安用繁已整矣

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麗痛快安用贅牙之語艱淡
之辭辟如周書大誥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尙可
作告示不毛詩鄭衛等風古之姪詞媒語也今人所
囑銀柳系掛銀兒之類可一字相襲不世道既變文
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張左之賦稍異
楊馬至江淹使信諸人抑又異矣唐賦最明白簡易
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益工古不可優
後不可劣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爲不同何也人事
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二 二十一

與王給事

兩過其城皆值翁兄遠出百泉九山之勝雖一再收
而三湖白鹿終落夢想間未卜何日得遂此遊也近
輝有黃花山爲大行異境元人詩云黃花山上知名
寺荆浩關仝得意山卽此地也此卽所謂林慮山也
太此可百里而遙初意欲借翁兄同往旣不值遂與

盡其有地可避世南渡後高士所常住足者翁兄
不可不一往也九山之顛三弟有題字百泉弟有記
有詩然皆太歲作新詩尚未成容續致之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二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二

二十三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三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張煥如 閱

尺牘

答陶石簣編修

得來札知兩兄在家參禪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若
禪可參得明白則現今目視耳聽髮豎眉橫皆可參
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參而不豎眉不以不參而
不橫則禪不以不參而不明明矣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三

答梅客生開府

近日與酉卿往來甚密酉卿聰明可人至其老成練
達實僕之師近復發心學道僕謂酉卿心則不可不
發道則不必學酉卿以爲然郎中無事日與求叔爽
公作對坡公詩文卓絕無論卽歐公詩文當與高岑
分昭穆錢劄而下斷斷乎所不屑宏甫選蘇公文甚
妥至於詩百未得一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
虛工部能實青蓮唯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
唯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

神蘇公之詩山世入世粗言細語總歸玄與恍忽變
怪無非情實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
公之上故宜卓絕千古至其詩不如杜逸不如李此
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今代知詩者徐渭稍不愧
古人空同才雖高然未免爲工部奴僕北地而後皆
重儔也公然侈爲大言一倡百和恬不知醜噫何可
令有宋諸君子見哉

答陶石簣

石簣寄伯修書云近日看宗鏡錄可疑處甚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

多卽如三界唯心一切惟識二語三歲孩兒

說得八十歲翁翁行不得又問伯修此事了

得了不得

記去歲此時正與兄登天目今弟走驢灰馬糞中而
兄亦閉門讀書雖較之弟少爲安閒而離索之苦當
倍於弟幾十分也讀來書極知真切但既云唯心一
切好惡境界皆自心現量也更何須問行與不行此
何異牛肚中蟲計量天地廣狹長短哉夫三歲孩兒
說得此是三歲孩兒神通也八十歲翁翁行不得此是

八十歲翁衰頹也於本分事何涉而自作葛藤耶下
事不了事此在當人但不知兄以何爲了若以不疑
爲了則指屈項伸鼻高眼低種種可疑者甚多若石
簣又謂指屈項伸鼻高眼低此是當然原不足疑則
世間舉無可疑者矣若以不怕死爲了世間自有一
等決烈男子甘刀若節者矣可俱謂之了生死乎且
夫怕死者爲怕痛也痛可怕死獨不可怕乎又怕死
後黑漫漫無半個熟識也今黑夜獨坐尚可怕何况
不怕死後無半個熟識乎弟於怕死怕問羅雖不敢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三

預期然怕痛怕黑夜獨坐則已甚矣兄縱不徹決不
以怕痛怕黑夜爲有疑於道則又何獨至於死而疑
之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所爲遠人者遠人情也知人情之道則知兄之證聖
與一切人之爲聖人久矣又安問了不了哉小說載
一擔夫爲聖僧肩行李入山途中問曰觀公威德與
佛何別聖僧曰佛自在我却不自在擔夫乃聳肩疾
走而言曰你看我有甚不自在聖僧具天眼者卽時
見夫相好具足因合掌作禮取行李自肩行未數

擔夫忽念彼從前劫修來尚未成佛我乃凡夫安得
詎爾念未既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滅因訶之曰爾係
前不得自在矣速荷擔去此語淺率大有妙義願兄
着眼無作退心擔夫也笑笑

答梅客生

饑急于名飽急于樂口腹急于身體欲不教學何可
得且教學則永無大官之望亦無長在仕途之望不
唯官閒而心亦閒可以一意讀書也

又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四

僕謂丘李二兄之病正病在識上作活計耳非識不
足也長孺解作墨客及游冶兒西卿歷官甚老成此
等皆從識上淘汰得出謂之無識僕不信也來書云
實實有佛實實有道實實要學甚妙甚妙僕謂官與
治客卽佛位也故曰實實有佛解作官作客卽佛道
也故曰實實有道然官之理無盡治客蕩子之理亦
無盡格套可厭氣習難除非真正英雄不能于此出
手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齒齕裂之夫所能
草草承當者哉故曰實實要學如此註解不知可當

溫陵長水不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人而
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文章事功不腐今代
講文章事功者腐而理學獨不腐宋時君子腐小人
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謂當代可掩前古者
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已其他事功之顯赫若于
肅愍王文成輩文章之燦爛若北地太倉輩豈曰無
才然尚不敢與有宋諸君子敵遂敢望漢唐也徐文
長病與人僕不能知獨知其詩爲近代高手若開府
爲文長立傳傳其病與人而僕爲叙其詩而傳之爲
當代增色多矣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五

又

僕所謂佛卽官也卽今梅開府客生也今公求免于
佛亦將求免爲客生邪須知客生無成無免佛亦無
成無免所謂卽者猶是方便說法不得已之辭辭如
有人云大海是水已是戲論而丈又欲令海求免于
水可謂戲而又戲矣

與陳正甫提學

弟別後無他可述所得意事無如南中聚諸快友往

返數月所不得意事無如到京不見社中兄弟然畢
竟苦不勝樂京師朋友多聞見多雖山水之樂不及
南中而性命中朋友則十分倍之矣校文之職比之
五馬體貌更覺嚴重然職之難稱有甚于守令者庸
談陳詰千篇一律看之令人悶悶未若審單口詞之
明自易省也舊案可黜也而才士或有一日之短令
甲宜遵也而千里之足多出于泛駕之馬故公而服
人者百不一見也近日士習尤覺薄惡寬則如慈母
之養驕子必且聚黨犯上嚴則學校有體遇爲摧折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六
恐亦惡傷其類未若百姓之法行而知恩德行而知
畏也汪參知會時作何語學問比常當亦長進否幸
示及

答朱虞言司理

不通書問者又九月矣僕非忘尊兄者而疎濶若此
知尊兄之知不在形迹決不以書問之疎客爲交道
之重輕也僕作知縣不安知縣分至鬱而疾疾而去
而後已既求退復不安求退分放浪湖山周流吳越
竟歲忘歸及計窮盡無策可以糊口則又奔走風

塵求教學先生其趨彌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
何意然教官比知縣畢竟心閒無事明倫堂上不可
謂非避世之地也尊兄聲實日茂政事之暇東南佳
山水亦曾留心觀覽否僕離吳中後雖夢金閨亦投
枕而起唯不能忘情兩洞庭及硯石支硎諸山耳兄
稍暇亦當飽觀毋作別後之憶

答陶石簣

寄來詩文並佳古勝律律勝文至扇頭七言律尤爲
奇絕昔白樂天謂元微之近日格律大進當是熟讀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七

在詩兄或者亦讀僕詩邪徐文長老詩文幸爲索
出恐一旦入醋婦酒壚之手二百年雲山便覺冷落
此非細事也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于
格而短于韻而其爲文密于持論而疎于用裁然其
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爲決然
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簪之不得不爲
巨濤大海至其不爲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爲者未
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弟比來閒甚時時想像
西湖樂事每得一景一語卽筆之于書以補舊記之

缺書成可兩倍傳作容另致之

答范光父水部

龍湖僧持書後已五易歲矣弟碌碌無可述者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已爲糊口計只乞得一片寒毡而京師燒桂煮玉終不免凍餒其妻子及門之徒原思頗多端木頗少弟將何以爲策哉雖復久別無可言者聊述數語博兄一開口耳

答梅客生

僕近日坐尊經閣與弟子談時藝樂亦不減閣中有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八

廿一史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官不必買書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所可遊處則有北安門湖水及諸梵刹朋友則有一二小官齋郎典客之類絕口不談朝事者其胸中又無一段先人意見爲主僕遂得遺形縱舌不相妨礙縱彼不甚領畧而僕得大開口四肢暢適勝彼擎拳躬身閉吻嘿坐時多矣獨貧不能致客覺有不快僕有詩云貧厨非大祭未有肉留賓此紀實也近日聽清雪松說易甚快僕于易學不甚遽驟聞其說如聆天樂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如義文周

孔者真震旦國古佛也

孫司李

山陰弟舊時熟遊地彼處風物如蘭亭禹穴者皆古今所豔稱去城不遠獨五洩在諸暨百里外殆越中絕景倘巡察到彼亦當乘暇一遊徐文長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中人士爲一板行交知中如陶太史石簣及乃弟爽齡皆真實韻秀又山陰一秀才王姓贊化名者杜門習靜足不踏城市曾與弟往來山中弟意非欲使兄物色之蓋欲其姓名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九

蘭澤雲澤兩叔

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見京師爲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閒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畧無停刻良亦苦矣尊叔

雖居深山實享天宮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壚
如人樹皮如鱗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
之易及人間恩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
當掉臂不顧明矣

與陶石簣

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陪祀昭陵飽看西
北山色歸來與伯修判斷聲價畧定大約諸陵山勢
飛動纖秀逼人雖無黃墻碧瓦其山自佳西山若無
諸大梵剎更頂然一同矣碧雲水味絕佳作寺者不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十

爲芳塘濶濶而砌小渠從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
于此可恨也香山山色軒楹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
作于龍潭而作于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
光千頃荷香十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
南風景惜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苑花
木禽鳥及兔兒山等處尤爲奇絕

答樂之律

弟懶僻若是只合坐尊經閣讀書其實讀書亦不耐
唯當枯守山林作一絕學無爲道人而已兄此勝方

銳意經濟聞弟斯言辟如持蘓合之丸而市蜚蠊之
轉豈相合哉去歲湖上會尊大人及令弟一彈指失
之家兄奔走講幄舍弟客南中金吾宅中盃酒深醺
馬上明月頓成往跡人生離合如此言之淚墮

與李龍湖

小修帖來知翁在棲霞彼中何人土可與語者生
在此甚閒適得一意觀書學中又有廿一史及古名
人集可讀窮官不須借書尤是快事近日最得意無
如此點歐蘇公文宋歐公文之佳無論其詩如何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十一

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宙間自有此一種奇觀但
恨今人爲先入惡詩所障難不能虛心盡讀耳蘇公
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
而已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杜餘
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
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
耳豈真真知詩何物哉

答張東阿

讀佳集清新雄麗無一語入近代蹊徑知兄又非隨

人脚跟者而邢少卿詩序中亦謂兄直法李唐不從
王李入此語甚是僕竊謂王李固不足法法李唐猶
王李也唐人妙處正在無法耳如六朝漢魏者唐人
既以爲不必法沈宋李杜者唐之人雖慕之亦決不
肯法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兄丈真識玄解正以
無法法唐者此又少卿序中未發之意故不肯爲補
足之

又

細讀諸作真是唐人風格方之錢劉未知孰爲優劣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十三

近時學士大夫頗諱言詩有言詩者又不肯細玩唐
宋人詩強爲大聲壯語千篇一律須一二賢者極力
挽回始能翻此巢窟拙稿存笥者今以付木尚未卒
業一窮廣文驕欸段長安道上雖極落寞差不廢吟
咏耳

與沈伯函水部

冬間寒氣甚厲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號蟲扉一出
門眉鬚皆凍遠山春艸數輩面皴皮裂諄語滿室若
得量移便當圖南不能兀兀長守此也南郡地煖以

使君之尊臨之如居第六天中然在兄丈亦有小苦
江水雖浩莽殊無意致六橋三竺之想那能一刻
胸中一苦也民俗朴鄙酒甜而濁酸澁之態見于筵
宴二苦也歌兒皆青陽過江字眼既訛音復乾硬三
苦也又楚之言酸也愁也其山水所產之人多半騷
不平而其宗子斯地者亦多化而爲愁如仲宣子美
皆然兄才士而多情者也能不爲俗所移邪

與李子翀

尊嫂之變出自意外可傷可傷弟一歲之內三腸併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十三

裂其痛尤甚幸爾道力稍堅不至摧殘令姊兒女情
深近亦稍覺輕減禪那頗通貝典一室之內所見非
焚香面佛卽垂髻安禪者世間兒女情態家計生策
不唯不到眉亦復不到唇齒間矣終日見人死何以
不怕灰兄勉之

與江進之廷尉

廷尉之改弟有三快出入無禁賓客到門不訶弟與
兄得長聚談一快也酒壇詩社添一素心友二快也
暇時便可從史究竟無生失官得佛兄亦何恨

也前梅中丞書來云江道之之品格如此不能免忌者之口寃哉弟與進之縱不得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爲甥爲龍誰大小箇中事兄勘破已久寧復置胸懷間哉扇頭詩奇進自肥元骨世人藏錮已久當與兄併力喚醒近日宰官中有識此意者雖曾中時詩之毒然一呼卽覺不至如往時詩人破在酒醕殺尚自以爲瓊漿甘露也旅中得謝在杭在彼當不寂寞三弟亟稱在杭胸次爽潔氣味自當投合也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四

答謝在杭司理

三弟盛稱在杭曾懷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每踞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來眉目髭鬚皆說西湖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江進之才識甚超交遊中少見其比兩佳人聚首一城皆以狐落亦異日一段佳話弟恨先去不與七賢之數

答李元善 卽子壽

齋頭楊柳青翠若在眼前入春以來醉樹下幾廻同社人作詩文幾篇此皆弟時形于夢想者京師

此時霜風尚割人地皮枯裂山無寸毛非厚絮不得出真辜却好時節也近日與舍弟日課詩文一篇暇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忽決雲捲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嘆賞如蜻蜓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爲臭穢勿之恤也家兄近作此往大進弟才雖綿薄至于掃時詩之陋習爲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寬搗鈍賊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寒天無事大修著導莊弟著廣莊各七篇導者導其流似疏非疏也廣者推廣其意自爲一莊如左氏之春秋易經之太玄也近又著瓶史十三篇瓶史者記瓶花之目與說如陸羽茶經愚叟牡丹志之類最爲醒目恨無力繕寫弟之近况止此而已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五

答毛太初

聞造房房已成否又聞爲真哥取親已行聘否此皆貧士極苦極繁難事奈何聚之一時每思吾兄吾姊遠處荒村兒女啼號攀窻倚堯實爲難堪總得了婚又欲了嫁纔得上梁又欲析家一去一來未知何日得脫此苦兩甥從何師何人能強阿翁前承索六丁

全書世間皆可讀者甚多專索六子何也切年尚幼
古人且熟讀韓蘇餘不必讀倘志在芹莛坊刻時文
看之不盡卽韓蘇亦姑可緩也

答王百穀

一窮廣文騎高骨馬元元東華道上有何情致而芬
王先生口齒邪殘冬至春燕地特寒處溫室中如蜩
入殼強出拜客齟齬皆水手足僵冷散而入門妻兒
大笑以爲琉璃光如來出世一室之內墮指裂膚碎
體毀罵不肖若不聞也者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十六

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誠不改其樂聊以
寬啼號之妻子也南有堂前旣添竹鶴此猶第六天
中添得寶樹及伽陵鳥奈何向鐵圍山人道邪不肖
往在吳一鶴忽飛來衙齋丹頂長喙狎之甚馴及病
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今日
譚及亦幾談虎矣

答梅客生

一春寒甚西門外柳尚無萌蘖花朝之夕月甚明
寒風刮目與舍弟閒步東直道上興不可遏遂由北

支門至藥王廟觀御河水時冰皮未解一望浩白冷
光與月相磨寒氣飭骨趨至崇國寺寂無一人風鈴
之聲與鴉吠相應答殿上題額及古碑字了了可讀
樹上寒鵲拍之不驚以磔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
大風吼簷陰沙四集擁面疾趨齒牙澁澁有聲爲樂
未幾苦已百倍數日後又與舍弟一觀滿井枯條數
莖略無新意京師之春如此窮官之興可知也

與郝仲輿

兩到門皆爲閣者所悞往日見兄無次不苦口言歸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十七

雙眉蹙蹙若處鏤湯烈焰中今歸矣弟知兄無大苦
惱也楚人有脫公子于門者以馬箠撻之曰奴也不
力門者不疑而遣之論者以爲事公子之法則不可
以爲非愛公子亦不可今當事者之處兄弟以爲楚
人之所以事公子也白石何處不可托足此三
寸錐子與其用之不果尸之論奏孰若用之爲我用
之泉石也此兄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已矣復何恨
焉

答沈伯固

荆商之困極矣第猶記少年過沙市時記虛如沸諸
大商巨賈鮮衣怒馬往來平康間金錢如丘綈錦如
苔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者轉而南畝商
者化為遊客醫房典僕之家十室而九而當事者時
欲取羨于額外屢盈屢溢若之何不病且亟也今兄
灼見弊源大破舊習不枉國不厲民此正荆民更生
之時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窮奇之腹復何所厭
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哉楚人悍而喜
亂今又激之噫此天下大可憂事也所望調停其中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十八

馮侍郎座主

宏道順節之罪上通于天入燕以來忽忽一歲無咫尺之刺通候師門豈非門牆之大罪人哉或者尊師
矜其頑痴置之不齒宏庶幾可追萬一之罪不然雖
盡三千之衆擊雷門之鼓至于華綻牀毀猶不足以
懺罪之毫末也宏出幸不效勉就閒冷終年閉門惟

以讀書爲事至於詩文間一把筆慨摹擬之流毒
時論之險狹思一易其弦轍而才力單弱倡微和寡
當今非吾師誰可就正者近日黃中允輝顧編修天
峻李檢討騰芳亦時時商證此事辟諸將傾之棟非
一二細水所能支得師一主張時論自定何也以名
與德與言皆足以厭心而奪其所趨也宏于近代得
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
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
逸其氣無論七子卽何李當在下風不知師曾見其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十九

龔惟長先生

四月不得家信不知二舅遂有此變賤兄弟聞之悽
愴之極因思浮生倏忽真如電火愁者固愁不得幾
何樂者又樂得幾何不知且料理未後一着爲喫緊

餘俱閒事也。甥近來于此道猶知退步，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歡喜，退得一步，卽爲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實安樂法門也。故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止卽退也。顏氏之學欲從未由始，有些子退步，今尊所居之位卽是得意所行之事，卽是事也。功名能退而不入，念否見能退而不繫，心否貪頃端緒能退而不作，礙否能退，世法卽道不能退，道卽世法冷煖在心，一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省身要法，十二時中第一捷徑，簡易者故不辭縷縷。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三

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蘓曾子固陳同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呿，自以爲未嘗識字，然性不耐靜讀，未終帙已呼羸馬促諸年少出遊，或逢佳山水，就翫竟日歸，而自責頑鈍如此，當何所成？乃以一婢自監讀書，稍倦令得訶責或提其耳，或敲其頭，或搖其鼻，須快醒乃止。婢不如令者，罰治之。習久漸慣，苦讀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處，輒叫號跳躍如渴鹿之奔泉也。曹公曰：老而好學，惟吾與袁。

伯業當知讀書亦是難事，求之于今若老禿去華弱侯其人也。去華易解，已三脫稿而求精不已，生精神散緩甚，仗此老爲藥石，畢竟舊習難除也。

焦弱侯座主

宦途薄惡，情態險側，可笑。無論師不欲聞，卽弟子亦不欲言之。時時于潘雪松處得白下動定知師良慰。宏竊謂師少而讀書，卽發二酉未盡之藏，壯而成名，卽博人間不易得之名，老而居山，復結世出世大聰慧之侶，種種殊勝之事，萃諸一身，他時縱位通顯，其得意寧復過此？知師之決不關懷也。宏僻處東城，交遊絕跡，課士之暇，粗有著述，今呈二種求教。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三

又

南中消息久疎，不知師近日動定如何。宏株守青龜，又東城去人遠，得一意讀書，差易度日，稍得轉部便圖改南，非獨親傍佳人，將亦卜居秦淮爲終焉之計。宏遊歷多矣，山水之清佳，人士之朴雅，要未有如南中者也。

李龍湖

得丘長孺書知翁結菴白下聞之潘尚寶亦云南中
山水清佳僕亦有卜居之志俟轉部當卽圖改近日
讀何書有何得意事乞見示平生推服肝江今得作
對當知慶幸之甚南中有伴侶矣若爲不南也

又

兩通書侍者并無一耗豈書皆不達耶聞公結菴樓
霞棲霞木石俱佳但面西度夏苦熱耳顧況詩云已
是傷離客仍逢漸尙祠尙楚人也公於楚中無緣奈
何復與此翁相對天界公城稍近中多閒地何不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二十二
居於此宏稍轉卽圖改南與公閒話之期近矣

答王則之檢討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拜客
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開口不得家中
之苦在開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爲佛事家中之
苦以眉毛爲佛事兩苦相較未知孰優孰劣唯兄自
評定

答吳敦之司理

往曾附字潘景升問訊不覺又易春夏矣教官職甚

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一揖卽稱
煩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浹旬一有之近煩
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語者又衙齋與城東北湖水近
多大剎葡萄酒雖貴時亦有見餉者觀此數事弟之情
景豈不百倍吳令也

答梅客生

經理巡撫缺出生竊謂此事非梅公恐了不得今日
見報明公在會推中此事恐當屬公矣近日事體大
約如人家方有大盜而其妻妾尚在房中爭床第間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三 二十三

事又如隔壁人告狀而我賣田鬻子爲之伸理至於
產盡力竭而猶不止抑亦可笑之甚矣教官美處誠
如來札但所云不足者亦自有說昔在吳縣妻妾衣
食粗足然或經月不見面往食虎丘黃魚如喫黃土
今食頻婆餅餌不減仙厨寺院雖不開遼勝於訟庭
僧雖無可與語雅於囚徒胥吏蓋人或望尊榮厚實
多以爲不足若直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

與無念

西卿大有資糧稍於閑閣中習便可游戲自在矣生

近益懶惰不知諸佛肯見容否打則正他打終勤狀不成也海內如念師超悟絕響矣聞蔡嘉興亦登之相訪幸以本分草料接之燕中學道寥寥縱有一二亦不過要人奉承說他悟道而已與他說真話似麻城人聽福建鄉談一字也用不着生以此省事除却閉門拜客則招長孺輩飲淡酒課白話而已笑笑

袁中郎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四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撫官 梁之珣 閱

尺牘

與謝在杭

今春謝胖來念仁兄不置胖落莫甚而酒肉量不減持數刺謁貴人皆不納此時想已南仁兄近況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弟山中差樂今不得已亦當出不知佳晤何時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歡場數人如雲逐海風倏爾天末亦有化為異物者司感也

與潘景升

往袁無涯寄解脫集讀佳序大有韻然殘溝斷木何足文繡也客自吳中來道景升高興如昨弟謂世人但有殊癖終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縱使易之亦未必有補於品格也聞長孺近在燕以大贖得錢買小青娥然以弟度之恐亦未穩何故長孺以蕩子名家者

宜負不宜勝也近作想益佳去歲讀扇頭諸作奇進
在七子中遂爲破律人矣鵷政一冊寄覽

與張日觀少參

久居江湖不見偉人春間辱枉顧餘言至今猶足追
味未審門下何時抵建陵也有粵山水清佳然韓退
之以爲青羅碧玉而柳柳州擬之劍芒美刺殊遠往
曾問之漢陽蕭仲子云如太湖巧石堆壘而成而瞿
洞觀云瀟湘以上山削水狹不如吳越之清遠兩公
賞鑒亦別今質之門下當有定評也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與陶祭酒

廿一官相聚無多時遂別此番與胖同被落深可惜
朋友離合殊非小事燕中學大乘者絕少問令弟自
可知也平倩病體已痊其症非不足由居寂寞鰥居
公皆足以鬱鬱皆足以致火但一出一娶便是一
服清涼散此常情亦至理也弟前作字與平倩亦道
及此若使平倩徹證向上當不至河漢

與黃平倩

客歲裴令使來附至一函不知曾達不有七言律二

首甚得意書與詩俱在今刻中春初傳仁兄病甚與

小修驚歎者數日然弟謂邑中人平倩夫不歿及石
簣書到云平倩已漸平復意少安至七月後始得玉
泉的音小修呼酒痛飲達曙各有詩志喜今亦在集
中也寄去集二種瓶花是京師作詩文俱有痕迹瀟
碧乃山中數年所得似覺勝之仁兄不可不一叙也
海內風雅彫落天下英雄使君與操耳近造想益卓
參禪到平實便是最上乘弟自入德山後學問乃穩
妥不復往來胸臆間也此境甚平易亦不是造到的
恨不縮地與仁兄商證既已起春坊庶子便好登途
世間事總計較不盡水到渠成而已四哥官聲大起
詩亦長進老伯想益健飯鵷政一冊附上大可爲酒
場歡具也

答劉雲嶠祭酒

山居已無復出理而嚴親意殊不然出不出何關心
身但賣却三竿而就五斗未免馬足困人耳每由西
安門顧庶子舊宅因念梨花影下談諧之所遂爲西
州迴車之地可感可嘆弟又有詩曰葡萄方丈新蓮

社首帕街坊舊燕梁爲潘尚璽作也弟近亦住此巷
出入徑由每爲腸痛門下于尚璽爲生交不知所
存易解尚存幾許遺編如在幸可板行焦老師時相
見不近議似欲借門下北司成果如此請益有日矣

與死心

往在柳浪時兄極口勸弟喫肉作官弟亦勸兄歸家
山料理一菴作長行粥飯人當時各執所見不意三
四年中兄竟入山而弟亦破律則弟與兄安可謂非
昔迷而今悟也那今弟又欲勸兄尚好向京師走一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四
遺各老矣髮幾白面幾皺矣他無可囑者惟求此生
再得聚首爲快而已

與夏徐州

初謂東華道上得一叙闊懷而幼度云仁兄懷不北
矣聞之悵然徐郡大都會也古來戰伐與文人風流
之蹟滿眼往見燕子樓甚頽落卽子房山上祠亦僅
蔽風日耳仁兄游刃之暇能一收創之乎燕子瞻有
祠否黃樓賦有佳揚幸見寄一本

答臧參知

世人所貴者唯黑髮黃腰仁兄少年節鎮使人望之
若仙畏之如帝才品既超流弊益遠豈同門同籍所
敢望弟老且頽斑髮垂領猶卷屈腰支以事大人辟
如遲暮嫗嫗學作新婦供事井臼猶可支持塗抹螺
粉面紋可掬過水尚唾况令八兄乎何岳二兄幸爾
同舍聚首無幾而乏律遂以本生艱去弟明年亦欲
請假夫出不能高舉而退不能爲墨守此亦通人之
所病也仁兄幸有以釋我

與沈銘鎮司業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五
昨稠人中推壓排墮幾爲仁兄危俯首一觀唯見花
枝與供案齊者蘇司業也世人想恩榮筵如天宮集
諸高眞那知其穢襍如此以仁兄署司成篆弟遂堆
案盈几子夜歸來尚作醇答今據其不得已者二紙
呈覽幸慨賜批發但仁兄了却老頭巾債弟固解矣

與段青園憲副

敝邑周丞至附書一紙想已達家嚴書來道憲使者
枉車騎里問生色矣先太史墓木拱矣而故人高義
猶抱宿草之慟曹公曰車過三步腸痛勿怪又曰越

隨度阡枉用相存大都皆爲橋公等發也故交之關
情如此昨日與諸友看花復至崇國寺見井牀半落
葡桃枝僅存其半老幹畧已伐盡向來紅衫老僧寂
寞影堂中塵灰滿面而一二沙彌皆已老幾不識劉
郎吾猶昔人人非昔也此地何異黃公廬今日視此
邈若山河此情千古同之諺云老人好述遠事夫老
人閱歷多觸目生感自無暇及近事尊兄見此便知
弟老態可掬也過敝邑見柳浪水光否牙導戟枝能
驚魚鳥弟明春歸當以野服迎諸侯也蘓雲浦相見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六

否望促其早來弟在此落莫不堪也

答孟曹縣

傾心久矣但未識面耳吳中尤非也以清操大才如
門下六年之治幾于單父而猶不免焉可令不肖弟
終其任乎聶令之去任也疽發于背江令之去任也
毒攻其胸不肖與門下幸有此身亦足自快矣而敢
望其餘門下新政卓然比弟之優游冷局者萬萬不
同玄圭旣告不次之遷非日則月此非不肖之私也

答李本亭

不肖未弱冠已知有本寧先生乃家伯季俱得親侍
杖屨而不肖獨抱空懷何緣慳之甚也先生道高而
位不稱才豐而遇嗇此亦何與重輕然鄉里有哲人
而不能爲之先後此亦後生之恥也遠辱翰貺愧感
交集旣已再拜叔氏復因使者致謝

與黃平倩

五月二十四日某頓首平倩大居士近日燕中談學
者絕少弟以此益閒塵車糞馬弟旣不愛追逐則隨
一行雅客蒔花種竹賦詩聽曲評古董真膺論山水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七

佳惡亦自快活度日但每日一見邸報必令人憤發
裂眦時事如此將何底止因念山中殊樂不見此光
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許萬一世界擾擾山中人
豈得高枕此亦靜退者之憂也京師友朋雖少強似
家山萬倍清流勝士時復一遇若得仁兄與陶周望
蘓潛夫俱集其樂又不待言往年舊識亦有道侶但
一分官高一分尊嚴因鬼見帝弟亦何樂然此決非
真正學道人使平倩與周望雖位極品當不作此面
孔弟輩自欲相遠則有之耳夫熱燄燎空水雪所避

攀垣伐閭尚欲去之况可以俗套相待邪此亦常情
要無足道筆勢不能過漫一及之以明山巾一笑耳
小修近往少保衙齋自云得大受用小修平生不輕
言語語當不妄若弟併受用亦失却不知為進為退
望仁兄一定之小修學問以自在為主弟之學問以
闢然日章為主蓋惟闢然則自在故曰君子之所不
可及唯人之所不見但本體實一見則此等葛藤俱
用不着矣愚菴病甚可惜忙了一生髮僧去便致問
訊寂光寺此後再不必求勝所謂勝者凡涉誇張表
裏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八

答郭清螺中丞

某嘗私謂明公之安鬼方也其猶菩薩之行異道乎
蠻雨瘴烟風境殊惡然惟明公有九載之劍戟而後
黎民有百年之衽席卽此為常寂光卽此為無生忍
忍之云者忍所不能忍以行吾之不忍大菩薩之用
心也釋此則辟支小乘焦谷之呵儒釋同之明公亦

何用此某最痴鈍荷六君子不卽鄙夷拙集之呈亦
欲為請益地明公何惜片言不引之繩墨也

答黃竹實

憶在龍堂與兄朝夕彼時見兄眉宇間有不可耐之
色如明月在滲潢體滯而光新數欲就兄談而機不
相湊恐成鈍置夫月之在天江河泉澗旌益涵厠皆
有之自見者有清濁則月有時而可親亦有時而可
疎而月無是也寒灰之依弟也喧靜垢潔與我同之
久而後信生之遊戲若有在形骸外者後遂稍稍以
大事就決弟隨時隨機偶有酬酢不意此公漸漸深
入亦寒公之深信自能有得生實無所與也以兄之
清骨蕤心但辨一肯何所不入生秋間可得差里居
便有數年領教不患無日楞嚴圓覺入道路程唯細
心研究勿輕下注脚是第一義

答小修

學問只要打成一片耳今人擲骰子雖聖智無取必
遇奕棊則童愚亦沉思靜慮何則能行與不能行之
異也心律自是家常但不可令未悟人看本是活機

而看者必執定死本若悟後人自不作放逸想若說一切處何者不是便恁麼何妨此何異外道悟不如此也若恐悟後復作此見欲以此防之恐只添一重識浪耳昨見曾退如壁上有不濫受用以借福之語余笑曰此是石崇何曾壁上語聞者皆笑然要之亦不可少盤盂箴銘觸目可警省用心必作業自是度日良藥石也近部中有存問蒲圻謝中丞差已擬定我去只在八月初行此差有二年此間真難度日若二年後我作已及不須攜家也此去從舟以內人尚病想賢弟明春亦欲南遊登山臨水終是我輩行徑紅塵真不堪也

與于念東開府

欲一見而不可得奈何等恙以積勞得當贖心遠意以朱門爲閹觀金紫爲艾荷無不卽脫之理若以疏之下不下滯心事之不可繫念卽此便是毒藥比之縱欲猶加數倍子瞻心堂所言自覺有理狂瞽之言惟臺下存之辱諭當卽轉致十第竟于春明相會耳明日尚有數件小事當以初八日早發臨岐踟躕

之甚

答友人

華山道中忽接佳什如吉光片羽令人驚嘆鴈字詩始于家弟不意遂得諸君子屬和他日輞川集中獲附裴詩是乃不肖至願也遠命何敢當蒼龍嶺有石凸然橫道者遂藉手付石工去巖腹之半此功德無涯矣也從山頂下骨欲脫不及作長箋唯昭原之

答汪右轄以虛

宿華山絕頂兩夕天無纖翳地欽萬竅一木一石無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一

不飽觀可謂生平之奇遭

答段學使徵之

坡公曰河豚消得一灰若落鴈峰可直百灰也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灰得者學道亦然不捋一回灰不得徹底甜也奇石幽巒古藤紅樹山中大不值錢不足舉似小詩一紙求教佳稿一往作數語恐不堪冠首沙石攻玉唯恕其狂

與楊長安

驪山佳處在燕子龕捨身巖一帶路稍詰曲移山潭

水平如鏡過碧照軒題石而去華山奇險宿絕頂兩
夕皆佳月枝靜吹歌是爲奇能耳拙書數章求教題
辭數語如命當勒于未央宮大字之旁耳即君時稅
略爲點定幸恕其直昨見坊肆所刻羅生卷後股易
數語東題益數語皆不佳幸以原抄發坊間勿令加
減一字也有便役往延安幸以拙作付曹司李一觀

答郭美命

往年道漢陽託王童甫致聲魚服輕刀夜泊鸚鵡州
下願望黃鶴唯有遙禮而已方今人才凋落之甚辟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諸秦隴之山千霄薄雲者皆已取充棟梁後來者未
及數年動遭剪伐其未盡者不過徑寸之株無復合
抱之用根幹未老斤斧安施國之空虛未有甚于此
時者也翁臺高風大節人望所歸兒童呼君實走卒
知司馬宏竊謂翁臺今日似之七廟有靈老成必用
如此世界無遽陸沉之理亦以山中有至人朝中有
清議也不肖關中歸來已迫歲暮匆匆入曹勉佐計
典及出署乃得手教讀之如面聆佳誨東裝冗甚所
欲言者百不旣一

與梅長公

歸途五十餘日始抵山莊如炎天重負見忽然息影
意地乍得清涼散村去縣六十里村人爲言正月十
七日有居民許氏一猪生七子未一子人面猴身五
官無所不具其聲甚惡村民聚而殺之山中無所可
言者怪事只此而已因龍君御之便附字問訊君御
極練西事弟因致一字徐景老記見時當一問之此
亦山中所効于友朋者也長獨不另寄字見時以
此字示之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與朱玉槎

暑中聚首如在深山長安中豈復有此光景乎弟歸
來便杜門如脫籠鸚鵡見綠條翠篠尚以爲籠也入
山唯恐不深矣上愚兄方臥穩江臯自以高雲逸翮
不知緝鐵遂及無論受者爲苦即弟旁觀亦以爲苦
臺丈能縱之翻然不受人間羈縻乎已數月不見邸
報不能及朝事一語方葺一小亭樓望江而嘉惠適
至遂覲焉登拜亭成當倚江清嘯以彰良友之賜而
已南老詩文那得佳太和之約何敢忘日事典

志之乎暑中不既

與沈永壺

居長安二年無他樂獨司功聚首日夜劇談爲作耳
弟歸來便杜門如逃學小兒見八便縮所居去江無
百步新搆一小樓當其勝處江水日夜鳴雲奔海立
雪色天際松滋諸山如在几案老杜詩云憇含西嶺
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語似爲弟設也許時不
見邸報不能作朝事一語讀東林書如見宣法師語
天官事唯有驚嘆而已舍弟近買得地一區背負套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十四

水前倚浮圖去木部不遠竹樹杞具亦足自樂上愚
丈東山之志甚堅不知能得之于堂翁否范異羽近
況何似處勲司差樂不大勞碌也署中兄弟煩爲致
聲暑中耽涼太過一臂遂痛不能一二具裁南鴻倘
便時惠好音

答劉光州

往三弟道吳極口稱兄文瀦氣骨抵燕後家兄語狀
尤悉謂兄沉而毅淺於世味而深於名理南州固多
士未有若君家兄弟之拔出者不肖才不能文而

引所蓄間一發之於文如雨後之蛙狂呼暴噪聞者
或謂之閭閻或謂之鼓吹然而蛙無是也兄丈讀而
賞之大約如古人聽蛙愛驢鳴之類聲情所觸偶爾
相關豈真下俚之語足以暢幽懷而發興心哉兄丈
過矣遠辱耽教慙慙之甚風便無恤好音

馮琢菴師

尚簿來有小啓通候師門想久入覽數日前於黃中
允處見師論詩手牘讀之躍然格外之論非大宗匠
誰能先發末季陋習當從此一變矣宏近日始讀李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十五

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蘊與李杜班馬真
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
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
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宏胸中有懷不敢不吐自以
爲世道隘矣舍師不言更有誰可言者故敢不避荒
謬直陳膚見惟師矜其愚而教之

又

宏實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出已
見決不肯從人脚根轉以故寧今寧俗不肯拾人

字詞客見者多戟手呵罵唯李龍湖黃平倩梅客生
陶公望顧升伯李湘洲諸公稍見許可自知狂謬數
年藏匿不敢妄呈求教既而思之醜新婦無羞阿家
之理遂不自量盡出鄙作而師寬其督責謬加獎藉
是頑鈍之質尚可鞭策他日猶得附於李習之張文
潛之列也宏之所以躍然喜也近日國事紛紜東山
之望朝野共之但時不可爲豪傑無從着手真不若
在山之樂也

答謝在杭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十六

葡萄園之樂至今未減不意尊兄遂有此苦弟謂此
公最嫌人作樂每於世間樂人加意摧折觀兄今歲
事與弟昨歲所遭即可知已世間富貴功名之人快
意儘多此公殊不見怪獨一一作達之人罰之恐後
乃知樂之一字其福倍于功名富貴遠矣吾兄豈以
一二俗情上事而遂改弦易轍耶

答王繼津大司馬

索道自爲童子卽熟伯勛名中懷跂仰如太山喬嶽
每念古人如姚宋韓范者既異世不可得見嘗欲一

見當今豪傑耳其高論一日其壁畫莫稍得間時務
之大略與夫觀變應卒之機不意入任之年正伯居
洛之日猶幸與郎君同籍微上緒論略見典刑奈何
盛年壯志遂抱宿草之痛哀哉此非獨一家之哭實
果等之不幸也當今國是紛紛無所取裁世道人事
不言可知問之蘭孫伯骨力方健蒼生切東山之出
四夷懷司馬之望恐不得安枕貼席於田野間也蘭
孫丰標嶷立後來之雋存初年兄雖去猶存自當長
笑山中何恨哉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十七

答陶石簣

祁君來得書甚快兄既知此事不從問得便是好消
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屬淨
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
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尚未得謂之開眼况
可謂之入道與

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
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近日有一

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世情常出不常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常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日衆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羶卽此便是小人行徑矣何貴爲丈夫哉若不爲所難爲忍所難忍此卽如蟬蛸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暮願兄具世外眼勿爲流俗所沉也

答顧秀才紹芾

細繹來札具領深旨不肯况味復似去吳令之日羈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十八

綬一官如觸籠之禽蓋上之欲如梅陶諸人擲冠投裾旣不可得下之欲羶趨赴甘宦途如美女如世人之所稔爲而又不可得一身騎兩頭馬此其所以益苦也近日漸學斷肉此亦是學隱居之一端將欲併禁諸欲未免爲血肉所使常自諦觀宦情不斷之根實在於此受用幾何而貪戀如是吁可笑也已然竟亦湏斷之試期旣迫此是兄未了大債司李書聊爲作之恐不能爲力耳

答吳觀我編修

朗目不能不朗居士之目何也往日以山河大地爲目今以音聲語言爲目誰謂居士無目哉達摩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今居士眼如牆壁矣道在何處眼職視心官思功德則一眼浮在面心若肉團爲根是同舉世多無眼人而不聞有無心者何也若使無心是道則無眼亦道居士已得一根休復矣若眼光盡是瞎不是道則思慮盡者是真瞎其心者也眼不可瞎而心獨可瞎與達摩之言不知又當作何理會也如云牆壁言人道非言道體達摩直指人心者胡迂曲若此道若可入是門非道若言入門是從門人豈是家珍望居士詳悉指示

李龍湖

白下人來云翁已去京更不知住何地有人云住通州老年旅泊未得所依世界真無友朋與何托足之無所也世人學道日進而僕日退近益學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聚柘曰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卽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虛見惑人所謂驅豚馬者而今叢

林中如臨濟雲門諸宗皆已蕪沒獨牛山道場自唐以來不壞由此觀之果孰偏而孰闕耶淨土訣愛看者多然白業之本戒爲津梁望翁以語言三昧發明持戒因緣僕當募刻流布此救世之良藥利生之首事也幸勿以僕爲下劣而擯斥之

答陳正甫

學道人得一疑情如得一珍寶何也未有疑而不破破而不悟者但恐疑情輕微拈起便有不拈便無今日見些子道理明日又見些子道理則轉疑轉不悟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耳弟輩往時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戲今來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正此是汪公我執未化耳根不聰耳弟謂入頭不如兄者正在此處然弟輩往時實是擔板古人云行起解絕弟輩未免落入解坑所以但知無聲臭之問頭而不知酒掃應對之皆圓頭也弟近日頗學下下根行一切煩碎等事力可能者斷斷行之自思大丈夫出世一番不得少中過日耳有可以切摩弟者望不惜苦口太原舅頗留心學問恐體面崇高不暇談及極感相待之厚更望有以值之

家報

四舅來聞大人及一家眷屬俱安心自業此人間第一希有事要知子孫滿前紆朱拖紫不足爲難唯信此一事是難之難者專持名字有甚麼難而人自生疑阻蓋此等出世大富貴天自不肯輕易與人也然欲學此事亦須堅行善法所謂善法者謂如利濟忍柔等事也蓋學道須先除我相慳貪等我相之最粗者人以我故慳貪若利濟則克却慳貪之我也人以我故忿嫉若忍耐則克却忿嫉之我也究竟到聖佛亦只是無我宣尼言四絕而終之以無我是儒家亦先度我也金剛經言四相而始之以無我是諸佛亦只度得我也我之爲我其相甚粗而究竟到極微極細處聖佛安之故曰絕曰無學人習之故曰克曰度今人不達此理故將濟人利物皆看作小事噫孰知現前小事便是作聖作佛大解脫之場哉寄來十疑論一冊望細心看閒時講與太母聽大人具出世知見當不以此爲迂也

答無念

所云意識行不得一着子不知念禪如何愛用世間
來有名聞利養心不除煩惱大焰熾然而可云意識
行不得者也夫貪瞋識也貪瞋不行卽是意識行不
得也莫錯認也生草從前亦生此病望公翊却且將
起信智度二論理會一番方知近時老宿去此事尚
遠遠在鄧公雖未必證悟然一生修行當亦不至墮
落若生與公全不修行我慢貢高其爲淺卑種子無
疑此時但當慟哭懺悔而已公今影響禪門公案作
兒戲語向謂公進不知乃墮落至此耶公如退步知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非發大猛勇願與公同結淨侶若依前只是舊時人
願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戲論無益矣

答陶石簣

弟學道至此時乃始得下落耳非是退却初心也此
道甚大令人略得路便云了事此實可笑如村間百
姓不曾見考官生考秀才及入場屋得雋等事但見
扮演蔡中郎傳接唱一曲便中狀元遂謂及第如此
之易輒生希冀雖三尺童子亦笑之矣妙喜與李參
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觀書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

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爲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過
保命符子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
伽達磨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二祖
師續佛慧燈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救宗
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毛道所談之禪
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則陽明以
儒而濫禪既則豁渠諸人以禪而濫儒禪者見諸儒
泯沒世情之中以爲不礙而禪遂爲撥因果之禪儒
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爲發前賢所未發而儒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二十

遂爲無忌憚之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
海門居士于此事亦有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
而已若復自以爲足則尚是觀場之人與此道何啻
千里先儒一二相似之語今時作舉業者亦往往有
之此何足貴且此與生死何干所選先儒書弟已見
之要之無足道聖人之門閥尚未夢見兄其與者近
讀雜花經中間種種奇特事可疑其多若是表法則
是本無是事而記者故張大之與假門弟飾虛詞者
何異東顧論華天宗旨一切俱以爲表其中若文殊

晉賢等皆宗而表矣然則所謂表法者有是事謂之表耶抑我是事耶棗栢又云古來聖賢如仲尼顏淵等皆是表法實無人是明明說二經所載諸事如論語記孔顏一般果可謂之有耶抑可謂之無耶兄試爲弟通之幸勿以相似言語巧作和會也西方合論是弟殘冬所著恐尚有不親切處幸詳悉正之夏月入盤山東南無此奇觀西方目當退一舍拙詩寄覽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詩偶探奇不免見獵耳

答黃無淨祠部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十四

弟往在邸嘗語伯修曰今時作官遭橫口橫事者甚多安知獨不到我等也今日弔同鄉明日弔同年又明日弔某人老鬼多於人笑倍於賀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無會不極口勸伯修歸及警策身心事蓋深慮朝露之無常石火之不待不辛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然伯修有甚深慧中陰當得自由但未盡漏人未免添一番苦耳以弟觀之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復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途有分早辦便爲得計去之遲速可勿

也後事賴諸長兄得辦雖復骨肉何以加此弟將以仲春前後迎至三輔水道迂緩從陸程爲便計至之日家祖母遂亦長逝此情可知

答陶石簪

盛使來得兄書讀之快人放翁詩弟所甚愛但稠大處不如歐蘓耳近讀陳同甫集氣魄豪蕩明允之亞周美成詩文亦可人世間騷人全不讀書隨聲妄議欺侮先輩前有詩客謝弟偶見案上所抄歐公詩駭愕久之自悔從前未曾識字弟笑謂真不識字非漫語也廣莊是弟美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請教徐文長傳雖不甚核然大足爲文長吐氣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孫司李久不得報恨恨兄幸令侍者錄一紙送司李處果當留意矣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二十五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四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完

武林 陸之遠 閱

尺牘

黃平倩庶子

弟以午節後止帆挾數老衲入匡廬幽巒遠谷無所
不探生平所見名山此爲最奇伯修素有登臨癖恨
不見此人生足力健時何得輕易蹉過也海內道侶
零若晨星歟者不可見活者不可聚弟此回亦欲入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五

山後會遂不可知雖嚴親尊命屢以出相迫然懶癖
已成孝緒之絕實與太真之絕裾心或有可忍不可
忍也玉泉奇勝明歲結室多在智者洞一以便靜修
一以遲長兄歸道也聞欲刻阿彌疏鈔於襄本有疑
此不難辨但檢玄裝譯及海東疏若無此語義爲後
人增益無疑若弟斷然以爲後人增益非疏則訛也

顧伯升修誤

別時辛辛不及此一語因憶往昔踏月射堂聽歌曲
水共約此後當覓稍閒散前後一片地爲看花待月

之所曾未幾時而出處生歎有同夏雲人生何事可
算得也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無過粉黛亦稍輕減
卽有特對清歌豔舞亦如花鳥之寓目自幸心中粗
了可以隱矣六月內編踏匡山水石勝絕自恨宿因
不深不得爲此中淨侶至真州遇三弟備知冗近日
行履兄才識蓋世閱事已久若於此事稍稍勘破人
間佳惡情態真不直兄一笑也

李湘洲編修

弟不知兄已北發前此曾馳書奉問與兄兩年別耳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二

而光景苦樂有同朝夢眼前事除却太真無一可算
者也兄有才有識又有膽獨道念未切或爲眼中粗
惑所轉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來稍稍勘破
此機暢快無量始知學人不能寂寞決不得徹底受
用也回思往日孟浪之語最多以寄爲樂不知寄之
不可常今已矣縱幽崖絕壑亦與清歌妙舞等也願
兄早自警發他日意地清涼得離聲色之樂方信弟
言不欺也

龔惟學先生

其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別無分毫想
兒孫塊肉耳田舍郎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
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暗頓忘櫛沐晨
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落日哺棹小舟以一
橈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
諸衲擲十法界譜歛負金放生暇即拈韻賦題率爾
倡和不拘聲律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
夕佳話也

又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

三

聞嵐地寒甚而尊殊不以爲苦懸轡嶺嶺浩浩然如
處花林醕國此其地則寒而民則煖何怪尊之樂之
也然爲嵐計則願必世百年爲主人計則願得一內
擢稍釋拮据之苦優游二三長者之間課山水之興
結當來之緣種花賦詩隨口卽謳此亦生人之至樂
而某與遜庵翁負弩先驅者也夫尊豈戀戀一官者
哉雖然自香山七十致政自以爲遠陶彭澤八十日
爲令自以爲苦兩人者所遇不同其趣未始不一也
其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因宅

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
則施之是爲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
國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爲孫子計無所不至
宅則欲柏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
枯骨以俸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爲之驅使
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
爲矯談今乃信之往曾與黃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
半時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齟齬如雷吼而白髭老
貴人擁綿下婢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四

驗矣

何容部本江

作字時又九之次日也方杖而出偕數衲往玉泉收
堆藍山色飲仙人掌茶此地兄宿經由他日入沮漳
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鬚髮如敗草身若
豎銅飲嵐臥石語人以目不以口者是必我也兄去
旌節屏侍史踪之或可得不然與鹿麕同駭而去

雷元亮郡丞

往真州聚首時高呼暢飲大快也已而萍迹東西人

從匡山道上來輒問問輒無有不快快數目者不謂
今者遂在照臨之下也初意欲渡江值先姑後事東
馳西走耽延至今抑野人制不入城府亦硜硜之小
節又則邵民分勢隔絕某雖樞衣臨之以老公祖擁
之以皂帽恐之以白晢之佐史能據若叢者之懽呼
誰浪乎此某所以未出門而先次且也觀至此得無
捧腹而重笑其迂耶

黃平倩

叅山道中逢胡舍人得兄手書具悉近况此山奇絕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五

其石則崑崙玄圃其官室則祈年未央其樹則孔明
廟前老柏也匡山之勝以瀾以瀑其他不當香爐一
峰五老差敵耳未知幾眉真能伯仲否也學道之不
利官久矣當事者之意將以解官難諸大夫此猶縱
魚於壑而放鳥於山其誰不快然弟亦有此言謂既
持釋子戒口斷葷血身斷治淫心中斷却了子孫田
宅之想諸皆可斷而官獨不斷何以自解於天下也
當事者此舉未可謂非一番大鑪冶也家之不可學
道猶官也官有友而不暇家則暇而孤唯遊可兼得

之弟意欲春秋入山訪冬夏則閉門讀書而已既
已圖出世一大事而其腸胃所貯若依然只係子家
物何若不談之愈哉古人學道貴密不惟令人不覺
其長亦且不盡見已之是即如布施一事隨分周隣
里鄉黨則密必名山大利通邑大都則愚者駭智者
笑矣五度皆然舉一可例吾輩所謂持戒精進得無
有不覺不知墮此區宇者耶此飲藥而服忌不若不
飲之愈也弟近來痛省此病故言及此所謂臘月扇
子恐南地寒脂不常耳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六

陶周望官論

六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兄直
解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鷺便了却武
夷普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
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
參甘草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悶
飽時亦有些子功效也家父迺弟出而弟懶於世事
性僻而疎大非經世料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芥
十畝秋田已付之妻兒官理身口自足無庸勞心任

送弟客寄村廬四方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
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事弟
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以為苦出門雖散衣跟踉
人必指曰某官人數目一見妻子或告曰某離落壤
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至言及鄉里間不平
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併前數事亦無眼中得不
常見爛熟人雖俗亦快也靜虛兄恐已歸所云頓除
漸修大非弟指不知以何為修若云蔬食斷腥是修
則牛羊鹿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訓狐蝠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五

鼠亦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
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着不滯是修則蛙鳴鳥語
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
之內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悟入皆身見也
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着手靜虛若未太幸以此
字示之

蕭允升底子

海內交游如兄丈之於不肯兄弟有幾夫世有膚交
有骨交有氣交骨交則荆璠之儔也氣交者氣味自

合如水之於鹽自非性命相期期以至此若兄丈之
於先伯修是已憶壬辰之歲弟初獲交於諸道友先
兄踞壇而坐念方則之丈論難登出是為千載一時
曾未幾何而東零西散念方既已下世先兄繼之射
堂秋月有若隔世人生會合何可常也弟已絕意仕
進而家父意尚果然未便驅弟出山菴居柳浪湖長
楊萬株相千本湖百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
下為園瓢茶瓜蓮藕取給有餘弟又不常居鄉纔了
匡山便入太和解夏後入衡嶽遇緣則住不則去亦
足以樂而待死矣知兄信我漫一及之不可為不知
者道也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五

馮尚書座主

方春卿之命下凡在門下士無不延頸舉踵且慶且
懽者無何而東朝建二十年廷臣所爭而不可得
者一旦遂定此雖主上獨斷抑亦吾師之將順者
潛而速也某殊慳緣不獲一覩其盛居常持鏡自照
此等骨相豈堪入甘肥塲自分與吠蛤鳴蛙一體歌
詠太平亦樂而甘之唯師席日遠萬萬不能忘情師

內如師之愛門生忘其百漏而取其一得者有幾某豈木石而不自知夫以某之拙似傲懶似慢雖同輩或不可堪而師愛之惜之終始如一日某獨何心能不填胸刻臍也自恨才力鈍劣不能建一奇當一官自負師門唯詩文一事欲稍自振拔山水性命之餘聊一發之而實凡下不合古轍謹錄記文數首山行詩數篇塵覽比於談談得師破顏一笑足矣惟師削而正之然過此亦欲焚却筆研人生精力幾何若爲以有限之精神事此無益之伎倆也卽此是名根未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九

盡山中人不破此障亦何異紛華世味也畢竟諸緣皆易斷而此獨難捨或亦文人之業習耶去年游匡廬今春登太和皆奇奧之極解夏後復欲束裝入衡嶽海內奇山水計十年可盡擇其地勝而人清者居之俟師他日歸來某方策杖過東海窮覽鄒魯之勝坐日觀而扣雲來與師評天下山水佳絕處以當臥遊此卽某之所以上報知己者也狂談可笑之甚唯師恕之先兄卹典會典具載謹遣小价上疏伏念先兄講讀四年竟以此卒生平修謹無纖毫過講明聖

學似亦朝賢之所許可儻荷特恩蔭卹贈謚皆例所有是在尊師主持耳然亦未敢必疏之當上否也唯尊師裁之

答王以明

居士畏語言建立爲地獄業火之是已獨不畏易解亦語言建立乎若一切論著皆太而易解不本未會林却語言也此卽犯妄語罪若以論說爲建立易解爲非建立是自語相違也此卽犯兩舌罪妄語兩舌非泥犁業乎居士何以自解不解則無以曉喻迷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

人解則復犯語言建立矣豈惟居士伏羲文王便是招頭矣故禿謂居士非真畏語言者也不若畱却且消遣間目也太和諸詩奉覽幸卽擲下記尚未成時方結夏料理楞嚴宗旨故未暇作文字業耳禿非畏文字者也併此無畏奉施居士納不往曾藏得易解數本今亡盡矣有得意處幸一見示

湯義仍

作令無甚難事但損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卽是不及事耳吳地宿稱難治弟以一簡持

之頗覺就緒但無奈奔喬何兄老吏也有可以請益者不妨教我長思傷人東上括蒼不知墮落幾許珠幾有便幸賜我一二類

答陶周望

藻來具知真切矣山居頗自在舍弟近亦喜把筆閒適之時間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無復遁處往只以精猛爲工課今始知任運亦工課精猛是熱鬧任運是冷淡人情走熱鬧則易走冷淡則難此道之所以愈求愈遠也弟學問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一

不可易其異同處只矯枉過直耳豈有別路可走耶據兄所見則從前盡不是而今要求個是處此事豈可一口盡耶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纔有重處隨即剿絕今日之剿在明日又爲重處矣遊山若礙道則喫飯着衣亦礙道矣如此則兄真如陳同甫所云雖咳嗽亦不可者道實礙人之物人亦何用求道耶

王則之官諭

別遽十年餘矣兄奄忽二載長安聚首之樂不啻隔生不忍言不忍言近日學問得剿絕不陶周望是

眞實參禪人雖未入手然其進不可量也黃平翁亦甚勇猛數得長安書云有趙少卿王衍人左侍御王刑部皆卓然有大根力參究此事恨弟老嫗無意復出不得一扣門牆諸次尊兄往來南北當有所遇實證據處幸一一示我弟雖不敏尚能削骨瀝血乞半傷書作將來淨因也弟明春欲南行了天台鴈蕩公案若尚在南亦一快事弟頭髮已有數莖白者如則之當滿頭矣

王百穀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二

每逢吳僧來輒首訊百穀聞動履倍常則大喜謂風雅道衰尚賴此老成人撐持也明春入台蕩取進兩洞庭百城烟水中首扣大知識想翁不作德雲面孔費不肖七日草鞋錢也綿竹僧以緣事入吳便致遠訊惟有以開孫之

答徐見可太府

東南之遊極於五泄將留台蕩普特以爲後約仁公既期以來春便當執筆從事矣近日移居山莊去城一牛吼地山中老松千本脩篁萬竿頗足自快并霄

之餘以障風露枿中之木以當蒼廬蒼髯之藤薛皮
之石以爲友朋此樂非仁公恐不復見賞不然未有
不以爲癖且癖者山行注一路程本子也何足煩大
筆政復劉邕之嗜明公或偶同焉使夫鄉里之士知
癖而僻者亦偶見賞於大人君子此亦賤士之榮遭
也于旄北矣野人臥山南而送之亦復近誕然自以
爲知仁公之深莫野人若也故且略形體以事君子
又

于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辟則王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三

之學華會稽徐文長稍自振脫而體格位置小似羊
欣書仁公何得遂奄有之不佞下里稚語耳尊敘獎
藉過甚將無蕉葛衷而古錦襲乎夫尹夫人之望那
也此猶以色却也今使夷光導而嫫母御能免太冲
之擲耶山居已兩月去城百餘里徵來札亦不知板
車之過谷也山資之乏輒爾飽足自惟無夷門咫尺
之義而橫遭長者之施顏顏甚矣既不能長揖道旁
隨諸攀轅之後又不敢以虛儀爲將唯有北望九頻
而已異日者或撰爲俚言以歌揚休明是乃草茅之

所以報耳

與耿中丞叔臺

往過白下辱翁臺愛至渥比歸山中欲具賤道謝而
所謂致書郵者非山人則縉客其意皆有干於東諸
疾者故箋竟不致不然某非無心豈兀兀不知感感
而不爲一言以通也某歸來無所事登臨之暇輒復
吟哦如夜蛙朝鵲叫跳鳴躍不能自止其言皆花木
蟲鳥退之所云窮年枉智思猗撫糞壤間者要無足
爲翁道但公退之暇借以發笑時亦有之如排場鹽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四
瓜無益音節大爲發譁之資也

王百穀

楚中絕無江南士人但時有白足赤髭耳問王先生
近況亦復不曉每思包山天目之勝屐齒輒躍遂欲
買舟便道訪半偈主人而堂上白頭往往見勒明年
尋一佳題目東下當了此願也王路鳩材僧入楚不
能得杞梓梗楠之一不佞稍爲區置僅獲蒲柳下材
數十株耳其實湘中富室不能敵吳之宴人僧云東
洞庭有陶朱荷頰焉且與百穀爲戚願得百穀布施

破衣屨一幅未識可否

答陶周望

細繹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此實不然所可知者決非實知所可證者決非實證此事校破與不破耳願兄勿以習氣之淺深論人以定力之粗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高安終身不相下妙喜之悟也而圓悟痛戒之以性氣此等若以俗眼觀可詎以人天眼目相許耶白蘇張楊真格式也陽明近溪真脉絡也近有小根魔子日間挨得兩餐饑夜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五

聞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不惟白蘇以下諸人遭其擯斥乃至大慧中峰亦被疑謫此等比之默照邪禪尚隔天淵若遇泉公豈獨唾罵呵叱而已弟往見狂禪之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小修舊見弟如此商確亦以弟爲莽蕩今不復然矣弟不敢自謂已證然路頭決不錯走宗門與教原自別派永嘉云聞說如來頻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如今小根所執猶而悅之者如蛆寧復可恨近溪而下真可恨者也願

兄高着眼莫落斷常坑也今弟邸中相聚亦一快與兩兄相結專以一大事相期故言之不得不力若以爲此懈慢人無可聽者弟已矣從此專事承順不敢復道之矣

蕭允升祭酒

山野姓名生澁分不宜入春明門以是雖有便郵不敢輒通一字九方之急千里猶千里之急九方也以是舍弟雖在門牆亦不敢以一字道謝不知射堂夕月西門春柳猶記往日周旋否屈指十年之間故交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白楊幾堪作柱百念那得不灰冷也山中蒔花種草頗足自快獨地朴人荒泉石都無絲肉絕響奇士雅客亦不復過未免寂寂度日然泉石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吹代奇士以蠹簡代亦略相當舍此無可開懷者也此近日未盡習氣也遇有道者不得不暴以希懺悔

顧升伯宮允

山中粗足自遣便不思出非真忘却長安也然村鄰自乏人與語如東阿晚年門下皆所養尼才那得

念應劉諸公明年思一遊台蕩已決意東下北遊念
尚未動不知傾倒何期人生幾何歲月而隔絕若此
假使再見亦恐兄白髭黃鬚老矣

金給諫

弟之懶而疎兄丈所知也若以形骸之外觀弟疎節
閨日似猶可贖若以世間之必不可已者責弟弟爲
戾人矣然弟已自知骨態之不宜蔽長林而嘯水石
殆將終焉龍鐘偃蹇甘與鹿豕爲伍則其人果不可
以禮數責者也弟自不敢齒於世而世肯與之齒乎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世或見責之無益遂從而置之亦未可知此又弟之
自解於兄丈者也讀至此能無爲弟發一笑乎新都
人某少年有文藻欲以舉子業就正詩有新調六朝
佳山水何可無佐筆研者乎知仁兄之決不見外也

羅雲連

歐公稱稱夷陵山川奇秀向日會兄語不一言又貴
鄉多士如此兄皆不能稱述一二豈弟不足與言耶
抑老聃識不足也弟心已在三遊洞前矣倘有便舟
當偕數衲入峽一觀元夕後不雨當了此願也又

每近必挾多稱不知貴土可托鉢否不然未免以白
腐青蔬困諸君子也佳作甚暢他時明倫堂中恐着
此騷雅不得致聲元定諸公舊雅新知快晤一堂人
間第一樂也夢寢以之

黃平倩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以入
賀里旋此紙亦當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真死矣邑中
頗有流寓者與之商確甚快小修近造亦與非復別
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六

作僧兒市買亦好雜花五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
趙諸公以儒而蓋僧皆走別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
不必驚羣動衆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
忌憚之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安無遮攔無
委曲於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兄利根慧性一撥
便轉弟知兄從此放下千二百擔子除去却通身枷
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日者窮工
極變舍是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道者如白蕪二
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非以艸率得者望兄

勿以信手爲近道也客冬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寄久無便郵今始得呈然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與友人

數日來入沙頭始知仁兄補官命下一窮舍人攜一千二百餘利齒嚙長安塵沙那得不饑甚爲仁兄慮之弟明春決意泛舟北行入西湖過夏中秋夜可得共踏射堂佳月談別後最得意事也近日所與遊者何人箇中事看得破不兄明慧有餘而深沉不足果于任而淺于幾果于任則易視天下事而淺于幾則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九

易視天下人處世者之深忌也昔蘓翁之論張德遠也曰明于知君子暗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不學之過學則眼開眼閉則自不受瞞可以應世可以濟世可以出世應世者以世爲應迹而應之者也如周濂溪龐道玄其人是也應亦出也濟世有三種有以出爲濟者佛圖澄陸法和姚廣孝之類是也有以應爲濟者張子房狄梁公李鄴侯等是也辟則純綿裏鍊不露鋒刃又辟則擲劍揮空空輪不虧至矣化矣有以濟爲濟者漢唐以來建功立業不有

其身者皆是然各有學能各各開眼不似今人冥行徑趨動而得過者比也唯實參究廣誦讀多會人可免此過弟與兄同此病老願各努力秋來偶讀實錄見前輩諸大老頗有其人未有不學而能濟世者京師豪傑海也世界如此之大相識如此之多豈無一二入與古先抗衡者兄幸虛心求之有則急以報我

答吳本如儀部

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不愛富貴也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慚不忍以此鞭弟使樂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十

就升斗則可若云勉此色力勉就勲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香山故事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癡想也古人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別想也弟明春將從水程北來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拍浮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何

李洲洲司業

不通往來訊又一年餘矣槐門光景時時形于夢想

如啖橄欖略有酸氣至回味時却勝崖蜜幾十倍也
不佞竊謂仁兄此官似之笑笑去歲直窮花源之勝
真方士仙人之所客也山尖秀略如越而幽僻勝之
奇正相發瘦妍與態弟已選得漁仙寺一片地爲棲
隱之所他時白頭閣老渡武陵谿時或可迂道一至
也花源注一冊附貴門生某去其人翩翩士可與語
不敢望露太宗師威嚴比常例少寬日月爲惠多矣
升伯兄時相見不致聲明春三月踏花至矣花源注
看竟乞轉致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一

曾退如編修

新郎君得意不探明月者必于大香水海沙頭固溝
洫也豈能容許大鍊網乎雖然南荒邊地乃得綠珠
老杜云若道巫山女纔醒何得此有昭君村傾城之
妖固未必擇地也笑笑獻夫道足下當來果不弟且
遲青溪鶴待足下政恐未能割却被窩中恩愛耳奈
何正欲寄訊適小李蓬頭云將東覓魯閣老便書一
紙付之

答費太府

叙記皆勉屬草附呈求削其實不文豈能供役又重
之貶益惴惴焉懼不任也既而自念不文自門下授
簡授非其才門下責也不供則以賤士傲長者負過
實深遂以一日兩具稿唯其速是以益拙又將以速
掩拙也笑笑

答董玄宰太史

燕中與諸君子周旋如在旃檀林每焚香展帙清言
彌日彼監一義此建一難可謂不知老之將至典刑
既遠西華道上頓爾落莫辟如息作木者忘其濃蔭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一

一旦失去始有紅埃白日之感也不佞嘗嘆世無兼
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
道者唯王右丞蘓玉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染
翰僅能爲枯竹嘖石不佞將班足下于王蘓之間世
當以爲知言也楚中文體日敝務爲鑽鑿神情都失
賴宗匠力挽其頽高才兩過江干不佞遠伏林莽息
心望岫既昏遠眺媿感實甚六年夢想失之一朝殊
惘然自恨也

答薛左轄

客冬辱遠使光行役已休馬矣而無子雙臨人即
世爲之料理後事家政愈年遷延至今有負門下慈
命然入春即當北上斷溝之歲豈容雕飾抑堂上鞭
策不敢自愛筋骨耳

答李西卿

弟二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此時便可一晤縱不
晤聚首不遠得諸兄提挈此大事弟之至快也梅長
公何時發弟春初已具舟而邑大夫以邑乘見役欲
爲窮鄉少誇張未免檢括諸吏行期稍滯然四月決
可南兄幸俟我致聲念公長公江干之約便可同赴
來書云錯死了梅衡湘此闕羅錯也丘大狼狽乃爾
恐闕羅亦用他不著留與世間點景而已兄根器如
此何憂學道政恐不學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
是第一義急性則走入知解窠裡容易脫不出也

與李杭州

東華一別蓋八年所仁兄五馬專城而弟猶碌碌豐
艸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太傅入洛
陽膺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之佳麗也然唐

時爲太守考公事之餘放情山水歌聲與烟嵐共翠
旂鼓與松風間作蘓和仲爲守屏山遊時分曹徵鳳
鳴金聚食杭人至今以爲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
刺日東下爲有美堂中客也笑笑適敝年友孝廉陶
孝若看花六橋附字奉訊孝若佳士將窮東南之勝
經始虎林耳非有于于東諸侯者也

與王百穀

王路僧來珠玉幾滿案頭甫開函而諸弟及里中少
年各持一紙去不肖如暴富兒被掠真可一咲也聞
袁中郎全集卷之十五
王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娥生子老勇可想不肖未
四十已衰聞此甚羨恐足下自有秘藏術不則証我
也江令遂不祿惜哉世豈復有斯人致聲袁無涯溝
中之斷豈足復收而橫被之綉也敝同年陶孝若閔
令同社友也慕王先生名且久其人清脩士足下見
自識之

潘茂傾

燕中一別忽忽七年人生幾何時而睽隔若此今仁
兄翩翩五馬而弟猶故吾也唯是木石以爲曹署魚

鳥以爲齊民鴈政奕格以爲令甲自分迂疎之性其
爲經濟固耐不中繩之楞于世竟何益也家大人迫
弟甚入秋當強顏一出辟之胡孫入籠豈堪跳擲或
者馴狎之久頑性須革遂復見役于人亦未可知山
居既久與雲嵐熟亦復可憎人情遇時蔬鮮果取之
唯恐不及迨其久未有不厭者此亦恒態也

蘆花

近日刺蘆花滿碧二集幾賣却柳湖社計月內可成
快然不能寄遠以大費楮墨也寒灰竟可矣住柳浪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二十五

其好與談兄話頭有着落不富貴場中易汨没人眼
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下人取奉是生死未到眼
前信口大話似有滋味終日洒洒落落都是借他光
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弟豈以靜退爲高者哉一亭一
沼討些子便宜是弟極不才處若謂弟以是爲高
則弟之眼如雙黑豆而已

陶周望祭酒

人春見邸報喜甚謂今秋北發可得合併不意仁兄
竟以疾辭黃平倩久未得耗數日有傳其病者然亦

不確昨遣人於通途往訪云夫弟果是天之
遣人甚也公望兄今冬定得晤語山居久不見異人
思舊遊如歲青山白石幽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
人語雪齒娟眉能爲人語而不能解人意盤桓未久
厭離已生唯良友朋愈久愈密李龍湖以友爲性命
真不虛也數擬入越又以道遠不能發此高興不知
何時得請益兄念之貴邑孝廉周觀國以省親至敝
地抵掌柳浪爲詩送之併及兩兄有便復我

答錢雲門邑侯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二十五

護堤工竟邑人始無蛟窟之慮此舉恐廣長舌讚歎
不足况腐儒數行文墨也不肖詩文質率如田父老
語農桑土音而已門下至此之作之又分休以助其
成將令不肖媿死乎辱貴座師見督敢不疾驅天氣
尚炎秋清爲期耳不肖非以退爲高者只是懶筋不
易抽出一慚不忍覺摩詰斷按未易出脫也

與蔡嘉興

家弟道足下精進堅忍弟甚媿之就李乃近時佛國
足下將以安養如來攝之抑以迦文五濁折之也以

弟觀之末代衆生惡劣浮巧鎖康銅柱便是莊嚴須帶些小關鬚子氣方有少分相應也何如

答陶周望

得手書如空谷之音弟謂兄真可安心矣既做大官又討便宜又斷緣寡欲便自說世情灰冷無論他人信之卽自家亦說得過矣而兄猶以爲不了何哉然弟則謂不了之根正在於此此弟舊時受病處也王塘南雖不及近溪然猶有幾分切已若某某則徇外之學別是一路頭非吾所知也大都世間自有一種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三

平易質實與道相近者而自視庸庸以道爲高而不取學清士名流目以爲非吾不能學道也而矯厲太甚終成自欺與道背馳而不可學近者不學學者不近所以兩難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此語扶聖學之體然近溪少年亦是撇清務外之人故已登進士猶爲僧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來經百番鍛鍊避之如毒蛇仇之如怨賊而後返吾故吾出而真聖賢真佛子出矣此別傳之正脉絡也弟少時亦微見

此然畢竟徇外之根盤據已深故再變而爲苦寂若非歸山六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賊所在至於今日亦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弟所謂徇外者豈真謂借此以欺世哉源頭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於自欺而不自覺其心本爲性命而其學則爲的然日亡無他執情太甚路頭錯走也聖學宗傳大有功於斯世然諸傳尚有不親切處海門居士近造當益卓會間幸出此字示之

與曹進士平子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茲逢茗雪僧輒問平子行藏頗不悉平子將須脫屣一官乎問窮且澈骨亦何可忍雖然使平子而處脂膏地亦當如羞澁不能出手之袁生豈能發身潤屋也近作想亦多有便幸示之坐聽松閣限疊韻詩沈飛霞持粉版作書書成而墨濡鼻上此光景可念也何時再得合併也歎人吳長統有與之書見平湖令君者便致人行以見平子

答曹退如

瓶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真法觀

者坡公真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之多贅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臯陶也兄此論出可以解嘲序中字眼略有一二可上下者弟不惜爲他山之石豈有兄吐肝相與而弟猶惜形跡者乎然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弟非習爲伎者也志序尚未見先兄傳已借尊名作之代大匠斲寧不傷指

錢邑侯

志三十卷已卒業生不文勉爲之殊覺脫略然諸傳非閱見真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南北史多於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讀致也諸大老傳他日國史所取以爲據者邑僻地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雜俎一篇逸事僅有炎天苦檢括難聊述數端耳幸制正之

汪觀察

往附卽墨令致書左右是人見皆劇語狂草也不敢授上官之威重乃如此耶今兄聲華日整德位俱高東林蓮漏之約猶記持否然世間真菩薩乃能濟世獨踏空山閉眼塞耳此是小夫行徑兄勿聞弟言便

生慚愧也彭山人長卿已客而寓荆者其源訪故人弟謂道上若值汪使君便可作郵笈以近刻二種附上山人得禮貌甚於得金於兄聲名無損而可以止一家之哭亦菩薩行也方便波羅蜜卽檀波羅蜜笑笑

袁無涯

北車已脂而宗禪適到開函讀手書如渴鹿得泉喜躍倍常深蒙嗜游之譽媿汗無地僕碌碌凡材耳嗜楊之髓而竊佛之膚腐莊之脣而鑿儒之目醜聞居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手

之小人而併疑今之名高者以爲徇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民而等同事至於詩文乖謬尤多以名家爲鈍賊以格式爲涕唾師心橫口自謂于世一大戾而已而孰謂世有好之如無涯其人其人者無涯誤矣讀凡夫諸作信佳士也恨不識之花山公案何如往日凡夫願力過於吳令故成毀頓異但實地既復則當平氣處之天下事不患不成患居成者耳幸爲凡夫道之

答王百敬

聞近況甚適又言將有岱宗之遊僕來歲亦將乞假而南或得與杖屨相值亦佳事也江令君每會必劇談近復留心性命長安中得此良友殊不寂寞僕宦意甚闌又如作吳令時矣自思口腹無幾身世受用亦無幾安能勞碌事此生乎青瑣雖閒要亦有拜客及不情應答之苦終不若山居之穩貼也

陶孝若

三弟來極道貴土山川勝絕人士都雅弟傾想之至形於夢寐又道仁兄一意參學骨清而氣細求之册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五

三十一

輩中指不一二屈弟恨不即日趨侍奉塵尾周旋也敝鄉塗泥爲市無卷石寸壑可入目又可與談者極少諸兄能于三遊洞前施我一袈裟地弟不啻如渴驥之奔泉也讀佳詩及諸兄詩珠玉滿把太役甚迫恨不卽和柳浪春條極可人能挾諸同學一過不耶與仁兄同郡同門又同道夫何相識之晚然一相識而遂遺彤太貌又非淺淺者可同年論也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五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六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錢塘 湯汝楫 閱

擬古樂府 附雜體

樂府之不相襲也自魏晉已然今之作者無異拾唾使李杜元白見之不知何等可笑也舟中無事漫擬數篇詞雖不工庶不失作者之意具服者辨之

飲馬長城宿行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長城水鳴咽夜夜作秦語問子何代人防胡舊軍旅宛魄滯孤魂不得歸鄉土白水洗白骨瘡盡水酸楚洗多成黑流水性毒于蠱立馬古戰場長嘶待天雨長安有狹斜行

披金駒立長溝枇杷落盡菜萸秋山西女兒帕勒頭面上堆粉鬢堆油二十五絃彈箏簇猩紅衫子葡萄綃笑問南裝如此不

結客少年場行

結交偏四海鄉人無半識匪約無意結寧結有心賊

白手一布衣喜怒關通塞將相每在門望氣如望職
易卜天昏晴難候君顏色頭顱可擲人一顧不可得

釣竿行

嚴灘一絲名渭水一竿勢所釣非所求巨鱗安得至
不如無名子心曾少根蒂朝隨鷗侶歌夜引魚蟹醉
探木如探甕隨手得編鱗鮮蔬煮活魚無鹽亦有味

秋胡行

堂上姑待汝哺袖中雖有金不堪贈彼姝妾懷如日
君情若泥路旁之心不自保安保他因君賦詩沙沾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浩水咽咽妾疾情不灰節河水如可竭妾腸當再燃

妾薄命

落花去故條尚有根可依婦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誰
燈光不到明寵極心還變只此雙蛾眉供得幾迴盼
看多自成故未必真衰老辟彼數開花不若初生草
纖髮爲君示君看不如紙割腹爲君養君嚙不如水
舊人百宛順不若新人罵疾若可回君待君以長夜
有所思

人生如驛騎往復無停勒曾懷無盡絲漫天作虛縵

秋霜與春風乘間通爲賊衰老迫紅顏白髭傳消息
積雪填枯井井深填不得肩稜萬斤重白日沉幽墨
欲行戒嶮難欲飛防緇弋

善哉行

今日相樂式舞且歌鵲紋鐵板白面青蛾食羔以七
盛酒以盆刀鱗亦厭何必河豚儒迂墨儉躬非克是
善哉諸君請入禪裏讀書不成學仙寡效懸腹鵲枝
從吾所好

猛虎行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平蟲盡太平搜利及丘空板卒附中官鑽簇如蜂虿
撫按不敢問州縣被訶斥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
兵衛與郵傳供億不知幾即使沙沙金官支已倍徙
續徒多剽盜嗜利深無底一不酬所欲忿決如狼豕
三河及兩浙在在竭膏髓焉知疥癬愛不延爲瘡痂
相逢行

行行叩曲巷曲巷多蒿草窓路掠蛛絲讀書歲月老
壁上榮敗圖手裏黃石編當盡三時衣不直數緡錢
兒女無裨著常時煨故紙稅地植桃花十樹九樹死

君莫悲腐草腐草發光耀玄霜畏冬青白髮做年少

悲哉行

石馬立荆棘荒城叫老狸昔時冠帶人唯有鶴來歸
宿志慕長生朋黨盡刺譏父母不我容碧海三山飛
朝牧老君龍莫守劉安雞仙家歲月長桃子三垂枝
歸來見荒塚半是孫曾碑城池百易主族里無從知
古人悲夜續今我亦似之白骨不可語鶴歸空爾爲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錦襪烏紗巾寒毛接短髮絲絲沙與塵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問子何勞勞上書西入秦八年始一命官卑不救貧
冒霜掛槐柳望灰拜車輪一身百糾縛形如一束薪
手纏不自解利刀寄他人燕與藥同餐雖甘亦苦辛

短歌行

酌君易州之清醞被君吳闔之織綳男兒二十無所
成腰肢一半沒青草趁輕健買驢裘哭聲多笑聲少
黃金蕩盡君莫嘆古來餓殺幾賢人

京洛篇

煌煌京洛城朱衣喧廣道白首設書生驢馱曲詩卷

懷刺謁恩門門卒相輕眇十上不達登街顏色極
墨身事貴公習諛苦不早卑眼一寸紗茫茫遮人老

鰕鉏行

鰕鉏出潢潦道逢東海使魚服而介身叩浪以相戲
物微恐見侵跳波爭努臂東陂招能兄西谿喚螺弟
水蟲萬餘種各各條兵議聚族鼓鱗鬣不能當一噉

升天行

乘赤霧鞭鸞轍路逢王子晉玉簫已吹折織女弄機
絲餘緯爛霄闕下土蟻虱民誤喚作難寬張翁老且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老舉止多嫫褰侍仙三萬年不曾見隆準真人多窺
左天孤慘餘孽義御失長鞭牽牛嘆河竭

懼歌行

妾家白蘋洲隨風作鄉土弄篙如弄鉞不曾拈一縷
四月魚苗風隨君到巴東十月洗河水送君發楊子
楊子波勢惡無風浪亦作江深得魚難鴈鴦充饑雁
生子若兒雛穿江復入湖長時剪荷葉與兒作永福

魚苗風洗河水
水皆長年語

青總馬

青驄馬九尺強百金買千金裝雙蹄不肯地影藏如
飛翔借問治遊郎何爲在他鄉下馬立青梧手提碧
珊瑚千喚不知人盡眼瞬常憶舊時豈不治寒衣愁
曉露五步一停驄十步一回顧客從遠道來贈我青
鸞帶交頸復同心白石青松在東家好女秦羅敷西
家蕩兒馮子都鸞鴦只愛毛翎好那知水底有鸛鵲

折楊柳

艷陽二三月楊柳枝參差每逢雙燕子憶得別君時
憶得別君時遺君珊瑚枕君行佳麗地何人薦君寢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六

越女性如綿吳妓倩似紙夫君浪子心吹作東西水
前月父書來道君遊淮北今月見君字知作江南客
江水自清流照君不照妾

紫驄馬

紫驄馬行且嘶願爲分背交頸之逸足不願爲追風
絕景之霜蹄霜蹄滅沒邊城道朔風一夜霜花老
使踏破天山雲誰似華陰一寸草紫驄馬聽我歌
心耗不盡奈爾四蹄何

短歌燕中途樂之律作

下馬一言不及曉寒昔年毛羽今日肺肝我懷如酒
君懷幾許登堂直視無心可舉明月浮空清霜墮地
將軍北園金吾西第羅屏畫掩金帶夜閒呼盧射覆
飛爵流杯吾爲若舞若爲吾歌劍去龍沉逝將奈何
情長刻短爐寒火青歌尊亂筋誰是主人鵬飛九萬
爲鸞鳩笑我欲携君連翩海嶠

橫塘渡

橫塘渡臨水步郎西來妾東去妾非倡家人紅樓大
姓婦吹花誤唾郎咸郎千金顧妾家住虹橋朱門十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七

字路認取辛夷花莫過楊梅樹

醉鄉詞笑引

無懷十六傳乃至酒聖人其道尚清淨無爲而化成
周公作酒誥流言幾禍身宣王不得已乃爲述酒經
經曰天有酒則不傾國有酒則不爭有王者起必世
而後仁何用導以德齊以刑但當引酒爲河累麴爲
城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醉醒醒或
兮不知或生兮不知生沃殺知巧見何愁不太平

劍泉上

劍泉上山如黛劍泉下水如佩一片青關八代鬼窟
窺山鑿鑿生公法今何在真娘墓遙相對一日計千
舟一舟計萬錢寧負公家稅莫負少年年女可鬻妻
可徙石上歌應不止

通賦謠

索逋賦逋賦索不得不是縣家苦催征朝廷新例除
本色東封西款邊功多江淮陸地生洪波內庫馬價
支垂盡民固無力官奈何蘇州舊逋七十萬曹折金
花居其半安得普天盡雨金上爲明君舒宿肝嗟乎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八

民日難官日苦竹園花鑽生土

祝雨

雲縷縷山絮絮寒欲來煖先據洗山山骨新洗花花
色故寄言行雨兒莫下山頭去

西陵橋

西陵橋水長在松葉細如鍼不肯結羅帶爲如衫燕
如釵油壁車所爲紫青驄馬自西來昨日樹頭花今
朝陌上土恨血與啼魂一半逐風雨

宋帝六陵

冬青樹在何許人不知鬼當語杜鵑花那忍折魂雞
去終啼血神靈灰天地獵傷心事大兒年錢塘江不
可渡汴京水終南去縱使埋到厓山厓白骨也知無
避處

西施山 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處

西施山一片土不惜金作城貯此如花女越王晚進
衣夫人親賜鼓買灰傾城心教出迷天舞一舞金閨
崩再舞蘇臺拆絕山作館娃舞袖猶嫌窄舞到夫差
愁破時越兵潛渡越來溪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九

入青口

入青口青口山何直雲老玻璃天鬼下空青壁一絡
罡風吹地起神禹無功巨靈灰

其二

入青口青口山何及石人立而啼雲吼吼柵過維巖
間老沉香花飛仙失路虎無家

其三

入青口青口山何翠澗色映琉璃山花紅玳瑁天荒
地窮無行處山頭魍魎紛來去

玉京洞

深如谷高如屋穴雲心穿地腹路荒唐齒嶮巖石如
病天似痴黃者漿白者髓雲絮絮山韡底白蝙蝠大
于雞衝鋒起撲人飛突而高嶺間之忽而平路限之
龍欲言聞人止涎沫流腥風起鬼邪仙烟嗽霧炬無
光將安去海可通江可涉靈威丈人難再得

別石簣

十首不答分折故總入雜體

別石簣石簣何忍別相知是相知知處難容舌一等
是肝腸輸君生或切烈火漆虛空火盡空不滅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十

其二

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明友誰識楚越人萬里為奇偶
我腸寄君心君心出我口竟同本自無異于何處在

其三

一葉隨東風飄泊已半載梯雪度深山寒氣鏘孤拐
三入淨寺門寺僧笑狂咲欲得不相譏除非親自
是仙是凡人請君自揮解

其四

君傍我如頭我從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東涉水

誰家薄福緣生此兩狂子受用能幾何若他雙脚底

其五

學道不學禪談星不談義愛曲不愛音讀書不讀書
人天收不得賢智亦為祟不知何因緣偏得同臭味
每笑儒生禪顛倒若狂醉除却袁中郎天下盡兒戲

其六

南山有禽其字曰希有北山有鳥其名曰鳳皇兩鳥
排雲扶霧入虛空虛空莽莽四顧絕稻梁下界豈無
七寸之糠米爭奈網羅纈纈常高張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十一

其七

不即凡不求聖相依何竟性命三入湖兩易令無少
長知名姓湖上花作明證別時衰病時盛後來期不
敢問我好色公多病

其八

歸去尋阿賓阿賓亦可人公家廿一弟超脫是其倫
天不孤生物有賴必有輪狂態誠可取其若頭上巾

其九

龜腹為風雲流為水人之小人天之君子鴨不能飛

蚓不能躍泉哭非愁鸞歌非樂無日升天天旱于淵
無日瞰淵淵高于天卽佛卽聖非儒非禪

其十

能再相從否若駕相思車當問白門柳

酒正喧蕭君席上作時蕭君城外

酒正喧關吏言請君林馬飭歸轅巴川健兒豕成群

邀官挾吏通州門逐虎怯逐飛蚊倭刀吼室箭出隄

東坊西市榜明文不嚴軍律嚴司關木門蒼琅根日

未昏斷行人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十二

坐王官谷朋石館得石字

林家梅米家石荀家香謝家履鶴瘦帶道容松老人

詩格竹子一萬梢十里屯秋碧雜花四五種聊作琅

玕役脂雪點梅湯和香燒笋炙一分供調御一分待

幽客

洋溪湖喇沈青平

家湖頭客湖尾深處淺究竟魚子大婦得白鮠小婦

得赤鯉天乾富馬湯富鮮驅星家扶根下

其二

湖頭船湖尾屋丈人把叉塔收目朝舖乾隆祀幕膾
鮮鯽絲螺頭蚌子送婦歸

戲題道士狀

小孤詩真山簡作假山看

道士名髡其顛真石壁貌假山陽戶開北而東流水

西還采石蛾眉小姑鬟蒼髮爭似老黃冠江漢手覆

三迴乾古風遺尾青闌干

代青溪道士見招

青溪月和霜和水發萬仞沁寒潭冷盡玻璃骨青溪

花飭水帶烟斜東曲謝蘭香西曲夢綠華青溪水雲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十三

根洗清池朝浸月里芝蔴烹王烈髓青雲萬頂千

峯微隔浦喚仙奴夜春雲母屑君之來猿鳥笑雲爲

舟風爲棹鬼谷罷談孝先徙竈驂皇與駕鶴知非君

所好吾爲君招赤城之化骨及絕逸之髯君爲我歡

然而就道君不來雲山悞

嘲王以明先生

王夫子有書如郝隆何緣阿堵堆青銅君不見牀頭

有心癩夷甫道上無人追楚弓

雀勞利歌

雀勞利兩雪至大雀悲小雀悸黃鵠舉千里大鵬搏
九萬鷄鵠與杜宇聲聲來相勸字日不如歸鵲日行
不得小大各有分何用嘈嘈在我側鸚鵡雖有舌藏
巧不如嘿

採蓮歌

採蓮花開何鮮新映月爲處子隨風作舞人深紅
淺白開秋水如殺麻姑與洛神採蓮葉蓮葉連香穢
一片青花古玉盤持贈秦娥與燕妾採蓮子蓮房劈
破香且美纖手分來顆顆勻何事經年沉湖水湖水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十四
深猶可水濁情無那試問南溪二月泥妾心辛苦知
不知

戲別唐客客豐城人

年年爲客到瀟湘楚澤烟雲拾滿囊綿花如雪歸故
鄉歸故鄉應知青雀臨流日內人蟾子墜衣裳

其二

年年爲客向章臺面脂如珠紅滿腮短褐行纏歸去
來歸去來種得油麻如黍子依舊風帆向楚開

浩歌

雲作雨不成歸箭離弦無還期昨日犬前日獅一
花一番泥花有色檻周之人有容鏡照之鏡方新容
已非檻未敝花先飛短可續川何物一曲歌三杯醪
我欲長生天下人拔刀斬斷金鳥足

諸衲送至江干自嘲

油江渡二十年中五番去餐雲醉石幾經春畢竟驛
上長安路油江上柳如雲江若有知應移文隔谿老
衲笑且語塞耳喧呼如不聞

戲作三星行送曹子野歸楚時子亦將歸里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十五
石公先生女生以鄭爲宅以水爲度眠能痴蛟鞭其
尾而不飛唯有螭龍闢雷而起仰天滄滄如有訴所
樂者瘦壤清泉所吟者溪風月露有竅無心何所變
以鳴不過感時觸機如風行於空而萬竅自怒隱流
細客目爲山中之韶護識者又以爲偏枯冷淡似於
陵仲子之清軒轅彌明之句石公撫几而笑曰曹君
汝豈敦煌之索平原之輅長安冠帶隘巷陌而相求
胡爲乎逐西風而遠去君旣脂車余亦戒路望江上
之青峰指湘鼻之紅樹漢河相踞一衣帶水埃君于

油口之渡左公城外綠刺天便是巨擘高吟處

巨擘

通中山見諸名蹟題清風店壁

中山酒可飲塔可登輞川翠竹風稜稜東坡瘦墨如
健鷹唐封古蹟石岐嶠刺史愛民慈且能朝看青山
夜抱水

石公解嘲詩有芳

客有嘲石公不能飲者石公作詩解之石公

不知何許人嘗吏吳登石公山而樂之因自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十六

命曰石公山人

醉國之君臣未必皆飲徒石公西來時曾一造其廬
飲流相與言不飲真害馬寧知醉國遙不在杯與筯
辟如解琴人非是用絃者又知古董家不必善陶冶
海闊酒池波天限潞丘域大有麴孽郎欲往不可得
於是石公乃揲袂而起撫手按節而爲之歌歌曰昔
者汝陽王道逢麴車口流涎醉鄉之日月不加延後
來蘇子瞻望酒盞而醉醉鄉之日月不加逝又歌曰
信美此土今樂而忘彼國之人兮愛賢好士彼國

之王所與遊者何人兮華胥之君臣西方之父子彼
國無劫數等量兮不知者以爲自西而開至卯而止
於是陪君問石公名乃召以爲客卿

潼關題壁

官道上塵昏昏郵舍中氣熾熾夾道如火益膏薪枯
魚失水噉其脣華山君豈不聞濡筆雨和墨雲十丈
連焦玉女噴乘風自振瀟湘裙夜半澆我洗頭盆

贈李醫者

秋橋綠成行方書白滿架若非韓伯休胡乃不二價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七

去年短褐辭鄉里遊來半載聲名起參苓如山信手
空門前冠帶若流水長安醫士亂於麻箇箇烏紗似
老鴉誰似豐城李公子談笑直掛五侯家朝賣藥晚
致身大婦喜小婦噴席木溫呼先生

哭臨潼令王子聲附

窮冬夜冷蘭烟黑灰字傳來聽不得白日誰防鬼射
人昏荒頗怪天如墨憶昨與君發長安白齒青眉吐
肺肝小杯擊筑大杯舞優兒牙板角盤盤別來愁絕
湘鱗字蠟花箋子無高翅銅雀臺邊青縷腸館娃宮

裏千行淚麒麟蹶地青鸞叫不得生書得成報帝前
金管簫無人何必如花一年少天公錯注不同頭銀
匣沉沉地下秋漳水萬年嘶石馬虎號龍愁兩廢丘
其二

垂頭再哭哭聲啞長夜幽幽悲逝者破玉鍾珠可惜
人天何言哉無知也三哭眼酸淚枯欲流不得流焚
香告天願天爲我開嚙喉顏淵魯高士胡爲三十二
而休靈均楚直臣云何枯槁江潭望君門而媒寒
修雲何爲而投閣賀何爲而賦樓渴何爲而病馬廄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十八
何爲而疾牛龍何愚而觸網蓋何細而隨鈞山何卑
而成水游何升而爲丘聖者不能言愚者不能憂釋
迦與老子眯矇雙白頭卽如王子聲高第十二秋窮
年只潦窳低眉拜督郵讒言復間之刺心如戈矛纏
棕布三人使身土一杯嗟乎子聲汝生不能一日牙
脾黑鬚拱手長安道又不能拂衣故園補綴先人草
萬里迢遙魄伴魂一具瘦骨官送老福君何其薄奪
君何其早和氏空有泣楚國無以寶天不平地不平
吁嗟乎王子聲

湘湖尊榮

托根西湖沉質湘水鍊王爲脂熬水山髓松及蘇人
皆云無此盛春而生方夏而止何故季鷹待秋風起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六終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十九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七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吳瀚 閱

五言古詩

出燕別大哥三哥

長安二月時陽緩北風厲霜刀割地皮古木領寒氣
紛紛驟馬塵曉起如雲碎置酒上南園別我好兄弟
一母生三人頂踵皆相類發願窮無生百劫相砥礪
言前識鋒機死裏尋關捩居身如登壇口唯談義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兄性溫而真弟性坦而毅余性兼寬猛弦韋時相濟
墮地便同根飛天亦共翅一旦忽分首能不添憔悴
白馬望吳門慘淡無邊際畏路如畏虎猜官如猜謎
長兄見老成勸余勉爲吏錢穀慎出入上下忌同異
小弟發狂譚兄言胡乃贅胸臆自可行榮枯安足計
縱使挂彈章亦只數行字八十日彭澤獨非男兒事
言罷日西沉強起各分袂馬尾對馬尾東西倏異位
欲哭近婦人一笑飛寒淚

漸漸詩戲題壁上

明月漸漸高青山漸漸卑花枝漸漸紅春色漸漸虧
祿食漸漸多牙齒漸漸稀姬妾漸漸廣顏色漸漸衰
賤當壯盛日歡聚少年時功德黑暗女一步不相離
天地猶缺陷人世總參差何方尋至樂稽首問仙師

戲題齋壁

一作刀筆吏通身埋故紙鞭笞慘容顏簿領枯心髓
奔走疲馬牛跪拜羞奴婢複衣炎日中赤而霜風裏
心若捕鼠貓身似近羶蟻舉眼盡無權垂頭私自鄙
南山一頂豆可以沒餘齒千鍾麴醴百城經若史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贈汪咸池乃郎

不是干時客零丁向吳越家貧訪故人吞聲學干謁
先鬼能文章清新好氣骨遺篇猶人持桂枝已摧折
不忍念姓名逢君滋哽咽哀哉勿復言長風捲愁雪
別冀散木

梅雨濯江干江風細吐寒紅亭一杯酒慘無賓主歡
天風吹子墮條忽送子還遊踪如電影閃爍太無端

子曰爲官苦子嗟行路難各自相慰勞言言沁肺腑
與子如林鳥升沉各羽翰別子如湍水東西異波瀾
何如一合併白首臭春蘭萍散有時聚雲老終還山
江頭風日雨容易彫朱顏

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

五步一花開十步一花飛不知誰中子鬱鬱吐清姿
恬淡僧標格瀟灑士威儀手提白玉塵身披淺色衣
從步入閭門揮羽上階墀僮僕盡魁偉一一哲而肥
或言是山人或言星相師或云鄉里子聞聲始覺非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通刺無姓名短紙摺不齊一揖徑登床草草寒暄而
執手不問病捧腹但言饑設黍呼兒子蒸魚命小妻
廣長舌有象突兀語難羈欲窮人外理先剖世間疑
五行何因起天地何高卑鵲烏何白黑日月何盈虧
生胡然而至死胡然而歸天胡然而喜鬼胡然而悲
事無微不究語無響不奇獨不及臧否一切細碎詞
玄旨窮三日清言暢四肢愛君深入理恐我倦傷脾
未作經年別先爲五日辭入宮尋西子涉水弔鳩夷
七十二螺髻三萬六玻璃山水旣奇敵相得永同依

有如重瞳郎配合皇英妃又如曹阿瞞生逢大耳兒
石公貌高古林屋洞傾欹玉逸消夏灣水齧千人磯
浪頭懸閭里屋底厓蛟螭山鬼參蘿出蛟人傍檻踰
卑者如龍躍立者如象犀幽者穿海底高者躡雲梯
綠橘黃柑樹青牛白馬祠土人進新果鄉女貢山鷄
勝事紛難記名山到始知三朝盡縹渺一雨負莫釐
歸來爲我言山水見鬚眉長公八九紀叔子二十詩
字字傳寔跡語語發光輝不獨作者難讀者亦應稀
譚罷理前問愁來申後期還將赤金子試我白綿綈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雖淺淡幸可托貧家
一枝兩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關清不關奢
仿佛楊枝水入碗酪奴茶以此顏君齋一倍添妍華

初度戲題

碌碌復碌碌浮生如轉轂帝宏匪地羅人窘彌天獄
墮地三十載強半足顰蹙筭喜無十星憂愁有千斛
十五歲以前師傳苦拘束朝愁日上春愁愁書難讀
十五歲以後龜手事場屋儒巾才去頭官網又纏足
千巧得一官萬巧得微祿誰知微五十妻子轉枵腹
顏色低上官肝腸枯案牘舉止動得過憎恚若相觸
月不十圓酒無三朝熱來者不可知去者不可贖
欲留色枯槁欲歸心彳亍一病覺昨非萬仞遂黃鵠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勿以徑寸榮易茲尋丈辱

答江進之別詩

橫將一尺素寫出消魂別淚深筆波紅情苦綃文裂
事君才兩載相期礪高節有過必直陳無憂不共切
密意吳蘭旃奇談飛金屑案牘與文史一一相商決
對客語如綿當機鋒似鍊喜怒性情真緩急肝腸熱
所以小修言江郎吳令傑官雖暫時離交豈中道輟
古井絕迴波深山無化雪

別江郎

江郎貌奇崛文字多古質十三讀父書十五夢先華
父母憐愛之保護常在膝何不從我遊扁舟訪二室
雪夜感懷同黃道元作

孤館寂無人童僕三兩輩白勢壓山來雲冷天憔悴
經寒字欲青爐死灰相對流火掣空飛錯落如星碎
可惜行樂場都被微官礙歌喉絡飛珠誰家佳姊妹
別黃道元信筆題扇上

千里負空囊蹇足投吳令客子既數奇主人復善病
薄俗異臨邛好事乏程鄭逆居垂半載無人知名姓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乞飯隨白足儲經飯大聖未免無魚歌能不馴龍性
貧者士之常達豈文章命舌在卽王侯文成足歌詠
去矣莫徘徊無官誰相敬

豔歌

鵲尾唾蘭煙灰冷烟不滅東風多少愁吹落謝豹血
郎寄鮎魚子妾寄西施舌花開不待人青春忍相別
仲春十八日宿上天竺

三步一號呼十步一禮拜萬人齊仰瞻菩薩今何在
欲尋真大士當入衆生界試觀海潮音不離浙江外

其二

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饒他紫金身只是泥與草
朝來自照面三十二種好終日忙波波忘却自家寶

山陰道

錢塘豔若花山陰芋如草六朝以上人不聞西湖好
平生王獻之酷愛山陰道彼此俱清奇輸他得名早

霧中望山

霧是醒山酒霧重山如醉登高氣不清萬象爭規避
日無光而毛天不昏而睡雲影疊飛沙風花灑空淚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七

賀家池

昔聞八百里今來八百畝爲問袁阿宏何如賀監不
黃冠吾願學其如多人口形體作僕奴禮法成枷鈕
幸爾畧知識效顰辭五斗強作舒眉詩學飲寬腸酒
所以不脫然爲身非我有恩愛毒其躬父母掣其肘
未免愧古人青山空矯首

禹穴

窈石立如人鼻穿腰半折不看碑頭字那知是禹穴
攔掘半摧殘古文盡磨滅山高仰瘦容松老添孫鬚

古屋閑狐妖香臺蹲豹跡

第一泄

踏人肩而行次第乃得過射眼風絲飛置足山毛破
賜身繞草移定喘盤泥坐五水勢高低十峰身頓挫
路荒雨氣腥樹老斑皮褻渡嶺美猿輕投崖愁虎俄
常思決性命歸來始相賀

志別種山閣作

楚國一段雲落地無根蒂偶齋置臘風吹作塵霾氣
道逢三鷄鷄却我入雲際携手上仙山長嘯起天寐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八

作用笑三家功德卑二帝揀身淨止塲演作天魔戲
東西南北人恩情若兄弟若不是前因焉得此奇異
再會是何時別後有何計知心如冰焰前程若神謎
君看露上枝無心也垂淚

湘湖

而我遊湘湖恰值湖水小湘湖舊有名敢道湖不好
辟彼如花人必須眉黛姣一旦決洪流山寧不枯老
白鯉腥腮鱗渙刀蔽深草水少已不堪何況酒更少

姚叔乂

昔我吏吳門冠帶填門閭白髮老山人間名面不識
一朝棄官去空山翻見跡何不嗟焚官而煨寒灰客
送王靜虛訪李卓師

天地愁結成聖賢愁眷屬舉眼皆鍼鋒何處可容足
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窮腹百慮堆作成萬想鍛成獄
突有大妄人手持無羽鏃欲解大地羅先肆瀰天毒
扇海作洪鑑燎山煮精玉何不觸其噴懸甍示所欲
餘杭雨

不恨今日雨却恨前日晴無端放隙光誘我餘杭行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九

餘行有何趣敗寺老和尚若使在西湖亦得閑眺望
出門無去處袖手東西顧桑下見蠶娘泥滓沾衣襖
只是去臨安已覺步步難何況徑山路千盤與萬盤

其二

一心閑處忙四體山行瘦荒吹破夢歡孤枕逼簷雷
山靈無好情梅天多異候主僧嗔客留僕子呼天漏
雲不十丈高泥凡尺餘厚縱有健馬驅揮鞭豈能驟

於潛道中偶成

出門二三月客行常踰質問我亦不知弁波爲何物

越鳥也嘲人解問爹歸弗爹豈不思歸山謠成痼疾
百里一名山一山須十日東南半壁地十分未了一
雲霞朝到肩隨鬼夜入室遇佛覓定方逢仙談飛術
形體節節勞心神般般逸名勝尚可窮遊子興難畢
歸真作居越人呼
子規爲爹歸弗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萬嶺色嬌榮千松韻蒼老溪錦新織成雲文初脫稿
古屋繫龍兒由崖聚仙媪淡冶天微醒昏沉霧尚飽
山靈如有情遊子暫舒惱梯石路漸高踰嶺天乍小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十

微茫一帶青遠遠出山杪白雲封其半恍若衣輕縞
山僧向我言此是諸山考四顧盡兒孫累累爭圍繞
一乳作鳳飛一支學龍矯萬絡與千支支支相縈攬
山形雖渾成石貌寔妍巧初視尚冥迷策騎漸分曉
何況陟其顛遵途亦已好

天目書所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半馬若率真形貌亦自好
獨有知見人不食本分草拾他糞掃堆秘作無價寶
面上曲折多腹內安穩少坐立皆成文閑話亦打稿

演出活法聰難瞞後問老

浩歌登天目峰頂

一笑廓天籠逸矣何空曠千山如藻萍點點白波上
世界無安置虛空有等量茫茫蟻虱人妍醜分何狀
丘翟語曰知舜吟禪爲讓禪中間是非幾裏狂波浪
十年學貢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曉起戲題

咄哉袁中郎胡不侵晨起百千大世界吹作癡海水
披衣起視之果然雲在底彌天布琉璃山神聖乃爾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十一

玉上人

山下逢老僧爲我設齋供生斷活埋關醒却高峯夢
空嫌毛孔多瘦覺數珠重回首鴨子飛歸來鼻頭痛
雲上人

一喝三日聾江西立宗派師曠多少時證得觀自在
不受喧寂塵跳出聲聞界笑殺觀世音圓通却成礙
撮謠戲東陳正甫

操履若雲青肝腸如日杲打臉坐黃堂要把好頭掃
披霜夜書僉戴星朝齋卯移文四五張禁約三兩道

拈心談民窮攢眉視金寶夏衣半疋葛冬穿一領襖
門子赤脚多皂隸白牌少世人眼如豆便道太爺好
誰知大夫心厭之如糞草本是青男兒扮作酸寒老
慈悲心愈毒鐵豪胆乍小閉門錄高士留客打愁抱
所事皆明暢無法不精曉只在一寸心愈參愈不了
人品高難拚佛法近難討處脂不能潤徒勞傷枯槁

贈潘景升

翫天作旅人着處爲春局新知與舊歡漆集如雲族
堂上羅楚羞堂下度吳曲東階中僕奴西階懸馬轂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十二

麵縷大如柱器鮮高於屋鞭車行酒盃猶恐飲不足
咳吐寸寸腸揮毫字字玉不過沈宋門摩作李王役
世人眼如盲相牽入牢獄豈以甕中雞而易雲外鶴
萬事無奈君難君只有貧轉貧客轉多貧豈奈君何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

關西小亭
縣儒學

壯哉尊經閣縹緲入烟霧千山列魯儒拱揖不知數
俗競形家言兩塔遙相顧纍土作尖峯上有祭天樹
海陽多賈人纖喬饒積聚握筭不十年豐於大盈車
富也而可求執鞭所忻慕金口親傳宣語在述而處

師與商孰賢賜與回孰富多少窮烏紗皆被子日誤

喜逢梅季豹

隴里少治容邯鄲無高步萬耳同一噴活佛不能度
摹擬成鈍賊士子遮用誤羶骨燈迴旋驢脊蒼蠅聚
徐渭饒梟才身卑道不遇近來湯顯祖凌厲有佳句
賓也曠蕩士快若水東注丘肥與潘髯俱置兄弟數
越中有一齡解脫詩入趣立意出新機自冷自陶鑄
舉世盡奴兒誰是開口處我擊塗毒鼓多君無恐怖
洗眼讀君詩披天抉雲霧不獨愛君詩愛君心相顧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十三

戒五老峯題石

嘗惟楊真珈作俑飛來峯名山如有靈請以一丸封
齊雲富奇壁題識偏空翠卷石亦不容嶽神有何罪
碑文多諛辭金壁增腐氣所幸五老峯筆尖尚未至
珍重後來人慎勿妄題字山神已證明後生毋輕易
好事倘不然頭骨隨鞭碎

齊雲巖

江濱有異石好事持作供珊瑚木難珠似者即矜重

齊雲天下巖深壁連紺洞山山瑪瑙紅高古復飛動

只是作盆景鮮妍已堪弄假饒置篋筐豈不克奇貢

幽崖鬼斧窮玄壑飛仙慟簾雨萬絲飛雲彩千年凍

石橋巖

天門卽前關石橋卽後戶兩門去幾何五五二十五
石老易生雲山髡不藏虎嶽神饒客情閑起千峯雨

贈章子

越俗上形家貴賤倚爲命郭璞多於毛譚者自神聖
近來陶石簣頗不遵先令獨喜令親章議論能持正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十四

楚人無遠謀相地多任性不識到頭龍休貪書世盛
願得星如金不願砂如印

嚴子陵灘限韻同陶石簣方子公賦

一州數百里山水半呼嚴先生高潔人取名胡不廉
宏也負奇氣氣高心廉纖空有如綿緩了無似戟髯
稽首先生祠自羞自棄嫌高跡如可履乞我上上籤

其二

不是劉文叔詎說嚴老子羊裘釣灘下一漁戶而已
無用合退藏非是退藏是誰知誤得名來者趨如市

末世競聲稱藏醜翻成美與其作假龍孰若真虫蟻

其三

不肯助爲理咄咄嚴子陵
舉與晉商問君能不能
衆狗逐羶羊疾者業先登
我才不如狗安用強奔騰
明月雖有照終不笑孤燈
不見東陽幾強出如凍蠅
積溺以自監效鳩勿效鵲

其四

因山以爲臺因水以爲灘
因草以爲絲因木以爲竿
因拙而辭世因傲而棄官
嚴翁誠日知劉叔亦難瞞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十五
寧有同計隔而不可羽翰

贈李雲峯

西湖多奇山其膚乃在水
杭人伴婦遊嗜肉不嗜髓
先生每追隨蘭足窮其底
何處識老髯日虎跑泉始

其二

追我於天目因而上白嶽
葛衫芒草鞋高坐享天樂
敗石齒鞋耳罡風剪衣角
一味戀真鴻何曾伴鳩鵲
孟生爲尊慈索詩信筆題四韻

少年讀孟書長大更聰明
他日逢滕子井田行不行

十年奉慈教督子若先生
將萱比軻母知君未嫌輕

湖上別同方子八賦

舞低楊柳樓
心月爲鎖

寧作西湖奴不作吳宮主
死亦當埋茲粉香漬丘土
一住二三月天食供窮窶
萬五千樹花百二十回舞
花爲結子忙人爲別花苦
辟彼一天雲特地吹作雨
彼此俱黑頭一夜添霜縷

其二

望望鄂公墳石龜與人齊
塚前方丈土澆酒渥成泥
雖知生者樂無益死者啼
如彼墳前馬張吻不能斯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十六

天地入晦劫志士合鸞棲
骨爲近湯火爲他羊與雞
孤山梅處士事業未曾低
西陵偶家女松栢夾廣蹊
紅粉是活計山花足品題
笑折蘇公柳策馬度花堤

其三

余家集子
山族云

一段青石覺蠟娜千垂楊
十許種名花紅紫白成行
借問此誰種云是監中郎
紗紋織作浪文玉砌爲堂
安得塚子山吹來置此傍
醉中發狂思醒後益周張
吾身自可移何必移吾鄉

其四

舊巾不束毛紗袷常見肘無口不醒花有時坐枯柳
天地一排場誰分旦與丑神仙既荒唐富貴復難偶
杭人有諺言言卑趣則有雷峯變作槽西湖化爲酒
藕花作美人一歌了一口三萬六千回一回三百斗

其五

天地如懸鵠聖賢若藏閻萬古愁茫茫誰是的路頭
官者爲利縛隱者爲名囚玄無點化術禪有知見憂
欲滅身旁影終迷水底樓十年而一葉枉自費雕鏤

其六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十七

年年負空篋滿貯不千金自知荷葉命蓄水終難任
抱贖苦不治抱甕苦不深安得清神藥止我狂華心
苦吟終爲病不苦不成吟飛思入九淵拈拾到更禽
聞說三天頂別有無憂林何日陟其顛洗耳聽仙琴

其七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橋十里風勝果一天月
錢祠無處一片好石碣孤山舊亭子涼蔭滿林樾
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髮南高看雲生北高見目沒
楚人無羽毛能得幾遊越

舟中寄江進之得珠簾字

一月探會稽二月了西湖五日登西日十日瞰天都
醉中途山神長笑捋其鬚渴飲仙人漿寒分玉女襦
奚囊雖小狹所貯盡奇珠世無售珠人欲閒復踟蹰
前者道新安有客貌類胡發篋玩三日略以寶其膚
具服非無人要與慧眼殊持此試江郎江郎售也無

其二

一病袁小安五載江猶淹宦味朝朝盡鄉思刻刻添
有愁到眉稜無工削瓜尖枕書調倦眼照影攝霜髯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十八

東齋草滿徑西堂灰一簾鼠子溺書篋侍兒匿牙籤
少婦乞書眉雙腕痛花僉管城頭轉禿空聞笑無鹽
俗吏貌態工末世禮法嚴饒他潘與陶風流豈得兼

過吳戲東江進之

少年作客時浸浸慕若長千旄絡長衢一呵已神往
前者爲吳令始復吳游客覺彼白衫寬恨我腰帶窄
今日過吳下客來官已了從頭細付量客比官較好
客是一尺雪官是一窟塵欲得客兼勢只年作主人

答徐伯潤

客徑草許長多君不忘故鄉重品字書斜封三尺素
問我客何方昨日西典渡問我友朋誰多半鷗與鷺
東西南北人飄落等飛絮一葉會衝風再問知何處

贈沈飛霞

江上逢老郎六月雙重布瞳人戰電光飛白寫輕霧
口不絕吟哦喃喃若有訴不知腸幾寬容得許佳句
黃金鑰匙人抵延不相遇文章如可典爲君作詩庫

聽朱生說水滸傳

少年工諧謔頗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

袁中郎全集

七

十九

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君酣舌戰

環翠樓曹平子吳平仲沈飛霞言別得送字

一別能幾何花蹊密成洞白石與朱欄舉首卽成夢

一種好心情都爲愁所送別意如水寒六月溪雲凍

聚首復何時思來當一慟

又

歸思如奔馬千夫不能控溪飛潮雨涼柳絲煙條重
來時皂蓋迎去惟白雲送銅章聊一戲已醒不重夢
莫以潛之龍而易衰兮鳳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穀字

山雪泮冰鱗江風起羅穀十年九羈旅萍海聚骨肉
白藕雪凍綠紅魚剖腩腹主人前置鼎語顛相屬
華髮不回根義規無返轍只此七尺五無兩三萬六
世儒苦禮樂爲我導君穀豈惜一微言爲君壽已熟
導君以達生達是君所足導君以憂生憂非我所欲
澤廣定生龍山高豈礙鵠

過高郵

白浪洗孤陴萬室魚蝦氣居民若水族來往波間戲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

曉風龍子闌夜雨蚌精至墨石作湖堤豎欄塘水勢

官家一丈石民間一斛淚治渠如治虜智士無中計

千里築黃金猶恐西風厲

過露筋祠

鍊索界黃沙石羊吹古道下有露筋祠荒嶠卧深草

夜月水花香西風杉葉老空房聚收兒蒿根食鄰媼

過彭城弔西楚霸王

一驪渡江東猛氣不可觸隻手挈河山英王盡奴僕
鴻門放亭長肝腸何煜煜猛虎快吞啖終不噬伏肉

劉項敵道基一先成覆亞夫真聖眼西楚亦王局

濟寧舟中

河口三十仍懸水如橫障一夜艤船風送我至南旺
離家日幾何條忽易弦望水郵無定程一開隔天上
百里飛黃沙乾風裂綿繡蚤與人爭席泥波克五臟
三十何所成勞勞密虛妄如彼上水船進出而失兩
德州舟中清明

俯仰一小籠焉知弦朔易空裏躍紅粧始覺清明至
累累烏角九濁香滿唐肆麥苗鬚馬鬣高低登青翠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一

柳嫩碧芽馨泉暖土膏膩空郊逢醉娘鞦斷紅衫墮
客中覓舊題開卷省前事夢裡別杭州一枕西湖淚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涼月浸梨花空庭雪數武皓質而豐肌有似京城女
物忌太鮮明能保不風雨一夕百眚望眼中生芒鏤
蓊酒瀉空甕移榻坐階午瓶甕卧樹根兒童僵柱礎
天歌月漸沉微微動街鼓袖裏索講章徘徊出亭戶

時伯修爲
文華日講

暮春同黃無淨曹季和黃昭質家伯修遊高梁

橋

東風織溪面細緯登春羅長波將人影直直入宮河
一萬樹垂楊無枝不繫珂閭貴馬嘶風挾彈捷前過
精藍如兜率朱碧鮮且多微沙障西山羅敷中青娥
隨陰卽張席禮法捐煩苛高車載美酒傾瀉若洪波
歸路及嚴更門尉稍譙呵憲令禁肩藍醉卒控疲騾
三月二十八日曹季和邀遊嶽祠置酒靈慧寺

中

一縫納傾城江河倒瓶甕人肩承馬蹄百里接飛鞚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二

神杭金粉鮮璜璧嵌飛棟天家出名香栴檀作薪用
掖廷千許人緋羅刺文鳳常年三月終宮監恣獻貢
庭中百惟陳歌呼殊萬衆趨走稠人場昏荒如晝夢
禪寺稍空曠置酒羅鮮供塵埃不到唇高議窺鴻洞
席中陳雅戲鉤發每奇中西日沉朱魄歸鞦尚不動
醉餘踏高閣俯視聽雷開萬古同一禪安問知與懷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涼夜水浸夢枕上吹寒雨屢變而失真江行聞篙勝
倏然聽松風天目半山許舉首見仙人雲中捉松鼠

醒時月挂簾窮階流一縷石竇澈寒涼空水互吞吐
日日居朝市合眼見塵土始悟山中人夢境亦清楚
出城觀奈子花遇大風至韋公寺而還同遊爲

顧升伯李西卿家伯修

終日惜奈花一身苦牽羈半月始得行車老耽姜姬
飛鞭出重城修途會封姨撲面吹砂礫熟馬昏路岐
白日恣狂靈爾空塞琉璃舉頭觸橫柳烏紗冒高枝
一步一摧折歌馬憇仁祠山僧出慰勞白水泛槍旗
諸餘小比丘目腴心刺譏未聞看花人罩眼對春姿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一

馬疲人亦困酌酒耶寬脾不獨負花約兼亦怖天威
自我入京來無日不沙飛四月雙重綿立夏無春時
司尹省惟日愚賤安敢知長歌擊流水驚起雙鸚鵡

古樹

樹老亦如人骨勁皮皺裂百卉爭繁華一枝冷灼鐵
強陽發空心紅芽吐枯節有若老翁醉頽頽照頭雪
姿態雖寡妍根株免摧折百遍閱春風冰凌傲石碣
不似天桃花容易與春別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苑馬寺簿

三年憂國計髮髮飄霜霰世事閱飛波場偶觀特雙
遼陽雖左謫前箸可借便昔時風聞者眼可得而見
倭奴逼朝鮮虛費百億萬竭盡中國膏不聞蹶隻箭
東虜近乘勝虛聲震京甸我兵折大將腹背兩受戰
辟如相撲人舉手先救面棄遠固不可失近豈爲善
公宿負奇策下馬可措辦志士立功名不在麒麟殿
卑官如冶場英雄聽鍛鍊奇謀若可展簿尉何足厭
刷意不得行三公猶爲賤

夏初黃無爭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修泛舟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四

三忠祠

京師百戲都所少唯舟筏御水落漕渠淙淙流一髮
凡目未經見雖少亦奇絕何況集棠舟遊遨似吳越
菱蒲得水長鳬鴛避沙熱朱碧好亭子稀疎出林樾
雙航無定質隨波作周拆過樹卽停帆因風或回轍
開水高十仞百斛量珠屑駿馬下危坡疾雷震空嶺
西門亦有水寬丈深寸尺計較今昔遊居然分勝劣
長跪謝主人舉酒旌勞伐朝日照來騎歸途見微月

貞壽詩爲馮太史母

寶簪暗塵灰隻鳳帝繞額舉眼望愁空蒼蒼不如石
篋裝能幾何典髮買書籍孤燈瘦形影寒幃風雨夕
世年立孤成名字照丹冊宮錦到地紅霜心與頭白
古詩爲楊中翰母中翰生十日而亡其母

十日無知識那知有慈母稍長聽人言一言一酸楚
辟如少唐兒原不知鄉土從人問問盡悲咽淚如雨
哀怨本由衷焉知涕無從一封黃紙詔十里白楊風

別方子公

霜天客病難何況千里去空囊唯敗雞餓程如何度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五

客店指煤烟窮鳥啄冰樹丁丁羸馬鈴終夜相伴住
懷刺二十載畢竟無一遇瀉淚憶黃金相仇復何故
聰明百倍人百算百成悞日日扶搖風不肯吹飛絮
天高畫戟門誰是思深處

大人壽日戲作

堂前冬青樹霜至葉婆娑鷄鳴起衣冠兒郎盛綺羅
八十兩大家鬢髮如鴛篋微笑動頰頰鳩扶手摩挲
平明啟扉闥戚黨相經過白馬繫垂楊雲冠高嵯峨
或呈履與襦或盛練與綢紛紛貧族子趨走供爲

門下諸術人諛口若懸河命宮直田宅晚子更高科
東隣老書塾儒衫衣敗荷方丈詩一篇高聲自吟哦
社中諸法友勉力事禪那光陰如電掣溫言相切磋
二壻白湖來青衫夾兩騾入門疾奔趨不顧坎與坡
庖丁膾魚肉蠻奴治酒醪甕開一徑香夾口溜江波
金絲縷俳優豔綺列青娥開塲演蟠桃牙板隨高歌
袖錢出龔李濃酒唾曹何蘭膏盡一斛上馬五更多
京華宦遊子創多思舊窠夢中聽笑聲一寤出雲蘿
冬夜集顧升伯齋中劇譚偶成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六

瓶火滅焦聲紅烟吐紅膩哭酒貯楊妃幽香瀉荷菱
格外發狂譚一呼醒群睡涼颼入檀林敗葉皆香氣
人間塵土事了不關腸胃百年深障習一分畱文字
抽空出妙絲劈天展高超碌碌彼人奴餘羶蔽天地
鉛刀笑魚腸蒙毛遮翡翠鑄金哭坡仙百世想標幟
戊戌除夕

余夕何所除匝地除寒氣除却好年光不曾除世味
石小聚香多爐焦聽酒沸供佛洗頻婆挿瓶鮮老卉
脫篋理新裝藤紙萬餘字蠟火照鉛丹如欲見腸胃

時事不堪書下筆每驚悵道書忝識禪理供嘲戲

已亥元日晨起

鷄鳴拜聖人同官六七輩絳衫如葛締爐香起青藜

古柏老於儒拱揖向庭內花氣熏一城沙轂市茫昧

官卑心亦暇騎馬看年對

燈市和三弟

鄭僊贊二音皆
可讀漢書音贊

摩肩盡冠簪呵呼接雷部空天蔽幃裳高衢泥馬汗

古肆列商周異物窮番漢瞠目不能名橫陳失真贗

僻書與蠹蹟種種覓心觀突然發一編如窮歸里闕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七

輕紗障朱樓烟裏露微紫笑韻目空飛幽香度簾幕

不覺履綦疲唯愁眼光慢衆中慮相失一步幾回喚

二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寒色浸精藍光明見題額踏月過九衢無此一方白

山僧盡掩扉避月如避客空階寫虬枝格老健如石

霜吹透體寒酒不煖胃膈一身加數迴天街斷行跡

雖有傳柝人見慣少憐惜惜哉清冷光長夜照沙磧

偶成

入秋寒已來將夏春未至煖氣與寒官相值如相避

麥田無寸青山容添老賴古梅不敢開何況桃李媚

京師重拜客酬答有成例強起出西街天風吼濤勢

飛沙澁齒牙霧眼揮酸淚未必諸高官不省塵靈氣

看月

良月下空窻秋水浸細簾寒氣迫衣來垂帷禦風入

驪風月亦驅轉若塵舊識端坐不可忍強起下簷立

苦酒呼一盃聊以寬風力不惜待陽和三春光景未

永夜伴清輝寒士寒亦得

遊滿井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八

出東門子城古道三五折破石驢荒丘云是故元碣

燒柳發柔條卧襟吐紅節石麟注涓水寒鐵鶴空潔

燕女競遊驪羅襪帶春雪梅花堆鬢髻波影動文縷

青山酣遠客新鳥困啼舌紅塵視此地如穢與達迭

汲泉烹一盃肺腑沁香冽不惜看頻頻可消奔競熱

裕陵陪祀示潘尚寶王太學弟小修

長陵一聲鐘百官鞭華厲雷鳴集簪裳空山醒龍蛻

明月度欹轡門影落虛砌炬光爍松枝千鳥展平翅

紅綬老中小閒語先朝事屈指鼎湖年仙人幾回淚

崇國寺葡萄園集黃平倩鍾君威謝在杭方子

公伯修小修劇飲

入門似出門莎畦布平遠十畝蕃草龍垂天夢豈翳
古根老巉石涼蔭厚深巖茫茫三夏雲有舒而無卷
分棟理孫枝鑿泉通小畝樹上酒提偏波面流盃滿
榴花當觥籌但訴花來緩一呼百螺空江河決平行
流水成糟醕鬢髭沾苔蘚侍立盡醺顛不辨盃與觥
翹首望禪中天地困沈沈未覺七賢達異乎三子撰
端陽日集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七

二十九

榴花變清渠漱漱紅波沸十里菖蒲風一幄芰荷氣
行年三十餘辟若午將未樂事竟虛無勞勞長世味
試把硃砂觴一洗滯腸胃野性發雲嵐榮若新開唐
世事本閒閒無端生怖畏無論失筭非得筭亦無謂
不有出世人焉知酒杯貴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八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仁和 邵國鏡 閱

五言古詩 附六言古詩

和鍾君威花字

官貧僻台游僧貧僻種花兩貧戲問取身困意何奢
數畝葡萄棚下馬如到家良朋遙指引佳會屢停車
竹石能幾何使我心忽返自來慙飲者嚙酒亦如茶
甕瓶高累累腹罄卧平沙歡呼達夜半一里無栖鴉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滕文沾白哈禪榻倒烏紗衫襦沾酒盡或恐到袈裟

和黃平倩落字

諸君且停誼聽我酒正約禪客匏子危文士銀不落
酒人但盆飲無得濫杯杓痛飲勿移席極歡勿嘲謔
當杯勿議酒屈罰無過却種種皆歡候違者三大爵

和伯修家字

京師盛重玉所在競繁華空庭唯竹石勝之以清嘉
藤陰代帷幄禪板代笙箏荷筒當酒盞藥草當名花
枯柏四五株勝彼百髻丫風篁數枝響陋彼百叢哇

彼歌此嘯嘯質朴類田家區區未免俗白酒漬紅砂

和方子公童字

方生老爲客往往狎青童下馬樨平頭興發如颼風
瘦骨載野心一飲百餘鍾微波照顛影線偶繫虛空
十闌七負觥脫冠語聲紫從君文字飲辜負石榴紅
知小修掃字

禪客惡花繁小植香草遜階多子篁棲樹無凡鳥
時日播空庭波紋如可掃鸚鵡與鳬鷺自鄰自社保
客來非習靜偶然合大道一味出林風銷盡諸塵抱
吳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止酒但止甘與朋先聚老

吳人求別詩

聞名不識而勝于識面者未晤先惜別形骸翻是假
京師沙磧場風光少秀冶樂事盡輪吳薊酒獨難捨
空囊何所戀身輕等飛瓦夜雨潞河風秋郊吳苑馬

節壽篇 爲蕭山沈令廣
吳母夫人作

二十年範諸一碩一鳴咽淚濕瑣窻花紅紫也成雪
窮巷苦書聲孤缸語寒鐵敝帙三五箱字字殷痕血
垂老課兒官霜花公白髮湘湖千頃蓴不敢餉兒姪

母貞孟子廉源清有流潔辟如干霄筠稚荷亦高節
華錦落天花萬古永潭熱鄉邦傳盛事似作昔賢說
試檢繡娥編女史難爲烈

又一首

立派大難何況婦也隻裴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
摩意問孤影幾曾見天碧夜雨絲絡聲窮巷丘軻籍
尺楚起雖皇長風老勁翮五載蕭山令空齋類禪客
近雪無錦流何況霜自白

七月二十一日有憶偶題

吳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三

霧月曉花啼柳冷鶯夢怯石枕刻相思穠香散幽帖
清思如靜水紅從笑頰起背燈換潯衣情即收璫珥
別淚浸蘭被恩愛等蟬翅銀筋撥香灰寫作天長字
塔燈繞層樓紅闌對大道昔時合歡場今見高塚草
楓根間鬼語鄉音帶淮楚淞淞女鬼神吹作何山雨
伯修齊中同汪參知諸兄共譚

石瘦盆池清竹冷秋窻禱只數本蓼花亦復添幽豔
賢朋三五人肝膽皆如面寶月含琉璃無心不可見
摩礪若許年宦網增塵胃學道不出纏如以經加苦

辟諸生礦金渣汁少陶鍊毛孔薰旃檀龐公以爲鑑

贈王以明納貲歸小竹林

讀書三十年何曾效一字九萬里衝風不能起蟬翅
人問龍子藏天上司文雕質書典青山勉就冬官例
鳳老泣枯梧強作迴翔計低枝無偉巢耶減衝雲氣
擲巾簪笋皮脫衫買荷菱萬竹中棲身崖風吹遠嘆
銷心白傅詩遣老龐公偈鐵錐題令畫畫破千竿翠

十景園小集

一門復一門牆屏多子地侯家事整嚴樹亦分行次

寒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四

盆芳種種清金蛾及茉莉蒼藤蔽檐楣楚楚千雲勢
竹子千餘竿叢稍減青翠寒士依朱門素然無偉氣
鶴翎片片黃丹旗榜銀字綈錦褰文石翻作音山崇
梵酒向東籬頽然索清醉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涼月白霜階光膩平于砥古木坐寒禽寫影空窻裏
牙刀劈沉心雲母熏紅紙茶爐藏古雲一葉寒吹起
角燈抽紫焰凍花老瓶水滑波映琉璃一片冷光死
灰心伴夜彈寒鴉吹行履

宿千像寺東鍾刺史

詩曲歌嘯出李羣玉
敏秀髮透出米元章

詩曲歌嘯路綴秀透瘦石飛巖繡鐵花螺子點雲額
平生米南宮耽幽窮鬼跡石根搜古雲踏遍秋空碧
俗眼見新簪長笑落巾幘貪看不知晚懸石布齒蕭
回首神仙吏青嶂達門闔侍史朝焚香秋雲幾回白
稜稜怪石俱聊以施遊客

入盤山

分明真山子的有畫意風霜勾粉丹雲霞綴錦地
一皺一百仞雕鏤入空際瘦骨間青脂蒼勁有餘媚

寒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五

天紳林頂垂仙藥披襦被虬松百萬株粘石無根蒂
峰峰有活石石石挾仙氣一石量一山一山一點翠
散作諸巒巖分身可千計

盤山頂

摩天抽碧簪俯不見烏背西日照塔輪影落重邊外
戛髻瘦仙人玉冠蒼水佩貌古骨奇青見者肅而拜
浮空日踰雲足底星光怪或聚或披絲或舞或澎湃
千里聽風鈴飛花落羶塞一萍一青山一點一人界
遊天門開

發足自磐石灣還可四里一步一驚寬路荒不容趾
粘壁行刀脊下視深無底狂鏤構虛空癡石綴癡眉
其沙生以墳其骨汗而泚其草沾以絲其樹槽而圯
忽然磽礧巖忽然崩騰水忽而沒九天忽而九淵起
健夫引長繩半日一移趾四股互相用臂行足以視
或如鴨折身或如丁旋尾或如穀出穀或如蟹引跪
又如研古繪虫蠹蝕絲理又如讀殷盤聲軋有與詭
當其快心意虛空躍繩妓少焉筋力疲蚊虻撼犀兕
鬚髮生煙嵐肌膚碎荆杞百苦到天門相對惟口哆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六

贈大宗長老

髭髮苗霜根精神出骨上能令見者心自發幽巖想

西山萬螺青得意卽孤往履嶮若平陂寬衣不持杖
道逢破衲人長跪必合掌除却身口外一鉢無餘鏹
經行達曙鷄念珠長五丈淨月含寶瓶徹底皆澄朗
初入紅螺嶺

鑿天出古空意匠窮刻露遺取長吉寬幻作鬼工賦
霜巖透斑鏤石骨疎清怒歷劫至于今彫鏤不曾住
無石不巧心轉矚殊態度一種老健中自發嫵媚趣
陰嗽夾琉璃飛仄窘仙步一死直青山梯足千懸樹
真定大悲閣同王六字年兄及小修弟登覽有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七

述

一盤三十級低窻平鳥翅空裏約數盤始盡金色臂
碑文深鮮痕歷歷隋唐字樹老北朝根霜綉生古翠
飛題接綺疏斑駁有奇緻闢古不闢鮮真丹無兩寺
憑虛弔古人觸眼傷新事擁厖一談空稍獨憂時淚
憶初直省時把手青卿地光華若春條白面青絲髻
塵土十年餘鬢毛添老額面皮堆浪文陰憂如有蒂
少年可喜譚入口皆無味相逢低兩眉但訴歸林計
蓮花求主人長誓作兄弟沐猴曾衣冠了却關前戲

遊石洲

江神發幻思十里金沙變白波
蕩琳球雲縹復霞
頭頭螺甲青點點妖唇齒殷殷
瑪瑙雲絲絲交背面
風沙誰刻畫霜雪幾陶煉
暴精萬餘年今如歎光絢
鄉人願莫知騷客遠難見
付之蠻賈兒鑿火激流電
辟如瘴國人埋沒在鄉縣
靈璧與將樂下質得高薦
荔枝入登科百果爭嬌豔
開卷讀雲林續作石潭傳
和官谷館字

雲以竹爲郵雪以梅爲館
君看竹多處無陰雲亦滿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八

將雪近柳條柳意自疎緩
一種漠漠思盡屬寒花管
儼與君亦然氣味同老懶
冷澹足生活不向晴處暖
雨久初晴

梅花吐冷鬼竹子舒煙尾
稀影落寒簷微微苔甲起
向虛置楷床卧聽鳩婦喜
發爐燭古灰一片沉心死
乍聞隣塾言兒童攤潤紙
乳鳥背窻啼花間掠紅紫

題伯學齋居

竹子居數稍且有千雲勢
齋居足丈餘迂迴有餘地
閒花不用多一株兩株膩
閉戶炙沈心石眼通雲氣

卷中秋水波書裏春山意
瑤影生浪紋衣光沈冷翠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山

窮天刻冷翠濃雨洗幽青
濕雲坼西嶺坐見武昌晴
遠公昔菴此蓮花漏初成
巖竇列宗雷石梵徹天清
想像醉五柳顚頽望釜鑄
曠心聞法語啼見畏錦綳
達哉遠師鑑禮法憐裸程
客兒雖百醒不以易一醒
千二百歲後白藕無根榮
蓮宗啓末社唐子慚道盲
掬流浣塵貌寒潭吹古腥
山僧如石瘦蓮堂空幾楹
天池寺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九

山以雲爲邨雲窮山身見
石貌呈巧心瘦妍競奇變
暄涼隔下天葛絺易柔練
一石一往呼前石翻爲殿
萬仞瞰崎雲條縷條飛片
樵松生枯巖一往謝塵肩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以手摩蒼霞終古搏秋碧
掬取九江流澆空洗雲鬼
茫茫竹林人斑花生古額
坐斷滄海煙日月如窮客
引領見長眉及至化苔石
一往號菁林髭鬚如雲白

途中懷大兄詩

十竹九入夢明明知已逝
識得中陰來未審寄何位

前者四月初恍忽上忉利光容若平昔天服聚遊戲
伸紙與我讀奇文千餘字夢中了了知醒後都不記
曾聞釋子言天樂稍濃膩若非道種深未免天色醉
記兄初生時大姑兆奇瑞麗人躍空飛姑也承以秋
苦旅思樂宅返促亦何異但恐冶心多減却道人氣
少日念歡塲鳴泉奔渴驥一卧三年齒肌消如寒蠟
從茲稍諱仙習靜學觀鼻朝坐一絲香暮禪半幅被
閤門杜色聲精神轉強銳蒙莊不去手卓有出塵志
幾年客金馬漸識宗門事乞差既里還刻苦相摩礪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一

耳毒復昏披研惟空有諦有如群嬰兒探手量鵬翅
突聞物格言石火掣飛燧惑魔雖暫纖狂使方爲厲
挈疑過龍湖息求而得刺一自直東華先鷄每戒睡
日夜抱一編形神俱焦瘁眼澀如有沙舌乾無厚味
國本既艱危臣也難爲退余時官閑局弟也負書至
每當聚首時言必窮幽遠毒語攻沉疴當機無迴避
俱悟昔時非馳馬歇狂纏淨侶借數人結期向北寺
下直卽停車六時聲如沸合掌化如來白毫與青髻
東林十八賢高舉標奇致披此塵勞衣博人如鳥鼠

便欲晚簪紱持彼青山誓或假或休沐次第作歸計
余也先群飛入山選幽翠結非四五間日日所歸幘
夢竟總不及逝也一交臂嚴親頭觸石聚哭空里肆
海內學道人千里緘酸淚弟也冒雪行十日走梟騎
不忍見京華何況舊邸第寡婦一屋聲天地爲陰墮
立後以祈年殷哀方小替傳聞四月終白旄出淮泗
余也借諸袖奔帆如雲駛念公聞我來追至潯陽際
十日抵瓜儀南北舟相次肝腸慟一割石火迭相謂
富貴竟何成顛毛不如薙十載無生學劈蓮微見憶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一

痛呼隔開塵天高日西墜前者潘去華夢中忽見示
生平四良友君家得其二賴茲切摩力今亦生善地
信我同心人冥墨亦相締祠之柳浪館兄與白蘇四
天上雖酷樂勉來一堅義破礪出精金刻却知見祟
携手入蓮邦沙劫爲兄弟

漢陽蕭仲子參知山亭清話

平平數點山因水發妖情鱗鱗萬室瓦以山增奇豔
簷際織波紋烈裏落霞片風櫺對岸出人影隔江見
是日雲態繁薄陰與晴戰漏光縵水花淨眼生微煦

三山五湖舫只此大江面幾人屬霜亦割盡閑塵習
無髮可留青何繩堪繫電爲問橋皮仙江渚幾迴變

舟中偶成

何云賤勝貴賤死悲易止何云頑勝智頑者多壽死
賄女與研天相去不盈咫欲得截憂愁先須斷歡喜
行年三十餘稍稍窺茲理視官如舍郵等子干衣履
舍郵非不任斷不悲移徙衣履非不著無心計華侈
深谷旣怪緣開塗且停趾出世我不能免作勞薪爾

二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二

治婦豈不見兒之如青繡絲肉豈不聽聽之如鳴湍
聽水無蕩思愛山無熱顏辟如懷抱兒挈手弄金瓦
山鷄眩其影竟死白波間

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

燒却門符紙匝地競如燈青眉稚齒兒堂上誦夫子
余也亦皇皇趨時治山水瓢笠共山僧緇衣附行李
是壑卽吾居是雲卽吾市逸思觸東風吐若爭春藥
冒霜遵修塗十里黃埃起

二

西眉東衡國天公賜我履道遠不能從玉泉且經始
幾年說堆藍未語頻先起夢中見青溪石泉帶雪洗
叠身智者洞扣我先鄉里鄉人說鄉事真切彌可喜

問我氏伊何作講堂者是

隋天台講堂
乃袁子雄作

白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矣仍

次其韻

少年沐新髮鬱若青莎地一朝盆水中霜縷忽三四
辟如百里塗行行半將至視老猶壯容比少已憔悴
是身如肉郵皮毛聊客寄微官復寄身寄與寄爲二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三

浮雲喻太空種種非作意鱗鱗及髮散時等一氣
爲衆供朱顏及時勿回避青山好景光花木饒情致
我有戰老策勝之以無累胸中貯活春不糟自然醉
虛舟蕩遠波從天作升墜

天柱峰謁帝

除却善法堂人間無此麗麗題鑄黃金玉版花紋地
義和曳長輪銳碧返籠轡霞裏召仙官飛斷青溪翅
茫茫諸夏人綃綺被山翠號呼夾坐鏞醒却天娥壓
蟠珠薪水沉千里薰燎氣長揖老真人曉暢天家事

逸典絕云亭功高七十二鞭山駕龍羅一笑秦皇帝

南巖望絕頂及五龍諸宮有述

珠題鐵絕壁人巧依天匠峭線疊顏嵐青天性磨盪
濛濛太始雲曠劫相醞釀一自闢玄宮斧作仙家障
蒼巖夾欹竇高天入盆盎終古客清虛諸仙幾回喪
真人將上升先此規圖樣十二樓五城禁天如某嶂
宮成付黃冠仙郵侈供帳道裝俗鬚眉只此輪天上

遊玉虛巖

一壁繡煙霜石老嗽露蛻骨留空巖青山也仙去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四

或纖削而清或高古而怒瘦過必成妍喜極多由恂
咽者爲奔泉古者爲杉樹種種出天成幽奇互遭遇
翹首告仙真此地好流寓未必三神山有此奇絕處
月下

明月照我身宿鶯熟吾貌床几落柯文臨風忽一笑
淨月貯空潭如以照銜照迤互發光明幽陰洗晴耀

面石張枯桐自發淒寒凋疾風傳遠林萬類振清寂

雜章

柳塘三十畝芙蓉翳其半寒毛與垢癢蝕却青娥面

童子厲鎌刃飛光激流電疾風卷殘枯條忽青天見

照我池上人露髻白團扇芰荷一族風碧水千丈練

甕能入東溪招蟹過西堰鱗介拔族行知有蛟龍遜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一綫露雲棲微光漾青樹空翳與庭昏縹緲風吹去
虛欄當水心是月流連處頻夜厭清光衣衫浣花露
世間濃冶物到眼卽成故無地不追隨只似如今遇
空階欲瘦石寒影清而怒試問月中妃鵲皮凡幾度
拋却射鳥兒億載牧寒兔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五

穀日小集五弟春草堂得穀字限韻

七尺捐酒杯一笑三萬六紅袖間緇衫烟水疊絲肉
花光薰冷雲溪紋緯春穀寧爲去水鷗不作在樊鴿
簾波捲青天高空墮寒玉鐵板鵬鷄絃長歌倚修目
柳浪千本柳腰肢舞不足誕傲貽衆譏達者以爲穀

舟中望黃山

識面三十年登臨纔半次濡雨出層嵐未曾留一字
青山笑至八何事近相易墨瀟汗巉岈敵盡他家事
主人忽沈想爲君構幽麗兀然三四峰反覆無可記

屏陵一萬家家正生翠倍遠倍高寒淡冶如秋睡
昔我登郡樓微苦見蔥髻越三峽而南千里盡平地
見培塿則喜何况發姿媚見色不見山此是山三昧

九日登高河汭山

高閣俯蒼崖下有花源路料得避秦人入山從此去
潭水洗山膚膚盡紅霞露老蛟挾瘦石千古盤渦怒
溪上盡漁郎誰識花流處事往白雲新人去青山故
拄却茱萸囊長嘯倚丹樹

穿石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六

溪上望穿石欲懸如甕子石底望溪山山如鏡裏
平平翠疊中一峰天矯起淡與奇相值幽詭忽無比
鬼斧鑿天真刻意出新詭一處幻玲瓏千崖燦花藥
虛空不受雲飛仙無停趾唯有地籟風終古來遶止
時時隨落花飄渡秦人水

水心崖

障龍負巨山一往水潭睡春沫與秋瀾洗盡青山貌
石膚鑑水光迤互發清麗轉盼分瘦妍生動各有意
我欲舉鐵網拔出珊瑚翠付與種桃人置之花深地

他時携枰來石上聊一戲

桃花源和靖節韻

一笑叩烟嵐白雲今幾世桃花不肯流溪水無情逝
覆開渾沌石樸散義黃廢青山一舍郵仙家偶來憇
白頭老黃冠蘭手事耕藝呵呼隨里胥鞭笞了官稅
岫老鷓鴣斑斑淺琉璃吠日俱冠裳騶寧曉菱荷掣
緬想紫芝人驟雲幾相詰洞府簾堂深雲霞空凜厲
天人一昏旦人間百餘歲宇宙何不有謾勞作聰慧
迂儒飽世俗腸非境界紛紛辨偽真等爲方內蔽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七

集小修簪簪谷偶成

東家貸矮屏西家貸華燭髻鬟錯巾冠歡場稍襪縛
虛窻漸瀝風四圍遮被涼月陰叢枝十畝莎庭綠
主人季次貧衣馬欣馳逐三秋客渚宮百金倚吳肉
歸來雙羞囊風枝掃空屋微伎列樽罍情侈歡不足
幸有萬竿簞寒稍瀉春淥蕩盡管絃心豁開烟嵐目
何處覓清歌微風戛修玉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嘗聞工書人見書長一倍每讀少陵詩輒欲洗肝肺
體格備六經古雅凌三代武庫森戈戟廟堂老冠佩
變幻風雲新妖韶兒女黛古鬼哭幽塚羈遊感絕塞
古人道不及公也補其廢化工有遺巧代之以覆載
僅僅蘇和仲異世可相配剪葉及綴花諸餘多瑣碎
紛紛學杜兒何響任鳴吠入山不見瑤何用拾瓊塊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任運閱年光不識支干易但聞臘梅香知弟生辰至

十八番花一間一回麗讀盡古人書識遍天下事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八

家世安國學鐵硯工文字無射不穿楊一往看聯轡

屈指九月花黃時甫再歲千里宿春糧養就天池翅

人日自笑

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高萊

是貴着荷芰是賤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講非教誨

是釋長髮鬚是仙擁眉黛條而枯寂林條而喧囂聞

逢花卽命歌遇酒輒呼簞一身等輕雲飄然付大塊

試問空飛禽澄潭影何在曠哉龍屈伸頽焉方外內

下惠本介和夷逸乃清廢

新晴

鷄鳴聽遠鍾淒清入寒嶠曉枕氣微煦紛紛層鳥笑
花香乍襲人窻湧一痕照溫風法露光塵歛青天耀
逸思如繫鷹繫解心浩浩出門見平湖流水清面貌
村酤白醪杯沿堤呼所好

初春恭熱過靜者岩限韻

花氣鬱春蒸下馬脫吳綾坐看細格下時有撲紗蠅

簷口與米筆非時聯作朋維篁苗鴈齒治葉被蒼藤

閒蝶趁風廊香鬚沾其膚似彼青蛾子夢亦戀花纒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十九

盆池供瘦石斜幌隱龕燈迴風逆香縷裊裊青烟騰

研丹窠今文時軌裂軻曾雲山刻騷士穠香惱定僧

卷中閭經示諸閑士

乘急參婦女戒急却聞釵香象截河流一非剗衆皆

悶觀百喻經奇勝千齊諧八十翁憐兒莊語間詼俳

我願作書魚死卽藏經埋勝彼火坑子以身殉粉娃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寶方官谷限韻

晉交削濃茜氣交和水鹽竟交破幽石空天徹捲簾

十日九緘題秋水扇方奮銳毛刻雲山巧鏤百戈鏃

東風鼓蠅發我小言詹勉自角妍姪青娥突老聾
櫻桃本凡品况乃經燎醺高枝陰寸毛貞名濫宮閣
鑄銅哭瘦鳥一往何李殲掃頭飽優孟豈見口可箝
女態非瘦肥茶韻出香甜瀉我傾腸波蜨蛸如可拈
應龍乘高雲細鬚舞盆驗

別王以明用前韻

一室閑冷雲花月損無鹽兀坐生泉石楊風吹水簾
花斑繡青銅夜夜吼紅奩微言破塵縷厲彼昆刀鋸
野夢牽墟落松寮麗省詹空潭侶水影垂竿揖枯髯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二十
往往抽栗尾拾鮮棄其醜當其雋發時叱盲排馬關
秀句傳活水死語遭夷殲騷家心悅惘玄子口吃筵
異物爭今直時味飽軟甜窮怪鑄九鼎等以一毛拈
尺水昂巨鱗吐沫聊自驗

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柰物力不敷何社中遂
以爲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

研紅裁粉竿作意綴春物長短稱身難貧兒貸朱緩
百畝野虛空買破秋烟鬱莫似雜花林卜菴典古佛

官谷時以柳浪湖易余古
佛今蓮菴之名曰雜花林

二

鑿地出方空日費十蠻力東谿招鷺鷥西谿捕錦鵲
束腹釋青畦圖租雲毋食墻屏列胸中日夜幾雕刻

三

螺子洗春雲空塘紫瘦鴉柳烟不蔽條遮得鴉雛不
裁剪細波紋蒼根剛古玉附僧覓紫綿筠籠客西蜀

四

石鑰屈春風籬棘森戈戛開雲不隸館任意還門窗
天花爛僧被過眼霞紋敷溫衣裹小蠻菲茨亭淳母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二十一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妖靚樂芒神荆俗乃不典縮頭亂牖中通身如藏菡
面窻裏瓶梅幽香度前編野心似綠穉一夜遍春咲
勁風破長雲飛片落如剪霜管刻春容鐵心寄婉孌
信手抹溪藤霞舒而雲卷坐俟山翠濃青天策疲寒
花草與翎虫作意爲教演夢裏題玉泉枕上百迴騷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詩悲
之

寒花如古玉未出屢遭刑幽窻訴冷石怨入楚騷經

置驛報花安未曉心先聽夢到訊不到洗炙瘦園丁
雪心膠臘帶亂結如頑礪安得鶴膝枝一洗龍腦腥
掃室待天女潔水貯空瓶枕上見羅浮諸仙門反扇
菊格與蘭韻於汝獫狁鴿紛紛縛桃李奚啻渭與涇
採桑度

姊妹行四五朝朝行採桑青絲絡籠底光艷映道傍
去年採桑遲今年採桑早只愁蠶不熟誤我嫁時襖
採桑復採芝照水濕羅衣歡自不吞華牽儂百丈絲
過二西師舊齋

袁中郎全集 卷一十八

二十二

士老不曾官女老不曾媒無媒無真性不官見隱才
守道七十載寂寞類寒灰逢山遍琢句得黍卽啣杯
筆絕知麟獲人亡爲國哀科斗餘文字殘書化草萊
馬鬣封三尺文翁安在哉空齋遺杖履長歎續歸來
從軍行

百金裝寶刀千金買駿馬投鞭瀚海陲繫馬陰山下
駱駝吼如雲黃羊陣滿野膠勁弩牙酸霜重角聲啞
虜女貌如花提刀向空要白乳滴葡萄千鍾一時寫
道傍柳

濃葉藏曉鴉青條挽遊騎一株大道傍閱盡行人淚
風攪玉蛾翻烟彈長眉醉本無別離心行人自憔悴
寄子昂

結髮治詩書交情歷肺肝十年事熊膽何止千餘丸
文字挾飛霜千頃躍波瀾白髮禿似塚青雲路轉難
舉網珊瑚易投珠明月難開情寄魚鳥小築避喧寒
過雨常移竹當窗學種蘭興來摹柳字愁至裂囚冠
蹶足憐騏驎冲天羨鳳鸞願借扶搖力爲君送羽翰
過毛太初見二甥

袁中郎全集 卷一十八

二十三

朝見衛叔寶朗朗來照人髻髮若青絲楚楚足精神
作對才五字遽有驚人辭下籌讀左史酌酒誦唐詩
阿舅無長處素心差足師居官萬不可談藝一無知
爾父敦儉朴山居伴鹿麋郝公誠晚令育長恐情衰
似之非賢者不肖乃佳兒

述懷

小小讀詩書得意常孤在手持無孔鉗繫破珊瑚網
香象絕衆流俊鶻起秋莽淫僻畏仁義行止羞罔兩
滅火事長塗何處稅歸鞅

夢子壽

渺渺山行路青石荷盤盤男兒念同袍訣絕傷陳州
同袍入我夢展轉忽無端欲言不能陳俛首但長歎
踏雪穿松徑長笑倚朱欄四顧無僮僕雲氣黑漫漫
揮手辭我去突髮無巾冠出門三兩犬當道吠君還
前日送君行君言舉體酸今宵夢若此將無小未安
覺來三歎息舉首淚闌干

狂歌

六籍信獨得三皇爭紙上猶龍以後人漸漸陳伎倆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二十四

噓氣若雲烟紅紫殊萬狀醢鷄未發覆甕裏天浩蕩
宿昔假孔勢自云鐵步障一聞至人言垂頭色沮喪

答李子壽

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中原誰掘起陸地看平沉
矯矯西京氣洋洋大雅音百年堪屈指幾許在詞林
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
後來富文藻誦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畏足戒旁岐
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
當代無文字問巷有真詩却沽一壺酒携君聽竹枝

爲官苦

白羽落青松玄霜化秋草燕市多衝塵日暮紅沙道
男兒生世間行樂苦不早如何因一官萬里枯懷抱
出門逢故人共說未顏老眼蒿如帚長閒愁堆不掃

龍陽驛題壁

近驛驛語人驛知面貌昔當歲候時驛人奔浩浩
牽爺負男女南出荆門道公安彈丸地餓兒相號召
傭力及賃春經歷幾寒燥幸爾值稔年次第還井龍
鄉音半相雜衣服宛然肖道傍垂白翁昔見年猶少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八

二十五

見我感且泣壺漿相迎勞垂頭語老翁邑中今苦澇
窪田無寸收高鄉有蟲耗部符搜宿逋縣家敢遲驕
舊田田不售兒女輸官鈔壯者思逃移溝壑生難料
此鄉小有年敝邑敢相告願作廡下見驛人勿嘲笑

鄴郡夢中詩

枕上見青天明月光流地空水色相函千里無停翳
微雲起天末繚繞忽成字或散或披絲或縈若帷幄
以上夢中作屬思尚未竟候人催解轡携夢入征塗馬上
猶吟曉翹首望漳河停鞭思魏帝

夏日過葡萄園賦得薰風自南來

移席就佳蔭蕭散去巾帶南風倏然來令我意通泰
是風如好語妙契心所會又加渴時泉一吸沁肝肺
是風何所有涼雲與清瀨雖然經市囂冷冷意自在
禪宮有廢圃植槿以爲柴虛曠多容風雨具不須貸
爾我雖云貧尚能施掃灑更施無繫心軒聲震地籟
三教堂詩爲杜總戎日章

支公好駿馬俗以爲不韻頭陀手銛戈標格乃自儔

將軍起馬上鐵腕風雷迅朝踏雪山冰夜眠青塚燐

袁中郎全集 卷一十八

二十六

豁然悟無生心花見鋒刃辟如擔夫爭見者筆意進
關捩偶相觸石火不容瞬歸來讀詩書如暗得燈燼
堂堂三聖人同宗偶異亂刻影求飛鴻霧眼自生暈
白水湧水輪千江同一印

方子公自真州入燕客死清源詩以哭之

貧死何足悲所悲爲貧死奄奄一息身奔馳二千里
泣辭鍾山雲夢渡呂梁水百死到清源聞歌猶蹶起
新詩四五帙函封寄楊子蛇蚓不成書獲麟止於此
世相薄屢空冥官豈相體氣類自呼召往見東野鬼

羸博印故鄉首丘端可已肥馬輕裘魂諒非君所喜
秦中雜咏和曹遠生

荒草披秦殿秋花綴漢城我行南山道如闕古圖經
遺跡依稀是長老失其名一步一佇思斷壘誰締營
又如披蠹簡冥搜損心肝難以意推示邊傍非故形
西都賦所載一一盡歎傾飛燕舊舞處田夫扶耒耕
沉香舊亭子湖石尚娉婷清風發虛竅其中有性靈

其二

予古意不禁披榛倚斷枝道逢雪嶺更笑我真情癡

袁中郎全集 卷一十八

二十七

爾從京師來習見漢官儀未央卽宮闕金馬卽銅犀
團營卽細柳綺陌卽莊達西山千萬鬢終南同崔嵬
下有高梁河卽古曲江池瑤臺與金屋所貯卽妖姬
殘棺斷火塋卽今金紫兒辟彼膏燭光前者已灰飛
舊火續新火焰焰同一輝若以天眼觀青草生蛾眉
飄風遇輕雲無事哭荒碑

新尚祠

骨饒猶可懺舌怪豈不悔佞鬼亦相容始知佛如海
下人離落不不忍陸蘭蓀

別無念

五年一會面一別一慘然只消三回別便是十五年

念我志參學黃楊木子禪百遍聽師語終不破糾纏
碎彼生盲人生不識紫朱告以朱何似轉告轉換樹
別師既不忍留師復苦難十月江風多留毛蓋腦寒

別丘大

世人等閒聚亦復等閒別我輩會非常別寧不痛切
天荒古木寒愁老石皮裂十月江上風酸却行人斂
常年別妻兒道我肝如鐵今夕送君去化作紅爐雪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二十八

荆樹椒皮真竹子到頭節萬里黃州程一步一心折

白乳泉

一片青石稜方長六大字何人妄刻畫減却飛揚勢
泉久汙沉多葉老鎗旗墜縱有陸龜蒙亦無茶可試

送梅子馬督木北上

男兒但得志何必知階級往者三殿災梓人進公秩
督木數萬里祀梓被天黑長年千計人餐餐損郵食
日今事戎馬公私敝已極減得一絲毫便是竭心力
雀飛無勁毛不若蛟有翼愛君才調好部署有規則

氣猛而腸剛幕府中難得此是有用人終堪事絕域

別袁中夫

梁鴻伯通橋中夫陸家帶都是失意人一般滯吳會
漢水雖方廣不能浮一芥孤桐既以摧窮鳳復何賴
回首吳松江衝風折車蓋

哀殤

為兒虎子作

弱腕繫金鈴青絲綰偏髻胸前兩繡囊猶作長命字
欠爾三斗乳償汝一升淚稚寬半尺餘荒荒投旅次
我嘗靜坐思生死同一例子既先我行卽是鬼先輩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二十九

如彼排場人尊卑乃相迓一去與一來孰知非天戲

其二

逆旅投主人不待郵鞭筆顏塵尚未浣已復向他之
來如風過林去若鳥辭枝細鬼勝巨人量汝必有知
吾欲痛哭汝恐汝笑我癡癖彼筵宴時朱紫櫛巾綦
一賓偶先去諸客盡歔唏去者固太早歎者亦何迷
轉眼卽天明請君聽鷄啼

夢詩

夢國不離枕枕上覓不得當其在夢時有枕亦不識

醒裏夢元空夢中醒亦滅安知醒天地無枕在其側
夢醒若循環誰幻復誰實

大遊仙詩 有序

向余既爲仲魚作遊仙詩子公曰余欲用莊生朝
菌蟪蛄意恨不能措詞余信筆得數十字子公以
爲善因書遺仲魚目之曰大遊仙詩

朝菌蟪蛄既爲物所誦衆庶慕長生道寧不竊笑
仙視人則長道校仙則天長短理歸盡計量擗何小
千秋萬歲後人事殊可曉無非霜露代及以日月杳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三十

天如覆口蟠民若浮根草禮法斷牽纏于戈豈覺擾
百年猶恨多矧歌不衰老所以過量人希心無上道
不貪絕粒方唯貴虛無實外身而身存此是長壽考
經太華 時以典試進華蓋不
及登山遂有此作

天地如文人精華不可用而其秀傑氣常在水與山
華山翠天表五嶽讓高寒當其匠意時百靈窮肺肝
珠以月天斤洗以銀浦瀾抹以洪濛烟照以日月九
十二樓五城處處映青鬟嘗恐諸仙人鶴背憑此間
天風刷毛羽千里颺珊珊

昔聞華山名今見華山貌何時陟微茫遍宿所好
手攀青芙蓉玉女隔花笑數盡仙掌文喚醒希夷覺
少時耽子墨頗識徐熙妙幅絹對青山臨崖親寫照
不取色態妍唯求神骨肖俗黛與凡霞無事點幽與
斷岩著孫登虛空發清嘯

荆州道上大風

南風捲地昏樹折道傍樹吹面如有痕欲拔龍鬚去
此地足黃沙易作風神怒同陵忽變遷老馬不知路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三十一

日落懸郵亭顏面都非故盆水貯滲泥雙眼出烟霧
詰旦過沙河未至心先怖何事太行山蟬沉了不寤
豈無一掬波浣此秋空污夢中排九闕芒屨沾雲絮
投筆擊眠龍驚起如飛鷺

飲方澤津齋中

山齋多快事彈棋角杯爭衛水蓄牆流瓶中見帆鴻
魚鷹窺筆床溪花亂杯馬開簾觸新韻高吟對梧櫺
遊俗

朝見俗子三日而生塵所以薰修客長年如長人

買絲繡高士栽松作比隣不有滄溟水焉得橫海鱗

送峨嵋僧清源時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師從下來上往下還上經下幾上宿下茲山聞最高幾許到天竺

師行遍天下無乃是神足疎身入梵宮鏤此旃檀佛

黃梁祠

入番邯鄲道半世虛生枕滾滾枕中人渴名如渴飲

羲皇北窻下所樂唯其寢祇恐紛競多敝懷我席在

可道人影贊

生既將不來滅豈將得去欲識師真身問取堦前樹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三十一

小枯木枝脚下芒草屨面皺而神清是師苦心處

白鹿泉

方池二尺餘池復深無幾一雙金鯽魚曠若遊海底

山骨凍秋雲波面香石髓但論活不活安問淺深水

戲題飛來峰

試問飛來峰未飛在何處人世多少塵何事不飛去

高古而鮮妍楊雄不能賦

其二

白玉簇其巔青蓮借其色唯有虛空心一片描不得

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識

感興

白日不可挽黃金不可爲夙心探玄理幽與白雲期

衆芳經春歇秋草過時萎富貴非所欲浮直以爲師

其二

舍夫競榮利不顧頭上霜書生談不朽扁字爭昂昂

生前泰項鹿死後臧穀羊所以逍遙史牒志沉墨鄉

其三

道逢一古叟開唇論紫朱方上而銳下將無是魯儒

袁中郎全集 卷十八

三十二

魯國有微言儒者竊其膚家家饗五城誰辨魚目珠

其四

俗塵近不得遠之亦爲塵擾擾色界裏具足清淨人

何方超夢幻無法過貪嗔曹丘一滴水了然智慧淨

附六言古

別黃道元

窮路柳條如鞭江上奔帆似馬西湖聚首許時興閑

各自歸也明春有事天台便過龍湫度夏公家半宦

半儒卜居在城在野鴈場或東或西雙門之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九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吳思 閱

七言古詩

歎鏡

湖州鏡子開生練昨日紅顏今皺面只道鏡子不長
情誰知我面時時變背文回合雙蛟戲千鍾粟錦藏
驚翅闊眼方鼻淺翠紋古箱盤屈烏銀字拂拭旋生
縷縷煙摩挲喜得重重翠古往今來半尺銅人間多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一
少傷心淚

東阿道中晚望

東風吹綻紅亭樹獨上高原愁日暮可憐驢馬蹄下
塵吹作遊人眼中霧青山漸高日漸低荒園凍雀一
聲啼三歸臺畔古碑沒項羽墳頭石馬嘶

少王郎爲王幼度作

寒氣如山壓霜重朱閣銀題連曉動吹笙十五少王
郎手搦青梧栓絲鳳禿衫淺揖無賓主滿握青煙噴
白塵金爐霍霍獅子鳴臘燭變變芙蓉吐乳花如雪

滴春香百刻無多情則長西施入越夷光久鸚鵡無
魂鴛斷腸麗娃宮裏苔三尺旋拂遺綦嗅香跡古井
晶瑩惱殺人夢裏行雲誰到席

惠山僧房短歌

山骨連牆粘碧篠穴苔自種吉祥草茶到三鍾也醉
入花煎百枝亦藏鳥少年長老姿格清竹鑪蓮卷古
先生東風不道禪心定吹入山頭環珮聲

迎春歌和江進之

東風吹暖東江樹三衢九陌凝曉霧白馬如龍破雪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二

飛轎車碾水穿香度鏡吹拍拍走烟塵炫服靚粧十
萬人羅額鮮妍夢綵勝社歌繚繞簇芒神緋衣金帶
印如斗前列長官後太守烏紗新纓漢官花青奴跪
進屠蘇酒採蓮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雙雙梨園
舊樂三千部蘇州新譜十三腔假面胡頭跳如虎窄
衫繡袴捷大鼓金蟒纏臂神鬼裝白衣合掌觀音舞
觀者如山錦相屬雜沓誰分絲與肉一絡香風吹笑
聲十里紅紗遮醉玉青蓮衫子藕荷裳透額垂髻淡
淡粧拾得春條夸姊妹袖來瓜子擲見郎急管繁

又一時千門楊柳破青枝獨有閉門袁大令塵擁書
牀生網絲

江南子

鸚鵡夢殘曉鳴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
長回身自約青鸞尾不道別人看斷腸鏡前每自銷
魂灰錦衣白馬阿誰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其二

白玉蒙沙花出泥東家老漢得嬌妻少年不道妾心
苦夜夜門前烏亂啼妾心甘作井底水郎君錯走路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三

旁蹊誰家門前無鷓鴣子歸去且自看家雞

其三

蜘蛛生來解織羅吳兒十五能嬌歌舊曲嘹厲商聲
緊新腔蟬緩移頭多一拍一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
苔暗家家宴喜串歌兒紅女停梭口峻懶

其四

湖蚕吐練光如水桑娘夜織金閨裏熟作綾絨生作
紗挑盡虫魚與花藥年年宮樣換新機一虫能作幾
股絲父當解戶見塘長官家頭運五月時

其五

白面青髭美少年朝投五木暮攤錢百千一注不洗
手贏來賭取少娃眠男兒作事勿偃蹇黃金博盡終
當轉莫道腰間無一文閨中少婦猶堪典

美人睡起詞

鶯舌殷殷學人語隔溪喚醒厭春女寶枕花酣龍腦
雲粉香暈透猩紅雨花前軟步詢鸚鵡歡醉歸來時
幾許開粧重點聖檀心夜明簾外金沙吐

蘭舟引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四

東風染就藍花水刀鐮十寸青帶子鵝鵲啼母下雞
眠聞歌一翅衝烟起入扇風香白芷苗鈞衫刺每迷
陽藥盡船樓櫓賊波來美人一笑蝦鬚裏

西閨女兒歌

爲吳郎姬
再令賦

西閨女兒芳菲早穠華一樹爲君老根株憔悴可惜
人和枝生折鴛鴦草東風一夜賊婁水又逐王家雙
燕子莫道楊花無定踪吹來還入舊窠裏

巷門歌

拙竹爲牆杉作城白日赤九盜公行官軍防禦無計

策逐戶排門呼土兵衛尉呵持急如虎老弱十家充
一伍本是市上傭工見身無尺籍在官府東家黃金
高于天食指盈千皆少年朝朝門前科子母何曾饒
得半文錢富兒積財貧兒守父老吞聲嘆未有

春江引

溪漱漱草茂茂野桃露滴珊瑚紅花氣曉腥魚子浪
柳枝晴扇麥苗風美人羅袖撲香藥科斗旋旋丁子
尾百舌欲止復衝人一聲滴溜芳蹊裏

春曉曲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五

蘭燈紫綻白光殘隔花呼起夜歌驚琵琶轉換嬌無
力博山欲炷龍腦寒眉梢散黛重重撥額角輕黃正
正安待兒不語流鶯語海棠沉睡赤欄杆

述內

世人共道烏紗好君獨垂頭思豐草不能榮華豈大
人長伏蓬蒿終凡鳥富貴欲來官已休兒女成行田
又少盈篋算無千個銅編衣那得一寸縞陶潛未了
乞兒綠隴公不是治家寶玉白水清欲何爲不記牛
衣對泣時

答內

少年讀書求富貴白手青雲能自致俯首空云事已
成到頭轉覺官無味一尺剛腸五尺身我非兒女寧
拜人萊子有妻終是隱原憲無病莫憂貧我腕如綿
面似紙未得一錢先羞歎書生無才不解食不是將
身比秋水

湖上

流鶯舌倦語初歇盡巒微點梨花雪茶菜白抽四五
旗竹孫斑畏雨三節芳草如綿隔歸轍花氣熏人醒
袁中郎全集 卷十九 六
不得落紅雨過更愁人六橋十里猩猩血

五泄

銀河夜長天隄綫空中現出琉璃變電布雲奔一派
垂山都畫吼白龍戰回壁陰陰吹雨足盡巒活舞玲
瓏玉天孫夜夜踏歌來一曲飛珠三萬斛

贈摸上人

頭髮如霜氣如虎欄杆十路撻生虜手擎頭顱百顆
歸不曾半粒食官府而今老來無氣力縣家明文防
鑛賊空房夜雨刀瘢寒兒孫驕呆去不得

沈母篇爲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女霜五月流空檻碧海無波白日飲贖得遺編苦教
兒淚作筆花血作點頭白眼酸軻名立部疏得報溫
綸及轉將深痛畏兒知當面堆歡背面泣湘湖水白
蕭山青花光雲片滿公庭慙無一錢將供母開門親
寫法王經

過雲棲見蓮池上人有狗醜非酒紐詩戲作

錢塘江上雲如狗一片頑石露龕醜苦竹叢叢一橫
烟毛松落落千行非道旁時榜趙州茶室中不戒聲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聞酒更問如之與如何便是頸上重加紐

又

少年曾盜子胡狗父母不容親戚醜每到僧房索布
衣更向佛頭種惹非讀書十年未識字持戒三生不
斷酒恁有一般可笑人逢着師尼便解紐

題潘生小像生嗜酒時將別

潘生肉頰權微起面貌長在酒杯裏何人傾出酒波
來灑向溪藤五尺紙憶昨逢君黃山道窄帽單衫立
溪草江上追隨又一年缸面甕頭幾回倒殷勤留取

篋中身別後看誰先瘦老

漂母祠

劉宗火冷韓灰滅浣衣墩上噴花熱一飯王孫直許
錢消得鸞刀幾迴血荒街日夜走黃塵西風酸斷石
麒麟笑他白首女天子不及沙頭愚婦人

淮陰侯祠

秋郊免盡韓盧窘三尺青蛇捲鋒穎到手山河擲與
人却向雌雞納腰領英雄桎足歸羅網辯士舌端空
來往本將衣飯育王孫未許肝腸敵亭長一局殘棋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八

了頃奈五湖西子白綸巾貪他 甄真王印賣却淮

陰跨下人

燕子樓

空窓盡掩紅紗隔一夕溫風長葵麥秋去春來雙燕
兒年年啼粉粉粧額芍藥灰枝不灰根焉知黃土不
青春幽魂異日逢楊柳應悔生前別舍人

子房山謁子房

蓮花冠子紅犀導雪面風髯一年少夢裏山河博幾
場袖身笑指長松道英雄老盡故交稀眼底修毛幾

翹飛功成辟穀或有以未必神仙須布衣

寫楊粉署題小像

鵝溪冷絹花紋澁四尺春波吹粉墨幼興豈非丘壑
人筆底蕭疎誰貌得高人氣韻不在似如寫寒松與
幽卉寬眉席額信手塗疎淡只似鋪山水馬遷文章
杜公詩此意却許徐熙知

花朝日伯修初度

紅葩點點灼青樹開尊正值花無數不知庚甲是何
年但道桃花開幾度玉堂署裏課葵蔬鴛鴦池邊領
象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九

鷗鷺新年詩興更勃勃墨汁淋漓染纈素驚雷忽發
萬山芽俊鷹隼落平原兎一車牛腰足自驕九陌飛
塵何所慕花下兄弟睦州禪夢中烟月油江渡擬把
一竿隨丈人不向天家作師傅

長陵

長髯真人別天上鵠馭龍驂轡千丈穆穆風飄滴烟
香空山夜語姚和尚霜街寂歷吹松子皂衣落落實
十里小臣有語叩龍鱗地老天荒吁不起溪藤瘦石
碧昂藏馬蹄踏水炬煌煌千年山骨憑搜取當日龍

沙戰幾場

夏日同江進之丘長孺黃平倩方子公家伯修
小修集葡萄方丈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韻余
得五字

落花點地成重五香翠熏泥粉沾雨買將安石件炎
官鬼書未燥花先腐當窓一榻卷琉璃下方五月吹
寒楚姬公且自卻門檐茗椀渥花生白縷

其二

下里詩人喚陽五酒腸窄窄無一縷空拳往往博歡
象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
塲如以孤羊角群虎一蕉入口卽樂嫺浪言欲作糟
丘主天幸酒伯多知音嵇阮賀李相推許鄴畱豈必
解披堅不飲何妨建旗鼓

和丘長孺

藤陰朶朶碎光白古寺閒房坐佳月白家曲子規如
珠丘善戲自沉宮棹羽吹香雪五言七言信手成刻
霧裁風好肌骨節根處處覓糟丘逸思迸如春草發
世人三十進愁鄉眼睛直視胸懷結天生蕩子慣窮
途客囊水冷心猶熱官旣無門名不有爾縱不言我

心折眼中知己盡青雲不能拔汝一毫髮七尺身
五尺臂雕弓往往穿金鐵貧賤然人亦自難許身何
苦太高處埋却中山十斛毫猷盡撥天千里鵲射虎
鵲鷹一健兒無成何用空吻舌莫辭低頭拜大人溺
間勝下真豪傑

和小修

蘇州新酒白石缸空雲影澄鴨頭江露梢千縷撲斜
窓黃篋藤枕夢吳腰葛絺小眼如雲涼星河放教萬
尺長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一

和方子公

酒困傷脾色昏沉下馬呼水煎人參皆云昨宵倦苦
極動以狂藥相規箴須臾覺香撲鼻來初猶矜持漸
浸淫尊醴覺決不可止突若一群狂狷狂脫帽擲天
呼石語蒼髮不高游不深至哉酒人天下樂寧有醉
歟無醒生

和江進之

一尊相對嘆枯老出囚人逢他鄉道但令脫梏即華
津寧論官高與官小溪藤紙百匹長鴻驥驚蛇惟

一掃霜根忽地破東風千山萬嶺生青早閒水閉山
處處行刻盡雲烟與花鳥娃宮晉廟武丘山別後新
函寄多少

和伯修

西風習藤如胃索急雨穿棚如穿幕樹梢投地水飛
珠葛衫吹上毘盧閣乍黑乍丹雲態多驟寒驟煥天
公瘧熱席得雨亦快人愁殺山僧賣花萼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盤出以行酒

臨印酒爐草氏盤携向禪堂醉裏看橘皮盤爪未足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二

云分明遠山秋水寒殘膏剩靚沾唇吻引得青娥入
肺肝世遠物微不可知且欲借此爲樂端百盤一吸
無遺瀝奔注有若順風湍醉中逸思不可止援却老
僧新竹竿書空十丈作鳳字平地躍躍飛生鸞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

仙人傑閣俯王城西山見雨北山晴高雲直傍熏爐
氣去宮百里聞鈴聲古柏石榦青虬枝烟銷千尺屋
十楹東邊奈子結老友却憶往年梅客生

其二

野花遮眼酒沾襟，塞耳愁聽新朝事。郎報東作一
灰朝衣典與栽花市，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
民字，旁人道我直贖贖口，不能答指山翠。自從老杜
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默不可玩。家那
得不沉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于洛陽年少淚。

其二

琳宮高處見西山，濃翠隱約高低鬟。幾年桑孔算雲
烟，人間磨石無蒼顏。白雲向我意潛潛，欲從平地乞
休閒。東郊西隴皆官畝，判取虛空任往還。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三

其四

松栢不閑濃濃陰，池沼不寬澹澹深。賓朋不衆盡同
心，言語無多足知音。三伏自然消暑氣，何用深山嘉
樹林。

顯靈宮夜歸

雲頭黯黯淡色如鐵，撲衣打面旱沙熱。六街潑墨氣騰
騰，幾點風燈鬼明滅。鈴鐸當當辨古寺，走入衲僧龕。
紙被墮瓦拋椽，雨閣眉雷公脫脫車輪碎。長風捲地
天吹海，一星透山層雲額。馬蹄依舊逆衝廳，炬火

光天路窄電光熠，熠諸華繒細如姬髮粗。如繩雲山
花鳥各呈態，天女飛絲繡不成。人言閃電是天笑，天
翁何事頻歡叫。嫦娥歸魄織女藏，頑墨昏盲有何好。
北安門外水沉路，溜黠在簷雨在樹。果然隔轍分晴
陰，雨師似亦相回護。歸來門巷無燈燭，叱奴鞭婢旋
衰。樹墨花一瀉滿吳箋，殘雨疎疎滴簷竹。

丘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廣陵細酒真珠沸，瓊花泱泱倒河渭。研朱潑面火生
肌，離身一里間糟氣。初如渴驥奔鳴泉，漸如怒虎吞
漿。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四

齋哉乍如山石壓一絲，又如雲絮泊空際。須臾變幻
如偶兒，乍孤乍末恣俳戲。又如分身作數人口耳心
神，不相制旋風着樹刺鈎藤。郭郎舞袖張顛字口中
牽絲舌力蹇，千言不能達一義。酒人諱醉強惺惺，容
貌矜持禮法贅。強將拜跪學常人不覺，歎身落岷砌
千扶萬揔不能支。吻中微聞呼白二簷溜，丁丁滴到
唇舉手推屋若辭醉。一酣三日昏如泥，訥聲吼若驚
濤至。天然一幅渾沌圖，人間械路爭迴避。白二丘

德勝橋水訂集諸公詩

郎姬也

西山去城五十里紫巘青巘見湖底一泓寒水半庭
莎簾得白雲到城裏茭葉濃濃遮雜草野客登堂如
登舸稻花水漬御池香颺風陣陣宮雲涼一番熱雨
殘波沸穿簷撲屋生荷氣乍時發墨乍清澄雲容閑
縹緲蛟戲簷波斜帶水條烟北窓雨後夢清圓兌將
數斗慈仁酒貨取山光不用錢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濕雲漲山雨不止一酣三日葡萄底天公困雨如困
醒醉人渴飲似渴水東市典書西典几團糟堆麴作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五

城壘明知無雨亦不行權將雨作題目爾僕夫安眠
馬東尾大甕小甕來日起

戲贈灰心和尚灰心以秀才出家

原名文輝

鐵城焰裏熱怱身幾人能擲頭上巾題將百八金剛
子辭却東家老聖人少年意氣非等閒精悍之色在
眉間錄取魚腸一匣水鐸作胡僧雙耳環往年湖上
逢開士藻月規烟說文輝但知北海是大兒誰識南
宗印真子海內學士聞行履半說顛狂半驚灰東方
先生代解嘲秀字何妨豎却尾瘦巖百尺突寒松水

谷千年貯古水落花紅流入溪瀾請看風吹起不起
月夜登良鄉塔岡與子公諸友作別

秋山漱漱滴青霧城外人家城裏樹白埃一道衝紅
亭正是馬蹄離別處荒垣殘葉幾家村千厓洗盡月
波痕鄉關十路九貂虎未知托鉢向何門驚禽一羽
分烟去雲路沉沉安可論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幻士幻入水三昧搏取天河作手戲跳珠迴沫五尺
餘一城草木掀濤勢古佛堂前栢樹子半裂空心半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六

荒荒荒龍鍾幾病僧日暮空垣拾菌耳堂頭老像
如冰冷寒碑月寫風枝影石欄獅子向東啼夜深喚
却虎空醒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莫釐山上亭如蓋紐取蒲梢作衣帶絲烟細雨着羅
窓墨樹濃山寫生繪農家閑記月毛生買舟怕見江
猪拜是處皆將笠簪行誰家不得刀鱗賣雲脚纔封
馬蹟山輕雷忽過吳淞界湖州萬戶入青煤七十二
峰如錢大舖藉一枕釣竿眠不覺風波在船外派派

烟嵐刺眼眉折折雲山鎖心肺誓將白水洗煩惱
用浮雲生肌疥爲君屈指問元年高冠大纛幾人在
一灣艇子一竿絲不學成都先生卦

文殊臺

芙蓉萬尺花如鐵秋窓晝灑紅霞肩螺頂仙人騎杖
來天衣晚帶雪山雪帝遣神丁量海洗繡鐐斑稜生
平砥一萍吹作潯陽城半七竅爲九江水高青直上
一萬重綠瞳笑啟金泥封烟重雲滑不可去怒鞭白
淮憫張公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瀑布

寒空日夜摩幽綠霧殺龍綃披幾束銀灣截斷牽牛
人鞭起眠龍駕天轂帝官酒暖澆愁春霧汁茫茫瀉
清淥夜寒霜重玉女驕袖裹金匱向地覆湘娥手擎
瀟湘來雪魄雲魂闕不足炎官不到落星城六月人
間呵凍玉

夜臥青玉峽看月

渴虹飲石夜蛟哭寒肩霏霏灑新竹一灣淨月赴斜
巖墮向龍宮寫幽獨鵲絃斷盡鐵槽平石韵高寒譜

不足頭毛索索胃人長幾時買斷青崖腹五更涼夢
泊孤雲以手捫天如蒼玉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漢陽山上閉密少漢陽城中人又老媚眉雪齒競浮
榮幾人頭上無青草荒墳如粟秋山下嗷嗷鬼母訴
長夜山中老矣頭陀行白骨堆中起精舍漢陽城如
掌大壯士激矢穿城過試登高閣數行人潤帽青衫
凡幾個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年不作沙頭客舊時肥好頭盡自偶然湖海訂新
知久語寒泉落幽石白沙着月水澄天一面吳綃滑
冷碧鹽聲沸盡火銷灰不覺西窓墮寒魄世兒啾啾
弄吻舌豆火不光他自窄等閒揅手量青天枉把虛
空記尋尺天池九萬自乘風不以蜩鳴損勁翮

荊州前苦雪引

蛟民老困輪綯苦私向龍宮販雲母百駄夜經瞿塘
門峽鬼騎魚訴天府鮫戶十竅九因虜淚不成珠天
帝怒骨白粉焦委黃泥至今荊州唯自土

荆州後苦雪引

東皇放晴亦不惡何事飛雲巧穿鑿入市不填萬井
饑積缺惟助江神虐蘇轍日日嚼冰絲豈有羊脂充
羹膳撲窓打幔十日落千門無路貸金錯厨斷烟銷
牙齒閣下方自苦天自樂玉娘斜坐抱雙脚仙官雲
吏供啗譟東海盛醕黃姑酌天狸夜竊九關鑰倒騎
得龍推金絡義和上書翻見縛丁令無官化飛鶴吁
嗟天公待民何其薄野人扶白覓溝壑

春江引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九

濃烟抹盡春沙暖錦雲炙日鷺鶯滿斜嵐撲地夜鬟
香較取卓家黛深淺苦光勻綠堆春蘭尺蘭題盡折
枝短桂梳一劃破青天辨取藤鞋踏山眼

哭劉尚書晉川

足相識相識黃鶴樓當時稚齒青衿子平揖方伯古
諸侯書司曹佐欽手愁公也置几頭柱頭飲我酒庭
幽蘭千枝如火燒紅榴東眺晴川西鷓洲少年挑達
蹠如猴枕肱疊膝百自由欹杯盡飭恣嚼味爾時山
翁問余言乘興遂作洪山遊中間離合苦不定長別

已經十春秋去年三弟山東來道公貌腴骨力道百
八串珠不離手言談清簡風颼颼未幾傳公病又傳
已小瘳昨者度門從淮返故里親見白旄黃腸出濟
州使我淚眼如江流三日欲語不得語枯咽喉海內
學道幾人在轉眼輒爲天所收去年哭潘去華又哭
我先伯修河枯岳折星辰灰鳳皇不鳴鳴鵲鵲天公
于世豈相離或者精光透泄不宜久高賢大才理當
歸一丘嗚呼既知歸一丘何爲銀章緋袍白頭戀着
不得休

東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二十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爲花
解嘲復以自解云耳

世人鬪豐不鬪槁瘦而能立勝肥倒世人相喜不相
愁潤快豈若清煩惱寒花適逸花典刑不與夭喬論
繁早根株虬曲幹橫斜總令無花格也好山茶肥膩
蠻腮紅蒲柳輕微媚黛掃孤清灼灼月婢春雲白石蒼
崖相對老只將黃髮領芳菲忍令高姿伴花草山中
夜逢夢綠華騎着么鳳上青昊

其二

花神一夜色枯槁主人入門愁絕倒夜深花嘆似人
言主人百事重花惱一者庸工剪束繁二者醜女折
戴早三者頭上寧着老鴉啼不願俗子相憐好晒禪
遺失主不知花落青苔任帚掃筵立券坐花前無
酒無詩送花老狐山事我若仙妹君之視臣如芥草
主人百拜謝花神過不即焚如春昊

其三

主人被謫如摧槁空庭百匝愁顛倒抗顏也作花忠
臣摘葉披枝恐花惱貯君玉照金谷之堂山驕石佞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一

君開早曉君和羹驛使之辭調卑格弱君言好我無
紅碧爲君妍莎臺旌榭躬除掃宋硯蜀紙李廷珪折
枝貌得花韻老榮枯開落等一觀自覺與花非草草
月沉風止兩無言一方積雪照冥昊

虎耳巖逢不二和尚

幽巖幻出支公面瘦壁玲瓏點蔥蒨百年一室巢青
烟澗石霜松幾回變師言少日住西山南內風光眼
曾見 武皇七年四月時搭衣曾上戒壇殿白頭等
久入名山四十三年若流電椰梅插得大十圍又見

曾孫頭似霞夜深屈指數朝賢青山閱人如郵傳元
美作玉今在無可惜聰明久編撰

隆中偶述

蒼藤老蔽幽谿石瘦鐐棱校網苔迹想得山中抱膝
時涼雲如水樹紋碧山莎滿地刺花紅草堂斜掩一
池風杖聲跼跼衝山鳥道是鹿門龐德公開尊疊唱
梁甫吟黃頭醜婦拔釵簪踏花趁石窮幽嶺行盡溪
橋聞怪禽一朝龍甲騰巴水盡瀉清江澆玉壘西連
鄴虜東狡吳坐策行籌幾回成晚年隻手扶庸主文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九

十二

泣鬼神戰風雨炎火不光漢數窮消得英雄憤幾許
五丈原頭石轆塵烟霜蔽却白綸巾始知伊呂蕭曹
輩不及餐雲臥石人

有作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倍道趨之馬上感舊
晚枕濃和發清曉知是佳人呼我字翩然一鶴自東
飛啼得巴江棧子至蠟花滿幅堆明窗要我共踏青
溪翠怒帆一掣截長波馬不待鞍捶以轡頰藍疊綠
渴平田頽林稠葉點清膩當時京國好兄弟射堂佳

月城西寺幾年拋沒歎吹雲又作飛鴻留爪地老去
怕逢綠熟入夢回每說金華事欲知銷折幾番心看
我衣衫重墨淚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九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九

三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

公安袁宏道著

景陵鍾惺定

錢塘尚爾昌閱

七言古詩

贈陳正夫

學書不成去學劍拋却鉛丹買弓箭六韜不直一文
錢穰苴終作灌園漢稻黍不收收莠莠勉將方口救
窮賤古紙烟黃書一通赤日方街磨大硯潞波尺沫
濡枯魚十年不識孔方面記得魁梧美少年手把牙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

鐵頭書傳花前月下幾吟哦頭書自掃白團扇高冠
大袖走文場身經大小百餘戰幾年面上堆紫烟直
腰曲背走鄉縣家園賣盡子依人不及西家老曹掾
身宮磨竭命驛馬五行勞碌君自見詩能窮人窮者
工瘦島寒郊無飽頓新詩字字挂人口不與妻兒覓
饑噉如今貴者不讀書腹中猶如酒食店自來好語
出饑腸一字堪酬五十絹我亦辭官作乞兒他時同
入歌妓院

和殺字韻

江波日夜鳴顏綠眼底屏山青六六茶花冷茜燒春
雲酒暈生腮紅照肉先生吟詩新履道兒童覓覓舊
紗縠只覺營生讓怒鵬未許平飛奪倦鴿水響風枝
伴楚吟濃烟淡月隨燕玉競奇角險建騷場徹夜燈
花守魚目規紅縷碧推好手入地搜天快神足詩成
佳惡自平章除却葭稊留嘉穀

看榜用前韻

海上佳人字夢綠一笑曾傾三十六古來相女如相
士黃使精神掩豐肉沈郎東家惡朱粉不御人間閒
袁中郎全集入卷三十

二

綃衣一棹素點倚蒼雲夜夜諸仙返龍鵠騷魂月雪
走三湘客夢隨風墮羣玉氣條繁蔬亂高倩引得時
流妄標目詠物寫生同一肖不貌而工神已足孤山
昨歲附詩筒千里函題寄不殺

代廣陵姬川前韻 為崔生作

低鬟染就宮雲綠麝裙曉展瀟湘六楊子橋東海嶺
西歸魂幾夜銷香肉輕鞋淡抹淺規眉愛着生衣棄
統殺一身飄落等吹花千里家鄉任白鴿東鄰後去
復西隣那得王昌與宋玉梅花終作處士妻海棠暫

試詩人目賣珠補屋是何人方領長環窮也是得
夫婿不從軍同向沙田種麻穀

借崔聯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索書戲
得猪字

柳翻滴瀝溜春渠牡丹已老木香初黃蕉白執敲香
盧囑雲沫月課空虛剎溪十丈雪不如長看辟支手
自舒波折瘦硬結淺疎細如春蚓濃如猪書成語曲
不能讀牛鬼蛇神者誰欺天竺胡兒解我書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屋者皆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三

破落因及之

無翼而飛無雁走辰發幽都已南斗一丸紅蠟半通
函喧殺青童與白叟珊瑚未盡鐵網愁霜蹄暫蹶麒
麟吼了知妍醜任墮人未必臬虛真好手柳浪千頃
雪粘天月下窪尊花下日隔年兄弟校眉髭而上浮
紋添八九南郭種蔬西郭田山前着展山後酒少年
愛惜等佛名今日公然破敝帶幽窻日上簾紋紅絕
勝朝參與卯酉顛毛那許更烏紗花鳥雲烟共白首
聞省城急報

黃鶴磯頭紅染淚手殺都堂如兒戲飛聲躡蹻還
塵報書一夕三問至天子聖明臣欲手胸臆決盡
天下事二百年來好紀綱展裂星紛委平地天長聞
永叶不聞徒馬那堪持朽轡書生痛哭倚蒿籬有錢
難買青山翠

和東坡聚星堂韻

凍鳥無語僵寒葉曉起漫堆五尺雪穿簾撲幔綴斜
風拂岩紗紅景幽絕爐膏乍灺紫絨生研令煤枯霜
頰折千情擺壓鳳翅垂萬瓦齊鋪烏鱗滅近墻老鴟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四

不知人却立凝眊如被掣月圓三百沸溫瓶盈碗漚
花瀉文縷高禪滿坐氈毼床佳言衝口拊檀屑楊岐
偈子再三題龐老机鋒時一瞥東坡先生寫雪真不
用煩言與喻說杜老梅花詩亦然廣平空有心如鐵
送惟長先生歸寔途中偶成

板橋絲柳黃泥路曾是從公送人處麻衫掃地額沾
沙蒿里一聲公又去長堤雨暗血滋衣旛旆遙遙捲
飛絮白楊無數鬼啼風三十六人唱烟霧人生要死
何用愁白日紅輪攀不住赤髭黃卷懣他生皓齒清

朝暮薄留風雅駐歡場高築糟丘壑大怖一斗
愁愁睡寶池大士心許伴頽怒少日偏強老更顛料
公拍手巷羅樹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金鱗拆日天搖波壯士麾旄鳴大鼙黃頭胡面錦裌
額疾風怒雨鬼神過渴蛟飲壑貌觸石健馬走坂九
注坡傾城出觀巷陌隘紅霞如錦汗成河妖鬟袖底
出巾冠白顛髻下立青娥朱閣玲瓏窻窻窺輕烟倩
語隔紅羅北舟絲管南舟肉情盤景促歡奈何雲奔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五

浪激爭撫掌亦有父老淚滂沱渚宮自昔稱繁盛二
十一萬肩相磨西酋中瑯橫幾載男不西成女廢校
琵琶賣去了官稅健兒半負播州戈笙歌沸天塵捲
地光華盛校十年多耳聞商禁漸弛緩努力官長蠲
煩苛太平難值時難待千金莫惜買酒醺君看至德
中興後幾人重唱天寶歌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梁之魯
人都歌以送之

瘴雨滄州痕滿面去日北風打霜霰青鞋踏遍武陵

山溪流不泛桃花片千崖霞錯繡盤盤自是驚人眼
不見歸魂夜夜攪春雲夢裡黃金醒後雙宵寒枕上
疊征衫曉雨街頭典行卷囊空難買沙頭春一騎秋
風走淮汴袖裏備開北海書匣中自洗端溪研杜甫
南池李白樓堯圖臺館靈光殿七十老翁健如鍊騷
場尚可背城戰大耳紅顏酒百盞醉來猶枕桃花扇
朱家門外季布髡信陵席上侯嬴賤碣石天高曉月
寒潞河水滑秋雲濺幕府若逢裴相國一字應償一
匹絹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六

古荆篇

年年三月飛桃花楚王宮裏闌繁華雲連蜀道三千
里柳拂江堤十萬家丹樓繡幌巢飛燕青閣文牕起
睡鴉鴉歸燕語等閒度不記江城春早暮東風香吐
合歡花落日烏啼相思樹王孫挾彈郢門西少年借
客章臺路少年嬌嬌名都兒雕鞍朱勒黃金羈採桑
陌上青絲籠紅粉樓中白紵辭白紵綠水爲君起青
春環珮如流水東城絲管接西城相府豪華壓朱邱
俠客飛鷹古道傍佳人賣笑垂楊裏垂楊二月隱朱

樓家家宴喜樓上頭碁局喧闐朝送酒管絃響夜
藏鉤繁絃急管夜初闌惜花少女怨春殘桃花澹
歌成血蘭燈漫漫火送寒曉風楊柳首蒲浦秋月
桐金井欄秋月春花無斷絕門前郁李九迴折願作
陽臺雨後雲誰憐洛水風中雪陽臺洛水夢空長那
似媚家玳瑁牀選得東家佳姊妹却延西第好見郎
織成錦席迷蝴蝶種得青梧棲鳳凰遊人恋恋無窮
已踏遍江城春萬里只解賓從集似雲那惜年光去
如矢花開花落迴生愁郢樹鄢雲幾度秋霍氏功名
成夢寐梁王臺館空山丘榮枯翻復竟何言昨宵弱
水今岷崙無人更哭西州路有雀還登翟氏門漢恩
何淺天何薄百年冠帶坐簫索昔時噓氣成烟雲今
朝失勢委泥礫青娥皓齒嫁何人金牀玉几爲誰作
已矣哉歸去來楚國非無寶荆山空有哀君看白雪
陽春調千載還推作賦才

病中短歌

吁嗟我生年十九頭髮未長顙已朽病寒三月苦沉
吟面貌如烟戟露肘羸枯博得妻兒憐七尺浪爲鬼

神有篋裏殘書別故人
几上龍鍾關老叟無情莫問
囊中錢有林還克床下酒蟲
臂鼠肝彼何人嗟來了
桑真吾友

北邙

蒼松老鳳風掀舞壘壘孤烟問無主
銅駝陌上舊土
侯吹作行人面上土山頭白楊化為姥
夜夜田中驅
石虎衣冠北向拜壽陵樹上烏鴉能漢語

自從行別袁水部

自從龍門稱千里天下風流屬袁氏
以茲仙郎復檀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八

名依然彈冠粉署裏我見行館沙市傍
市上桃花照
春浪章華繞路幽蘭笑巫峽趨門玉練長
主人經年
忽回首父老相贈一卮酒遊人爭勒羊公碑
商婦共
挽遺愛柳龍洲江上一片不長髯留君向君
揖甲帳
開時雲不流錦帆過處香猶襲傲然一舸下江浦
直
到潯陽九折處湘娥綠粉掃晴烟小孤雲鬢逗秋雨
三湘九江昔所悲長沙曾此別東籬我今與子
忝同
請別意悠悠誰與吐君不見四世五公聲名極青
眼
望君君努力

長安秋月夜

長安城中秋月明六街九陌無纖塵
先入樓臺喧戚
里次經池館趁遊人遊人宛轉無窮已
千門萬戶秋
如水處處笙歌玉橫傍家家簫管登湖裏
漢家天子
幸平陽金蛾寶炬列成行吹簫蹋鼓留天女
祈玉燒
金黃鳳凰才子後庭競度曲念奴別館伴諸郎
銅龍
輶輶烏啼早金屋沉沉秋漏長秋漏漸深歌漸闌
感
此如何不倚欄願得長侍君王寵願得長隨玉輦看
又願君心如月皎那知妾貌如花老玉盤難收覆地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九

流東風不着斷根草可憐今夜長信殿含酸飲泣悲
團扇未買相如學阿嬌難將赤鳳比飛燕香銷金鴨
妾自燒淚破紅綃君不見十迴看月九迴輦手把輕
紈繞月行盤花筍錦傷心色子夜吳歌斷腸聲紅閣
紫塞三秋恨碣石瀟湘萬里情年年先向離人滿歲
歲還依愁處生年年歲歲秋自好獨憐嬌黛無人掃
木有空顏闌月華自分棄柳同秋草桂魄有恨不長
圓嫦娥無藥應先老願得秋光守翠幃願隨流景送
君衣與君並帶原並吐與君雙鳳不雙飛江南蕩子

無消息龍城征戍幾時歸胡風刁斗愁聞雁閨月簾
櫳嬾上機亦有當壚飲青娥授色留賓態轉多雙燕
有雛辭社去孤鷺無偶奈秋何已見迴文傳錦字更
聞尺素託流波不道人間恨洛浦定知天上隔銀河
愁來白恰連巾濕泣罷青衫挾瑟歌歌已闌月西傾
一年看一度新漢武秦皇消不得却尋方士學仙人
贈黃道元

海內奇士如君少雙眼識君恨不早紛紛俗士盡輕
肥嗟君短褐長安道男兒有骨不乘時處處相逢薦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

福碑請君試秘豐城劍他年倘有張華知

白銅兒

白銅兒白銅兒閉眼不觀書與詩積玉輦金遊帝里
買得烏紗繡補衣歸來白馬嘶兒童黑紵滿堂金字
紅炙牛鍾馬邀鄉里青絲華館鬧春風越女吳娃嬌
侍側又欲凌空生羽翼房中素女術無成永裏金丹
採不得洪都老道術最奇龍虎真人張天師寶錄一
箱金百兩牛頭可作門前斷擊大法鑼鳴大鼓百餘
道士揮白塵門外幡幢引雷公江上芙蓉燈曉吐後

門逼債前門捨乞兒歌郎趨滿野方士行來眼欲穿
山僧醉後顏如頰儒生讀書總多白髮無官可奈
何生乏白金獻天子死無黃紙賂閻羅

以記之

長卿內子無如氏繡佛及諸人物行楷精絕詩
湖絲細嫩嬰兒髮水光瀲灩春雲潔憑將聖手劈秋
毛巨斧劃開枯筒節十日一眼九日看幻出白毫光
滿月衣摺瘦健貌清古筆墨無功哇徑絕白描設色
種種工活奪龍眠與松雪橫見側出燈取影有意無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一

意鴻沒滅絳州淳化老定武鉞鋒摹出無差別誰能
紙上卧王濛要使屢充走殿鐵堂上傳視色生動四
坐欲言口無舌唐鈎森紫損神情宋繡婀娜無筋骨
長卿秀句奪雲烟佳兒指上現青蓮一家淨侶團圓
語大勝詩人王綸川

客有贈余官燭者卽席同劉元定方子公丘長
孺陶孝若賦之

刻鳳含魚吐春醖只擬蓬萊天上見綠綵方底散青
烟一朝別却宮雲面不照明璫翠步搖書帷自剪讀

離騷捍撥春雷罷不問細雨珠花滴小槽韓家燈檠
夜相伴離離朱粉烟黃卷瓦瓶石白竹方床上有羅
文折角硯莫道不如宮裏時高齋守盡蘭心苦邯鄲
才人嫁厮養猶勝閉置閒宮殿栢梁宴罷霞成堆
明池底夜珠來紅膏自殫不得近阿監但掃沉香灰
汗花凝滴雲珠膩蜀葵粉濕青虫醉一石酒盡尚留
光扇婢兒爛熳睡龍傳語九微光輸盡婪杯老
閒吏

宮簾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一

剪刀剪出淞水紋黃琉璃滑淨無塵華清日高海棠
睡一片溫玉沉秋雲花房晝脫守宮的珊瑚反掛簫
湘裙掖庭展轉出坊肆餘脂猶在香氤氳腐儒白首
青蒲薦十度摩挲眼驚見寒色平鋪四丈餘虛堂盡
歛白絨扇骨冷魂清抱雪眠夢回每出松風院少陵
廣廈千萬楹白家大被蓋徧洛陽城安得此席如此
被眠盡西華道上塵土熱中人肺腑如冰舌不鳴三
空九陌殷雷聲

夏日劉元定邀同顧升伯沈仲潤李長卿並長

孺集城西荷亭是日熱甚得暴雨乃解

火龍吐酸燒青槐繁鱗挾日戰雌雷黑雲蟠墨濕崖
鬼雨頭未展風脚回羊角直上旋飛灰鳴階稀點大
如盃潑天猛溜破枯苔千荷葉翻淨綠顏跳珠排沫
紛喧壓飛瀑出厓車齧街髻虬十部影懸懸鱗甲鏗
外相摩推匿床抱柱走童孩舌齟雖張耳不諧破屏
障身肌粟堆半臂未到聲頻催高堂虛冷無餘埃蠅
凍不飛棲梁煤平頭次第陳瞿瞿黑岑牟進羯鼓開
胡粉假姬上塲來官紗淺袖雀頭釵當筵一笑紅玫
瑰蓮花過酒香流顚錯觥觥等迭排詠餘枝滴瀝落
生梅門外青波沒馬臺

萬壽寺觀 文皇舊鐘

先皇舉手移天轂無冠少師鬢髮禿已將周孔一齊
州更假釋梵庇冥族鍾沙畫蠟十許年冶出洪鐘二
千斛光如寒澗膩如肌貝葉靈文滿胸腹字畫生動
筆簡古矯若游龍與翔鶴外書佛母萬真言內寫維
花八十軸金剛般若七千字幾葉鐘唇填不足南山
伐盡覓懸樵諸葛廟前川古木震開善法忉利宮賊

窮鐵網蓮花獄內湖龍去幾春秋二百二回宮樹綠
蒸雲炙日卧九朝監寺優官誰敢觸大材無用且沉
聲吠蚓啼虫滿山谷 今皇好古錄斷溝琬琰天球
克黃屋十龍不惜出禁林萬牛回首移山麓滄海老
靈行舊令洛陽遺耆開新目西山但覺神奸潛易水
不聞金人哭道旁觀者肩相摩車騎數月猶馳逐翠
色蒼寒欲映人當時良匠豈夫竺萬事森疎誰不然
今人不堪爲隸僕興悲運悲又一朝萬鬼如聞離械
杙幾時諫鼓似鐘縣盡拔蒼生出溝瀆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四

蛙飲歎

眾蛙強飲角雄雌怒顙鼓腹入清池池面不減一涓
滴千衆蹣跚醉淋漓學宮老儒課童子長頭短項呌
相隨蒲根荷底互嘲笑我吻猶燥汝不支白龍魚服
過而語汝輩雖飲美以爲眾蛙曹怒呼其侶波心跳
擲如熊羆前驅大腹後丁尾鼓角雖雄劒戟疲白龍
呌池水渴諸蛙駭愕號且馳聚族隱姓入汙泥羞
教東海見涿蹄

試得朱華冒綠池

曾見雲錦光明地花朵雖繁無生氣又見楊妃出浴
圖未離官粉香奩意花意高潔水清冷色態兩絕非
濃膩坐看風曉月斜時柳妥烟沉天欲醉不放玻璃
光激灑高愈低箔如茜染辟如新晴水碧天也要紅
雲亂粧點

雲起樓爲徽如賦

白雲縹緲如仙客只在軒前人不識高人與雲若故
知近固追隨遠亦得鬢鬟人物偶爾成豈有神情與
香色泊然一以氣類從如磁與鐵自相卽主人玉女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五

潭邊住樓居正直高崖處赤欄翠竹與山平便是孤
雲來去路朝隨馬跡渡頭風暮宿卷書溪上樹雲耶
君耶遞爲主茶烟濕處飛泉怒雨中自有徐熙山秋
來忽遇王維句只今長安浩浩塵雲亦隨君馬上去
西山逼眼萬螺青是中應有雲流寓東華舉首卽重
霄垂天漠漠如飛絮

畢少參舟中見武錄知丘長孺被落詩以悲之

鞭策麒麟柴車下疾走不能先驚馬客座見書身毛
寒瀉水高談爲君啞穿楊萬輩豈易君胸中奇麗如

春台早知大黃亦悞人悔賣囊中未央瓦嗟乎長儒
臂在身韜在腹彈射百家竟九流驅使鬼毫如箭鏃
宿遷道中阻風和方子公

黃河水濁如泥注曉起顛風欲斷渡白頭舟子歛手
愁黑霧籠竿大王怒黃熊廟傾庚辰死潭底猶猴鎖
不住龍驤萬斛掀一毛惟鴉作語灣頭樹我告舟人
亦偶然神靈未必苦相怖驅風走浪乞羊豕神若有
知神亦惡僧伽古塔向來靈月下心香聊一炷假寵
乞憐非我心何以供養唯無懼人生禍福有前期辟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六

若古郵亭上路

中山觀長公雪浪石

銀鉤錯落繞盆唇遭時燬禁石僅存裁眉積雪裹玄
雲坐令靈壁羞李昆黑山夜渡蛟波翻飛濤挂壁天
迷昏漩流入眼風生痕一洗河北印板紋石中應有
道子魂

天開巖

不到天開巖不見此山奇僻趣辟如讀書不讀石鼓
與丘墳不知古人幻變突兀處石下常生有帶雲石

旁粘着無根樹骨格道勁毛爪寒山鬼吞聲巨靈怖
靈隱寺前萬竅風石公山上一方霧

一觀音菴爲一心隱齋上人題

古鎗百斛沸春雪衲子如雲謝不得堂頭拊髀飯頭
饒軍持每注珠泉初室中夜語秋花墜舉世三寫烏
焉字難將真藥苦投人衲衣偷裝菩薩淚宴息六度
萬行塲敷演水月空花戲觀音妙法最難思山僧功
德不可議

千佛堂爲玉輪上人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七

千佛堂中千箇佛眼底諸君皆髣髴旁邊突立千佛
巖紺朱剥落千年物寒風十月枯青嶂短尾饑猴跳
枝上毘盧帽于茶褐衫道是掌頭老和尚

般若臺爲無懷上人作

般若禪人曉禪味伴如屋底看山翠又如人持京師
書誰不是香有香氣荒臺老骨一片青風吹日炙石
文腥鴉將三百溪藤紙摩取四十二章經

西林菴爲從石上人題

西林禪人東林弟初作新詩暮作偈將禪比詩不爭

多色裏膠青水中味室中枯坐一繩床
曉風吹出沈香氣

集張園分得對字

秋芳老盡枯香在缸花夜煖朱絲佩
洞庭橘子割霜寒碧梳青盤雅相對
鉤月半腮吐薄暉長眉小史換官衣
金爐火急焦聲碎杯面魚珠點點飛

步小修韻懷景升

江清日夜銷梅冶長髯仙人在其下
歌樓夜雨蠟燈紅袖壓金危點籌
馬篋中時有青銅淚賓客無歡神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八

色醉欲將心腹苦千人前門投刺後
門避世人眼塞開元錢那能讀得貞
觀字百萬拋來李白窮十千唾手袁
羊戲溝水至清河至濁漢官不重東
方朔天池老盡垂天翼斥鷃公然乘
羊角

從軍行贈程生 生善刻玉

留都十日九塘報程生拍手向東笑
三百斤石一手提自典冬衣買烏號
玄霜十月道途難雪花如石打馬鞍
敵衣三尺不掩體尚說淮南氣不寒
自從和議成反復正使羈囚尚書戮
天子咨嗟發帑金經畧提

女過鴨綠材官猛士氣如雲玉刻腰帶金麒麟朝廷
豈無胡都堂人間不少威將軍往開倭奴寇浙時義
烏貴者至千人倭奴機關亦易與結羊揮扇驅婦女
十步一伏九步連八尺神刀吼秋雨程君切玉如切
肉倭刀雖強不過玉

走磨影石

石影酷似人間所繪初極像有大儒欲開異端刮其影不能盡乃止

禪月羅漢天下絕螺烟滲石光不滅面紋漆黑眼生
稜衲衣袖展秋雲潔幅巾談道老先生以刀割影影
愈微如虫蝕木偶成文鏡花羞必生枝節中山廢圃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九

石如鐵白浪纏身捲飛雪移向山中作一盆飄然乘
風葦可折

過新脛河

北風浩浩吹酒池萬娥夜舞糟丘堤飛廉手把火旗
麾少師踰天不敢啼是時獨夫眼方纈古鼎排庭歷
豹血姐已頽紅倚曲欄野人霜下踏冰裂須臾轉致
軒墀前皴肌凜凜顙垂雪新脛傳視血淋漓仰天大
笑纓珠絕已見愚臣心孔多又見耄叟骨如鐵殿外
執圭聲唯唯聖度如天鑒似水西方罪臣老更恥口

草談陰陽朝披雨雪夜眠霜
衰乳瘞朽目茫茫
何異燭火仰三光

綠雲菴爲蒼麓禪人題

天女乘空灑藍水秋雲染就層山裏
瀉地捎天萬尺長
客霧郵風二十里
簣簣谷前君山側
水冷山枯行不得
藤花格子竹方牀
眼裏叢梢如舊識

河陽

潘郎種花如種麻
百里霜鉏耘錦霞
掃香少女紅浸了
東渠西池浮落花
潘郎去後委泥沙
春風如旅歸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無家遠傷瘦
樹怒樣牙明星未出啼
老鴉烏鬢三尺

叔禧斜

驪山懷古

薄雲淺照玫瑰紅
一笑君王三舉烽
羯鼓樓頭鼓一通
霓裳夜舞玻璃風
赭山梁海老英雄
鑒地出天開
函宮月珠如炬
啣雨龍三泉照澈白日同
蓬萊方丈遠不逢
方士談仙如鏤空
舸滿載雅芙蓉
堆珠積玉海波中
千歲老狐穴深叢
陰厓占斷石
簾櫳飛鳥

先青松鳴雨鳴風怪哉蟲

卷三十一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錢塘 陸蘭徵 闕

五言絕句 附六言絕

虎丘

一片千人石
瑩晶若有神
劍光銷不盡
留與醉花人

其二

問此石上歌何如
生公說石若解點
頭聞歌亦當微

嚴陵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谿深六七尋
山高四五里
縱有百尺鈎
豈能到潭底

其二

文叔真有爲
先生真無用
試問宛洛都
誰似嚴灘重

其三

舉世輕寒酸
窮骨誰相敬
如何嚴州城
亦以嚴爲姓

其四

或言嚴本莊
蒙莊之後者
或言漢梅福
君之妻父也

偶作

靜東三三昧
多年得效方
不知緣底事
動輒嘆龔王

別無念

漢口來何易湘江去不難北風吹順水三日到齊安

其二

送君竹林祠竹子何森森不痛別難腸但傷知音心

其三

辛苦李上人白髮尋知己爲爾住龍湖爾胡滯于此

其四

湖上望君切江上送君苦江上與湖上計程一千五

其五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二

陸程華容道水程京口驛良無黃金贈感慨復何益

其六

謂爾真吾師謂吾真爾友不知歐冶爐肯鑄頑鐵否

其七

海內交遊多何人可與語我欲知姓名東西南北去

其八

落龜蘓季子無官妻嫂欺爾若不見憐飄零安可知

別洪子兼寄吳臨川

暮雨復朝朝送君江水邊故人如問訊道我憶臨川

十日輕爲別重來未有期出門餘淚眼終不是男兒

其二

惜別在今朝車馬去遙遙一行一回首踟躕過板橋

其三

鬱鬱西陵路迢迢在何許不及寒潭石朝夕共君語

其四

浪跡滯黃州壯心成白首君逢袁老尼肯語廣陵否

其五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三

魚書曾有約千里若爲函瀟湘無限水不遑到龍潭

其六

兄弟爲知己同袍若比隣出門去亦易只愁君一身

其七

死去君何恨藏書大得名紛紛薄俗子相激轉相成

其八

君意不在書著書爲誰子安得東南風吹君渡湘水

附龍湖答詩

入門爲兄弟出門若比隣猶然下幽谷來問幾死人

其二

無會不成別若來還有期我有解脫法灑淚讀君詩

其三

赤壁賦蘓公龍湖吟白首君是袁伏袁附君成四友

其四

江陵至亭州一千三百許尚有廣陵散未及共君語

其五

別不說今朝去不說遙遙路逢進履者定知過圯橋

其六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四

江陵一千三十里詩一函計程至君家百函到龍潭

其七

平生懶著書書成亦快予驚風日夜吼隨處足安居

其八

多少無名死予特死有聲祇愁薄俗子誤我不成名

同無念過二聖寺

自從智者去寶珠曾遊此今日無念來添一故事矣

其二

長者卽維摩和尚似鷺子中有妙音人可比散花女

十二月十八日至靳陽舍舟從興國走咸寧道

出金牛鎮山路如刀脊飛雪侵膚輿人艱窘

幾不能步然千峯綴雪或如鴉鷄或如積雪

亦行役之一快也道中隨事口占遂得十六

絕句

江行值逆風陸行招雪雨何適不艱難弱夫挽強弩

其二

袖裏藏香茗案中具糗糧出門無一有始覺老妻亡

其三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五

野竹根連石村姑語帶蠻役夫前指我此是小了山

其四

壁上烟森森道旁石齒齒舉頭不見人但見前人履

其五

皂衫如伏鹿石底蹶而起壯髮小平頭霜鬚老掾史

其六

惟鳥啼空樹斷雲愁暮山可憐吳季子死彼博陵間

其七

淋淋淫淫行仄仄歇歇遠此去浮屠街二十四泥坂

其八

曉看烟林青暮看雪嶺兀似我苦征人立時換白髮

其九

莫嫌馬沒蹄莫怨車泥轍比作看山人孤筇穿嶺雪

其十

至大

千山照平湖城在湖波上前途一髮行斜繞屏風嶂

其十一

好在官台里山高水亦環兩崑陟絕起更好大雷山

其十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六

峯峯雪點綴曲曲水蒼寒却似曾經眼王維畫上看

其十三

人行嶠嶺上時與岩相笑馬落溪橋間忽爲雪所沒

其十四

酸呼復快吟役者哭且怒我是好琴人那知黃栢樹

其十五

惟石與危岑山神勿相試我行慣險難歷盡風濤地

其十六

應州字在金牛鎮

系繫天王座烏巢大士冠鷄棲爲市井鹿柴作門闌

途中口占

八月離長安二月返鄉社唧泥雙燕兒依舊簾櫳下

其二

二月返鄉社四月卽長道兒童隘巷視高士隔溪笑

其三

辛若老魚軒廿年同道路今日白楊村卿留我獨去

江上見數漁舟爲公卒所窘

釣竿拂曉霜衣薄蘆花絮一畝不籍官也被官差去

其四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七

浪道漁家樂供餉亦未閒君欲長安穩隱于徒隸間

途中口占

文字讀來倦心情放去閒夢回無一事只有看西山

其二

灑灑人峯陂油油禾黍道野老扶藜行佳人隔路笑

其三

駿馬紅絲絡幞頭金蛛裴兒童攔路語道是賽牛王

其四

施瓦稀疎點涼窻穩貼眠夢中何所見峽水與簾櫳

其五

眼裏雙瞳在腹中一字無乘閒聊緝網欲去拔珊瑚

其六

老識回車跡橋留斬袂痕此中多俠鬼且莫繡平原

六言絕句

與曾退如過葡桃園話舊偶成

問我低回何事十年夢到胸中今日兔葵燕麥當時

秋雨春風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八

古井已無完檻石榴依舊燒枝莫道故人如夢夢中

却有長時

其三

鶴啄苔而不去僧振袂而相迎少師影堂塵掩古佛

紺殿草生

其四

舊桃開入幾載衣緣重去三圓不放雲烟渺漠焉知

鴻鵠能飛

七夕偶成

天上一昏一旦人間甲子周年不分黃姑織女夜夜

烏鵲橋邊

其二

兒女紛紛乞巧先生老矣何求不用弓靈烏鵲唯宜

拙守斑鳩

題尚覺和尚卷

手題頂骨數珠腰懸生鐵戒尺走遍南閩淨提要與

英雄結識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九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評
武林 沈國佐 四

七言絕句

題劉生

不愛韓康早避名，愛他垂老解多情。
調得歌兒聲似管，當筵唱出是劉生。

病中見中秋連日雨東江進之

禁方藥帙滿床頭，雙挾青鬟坐小樓。
疾愁愁三日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一

雨昏昏滑滑一年秋

小婦別詩

一身狼狽踰冬秋，姊妹人人嘆白頭。
剛得在家三日

好明朝行李又杭州

其二

弱柳輕帆快送人，巫山原是女兒神。
願隨潑火清明

雨洗却錢塘十里塵

其三

輕寒輕熱養花天，箇日錢塘更可憐。
驄馬欲嘶嘶不

得自公堤畔柳如韉

其四

湧金門外柳條絲，岳有新祠自有碑。
一句叮嚀君記取，西陵莫作小蘼詩。

初至西湖

山上清波水上塵，錢時花月宋時春。
看官不識杭州語，只道相逢有北人。

其

一絡香風十里堤，萬株楊柳着行齊。
蘓州浪得佳名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二

字試把湖山共品題

湖上遲陶石簣戲題

蘭舟繫處一驄嘶，箇是桃蹊箇柳蹊。
山色湖光判斷

盡只留花草待標題

其二

歌舞罷中可度身，六橋隨處嗅香塵。
西家有個如花

女可得將來侑遠人

桃花雨

淺碧深紅大半殘，惡風催雨剪刀寒。
桃花不比杭州

女洗却胭脂不耐看

湖上贈錢塘湯令

一簾秋色一堂雲白石灘頭坐使君
奈取桃花爲押字判來山水作移文

其二

着意憐花緊護持不曾殘殺一枝枝
花神欲謝應明宰分付袁郎好作詩

其三

羅綺如烟粉作丘青娥國裏小諸侯
河陽不敢談花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事只是天堂見亦羞

其四

一箇窮官不解爲貪他絳葉與青枝
來時開花去結子教人怎不罵狂癡

偏虛

判却顛毛判却身衲衣袍帽不沾塵
告君古佛無多子着了邊旁亦是人

經下邳

諸儒說盡一身餘始覺秦家網目疎
枉把六經灰火

底橋邊猶有未燒書

紀夢末句連之德州詩

一尺殘膏到曉明五更霜裏萬千情
依稀夢得連之句紅映樓臺綠映城

梨花初月夜

梨花初點貼窻流斜月笙簫處處樓
醉裏不知花是影隔紗鷺喚小楊州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周承明飲北安門水軒

秋容瑟瑟上菱蘆湖上青山鏡裏姝
碧瓦黃牆宮樹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四

裏湧金門外有西湖

天壇

空壇深淨駁琉璃禿髮簪冠老導師
銅杏金塗秋草裏如今不似世宗時

其二

李後主呼天爲碧翁

碧翁難道是無情分合千年議不成
不得寧居天亦苦古來多事是書生

其三

六年通籍濫儒紳走馬天街觸路塵
漸愧黃冠羽衣

古朱龍雙引亦呵人

其四

仙苑桃花朵朵香曾於天上看霓裳劉郎老去風情減閒把音容問太常

香山

永陵幸西山語侍臣云諸山惟香山有翠色

真人天眼更絕倫翠色香山此語真八十老僧牢記取一時三遍語遊人

昌平道中

菴前乞得老僧茶一派垂楊十里沙鳥籠白藍憑棟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取麝香李子枕頭瓜

兒開美場江進之書來始知

一春懷緒熱茫茫夢裏無端也轉腸小弟書來怕愁我寒溫虛作兩三行

其二

官程屈指二千餘頗怪真州消息疎七月始傳江令字道兒亡在秒春初

其三

說着旁人也痛酸余今寧有鐵腸肝十年送却六

女已作尋常離別看

其四

識得乘除理自明梅蘭焉肯一時榮黃泉苦覓先姑去好與曾登作伴行

曾登皆伯修子先亡

得舍弟徐州書

開船已是四旬餘纔得徐州一紙書內中數語朦朧甚見了愁于未見初

其二

佳人生死不知聞辜負梨花一面雲昨日宮羅新裁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剪爲伊留得半拖裙

遣姬

蠶懶無心更作絲樂天未老別楊枝陽臺不是嫌雲雨圖得生離勝死離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齋中說舊事偶成

漢江秋淨石鄰鄰黃鶴樓高不見塵今日樓臺歸劫火眼中猶聚上樓人

其二

萬无如鱗鱗作堆別山重見禿翁來晴川閣下南樓

水一曰同君萬幾回

其三

珠樓曲曲野仙娃一帶風窻十里紗記得中和門外
路女牆東去是他家

其四

屏居逼近紫微堂白火青烟五尺床鈴柝夜寒聽不
得鷄鳴先起着衣裳

燈市

六街花粉蔽蹄輪一簇香飛紫路塵請看樓下號呼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七

者卽是當時樓上人

柳枝詞

江南柳絮已紛飛河北垂楊未折枝一種青娥嬌
女南家嫁早北家遲

盤山道中嘲寶方死心寂子三和尚

筇節楞楞過頂顛偏衫口上繫明珠雲中棕笠垂垂
墮正好和驢寫作圖

石雨洞

山僧問亦不知名凹處唯將腹背行石骨數卷泉一

纓遊人多少只聞聲

入紅螺嶼道中紀事

山風吹曉作新嵐仙夢茫茫古石龕欲識死生情切
處棺材峯上卓茆菴

其二

田家打麥婦盈畝高髻垂肩竿在手此是六郎繫馬
椿郎君未審停鞭否

其三

葫蘆棚下水平鞦古戍遺屯記宛然馬市時來今幾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載邊烽堡裏宿枯禪

過黃梁祠

一掠青絲鏡面垂朱題銀額呂仙祠饒他壽盡塵沙
劫只是黃梁未醒時

其二

不脫陰區苦柰何仙官塵侶不爭多人間惟有李長
吉解與神仙作輓歌

宿朱仙鎮

扶高夜鐸冷空庭草木猶疑戰鐵腥地下九哥今悔

不六陵花鳥哭冬青

其二

陽胡歲歲括金錢稱姪稱臣也枉然馬角不生龍號
冷酸心直到犬兒年

其三

青驄挽斷綠楊絲寒食西湖祭酒時第六橋頭香十
里桃花風起疊琉璃

其四

祠前簫鼓賽如雲茹泣爭剗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九

死幾時論定曲將軍

野史載曲
將軍甚烈

看梅

莫將香色論梅花毛女而今已出家老幹瘦枝蒼幾
許總無花夢也輸他

其二

自剝青苔自掃塵仙經沈縷對幽人不須更畫維摩
詰恰有梅花爲寫神

送臨湘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鑒烟雲幾百春巖巖枯壁碎魚鱗青山也曉茶煙

法要作涅槃堂裏人

其二

不轉空輪轉火輪一番金碧盡成塵世情若也同燒
却好作瞻風撥草人

其三

菴主鬚眉依舊青檀那施得幾星星踢瓶且免輸山
子楷背何須喚古靈

上人爲寶
方落髮師

其四

衲衣吹敝綠楊風食拾春江石子紅乞得黃家石浪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

字可能將去扁虛空

余時方爲寶方乞
黃論德石浪齋額

送蜀僧往南游

一踏峩者二十春水花破處石鱗鱗憑將徧吉書一
紙傳與東洋打坐人

法華菴看月江老衲移栢樹

竹皮屋子僅條籬繁榮濃花最不宜乞得趙州栢樹
子當窻亂挿兩三枝

其二

一番霜雪一番姿鐵幹銅膚自小時和葉和竹纔尺

五幾年長出杜陵詩

其三

自憐禪榻滿庭莎
寬處須容一笠過
試較沙彌長幾許
看尖上下不爭多

其四

閒將栢葉攪胡茶
供養方情老作家
不似破頭山道者
貪他傳代古袈裟

其五

省如霜葉骨如鑿
破衲何曾畏早寒
夜坐連雲春帶雨
如今真作畫圖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一

雨如今真作畫圖看

王閭然館中看梅

乞得馬家雙玉鬟
清姿濯濯槿籬間
幽香偶逐寒風去
帶却書聲過別山

其二

竹外斜侵十步強
千枝萬朵亞隣牆
東風若過黃梅節
吹得先生醋甕香

柳

晴江灩灩鴨頭絲
半管春情半別離
不知陶老綠簾

事也向東籬折幾枝

其二

牽愁帶緒弱烟中
銷却東隣幾頰紅
欲把無鹽比西子
老髯時復立春風

其三

少年容易起悲酸
每爲春條惹肺肝
而今心老烟灰滅
只作遮離映水看

祇園理藏完

貝葉重分甲乙科
殘編無柰蠹蟲何
因君一問阿難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二

老強記如何得許多

其二

書却何須怨祖龍
南寮師弟北師公
元宵夜月春燈裏
半入兒童火爆中

其三

收得殘函萬紙餘
更尋高閣作精廬
何人却出銀鈞手
贖取琳琅次第書

過赤壁

駉石奔雲浪幾春
黃泥坊底射涸鱗
周郎事業坡公

賦遞與黃州作主人

大林寺寶樹

鐵幹銅膚四十圍，隔峯猶自望孫枝。
塗雲抹月空山里，曾見東林行道時。

其二

瘦石鱗鱗帶碧絲，百盤無地不青枝。
人間那得西方種，問取嘉州合眼師。

題天池後嶺

往將天事問脩人，碧玉蒼波妄比倫。
而今萬仞峯頭立，依舊圓空掛斗辰。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三

山中逢老僧

擬把蒼烟付老閒，廿年形影不離山。
窓前一樹盤空老，曾是天台拾子還。

其二

一抹青烟沉遠巒，禪心汰得似冰寒。
閒山閒水都休却，付與瞻風衲子看。

其三

念珠策得定功成，絕壑松濤夜夜行。
說盡瞻覽都不

省依稀記得老陽明

其四

一室長關谷底泉，兒孫閱過幾霜顛。
松根夜壑時來杵，不省人間有睡眠。

其五

愛把蒼竿觀月滿，山風吹頂不曾寒。
竹林寺裏尋常去，乞得西僧梵木看。

其六

謀得西崖杉栢成，山中知面不知名。
少時曾學收雲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四

法擬把一囊送我行

其七

坐破松巖不記年，衲衣長是裹谿烟。
天池寺裡猶嫌近，更住天池絕巘邊。

明空住柳浪五月附余舟南下別于歸宗道上

因作柳浪三疊以送之

青池白石勿談空，銷却寒缸幾炷紅。
記取曉柳波湖上，柳夜禪聽盡碧絲風。

其二

碧溪影裏一僧歸
漾得雲光上的衣
記取柳浪湖上
水穀紋風起鷺鷥飛

其三

石鑪話盡晚窓烟
閒剔春芽自煮泉
記取柳浪湖上
月隔花呼起放生船

過歸宗寺

墨池秋水石苔寒
晉碣唐書野火殘
一丈草青緋殿
裏爭教赤眼不心酸

蕪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五

夜深蕉恰帶寒漸
隔水青梧辨露枝
閒取無心老衲
子幾人消得幻琉璃

其二

夜泉香鍛石鑪紅
聽盡寒松帶雪風
筭取人間幾月
子江心跳而復甌中

其三

青山不改黛螺春
孤閣娉婷是女神
一臂伏光半匝
水人間多少熱忙人

永石蛾眉亭

空江石壁瘦鱗鱗
賦綠顏班斟冷春
掃取山光爲黛
粉儘教蕩子作仙人

其二

擬將杯捲作家鄉
臥月橫烟夢幾場
況是蛾眉清得
死爭教白也不郎當

其三

是處烟嵐掛齒唇
懶將時事習心神
青山也許人酬
價學得雲閒是主人

白門逢焦師座主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六

十年一拜鄭康成
搔首青山獨自行
醒卽讀書倦卽
梳不將無事換公卿

其二

赤軸猶如水瀉瓶
草顛書盡萬梢青
而今老矣都休
却日課雜花兩卷經

戾師之水亭

架書狼籍粉蟲殘
六月文紗澱水寒
麾卻如花舊拍
板茶瓶相對白蔬盤

其二

師之耳韻考
事西方之學

卷葉寒來多少時形言眼語亦能知白頭聞得無生事學把胡珠喚老師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都城歸義

寺別然念及大姑自云明歲二三月當還

出籠不遠因大笑而別今大姑與兄俱逝矣

哀哉

別時猶記帶餘歡夾轂風生滿面灰屈指來年二三

月大姑舍笑長孫來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七

伏感雖然學聖流難辭真慟到看頭獨形獨影空舟

裏自說因緣自解愁

其三

聞說南中也破顏幾迴夢上九華山而今恰走南中

路不是生遊是死還

其四

饒他白髮倍耆年那得三朝無惡緣一刻未離一刻

苦爭如長夜却先眠

其五

燈前腸痛子瞻詩宿世他生自可知郵館暫來還暫去蓮花聚首是長時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花

少時飛將氣如騰老去常思繡上鷹抽得健兒金鐵矢等閒親角兩三棚

除夕偶題

螺甲香沉蠟焰殘黃柑歷歷羅青盤朝來令節候官長當去紅衫欲贖難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八

白酒青盞強作歡長歌到底意難殘當時京邸團圓日只作尋常聚會看

壬寅元日

不圖宴坐與澄神只要烟嵐過眼新筭取開年得意事衲頭隨着往山人

元夕度門出官中月餅同賦

曾向昭容手內傳綠綵親押聖人前三千里路秦宮月和雪和烟到楚天

其二

盤中猶折半宮花刻鳳攢龍自內家不是國師爭補
得也應墜破紫袈裟

其三

曾是金娥印得成留將舊樣說陰晴等閒放出中秋
月併與春燈一夜明

竹枝詞

龍洲江口水如空龍洲女兒扶巨艦奔濤潑面郎驚
否看我船歌八尺風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十九

雪裏山茶取次紅白頭嬌婦哭春風自從貂虎橫行
後十室金錢九室空

其三

百錢一尺買吳絳焦髮龍鍾舊玉兒記得庚寅前後
事萬紅堆裏插花枝

其四

東街晴雪未消泥南陌陰臺又漲堤恰似江頭怨
面乍時歡笑乍時啼

其五

泥深一丈怯開門惡風惡雨惡夢魂纔喚婦來人喚
去斑鳩喚得也頑頑

其六

長檣鐵鹿破洪濤木綿子花七八高樓時鬪力強二
虎拋擲輕如一鳥毛

其七

船上女兒畫春娥一葉飄隨水上波左手牽妹右牽
板雲冠不動青鬃戔以上二首
書所見

其八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二十

吳兒纖臂語音濃北谷高簷頭領重江西賈子面如
漆粉眉行纏伴老翁

其九

陌上相逢盡楚腰涼州一曲寫吳綃鴟絃撥盡南湖
月更與唱歌到板橋

其十

玉娘一曲叫天鵝此地曾經牙板過十五年前細腰
柳而今枯瘦十圍多

其十一

一片春烟剪穀羅吳聲軟媚似吳娥楚妃不解調吳肉硬字乾音信口北

其十二

賈客相逢倍惘然櫻楠杞梓下西川青天處處橫墻虎鬚女陪男償稅錢

食筍時方正月

鮮甘最與素盤宜羞殺蒿苣與露葵野腹雖饒下筋緩疑他名字叫龍兒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三

穀水溫風解東時家家饌得雪玻璃憑將野意酬君子飽食西牕讀楚辭

其三

纔呼痛快忽傷唇積玉堆霜止一巡便與喚名西施腕軟他舌乳更清新

其四

嬌年那得逼人清雪骨雲肌已十成校色與香皆第一疏經頭上擬題卿

其五

族類叢生楚水濱前身未嫁湘夫人請君試看殘月上也有斑斑淚點頻

其六

苦將墨派染龍孫只寫瀟瀟个字繁寄語湖州文與可機村爭似買盤飧

其七

舊踏山陰雨後春貓頭花筍賤如薪陶家只揀破塘買一日常番兩替人開周望屢稱破塘笋

侍家大人游太和發郡城偕遊者僧實方冷雲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三

尹生也

戴將頭髮入禪關長得閒時也畏閒從此野人功課定一年須上兩番山

其二

全家都愛踏雲烟過去青山香火緣扶着白頭拜真武被人呼作地行仙

其三

朝衣疊却繫烏藤白石青岩取次登識得袁家裝束別紅旌隊裏一騎僧

習家池

一庭幽碧鏤嵐烟旋着春茶試乳泉想得當時醉出
簡面容如赭影頰

大堤女

文牕斜對水香籬胡粉薄施細作者貪向墻頭看車
馬不知裙着刺花兒

題紫霄太子巖

多少真宮學大還只將白雪換顏顏爭如淨飯真王

子巢頂穿芽大雪山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二

三

七星巖

紅霞一抹霧千重石骨如斑翠點濃何事丹砂炊不

轉諸仙長燕竈門峯

關公祠 智者嘗稱攝山玉泉為四絕之二而攝山伽藍為楚新尚

平驅妖國洗蛟潭月下高禪獨自恭耻與攝山為伴

侶為他新尚作伽藍

除夕有感

閒花閒月免祭神且樂明朝到手春前日柳浪亭上

客今來留得幾多人

卷三十二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三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虞士聰 閱

七言絕句

擬將

擬將藤杖伴袈裟買却新年便別家湘竹廟前盆補
口不知何處看桃花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以別之

一身直出鴈門關踏遍堯封禹跡還收拾行滕與笈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一

予待隨徐福上三山

其二

携將雙目入雲堆白石蒼崖日幾迴但得肉山先報

我納頭親自領僧求

其三

三年擲却皂紗巾五柳家風一味貧願得龍沙休帶

印兒孫只作愛山人

遊石湖

愛取春江一抹澄斜帆艤疊柳層層開來袖得佳石

子付與山中好事僧

其二

三番石上聽歌脣轉眼楊花一紀春座客十來消却
五更無一個六句人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纈青縈白幾千條胡粉聊將贈舞腰當日欄川無此
景強于雪裏寫芭蕉

戲題十姊妹花

蘇中有紅姊
姪花極紅

綈屏綠屋引成行淺白深朱別樣裝却笑姑娘無意

蘇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二

緒只將紅粉鬧兒郎

水仙花

琢盡扶桑水作肌冷光真與雪相宜但從姑射皆仙
種莫道梁家是侍兒

看紙鷁

等閒一葉破高雲一簇妖童十里塵便與富兒償酒
債不須更倩郭仙人

甲辰午節觀競渡

平湖新漲滑如油十丈紅橋繞樹流我有敝綈三

幅也將裁去掛船頭

其二

碧甃樓下水平溪濯足池邊日正西橋上橋下人如
蟻只愁翻却孟公堤

吳生貧甚所遭輒奇詩以送之

踏遍吳關楚陌塵榆花空對白羅春如何四海袁居
士偏遇人間憔悴人

其二

謝氏青山入夢多騷人終是惱湘波白公有語君聽

蘇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三

取命壓人時不奈何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成四偈

示同行諸衲

少年學得跳胡神十地三賢眼上塵老去無端呈敗

衲倒持霜刃與他人

其二

泐水高山只自聽白雲終不礙峯青貪他一口龍潭

冰枉却金剛般若經

其三

走星流也是遊龍潭不見是親師而今石塔生龕
取正是金剛出世時

其四

棒頭有眼師辨取響裏尋文我不知前日少陵祠上
過秋花秋鳥總如詩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

湖上烟窗一抹青他時親見望州亭也知魯國真男
子要識中郎舊典刑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四

好伴青山作主人門前衲子去如塵法堂草長深三
尺更與腰鎌走一巡

答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山不得

住故末句云云用博一笑次篇聊爲解嘲亦

可作一段公案也

雲嵐已是屬閒身高下青崖日幾巡看盡德山好烟
水只緣不是武陵人

其二

眼前巒壑任高低身裏尋身却是迷正在武陵溪上

住不須更覓武陵溪

德山間長嫂去世慟念伯修感而有作

未亡去竟何悲腸斷坡公卽世時今日德山峯頭
上吞聲重作哭兄詩

其二

山北山南累亦多愁緣不盡奈他何花源正好深深
去又聽人間雅露歌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戲別君御兄

北斗欄杆南斗橫竹林今夕夢難成願憑織錦天孫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五

指諸出陽關疊外聲

答君御諸作

碧水丹崖不自由無因關入會仙樓布帆飽趁瀟湘

水幾處青楓黃葉舟

其二

溪鳥溪花盡寄聲花源無路只空行陶潛老被漁翁
悞任把青山累後生

來詩嘲余
不入花源

其三

溪流片片疊春沙紅樹前頭又一家寄語青門種瓜

更種瓜先種枕頭瓜

來詩有種瓜青門句

其四

打疊歌鬟與舞裙九芝堂上氣如雲無緣得見金門

更向洛陽沽酒細君

時君歸漢山金門記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

青山憔悴故將軍昔甲年年印水紋受盡蠻烟與瘴

雨不知溪上有閒雲

其二

行盡鴛鴦水上頭裴旆方始得心休閒驅欵段隨鄉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六

里我亦君家馬少游

桃花流水引

花源神遊幽思繁懷枕上夢中如有所得命曰桃花流水引亦仙家

竹枝詞也

華陽巾子碧縑環紫府簾前舊押班阿母英雄爭一

柳醉中輸却小蓬山

其二

路逢蕭史不回身風裊芙蓉繡領巾雲裏自然清格

少但憑閒艷作仙人

其三

神却紅雲侍紫皇談諧長是困東方乍來不識天顏笑只道頻瞻列缺光

其四

夜深仙犬吠花關私過雲英與玉環天上看來偷律

重玉桃一顆謫人間

其五

掃斷絳霞陌上塵青鸞白鳳集仙真吹笙搗藥皆斯

品要作蓬山駕坐人

其六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七

關草庭前霞作堆花宮無事濫驅雷麻姑向說水清

淺又過扶桑有一回

其七

東海群兒拜木公腰間常繫鳳皇籠絳裙一舞二山

去驚起扶搖滿翅風

其八

光霽堂前催賜衣少年天女弱腰圍而今花樣新奇

甚不用銀河織錦機

其九

盡到朝元會上來春風坐遍小瓊臺開聽蔡誕輸龍
語引得諸仙笑似雷

其十

澆盡銀灣水作田全憑奇僻教諸仙老來猶自耽兄
戲弱水洋中泛鐵船

竹枝詞時阻風安鄉河中

一溪纔斷一溪灣一尺繞過一丈還船子已愁箭括
水兒童又指嘲兒山夢云黃山藏船必風雨
河名一箭河水勢甚急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八

蘆花枝上水痕新南市東村打白鱗只在梁山山背
面梁山何苦不離人

其三

武溪慈翠獨稱梁正望黃山一點蒼三日風頭兩日
雨謝公昨夜拜梁王黃山有謝公祠梁山神即
漢梁松也俗呼為梁王

其四

儂家生長在河干夫婿如魚不去灘冬夜趁霜春趁
水蘆花破底一生寒

送寒灰人叅上兼訪陳遇卿

青峰只在兩眉間何事三回不駐顏信是黃冠多俗

品不曾俗却謝羅山

寒灰三過武
當皆未入山

其二

玄編檢盡蠹魚殘不載雲官與鳥官未識上真真本
末君行試取藏經看

其三

摩肩簇綺沸如雷早向天門道上來為語別峰佳絕
處王虎巖底出瓊臺

其四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九

少年擲却敝頭巾老去常思個裏人忽爾走來無際
地莫教踏着一微塵

乙巳初度口占

南郭讀書西郭田一竿秋水一湖烟蠻歌社酒時時
醉不學龐家獨跳禪

其二

白石青山到處緣月高梳櫛日高眠無間已是慚夫
子四十于今少二年

江上

桃花春水滿江頭獨擁佳人翡翠樓誰抱琵琶江口
上聲聲彈出小梁州

其二

二月山花接郡城絳桃垂柳獨分明請看高塚官人
草別作青春一段情

過康節先生安樂窩

天津橋上沙園屋共伯城邊石吐泉料得先生都不
管來時如月去如烟

擬作內詞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玉殿蓮籌夜未央內人傳旨出昭陽朝來剛赴西宮
約莫遣經筵進講章

其二

宜春苑裏日初斜三百妖童校麗華
馬不知若個是官家

其三

百子池頭九子萍美人雙照月稜青
水誦得蓮花兩卷經

其四

阿監當頭送好音羊車行處我爲食朝來領取鋪官
例御帕親封少府君

其五

彩仗龍旌拂曙輕朝朝東閣坐先生皂囊久積言官
奏分付金璫取次行

其六

八月秋高兎子肥卷毛宋鵲疾於飛開闌一放天顏
喜玉手親携自在歸

其七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金衣滑滑曉春眠白髮中官催問編天子自臨宣示
帖美人親礪校書箋

其八

一般春色有林榮十樹櫻桃九樹生拾得青梅如彈
子護花鈴下打流鶯

夜飲鄒金吾家

夜深歌起碧油幢部部爭先那肯降闕盡龜茲諸樂
府却翻新譜按南腔

見官監走馬

日從風高萬馬齊東華門裏映花嘶平明挾彈西園
去白日晴翻碧玉蹄

登嘯臺

青峰如面洗溪紋石上鷺音久不聞欲向先生供一

七嵩山烟雨華山雲

聞簫

江上清聲入夜哀潛虬初泣鴈初迴前山月起青如

黛怕有幽人騎鳳來

戲題君山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

洞庭湖水日潏潏腸斷湘妃竟不還千里蒼梧常在

眼君山真作望夫山

余凡兩度阻雨冲霄觀俱爲訪龍湖師戲題壁

上

江樹蕭森江水長今朝風雨又瀟湘冲霄道士迎明

揖笑指看花前度郎

其二

我從觀裏拜青牛忽憶龍湖老比丘李贄便爲今事

耳西陵還似古西周

黃昭質憲使得銅雀敗瓦割而爲三一以寄乃

兄平倩其二遺余及小修弟

題題蔽日栢連雲曾見英雄話使君近日騷壇誰鼎

足眼中依舊是三分

其二

土蝕霜凋字半塗雲霞千古潤肌膚豐城獄底渾閒

物供得張華用也無

其三

池波爲墨筆爲墳爭似卿家老右軍我是漢朝金日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三

碑龐參焉可試羅文

其四

邱君囊却上公車梵字兕邪應滿廬自嘆蒙莊老弟

了南華又作一通書

惠安伯園亭看芍藥開至數十萬聊述數絕以

紀其盛兼贈主人

看罷南徐紫錦堆釵亭碧股又催開旋心縵子紛難

識喚取維揚舊譜來

其二

雪色玲瓏照地華飛航走兇疾如車等閑倒却春三
甕未了東軒一角花

其三

百千新艷一時開那遣花妖不下來好與扶節枝上
去花頭處處有樓臺

其四

花助難樹亦難酬炙雪澆風老未休給與掃香十萬
戶靈芳國裏古諸侯

衛河道中和丘長孺惜別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十四

蓬萊驚沙積寒窓明波寒月影幢幢此身却似洵河
鳥纔過南江又北江

其二

擬上青霄別有闢身無健翮莫追攀而今已是孤飛
雀毛羽摧頽返故山

其三

辭却墻東好里鄰思量來嚼浩衢塵素衣變盡衰容
減到底還他赤骨貧

其四

琴絕休悲大小絃長貧長病豈須憐朝春暮積生衣
苦爭得魂歸自在天

其五

陌上秋風吹冷埃西州門巷轉堪哀梨花殘落刺刺
灰每詣君時哭一回

其六

柔櫓輕風覺有情月高牛渚看潮生江神木客爭傳
語可是袁家舊阿宏

其七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十五

杜盡雄心鬚亦皓漸亭無奈尉誰何珊瑚自尺根株
老不信天家無鐵羅

其八

別淚如傾紙賦詩更無一物可相貽自矜亦識汾陽
老眼底無君劍豎眉

和曾退如別詩次韻

茂草長林不共棲孤燈寒箔影淒淒鴈鴈去猶嫌
北鸚鵡道成必向西

李安人念仲
求生西方

其二

白傅可能無舞女高柔那得少賢妻柳浪湖上君來
目把酒唯聽一個鷓鴣退如未旬云歸去胡亭先
胡柳雙雁吾背負黃鸝

丁未初度泊池陽自壽兼憶李安人

溪頭微雪點疎松睡起閒窓對遠峰誰寫畫圖來壽
汝謝家江上九芙蓉

其二

四十年間火宅身思量何事不飛塵而今欲學臯橋
隱少却堂前舉白人

舟中聽王姬彈琴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七

懶把腰肢學小蠻涼雲初月淡垂楊君却好青山
去三峽流泉在指間

雪中看山二仲呈詩一章後來似亦粗能者喜

而有作

一生痴計是雲烟五字吟成雪滿頭老我已非前赤
壁稚兒那得小斜川

廿三日至蒲圻謝中丞出迎時年九十二鶴髮

丹容尚能騎乘真人中瑞也口占二絕以紀

其盛

一行旌節萬人從爭看前朝老臥龍杞梓梗楠俱朽
盡就中留得兩高松是年存問惟少保畢
號松坡公號松屏

其二

曾看滄海化紅塵雲過沙飛閱世人便是聖朝祥瑞
物何須芝草與麒麟

謝公伯子京兆君時年七十趨走膝下有若稚

子凡謝公拜起俯仰皆京兆君扶之

碧瞳紅頰照霜明尚父前頭倚杖行七十老翁猶膝
下為人爭不羨爲兄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七

天寧洲逢老僧一百一歲

一寸眉垂霜覆肩額光如鏡語清圓南山坐閱松栢
老不上脣頭四十年

其

指武
南巡

開元天子最風流曾見南巡錦帳舟樂大也知非誰
語老人父昔同遊

其

老僧與余
同戊辰生

問年知是辰生甲子校君少一更過去一般無影

跡何妨我作同庚

元旦

王章甫水明樓

經年勞碌 暗間久客雖歸也不閒爭似水明樓上
坐浪花影 水看 下山

其二

雲山雖近 不相親草色烟光各自春君欲讀書我從
仕何曾直 看山人

偕王章甫陳公弼登黃鶴樓

時章甫子宜輝及
兒子二仲皆從

江流千頃 殘雲烟樓閣雖高不似前畫板朱檐遮取
盡爭教容納好山川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八

其二

兩家稚子共追隨似我與君初上時松老石欹樓亦
換可容玄贊不成絲

峴首山觀羊叔子墮淚碑

欲知叔子恩多少但看窺跌碧淺深銅雀臺中歌舞
妓那能揮淚到如今

博望驛

荒烟殘戍幾家村庭鎖蒼苔古木昏不眠君家別處
略恨君尚未識崑崙

王郡丞邀飲陽和樓

青天一碧翠遮空浪捲雲齊夕照中郭外荷花三十
里清香散作滿城風

其二

十丈朱旗照水殷家家簫鼓樂江山千峯如畫供杯
酒不道清時是等閒

中山劉刺史邀飲西溪

碧樹深深帶水斜門垂果實類山家携行千日中山
酒來陪西溪六月花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九

杪秋陪祀

山陵同陶孝若黃道元謝晉泉人

仙人洞洞奇絕去馳道二里許

紅葉霜花積幾重青山蛻骨走眠龍伊祈善卷俱陳
迹各向秋雲占一峯

嘲謝道人白鬚

毵毵霜雪幾經春五十年來未老身借與城西狂道
士虛添年歲誰時人

其二

紫陌飛沙撲面行和烟和雪看春明身無官職家無

勝正好從君煩上生

其三

托水仙鉛積許多霜根欲苗可如何若教移去烏紗
底拚買春煤二百螺

其四

篋裡無錢買地黃花前雪色照人光曉窗扣齒焚香
罷一盞山中蘆服湯

蘇潛夫侍御買燕姬爲賦合歡詩

黛螺香裡惠文冠消盡青霜鐵面寒恰似江南花面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手四將椒煉仿芳蘭

其二

夜深猶未解明燭爭奈呻吟老孟光蘭火漸昏衣漸
緩袖花微帶舊陳香

其三

燈前小語背流蘇偷看封章就也無花外日高屏弱
掩府中未省有啼烏

其四

西臺御史氣如雲白簡霜飛海外聞歸去海棠花下

語却內爲鵲作彈文

開闢試題爲蘭亭修祓園教作二首

分別層溪與遠嶺天章寺裏雨中看會稽內史風流
甚賴得中朝有謝安

其二

石榻誰知定武訛綻紋猶識舊宣和憑君莫話冬青
樹添得青山淚許多

送醫者黃生謁東諸侯

橘老柑黃不奈何飄然艇子出烟波而今海上單刀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幾王不器行 味多

送從軍羅山人還大足

老去漸思雲水鄉苔斑蝕盡綠沈槍青袍白馬翻然
去念取昌州舊海棠

散木至自公安

江上分攜才一年猶如秋艸而如烟不知老態增多
少但覺腰巾潤似前

無題送顯宗禪師南歸

秋來芍藥已無枝老去湖翁未有絲古井燈灺乾欲

盡阿誰腸斷北紅兒

其二

迦陵命命不同飛又喜閒龍放雪衣莫向甜桃言
李差將遠志換當歸

花燭詩爲顧小侯所作建作時所建娶婦已五年
燈煤和就染雙眉想得春宮欲曙時只爲顧家婦大
好五年尚贈合歡詩

其二

百合香焚百子羅秋江如兩柳如蛾侯家大塔砂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女占却人天福許多

廣陵曲裁贈黃昭質時昭質校士歸

一絡青銅一面春雕闌處處鎖朱輪試將校黑分黃
眼品取如花似玉人

其二

緋袍牙帶鞦韆迎認得風騷舊長卿莫似江南韓老
子教他姓艾待門生

其三

肌香薰透綉羅襦小立窻前拭粉朱卅起眉圖親與

較果然顏色勝當爐

其四

深束腰肢淺感蛾伴娘頻促奈他何白羅一尺寬如
許受得巫山雨幾多

題潘稚恭小像

當年曾見虎頭真長短濃纖各有神只怪安仁描不
似爲他丰骨異時人

其二

牙光霜上白波重骨肉調勻粉墨濃若要識他春月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柳還須雪裏看玉茶

子公貧病無日間顏悶坐舟中口占乞笑

骨如枯竹面如灰頃刻酸呼四五迴人世萬千窮憫
病被君包攬上身來

題方醫卷方欲人客高郵

兒童每見求甘艸道侶相逢話藥方高郵城裡尋常
去收得蓮芽幾許長
王向見泰
少齋詩

公超谷

題龍爲
五里驛

醉裡提壺荷鍾還失伸腳步卽登山何如且作收雲

法施得清光與世間

希夷峽

白石青山眼倦開風雲長到枕邊同夢中亦有鼓門
客道進莊周躡跡來

其二

曾學東臯到酒泉而今醉國也騷然睡鄉若有開圖
藉欲向先生受一壘

回心石

華頂不高淵不深一廻遺世一登臨若爲題向長安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三

道回却來門紫洞心

千尺墮至百尺峽

千仞雲中綴一絲勢危那免墮枯枝筭來曰石清泉
灰差勝兒啼女喚時

胡孫愁

仄嶺東移半尺苔如何橫度碧崔嵬上頭若有朝三
叟料得胡孫也喜來

擦耳巖

過客時時耳偏垣倚天翠壁亦何言欲知懸逕狀危

善看我青苔一面痕

蒼龍嶺

瑟瑟秋濤谷底鳴扶搖風裏一毛輕半生始得驚人
事撒手蒼龍嶺上行

衛叔卿博臺

雲中轉轉試鈎梯棋路分明似芥畦便欲與君終一
局只愁石爛水流西

希夷避詔巖

一枕孤雲分外清墮驢歸去有無情岩中只可避丹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三五

詔那得深岩避灰生

望嵩少

客程行盡太行山又見嵩高紫翠間料得有人山上
笑紅塵如海沒朱顏

其二

欲從影裏問胡僧車馬勞勞謝不能縱有洗塵千澗
水夏蟲那可叩堅冰

嵩陽宮古栢

苔甲生生裂水波蒼皮十手摩挲問君那只言如

許漢墨唐基積幾多

其二

雲散煙飛岫亦枯
風霜不上老肌膚
山中怪事知多少
石母生兒定有無

中元夜枕上有憶

秋析沉沉戶不扃
月光搖夢眼長醒
疎簾翠簾清如洗
却流泉枕上聽

宿華州公署

古槐修栢琅玕竹
曉日晴嵐翡翠山
疎影半窗鴛鴦忽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三

語湘南煙水夢初還

華州公署古槐大可四十圍
蓋二百餘年物也

余題之曰國槐詩以記之

孫枝鬱鬱遍三秦
溜雨籠烟不記春
若論花黃忙舉子
已曾忙過九朝人

密縣天仙廟白松

手撫松閣數匝行
潤于膚色白于瑋
有來亦是天喬種
和月和霜種始成

其二

百尺亭

景欹枕閣聽帶雪風

其三

瘦玉峻峻數十盤
巢雲老鶴夢猶寒
若爲貌出參天雪
更向南岡頭上看

其四

傳言天女化時生
畢竟移根種不成
閱盡大官諸本紳
上頭未有白松名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三終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三

三十七

浮日水玲瓏青山好共陶弘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四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錢 時 沈 商 閱

五言律詩

盧溝道中

驛路風塵苦，殊方伴侶稀。
馬猶思並轡，鳥也厭孤飛。
樹老春無態，雲生山有衣。
紅亭橋一醉，留着鬪寒威。

良鄉道中憶弟

同調古無有，相憐今亦稀。
如何萬里去，又作兩行飛。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孤塔衝人立，寒雲並馬歸。
長安三月裏，好得看輕肥。

宿涿州

旅館侵霜氣，疎題度月明。
侍兒偎火語，黠鼠背燈行。
別弟心常楚，離家夢不清。
相去未半載，馬足幾千程。

河間逢北去人寄書口號

爲報東征使，行路若干長。
途雖厭倦，弱體幸平安。
逆旅春無況，離亭夢亦寒。
愁心揮不斷，日暮幾千端。

夜行

野暗毛精壘，天昏太史河。
陰林晴見火，山店夜聞鐸。

獨樹疑人立，衝風似鬼過。
僕夫前慰我，官路已無多。

郵亭小餐

獨上長亭憩，溶溶水泊堤。
庖人餽薄餅，童子薦香梨。
朱鬣魚三寸，白花酒半提。
黃昏人欲去，窓外馬頻嘶。

高唐道中

好似蘇季子，辭燕又向齊。
鄉心隨日暮，望眼盡大低。
古道荒人影，寒沙重馬蹄。
如何愧小鳥，不占一枝棲。

過藤贈滕尹趙年兄乾所

乘月過藤里，蹄沙度薛城。
山雲封去馬，野葛繫行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官舍栽花徧，民家種柳成。
停車問父老，之子有能聲。

舟中

白鳥當窓坐，青山映水行。
看雲諸態冷，弔古百愁生。
近海魚爭大，隣淮酒欲清。
長亭不可數，回首呂梁城。

舟中同黃綺石沈廣乘湯隕陸賦

天上飛王馬，人間附郭舟。
霞光晴入市，雲氣晚成樓。
肝膽皆知盡，腰肢各未休。
浮生尚五十，空復念滄洲。
往有誤傳龍君御，或者作詩哭之後。
讀塘報始知君御方立功，塞上喜不自勝，因并前詩存之。

知君御方立功塞上喜不自勝因并前詩存之

以識交情

舌簇分明巧情鍾分外凝傳君無妄死累我斷腸詩
擲果嬌胡女從軍小健兒陰山三丈雪千里白旌旗

附哭詩

可憐千片玉竟作一堆塵住世餘前影居官浪裏身
從來善飲噉顏亦健精神曾不得四十傷哉如此人

其二

不分成遷客那堪掩夜臺人應銷朽骨鬼亦溺寒灰
海澗羈魂度天昏怪雨來高堂懸愛子早晚若爲哀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其三

多少人間歎于君特愴神玄言從此盡白日奈何春
禮法仇狂士乾坤侮僞人再來如有意莫見宰官身

鶴林寺和尚

竹裏逢開士花間覓著書禪觀今果足文字往因餘
聽雨知魚樂開軒任柳疎自憐嬰世網敢復事空虛

舟中

莫自夸強項逢人且折腰微生信坎止作吏也逍遙
山月領歸棹江雲奏晚潮古來差快意唯有一王喬

同江進之登金山

白浪千山頃蒼巖二十盤蛟人分夜火龍女給晨餐
潮湧天難定地孤石也寒由來多勝迹草裏讀碑殘

其二

寶楫千年碧爐煙鎮日青穿藤逢石怒倚險嗅波腥
盡過春人影潮來念佛經幽期如可訂住此學沉冥

渡太湖

野樹澄秋氣孤蓬冒晚暉漁舟懸網出溪叟載鹽歸
山疊鷓鴣翠浪驅白鳥飛暮來風轉急吹水渡行衣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泊西洞庭

白浪浸天冷青山引黛長朝童迷水怪夜女出江黃
種橘皆成市鑿山半作堂路疑煩指點洞口覓漁郎

東山晚望

轉厭人間少翻愁大地空石枯山眼白霞射水頭紅
浪惡驚三老魚稀祭五風奇峰探不盡點點亂流中

乞歸不得

不放陶潛去空陳李密情有懷慚狗馬無路達神明
竹影交愁字鶯啼作怨聲但憑因果在圓血誓來生

紀宦

薄宦經年許心青好欲慵詩書攻俗諱耳目信塵封
生女從呼囟學音漸是儂令吳何所有震澤兩高峰

初杜門

一笑揮銅綬高眠謝部民放風疏垢獎信懶着閑身
吏省公移字堂清案牘塵靜居堪養性州郡但勞人

齋居戲題

深入終防餌高張遠避羅課兒書上字聽客唱吳歌
檢藥神方少疏經悟語多一枝生計足五斗奈人何

袁中郎全集 卷五十四

五

戲東江進之

作令真成累全身總是歸道傍春自誰人裏鬼相依
緩繫牛皮帶寬披燕子衣雲霄終有翼學取一行飛

惜日

芳樹低簷淺遊絲曉戶牽閑情觀秘戲消日坐枯禪
范蠡藏身險莊周入夢顛浮生如石火何物可長年

任意吟

解帶腰肢免投閑意態疎縱心搜樂事信口釋群書
萬物齊非馬千仙飽壁魚有名終是累無用可還虛

荒園獨步

寒食春猶爛東風草自芊花燃無焰火柳吐不機綿
宦情人間累貧遭妻子憐一官病旅直得幾緡錢

偶成

稽叔終疑傲陶潛總任真祇因圖事簡不敢恨家貧
宦邸爲歡少鄉書報歿頻彌天都是網何處有閑身

獨坐

胸臆知難盡行藏未可陳攤書嫌字小烹水試茶新
撥悶占茅卜祈歸拜土神閑雲與倦鳥終是一流人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六

述懷

歲月無停晷遷流快織梭寐來趨夜壑老去皺恒河
悟法東西祖藏身大小何一漚能幾許枉自着愁多

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

山寺依人境乘閑且杖藜好花營地種熟鳥認枝棲
洗鉢防茶老開軒礙竹低西來空有義記取鷓鴣啼

其二

忍艸侵堦徧慈雲濕座飛愛花僧是業祠食鳥成機
一榻書和卷三生鉢與依塵勞方未已含掌願皈依

初夏同江進之坐孫內使池臺感賦

竹隱千花徑亭開中宇欄銀塘驕水鴨羅帷護風蘭
邸報傳來閱民膏到處難東南供費極不忍更凋殘

其二

細果亞枝重垂藤拂幔低柳烟熏睡犬松子食雞雞
清鳥雄雌狎名花姊妹齊繁華終有氣端不似山棲

登陽山

燒石蹲如象枯松駁似鱗鶴仙何處是龍母果然神
穴有能言獸巖多不語人吳宮零落盡踪跡果誰真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七

飲徐參議園亭

古徑盤空出危梁澗水行葉欄斜布置山子幻生成
欹側天容破玲瓏石貌清游鱗與倦鳥種種見幽情

贈江進之

苑花經四果門柳近千枝年餘遲君俸官貧獨我知
痛民心似病感事淚成詩不是催科拙由來薄繭絲

其二

數夢銅符第一師索贖塵實叨事簡妻子怪官貧
他畏民無獄道治鬼不神知若水仙令家世武陵人

其三

窺銅憐貌減衰鬢覺霜欺鄉語青奴誤宦情白鳥知
佳兒能問字小婦與填詞解得庭中樂閒官亦可爲

其四

幾年名茂宰黠冶古長洲霸氣吳宮盡濤聲震澤秋
花深苑作國人去館爲樓簡管家家曲那能不醉侯

其五

端居持簡體吏隱見仙才案牘皆詩料紛厖入酒杯
橫鳥移卵去靈鵲抱巢來一見逍遙作知君笑口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八

其六

債子今應長錢兄久不神簿書行流水案佐擁空塵
舊古頻分客題詩每向人退齋脩竹裏盆沼漾文鱗

其七

書膽經時苦勞薪幾日休光黃印綬芒屨黑平頭
簿領分從事腰肢惱督郵可憐人似王羸得髮如秋

其八

導諸遺舊劍西子變新娥國大遊民聚時清豔事多
城花似面絡地水如羅團扇前溪上吳娘唱子歌

丘長儒

不問南和北都成故與新放開雙孔眼閱盡一時人
言語誰同味肝腸孰最真金陵居可買是否作佳鄰

其二

橫金米如珠洞庭春似雪只愁君不來君來我當設
酒可供千人米亦設三月君來當即來明日吳令發

張伯起

兩年稀面見一字到官疎白石連雲煮青苓帶雨鋤
尊前紅拂傳花下古叙書兄弟多名理何山故不如

袁中郎全集

卷五十四

九

曹以新

踪跡人間冷生涯一世疎近花安酒日避雨約牀書
文雅王元美清夷孫太初長慶名不灰有子亦為餘

張幼于

家貧因任俠譽起為顛狂盛事追求點高標屬李王
鹿皮充臥具鵲尾薦經牀不復呼名字彌天說小張

皇甫仲璋

愛客常投輟登盤必市鮮茶烹無色水香煉不燃烟
高士披光傳精勳拾舊編藤花綠閣子點點綴青錢

劉子威

盛事推弘正高才足鴈行丹臺兩字石鼓筆文章
管庫名伊呂閉門讀老莊時賢零落盡天壤一劉郎

其二

山居忘甲子玄想證無生天意私高士人間瑞老成
文章不死藥形體歲星精避世羞蒸火挑燈傳五行

縣齋孤寂時曹以新王百穀黃道元方子公見

道有賦

宦向清時嬾囊添舊日貧琴孤將贈客鶴慣不疑人

袁中郎全集

卷五十四

十

怕死歸妻子休官謝鬼神寒雲流日影霞氣赤鱗鱗

題方子公蓼莪館

小築依蒿里高篇寄蓼莪天空猶墮雪地苦不生蘿
夜月呼山鬼秋墳咽楚歌近軒多古柏攀折淚如何

歲暮卽事

蘭焰添燈重花光簇夜紅絲枝開玉剪金帖冷屏風
宦意如霜草鄉心折晚鴻誰能學少女眉畫入時工

除夕同王百穀皇甫仲璋方子公衙齋守歲

懶貼宜春字聊為辛歲歌官能容脫網客喜不張羅

始覺門如謝剛慚肉似何江湖新管領一徑白雲多

元日述懷

客署開花事鄉心醉柳條閉門春草長高枕白雲驕
牛馬呼仍在鵝鵬路已遙有田堪種米罄折笑前朝

元日方子公對奕

三百爭馳道十千計賭錢落蘇慚得後奕品偕居前
花錦添新日霜毛減少年誰能黑白裡悟得遠公禪

連懷

種樹之徒栽我衣度薛蘿散嗣懸一何敗絮擁妻羅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十一

直聲馳驅甚玄虛色相多市朝無拘管何處不漁簑

病痊

病合當求去宦情非是關與其官作病寧可活無官
腰膝甘相負妻兒亦自歡高堂垂萬里誰與說平安

苦雨

轉覺雲沉重翻疑天苦辛橫將無厭雨淹殺有情春
山作龍鍾貌花如失意人百錢一斗米誰與貸官貧

宿惠山僧房

小閣寒灰火清香古佛顏潮來吹雨葉雲起壘山鬟

白輪隨人指青峰送客還紅塵觸處到長日下幽關

其二

排遣何曾達思惟亦是塵病翻爲樂果髮在是愁因
松老皆成佛花清亦避人禪樓如寶許色色可怡神

初晴

暇日遲遲影和風淡淡新山微舒態度柳小足精神
宗淵當如祖梁鴻竟傍人欲從遊客飲除裏覓紗巾

偶成

世事憐貪餌同群怪獨翔難書時引夢臨水或思鄉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十一

兄弟昔年小山林之日長行藏細檢點多半是襄陽

其二

佛大剛盈尺山高也避塵時時聞戒定法法遇貪瞋
竹粉遺天女松脂食道人南能休偕問卽汝是前身

其三

羈客胸懷少天涯侶伴稀未須愁獨立終是念歸飛
雲來吹水葉潮去落沙衣酷憶湘江上梅花伴釣磯

寄江進之

更老心尤苦才清調轉孤花飛常亂押梅氣欲侵符

舊俸開來否新糧勾也無政成須勉強尺步是啾途

嘉興道上過古寺

金盡沙爲地竹枯水過籬龍池蛙帶子佛頂雀啣兒
古迹錢王是殘經宋代疑道旁龜剝落草裏臥豐碑

嘉興道中

彌野桑成市排溪柳作衙萊香齊吐甲樹爰欲蒸花
天色滑如卵江容潤似紗酒帘青帶上三五聚邨家

過龍井

數盤行井上百計引泉飛西壁屯雲族紅欄蝕水衣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題

十一

路香茶葉長畦小藥苗肥宏也學蘇子辨才君是非

飲湖心亭

便可無方丈何須說洞庭雖云舊山水終是活丹青
濃淡粧常變天喬性亦靈白波千丈許最好湖心亭

靈隱路上

柳縷時常宵花溪不斷飛因尋澗底水忽過樹傍扉
面熟逢僧問心閑數客歸沿流多石趾儘可作漁磯

其二

柳光吹綠烟溪雨停紅烟花氣蒸雲熟石紋帶乳鮮

聞香知艸性隨例與茶錢淡冷應無比幽寺亦可憐

其三

細鳥傷心叫閑花作意飛芳蹊紅茜雨古澗綠沈衣
豔女逢僧拜游人緩騎歸幸隨真實友無復可忘機

過靈峯

冥漠烟如醉空濛日帶靑有山兼有澗宜柳復宜亭
避客愁雲熱拜僧怕佛靈無心豎拂子隨意舉蓮經

過龍井

都說今龍井幽奇踰昔時路迂迷舊處樹古失名兒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題

十四

渴仰雞蘇佛飢參王版師因循坐谷口欲去復還疑

去湖上

浪迹西湖上兒童問總知能言出入處及與往來期
不忍題歸字終難滯許時眼前雖別去只恐病相思

天真書院陽明講學處

百尺頽墻在三千舊事聞野花粘壁粉山鳥煽爐烟
江亦學之字田猶畫卦文兒孫空滿眼誰與薦荒芹

初至紹興

聞說山陰縣今來始一過松万革履小士比鯽魚

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羅家泉開老酒只少唱吳歌

吼山觀石壁

知不是天造良工匠意成千年雲氣老七日潭池生
精崇虛無山猿猿夢息行道傍因借問恐是越王城

蘭亭

定武石空在蘭亭蹟已謫清流大概是峻嶺果然多
古屋穿新雷蒼松瘦老柯墨池閑貯水猶得放邨鷺
諸暨縣

近水多魚稻依山卽市廛野人朝閉戶溪女夜牽船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十五

俗健惟貪訟田寬務積錢僻居游轍少客到也宣傳

贈高峰

捉得松爲柄粘來紙作衾山雲嬌老態谿水有無心
掛錫沉香樹安禪天竹林西來閑會取空跡寄飛禽
贈游禪

海公知道者閑雅好威儀餉客雲千斛論心棒一枝

豈無真法友畢竟所依誰余亦貪佛去因君乞聖師

宿雙清庄贈印上人

自折琉璃沸千峰帝網羅更愛塵界少却礙嶺雲多

謠法烏戍馬窮源水是波吹開真箇歎爾兒孫好

贈蓮小師

解法生明本登山熟導師閉門常禮懺會境也題詩
耘石分香艸煎花供茗糜人天一隻眼望汝小厮兒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山色重重冷雲容片片鮮花風香水氣梅雨潤苔錢
茶別松蘿味蘭銷鵲尾烟每于詩外肯悟得句中禪
贈景升

夢覺如僧匡牀味似禪兩惟此作松亦檢詩編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十六

是客皆停轍何人不道賢聰明事事有大抵只無錢

宿落石臺山房

蒼翠垂三畝亭陰可一庭茶烟和霧出燈影入流青
快眼山容熟蒸巖雨氣腥谿聲寒到枕闔戶了遺經
其二

不獨林園勝居停更可見雲生臥地石山壓傍牆枝

字母逢僧轉文心問水知看若舉業好岐路不須疑

泛溪

小筏平如舫文紗蔽赤欄只貪下水易誰識上難難

蕨粉和爲餅石班繪作盤梅天多驟雨重衣晚亦寒

新安江

一里垂千折一山近萬盤草荒和尚嶺石腐秀才難
人咬逢天小投厓歎鳥難輕舟薄似紙未慣也心寒

其二

咫尺愁溪盡索迴覺路疑小舟尖似履細纜密如絲
下水貪奇峻歸舟歎險巇相逢不用羨亦有放流時

其三

怪石穿江出江寒石亦寒或從舟底見或作假山看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四

十七

聚客多茶店逢人上米灘溪流隨險下水也不安

其四

浪惡石尤惡膚青骨亦青玄巖聽鬼語野燒炙龍醒

樹古疑唐族碑欹或宋銘可知太白老浪說有猩猩

其五

市郭全然少崖邨大底同路雲千片黑山火一絲紅

暴雨蒸沙氣高巖返去風驟來應驟解昨夜月如弓

其六

山都吟復笑猩猩語是那非易黑江湖面純青客旅

鯀根魚子長沙末燕兒飛家信雲前六郎歸計日

其七

雲細蒸山出溪澄見底空買鹽多婦女沒水盡兒童
江有往來浪神無南北風暴流皆石齒得失在頭工

其八

艸豐不辨樹山隱却如烟客舫因灘淺牽夫傍兜眠
誰家朝奉去幾得少年還歷盡江兒水麻來合子錢

其九

浪子由來苦行人大抵勞山雲低壓帽谿雨惡侵袍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四

十八

衣得恣心意除非伐頂毛將鷗與鷺比畢竟是誰高

其十

涼風沁石骨快雨過山頭筏上行沙鼠雲中嘯老猴

天長鴨綠水解許輪青舟萬里遊垂盡欲休休未休

贈心湛一小師

布衲栽烟霧蒲團藉艸莎雷峰定裏火湖水觀中波

削髮嫌根在忘言恨舌多少年色力健魔佛奈他何

拜長耳和尚肉身

輪相居然足漆光與鑑新神魂知也未爪齒幻邪真

一個莊嚴佛千年骨董人饒他銅與鐵到此亦成塵

想法相

峰脚微微瓦簷稍箇清聽鍾龍微傳入室虎經行
鞭笋和泥重頭茶帶紙輕山僧談往事一倍惜塵情

留別黃道元

踪跡頻頻至鄰僧箇箇知會多嫌話少坐久畏驢飢
說虎歸途怯懷駕夜夢疑一燈禪榻下睡着小沙彌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客邀余及洪子

崖知縣踏清真州東郊以雲霞梅柳句爲韻余

袁中郎全集 卷五十四

十九

得度字

一里一停棧搖搖駐青霧歌長牙板溫酒饗觥籌度
雪盡露山身沙平吞水步澗冷澹春泉芽香吐枯樹

淮安舟中

別思抽如緒醒醒也不休觸蓬風自語研櫓浪相揉
野鉤空舟側荒窰古渡頭微官真可笑諺語拾薑猴

其二

兀兀嘆滯滯西風兩日餘近牀鋪紙紫研粉類方書

觸目無非網登盤只是魚荒村經水後十屋九家虛

上題村水燒痕入古

其四

按圖知舊壘認柳識郵程一望淮陰墓令人百感生
河堤千里道柳縷萬條腸客是枯愁帝禪爲治苦方
鄉思魚子飯酒夢蛤蜊湯漸覺讀書懶游蛛網筆味

宿房村

野郎吹加勁宵微影漸黃幾聲犬火敗絮擁蒿床

站遠酸皮骨沙飛漉胃腸離魂相伴住合眼見江鄉

袁中郎全集 卷五十四

二十

龍火出
是禁經

徐州道中

西風吹日夜千里旱沙黃馬急知疆促人疲覺路長
安心猶有法醫懶却無方何不遂長往淹淹名利場

濟寧守邀飲南池

踏影入春叢碑荒楊半空樹分麥麥月灘響鷺鷥風
落絮粘行蹟殘觥龍小童夜深鈴卒語窓外一枝紅

青縣贈潘茂頤

竹葉遮人吏公移只坐銷甲牀生木耳屏舍長蔬蔬

貧邑多詩料開官有醉條一城不數武容得幾科條

入燕初遇伯兄述近事

撤却閒器冗殘書且自哦官貧人事減客久面紋多
壞壁塗僧像高窻見鳥窠詞曹雖冷秩亦復慎風波
尊經閣偶成

一月戶長扇幽廊雨過腥雲生山被酒客去烏聽經
碑古漏痕徧槐高日影青鄭家書帶艸隨意滿齋庭
學齋留梅于馬

踏盡高槐影青蟲落酒中袖懷三月艸衣浣一年塵
袁中郎全集 卷五十四 王

夢裡聽朝事杯中覓聖人貧厨非大奈未有肉留賓
送張西麓之任羅平

疋馬夜郎西層山萬綠齊空江行閑象瘦嶺出偏蹄
番牒多如篆轡歌乍似啼僻鄉名蹟少慎勿厭標題
造滿井

怪我頻來去無樽亦嘯歌店荒醋酒濁僧近施茶多
竹裏分黃闕波閒語翠娥溪光最勝處高柳陰長坡
剡常侍水軒

入室翠層層秋容分外澄花分西內種樹古北朝僧

波淨寒生簞峰高夜見燈墨光瀟淡裏山水越吳興

其二

隨意移牀枕無窻不可眠西山籬落下流水卷爐邊
菱葉遮城壘荻花隱寺田兒童私打網時有白魚鮮
其三

竹藥崩沙岸槐根出釣磯卷簾山放入打菓雀驚飛
護藥添新幕拋毬換短衣倦來觀洗馬鞍絡盡珠璣
其四

敵屋高臨水甲垣與作廬山僧能呪樹童子解醫魚
袁中郎全集 卷五十四 王

劍珌充文具歌謠集古書之乎亦不識糟却幾盈虛
尊經閣偶題

長戚戚何爲曲肱愧孔尼艸髡留敗砌樹老落乾枝
飛鳥啣殘宇園丁塌舊碑鄰齋四五叟日日染愁髭
雙寺逢本上人

高僧如瘦鶴懶得着袈裟雪案堆莊子花函出內家
問方醫病竹邨水泛春茶一室沉香氣青烟吐白紗
坐小修齋中

寒日籬花少虛窻盡尺餘硯被呵絨墨壁老劇蟲書

定素詩調冷醉憂酒破除家人舉釜看錦錦當貴

送白教諭之昌邑

依舊中山氏長然即墨矣衣寬存禮樂懷故吳陽秋

勃日流紅暈鹽花上黑頭到時圖海市東去是登州

送艾教諭之鎮安

一百二秦地三十五去程山鮮充豆品野服禮諸生

把卷聽夷樂開軒見虎行猶將京國意一洗近邊城

冬日雜興

殘菊收新藥丹書綴斷編視阿膠婢指苦老夾米錢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五十五

百衲支風慣空盃見雪頓紙書恨知已霜滿顰花箋

其二

瀉紙羅紋滑飛秤石子寒菊衰愁別帶鶴老夢歸灘

香重紅膏泣粉枯白蠟殘寄聲約病驄枯報花安

其三

雪柱抽寒焰辰香掃炙塵譜詞分侍女驚帖與門人

憑信封黃鼠鄉心想白鱗卑官與大吏一種逐蹄輪

其四

殘快隨風卷閒窗盡日哦膽瓶青剝落梵唄語敲毗

寒節逢人少新詩說酒多小蠻持管笑呵墨寫長蛾

病起

病起心情太閒來禮法踈愁聽傳事板懶答問安書

不奈終慚鳴無才合類樗何如赴世網覓髮事空虛

夜起

涼月穿紗見微風响樹來夜蟲親火語窓鼠觸明迴

坐臥思書遣行藏作謎情終宵眠不得無計續寒哀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四終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四

五十四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五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定

仁和 張文嘉 閱

五言律詩

美人臨鏡

一片湖州水吹光到曉堂
暗規時世樣校取淺深妝
山髻平分疊官眉與鬪長
常時梳掠罷背底立何郎

其二

強起淹餘睡柔多豔亦多笑
時添兩脣恨至疊雙娥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印指生寒暈分釵詞水波休將
明月比仙子不如他

其三

野豔雲爭出幽閒夢竝頭分明
呈舞態只是欠歌喉

西子不離水綠珠長在樓
娥英若令見匣取洞庭秋

其四

百看百如意隨他作笑羶回釵
生溜影分耀及旁人

睡少添眉重思多理注頻面光滑
似水脂粉不如塵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雉堞倚山鄉青娥立曉堂
胥徒勤檢點蠻語細參詳

湘竹裁荆杖藤花上牘牀
荒衢通野落大如半夷裝

題龍騰山房

急雨朝翻箔飛泉夏入廬
竹高遺鳳子石長山雷書

山鳥銜雲語園丁帶翠鋤
南岡北嶺草枯却幾年餘

王氏雙節

玉折苦相仍彤編合並稱
淚枯雙井水心死萬年冰
惡粉常芟竹妻花每避鐙
霜眉白似縷闕盡幾衰興

花朝日白蘇齋看梅

一倍惜花時寒香滴酒卮
幸依無事客且喜不蟠枝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近枕通幽夢安禪伴淨尼
未知白蘇老酬唱幾番詩

昌平道中

柳條新婉嬾麥隴漸柔豐
閃日雲光薄翻空旆影紅

馬嘶不見鬣轂響但聞風
恰爲青山去青山塵霧中

謝在杭鍾樊桐諸兄集郊外

百晤百迴新肝腸絕少塵
未言先側耳每笑必傷神

落翠沾行帽空罍感醉人
石潭清到底信手出纖鱗

送李湘洲使浙

咫尺山東道千艘與萬艫
郵棲常下鶴驛飯一炊菰

開口聽朝事降心祖佛徒不言知向越面上有西湖

其二

別路紅橋上無情亦有歌青山遮道石流水拍雲波
北關新知少西湖熟夢多向來題字處墨瀋遍嵯峨

秋日集江進之王以明方子公王章甫小修飲

崇國寺分韻得邦字

露葉滴秋窓竹香入酒缸嬌青槐子破淺嫩菊丫雙
石火增茶韻松音出梵腔冥心真契理甕裏有蓮那

過通州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白舫綠油扉多時夢亦稀浪中舟見郭裏水禽飛

古寺荒何代空楊瘦十圍四年一帶水三度斷腸歸

時亡女附舟南歸
先爲亡侄及侄女

寒溪道中

空巖着古花石路水紋斜瘦野多耘棗桑門屢餉茶
逢人皆說早上馬但愁沙匝地誅求盡孤雲也失家

叢臺

夢繞隋花熏殘宮沒野松秋空叱鳳唳陰谷女龍雲
古木空沉照飛蛾每化裙若封埋下陽班綢有遺文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其二

脫屐入春叢拾芳撈翠籠一番洗竹雨幾陣報花風
薪老知茶忌鬚長論藥功疎黃體碧裏一樹石楠紅
爲藥常燒竹貪僧每貯糧觀心三點字疊膝一繩牀
譜不增新樣和香覓舊方黃柑栽未幾已得五拳長

風柳

夏后傾城喜羊家通體腰蝶魂拋冷絮驚夢惱娟條
幾日青門道當時紅版橋閒思與閒恨種種逐烟銷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四

和王以明山居韻

蠟屐先春試新詩倍日吟爲花常駐馬有字卽題襟
竹老雲辭去廊空月到深將何伴幽冷水響與柯音

其二

自候烹茶火閒開看訂窓方情四五衆花事雨三椿
古江題什鄰翁也短屐空驚雪舌無起亦無降

其三

小石含山意柔風寓治情卷終香字損禪起夜綿輕
第水垂新品注花帶別名晴沙看鷗母引得小雛行

其四

飽食長腰米高撐過頂枝閒尋施藥地細剖頌花辭
霧眼添燈暈雲歌挂瘦師山齋通夜雨腸斷千瞻諱

其五

細鳥藏窓禁幽花綴靜枝獵心生翠管冶習露春詩
爲髮添塵甯因寒罷講期貪喫直可去何事併除癡

其六

潔得如霜室層層盡出副僧胎少室屨船買嶺南孟
徑餅花爭發林深鳥盡趨趁時先貯釀莫遣渴來沽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五

其七

撥却閒生事孤清亦可風半痕離樹月一影沒池鴻
種菊防沙蟲加綿濾水蟲近鄰多麥隴青鬣好禾豐

其八

幾日窮難曉略然一遇之伴如風與水相識忽成滯
夢清去入那吟定髮空敲好挾飛仙去深山伴種芝

謝承簡月中泛舟

烟村濕葦茂殘缸細隱紅池容通國水柳散一城風
僧靜能消月庭方好貯空幽窓漁梵令童子印香終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山深影獨翔滿月似水涼石入分泉鉢募生滄藥囊
樹頭懸笠子經背寫花方若過湘君去琅玕裁許長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穗子碧絲繩官程亦伴僧每聞靜者語似飲熱時水
隙月衝簾幌高雲謝繖繒七番經過地話盡一窓燈

漢陽逢丘長孺

不是頻遊地如何亦遇君相看惟惜歎所問不離雲
白蛤增官韻黃蕉織水紋冷心今較可故笈委細裙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六

其二

時長蘆將赴武場

解躍穿花轡學披細葉衣詩於七字長面較別時肥
怒石當江立腥鳶跼水飛他時蒲社飲倍感友朋稀

舟中逢周行可

君是滕元發長舸破浪來入群瞻嶽嶽顧水影懸懸
黃石曾窺吳欄林每亂才通侯畫地取筠管亦何哉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石路突寒松柔嵐被遠封白波千里船青霞六朝鐘
雲老蛟遷窟窓晴雨洗峰文心驗烟水吞吐幾重重

將抵家園作

都說還家樂今來無此情稍稍記宿累漸入愁城
嶽月隨歸夢蘆風作苦聲令人仇鬢髮遮我學無生

其二

況是風吹旄那能石作肝一門水水浮下里路人寒
痛絕椿堂雪孤他熊膽九郭西原上草曾是繡歸看

冬盡

怕見層頭殘窮年逼小寒見人黑髮去自檢白髭看
好句逢僧得新懷語客難雲山與烟水夢着也成歡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七

除夕觀諸公飲

剪却殘膏穗間觀未了棋角杯窮酒事分帖記花時
白髮羞螺子青溪訪釣絲買樓新作笠江海任吾之
雪齋看月和度門韻時將發玉泉

一片牙光地雨宮墨不成近窓花淡泊就枕夢孤清
弔古前朝淚晚幽後夜行刻期峰嶺上踏雪共題名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

又見一廻圓長江淨可憐稍談朝野事通語感衰緣
萬井濃華歇孤燈沙雪前瓶梅不楚楚似欲踟躕沾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夜深蠟燭殘月色淨諸轡近水臨窓語和烟帶樹看
貌兼杉影瘦思入井冰寒辦得一番炊黍禪也不難

荆門道中

山勢錯降隆斜疇苦稼同看人登迅坂叱馬作聾
癡驛崩橋石閒花遠塢風私營與公事了不到心中

其二

十度麥城道三分漢壽侯蠻鄉耘上瘦鬼俗見鴉愁
烈蹟窮諸夏青山讓北丘是尼稱子帶血可能休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八

峴山道中聞頌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閒坐說循良青槐古影涼橫身遮數郡一笑釋權璫
通國嫌稱戶生男必字陽小儒無大計束手歎非常
入境臺觀

其二

澗路曲盤盤聞香又隔灘巖欹天古拙石瘦月高寒
屢共雲封事曾問鳥紀官人間三萬日洞裏不相干
一帕覆長眉深衣大帶垂無通名姓地有鴛鴦鷺時
爲客烹烏藥教人悟白髭聲名與榮利膏火露花見

智者洞

其下有龍淵潛通印度天雲騰螺子地霧頂對王年
就石爲君枕迷津指我船向來神怪事勿爲小儒傳

龍灣市

閒坐說渚宮高臺集古楓萬家寒鑑上一國水輪中
遊蛤秋懷月歸蛟夜戰風楚天波捲去魚鳥盡依空
生女

聞啼知得雌一笑慰衰羸龜筮頻占鳳家人屢夢絲
瓶花香發發窓竹粉離離從此添絲絲因名向累兒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九

元日書懷

只合住烟雲全家鷗鷺羣軟黃將柳信滑碧上溪紋
花榭因窓作葑田帶水耘湖塘三十頃自着藕根分
其二

商略正王事更番作野遊三童四冠者西嶺北江頭
水巷連祠竹沙村帶石洲官私與禪講一味勸心休
偶成

閒坐閱年光青陽倍倍長漸陞貧等級乍入老班行
僧說觀空法道言續命方酒人頻啓事麤藥供心王

月下偶成

冗懶遂成性人皆笑此翁坐依藤架月行傍藕塘風
萬事溪聲外一生雲影中自從甘曲枕不復夢三公
夏五雨不止

宴坐烏皮几昏昏似苦禪夜燒防水吏街鼓送神船
野客團茶社山僧訪芋田尊疊那得滿旋典葛衣錢
賦得風雨亦來過

寤寐高齋柳窮陰到亦多雲齊千畝稻雪捲四時波
竹裏鐘烟出花間艇子過醉來卽高枕夢境也清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

早秋晚行入寺

溪深菱芡香花落讀經牀露葉千疇杖風梢一院涼
白頭驚目子玄飲烏梅湯轉入村林去瓶罍只自將
秋夜獨坐看月

淨綠雲千樹玲瓏月一池就花來掃石宿羽忽垂枝
懶與烟霞稱閒于水竹宜山中招靜侶幾客似鷓鴣
柳浪聽鶯

假寐日高春青山落枕中水含蒼蘚色窓滿碧時風
適性營花石書方去鳥蟲酒人多道侶醉裏也談空

其二

蕉衫烏角巾半衲半村民蒔藥常占日澆花每刻辰
湘毛分淨侶瀼水貸西鄰卒歲學爲稼樊須也小人

其三

得得尋花去衝烟過柳居見僧詢母字爲客檢方書
幽夢通巢鶴閒心繫沼魚浮塵無可競競得也空虛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朝

掃却層雲去無塵可翳空鑿窻臨水上引月到亭中

入庫鷄兒氣吹衣蒼葭風開尊半白首寧不借脂紅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一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場中歸

自起約青床爐烟細細長稍呼營酒客新試焙茶方

夜雨花棚綻朝盤豆角香親朋遞來往開與校頭場

兩弟自文戰歸

離却至公堂飛舸出漢陽新衣荷碧色遠甕蟹黃香

賤賸頻頻出文章字字商家傳弧矢訣箇箇解穿楊

和散木韻

閒適也相宜楸枰徹幕棋晚花殘落蕾古榻亂裴池

雲脚纔收雨秋容漸上詩家家貯新釀等取菊開時

其一

君監馮敬通休心壯歲中治生菱浦月送老石門風
每笑橫波日閒憐戴屋重禪鋒示妻子輸我作樵公

其二

只合臥雲休閑驢坎段遊愁來鷗失渚夢裡鹿尋丘
碧水青煙市紅柑白果秋斗湖新月裏蕩箇小漁舟

其三

老無出處累也欲趁些些月課修花戶日攜看麓牀

曉風綿子落村院瓦松香遍郭謀新釀空盃待夕陽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二

其四

閒隨馬少游鄉里度春秋洗藥松根下分花水市頭

請雲遮谷口與俗割鴻溝一味鷗鷺去長年百不憂

其五

落葉敲秋磯殘霞兩洗暉彈花蟬虎匿掠竹水鷹飛

白足遺櫻屐青蛾送道衣庖童覓鱸去兼買紫韃歸

其六

遍識今朝士無如隱者親酒澆種種客園寫姓龐人

鷄鳴司茶具彌猴盜角巾贈君柳浪水堪浣胃中壘

其八

空潭獨影誰箇是好相知
每笑鵬心侈閑憐鶴羣危
眼光常照淥面貌日浮危
往青山去還愁鶴不隨
再和散木韵

其二

平生四不宜擔糞與圍棋
強提山公筆生填逸少池
窻前微點石花底小裁詩
稍欲裴風景休推臨老時
藤紙書一通裴詩王集中
時清傳雅語格婉變騷風
麗體收花露方言辨烏絲
綠綈閒貯取一一示諸公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五 十三

其三

顛毛老去休擬伴赤松遊
盡室營新麓全身現古丘
雲密間品蓼花月小陽秋
欲作天台訊東陽有便舟
其四

山居饒水石消得一生忙
夜雨瓦井窻秋花蔽井牀
古苔頑樹瘦乾牘老魚香
夢裡匡山路斜帆指漢陽
其五

稼圃也優游山莊又一秋
迎風收粟子過雨剪花頭
自洗蒙苔石聊通滯葉溝
閒中真木艸獨忿與忘憂

其六

夜雨水平磯朝暾樹樹暉
籠中珍鳥語天外拙鳩飛
古杖藤花笠垂絲板帽衣
形容堪画取画作虎溪歸
其七

幽居長在定直與簡編親
東魯先夫子西方古聖人
侍兒泉洗面座客鳥啣巾
幾日僧寮去山房一半塵
其八

酒正合彈誰醉鄉甲令知
睡魔橫五嶺愁伯放三危
詞客花盈斗錢奴醋滿卮
清譚都撥去只許雅歌隨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五 十四

韵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用散木
蕭散與秋宜枇杷樹下棋
衣紋粘草地人影散花池
石室僧流梵霞江鷗譜詩
空臺聊戲馬預取茱萸時
其二

溪徑許誰通香寮紫翠中
窻邸半嶺日院鎖一池風
謠藥收花片闌題得草蟲
玄言三五反小欲困支公
其三

折柬召僧休儒禪結伴遊
蓬心遮戒律觴政黜朝丘

壁冷啼蟲暮雲盤怒年秋小童關理機歌板上漁舟

其四

靖節一生懶秋來有底坐妻兒團團社賓客守糟牀
西肆馳蹄熟東隣蠅甲香山中無姓字呼我作高陽

其五

白馬紫韁游溪光湛碧秋蛾眉司酒監大鼻領曹頭
袖點蒜花雪杯香芳葉溝山房開料理菊晚是吾憂

其六

開尋古釣磯樹影與波聊乾鵲一生喜焦鵲半故飛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五

奴輩酒具客醉唾僧衣又赴蘆花去長歌緩棹歸

其七

偶然深樹裏乍得野陽親曼棘衣開路松風聒靜人

橋邊紅果子花底碧紗巾怕掠青苔去空階不掃塵

其八

獨樹扣銀誰幽人覓故知斜鬟溪女笑丫路板橋危
山戶蟲封蠟花鄉果薦危白公君記取是處有僧隨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闕第三報志喜仍用韻

水韵殘前約也

高科晚取宜先着是畢棋潭躍新龍子天還舊鳳池

恩門仗曉轡秋卷早朝詩一點射堂月間尊憶昔時

其二

贈王丁諸友發落故未語云

東華曉氣通南省謝班中絕景霜蹄道垂天老翻風
酒澆退筆塚花煖蛙書蟲更念同門友藍衫待至公

其三

磊塊破除休幾年禽向遊全家呼季子舉國號糟丘
帝里雲霞爛故山松桂秋名成不受爵同上五湖舟

其四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六

讀書依梵侶靜裡幾番忙白帶通文字青蒲作講牀

月花根幹老天女鬢髮香偶見題名處挑燈感渭陽

先侍御舅鄉書亦中第三

其五

四海論交游文場二十秋卷中生紫綵鏡裏換霜頭
古寺隣宮月寒淙響御溝高堂徵啓齒銷却幾年憂

其六

辭却舊花磯紅塵踏曉暉心千葉老蝶翅九衢飛
愛紐纏高士濃竿餌布衣賢昆得第日走馬看山歸

其七

慷慨歌燕市依然屠狗親
遠山隨酒媪胡粉沐天人
異服花紋袴高風整角巾
緋桃一夜雨浣却素衣塵

其八

百畝青山誰孤藤卽舊知
閒雲投遠曠倦羽避高危
重疊花前板朋從几上卮
滿坂三五稔季也擲冠隨
舟行黃金口同散木王回飲

鄉落也陶然籬花古岸邊
田翁捫虱坐溪女帶竿眠
小港蘆租戶低倉米稅船
河刀與生酒典劇不論錢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七

又九日借諸叔及諸李昆散木陳正夫王回登

高孟溪劇飲

笑謔畧卑尊飛籌迭益盆
一灣茶棗市合族木雲村
小管吹蘆葉魁壘臥柳根
未須量斗石強飲倍齊髡
和散木登高之作

村居雜題

古柳半心枯樓臺瀉碧湖
山花權作侑溪鳥乍名奴

隣叟詢難字田家掛層圖
老松饒韻格屋底近十株

其二

余族自丙戌以來大魁者一人通籍者一人鄉書者三人入鄉校者幾四十人村中業儒尤多鄉耆亦三人

稍似朱衣巷兒童問禮詩
一村垂大帶十里望丹旌

小榜依蠻市枯楊臥水祠
樹皮如蘚石老盡寄生枝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

小雨潤苔枯魚叉集曉湖
著書要惠于作帖與官奴

夜語天台約秋山瀑布圖
霜花看漸老著意養寒株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八

山居無可好只是好吟詩
勸葉日蟲戶蘚花戰茗旌

魚商填小市狐粉聚空祠
偶到騎羊路紅柑綴滿枝

再和散木韻

空階銃艸枯山影落澄湖
花下春雲母霜中課橘奴
移家求水石捨宅事浮圖
一笑掀髯去孤峯絕頂株

其二

白石青煙夢空花水月詩
禪鋒摧老敵糟壘豎高旌

雲濕蒼筤嶺江寒杜若祠
椰梅多手植忽已見孫枝

集沈青平齋限韻

霜月寒衝瓦松風夜入爐
雁歌飛楚雪方語維吳都
閣裡藏幽鳥花間命女雛
一窻雲氣冷白水對清酤

其二

角杯椰子釀沈水博山爐
酒至中三令詩成償五都
茶花披冷艷笋竹放冬雛
痛飲何妨夜西隣有濁酤

齋中閒夜小集

久語繚繞殘重帷犯月寒
尋常杯酒事動作歲年看
石眼穿花瓣霜巖碎馬肝
靜思膏火理一倍使心安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九

去去北山殘寒灰決定寒
睡亂花錦爛只作水雲看

空月舒顏面閒意語肺肝
新居頻料理最喜竹平安

歲暮書懷得風字

拍板付青童衰顏一笑紅
斜波水閃日虛屋柳啼風
樹影溪紋路鴨心楊貌翁
顛毛雪種種只合老塢東

其二

衰至學無功家鄉是醉中
更無他老屑只有解醒風
日日添髭白速速喚頻紅
騰騰一枕去直欲傲天公

次峰字韻

平常心遠處卽是最高峰
小閣池三畝橫開室幾重
花枝宜古瘦酒味去甘濃
莫道追隨厭讀書老亦慵

其二 時小修北書至

近沼添回道當窻作小峰
青來燕雪滿夢去越山重
谷水烹茶冽螺烟滲紙濃
經冬人事減多半爲花慵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頓覺水沉麝幽香襲一湖
瘦枝梅韻格鮮豔挂肌膚
月下高真夢煙中靜女圖
主人無俗累花性也清孤

和僧韻因贈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二十

山僧能險語酷似李才江
水久衣枯石人歸雪滿意

看雲開竹戶會境寫花幢
手把菰藤去孤清鶴一隻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
聽歌時一衲在側

小艷催花發長眉帶柳來
醉憐迴雪舞老怕失年杯
笑屬生春暈禪心試冷灰
一樽一板去村舍幾題梅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練水拍平橋流連暮復朝
都將花歲月收入酒科條
溪閣千塲咲風柯十里腰
玲瓏莫止面上怕紅消

清明

弱女紫絲筐藤花刺路傍柳絮風絮亂波淺水芽香
老學耕田法貧添省事方頭茶與鮮笋刻日待新嘗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苦瘦角詩容題函半尺封夜沉歌板快意冷印香幄
醵觴杯光灑燈分字影重若非文戰苦何以約談鋒

竹林限四韻

百回經眼地倍倍惜高寒遮屋香成潤摩天碧洗瀾
花頭豐似頰枝底轉如九縱是聞名客頻遊也桂冠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一

百畝亭亭綠風稍作意寒只如無市井長似有波瀾
適性琴三疊尊生藥一丸蒼髯白塵尾都學晉衣冠
竹林爲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易主矣

余頻年興作故後半以自箴仍用前韻

閱人如郵舍旁觀意也寒年年山易姓事事水催瀾
免作勞生計都無駐景九東移復西改似沐猴而冠

偶成

去去白雲層空江理釣罾竹方曾受削楞老不堪繩
前悟菰果雀開觀撲紙龜辟躡易未裂却舊笑猶

湖上碧酣樓落成

聊作棲身地遂成隱者家三面修閣子四度看荷花
碎影方塘月蒼烟活水茶雅川徒自累自首戀丹砂

暑中舟行入村舍偕冷雲及明教居士

深林棗實紅沙鳥立陰中曠野雲燒日平川雨洗風
酒香知社近村靜識年豐漸看河橋上提攜有醉翁

其二

拋却舊衫紅披簑向北中微雲縹碧水深樹綠洗風
官稅租能給山費了不豐撲頭隨袖手猶可作龐翁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五

十一

初入村居

割愛聊芟竹薙荒暫作橋雲嵐披舊址花鳥屋前朝
瀾伏多年雪山深太古條南華志怪者不達小道遙

其二

一派松篁路通曲木橋山空孤女嘯樹古鳥王朝
花入玲瓏榭溪分婉孌條不知鴻近遠只覺去人遙

七月六日

瞥眼花成實驚心鳥作橋娑娑巫現笑齋沐老僧朝
燕月疏烟竹回風犯水條餘生施靜嶠轉覺世遙遙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六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武林 張燁如 閱

五言律詩

秋夜宿德山玩明

前此看月江上
亦有善詩

江月峰頭月清光，孰最多，稍能增，激灑終是讓嵯峨。
深谷高巖在蒼顏，白髮何古來，師善卷，未必解塵羅。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翠微中，甚幽僻。

掃石移尊去，披雲曳杖行，岡巒頻轉換，郭郭偶生成。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溪盡田家出，山迴反路平，遠峰稠疊起，蒼翠撲軒楹。

其二

閒即攀蘿上，倦來枕石眠，田廬陰翠壁，鷄犬入層烟。

竹院通茶戶，山鄉近水廬，主人心但了，勝作苦形仙。

其三

買足青山地，幽回構屋居，暮烟慈竹嶺，秋水菊花渠。

鍊石爲方藥，磨嵐寫道書，丹砂如就得，拔去卽仙廬。

其四

閉却層崖道人間，了不知漁樵，分氏族，花果認干支。

滴露新梧子，參雲老檜枝，龍髯曾此去，鬱壘也堪疑。

德山遍入諸巖壑

總被閒驅使，登臨也未閒，霞光紅漲壁，水氣綠浮山。

遍入雲岐路，熟觀石面顏，似曾經眼過，想像不知還。

夜入桃源縣月中

深村杞菊香，壁影拂船涼，和月和烟市，全山全水鄉。

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若箇垂綸客，溪頭舊姓黃。

望淶蘿山有懷江淶蘿

好在青谿曲，巖花石乳新，空聞流水引，不見淶蘿人。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明月層層岫，烏紗面面塵，十年求道侶，能不憶仙隣。

題桃源縣

關處雲常至，僮來鳥亦隨，仙人成邑里，煙水作城池。

山有容空地，溪無不怒時，偶然嵐翠起，一絲綠蘿離。

入桃花源

溪雨濯雲根，花林水氣溫，睡鸞常守月，仙犬欲還門。

綠壁紅霞宅，丹砂石髓村，人中幾甲子，洞裏一黃昏。

其二

白頭丫髻子，花裏去如仙，鳥弄雲霞柵，人耕芝朮田。

庚年看紅蘂生死在蒼烟認着鑑香去瞿童久尚然

其三

花戶當雲閣驛門臨水開何年騎馬客踏斷採芝山
古井沉烟霧空潭洗面顏丘陵一變海一度到人間

其四

洞外一長揖人仙從此分看君如水影要我似谿雲
花氣薰崖戶霞光繞茜裙往來江海上鸞鶴與相聞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弟登高

二聖寺用扇頭韻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三

昔去逢秋至今來送九歸菊殘將入枕綿老漸裝衣
定起書黃葉杯闌語翠微禪翁兼醉侶一種不相違

其二

竹葉將雲去意閒看鳥歸酒香沾淨具花氣着僧衣
老圃推先達星壇禮少微塵勞君莫問問着與心違

服卿訪余柳浪不遇俟我沙頭既歸服卿再至

遂用韻贈之

千里勞君至三秋俟我歸柳殘多葉字蓮解一池衣
逸格臨杯見新思入路微雲山心憶在未與宿根違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韻奉贈

夷馬向東馳青袍敝許時袖中三尺雪夢裡一竿絲
泥酒呼鸚鵡披詩想荔枝武夷若再至爲我道相思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

滾滾飛塵路蹄輪相伴居濁杯澆瘴月顛艸雜蠻書
弔古悲無忌憂時託子虛蕉衫涼似水騎馬欲焉如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繩之王

連玉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齋頭得成字

竹外閒風雨瀟瀟又滿城杯行蘭缸落話盡酒壚鳴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四

忽有款窗瘦寒花信老成喜逢嚴錄事三五人申明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清媚知無敵披麗寔可憐易方唯月裡難寫是風前
才子影皆好傾城背亦妍趙昌真粉本一虎黛螺烟

其二

一片雛花譜吳綃墨未成何人工點染添我作淵明
月浪沉沉路風香淡淡情騷魂多念汝夢裏屈先生

其三

只與屏帨艷全憑幻寫真光光能取影葉葉解分身

蕭月思前世松風夢故人黃筌信好手沒骨有精神

其四

淡月栽我碎微風剪剪疎折從樂人手寄與化人居
藻葉菱文浪雲官鳥紀書烟光與烟水一種繪空虛

其五

舞影將流地顏香乍可聞玲瓏千朶月碎瓊一窠雲
押以無絃韻吟成沒字文長時嘆罔兩或恐近夫君

其六

山中顛顛畧得意是蕭疎半緒佳入後一簾溫語初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五

墻頭生畫意蛇聞悟顛書離卽成三昧超超寔起余

其七

靜語一堂熏兕觥屢付君隆窪捫水影游戲寫風紋

倩女歸時魂巫山嫁後雲鼻根如滅却亦可嗅清芬

其八

變體初從墨名家但姓黃空花新女弟烏有舊兒郎

函作仙人謎和成羽客方浮生虛妄等一倍感歡場

上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郝伯學王閻

然王連玉劉繩之方平弟觴其上得清字

隱几牙籤橫蠹魚漸次成花枝合苑影騷雅一樓盤
租薄盤殮瘦人閒笑韻清籬東香未歇展限與淵明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琰王尚父小酌

艸艸命窪罇秋花瘦滿盆題詩紅柏葉坐語綠槐根
僧懶遲鳴磬鴉昏不過村開簾見樹影月在櫺籬門

月下坐小閣

雛女笑伊亞疎簾委委斜酒澆清苦月詩耐寂寥花
影落開風鴈光分坐樹鴉侍兒供茗碗幽事在山家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琰韻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六

冠珥墮紛紜清言了不聞鑪焦鳴暴雨杯杳卷春雲
醉眼常疑柱顛書亂掃裙主人苛酒政起立誦彈文

郝公琰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白袂與烏藤相邀訪定僧君言未合齒吾屐已先登
但省乾無事何憂百不能如臨幽澗水雖小却清澄

其二

幽院日清和墻苔與徑莎到來閒筆少始覺頂毛多
病亦強人健愁猶勝客歌且休談出世人世又如何

時寒仄
掩寒

過法華練若

瘦相多連架寒花半入瓶山僧輪指語幽客倚牕聽
苔壁三年墨蔬園十畝青茶烟細細起竟日鐫柴局

夜話清梵閣限韻

蕭騷葉滿窻楓落話吳江坐久枯蘭燼言深倒酒缸
寒泉鳴廢圃隣月影高幢碧楯方塘曲昂藏老鶴雙
看諸友奕

竹影風軒外楸枰石子聲暫憑閒調度消却苦經營
烏幘連花障紅雲潑面生旁觀亦自喜賴是學無成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七

其二

窻下欹襟坐無人不看來時聞飛似雨忽有笑如雷
得意天山撓沈思槁木灰經營定何許九地九天圓
風林纖月落

瑟瑟殘規吐泠泠小簾吹偶然低遠碧恰好透疎枝
冒添勾羅去籠烟壓露垂歸樵與去艇處處杜陵詩

其二

輪淺虛籠樹弓斜乍避鷺一痕光淺豔萬井氣森寒
耻作粧奩喻聊爲烟水看江湖多釣侶時與校魚竿

其三

碎影平侵檻寒梢半妥輪裝幽來隱舍布景與詞人
只在風篁曲長依水石隣東郊西浦上不信有飛塵

其四

簾卷烟條重窻分翠疊澄詩要林處士圖請趙吳興
活景通千室閒觀倚一藤匡床誰對語合有韻高僧
畫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親而近俗工意者遠而
近雅作詩亦然余此詩從似而入意者也何遜之
題梅也似而意者也子美之幸不折來意而意者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八

也李羣玉之玉鱗寂寥可謂工似然亦不俗如林
處士之霜禽粉蝶俗矣至云疎影橫斜水邊籬落
可謂意中之似若李錦瑟輩直說而已如雪詩則
云欲舞定隨曹植馬人日則云舜格有苗周稱流
火此可與工意者道哉謂之似亦未也唐人詠月
多矣如云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深沉古雅非
子美不能至云暫將弓并曲番與扇俱圓此惡道
語也似而俗者也

夜話春草堂限韻

刻日春杯礮消時筠管纖問風傳巷語備體維香奩
山水堆脣角烟雲上指尖世緣如散子遇着偶然拈

其二

螺子春生豔蛾眉老避纖祇宜供剪尺不可更粧奩
時額抽絲嫩新花出樣尖隴西見弓矢一見一回拈

其三

陶令情非冶廣平賦偶纖鸞臺朝洗硯春艸夜收奩
倦翻猶思獵村眉也效尖白髮伴毛穎灑上亦時拈

喜蘇潛夫至柳浪座上限韻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九

入門簷鳥亂紅葉照青衫童子初池笈花陰午解衡
甕頭傾瀝瀲卷裡出嶢巖屢盼覲音至秋來信幾緘

其二

側帽花垂髻翻杯酒污衫騷壇爲佐領麈尾是兼衡
話久風掀席思奇笋出巖半宵酬和語題滿一封緘

其三

小友呼藤杖微喧去皂衫花頭當檻落鳥影入杯衡
對日浮三爵他時老亦巖暫來猶有禁佛語口須緘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卽事限韻

率爾生幽意非關對水山苔枝垂酒盞垂葉墮烟
只此雙眉黛舒開一座顏婆娑醉老叟項領曲如彎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遲之十餘日矣雨中集

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百里三回約無朝不晤來未曾離口齒忽已到池臺
酒病花銷去詩心竹引開賞當舊老圃芟草去塵灰

賦得裙拖六幅瀟湘水

細簡勻勻疊長墻靡靡瀾風回千皺亂花遶一拖寒
洛水羅呈出謝家練北看兩般俱死水爭解舞鸞鸞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

賦得歡場害馬

惡態頻來見清談事每差杯微合券客庭老晒禪花
遇月長扇戶登山屢憶家每當歡飲夕三五散如鴉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淺屋低簷下春花滴小槽著闌思蟹足話久覓裁袍
竹語調刀切雲啼獨飲高等閒歷寒暑頭裏換斑毛

丈石居小集送蘇潛夫得風字

底事心難盡窮宵說未終半槽平口水一葉打霜風
寒月衝煤燭枯株照粉紅別來元白語多分在詩筒

代

隨例東門柳那堪折贈行早知雲易散何忍夢難成
小玉終無匹汪倫只有情別來林處士賣鶴買新聲

送郝公琰南下

雪子落紛紛鳴濤遠送君夢回牛渚月書達敬亭雲
俗薄休懷刺交浮莫定文王充如有論應使蔡邕聞

外甥毛雲花燭詩

玉立映澄壺兒郎洵美都香含新豈蕊花引嫩鵲雛
案小頻過額烟輕欲散鑪章門素業好付與外甥盧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一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酒行而雷電大

作衆皆辟易余興益豪至子夜乃休

夜暖不成寐披衣聊起行一街絲雨暗半隙悅燈明
壁上烟黃字甕頭點滴聲乾蓮與烘笥倍覺有心情

其二

天意蒼茫惡奔雷駕雨風書翻入堯內兒走匿床中
拍案山公叫雷蜃兒盞空歸途那用燭電火照人紅
曾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韻答之

湖上腰如許那能不繫人到門青李帖屈指永和辰

簷簾抽蓼嫩旗槍戰火新雲山無處少只少自由身

苦雨

且莫問提壺春風一半孤暮雲啼滑滑曉樹語呱呱
夢繞飛花社思牽線柳湖無方可醉得濁酒坐灰爐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家令門

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敬題其末

蘭蓋坐銷紅長吟短噫中潑天車軸雨撼地石郵風
夢去雲連峽詩來翠掃空習家池上酒何事外山公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二

山鬼莫吹燈羈心感少陵話中江渺渺卷裏蚺骨骨
嵐重千畦袖雲開九節藤聯床今夜雨空對嶺南能
泛舟便河

一棹碧蒼茫蕉衫碎影涼風音和鳥語水色與天光
岸老蒲根出沙平荻荀香蹄何濛濛對面卽淅淅

其二

禪板佐尊罍青溪曲曲迴魚閒知浪靜鳥喜覺風來
漠漠新雲樹荒荒舊沼臺一番見高塚一度使眉開

送蘇潛夫北上

去去日華東晴霞似火紅好辭杯底月莫畏馬頭風
謝客休耽展張融且豎銅緋袍白手板勉矣偶場中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

飛塵冷冷消人語隔烟遙雨洗青畦道風薰白芷苗
竹深存廢碣僧老話前朝霸業荒殘盡虛名只細腰
其二

碧水燭忙去紅葩引咲開兔葵傷故園狐粉噓空臺
古屋晴生菌深房畫鎖苔松青與梵響一洗大夫哀
其三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三

雲捲三分地塵飛六國王自然歸滅劫不必問巫陽
古疊荒遺構澄波照冷篁廿年雙屈指頭白話兒郎
其四

碧渚新琅玕入門碎影寒么絃將水聽青黛作烟看
且樂時花艷休悲故壘殘南威他自美典磨豈相干
夏日同龍君超傳中執蕭季星龔散木彭長卿
崔晦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河得橋字

好作烟林譜微霽帶水條平平鋪碎浪遠遠出紅橋
天堦雲鱗見江澄暑路滄山光與粉黛一種是逍遙

又和龍君超韻

白板赤欄橋石根繫小舸風傳初信雨應熟海潮
柳密兼烟重槎枯帶蘚漂沔沿無定止只似野雲邀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遠水輕雲意孤桐野鶴心消磨歸酒政游戲入花林
趙姊雙名燕虛郎一字琛龐公見亦悔湘水錯沉金
龍君超邀集章臺以看花臺爲韻

碧篠當烟出朱華帶渚看佳人吳吳語公子晉衣冠
始覺歡場盛爭言雅道難經時覓快友纔得許如蘭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四

其二

一笑爛雲霞青娥驅法華章臺新馬足洞口舊魚槎
秋水人人月春風面面花不同愁來玉蕭瑟對東家
其三

天際颯輕雷濃陰潑地來叢中避粉黛樹底卧縛罽
數點將穿屋移時忽泛臺只疑舊歌舞化作雨雲回
病起新霽見月

病起初逢月雲開咲亦開雲隨殘闌去月逐好懷來
陸葉凝清露新香瀉綠醅冶心雖校淺仍是欲燃灰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尚父謝道人小集偶

成

涼月下空疏蕭蕭靜者居休心花事斷忌藥酒船虛
竹外披烟鶴尊前帶子魚盤煖聊復爾商略古人書
醉歸示儿公響泉道人

不寐卽狂歌蓮花漏水多醉來尋白足定起喚青娥
梵唱噀吳肉荷衣剪越羅亦知風景煞爭奈老顛何
當陽僧來邀游青溪紫蓋諸勝

十載青山約今番始赴期如雲投舊嶺似鳥念高枝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五

藍壁仙翁井苔深鬼谷祠單將一喝去秤取布衲師
其二

一澗珠翻處千山玉照時東衝西邏酒橫版側厓詩
僧來扶雛至鶴驕帶子隨掌茶與谷水宿世也相知
登遊遊塚有感示儿公響泉道人

古塚新新道荒原漠漠楓荷衣蕉帶鬼燕麥兔葵風
顏疊高陵變分趨逝水東莫言空不得何事不成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答之

電子語誦誦雪花打皂衫雲低天慘淡霜老石甍巖

惟鳥鳴枯葉空江立瘦杉青溪騎鶴叟聊且附書緘

送雪照還吳

洗鉢焚鈔去瞻雲倚棹歌離鄉吳語變入咏楚騷多
五老峰頭瀑三江雪後波履衣樓笠子袖手看嵯峨
又代作

四載椒林社精研只有君高談排嘿照獨往賤多聞
江面瓶心月山南嶺北雲逆風香自遠無路襲芳芬
暮鳥投林和張明敬

霧卷復烟披嘈嘈話許時大都尋故侶莫是揀高枝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六

半嶺雲千態疎林月一規夜寒風裊裊歸夢在天池
其二

霞碧與山紅烟林繪譜中乍啼緣見月半妥爲梢風
萬點鋪沙異千畦帶犢同莫愁三市苦猶勝在金籠
其三

渺渺辭沙嶼嘹嘹帶遠空分行來樹裏送影入池中
小艇烟江月高樓晚笛風佳人天未許同此眇歸鴻
乙巳除夕

十畝負江田歸耕已七年稚松雲壤地雛女髮垂肩

貝葉翻將綻荷衣着屢穿貧鄉何可戀大抵爲林泉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園小修李澄之王尚夫崔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

數里碧陰森高禪靜亦吟趺花來遠澗聽鳥入平林
歷盡摧車坂稍存繞指金浮塵都歇盡未歇垂壺心
諸衲見過

閒卽過來阜衲衣對酒糟衲中懷米帖花底讀離騷
箔卷鱸烟細窓寒石繫高貧家無可供止水與谿毛

哭江進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七

乙巳秋聞進之兄卒于蜀余時伏枕慟幾絕嗟

乎余與進之之交豈復在口舌間哉進之死世

誰復有定中郎文者已矣猶記令吳之日與兄

商證此道初猶不甚信弟謂兄曰果若今人所

著萬口一聲兄何以區別其高下也且古人之

詩歷千百年讀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

已若紅朽之粟何也進之雖然起曰是已後爲

余敘敝篋遂述此意蓋實語也進之才俊逸爽

朗務爲新切嘉隆以來所稱大家者未見其比

但其中尚有矯枉之過爲薄俗所檢點者往時

曾欲與進之言而竟未及是余之不忠也然余

所病正與進之同證亦不意進之去若是速

也慟哉卽君幸盡以諸藁屬我我當爲進之刪

定藏諸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也往弟有錦帆解

脫諸集皆屬進之爲序甚獲我心然彼時詩不

道而文亦散緩今弟刻瓶花譜碧二集安能使

兄快讀一過爲弟敘而傳也慟哉弟交遊偏海

內而性命文章十居其九至如寒潭皎月透微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八

底衷如吾進之者指不一二屈也進之有佳兄

能讀父書可以自慰知進之所未了者高堂白

髮然曾孫滿前老伯無大苦也中懷作惡苦不

得佳語欲躬致來芻值有邑之役素車白馬

未卜何日挽章十篇卽君爲我朗吟進之靈前

或墓前亦可見未必卽通爲讀數十回可也

石火乍飄紅絮忽四閨中才名巴子國吏蹟館娃宮

沈海澄天月催芳爛葢風不留長把玩收拾與虛空

其二

寒有君遺蹟時時動我悲夢中呼白也卷裏哭微之
骨似凝冰石心如靜水池太玄那得此囑累有佳兒

其三

一笑凌雲去高寒自少塵騷魂皆楚鬼弔客盡秦人
作諫傾南國移書詛北辰文詞長盡何川死麒麟

其四

偏是佳人少鵲鷗日日鳴應劉皆早世晁賈竟虛生
雪澗寒當戶漁梁怒滿城憐才與惜寶天似未分明

其五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十九

蜀魄悲鳴後五猿叫嘯初峨嵋徒有黛巴水不成書

女鬼行雲侍仙鄰賣卜居浣花溪上更情切舊鄉廬

其六

好手經爐冶匡時正老成文通才未盡元靜職猶輕
妖作長沙鵬帳空澧水螢花源留蹟處莎草背堦生

其七

節節來余夢溪雲湖柳邊浪仙神尚瘦米芾鬼猶顛
花國恣題品珠宮任纂編開時出諧史一笑誰諸天

其八

湘水濯魂清紛紛蘭芷生桃花仙路黯辟荔鬼不經
喜去朝虞帝悲來過屈平沙蘿村口上夜引瞿童行

其九

作者心良苦悠悠忘世豈知近俳緣矯激取態任斜欹
江濶無澄浪林深有贅枝向人言似夢無計解愚癡

其十

薄俗好檢點因循媿少箴只疑如豆目未達似空心
琴敗孤音絕林荒破宅深期君一百載隻字雙南金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二十

江流澎湃處一曲是官衙小邑城三里荒垣市幾家
斗湖曾載月浪柳也吹花踟躕真如繭能禁念若耶

其二

且莫聽啼魂烟嵐路亦昏山連內史宅水到賀公門
曉月蘭橈市春風黛綠村箇年題壁處霜洗舊苔痕

曾雷二太史過柳浪川杜韻

雲嵐深幾曲五月氣猶寒月下兼花下林端更水端
愁來詩監押老至道遮關識得藏身計塵勞也自安

其二

勸我早經營三山海上城亦如憐素女其那作方平

青鳥曾經約丹臺也注名竹枝江上雨難道是無情

黃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厭世余不信

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且求消

息于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詩以志之

積雪峨嵋路三年渺去鴻岷江惟有浪巫峽祇聞風

驚絕西僧語愁深太史簡子瞻定不死吾已料天公

西來僧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西望嘉陵信迢迢半影鴻黃州元不死白傅已無風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二十一

小近臨邛黛新開那酒筒僧言真實否吾欲讓龐公

後二事皆來僧語

夏日同龔散木能者崔晦之鄒伯學李子髯携

妓泛舟和尚橋

日勝形如鵲青娥姓是盧衣香泥翡翠扇影怯鴉鵂

石竹和人籟山花藝野爐遙看十里水一片芙蓉湖

其二

試說鴛鴦侶何如鷗鷺羣溪光描翠黛竹影寫羅裙

云日魚鱗氣霞波雉尾文鶴飛衝樹起天半一聲聞

病起獨坐

荒艸綠如烟何秋不可憐病家無客至小犬亦高眠

開帙尋詩料添衣缺酒錢閉門讀莊子秋水馬蹄篇

病起偶題

對客心如怯鏡銅只自憐負暄疏敗髮發篋理殘篇

名起儒冠悞病因濁酒痊浮生喻泡影何以樂青年

其二

獨坐真成悶孤砧急暮聲乾坤偏惡道世路幾狂生

騷雅原無命湖山賸有情一丘何不可身外即浮萍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二十一

其二

強欲親暱日無那怯曉風纏綿悲二豎坐起仗雙童

世路他如夢浮名我失弓一番三徑裏秋菊又成空

其四

不斷青雲夢難堪白髮情跳梁山鬼妬落莫酒人輕

色界身終苦無生學未成浮漚能幾許枉自覓枯榮

花朝卽事

雨過庭花好開樽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幾年愁

一朵新紅甲四筵半白頭久知行樂是老矣復何求

江漲

灩澦二冬雪瀟湘五月波疾流轉地轉遠勢觸雲過
縣尉臨江祭巴人下水歌世平無孟珙父老恨如何

卽事

俗態有如此誰云道不貧黃金貴賤士烏帽是非人
公叔絕交甚東方慢世真浮雲看物理浪迹混風塵

秋扇

濯濯齊紈素團團明月輝含羞王氏女失寵漢宮妃
出人心猶在炎涼態已非自甘藏篋笥不敢觸寒威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二

夏日泛舟

泛泛鵝鵲近深深雀鵲聞空潭不受暑野竹半捎雲
公子收行益佳人晒舞裙垂楊亂行藻日色冷紛紛

得李宏甫先生書

似此瑤華色何殊空谷音悲哉擊筑淚已矣唾壺心
跡豈焚書白病因老苦侵有文焉用隱無水若爲泥

冬菊

衆芳無不改籬菊晚猶開護葉多編竹憐香自剪萊
驚心寒節破載酒故人來忽憶東籬叟狂歌試舉杯

江行

霞彩收晴色澄波媚夕暉倦鷹奔樹冷沙鷗觸人飛
整叟迎兒出鄉童負犬歸少年饒酒力何事怯寒威

登臺

登臺當此日潦倒盡餘驩古木何年有林花盡日寒
霞來鱗作市山晚氣成瀾去去淪江暝狂歌興未闌

除夕前八日

每恨年光駛東風又一時入門花自媚出谷鳥先知
宦去稽康懶情來育長癡無爲愁暮景幽意在南枝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

十四

夜坐別彭子

寂歷嚴更漏淒淒其旅客情傾腸談近事屈指數遊程
寒氣衝筵入鄉心冒酒生經年事奔走名利一無成

社中

宿昔城南約蒼茫十載情交游悲喜盡文字揣摩成
古屋繁陰入空堦凍鳥行終年惟榻管辛苦是書生

小齋

情至觀無始愁來寶奈何蠹行枯敗粉燕起觸簷羅
往事惟長嘯新知一放歌鷄雛雖餓死不與雀爭多

迎九

節物何堪問流光轉自哀世情極首過秋色閉門來
才子新開社參軍舊有臺菊花才作藥遲雨共啣杯

憶蟹

鄂州爲客處紫蟹最堪憐朱郎爭先買青樓不計錢
昔年桐乳下今日菊花前只尺瞿川水無由見爾鮮
夏日同龍君超君善家伯修郊外小集

避卻紅塵子晴郊共舉杯踏雲穿寶閣立馬問金臺

古木無心長雜花不定開東南饒勝友喜與二郎來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二十五

宿村中

古木橫幽壑叢篁蔽小祠盤輿村犬吠羅服野人疑
稻熟家家釀山香處處詩田翁強解事欸欸具威儀
示社友

所至成三笑居然似七賢祖開正始後詩數中興年
一代稱同軌千秋欣執鞭古來載二酉不必大都傳
秋日同鄒伯學過崔晦之村庄

携得城中友聯鑣把臂來探闌人踴躍問姓俗疑猜
鄰酒無因至霜花有限開一丘荒楚裡門戶散蒿萊

送周尚寶左遷海澄典史

一作

羯虜終無賴餘波橫及人清時驕翹馳平地蹶麒麟
去國寧辭謫投荒幸有身邊籌終及爾勿復歎沉淪

其二

幾度青門柳榮枯送爾行廟謀何日定邊事使誰成
名以批鱗重恩因市虎輕知君心獨苦萬死亦關情

其三

十年聲籍甚一日去長安作賦元投楚爲文欲事韓
雲開龍首出雨過鱗溪寒到處青山好何憂行路難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二十六

九日江上小集

物色千林換江聲四面潮脫冠酬勝節呼酒賀新寒
童子携方罍庖人進鱸盤秋郊如醉裏蕭酒一凭欄
偶成

塵世無暇日孤館有餘情黃金鑄知己青編列友生
事佛心難定學仙道不成去去雙田下兄弟事耦耕
郊行同龔散木能者鄒伯學

高柳藏山寺雜花綴水濱青溪六七里白恰兩三人
鍾金蚊重過烟霞鹿豕隣箕踞亦是禮何必取冠巾

嘉魚李太清書齋

尚有青雲舊誰云白首新孤尊相對日萬死可憐身
曝衲驚黃鳥開軒眺紫鱗名臣何必貴衰腐據要津

夏日鄒伯學園亭

兀坐無儔侶觀空絕想塵床頭高士傳花下上皇人
養鶴移茶竈憐魚輟釣綸蒙莊去已久斯意竟誰陳

夏日卽事

一官因懶廢萬事得禪逝歲月談空老風塵拂袖高
貧交殊面背薄俗厚皮毛不解和光指空齋坐鬱陶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二十七

其二

悶卽攤書讀長年一腐儒開門殘雨過欹枕片雲孤
世事輸棋局人情轉轆轤浮生寧曳尾斷不悔江湖

夏日同龔能者崔晦之鄒伯學納涼李子髯齋

中高柳下時子髯有小病

高柳着溪烟團團翠可憐空街搖白水疎月冷青錢
原憲貧非病維摩疾是禪居然城廓裏一種小林泉

偶題

得句題蕉葉裁冠費笋皮宦情三不可禪理百無餘

賢僧繫梔子晴牕語燕兒謝安何小艸相業僅能基

寄沈介庵

不謂晴川閣同時失此人龍門吾有意魚服爾何神
封事驚來艸除書怪積薪和光古有語好得耐風塵

初秋

負俗將無傲間居合有秋驕陽猶避鵲小雨亦呼鳩
中散交多絕司空宦總休明知悲冉冉何苦不滄洲

秋閨

秋色透羅幃寒芳片片飛蛩吟生暗壁螢火度空機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六

二十八

閨月新流照簾霜換故衣征鴻與蕩子同去不同歸

漫興

少年多浪跡老大合幽棲事業畢牛口生涯尚馬蹄
避人嘲自解隱几物難齊每憶山中友秋來好杖藜

其二

獨往吾何有狂癡世所憐一身書蠹後萬事酒杯前
禮樂從先進交游附少年昨來益自喜信口野狐禪

江崩及城

城郭荒如許遷來得幾時江通夔子國湖打武侯祠

托鉢施仙飯支床而佛燈一身猶不用何處有三乘

出郭

稻熟村村酒魚肥處處家輕刀粘水去獨鳥會風斜
落日流紅浪長江徙白沙山僧迎客喜顛倒着袈裟

江上

白霧迷荒楚清流帶遠空沙平晴獻雪樹老夜屯風
曠野眠饑兒孤洲落晚鴻布帆如屋裏何處有城中
郊外小集

頗有滄洲意聊行濁酒杯白波吹日上粉堞映江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三十一

米穀舟中市人烟水面來息機吾已久鳴鳥莫相猜

其二

浪跡真無賴狂心今若何一樽聊對酒萬事且任歌

穉子矜黃葉漁人語白波蘆花青裊裊秋意藉溪簑

三弟回志喜

送汝才三月那知西復東客中何地返蒙裡幾時空

世事窮來見文章病後工浮湘而涉海司馬之遺風

其二

樊兀英雄氣飄零病苦身黃金憎賦客青眼謝時人

披劍投珠恨呼牛應馬真無錢覓知已到底白頭新

其二

萬里將孤舫長江與太湖山川幾盡越文字耻爲吳
見我故人否識君高義無士安交不薄珍重序三都

其四

東去人人叩西來事事疑苦心真學者出世好男兒
消息新州得機緣老宿知何人皮相士道爾定狂癡

花朝日呈伯修

墟氣薰高閣歌聲繞細柳杜尊清且滿坐客美而都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六

三十二

共唱三婦詔同開百子圖主人將夜飲傍晚然鳴鳥

其二

宛轉花如結差池燕似知佳人炊壽餅童子按新辭

珠履散還聚蘭膏盡復炊青軒紅麗蕊第一好天時

京師夜坐

兀坐醒醒悶讀書字字難竹枯知以飯餅澁驗天寒

事往心方省窮來交漸寬微官稱我羸馬日長安

北行道中示弟

惜別無多日驅馳看過年客愁繁似雨官路遠如天

寶陵車轍嚴霜噉馬鞭流光付行旅爾我遙相際

挽蘇母

喜得全歸日郎君已致身悲將萬死事泣報九原人
野氣迷丹旆秋風冷石麟但留天語在一紙夜臺新

秋夜感懷

莫以千人和遂輕白雪歌支離常調失突兀此生過
薄俗論交盡秋風閱世多鷄雛終焉怛嚇我待如何

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復北上臨發偶成

又被閒驅出冥鴻那可飛添多新壽髮典盡舊荷衣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柳密雲侵郭荷長水漫磯鷗鳥爭作語客子幾年歸

過荆門觀蒙惠泉

雲過山城沒谿回磴道平一漚淙石底萬戶枕泉聲

童子將茶去僧雛負鉢行居人傳好語得似長官清

詩冊人為言
雷寺甚清

石橋道中

上上仄岩顛清溪落馬前陂陀聊作館曉確以為田
人出斜山照鷄鳴廢寺烟亭翁顏半枯知得有豐年

襄陽道中途龍君御君御節鎮西寧使道皆大

夫人

征馬嘶林鳴雙旌忽背行白頭撥遠夢紅樹促歸程

銀管書生去鐵衣老將迎羌胡知姓字檄草在邊城

若御舊通
守此地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一終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七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茅泰徵 閱

五言律詩 附六言律詩

壬辰秋日余與伯修兄俱得 請先後出都門

至鄭相及同宿州署今相去十五年伯修厭

世亦六年矣電火驚心山川觸目因書數語

兼示小修方平兩弟

十五度春秋瀟花轉眼休今悲上馬無路避西州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一

孤月傷鴻陣寒雲障馬頭對床今夜雨清淚幾行流

鄴城道

何處魏離宮荒烟斷葦中獵蹄晴捲雪高隼怒盤風

苑古梧桐禿墻崩枸杞紅空臺與流水想像舊簾櫳

其二

白日悲難駐英雄誰不然魚膏焚地底蛾黛哭生前

南國香成霧西山石化烟人間絕快事天子作神仙

其三

碧草漲寒塘菖蒲花不香山禽猶翠羽野果尚丹房

殘粉迎新帝妖覓逐小郎曹家兄弟好無那太淫荒

其四

且著雙眉日休隨俗笑嚙簾前槌鼓吏床上捉刀人

胡粉裝尤恠蕉竿舞入神情光如可畫寧與覓俱塵

其五

那得長無語無情淚亦垂碑餘漢歲月水洗鄴城池

樓外羌雛嘲宮中寡婦悲好還不再世竟狡亦何爲

其六

近得銅臺瓦重來五十鉸無方鬢白髮空自冶青山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二

上馬蒐才添橫戈案髻鬢鬚鬚今已矣文采照人間

其七

仆去前王碣耕來故國墳蜂巢無兩大兎窟有三分

夜火生空林陰龍戰野雲美人何處所試與定遺文

其八

且勿度前村白楊路漸昏一丘文字鬼千古戰爭覓

磨數孫曹閔風流魏晉繁成蹊人自省桃李不須言

其九

黑上虎兼龍三家霸局同文章分鼎足才品第英雄

鯢縱司徒後昏頑銀錫公陳琳檄自有誰可愈頭風

其十

校盡中原士初逢國手棋孫郎爭一道劉胄僅雙持
石悍刀方利風高海始奇唐宗與宋祖應悔不同時

遊崇國寺得明字

有序

往與家伯修潘去羣江進之黃平倩劉明自

吳本如段徽之諸公結社于崇國葡萄方丈

相去七年存亡出處遂如隔世丁未春暮與

龍君超陶孝若丘長孺李元善劉元質重經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三

此地泣下不能自止聊述數語以志今昔

入寺稀人識僧雛盡老成花猶香廢苑石莫話前生

壁上苔棲墨廊間雨壞楹春衣能幾日又復過清明

又

只作幽探計如來與證明出門皆黛色入寺有泉聲

酒似溪光嫩身如雲影輕閒官無別侶頭白舊方情

惠安伯園亭同顧升伯李長卿湯嘉賓看牡丹

古榭暗房櫳登樓只辨紅分畦將匝地含談欲焚空

蝶醉輕綃日鶯梢暖絮風主人營一世自老衆香中

又

通國皆狂死誰家解滿欄徑須一石醉消得幾生看

小棚迎初月層嵐作晚寒攜歸纔數朶掩盡百羅紈

浴佛日劉元定邀諸公偕游高梁橋得爲字

節是祇園會謹同曲水池妖童歌申亂天女鬢華隨

是榭皆停蓋無以不泛卮魚龍與角觝樂事看君爲

又

萬隊千騎出燕遊第一時繁華雖有態烟水未曾知

西去層梯岫東來面面池胸中好丘壑借與主人爲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四

月夜歸來與長孺道舊仍用前韻

盛事那堪記衰來亦自悲看窮烟柳地老盡露桃枝

筭酒休論石稅花莫計池平生心種種難及壯時爲

都人市花者以一方爲一池

借會退如過淨土庵

像設都非麗疏題亦不紅花移半檻日槐老一庭風

寓目皆成淡諸方敢闕空到門有醉客鄉里舊山公

湯嘉賓以使事入江西將遍遊諸名勝詩以送

之

碧渚蒼雲路長帆幾葉還愁秋行九子攜譜看廬山

採藥靈溪見映花石戶關孤藤雙竹屢聽盡水潺湲

其二

亦解驚人語于君數倍難片鱗猶變化尺水尚波瀾

萬卉經春爛千山過月寒欲知才大小試取昔賢看

其三

九派潯陽地寒潮一葉通少年姑狡掄太古石玲瓏

觸路飛泉雨捫碑惟穴風到時秋正老江景繪丹楓

其四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五

攜去山盈袖書來墨滿巖嵐光瘦瘦僕泉水洗塵衫

識得金仙侶搜殘玉簡函楚雲青咫尺漢水莫停颿

早起入

朝書冊午間衝暑走城外別湯嘉賓

晚赴劉元定飲時諸公已半酣賦得原字

曉出銅龍署幕歸曲水村座凉心乍貼觥亂飲初喧

委尾筠侵閣長頭客在門公然去巾屣奴態亦堪原

夏日城西園亭聞蟬得陰字

清響徹平林雲深林亦深乍聞心爽豁蠲盡午昏沉

琴裏高山韻詩中瘦島吟鄉園頻夢爾千里柳湖陰

其二

未曾離潯暑亦不到雲林坐覺脂涼變遂令院舍深

聲來如遠壑宿處必層陰燕子與黃鳥難除聞閣音

其三

雖在高雲地長懷冷石心羽流分體鬼騷客與聲音

竹栢風相亂笙歌耳可箴如何君與我俱不守長林

苦雨吟和曾退如

陵雨無朝夕呻吟益病妻床頭新墁落竈下老娛啼

一室切堂芥千家亂水畦侍兒持茗語滿裙袴花泥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六

其二

舊勢將排砌新痕又沒花街頭眠野鴛窻上語池蛙

古佛龕生菌橋兒面有沙東齋無額字便可喚浮槎

其三

似道雷焚火又聞水決墻哭聲來遠巷昏火照方床

小星葦簾破隣家蒼木香兒童浪驚喜簷底有微光

其四

莫是人家樂輕聞下上哀九州吹立水萬部役雖雷

地遠聲難徹閣高喚不回巢居與穴處曾見有唐來

中秋泊潞河看月同子公雲影賦

秋樹冷白添衣也覺寒如何今夜月不共昔人看
客路風停閣民居水破殘那堪更值此衰草漫泥灘

其二

萬水千山路獨窺來不來雙鏡題姓字兩處送錢財
風葉牽鈞幔笑花背鏡臺思量具杯酒有口向誰開

其三

亦欲消孤悶其如不去心稚兒神慘淡病客語呻吟
野戍風傳柝空船火隔林更憐明月裡尚有獨飛禽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七

其四

道侶前寬解君深天竺書我心自檢點試比毘邪虛
法喜妻辭世散花天異居任他金粟老亦有淚漣如

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

鶴老翻辭侶松寒乍剪蘿孤舟將勿累北海望南訛
亂葦藏村社枯槎臥古河所嗟人異路不畏客程多

其二

昔日飢寒伴淒涼無一存去花難返樹好月不留軒
龜手衣猶在齊眉案尚溫一門新舊鬼強半北方魂

其三

慟出雲堂秋高鴈影涼容顏漸朽謝恩愛日銷亡
何老湘君廟花深油水陽解君舊簾筒擬買白蓮莊

其四

欲覓藏身處瞿童路上尋魚寧愁水濶鳥豈畏山深
煠葉紅霜寺春苞紫荀林辟如縱鸚鵡未有戀籠心

其五

少謝人間事歌壇與舞筵有山皆種竹無水不栽蓮
見死知生苦因緣識道緣一杯從惠遠白社問諸賢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八

其六

江柳江楓道煠來倍損神瓊花撩怨客香艸夢離人
白鳥誰非故青山不厭貧陶朱吾可學鑿水養鯢鱗

其七

客路雖云苦烟波亦自清雲開九子近月上五湖明
石壁同僧看花坊信馬行家緣無十口少累省憂生

其八

弟也擅州去征南尚可依青油寒夜醉畫戟曉風威
塞草騁鷹疾胡天字鳥飛吾廬行信美鄉社幾時歸

其九

小艇烟江雨長堤柿葉霜一洲魚子市千樹木奴鄉
客去尋空谷書來話酉陽繁華銷枕上家近呂仙堂
其十

禪味爭如醉無何卽是鄉休心爲麤藥省事作資糧
慢世稍同朔絕交亦似康東臯猶滯酒余乃醒而狂
滄洲逢瞿太虛運使問及近事偶題

問我京華事動君一日愁添多新世態無復舊交遊
北寺涼陰盡西堂講席收烟光逐日改那不念歸休
袁中郎餘集 卷三十七 九

其二

白恰生蕉屣知君亦悼亡憂時心耿耿學道鬢蒼蒼
老衲同三昧稚兒守一床所慚不共隱竟鬼滯他方
德州舟中逢沈何山

其二

鬢上微添雪衣間亦有塵俱爲行役客孰是自由身
處世真妨達歸山無那貧且收魚鳥韻檢點作時人
敢謂馮唐老爲郎十五年不目君濡滯那與我周旋
歷歷分行樹匆匆兩去船此心無近遠月在浩池邊

偶作

爲道知難進求聞亦未成憑將無益事娛此有涯生
見水移觥去聞山背袂行感時多長語虛竅偶然鳴
下邳舟中和子公

飛雨泥窓濕衣寒擁敝禪所憂唯臘近最苦是茶渾
只有飛沙市更無啼鳥村兩漁相對語舟繫古槐根
集平山堂用平山字爲韻偕遊者萬千兩謝生
也

衰草亂畦平長江一綫明雲開智者寺山表潤州城
袁中郎餘集 卷三十七 十

其二

萬井晴霞氣千櫓晚吹聲隋宮何處問荆杞傍牆生
大業空遺事披圖咫尺間斜橋與廢水淡墨有無山
野老畊香澤妖狐學黛鬟荒亭猶故井馬上挈泉還
鄒子尹偕僧殊水見訪門者不知却之相見乃
一笑

幾失孔文舉驚逢禰正平雲澄天自澈月上海先明
渴驥聞泉喜孤鴻見侶鳴昭文琴自好無那有虧成
雪中投宿棲隱寺寺去大冶五十里在亂山中

下馬歷巔峴晶晶四壁寒山門雲占斷佛舍雨澆殘
茶好臨泉試寺有橋松宜帶雪看軒窓無一可孤負
此峯巒

其二

岩戶何人啓泉聲只自聞夜澆盈衲雨曉捲一犁雲
野筍呼雛伐山苗帶子分會須知此意禪講也輪君

其三

細數高低嶺間詢遠近鄉山烟隨澗出松火隔林香
雲冷莓苔殿雪封蘿薜牆里門通德近誰與關荒涼

北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十一

寺近余
司徒家

漢陽過王章甫葵園和二仲韻

戶外卽遙岑寒香漸出林增池綠畝潤疎竹爲庭陰
烟雪裁爲句風泉寫入琴欲知桐性老火裡試焦音
舟中除夕憶李安人

客裏逢除夕燈前少故人乍如雲沒海忽似影離身
滿褶衣衫淚半年河渚塵井枯泉脉在棟老燕巢新
王章甫送余石頭口回共遊赤壁章甫將歸讀

書九峯山

小舫沙棠檣磯頭試一遊偶然偕郭李不是吊曹劉
山色當陞出江波載世流沉沙無折戟應已化漁釣

其二

晴柳烟江路幽探喜共君暮風歛鳥翮春水玩魚紋
石老猶含態蛟閑不起雲沙頭尋鷺侶且莫話三分

其三

一棹別烏林高雲去去深易銷唯黑髮未了是名心
沈墨桐花下讀書石壁陰明年定傳寫千紙滿瑤琳

柳浪館雜咏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十二

柳匝層層水花紛曲曲堤古藤隨意拙熟鳥任情啼
寄客詩題嶽招僧語隔溪茭蒲分外長漸與竹欄齊

其二

偶然修竹裡新鳥一回聞鶴下翻盆石僧歸語嶠雲
縱風生水態任月織波文莫遣鷗鳬去頻來只有君

其三

饒水饒州地臨花臨柳居經營成淨社穿鑿聚僧廬
小作番唐像閑堆農圃書主人葦血斷鶴亦念溪魚

其四

齋閣行將近迂回又隔蹊入窻中遠水萬柳外長堤
鑿曲添魚舍芟枝減鶴棲無人踐暴汝宜近亦宜低

過藕花莊

深院竹編牆叢梢若箇長入門溪雨濺滿路麥風香
好夢回涼得閒愁到水忘因循二十載未到藕花莊
夏日同顧朗哉居士王遺狂遊謝公岩主人于

野宗侯留飲

只有烟林在王家一事無到門唯蘚石對語畫山驪
路失雲相引厓欹竹可扶看人車馬去塵起是修途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上三

其二

莫損芳苔壁長留翠倚空雲能供點綴石自解玲瓏
泉落當窻逕香生渡澗風樓臺杳何許樹影有無中
登定州開元寺塔

孤塔三千級俯身見鳥過但知天濶遠未許岫嵯峨
鈴語聞沙寒燈光射房河青賢誰眺此韓宋與東坡
其二

我醉中山酒興與沙莽間宋家遺塞壘唐典舊河山
破壁風雷出空堂幾雀還莫言無外警西去即曾關

黃竹石入都作別得丞字

北闕何曾過西山亦未登袖中無半刺鬚上有層水
夢入冲烟鶴書詢過海僧省慮真似水知汝不求丞
殘冬選曹乏人戴星出入不覺過春感而賦此
若問曹中事但觀鬚上絲經年未見水初度也無詩
夜月閒杯子春上憶侍兒西郊有遊騎唯汝不相宜
初授司功副郎

舍銀來爲吏嵇康也未慵帶猶懸素鍔銜得比青松
紫牘心先碎疏題手自封何年挂神武買斷紫芝峯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上

寒食高梁橋

薄領送春光鬚眉分外蒼僧猶憐我老水亦惟人忙
雨作青山色風吹翠袖香醉中如有憶艇子上餘杭
暮春偕蘓潛夫丘長孺李茂實僧寶方雪照出

郭

且復須臾坐夕陽山氣佳人歸烟雨寺春到海棠花
茜甲綠畦吐青溪帶郭斜樓臺深隱隱種竹定誰家
暮春同王以明丘長孺蘓潛夫魏二方遊章氏
莊得寬字

幾葉菱蒲水微風亦起淵如何尋丈地緯有江湖寬
種果栽花易招鷗引鷺難馴川如具禮畫裏試思看

其二

樹歷高雲老門臨細水寒亂中時有整幽處偶然寬
蘆荀芽將苗嶺柳葉漸殘遊鱗真可喜夢不到漁竿

其三

徑路微微折亭軒倍倍寬經營百事善物力屢朝看
果稅分時飲茶坊湊水安袈裟幸自樂何苦戀中冠

飲渭南郊外水亭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十五

清響落銀塘崖高瀑自長晴飛半院雨暑洗一山涼

竹石江南夢雲泉遶十腸長安十日飲金紫照壺觴

喜小修至

疋馬西風客青衫遠道人傾觴三日語洗面一升塵

發篋探家信呼兒換葛巾顏肥兼耳潤失意幾曾嗔

其二

家事若蠶絲細聽無了期某山今曠廢何僕是頑癡
驗貌爭肥瘠諱心校髓皮回肋對病藥第一是隨時

其三

俱言三歲苦捱得幾番虛鍊就玉珥字磨穿鐵板書
莫非頭罪過儻亦慧乘除知汝能排遣高譚且自如

其四

買米錢都盡囊衣絮亦無奴顏慙失路馬尾禿長途
沙哭終警楚梁春已去吳甯天六織網不肯拔珊瑚

與小修夜話憶伯修

驕客觀人世孤雲信此生長兄官自達小弟學無成
酒思燈市踏花憶貫城飛沙沒馬首怕不節街行

百六詩爲丘大賦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十六

血蝕青銅照冤牽白玉環人間冤女塚地下望夫山

着主淚猶碧鄰湘草亦斑至今西陵月不忍向南彎

其二

一夕歸茲路三生惜此人死無長負債恨是不銷塵

小玉終爲厲蕪卿必有神決貌與怒蟒無以喻吾嗔

其三

惡雨催蘭桂飢梟啄鳳凰埋憂覺地小量恨與天長
萬煮難焦淚千生不化腸明當告世主幽合詛城隍

其四

恆事咄如許，官見亦稀。若無口語，定道客傳非。
始覺生爲債，誰言鬼是歸。長時檢遺篋，不忍觸歌衣。

其五

冤訴知無已，冥司可奈何。只愁女鬼弱，不怕俗錢多。
雙陸因名廢，新聲只自歌。唯當仗佛力，救汝出幽羅。
赴棲霞

黃葉三秋後，青烟一派中。天寒蟲蟄雨，江濶鯉魚風。
鶴瘦行藏勁，鷗閒飲啄工。舟迂迷去處，小立問漁翁。
掛山紀遊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十七

黃葉旋空下，清泉作雨飛。苔毛青佛面，石色老天衣。
僧靜厨蔬少，山寒野雀稀。自然消萬慮，不是學忘機。
其二

山色重重恠，高譚事事新。荒松吹老鬣，古石長斑鱗。
入室尋僧夢，翻經悟客塵。禪兄兼酒弟，傲殺世間人。
小集張伯實齋頭

白菊顏將赭，蒼原木漸黃。蟹匡行酒至，梧子作園藏。
鈞月分蘭焰，玄霜打橘房。主人紅鞵鞋，一笑上排場。
問方子公病

落盡梧桐葉，蕭蕭滿一庭。當書裁枕被，減食買參苓。
壁暗蛛虫泣，爐歎夜火青。病來曾幾日，疎髮冷星星。

其二

貧病知何極，高天也不原。愁聲徹曉夜，藥氣滿盈軒。
夢惡憑奴解，衣單借手溫。空堂懸一榻，黃葉自封門。
送李季宣北上

長短丹楓道，高低白雪枝。奚奴肩古帙，駿尾束紅絲。
閨月能通夢，邊烽易入詩。因思誇宦日，是我見朝時。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十八

策蹇迎霜去，衝風逆鴈行。夢中呼小玉，甕底拜荆卿。
驛路聽塘報，寒冬怯水程。預知廷對策，多半是談兵。
日暮

蒼茫山幾處，高下鳥千枝。野火烘雲腳，霜風老地皮。
安心權在酒，長日困于詩。除却閒居外，朝昏總不知。
望鄉

無日無鄉夢，空街與大堤。白長香米熟，青淺麥芽齊。
荻月鋪雙寺，漁艖冷孟溪。長江無盡處，漸覺鴈飛低。
偶成

擲却顛毛去百無一事齊客中稀信至夢裏別家啼
野店胡桃小山房枸杞低慙慙托鷗鳥借取半枝棲
送蘊璞之通州

敵衲纔三尺羞囊無數錢譚詩宗島瘦運筆想懷顛
白果行厨飯枯株半夜禪天涯青點點一派海門船
憶潘景升

赤又何年至青蛾幾日休當衣歸楚子兌酒賣吳鉤

凍雨江豚泣郵風海若秋相思無寄處獨上縣西樓

楚子指丘大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十九

寄伯修

次第途京使皆言鬢有華廊餐博白餅官雪打烏紗
夜起先鷄唱朝歸必日斜倦來呼侍史石水試煎茶

卽事

越錦刺吳女桐絃命小妻鑪鳴茶已罷香散日初低
近火觀猫戲閒窻聽鳥啼鄉書修總懶笑作兩行題

楊州曉泊

薄霧隨風盡寒霜對酒銷芋魁騰曉市蟹子出歸河
往事瓊花觀新溝楊子橋雖然富羅綺未必似前朝

卽事

野樹凋青葉寒江掃白波訛音東事變重語北船過
衡橋連霜買盧姬盡日歌楊州饒嫁娶簫鼓夜來多
賦得述樓

古寺行宮是荒臺跡近真楓枯能作語釵老化爲人
夜蠟燒天淚秋蛾幻月新當年倘不樂難道不成塵

小集吳嗣仙齋頭

寒月衝簾薄空階似水涼橘皮消酒氣栗尾亂書床
抄撈人高下踏歌調短長自知非飲客亦不害歡場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二十

集喬光祿齋頭

燭氣烘人暖簾絲透月來近花安飲几分篠山重臺
細曲龍香撥清酣鴿卵杯微明尚不去安肯見燈迴

飯王太古館中

萬事無如靜浮雲他自飛身心全白素行止半緇衣
山藥和霜薦團禽帶雪飢忘名兼去欲學道古人稀

偶成

貧色杯中減衰音鏡裏知青山千里發白髮蒲頭詩
夜雪烹朝水鮮花勒凍枝回身笑問爾我共支離

感懷作

閒適魚歸水孤羈鳥怯飛寒江粘戍艘賈俗厭儒衣
失路干人左貪生學道非無才耳自棄不是怨知希

雪中

蓋膝衣三補充脾飯一匙長貧商賈貴久客保傭知
開帖臨黃字關門變黑髭飛蓬逐流水何日是休時
閒行

人肆添紅暈出門換白衣雉鷩過水去雀冷近倉飛

古木半苑隣僧一箇歸客中無舊識遠望却依稀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三

雪中看月

強起持杯酒長歌命小鬟一重兩重白千里萬里山
凍鶴僵孤影窮霜益老顏客思只如此漸覺別離頑

無題

富貴豈非情榮枯未必平破籠麾鳥去斲竹放雲行
窮骨耽書傲寒毛看劍生東方唇自腐執戟竟何成
讀書

拭却韋編塵衣冠對古人著來皆肺腑道破益精神
把斧斲珠玉恢綱網鳳麟擬將半尺帚匝地掃荆榛

閒居

只對陳編坐閒將稚子行筆罷書將老瓶響茶飮成
饑鶴窺水澗窮鴉話夕城江烟回照裏轉濕轉鮮明

乍晴卽事

寒日回霜薄天風扇雪晴山紋斜界露樹影拘枝橫
海客鬚眉凍門賓姓字生下床忘掃洗拋卷上西櫺

偶成

寒日拋殘曆冬風迫小年潮圓虛孟尺貧策付丘鞭
釋悶多詠史贏歡少破錢不替復不緩隨意但高眠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三

劉侯宴

蒲斗撒珠璣颼風射蠟暉樂從三奏罷酒看十分飛
參佐分山果優人撒地衣爲貪文字飲小減邑侯威

陶石簣書至

不復言餘事唯云丁卽休山川銷斷案花鳥罷春秋
定後聽行鼠餐時壁下猴自無求相意焉用釣文鉤
何茂倩索遊吳詩

莫漫誇吳事吳中佳事多天高震澤網髮細虎丘歌
只是官無那由來客喜過莫殮與縹緲更替孰噬峨

子公貧病口占乞笑

病閱冬秋盡方窮內外科夢來牽身泣愁覺此身多
腮涸魚求水翎單雀窘羅傷心談往事悔何如

揚州舟中晨起

薄月層冰上飛飛斗去鴻夢寒孤渚雪茶響一鑪風
凍網懸枯木荒崖依病楓繁華無用處陡覺懸虛空

送洪子崖之歸化縣

小邑無官長登臨費屨綦方言從事諱山景隸人知
解舍巢鷄鷓鴣鄉田貢荔枝嵐光侵簿牘長日但聞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三

丁酉除夕

得意人間事經年作旅人愁回山水減蕩免父兄嘆
蠟展千鄉雪公衣幾摺塵爪洲波起處長日望垂綸

登蕪門山泛舟百泉

食罷共成飯來觀泌水泉廢橋穿竹嶼小舫載茶烟
方外清溪寺人閒好時田那能管二頃風雨嘯臺眠

其二

一葉寒塘上孤雲信所如東亭觀美箭西泐訪幽居
靜玩涵波羽幽隣避餌魚未容狂阮籍沉酒汚禪虛

和朱非二山間之作

入谷非無路鑿空尚有痕勢危攀棘杪力盡憩松根
天上雲烟市仙家水石村悠然見遂古夢裏亦羲軒

其二

愁絕蒼龍嶺蒼青萬古銅嶂深憑綆汲棧絕賴枝通
洞隔寒溪雪僧歸石壘風半卷輕四岳一笑傲三公

其三

只覺川原變寧知七曜同案圖窮大地揅手量虛空
霞過遺仙影雲歸識海風人間三不朽塵裏一微虫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三

其四

極態窮工出摩天掉地孤平開東震旦坐想北俱盧
白石驚何在青溪鶴也無浩歌中夜月萬里湛水壺

其五

雲懶飛難上龍癡臥不醒巴江寒蕩日鄭火夜飛星
爐淪千年液松留太古青綠霞封石鏤應是護仙經

偕朱非二入少林至初祖洞

宿世同來否青山記夢登雲分新壁石樹老舊扶藜
古蘚番文印胡髭壁影僧摩公真狡僧隻履去何曾

話無言上人方丈

杖子撥秋烟堂頭二十年還君半面識乞我一盞禪
石壁分窻看松風對榻眠浮生成泛泛俱有雪毛縣
山中逢老衲少時從征有功者

頭髮遮眉白歸來五乳峯夢中聞虜笑定起看經懺
戒鐵支爲枕衲衣掛在松間時穿洞壁欲去縛縛龍

次良鄉

勞碌豈堪憐心情亦自偏聞中長似鬱途裏却悠然
艸屨多生業名山老去緣雲嵐成妄想渴夢走鳴泉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二十五

次定州和壁間韻

歲歲疲車馬勞勞懋此州精神漸耗減名字益虛浮
斜月微茫岫平河散漫流西溪蓮在否持語去年鷗
昨午六月
飲于西溪

定州見拙詩楊戲題

塔上烟煤句何人勒此中鳴虛聊以蚓篆壁偶如蟲
蝕去宜苔蘚銷來仗雨風而今具入石泥土被丹紅

宿趙州 是日立秋

入市不聞罵殘陽半罷誰人家多畫水買肆尚依橋

禪夢來清磬秋心動夜條栢林如見語還汝舊時風

曉山宿鄉

未曉已先興軒車帶睡登官程膠齒飯鄉思折腰菱
野店欹鬟女孤菴淪僧不醒亦不醒沙裏鼓鼙聲
書所見

落日滌秋容游雲忽自重斜披四五樹亂點兩三峰
馬顧橫橋水僧歸別路松岩深不見寺烟裏忽聞鐘

峭陵壁間見黃平倩詩悵然有懷和韻

角聲催曉闌雲冷夢初還秋是王維句月如李白顏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二十六

涸泉長念雨籠鳥豈忘山擬把一竿去相從水石間

潼關題壁 有引

是日至子夜果雨涼風襲肌甚快但雨不暢

夢中聞書記與快雪語上公所乞者洗頭盆

水耳何其慳也不覺失笑口占四十字爲謝

一枕簾花涼竟清夢亦長雖雷方喚醒女魍乍迷藏

雲識鬢鬟氣風知繭繭香那能倦骨冰千里洒蘭湯

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徽之雨中投興教寺望南

山

樹古積苔痕山高畫易昏袖中雲氣出階下水聲喧

斷鼎殘碑寺青螺紫澗村倚闌叩京戶還我玉峰軒

其二

迹往休尋記臺傾莫問年風香來草曲雪色照樊川

野寺遮紅葉人家住翠連隔溪山更好驅馬入蒼烟

其三

檻外卽危嶺烟中跨楚秦石留前劫字洞老別朝人

夏月蓮花雪冬風煖谷春雲深無隙地千里瘦龍鱗

過華清宮浴湯泉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二十七

鏡澈古苔光溪風湛碧香花猶知世代水不解興亡

粉黛山川俗烟泉歲月長而今正好景石骨照蒼涼

其二

十六長湯院阿誰似玉環故宮秋草裏小邑水聲聞

童子驅羊去村姑賽廟還教他楊廣笑破國只驪山

今官池乃
玉環池

其三

過烏烟中迹回風水上痕欲知天寶事喚起石苔言

蘭乳飛千殿宮雲遠數村太真方病齒歌拍且停翻

其四

羯鼓弄伊涼露花石火光山餘繡嶺字雲染碧螺香

芍藥留妃子鸚哥說上皇難將脂粉水做我自雲鄉

其五

厥靡驚叱易王圖霸業輕仙靈祠後見笙祝夜深鳴

野火燒連理泉上下連理秋風鷗側生遙知石鏡月

恨不照傾城

其六

東嶺復西嶺秦鄉與漢鄉市城雲淡淡今古水湯湯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二十八

廢址耕斜坂歸樵話夕陽亂亡猶有等此劣是幽王

再泛百泉

欲上復停棹瓶甌尚在船異沙千種色密雨一湖泉

有鶴山中夢無人池上絃醉歸旋就枕帶却澗聲眠

附六言律詩

浪歌

朝入朱門大道暮遊綠水橋邊歌樓少醉十日舞女

一破千錢鸚鵡睡殘欲語花驄蹄徒無鞭願爲巫峰

一夜不願縱嶺千年

澠池和黃平倩壁間詩

落日疎林澗水秋風匹馬咸秦南北陵收過山東西
嶠起飛塵龍鎖幽崖翠乳雷燒古樹蒼鱗穴處巢居
誰氏斷轅折軫何人

其二

四顧陂陀無地一螺鄉井有君百二嶠西天陰瓦千
道德靈文驛路屏遮障掩谿田錯繡羅紋思觴枕邊
流水夢牽嶠外孤雲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七終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二十九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八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趙林桂 閱

七言律詩

登焦山

海門一帶霧初收碧樹丹崖小十洲山雜雲帆浮水
上江盤螺髻出潮頭經堂晝寂眠蒼兕石壁晴空掛
野猴白首閉關僧自苦花開花落也春秋

病中和黃道元至日禪寺夢愁詩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一番花信又成春百結枯腸萬轉輪鈴下久停辰後
版功曹空閣案間塵消愁莫問弓蛇影對境聊觀夢
幻身官縷添來非我有祇應添得與游人

別王百穀

河上青霜鴈字斜西風匹馬又天涯錦帆涇遠郎官
舍冠子橋通處士家好事每揮林下塵清齋長試澂
前茶東鄰不足無妹子眼底何人解浣紗

閒居裸題

樹老無花也自新山茶紅似女兒唇數莖白髮春前

長一點青鸞雨後真鶯欲下枝先作語鵲能占歲
如人錦鞵金絡紛紛去飛盡晴郊十里塵

其二

儒衣脫却禮金仙三十偷閒也少年芊草如墮花欲
舞淡烟垂幙柳高眠興來學作春山畫病起重箋秋
水篇酒障詩魔都不減何曾叅得老龐禪

其三

晴日園林放好春館娃宮裏拾香塵癡心未了鴛鴦
債宿命多慙鸚鵡身柳愛風流因病鵲鴦貪歡喜也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

喚人桃花不識潘郎去又逐東君一而新

其四

一番丹藥一番泥何處垂楊無馬嘶芍藥有香兼有
態山雞能舞亦能啼陰晴雨旱勞占問雲月風花細
品題十分漆園學得五逍遙猶可物難齊

其五

幽窗重鑷鬢邊絲贏得青鬟諛少時蘊合博山烟吐
篆沙烘石子煖圍棋靚粧却念畫眉鳥佞巧愁聽百
舌兒笑殺陶家五楊柳春來依舊折腰肢

其六

衆多桃李也無言只是然離與映門暖日護將鸚鵡
瘳和風吹却鸚鵡鵲鄉書題就雙重暈儘氣薰殘一
縷溫夢裏明明渡湘水不知若箇似仙源

皇甫仲璋邀飲忠山上

東風吹水滄平沙鸚鵡鸚鵡滿釣槎去日在公猶有
客到來潘岳已無花谿鱗呷雨層層浪水碓春雲處
處家白石青松如畫裡臨流乞得惠泉茶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三

萍跡猶憐滯水鄉濯纓滿地是冷浪罷來僊縣郎官
綬扮作青谿道士裝沙鳥慣入眠不醒旱花經雨折
還香相思別後知無益爛向春風醉一場

元宵飲華中秘宅上

青絲華管夜從容客正闌時酒正濃堂上觀燈蓮品
品尊前顧影面重重博他鏡月千迴醉假我雲山第
幾峯塵尾奮來毛欲盡當筵風雨約彈鋒

其二

長竿百尺擁燈輪濁酒千巡意轉真霜亞殘枝花片

老雲梳髻影月痕新訂將白石成知已柳郎烏紗是
野人漏水銷來杯不盡當軒鸚鵡亦留賓

飲華中秘園亭上

東風楊柳濯青枝暖日池臺艷麗姿巧石疎花宜料
酒文窗香閣好彈棋飢來野鶴如人嬾飲去河豚亦
自疑竹里辛夷差得似天然一幅輞川詩

得罷官報

擬將心事寄烏藤料得前身是老僧病裏望歸如望
赦客中聞去似聞陞尊前濁酒慙慙醉飽後青山慢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四

慢登南北宗乘叅取盡龐家別有一枝燈

遊惠山作

柳色漸舒枝漸齊流鶯澹澹弄春啼花溪水赤香魚
子荒草牙青倦馬啼鷓鴣鳥不行終戀鷓鴣無屋懶
呼妻一瓶煖貯惠泉酒過得層巒日又低

其二

雪後青山暖復鮮疎黃淺綠也堪憐高僧枕卷供淡
柄少婦明粧送佛錢向子無端兒與女華陽多事道
兼禪浮生早被微名誤遲向人間滯五年

和沈飛霞代老姬別用原韻

雙龍毛羽若爲垂銷盡琵琶十里街燕子有情終戀
主雞皮無色強名姓愁同班氏秋來眉額作楊家夕
後叙桃葉根君記否當年親指帶如注

踏堤曲

濃綠疎黃總占新六橋風日更精神柳腰似欲爭遊
妓鶯舌分明喚醉人暖谷蒸香疑作雨芳蹊吹汗不
沾塵洛妃謾欲淩波出曹植荒唐恐未真

其二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五

畫閣層層出曉波東風湖面軟於羅佳人樓上杏花
髻蕩子垂楊水調歌蝴蝶意閒隨夢去鴛鴦情熱奈
春何蘇公雅亦稱相識浪北西施媿已多

其三

桃葉成蹊柳作行東風吹煖少年場趙家姊妹皆端
正謝族兒郎有短長陌上口聲多汴語墟頭結束盡
唐裝吳歌越舞顛如夢不是湖山也斷腸

其四

亭亭如月婉如春堤上樓邊總麗人柳汁染將袍色

嫩梨花吹落粉痕新
珠簾欲度聞仙語
寶鳳初移拾翠塵
宋玉也知空作賦
越姬一倍勝東隣

飲第六橋酒壚上

流芳亭畔草如油
墮粉吹香歷幾秋
鄂國有祠爭下馬
西陵無主漫登樓
玉龍饒熟多耐直
土哺魚肥易上鉤
南北諸峯收不盡
朝朝放艇過谿頭

遊虎跑泉

竹床松澗淨無塵
僧老當知寺亦貧
飢鳥共分香積米
落花常足道人薪
碑頭字識開山侶
鑪裏灰寒護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六

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盞
芽茶烹得與嘗新

贈虞德園兄弟

霜庭五葉晚抽枝
喜得猶通一線兒
持戒每嘗無味水
閒情多賦落花詩
台宗賢教誰能識
何肉周妻到底疑
若使相逢不吐胆
更於何處覓相知

雨中過蘇

二年前事似前朝
記得朱顏箇裏銷
雨雨風風新震澤
車車馬馬舊虹橋
塵來不上雙行脚
病後猶存一捻腰
是我萬般辛苦地
如今閒話儘逍遙

其二

無官有客尚畱吳
難道陶潛不腐儒
魂亦尋花如蛺蝶
夢惟逐浪似鴉鵂
孤燈影瘦寒山寺
荒草流青夏駕湖
學道參禪都未澈
一毛聊得比楊朱

廣陵別景升小修

搔頭幾日見新絲
二月河橋上馬時
長矩官衙驚夢鼓
高低楊柳甯腸枝
江烟一擔充行李
流水三叉各路岐
北地南天千萬里
青巾白帽幾人知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飲北安門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七

閒對枯槎與釣緜
暮雲斑駁似龍鱗
青山不許談新事
白鳥如曾狎故人
空閣參差十里水
衣冠包裹一生塵
西門車馬東門月
冷熱從誰問假真

伯修齋中

幾點秋毛染髮斑
添衣長褐古銅鑲
榻邊石骨抽抽竹
笋盆裏松根露淺山
霜月酒來如白酒
菊花老去變紅顏
雞聲未動聽宮板
已在車塵馬足間

齋中偶題

凍風吹落壁間塵
溫閣投花養瘦鱗
山水情多長愛

書旂蘭氣少亦清人鑄壘側畔觀時變冠帶場中看
偶新野語街談隨意取懶將文字擬先秦

閒居

藤帶絲袍強束身壯風雖厲不吹塵軒窗盡日閒諸
史眷屬經年斷五辛官牒注來呈府吏俸錢支得與
門人床頭一夜西湖語霜色蕭條上角巾

其二

空街羸馬有何榮寂寞繁華兩不成破懶始知經有
味送眼微覺酒多情腮毛未老隨霜換肺病無根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八

臘生收拾閒烟與閒水憑將筠管作干城

其三

幽房晴足簾紋紅香鴨灰寒喚小童絃裡亂流崩谷
水瓶中微帶入松風身心何處謀長策鬢髮而今漸
老翁淨榻如綿窻似洗明眸皓齒話虛空

其四

百衲層層暖蔽身道書觀了且存神懶心不慣思朝
事法服無端裏野人茭葉箋中書小偈枯枝風裡拾
陳薪江湖凍裂冰皮老霜郭時時有巨鱗

其五

空齋獨坐擁殘薪筆有枯芒研有鱗夢裡風窓聽似
語山中烟樹念如人兒童也解談東事蕭鼓何因動
北隣竟日飛靈無却處一層吹了一層塵時後議紛紛

其六

霜鶴啣冰且忍饒窮沙休憶稻梁肥低恭動欲求先
著鈍鳥焉能不早飛身分無多難了事酸迂那得濟
時機長安未有膠粘却日日開門放客歸

戊戌初度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九

卑官自覺與心安五畝無家去亦難壇榻所親唯老
易儒衫相對幾孤寒香茶每供隣僧去院樹時同小
弟看雪色照簾花颭水澗尊聊復對空盤

其二

禪燈灑灑雪玻璃貝典將來戒小妾客裏羈情籠野
鷄鄉中春夢閱山雞灰心竟日疏莊子彈舌清晨誦
準提無限長林無限羽一枝那復計高低

其三

閒居心似夾冰魚雪裏輪蹄亦自疎研酒和來香泛

帖瓶花吹落濕沾書艱深乍覺詩如識消散方知道
是虛一卷襟華誦未了被人邀得過僧廬

其四

清溪曲曲幾千松夢裡開門看鶴踪鄉計久要桃葉
渡客程長念北高峰笙歌漸漸於人懶山水時時覺
話重六載牽羈成底事不如瀟酒學爲農

贈黃平倩編修

窓前獨種菴婆羅石火風燈不浪過細快夜繙塵牘
少客衣春晒衲頭多毫端潏潏書巴水枕上巉巉夢

文淵閣全集

卷三十八

七

小我詩有餘師禪有友前希李白後東坡

十六夜和三弟

涼月如霜鑒薄帷空盃無計覓精醕買鐙聊復歡兒
女弄筆粗能遣歲時花火每攢騎馬客蠟光先照走
橋姬少年樂事今無幾近老方知此興衰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

疎散庸庸寄一官匡床趺坐覺身安聊將古道酬賓
客免把閒思累腎力螢火幾時能脫腐醢鷄無日得
離酸東風已放西門柳凍水冰條亦解歡

遊高粱橋

花時晴色釀芳原出郭猶如出檻猿霧質風梢新柳
縷皺皮瘦骨老藤根紅雲尾變知魚熟喜額紋繁覺
水溫耳聽碧流心翠嶺開談恰已到山門

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寺至德

勝橋水軒待月

一曲池臺半晚花遠山如髻隔層紗南人作客多親
水北地無春不苦沙熟馬慣行溪柳路山僧解點密
雲茶蒲川澄月千條縷踏踏蒼波過幾家

東中館全集

卷三十八

十一

其二

無才終是樂官閒何地何賔不解顏乍登乍鋪風裏
水半酣半醒霧中山御溝板落金鱗出宮樹花灑乳
燕還淺綠疎黃是處有泥人眞自勝姬鬟

和韻贈黃平倩

逍遙未必是無官割累忘情夢也安入室祇容金相
好伴身唯有缺腸肝蓬萊監裏眞先輩冠帶場中老
細酸一帙維摩三斗酒孤燈寒雨亦歡歡

卽事和韻

柳下何曾耐小官青氈綠簡且偷安空窓中閣銷塵
眼時草新花養病肝廟市客來詢古字糧船僧至餉
吳酸寄函恠牒閒搜取鈔得仙方寄所歡

送顧升伯山使還吳

四月西山雨過時蕭吹闌道拂旌旗痛憐知己他鄉
別懶作諸王奉使詩繞驛青蘆呼水鶴渡江白笋薦
冰鮓雕窓畫舸堂堂去閒解花綢看小兒

其二

青巒生色水生波處處吳姬餉酒醺震澤有山皆樹
倚虎丘無月不聽歌潮田沒去春畦少僂語訛時作
事多近日押徵知不免闔門風景看如何

送夾山舅令太原

踏盡層巖見稔禽烟密雞犬若仙家公亭客過閒生
釀石室僧來判種花竹下簿書閒草榻山中人使學
烹砂高槐影靜莎庭裏香散屏空放早衙

其二

閒將公事了尊壘郭外青山探幾迴從事也因流水
出長官多爲踏花來印文長日封蒼蘚簿篋經年長

蠹灰身是嘉祥舊令尹東西歷盡始知才

送黃貞父令進賢

撇却孤山舊葛巾暫時朱紫縛閒身高才正不須違
俗七尺何妨也拜人花裏課書分小吏山中留偈謝
高真直將數斗西湖水一洗南州案牘塵

丘長孺自塞上來

百錢買得梨花春洗却并州面上塵萬里質田無售
主一生知已是貧人扶搖不肯吹飛絮尺水如何縱
巨鱗醉起彎弓猶一石清時羈絆老麒麟

和江進之禪詠

山亭處處挈胡床不獨游忙睡亦忙官况易消如暴
水癡兒難長似黃楊巖花盛日求長假石榻閒時見
古方擲却儒紳與巾子添將冰水注茶湯

其二

盆池清淺簿苔封弱竹叢叢個影重殘帙有芸猶被
蠹空閒無藥亦招蜂西山僻鬱葱葱氣講閣朝朝暮
暮鐘簪葉數篋書人五畚茶新寄自吳僊

其三

藤葉常懸四五葩開隨方昇過鄰家西廂托疾東廂
假南寺聽經北寺茶蝶老花開如倦客天清雲薄似
飛紗姬衫典盡餅猶餒學把緡錢托畫叉

其四

六尺莎階九尺廬玄毫白楮任生疎花前屢泛檳愁
酒架上聊存引睡書蘄竹細紋如浪滑吳綃寒緯似
雲舒幽窓一枕騰騰去煉佛求仙事揔虛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留別

白果青蔬勞遠程高臺傾矣曲池平沙田似雪松枯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十四

塚柿子如丹綴土城古蹟有無遺宋獄監門應否識
侯生欲知別後愁多少試檢霜毛添幾莖

柳浪館

徧將藍繖浸春顏風柳鬢鬢九尺鬟鶴過幾迴沉影
去僧來時復帶雲還閒疏滯葉鄰水擬典荒居作
小山欲住維摩客得否湖亭私兩三間

其二

春博得幾閒顏欲買湖居先買閒鷗有累心猶被
斥梅無高韻也遭刪鑿窻每欲當流水詠物長如畫

遠山客霧屯烟言篋裏不知僧在那溪灣

雨中坐方千弟旃檀館卽事

栢屏藤格徑森疎聞外龍吟十畝餘坐客始聞烹水
法高人時有乞花書瓶中熟結香尤老山後山茶韻
不如木欲死心無可死爛紅堆裏話清虛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相逢各自歎秋姿長憶春郊走馬時細竹也來成老
節稚松何意見霜皮眼中幾度消寒水鬢腳公然長
禿髭十五盛年看又過不知誰是蠟梅枝

時張梅盛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十五

別程彥之歸吳

無成何用出昭關眼底濃華閱幾般陸品携來尋白
水謝家將去入名山緇寮乞作分桃懺練恰差歸柳
果灣七十二峯青朶朶嵐光只在屋楹間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散髮長吟穀水邊吹烟嚼月小遊仙也知紫閣雙扉
夢不破青溪半枕眠避客偶然拋竹屐邀僧時一上
花船無心更着紅衫去學得寒灰古木禪

生玉章甫水明樓

韶光設色淺深間萬瓦鱗鱗鑑碧灣孤塔自來常
日高僧相過說廬山常時杯底沈黃鶴每就堂中乳
白鷗南北精藍青比比蒲團纔得個人洲

赤壁懷子瞻

夜深帶月媚楊枝驚起澄江白鷺驚過客爭澆赤壁
酒幾人曾和雪堂詩山民自種元修菜石榻剛存乳
母碑見欲鑄金範老子柳浪湖上拜新祠

寒香

寒香冥冥上屏紗活火烹泉石碾茶溪翠柳烟爭壓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十六

疊雪條風幹五畝斜旋開廸社通蓮社痛飲南家又
北家禪榻歸來清似洗醉看紅醺吐膏花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爲別

瘦石如何比老顏纔留筋骨在人間一舟破袖慈明
哭幾葉寒帆學士還病久思歸黃栢嶺衰來夢上戒
壇山江西湖北頻來往學得心閒似水閒

寄黃諭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約

宦情極上武牙灘世味真吞咽一丸腕上千珠胡語
熱秋來一影射堂寒面慈每覺違心易肌疥當惡惡

養難朽木如菴茶似掌藍堆山色倩誰看

初正偶題

慣懶無心更出關清時夢亦趁人閒幾回寺裏尋花
去獨自江頭看水還處世漸同栗里子全家擬住玉
泉山千谿萬碧何由見只是蒼枝也破顏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斑髮今來是老成緇衣聊復大堤行見僧每憶年多
少觀水因悲物變更率爾扣門常悞姓偶然題壁不
書名章臺寺裡曾遊處古棘叢篁遠地生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十七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殘花殘木摠精神纔見寅年一日春柳態美如新柳
髮山容親似遠歸人閒追老衲三餘輩更踏水池五
六巡江郭早須騎馬出旋呼稚子覓頭巾

示度門

北平曾記寫疏時黃帕親封下赤墀三十四年薄宦
客一千七眾講經師監堆山續開皇詔仙掌茶抽殼
雨旗鬼斧神工仍七日直教重勒玉泉碑

放言效白

掉頭誰擬作公卿只合林間樹下行
臧是設非憑耳過元輕白俗任詩成
有身祇作他人看無事休將造物爭
夜踏芒鞋深雪裡自呼東郭先生

其二

賢愚富貴且憑他山上髻鬟柳上娥
鐵網試撈穿海月漁舟任截過
頭波齊肩大士辭華久禿髮中書感
事多船上老郎江口女啞啞容易得成歌

其三

驚靴爭說上場難衫袖郎當且自看
世路兩平三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十八

嶺人情八拼九迴離胸中毛女霞千片
石上王喬藥一丸夢去幾番登岳頂扶桑
清水浴顏盤

其四

高人竊欲比無功間把心情托去鴻
易象有時輸瓦卜騷材兼不廢嬌風
謀生拙似啣水鶴觸事剛如蝕木垂
莫放大鵬天上去恐遮白日眩愚蒙

其五

林却濃嵐作羽衫撫松終日坐枯巖
盜悲老氏折衝斗馬謝莊生脫轡
銜青鳳下來傳古字白雲飛去

仙緘芝田數畝那耕得收拾山中木柄機

卷中見亡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殘墨猶香落姓名孤缸清夜淚交橫
公然墨髮人將去畢竟青山約未成
心事如冰見底裡文遊於我快平生
柳浪湖上深更月料得詩魂近水行

其二

雲霞擬置別堂春其奈些兒露水身
碧柳典來求古佛青鬟嫁去事高真
一生書畫皆償債數畝琅玕也賣人
湖石迤南梔子非哭君此地最傷神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十九

苦雪戲作

十日不曾開木扉強風苦欲弄殘威
辜他媚媚明明節只作團團絮絮飛
琴客已聞將鶴賣詩翁又訴打花稀
山人欲取畫中意故着紅衫戴笠歸

新買得畫舫將以為菴因作舟居詩

擬將船舫作菴居載月凭風信所如
魚鳥教他為侍史雲烟呼我作尚書
居如老蠹身藏水行似蝸牛首戴盧
下無卓錫上片瓦致身今日在空虛

其二

囊中隨意貯青蚨歌吹雖喧不可無隱逸也須添故事江山真合點狂夫隨身恰似天宮殿寓日皆披水畫圖甲子不須頌鳳曆但看連發與蓮枯

其三

五湖不是學玄真且喜素衣不上塵家移舊續絳巾住身是屏風畫裡人閒追船子各行腳老倩中峯作近隣一衲蒙頭萬事已無懷民與葛天民

其四

鷗隣魚社作新知纔唱楊枝又竹枝風打白蘋來夏裏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十

口雨深斑竹過湘祠不愁入目山無態只怕磨心景要詩喚作朱公些子似當窓祇是欠西施

其五

峯巒曲拆水灣環時與遊僧作往還暫爲書碑來禹廟纔因買橋上包山心關網密聊成漢夢被雲牽個不開慎勿誇張竿水過惹他桑孔竿魚鱗 本句見被公魚鱗詩

其六

絲烟絲雨潤江濤又到花嬌鳥嫩時杜宇一身皆口頻垂楊通體是腰肢閒觀水態思吳壁臨記方言證

楚辭鵲鵲太文鳬太野就中潔白是銀鵲

其七

更無他物作遮關但得心忘夢亦安渭水一竿猶有待嚴灘百尺也無端魚龍直作雞豚狎荇藻却如蔓棘看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 本句用陳同甫語

其八

舟居元不即田功稍與農家節令同縱小也妨月額雨雖暄不用卯頭風纔開攤稅征漁戶又說抽丁報老翁每被山民來借問今年湖北幾都豐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十一

其九

全家相次入烟雲老鶴雛鷗共一羣便與青山堅作誓免勞白水更移文澄江夜月連天泛古澗寒聲徹歲聞欲把姓名通遠嶠函書先達武夷君

其十

聊將幽思托芳菲閒月閒花總息機青草蟲蹄黃犢喜白波點尾翠禽飛江離不作半騷詠神女全拋鮑粉衣縱有志和難比我我能容得鱖魚肥

明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復以大

人病瘡歸於其行也詩以訊之

汀程纔隔一牛鳴人事參差奈此行
枉把青山來作夢孤他白石上題名
花間廢巷查遺蹟雪後崩崖戰水聲
到日天台應寄訊講堂久矣待袁生

花朝和坡公韻

絲絲新柳颺堤門早晚南村又北村
風信暖寒觀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
行來漸覺姑戎重靜裏頻將蛇火溫
是物逢春皆作語子規未必是啼魂

是日新晴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十二

一泓幽碧照籬門偶爲題名過遠村
愁去東風消凍液喜來春草近苔痕
鶯花又作新情看山水開將舊譜溫
東野浪仙誰在者苦吟清句當招魂

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探春猶記出青門先問門頭第幾村
近水只觀娥散影匝堤唯見酒淋痕
花時乞假朝參少醉後聯轡笑語溫
是日把杯人已往雞鶩新柳也傷魂

習池道中

深岩寂寂石花斑完却塵沙車馬頻
是客競來嘗白

水幾人休去伴青山雲泉到眼無多熱
金紫蒙頭第一關三尺磨崖書大字
人生到此是清閒

七真洞贈道者

雲烟回合蔽仙關萬仞斜通一髮山
事往已迷新甲子洞深忘却舊人間
橋皮朽下遺雛去萼綠菴來採藥還
白日餌將三五斗方瞳如水照丹顏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只將空榻伴嶙峋踏遍桃花澗底春
一口也檳爲長物諸緣皆可作飛塵
施來白粲都飼鶴種得黃精每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十三

寄人留却石爐烟少許深山遙夜禮高真

秋日柳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之見過

西風索莫午烟遲一萬垂楊裊裊絲
夢裏也隨僧入社閒中多以頌爲詩
遊鱗翕處常分蓂脩羽棲時不論枝
沙碧水清雲潏潏禾花將綻藕花衰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閒丹閒碧長秋思水榭風軒分外宜
老衲寄書離岳久旧家留語赴齋遲
楓堤北枕西湖廟瀝水斜通濯足池
免使韓公嗤糞壤園亭是處有新詩

藕塘

藕塘風起散花鱗
踏遍溪橋不上塵
饒鶴偶來添字
口浮雲忽破現分身
每嫌蕉葉遮簾子
爲觸番書蓋
淨巾自起澆沙汰
白石清閒願是不如人

山居

山居只索任天真
無作無營自在身
青葉髻呼雛弟
子白蓮湖老情耕人
偶逢上座學觀骨
免與東方難
腐屑一笑蒙城門
下土幾歸滄海幾飛塵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十四

蘆花風起雪平川
數畝荒洲倚廢蓮
小榜乍依沙子
岸驚禽忽破水條烟
閒移竹影葦苔地坐
愛溪文荇
蒹天且與鷺鷥相伴
着平分僧月載歸船

玉泉寺

藍堆翠撲幾千年
銀浦何人也覆船
龍伯徙來方闢
也蚤蒼綠此遂登天
紅霞抹額將軍拜
白石橫烟初
婦眠閒與故人池
上語摘將仙掌試清泉

哭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定

河陽三度放花春
畢竟拋他鳥身
左手直教持老

子空閨斷不哭佳人
苔深舊竈月池冷

先生如胞發

金臺白朶新淚眼
一絲能幾許那堪分酒兩家座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饑遂復動葷輒爾有作

用呈諸衲不獨解嘲兼亦志愧云爾

愛持空鉢嚼花寒
白水青鹽也自安
山色每呼樓笠

去月光只付橋皮看
偶逢白社新開釀又學山公倒

着冠珍重晚年趙
閬道畧將鮮脯間蔬盤

柳浪初正

旋盼白髮號衰翁
舊業今緣次第空
山鳥乍聞新格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十五

礫峽僧遙寄小玲瓏
坐消纖雨輕陰日閒踏踈黃淺

碧風收拾方橋與蘭漿
待看紅夢漫流中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以送之

江風灑灑綠條絲
父老爭來拜戟支
門外熊幡攀處

子掌中貂虎弄嬰兒
肝腸似月水皆徹
惠澤如春草

不知一片酒香湖上石
摩苔重寫洞庭碑

代送徐觀察

章臺春嫩碧芽肥
又見陽和使者歸
南紀霜崖留政

蹟洞庭波月澹容輝
弱蘿有奇千尋直
孤鸞乘吹笛

里飛三載少林門下士謬持空鉢乞傳衣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乍雨乍烟作艷陽高齋幾度角杯觴偶逢竹冷溪幽處只覺山心水味長松下屢槽經月醉花間彈局一枰香土人恰似玄真子細雨斜風載滿航

其二

愛看瀟島瀑新陽每過嘉陰即同歸盡日竹烟清酒去有時鶯語入簾長春塘雨過波紋亂花塢風回蝶翅香行到碧橋深柳處一帆涼月滿吳航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十六

其三

蘿石森疎倚夕陽主人投轄客傳觴天高未覺鵬管曠松老方知鶴夢長山雨山烟濃淡着溪紅溪碧淺深香醉來一覺雲門路藤枕桃笙泛越航

其四

幾回傍檻折迷陽流盡春槽曲水觴竹色淺分溪浪滑花枝斜照夜鬟長清言屢射當場覆艷語頻勾隔坐香皂帽青鞋從此始敢將瓢笠附輕航

其五

幾番對酒惜頻陽聊爲乘英送一鵲竹裏寒光見客久山中甲乙倍人長仙畦屢溉新分藥道峻猶蕉舊賜香上馬揖來無別語米家曾乞載書航

柳浪借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榴花歷歷爛青枝又到分絲剪艾時布穀語乾辭社老寒皋舌長畏童兒酒人每自欺新戶騷客頻來競險詩花路柳關閑不啓免將肉面照清池

題澧州沈大夫加恩冊

碧水青崖戀主人呼他魚鳥作齊民山中不問栽蘭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十七

戶庭外長留駕鶴賓官舍有時唯洗石印床無事只生塵渚宮巴國爭傳語看取天花散錦新

謝魯印山惠舟兼答來什

白鵝飛來油口濱尺書啣得自修鱗憑將貯月籠烟水泛我輕雲冷石身濯足且呼回道士浣花先約杜詩人鑑湖一曲幽如許賀老終當作近隣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以報

巨川舟楫竟如何不那湖湘烟水多若添自然生遠迹鳬鷗終是樂清波環池市木仲長統細山斜風張

志和白日黃雞底相憐冷曉爭不爲君歌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水賦

竹氣荷烟冷不分石泉涓涓夜深閉每隨流去呼杯
子但覺風來掃樹紋百紅池臺唯貯月一家生事只
依雲廢卷楊柳頻棲止漸喜殘陽不亂草

中秋對月同散水作

百年看月幾迴盈那得中秋度度明縱使清光常滿
浦若無勝地也平平朱欄碧閣盡千紅白水青樓滿
一生醒即抱衾眠即枕腮毛漸漸有霜莖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偶成

自將白水照衰顏也合長林豐草間便欲易名辭故
國只愁借姓與青山溪邊酌月傾高戶花下題詩嫁
小蠻海錯一筐書半紙門僧新自浙東還

寄小修

鄉園是處有花芳不敵深山老蕝香十載交遊填上
國一朝文字榜都堂玉因朋足多酬價砂到飛身始
驗方社曲城南饒古寺休將名姓語支郎

山中舊齋

山禽漠漠墮霜翎戶外長搜老荻荇蒲柳根中抽夏
筍桃花枝上寄冬青竹峰入壁垂千穴天懷縈絲滿
一庭猶有數行殘粉宇古槐西角舊傳經

荅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東亭故宅昔曾過旋着新花剪舊莎簾遠頗宜低度
曲門寬恭得大張羅鳩巢喚婦真成拍瓜屋隨身也
覺多試問柳浪湖上柳幾回秋草幾春波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拋他銀綬去躬耕半踏鄉村半市城竹大許年成老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二十九

友梅開是度作同庚但憑髭髮稱前輩博覺聰明畏
後生紫鳳檀槽香拍板思來都育水泉聲

集五弟春草堂

草堂紅碧盡離離輕熱輕寒正好時種藥且收曾效
子修花惟去最低枝窻間番舌聽言鳥堤外風鳶看
小兒欲與少陵添故事入春新作海棠詩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一灣池碧一絲綃洗却平泉草木塵溪上唱歌隨蒲
子樓頭作客盡仙人鵲鵲帶月移西瀼蛺蝶分花過

北隣白石青山從此始不將簪帶惱居民

其二

漢光桃醵暖紛紛漸遠喧囂漸不聞
階下每流無械水窓間時有不歸雲
糟塲屢建三章約花社新頒九錫文
一曲垂楊十里板醉中徧倚石榴裙

賦得溪上落花

碧溪香重水鱗鱗飄雪回風舞最新
欲止又飛如照影乍聞忽亂似分身
愁深孝女江頭月夢逐陳王枕裏人
欲把遺芳付仙子任他楊柳六街塵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余友黃鵠生與所廕相去一舍爲置酒以召各
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詩詠之
割得銅符與小蠻一回和着一開顏香封字字花題
驛錦騎程程月作關雲裏快呼上母使雪中愁上藥
砧山劉郎謾恨仙途遠流水桃源咫尺間

其二

藥珠新節出仙官使雨召雲也不難
漁簞車中呼小善和坊裏取端端
江頭作押逢青鯉花下移文付彩鸞
縱使黃河如帶水雙筠依舊碧琅玕

雨中集龔名世平遠樓

江干絲雨洗殘春瘦采濃條取次新
桐葉州中遞去艇麥苗風裏數行人
鍾彝屢辨商周識絹帖開翻晉宋塵
碧草青畦煩指點尙書高壘卧麒麟
樓在王象簡墓

四弟旃檀館卽事

淙淙石脉溜春渠長日關門掃地居
蓮葉蒲中傾研汁木香花底讀方書
叢筠傍屋多藏鳥小市通江易得魚
洗墨焚香幽事了庭莎塔草任澆鋤

和散木韻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三二

暖風吹雨漑花畦榮辱何勞問木雞
窓下止容三臥月門前親着一丸泥
功名且自輪諸弟家政都將付老妻
碧水丹崖身自領黃柑斗酒伴鸞啼

其二

廢垣耘得作春畦幽客時來載黍雞
蜀葛細裁三尺雪吳瓶遠餉一封泥
全家過未封胡弟半百高桑萊子妻
蔬水雖貧聊自解幸無饑苦使兒啼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百畝春蘭蓋碧畦玲瓏且莫唱黃雞
青絲屢嘗嘗鴛紋

水紅袖頻麾燕嘴泥。峴石坡前山簡客。天花塲土淨。
名妻千枝萬朵黃家去。聽取嬌鶯恰恰啼。

散木方鰥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漢陰無侶灌蔬畦。枯枕寒缸坐曉雞。未許少湯能沃
雪也知狂絮不粘泥。家鳬自伴龜家語。野雉聊爲牧
犢妻。割袖分桃聽懺悔。辟將黃葉止兒啼。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丹爐成砌藥成畦。枉把刀圭事犬雞。料得此身雖暫
毀。辟如上偶乍漂泥。寒山宛爾稱兄弟。龐叟隨緣示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三十三

女。妾未轉枕來殘夢了。晨光又動曉鴉啼。

竹香

溟雨拖煙濕幾叢。空階十畝月玲瓏。但憑一抹高寒
氣。洗盡千稍豔粉風。深院鶴醒人去後。孤雲僧老鼻
觀中。松花栢子差相得。纔有微芬也不同。

其二

削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
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裏只噴水
依雲。襪材寫盡湖州派。清冷知他。不聞。

喜小修至自燕

藍衫脫却乍歸鄉。心了無官也不妨。客過試開陳白
釀。病餘聊服地黃湯。謾追舌底新朝事。且覓山中舊
睡方。拚取大觥與長管。一齊闌入少年場。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浮榮歷盡嘆膏花。曉起方知髮有華。弘景道成矜白
日。樂天老去事丹砂。聊開小閣延方士。拚取深閨鎖
夜叉。雲外鬚眉烟外語。一瓶相對社前茶。

偶成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三十三

白頭學得一無成。倦卽拋書飽卽行。漸老始知窮本
草。多閒方喜讀淵明。東家流水傾榼買。西角叢梢遶
屋生。擬與樂天爲近舍。借他歌板佐鶯聲。

入德山舟中借寒灰冷雲雪照諸神子及雲影

居士月中有述

一帆斜月墮澄川。似有人呼鐵笛仙。老至青山爲眷
屬。生來白社有因緣。幽探處處書成卷。淨侶年年載
滿船。料得浮蹤無定止。住時竿影去時烟。

龍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感念

存沒不覺。悽然已復自笑。舉觥相樂。遂大醉。
十年一瞥。意蒼茫。話別青山。且盡觴。免與泡湫愁起。
減聊從烟水。決行藏。閒吹玉笛。翻新曲。醉倚大花人。
道場試去。武陵谿上。照頭毛白。盡老蕭郎。

德山簡劉憲使

碧渚蒼烟。分外奇浪中。丹雉影離離。雲開絕壁。趨庭
吏。溪盡春杯見。戟枝暇日。山牖多對語。清時苗部也。
傳詩南陽子。驥今誰是。正好從君覓路岐。

其二

東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三十四

龍潭秋水碧。鱗鱗好向桃源去。問津雲裏高牙如洞。
府花間生齒。類仙人嗟他。善卷非同世紀。取全剛是。
故鄰爲語。殿西三桂子。青蓮今已悟前身。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青鞋不破武陵春。歸去西風一面塵。荷葉山頭聞杜
宇。余村居名桃花源上別秦人。深村樵熟泉當戶。廢
苑茶香寺作隣。可是無花無地主。祇緣無計得分身。
托龍君超爲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雲石村中。且卜廬。憑君爲買一峯餘。全栽芝菊爲溫。

界盡寫雲嵐。入券書門對仙童。澆藥地。巷通毛女浣
花渠。閨中每愛天台去。好與劉晨間屋居。

質管谷七夕露坐

山亭漠漠。冷秋烟只在懸藤古石邊。眼裏何曾離好
竹耳中。恰似有鳴泉。稍開僻徑。通斜月。坐看明河憶
去年。巴水正長天。正潤綠楊門外有。酤船。

送唐堯胤北

蒼顏白髮。竟何成。醉裏酣歌。指帝京。喜與中郎分姓。
字羞從桃簡。覓公卿。健鷹每欲辭韉去。俊馬唯須帶。

東中郎全集 卷三十八

三十五

骨行君過酒人。鑪上看荆高。到底氣如生。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東陶孝若年兄

缸花吐盡。酥杯重惜別。綿綿話曉鍾。雙鬢奚奴肩繡。
衰一鞭驄馬出芙蓉。但知作叙。千皇甫。未覺龍鬚笑。
士龍寄語。歐公門下士。青鞋將遜紫芝峯。

閏九月菊

殘黃疎白也堪憐。舞向先生屋角邊。一與清閒爲伴。
侶。幾番蕭散。歷風烟。霜林已是呼先輩。秋蝶無因識。
暮年拚取家醪三百盞。葛巾狼籍枕花眠。

過

小窓低檻綠氤氳門外車騎了不聞五畝池臺三畝
宅一停花竹兩停雲蠻姬借引罇前笑濁酒催舒面
上紋爲語窮顛王老子幾入開口得如君

初冬夜同郝公琰龔散水閒談

雲樹蕭然丈石居清磬遙夜薦霜疏竹言屢似飛香
屑往事真如繹故書窓外影閒雙睡鶴燈前手令一

編魚寒花瘦竹

白首承明夢亦疎

袁中郎全集卷

終

卷三十九

三十九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九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張文宏 閱

七言律詩

鄙人來言楚事久未得 吉感賦

阜囊飛羽掣風馳不道天關叫亦遲漢法自應裁大
尾淮南何意袖金錐黃蒿野望千家哭白髮心傷一
路危王業艱辛二百載漫將九鼎綴輕絲

其二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九

塵頭飛騎竟茫然望盡雲棲日角邊使使逐來纔兩
載楚人機動已三年從知塵歟非陰地轉恐烏橫欲
暮天國體藩規俱莫論老臣全血也堪憐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客所餉松蘿茶

碧芽沾試火前新洗却詩腸數十塵江水又逢真陸
羽吳瓶重瀉舊翁春和雲題去連簾葉與月同來醉
道人竹影一堂修碧冷乳花浮動雪鱗鱗

甲辰初度

偶然臨水見蒼顏且喜安身紫翠間老去無心防白

長聚中開口問青山文書狼籍恣情看賓客逢迎學
語閒三十七年恒河眼試觀那似舊落漫

其二

閒花閒石伴疎慵鏡掃湖光屋幾重散我爲官知未
穩便令遺世亦難從樂天可學無陽即元亮差同有
菊松一盞春芽融雪水生聽遊納數青峰

其三

弟兄相對黑盈顛便是逍遙地上仙滿碧堂中雲委
地柳浪湖上雪翻天長繡古褶緇黃隊皓齒修眉水

蒙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二

石邊不道爲官無一可爲官無此日高眠

其四

溪流曼曼遶山扉手植檉楊許大圍夢裏不思龍尾
道閒中聊片鹿皮衣要圖麤藥千回醉且作槍榆數
步飛 庭亭中人姓呂路花時過釣魚磯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草堂得文字

寒月高齋子鶴閒竹烟梅雪冷紛紛偶然筆落味成
字悞被人呼鳳作琴萬石厠臉香史冊八荷杯杓走
天文眼中鬚鬚翬去任我南山北嶺雲

又次三弟韻

文藻如今更老成風流入識小馮名甯中早有春牛
氣卷上時聞擲地聲五字詩催筠管亂一簾香散酒
籌橫他時得第煩天語幸免鞭笞及老兄

立春日偶題

秋來喜遇雙重九歲裏欣逢兩立春重疊也知天好
事流連無過老閒人山茶吐暈紅侵肉膏酒吹香白
到唇水榭一區微料理湖光趁取玻璃新

梅花

蒙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三

空階綠淨影疎斜戲把清枝壓鬢華老去已無兒女
態春來猶愛典刑花蒼雲白石長相對明月寒塘自
作家擯却鑪香與尊酒幅巾聊試武夷茶

其二

瘦枝逸格總天真不屬東風誇旋塵尚有蠟梅爲佞
倖可無修竹作同人花前乍許孫登嘯座上唯容靖
節巾國豔名葩世豈少祇緣無此秀丰神

乙巳元日

湖柳侵街水接門東風纈纈澹微溫久乘下澤無官

頭乍着紅衫有摺痕皓首猶顏俱入市碧步新烏又
成村歸來且坐梅花下何却驚黃四五首

寄黃平倩庶子

任他吹霧唾青天割水求脂也可憐
誇誇後賦堪助道品羞囊休問賈山錢
金華直冷段雷人臨章談深枕
麴眠一靜一忙閒比較試思誰是地行仙

其二

百年身世付疎頑只在溪花浪柳間
已分髮毛捐白足但憑牙頰倚青山
夢回巴國雲千里書到峨眉翠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四

幾灣龍不隱鱗真可耻漢陰甕裏肯機關

寄曾長石太史

天祿歸來且道裝高齋八九散瀟湘花前白
鈴新雲氣掩底青山舊日光竹影侵溪
倒洗妍柳梢披雨夜還香故應禪味如
鹽水宿世曾爲青草堂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湖光搖碧柳拖黃青帝如何尚綈裝似與天桃添粉
澤柳同飛絮闌輕揚斜穿霧縷霑鶯濕亂捲風驚誰
蝶半擬寫爛蕉深雪裏怕人悞作朝川草

乍晴述懷

竹裏新晴喚羽雛幽人情緒遶江湖
偶因訪藥偕縉侶久不吟花長白鬚
社日雞豚誰北里醉闌筍錯夢東吳
春來背癢誰搔得方外閒尋狡獪姑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至柳浪遂有三

峽

寒潭冰月澹鬢眉話到鐘沉頃冷時
綠水携來尋和者白雲收去贈相知
閒耽碧柳新莎地認取長林倦鳥枝
謝客已堅雙屐齒峽猿巫雨任追隨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五

陶不退以容城諡丁內艱歸滇中至敝邑殯其

令子遂奏爲於其行也詩以送之

麻衫如葦別芹宮那復哀腸客路中
幸免西河夫子勸稍存農博古人風
腮毛換去三停白相葉歸來十度紅
富貴幾何愁苦劇令人翹首盼飛鴻

其二

十年塵土敝衣裳瞥見昆池舊景光
無佛稱尊雞足老與天挑大夜郎
王蠻娘乍隱溪花笑番客遙懷瘴
草香秘藥如山砂似鐵試探何處有仙

送君超兄還武陵

碧江波墨曉霜肥換盡生蕉細縷衣榴火爛時諸彥
集蠟梅香裏一騎歸槽壇博社輕揚入鶴侶鷗羣自
在飛狂渚陽山憑寄語道人魂夢久相依

其二

山水心情謝永嘉斷溝殘石漸盈車高齋是處鴉棲
墨娃閣頻分燕作家袖裏新書驚惠子卷中逸事困
張華烏藤白恰仙仙去知入桃源幾樹花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絕入解前此未有汪師中

龍君

有作

筵前百戲總逡巡角底魚龍且讓新逆往順來哭道
子午非忽是李夫人宮城隱約瑠璃國冠帶飄飄題
題身水沫乾坤成壞等空中風簫火中輪

其二

華鐙膏燭月玲瓏聖手當場欲繪空山像楚騷兼爾
雅返魂班巧與月風絲規縷析塵三昧萬臂千頭小
大通喚醒人間火夢無情悲喜片時中

其三

造物聊憑意匠成縱無筋骨有神情木人自覺機關
少粉本輪他笑語生世界總依陽燄海隣封如近關
婆城南詢童子叅何晚烟水風光第一程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交游南北總成翁忽地相逢柳浪中細雨小添澆藥
水落花時逐渡溪風長堤雲卷千絲碧高閣霞舒十
里紅七載東臯唯頌酒知君猶念老無功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歛復北上有姬在薛

也

龍君 卷三十九

七

蹄輪汨汨幾曾閒鬢髮蕭蕭塵滿顏卷裏携來三峽
水夢中吟去九華山江春力浮輕舸萬樹濃花念
小鬟世態飽經鹹苦盡爭如歸臥酒壺間

馬字

幾回聯絡幾回分整整斜斜自作群龍女波中呈樣
帖天孫機上出烈文長戈偶散平沙月春蚓時盤塞
北雲翔鶴驚鴻徒有語家雞那得健如若

其二

長條短折布空輪勢勢蕭疎絕點塵萬轉豈能無

意千行何事只書人青腰玉女霜前讀大翻先生化
移身浙水巴江從此去漫將老健敵清新

其三

常時風卷復霞舒萬翳勻勻點點疎雲裏豈煩蒼頡
氏空中誰讀典墳書鵝溪曩去緝千丈榆塞同時載
幾車毛穎禿來今在否月天試問老蟾蜍

其四

絹素無功法不傳幾將封事達天邊青山卓似合鋒
筆碧霧濃如滲紙烟體勢已超鸞翥上契書知在烏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八

官前明霞淡月疎疎見添取成都

下

其五

瘦盡涓涓半欲歇分如叙股絡如絲千行寫盡黃姑
練一字題成碧落碑南浦逆風文破碎西江披雨墨
淋漓斜鴛鴦引黃沙去譜出胡笳出塞詩

其六

篆烟劃月過瀟湘流雁森疎綴幾行禪客辨來知半
滿儒生記去識邊傍回波影出雙鉤惜暮雨催成急
就章鳳鳥不來河洛隱年年編錄爲誰忙

其七

秋風漠漠散毫端謾道迷烟逗浦難細去雲棲如界
墨密來星點似鉛丹纔從夢筆驛前過又向造書臺
上看入夜幾聲嘹唳去梧桐枝上一鉤寒

其八

輕飄亂灑入纖濃挂角羚羊那有縱鴉點紛紜呈惡
札鷹蟠險怒出狂鋒征圖每暗逞婆雪退黑虛留石
廬峰我亦頻年有蠹癬扶搖猶可一相從

其九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九

一行行起布青天只在明沙遠水邊孤點乍隨如帶
墨數羣中斷似殘箋鶯簧借與填新曲風史煩爲記
往年莫道書成無唐餒江南洲渚有秦烟

其十

儒生習氣總難除萬轉千番楮墨餘入地也應爲帶
草化蟲依舊作蠅魚江南寒北難移性兄弟妻孥總
解書一掃雲間狂蹟去研光千人展空虛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誌

把酒新聽百舌鳴蒼烟盡處看君行梨花雨漲春流

疾柳絮風香畫漿輕寶劍危冠貞國士高牙大纛盡
門生秋來怒翻天池老不怕垂天化不成

曾退如雷何思過柳浪湖時退如初度有詩見

示次韻答之

醉裏烏藤手自扶閒隨鷗鷺過澄湖一江浩雪浮箕
舌千畝深篁露頂顛且與青娥刪白髮休將五嶽換
三孤烟巒好在消搖侶懶媿虛名老顧厨虞翻謂公
安地形如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婢併以為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十

嘲

霞光猶繞菱荷衣紅袖前迎遠客歸玄鬢返來猶可
辨丹砂健後却疑非三山誓許鸞臺入一鶴終隨弄
玉飛雲作風神花作語看君戰勝幾多肥

初夏同惟學惟長舅尊游二聖禪林檢藏有述
一尊高閣許從容眺盡南湖與北峰青葉黃衣餘碣
在玉函珠匣總塵封空江隱隱流清梵別壁沉沉起
暮鐘昏黑談經人不去知君學佛意初濃

其二

丈六空傳草一莖蓮臺肅肅古先生夜深虛闕聽曉
語世遠枯松讚佛名蒲相參來知行淺稻田栽就覺
身輕等閒法法都如夢眼底何勞覓化城

其三

禪關避客晝常扃竹樹陰森可一庭野雀半啣天女
粉梁塵漸汚佛頭青六時僧禮蓮花漏三教人翻貝
葉經衣下有珠君識否寤來如欲睹明星

其四

蒼枝矯矯欲盤空高閣冷冷受遠風怪石枯藤隨意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十一

古砌花畦艸自然工六朝遺事殘鐘外手佛生涯晚
簾中我亦真心求聖果十年夢落虎溪東

萬二酉老師有垂老之疾感而賦此萬里中老

儒余家父子兄弟祖孫皆從之遊其人可知

白首為儒未厭貧布袍落落紗風塵百年偃蹇窮途
事一榻艱難老病人楚客由來衰鳳鳥漢郊何日得
麒麟勸君恁學無生忍猶有金剛不壞身

其二

青袍橫看世途欺百歲蕭條只故離吾道春秋生處

在世情天地古今疑五男差得如間令一父何曾有
蔡姬楚士從來多寂寞爲君揮袖淚成絲

傷周生

溪頭曾見浣春紗珠箔于今天一涯紫陌重遊于寶
騎青樓無復七香車天人南國空湘水處子東隣是
宋家記得西廊香閣裡瓶花長挿一枝斜

送鄒金台遊白下時寓武昌

將軍此日驅征輪楓葉蕭蕭漢水濱我已銷魂千里
外那堪重別故鄉人西風馬度離亭柳落日衣吹客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十二

舍座莫向勞勞亭上望秋江容易得沾巾

飲彭山人

疎竹蕭蕭畫掩扉一樽潦倒世情微三湘踪跡沾藤
杖二岳烟霞老布衣夜雨階心桐子滴伏齋簷面菊
花飛却憐太史周南滯鄉國淒涼久未歸

寄贈

莫向南枝問舊樓花開如笑復如啼空憐夜月刀環
夢猶記東風桃李蹊遊子贈無青玉案佳人歌有白
銅鞮殷勤爲念章臺草幾度春郊散馬蹄

偶成

誰是乾坤獨往來浪隨歡喜浪悲哀世情到口居然
俗狂語何人了不猜彭澤去官非爲酒漆園曳尾豈
無才百年倏忽如彈指昨日庭花爛熳開

卽事

側是春江舊舞樓海棠花下小梁州柳因有絮絲還
在蓮到無心苦始休浪子燒燈齊射覆美人越席與
藏鉤東風何意催桃李多少西郊南陌頭

辛卯元日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十三

滿城佳氣鬱玄霄海月如規上海潮率土非新必治
朔百年三倍穆宗朝押合初綠風前舞梅帶殘香雪
裡飄笑我疎愚非董子太平猶領不鳴條

感王翦庚

翩翩衣馬典何殊醉擁陽昌舊酒壚傲骨終然遭白
眼窮途無計覓青蚨牀頭氣沮金平脫袖裡顏摧玉
睡壺安得再逢龍準叟爲君輟洗溺諸儒

贈李子髯

一得相看意蒼茫布置猶看到爾長存字古照王氏

帷箋經常暇宋儒章衡茅坐接高人笑僮僕都無俗
子腸敝綿南冠還楚楚男兒那復困詞場

送莊冲虛使粵

青郊垂柳綠依依一片仙帆帶月飛蠻曲聽來醒暮
酒癡烟行處濕征衣荔濱艸送王孫遠梅嶺花逢漢
使歸總爲浮名淹此地江南江北看君歸

江上送別

颯颯征鴻帶雨飛孤帆無計駐斜暉西風蘭杜香流
水落日雲霞浣客衣野店無人花自發秋江有路夢

袁郎中全集 卷三十九

十四

先歸年來贈別傷同調鄂曲如君和者稀

龔惟長侍御舅初度

青春花鳥共爲歌兩歲山居長薜蘿疆仕古人元不
泰知非蘧伯定如何百年日月徒婚嫁萬里雲霄有
網羅荏苒風塵能得幾人生七十總無多

贈散木和小修韻

逢君今日又春殘對我高歌來日難一字懶揅鸚鵡
賦十年空戴沐猴冠愁來斗酒且爲樂淚到窮途未
可乾寂寞雙田煙水裏何人道有子陵竿

其二

腐儒僂蹩髦毛殘三十身閑衆所難向客不題俗姓
字避人真着古衣冠寶刀入犀心猶俠老馬碁途淚
未乾學道莫須占影草只應行出盡頭竿

別閩人王生

青草紅亭萬里塵送君那得不沾巾孤峯過雨梅花
碧野店逢秋荔子新江鶴嶺猿頻弔客澧蘭湘芷總
關人武夷山上仙蹤在何日尋真共卜隣

感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十五

湘山晴色遠微微盡日江頭獨醉歸不見兩閣傳露
布尚聞一殿未垂衣邊籌自古無中下朝論于今有
是非日暮平沙秋草亂一雙白鳥避人飛

歸來

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小結廬可比維摩方丈
地不妨楊子一牀書蔬園有處皆牽甲花雨無多亦
溜渠野服科頭常聚首阮家禮法向來疎

哭先孺

高城秋笛夜微微滿目西風捲素幃四海有心隨短

杖三湘無處覓荷衣
劍空孤已聽龍潭客事
歸山有鶴歸今日哭君
騷雅盡東南吳石少光
輝

其二

黃墟別去路漫漫澤國
空餘九畹蘭自昔千年
知己在玄言湖海和人
雖秋江寂寞龍孫夜夜
驚蕭條鬼火寒痛殺君
山前裡月可同仙子一
凭欄

樂食飲二聖寺

東風隨處有亭臺寺古
無僧花也開一百五日
逢寒食三十二相禮如
來珠池寶地都成劫漢
龍奈封丘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十六

舉杯石火電光只如此
白楊何事起愁哀

送焦弱侯老師使梁因之楚訪李宏甫先生

丹書早發鳳凰樓楊柳
青陰滿陌頭征馬晚嘶
梁苑月孤帆晴指洞庭
秋蓮開白社來陶令瓜
熟青門謁故侯自笑兩
家爲弟子空于湖海望
仙舟

郊外送客卽席

漕河水煖綠澗生聽鳥
看山也自清寶馬驕嘶
塵百丈朱帆高捲日千
程飛杯客子紛無數度
山兒童浪有情人物喧
闐烟樹裏桃花如錦爛
春城

郊外水亭小集

山自蕭森澗自寒却憐
勝地在長安桐陰恰好
當曉覆柳色終宜近水
有已倦呼兒酌酒不情
逢客強加冠湘江亦有
幽居處多少芙蓉憶釣
竿

其二

幽篁戛戛坐來清懶慢
都無對客情戲水鷗雛
分浪出趁巢鳥母曳枝
行堂前羯鼓人三爵花
下彈茶島一聲紅藥青
軒如夢裡幾年塵傍馬
頭生

其三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十七

清歌嫋嫋雨妖童尾酒
題詩興轉工拾翠女來
虛檻外分蔬人立小畦
中落花撲面都如雪密
樹宜亭不癡風怪得夜
來鄉夢好穿雲直入武
陵東

送南粵使

青楊如縷骨斜暉霍霍
班驂出帝畿山府官迎
聽鳥語牽鄉人去着龍
衣枕柳葉香偏宜坐鸚
鵡離嬌不耐飛百粵山
川趣欲徧素香花老陸
郎歸

別李年兄

經年何事遠庭闈走馬
彈冠意總非白髮自難
千里

別青山豈爲一身歸難浮推下迎銷妨錦石花疎間
綵衣我亦思家去未得因君愧傍故園扉

上巳日東惟長

江城春色暖平蕪若個青陽不酒盪尚有花能覆
席忍令嬌鳥怨提壺醉來金谷罰多少典到蘭亭叙
有無自信胸中磊塊甚謂尊恨不瀉江湖

懷龍湖

漢陽江雨昔曾過歲月驚心感逝波老子本將龍作
性楚人元以鳳爲歌朱絃獨撥誰能識白頸成羣獨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七

十八

奈河矯首雲霄時一望別山長是鬱嶺城

將發黃時同舟爲王以明先生集散大家自修

小修俱同訪龍湖者

江草青青江水流荆州何日到黃州郭莊有客堪馳
驛郭泰如仙好附舟此去山川俱作畫一騎象緯今
生愁龍峰數點蒼烟裏料得伊人已白頭

龍湖

雲霄極目古亭州江上淒其感昔遊天下文章憐爾
老瀟湘風雨動人愁雲眠楚國黃泥坂潮打巴陵青

崔舟敢向乾坤尋勝覽祇因李耳在西周

贈人

看君如欲老巖阿矯首青霄路若何近日彈章中貴
少一時謫籍楚人多山嵐會意還生色湖水無心也
自茲不語丁寧猶記爾年來或恐滯漁簑

記

孤舟千里訪瞿曇蹤跡深潛古石潭天下豈容知己
二百年真上洞山三雲埋龜嶺平如障水落龍宮湛
似藍愛得芝佛好肩宇六時僧衆禮和南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十九

惠泉見黃平倩大書作字時余同在玉泉今五

年矣

今龍池上作書時牙管如飛我亦隨花底披綃雲漱
灑橋邊濡髮水淋漓閣中偶和天台陽茶罷曾尋李
白詩何日青山借舊侶夜窓聽雨界烏絲

宣城飲王舍人家留別

相葉如丹駢水濱芙蓉花裡駐蹄輪尊前齊贊能談
語甕裡杜康苦泥人白日共驚頭上雪青衣爭掃簷
間塵鷄聲嗷嗷催行李到底輸君自在身

送君御憲公治兵甘州

秋盡天山道幾盤蕭蕭寒
出胡女如花隘路看白鼻
呼韓知君解得從軍樂不
畏沙場行路難

其二

歷盡邊霜與塞雲舊題名
俗也使侏僂識古文漢世
將軍勛儒半尺毛錐子大
蘇高牙得似君

其三

十萬貔貅擁火旗角巾統
減塞上難辭髣髴絲聲鼓
聞棋邊人慣唱伊涼曲好
譜新詞與玉兒

其四

寶劍犀弓大羽囊軍中昨
機十里風吹待史香明月
仙郎也知陶侃無高韻謝
郎榜浦與老莊

書雷元亮母太宜人

樹樹新鶯啼曉暉春風南
國笋初肥花前白髮光垂

地天上紅雲繡遠衣孺子
千圍使君自是烟鳬侶赴
取青溪老鶴飛

惠安園亭看白芍藥

仙葩亦自喜樓居嫩紫妖
後堯羅雲沒曉峯初誇多
事書是我眼慳嘆未有主
人元只此春疏

湯嘉賓邀同顧升伯李長卿唐君平遊草橋別墅

郊居絕勝午橋莊南客行
地夢中移入水鄉鄉疎林
雨香危石幽篁相對冷一
庭清影話瀟湘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三十一

五月十二日退知生辰蒙以詩見示聊述二章

奏報

關侯以次日生又
五月十三日辭日

菖蒲弄碧柳垂軒過雨閒
日好同醉竹倒千樽身依
藉村門下枝書真女史吳
結親寫佛前幡

其二

睡闌日影度疏寮甘載君
地御河水釀綠平橋花前
曉珮聞燕語醉後春雲夢

楚服近日蒙莊通大旨間燒藜火注逍遙

和退如初度與客談仙次韻

竹樹森疎翠迹身與君連目坐花茵樂序有它慙爲
主仙路無程醉是因正好同看雙舞袖何須高著九
陽巾直消數幅梅花紙便作華胥世上民

送曹遠生進士允遷宜川典史

百疊青山亦起瀾虛空讚毀宜相下幸逢梅福稱先
輩却喚陶潛作長官溪雨松風聊簿領雲心石面且
衣冠何妨盤屋來仙尉便作集賢校理看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二十二

與元定孝若同話歸計用扇頭韻

牆東何意獨違時峻坂飛馳夢亦危青艸凌頭多少
浪白雲高處有無岐閒思短樵歌漁父靜抱幽絃問
子期且與提攜山上去不須鹿鹿始揚危

秋日苦雨和退如太史

積雨如山臥不知閉門猶自寫秋詩高齋束後安文
幾侍女乘橈過酒卮荒處也應無燥地巢棲未見有
安枝題書爲憫東憐子夢裡分明擁蔡姬

其二

時七夕
先一日

靈輦電射不終朝何事陰淫怒不消樓上女兒齊流
覆宮中銅狄盡浮腰漢官着笠趨龍尾河鼓張油度
鵲橋大道狹斜俱眼底那堪十戶九蕭條

其三

河槽西下沸如湯驟雨那知觸禁牆金馬門前泥沒
象銅駝陌上水平坊千家燈火然陰壑五夜哀呼徹
未央縛竹爲牌通市口大都風景似南方

其四

家家釜裏看游魚壁落都空那可居遠覓瓜梨分孺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二十三

子共租樓閣展圖書哭聲斷處唯空巷客夢還時想
故廬憶昨柳浪亭上水湖光千頃蕩芙蓉

七夕同方子公蔣子厚弟小修避水長孺樓居

悔逐緇塵帝里遊除君何處可消愁蚍蜉失上先謀
芥野鶴移家亦傍鷗稍質衣衫充酒品盡搬香茗在
書樓簾開忽見新晴月又到黃姑織女愁

爲耿華平題先公冊先公居江陵時以繡衣直

指錄因不及格被謫

手搦丹筆淚沾巾沽却梧丘幾許人韓朗大名爭日

月贊皇遺怨竟灰塵家貧自許門容卿國瑞方知種
有麟試看成異桃與李寧同枳棘一班春

劉元定齋中別諸社友時余有內人之戚

一竿直出帝城烟馬首飛塵僅一年倦鳥早辭燕樹
雪開花又上武谿船伯鸞未得借妻隱和靖終當伴
鶴眠白盡頭顱應不返清溪山下有鳴泉

早春過葵園次蘇潛夫壁間韻余往過此八年

矣

高齋只在郭門間世外佳人共往還老去心情渾念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二十五

水重來竹樹已連山幽花近暖爭先發好鳥逢春盡
不閒別後新功何所驗臨路且照舊容顏

登晴川閣望武昌

霜崖突出蘚紋斑鐵笛歸風去不還百里帆檣千里
水一層城郭幾層山遙知鬱鬱蔥蔥地只在熙熙攘
攘間沙鳥窺魚鷗覓渚試看何物是清閑

夏日馮明甫郡公招遊謝公巖同顧朗哉處士

于野宗族劇飲分韻得千字

出石工觥籌似水傳山簡韻高無政事羊公才大少
詩篇兒童拍手攔街語老守風流勝昔賢

卽席用韻贈于野宗族

買却青山一段烟甕中光景任流連但同習郁酣他
水不向君王乞酒泉于野酒戶不減汝陽細帙未離繩几上白
雲只在枕函邊碧瞳羽客間來往日課靈文字五千

又贈朗哉仍用前韻

回首春明話昔年因君忘却路三千銅鞮陌上穿花
出峴首碑前枕石眠醉後書顛如長史老來詩淡類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二十五

斜川楚人調澁無佳韻好諧離騷入管絃

七夕招黃道元丘長孺陶孝若張伯實王遺狂

十弟子飲小齋得衫字道元先以詩來率爾

奉答道元永嘉人余時以儀曹改司封

掖門清露滴松杉暮直歸來口尚絨斜月乍臨移酒
盞涼風忽起換蕉衫桐江我記從前路鴈宕君居第
幾巖官舍未容投轄飲誤將塵土換水銜

中元日夜歸卽事仍用前韻

葛巾脫去鬢如杉又草朝賢牘幾緘竹裏乍香新茗

桃樹間猶藉舊荷衫空窻月色霜流地半夜桐聲水
遶巖天駟豈能容野馬身無羈絆口無銜

暮春偕同署諸君子飲郭外

滑滑春流瀉殺紋風光映照石榴裙今朝止許談風
月何日相從問水雲細雨乍收山鳥喜亂啼行盡草
花熏海棠枝底烏紗側未覺飛甍到十分

暮春遊韋氏莊憶十二年前先伯修暨顧升伯

李長卿偕遊此地今伯修去世八年顧李二兄

新以章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潸然久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二十六

之

猶記天街白鼻驢出門長是踏飛沙幾年夜雨慈恩
寺十度春風余子花石火會世思駐景難流清淺夢
移家東林法道衰如許不見栽蓮謝永嘉

壽畢侍御兩野人

花外紅綃白雪垂豸袍如火映春卮阜橋祇有齊着
伴彭澤唯聞歷齒兒玉樹種成千畝實鷄雛棲遍萬
年枝黃山石上青松老閒看仙人數局棋

初夏偕同署諸君子飲西郊池亭仍用前韻

花時聊復問鷗羣樹有新陰蔭有文且與共聽幽澗
水休教鶯鶯散隔溪雲青衫暫可驅僮使紅袖那堪對
此君韻遠心空無一語不知啼鳥欲何云

偶作贈方子

一瓶一笠一條簑舊操吳音與楚歌野鶴神清因骨
老鴛鴦頭白爲情多腰間佩玦千年物醉後顛書十
丈波近日裁詩心轉細每將長句學東坡

冬盡偶成

青霜一寸木皮老凍楚荒荒落鷺鳥老去慚看日脚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二十七

松冬來怕見層頭少客裏關心遠左書夢中失路京
華道宦心灰盡復如何大都也似霜前草

別小修

瓜洲雲色蔽天昏腸斷全山寺寒猿呌客也須同海
鳥過江切莫食河豚幕中有主當持壺重宴無錢且
典禪講義如林高又五不知何處是朱門

王太古令郎有父風卽賦

空堵長日綠苔封一望江烟翠色重陶令無兒謂紙
筆龐公有子識機鋒曉前慈竹分新種雪後山難覓

舊踪總角未除髭未長因君自笑老龍鍾

卽事時京使至

朔霰冷冷打角巾客途那得更長貧百錢買看雙丫
女一日刺投數主人白酒澄來如雪水青袍當去得
霜鱗端居忽謾逢京使怕說東華十丈塵

丁酉十二月初六初度

雙鬢蓬蓬又一新布衣何處不緇塵高天下地盡如
此開口伸眉有幾人客饌夜深燒蕨粉山鑪冬盡剝
公隣青溪卡日三以只寺自公集告

其二

幽牕朝起自焚牋收拾從頭舊簡編文字少無隔宿
約素囊充有半年錢花前沃雪呼家妓醉後灰心學
老禪拋却吳官今一載青泉白石幾高眠

其三

角巾散帶亦何爲白首龐公是我師燈下待兒開禮
懺牀頭釋子解吟詩江漁供客來冰縫山鳥驚人觸
凍枝鬢髮如油霜鏡裏等閒拔出幾莖絲

其四

天涯隨處是生緣闊帽寬衫似老年算馬與人三十
口賣奴及宅五千錢一心槁木寒灰去幾度披書袍
酒眠古佛閣前溫炕裏拽將紅袖夜談禪

其五

雪霽寒江饒得魚北風香墮釣梅初身開白髮顛先
黑病後烏紗夢亦疎薄宦古人雙屈指家鄉經歲兩
番書百年碌碌渾如此檢點從前事事虛

遊仙詩爲胡仲魚作

願作人間丁令威千年華表一來歸天門戲博輪龍
衰中鄭龜鼎 卷三十九 二十九

去石室燒丹試犬飛洞裏松花充曉飯篋中雲葉作
寒衣鄒山若更逢潘子爲問桃源是也非

聞崔氏女拜無念學道戲東念師

撇他螺黛與鈴華愛渴惟消一碗茶檀板且教歌梵
字羅衣權剪作袈裟心如止水堪容月身似寒株也
着花摩頂幾回親記取生生世世法王家

雪夜感懷

空房夜盡落燈煤一絡牕風似剪來三尺雪中乘夢
去五更天外覓愁迴意仁酒盡唯空盞螺甲薰殘只

灰灰爲憶朱門深宅裏幾人歌笑幾樓臺

侵曉見閨人禮懺

殘月微微散曉星
悲風吹動畫簾鈴
衣中珠珞千條重
定後爐烟一縷青
鸚鵡殺來持口戒
蓮華繡去裝心經
梵音唱徹聲清遠
臥閣何人夢不醒

放言效元體

人間得失只如斯
得固欣然失豈知
消日總多無義語
安心唯有耐輸棋
鄧書寄去求鵝炙
閨客新來送荔枝
今古騰騰一覺裏
骨他淳朴與澆漓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三十一

其二

三十年間閃電身
半居白石半紅塵
空中往往書歡字
鏡裏頻頻感去人
方帶剗來剗酒盞
時瓶破後少茶賓
眼前笑得須當笑
未有脂膠粘口輪

其三

花前蓬鬢影婆娑
每到花開卽浩歌
甘草雖甜終傍苦
蜘蛛縱巧不離羅
常年歡與愁相對
百歲仙！人孰多
白日既知無返理
問君何不買青娥

其四

葛藤爲杖竹爲冠
浮世都教一例觀
龍伯小來仙氣
岍醯雞夢裏亦酸
寒伊周未必閒
經濟揚墨徒勞開
異端識得個中些
子去蠻天鬼國也相安

其五

幸將七牘贖閒身
早晚山中事新
北頗烏爲司鼓吏
寒號蟲作守更人
攤書誤置巖前樹
洗墨常翻露裏鱗
醒卽長吟睡卽定
更于何處覓埃塵

得家報

清晨閣外逢鄉使
持得平安書信來
初問三哥何處去
次言八口幾時迴
新城漸漸沉流水
舊舍荒荒長草萊
幸有南龔與北李
時時出郭時銜杯

袁中郎全集 卷三十九

三十二

登華

山蔭亭上挂頭巾
便上叅雲禮石人
流水有方能出
世名山如藥可輕
身眼中華嶽千尋
壁衣上咸陽一寸
塵逢着棋枰且休
去等閒看換野花春

其二

瀑布聲中洗面塵
洞花吐草自然春
欲攀絕壁無根地
且趁孤雲未老身
墮險啼崖皆韻事
倚松坐石想

幽人飛仙已蛻茅龍歟留得青山一壑鱗

其三

艱危歷盡到岩居可有丹梯上碧虛玉女烟中縹緲
夢蓮花葉上細題書補填積雪成新徑展拓閒雲架
小廬別院棋枰聲隱隱微風枕惚動仙俦

其四

洗頭盆下擷芝苗古洞深松話寂寥仙迹久湮無後
輩遊人逆數卽前朝身輕眼豁腸皆換月冷煙清夢
亦遙見說乳泉甘似酒門蘿親與試雲瓢

袁中郎全集 卷九

其五

杖底諸山似浪紋舞青搖綠紛紛半現影裏江河
合一尺烟中晉楚分未有因緣離下界虛將名字列
高雲松風破夢丹爐冷慚愧瓊田碧草芬

其六

玉井前頭乳穴重奚兒聊以一甌從空崖壁冷長留
雪古屋雲昏尚鏤龍明月自升千尺嶺道人間說五
株松瀑簾洞下真官老占斷林泉是此峰

華頂示同遊樵道人

踏遍秋雲琢紫苔巨靈掌上覓松栽公超舊谷猶疑
霧方朔前生解役雷幻詭也能通道術詠諧大抵近
仙才芙蓉一削五千仞不是狂夫不上來

岳頂歸至青柯坪示同遊道人

飛鴻是處有遺踪題破蒼崖露幾重枉把真形圖五
岳難將奇句答三峰山腰未老身斷鶴雪頂歸來杖
有龍紫藪黃精君記否鐵犁溝下舊村農

登太室絕頂

山行二十餘里覓古今人題壁不
得一字欲窮天泉石樓之勝而堪

祠無可栖止者
高遊之勝久矣

全集 卷三十九

手書

瓦紛紛雨洗班嵩峯久矣閉仙關雲開忽見玲瓏
壁水外微鋪淡遠山古道熟知龍洞嶮僧云勝在石
樓間幽岩欲去無栖處獵火燒空照夜還

觀盧岩寺瀑布

百石烟中紫翠分水光搖日雪紛紛長風碎曳千年
石飛雨斜侵半壁雲澗底有人穿洞出山間投磔隔
村聞仙家只在深嵐裏粉腹猶存鳥篆文

其二

洞門長是帶雲關竹杖深穿香竅間醉裏放杯眠澗

水夢中和雨入廬山霞光射壁殘碑出松影流塔處
士還潭下老龍呼不起攜將新月過烟鬟

贈登封令傅元陽 嵩山之負有自為題過此則
蓋松一陰亭亭可愛元陽題

復此地故
未句及之

塵尾一麾案牘稀石淙潭水洗秋衣公庭棠落書常
滿絕壁雲開鳥自飛入寺每教求蘚蹟上山親與勘
松園夢中白鶴如相語若是重來丁令威

嵩陽宮古柏封于漢非漢物也都玄敬以為三

代時物信然

全集 卷三十九

忘山鬼那能記始終手批洛書逢大

龍鱗決石方知地鵬翻轉天始

詛語問渠霞壁幾時紅

適夷置酒鎗石是米顛懷袖

遊人恰好中央坐怒水

較盧岩雖勝少幽情

山結時大關嵩高如第

舍小分烟嶺卽園池崩雲倒沫森森立枕石聽泉事
事宜勝迹幾人曾到此摩崖碑上有娥眉

將入秦試士諸同舍別于西郭水亭得魚字

郭外園林盡不如水亭香泛綠芙蓉門前且繫新驪
馬囊裏猶存舊蠹魚華岳看雲唯自語曲江題壁倩
誰書憑君為報開門引不是當時板屋車

入超化寺水村

額密疊谷瀉溪光石上題名尚李唐竹葉送陰遮古
寺稻花隨水出山莊一林過雨蘆花白半壁疎雲栗

袁中郎詩集 卷三十九

子貴猶記西風紅蓼裏桐槽新入瀟湘

青樓曲

懶看梧葉下空堂秋月秋風淚幾行獨夜香泉絨遠
字經年鸞匣緩離粧蘭披別恨滿湘浦柳帶愁烟漢
水傍折盡庭花人不見枉教啼子墮流黃

袁中郎全集卷之四十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趙王驥 問

五言排律 附六言 七言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愴然有述

只合臨漳灰曹家鬼好文楓根猶有繡夜壑豈無春
研乞銅臺瓦姻求洛浦甄歌遺塗粉客衣逐賣香人
客鬼輕殘蛻騷官重楚魂灰生且晝理夜樂勝朝輦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袁中郎全集 卷四十

烟勢分層岫寒梢濕綠瀧鸞毼拔地洗龍羽撲天降
雨押釵頭重颺回个字雙隨根來北舍連影入西窓
霧日巢幽鳥敲風吠小厖簷頭懸渭水屏裏繪湘江
曲路通斜閣交枝覆斷缸微霜天女粉幽語梵仙腔
綠笛知遺族漁竿識舊椿染成雲泛泛而以碧淙淙
自起櫟三弄時來倒一缸主人那得比唯有鹿門龐
和五弟韻

覆地蒼雲濕垂天綠藩濃窓開生翠縷箔捲膩烟重
爰尾千梢鳳擎空萬部龍入風旗蠢亂敲月珮環從

嶺谷追遺律質管墨舊踪高寒排雨氣瀟風冷雲曾
漾壁頽藍水遮門浩碧峰湘娥斑歛灑莊叟賴千喁
銅幹平欺柏霜髯欲傲松橫分清假寒側彈醉龍鍾
鐵畫唐鈞鎖龕村杜刀鋒帚書豪蔡格箭括美吳儂
碎影瑠璃榻鮮香琥珀鐘他時裁并律規製取芙蓉
王回先一夕尚痛飲叶笑如常時侵曉三弟來
云回病且革以爲戲也急往觀之回奄然逝矣
遂爲長律哭之

道病猶疑誰那知畢竟非命輕殉粉黛形老億甘肥
事業悲唇立家闈信手揮分身衝酒陣一笑解愁圍
黑白人人是恩讎面面輝牢籠心入竅輕巧語當機
望節朝闕社聞歌夜款扉乍來乾鵲喜忽去飽鷹飛
六月綾紋袴三冬葛縷衣預愁酤少直不畏室啼餓
面古堪描畫耳頑耐刺譏甌中無糝粒袖裏有珠璣
世法猿愁檻歡塲馬脫鞵醉猶喧夜月或不得朝曦
破屋遮遺薦寒蒿倚素幃一賊值冷落四衆半獻歔
在在盤食減門門笑語稀襟懷詩客盡氣運酒家微
貌熟人頻夢名輕鬼不成鴛鴦魂死變蝶灰蛻芳菲

猶勝西鄰叟黃金帶不歸

法華庵同諸開士限韻

送雲歸老岫荷篠量幽潭古楊連池損痠禪着謎叅
閒膠踏石履小立探春驂竹路編龍子花時過長男
草侵紅版谷蕉短綠天巷角煩抽寒德鑑絲吐睡蠶
農人占九九童子契三三溪鳥藏深澗澗毛露淺簪
疏經通老衲書額過精藍欲訪東林去陶家借竹籃

又次前韻

怪石含斑蘚幽雲抱古潭茶助憑水策詩理入禪叅
白恰紛春社紅衫過篠簾統書沈篋笥紙筆付兒男
鼯鼠全河飲蝸牛一角菴有冠徒似范自藹可悲僊
瘦削山容獨酣沉柳夢三近烟紅淡泊着雨綠鬢鬢
香膩煎雲母溪光瀉蔚藍僧來伸紙看一幅古魚籃

旃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臥觀殘帖蠶閒撥冷池灰洗碗供梨汁分爐炙芋魁
雄斑穿砌笋兎目長官槐謝草吟三復支堂看幾迴
思深泉透石吟苦將啣枚收册膠春鹵花箋汗曉煤
鷄飛頻帶子鳩雨不通媒種藥愁沙澁增欄值岍顛

茜衫官長過小服野人推木壁塗香像丹房裂淨苔
菴菁欲放滿自起斲旁萊

香光林即事用前韻

宦網弛三面禪心積久灰歲功聽瓦卜天紐問杓魁
老蠹穿香節寒蟲叫古槐江花排岸出汴水到門迴
割裂窮巴衍俳優畜馬枚沉思竭廢井久語墮梁煤
子鶴難爲父妻梅不用媒立憲石皴瘦困雨竹墮頽
花社僧來訊鷓鴣鄰長可推附舟求洞藥置檻養盆苔
作意爲農去湖田怕長萊

法華庵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苦發寒鑑竅閒書折股釵琢雲裁月通饒白紵紅皆
筆悞翻缸落金清入梵諧分闕時一賽驅悶幾回排
古硯文全蝕廢鐫耳半埋毘耶多口老閒引散花娃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天女呈新額寒梅著典刑熨沙溫東局擁燭讀仙經
蒼跡紛殘篆枚濤怒遠聽鶻饑卷似帽蟲窘字如丁
一國琉璃觀千枝發刃硯鏡開古水照涎熱老龍腥
漏跡埋香夾寒嘶結臙旒禪心降稿水僧夢快巖齋

臥客全宵蟄寒姑早驗鵲暗安三十里清遠隔吳淞

其二

蒼茫沉地魄吼怒峭花刺蘊冷荒茶譜手豐驗稻經
王正書法首國令免庸聽入樹占男女候晴卜丙丁
凍毫書破字古繡結殘礪巖閨魂先入水窓夢亦腥
分箋疏白事溫水護青餅撥悶頻呵句思山屢啟扇
歸兮耘舊圃餒矣憶原鵠欲訪佳人去寒舟閣淺涇

雪霽後仍用前韻

帝女傳花信陽官布省刑簾霜淋故額窓彩欄殘經

袁中郎全集 卷四十

五

軋軋磬初亂鳥鳥樂可聽題書邀寶月祝面憶添丁
熏帖防新潤磨烟散古硯茗花香後灑艇子過時腥
老樹波千溜寒梅月一瓶粉光勻水市青黛幾門局
玳瑁險盆鯽連錢玩小鵝面暄酣自戰決口渴河涇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陰霆如不掃風伯有常刑樓閣雲初坼玻璃魄乍經
沙容兼雪看鑪響入泉聽近閣梅題遜橫江鶴姓丁
詩魂將化石霜頰發於硎河鼓呈天練蛟宮匪冷腥
夜光辭嶺蛤舍利渴吳瓶窈窕宮腰國會琅帝子裔

穿林眠凍兕觸葦叶寒鵲濯足求清瀨剛腸惡濁涇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韻

立盡寒枝影佳人宿不來掀帷拋斷夢撥筋寫殘灰
南郭頻愁賴東林每憶雷樹晃啼猶欲雲凍失丘魁
江滄奔瀾壘山流脉綠頰精靈憑化骨神力假于魁
一掃狂靈去千峰萬嶺梅

其二

積陰負故臘莽莽壓天來白馬酸水渡蒼倪灰凍灰
祝晴頻夢人韻雨就鞭雷撥悶憑毛氏澆寒命草魁

袁中郎全集 卷四十

六

垂頭花擁腫裘絮納縷縷看帖遮愁眼嗟天鼓怒懸
青娥隔帶水負我一窓梅

題曾太史退如懸齋用十三覃韻

底事欲名懸百城臥老蟬愚公谿正北痴叔舍偏南
罔象珠懸幕無懷藉滿函花頭羞豔豔燕口快喃喃
庭市空心樹窓疑太古嵐侍兒修渾沌稚子學沉酣
杜口非無舌怠情似不男佛經有男不男者猶言無慾意也已甘中
散未害虎頭三乞巧樓全仰醉鄉路可探知如
守墨想盡類修曇兀兀迎陵穀茫茫甕繭蠶無絃琴

亦弄不語謎須叅一枕莊周化多方
愚子慚盲方醫後見黑味飽時甘坐挈雲將去神行不用驗

小齋有隙地植花木數本同孝若寓庸賦得松

字

一曲莓苔地風光屬老慵稍除疏冗蔓略植典刑松
徙石雲紋出移花月影從買時機數本栽處已三重
社葉剛遮砌高枝未掩筇幹唯求老健姿不取纖濃
雖笋猶呼鳳稚藤也學龍夜增雲淅淅晴檻雨淙淙
障日聊鋪葦防窳且益封公然藏小鳥亦自集閒蜂

分翠來屏扇流香撲酒鍾折攀愁楚女澆別情男儂
景入單條盡清連怪石供幽奇無大小袖裏九華峰

夏五望日興德寺紀遊得興字

麴侶爲前導僧雛接後乘城中十里水世外一行朋
似眼初除翳如禽忽去矰摩苔因看碣敲磬爲呼水
松老前朝在編遺手記曾倦來披數帙興去躍孤藤
鄰竹幽堪借古槐醉可登溪光時載郭杯影忽沉僧
雲片輕綃欽天容定水澄稚兒行趁蝶髯客坐驅蠅
蒙密蒼枝覆晶瑩皓魄升堯開新易水瓶裏舊宜興

梵集諸方磬波然萬室燈月尤增漱灑風小露凝棲
乍入宮荷氣斜分霧樹層涼衫輕魯縞時品薦吳菱
互立談門戶旋刈酒準繩杜康將佛事莊叟作魔懲
近水終憐鶯飛槍且笑鵬思光空任誕求郡復求丞

集元定行記齋賦得原字

淨綠無餘地鮮芳綴滿盆風迴香出苑雨洗碧澄軒
滿壁長林翠盈襟易水痕客來談白傳書去覓青原
托疾常無憂亦樹萱幽絃清入澗淡墨遠成村
見酒猩猩應憐花栩栩魂階前三石甕壺上五方音

夢中鄭公集

卷四十

八

難至窮仙朔杯行誰贊髡聞歌半晏靜得采一堂喧
怒若乘秋鵲競如渴水猿暝朝時借亂醉醒客更香
戶小停詩罰籌多訴酒寬語深僮僕寐寐鶻苦教條昏
入樹河垂沒亞枝鳥漸翻歸途傳遠炬驚衛已呵門
元定齋不甚寬而布置有態器具亦精餘興未

已仍用原韻賦贈兼訂後來之約

莎徑荒才翦葦稍影漸繁山苗分杞菊鄉信瓦蘭蓀
碧條蟠爲几黃蕉挂作門卷中流峽水屏裏識湘源
引月來陽樹邀風入淨軒摩鐘絲簾出沈硯墨蛟翻

戶識王恭雋家憐次道溫清談還正始近體雜開元
問拘騎頻去呼兒鳥忽言蓮苞收若葉綺石養蒲根
官長衙叅少山林奏記煩園參充午飲瑤柱出常餐
殊域皆鄰里時賢盡弟舅酒鎗貽子晉石墨往平原
箕口常先鶴舖糟不思豚思光鷺羽扇弘正犢皮襪
周弘正夏日庭卉非時爛鑑波澈夜喧星飛銀不落
著犢皮襪庭卉非時爛鑑波澈夜喧星飛銀不落
炷老鐵崑崙採藥朝朝舌登山夜夜魂易求王烈髓
漸了尚平婚會意成三笑歸憐買一村他時烟壑底
洗足聽清猿

夏日城西月張園看荷花得蓮字

曉起聞兒說隔西已有蓮幘猶懸壁上役已躍門前
樹接宮雲近花藏廟市偏魚行清冷澗人語綠沉烟
露葉無多綻風香繞一屋徧呼荷蕙侶馳與蠟紋箋
任意巾衫去隨身酒盞傳題詩新滌硯洗茗自澆泉
有壘微添石因窪小作田涼風吹面盡明月到堦全
鷗鷺歸閒地梧捲屬元員聊爲避暑飲拆了月支錢
遊金山寺見舊作有述同遊者兩謝君方子公

張明教及童子二仲也

稚恭

過三橋莊莊在真州城西余舊遊地也今屬潘

壁上苔痕字回頭十二年方平猶眼底江令是生前
童子來扶杖山僧試煮泉浪中驚隼山塔下古蛟眠
駭目洞心處危藤峭石邊無裁慈竹地有縱怒鵬天
一壁雲皆碎千溝瓦忽縣波涵萬里月石老六朝烟
楊子來歌吹南徐閱井屋萍飄建鄴鎮夢許海門船
鶯鶯遮晴鳥珠胎射綠淵雲堂招賈客鹽鼓供朝賢
夜火朝嵐市風枝水響禪山中無印老休舉帶因緣
江上喧闐甚城中乍解驂坊趨芹社北水過石橋南
了路今猶識桴楊舊亦諳未曾添屋舍稍覺足雲嵐
鶴立琴臺石鳥巢畫舫庵長廊安棐几斜幔隱書龕
碎影柯枝亂疎行竹栢叅異花防鹿踐細果畏禽貪
奕客頻留勢騷人每過談解空猶負墮高戶也沉酣
幽意關魚鱗新思類繭垂起居凭鄰架來往借陶簾
地煖溪毛翠日和林鳥誦江南山信美隔水看堆藍
重九日登釣魚臺限韻

臥柳侵官道長堤接古墟宮斜十里粉畫壁一枝蘆

白果將垂砌紅蕉半掩廬僧貧茶具
怪鳥鳴空院寒花伴野蔬塔前雲沒岫
淨業蓮花社鄉思柳浪居道玄唯有
髮中散竟無書去矣雲中鵠知之濠上魚

至日集山響齋送陶孝若論事門限韻

時節回燕谷家山問渚官頭顱將化雪
鄭草終爲帶揚經竟是蟲窺無濡氣水
古道冰添石寒崖翠倚楓門前端木過
白脯聊從俗青襟解惱公四歲書兩壁
三禮語諸蒙

七

鼓更多盈袖弓猶盡入籠原人供爵
小史並皆暗隣齋耳未聰蕭然心澹遠
白振乃孤蓬

其

夢回青草峽人遠細腰宮意氣爭新
白頭耽月露蒼簡註魚蟲墨老研秦土
昔文鑄翠壁蘭楫紫丹楓山市烟如滴
飲猿知接臂言鳥解呼公門下疑夫子
異書搜古穴珍茗出筠籠北海杯中白
板釵妻子怒識字小兒聰著述門常掩
微風語斷蓬

其三

馬上千盤嶺中山數仞官詞場猶負
韻減石家醋仙成脈望蟲長官天子
水影皆涵岫人家盡樹楓燒松雲滿市
山鳥呼閑客奇峰禮上公魚胞真自
謝毅常移齒張髯免入籠夜泉頻點
古鼎時留目蠻音每塞聰讀書師仲
上元日同王遺狂過燈市得來字

無復他時意春燈試一來寒株陪
疾雨檀槽鬧溫風玉斗催西鄰波灩
絲竹情終在樽弄眼乍開梁園逢故
六言排律

別恨篇爲方子公賦

種得油麻未長撒他李子何安寶枕
鴨灰灰殘忍啼一語兩語纏腸千端
騷女接命朝饔晚飧獨自弔形弔影
天上人間地下歎難鬼難妾難

七言排律



舟中與諸上人談亡友潘雪松事詩以記之

向山僧述老狂這番清淚又沾裳薄紅腮頰秋生
 湛碧瞳人夜有光阮籍一杯澆磊塊徵君千頃泛
 汪洋方言故事閒編集白水青霞洗肺腸玄理每將
 衆國是真談直把作家常終年問道忘人我老去論
 交絕輩行五十金閨纔挂籍八年符璽尚稱郎虛心
 聖主憚詞正側目權臣避矩方大易傳成王弼外小
 桃園就洞仙亡蒲萄方丈
 袁中郎公集 卷四十一
 司馬也須楊惲在廣陵終作孝尼傷極知實落棲真
 地不是荒唐渺默鄉魂魄若歸先洞府平生開口說
 天堂他年
 路暢幾幾哭幾場

袁中郎集四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有觴政已著錄其詩文所謂公
 安派也蓋明自三楊倡臺閣之體遞相摹仿日就
 庸庸李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李攀龍王世貞繼
 而和之前後七子遂以仿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
 氣迨其末流漸成偽體塗澤字句鉤棘篇章萬喙
 一音陳因生厭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
 之三袁者一庶子宗道一吏部郎中中道一卽宏
 道也其詩文變板重爲清巧變粉飾爲本色天下
 耳目於是一新又復靡然而從之然七子猶根於
 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學七子者不過襲古學三
 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名爲救七子之
 弊而弊又甚焉觀於是集亦足見文體遞流之故
 矣